

百家批註  
新式標點

大字綱鑑易知錄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五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德宗皇帝

綱戊辰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綱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五見

一卷八。曰神威軍目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綱六月徵陽城爲諫

議大夫法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矣。是以書法如此。目城夏縣今山西平陽府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

谷管實云，未詳處所。李泌薦之綱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魂入聲，見四二卷十。綱十一

月册回鶻長壽天親可汗見五一卷三。以咸安公主歸之。

綱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綱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

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

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德宗年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見五三卷三。此蓋天

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

之所以亡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見五一卷八。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

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

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

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

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批**（致堂胡

氏曰：李鄭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蓋自代，豈故擇不如己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燁著見，

而以謀議於前為不足道，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綱**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業

南，彰德府臨漳縣。侯李泌卒。目泌有謀略，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綱**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目竇參惡之也。**批**（致堂胡

惟君相不可言，以君相所造命

鄭侯以竇蓋自代

陸贄乃  
天民

喜鵲

陸贄論  
臺省長  
官舉閣  
吏

氏曰：)  
長源，李  
泌字。

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綱王中，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別駕。目竇

參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中議之，中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

之。中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

玄死。綱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目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

書，異日考其殿願去聲。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

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

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

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尊者

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

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武后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

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

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致堂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贊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况宰相乎？

盧見五三卷六節度使李納卒，**目**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綱**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

延齡判度支事。**目**陸贄請以李異權判度支。見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

「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覽。」上

不從。**致堂胡氏曰：**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諂，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此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夫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隱論

之詳，夫之人，猛不行焉。身而退可也，而賞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目**天下四十餘州大水，**目**溺死者三萬餘人。

**綱**八月，遣使宣撫諸道。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之陰盛矣。**目**陸贄以大水，請遣使

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

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且今遣使巡

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見上卷貢賦

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

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僖公十三年，晉饑，惠公使之饋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而况

陸贄諫 裴延齡 惡 陸贄再 失 天下四 大 水

秦穆救 晉饑

敬輿真  
殊泗之  
徒

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

諸道批（致堂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忠，從未有知反其說，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適也，

甯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音敬輿陸敬輿之學，其真殊泗之徒歟？註實字。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利糴。時關輔饑，陸贄請

糴運米，以濟江淮，和糴以足。諸儲，詔行其策，邊備浸充。綱冬十一月，貶姜公輔為吉州今江西吉安府。別駕目姜公輔久不

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去聲之曰：「聞竇相竇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

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

參。

綱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稅茶。書初何？謹始也。德宗即位至是十四年，而作備害民之事，層見疊出。綱目於是三，志其始焉。是故作兩稅法書始，行間架隨錢書初，立稅茶法書

初，皆罪其始為民害也。目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

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民未嘗以

救水旱也。綱三月，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目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今

刺史及參貶。見上一。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節度使劉士寧遺夫聲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

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見五三卷三。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

初稅茶

陸贄參

辭見五三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

不細，乃更貶參驩州今安南國，又安府，驩州。司馬。一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

路，竇申杖殺致堂胡氏曰。以直報怨，實於身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

，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宣易謙卦：君子以寡多益寡，稱物

綱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綱秋七月，詔宰相迭秉

筆，以處政事。目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

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肅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政事，兼承旨，旬日而更。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批（遂昌尹氏曰）宰相賴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

筆以處政事，尚可以得行其志乎？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陸贄惜也。綱置欠負耗本贄，練庫

從戶部侍郎裴延齡之謀也。綱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見上卷忠武王李晟卒。批（致堂胡氏曰）

最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綱甲戌，十年夏，六月，昭義見上卷節度使李抱真卒。度使，賜名度休。綱冬，十二月，陸

贄罷，為太子賓客。目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

陸贄參

論備邊六失

宰相迭

秉筆

駑驥與

駕駑並

置欠負

贄贖染

練等

練等

賈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尙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眞明也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於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任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上不聽。○上欲修神龍寺。裴延齡奏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俱玄宗年號。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



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爲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允、司農卿李銛繼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贊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贊於上。趙憬密以贊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爲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贊爲太子賓客。

道接附  
延齡

綱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自裴延齡譖李允、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見上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

韓愈爭臣論

陽城等守延英門上疏

張萬福名重天下陽城款麻

陽城有待而為

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見五三卷三。別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

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

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

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

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

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

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

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

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紙寫制。

壞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

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華陽范

氏曰：論者，或讓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贄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

亦甚。綱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目坐言裴延齡故也。綱八月，司徒侍中北

平今直隸永年。莊武王馬燧卒。

綱丙子十二年夏六月以竇文瑒明霍僊鳴為護軍中尉。目初上置六統軍視

也。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瑒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

學士鄭絀四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瑒邪」遂

為著令也上乃謂文瑒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

為之矣」文瑒叩頭謝遂焚之謂絀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宿官也。朕得卿言

方寤耳」綱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目初上以奉天見五三卷九。窘乏故還宮以來專

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謂於常稅之外或方或圓宛轉設法所致。亦云「用度羨

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

兼江西節度使。在江西治江西南。有月進韋臯西川節度使。在西川治四川成。有日進其後常州見上。刺

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治浙江。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欵見五三。判官嚴綬掌

留榜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見上卷。進奉自綬始綱秋八月趙愷

卒綱九月裴延齡卒。目中外交賀上獨悼惜之綱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

麻官降 鄭網諫

稅外方 圖

月進日 進

章事。目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綱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目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禮部尚書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綱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目先是宮中市外閒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連年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白晝街市之中以左右望，故稱。數百人，抑買

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徐州今江南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以問判度支見上。蘇弁使

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卷一。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綱以姚南仲為義成治直隸大名府滑縣。節度使。

綱戊寅，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九月，以于頔秋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華陽府。節度使。綱吳少誠見上卷第八。叛，侵壽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綱貶陽城為道州刺

史。目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

陽城治  
民如治  
家如心  
撫勞拙  
政微科

綱鑑易知錄 卷五五 唐紀 德宗

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朔加誚讓城自署其考

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

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乃載妻子行中道逸

去

綱己卯十五年秋八月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綱冬十二月

書令咸寧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王渾瑊卒諡忠武

綱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今河南汝寧府淮西節度治也

招討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道兵皆受節度

綱

夏四月姚南仲入朝目義成見上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

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

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

珍輩何可勝升數上雖使羊杜羊祜杜預見二九卷九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

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綱五月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目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見上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

南之志。誣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去之流端州今廣東肇慶府。詎復奏洪責太

重。上復以洪為吉州見上。長史又怒叛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頓怒已解。復

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見上。泗今江西南昌府泗州。濠今州，即鳳陽府。節度使張建封卒。綱以

張愔為徐州團練使。目張愔建封子。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加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節度使杜

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以愔團練

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綱以李藩為祕書郎。目初，張建封之疾

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見上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

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

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

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

邪？」即除祕書郎。綱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詳處所。全義大敗，走保

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綱九月，貶鄭餘慶為彬州見九卷。司馬目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

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綱以齊抗回平章事。綱冬，

杜佑素重李藩  
李藩儀度安雅

十月，敕吳少誠復其官爵。

○癸未，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齊抗

罷。○冬十月，崔損卒。○十一月，以高郢、鄭珣同平章事。○貶韓愈為陽山

今廣東，廣州府陽山縣。

令。○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

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

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甲申，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太子疾不書，此書何？危之也。於是，上春秋高，太子瘖疾，非小憂也。而謂未有慮焉。是故間有事不書，即書帝崩，所以甚危之也。

○初，翰林待詔見四九卷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

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

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

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

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

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

韓愈諫  
徵稅坐

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亨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八月，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未幾崩，諡四十六歲。帝，不幸瘡疾，昏邪肆志，而能委政冢，以安社稷，亦足爲賢矣。

乙酉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

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

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

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和

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乃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卽位。

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婦官名，九昭容之一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

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不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綱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

和。綱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王伾寢陋也。貌醜也。吳語，伾，浙江杭州





使王叔文爲副使。自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

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論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

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

屏丙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綱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目初，上疾久不愈，中外

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

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綱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

淳英睿，曾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撼○點頭以應之也。之，乃立

淳爲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

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始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

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

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

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陸

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去。質卽淳也。避太子名改

王叔文獨有憂色

杜黃裳怒草執

陸淳有  
功於春

買鄭病  
不視事

拿皇上  
太子賤

之。批（致堂胡氏曰）

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哉。蓋躬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

之。不札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

明；求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

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只問知所對耳。

淳淳字伯冲，為春秋，師事趙匡味助，盡傳

。私諡曰文通先生，八司馬，劉禹錫，程异，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

，變華，韋執誼，八人。皆陸王叔文者，叔文敗，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

綱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文也。夏六月，韋皋表請太子監國。

。於是朝臣皆難叔文，無能言者，皇以西川遠鎮

。獨表請焉。唐之不危，韋皇力也，特書之。

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

又上太子賤曰：「聖上亮陰。」

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

紊紀綱。

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顯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

俄而荆南

裴均，河東

今山西太原府。

嚴綬

貞元十六年，綬為

賤表繼至，意與皇同，中外

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秋七月，太子監國。○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

珣瑜、高郢

罷。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

今四川華

司馬

叔文為渝州

今四川華

變府。

司戶

目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

目

憲宗初

即位，昇平

見五二

公主獻女

日上曰

上皇不受獻

朕何敢違

遂卻之

荆南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所寶惟賢

湖州江

日歷之名始此

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

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南康**今江西，南安府南康縣。忠武王韋臯卒。潘頭卒，書某節度使恆

也，此其不與西片節度何？不以卑卑於諸鎮也。皇在遠藩，憂及社稷，表請太子監國，豈他真比哉。綱曰：昔爵，書論，所以累享之也。**綱**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目**西川

上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

**中綱**朗州今湖南常德府。江漲障○水泛盛也。**目**流萬餘家。**綱**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始令史官

撰日歷**目**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志時札之教也。日歷云者，猶起草五術，而辨潤之筆，悉

，同轍也。○日歷時政記，見四之名，始見於此。註六卷第九。**綱**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冬十月，

賈耽卒。**綱**葬崇陵。在西安府，灊陽縣嵯峨山。**綱**貶韋執誼為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綱**貶袁滋為吉州

見上。刺史**目**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之。**綱**以武元衡

為御史中丞。**綱**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異為諸州司馬。書再貶多矣，未有再再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見上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目**上以初即位，力未

能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

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今四川瀘州。**綱**以鄭

細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初名淳 更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爲宦者陳弘志所弑，壽四十三歲。○帝，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爲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川非人，不終其

業，惜哉。

綱丙戌，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綱劉闢反，命神策

見上

一行營節

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目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西川，東川，漢川。漢川，今陝西漢中府。

上

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

卽東川，見上。

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

殺，但數礮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

汝

子，當斬卽斬我頸

豈汝砥石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

以爲蜀

今四川成都府，四川節度治且。

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也。」書生取之如拾芥

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

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

與兵馬使李元季、河南西道嚴礮討之。時崇文屯長武城。

實木，詳處所。

統卒五千，常

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者，折人匙筋者。

高崇文軍法

我頭豈 汝砥石 杜黃裳 料劉闢 易取 杜黃裳 文高崇

杜黃裳  
請裁制  
藩鎮

衡石程  
書

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

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

憂患，務為姑息。苟安也。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

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

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河南河北。皆黃裳啓之也。○上

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

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

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

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

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書長箋，請傳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

不得休。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見二八卷四。隋文帝衛士傳餐。見四三卷五。皆無謂當時取譏後世，

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

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綱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見節度副使，**韋丹**

至漢中見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見綴拙○聯其士心必能有功

故有是命綱策試制舉之士目於是元稹軀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傅師出

焉批致堂胡氏曰制第亦以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計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

精求多聞右學者令先勵所業召于殿庭而親策以當甲之急其綱以李巽為度支

可采則就加任使則魂偉之才不困於嚴揭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綱以李巽為度支

之巽舉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見

綱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目稹上疏曰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

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黨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

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言結繩

出也。易卦卦四爻括囊无咎无譽。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

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見四二卷第十。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

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

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况疎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百官以次復止

元稹請  
納諫

策試制  
舉之士

高崇文  
平蜀

崇文  
不獻  
幸二

牙同衙○正殿也。

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伋文

王匡，王叔文。

為戒，早擇修正之

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綱鄭慶罷。○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綱六月高崇文破鹿頭在成州府德陽縣

德陽縣。

連戰皆捷。綱秋七月葬豐陵

在西州府平縣金陵山。

綱八月

平盧

見上

節度使李師古卒。目師古薨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

以為帥，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服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綱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目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

關河東今山西太原府。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

軍於鹿頭之西斷

其糧道。

於是綿江在成州府美州。

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

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

見上卷第五。

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

肆不驚。秋毫無犯。檻

同檻，音敏，上聲。○載囚車也。

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妻上。餘無所問。命軍

府事一遵。韋南康

見上

故事從容指擣

擣

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

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

汝

子之意也？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

綱鑑易知錄 卷五五 唐紀 憲宗



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曰：黃裳曰：「卿之功也。」關至長安，并族黨

悉誅之。綱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嵩山中。嵩山即中嶽，其山三大峯，東曰太室，西曰步室，嵩其總名。謂之室者，以其

下名者不也，而朝政得失輒多論之，然則雖不至猶至也。綱目不書不至，書為拾遺，其意微矣。目渤辭疾不至。

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綱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綱十一月，以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綱回鶻

處之。綱入貢。綱始以摩尼偕來，置寺

綱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目黃裳有經濟大略，而

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綱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目吉甫謂中書舍

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

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

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目致堂胡氏曰：「得在端亮之

列，然於陟敬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輪訪問之細，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

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器，乃歸吉甫。誠宰是道而不變，其非業可少訾邪。綱夏四月

憲宗崇信異端始此

李吉甫以進賢報德

吉甫高致

李錡奇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去年三月。夏綏留後。魏惠琳拒命討之。夏今陝西寧夏。衛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蜀

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見上卷第九。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

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

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大將趙琦使人殺所部

五州刺史制削錡官爵屬籍遣淮南治江南揚州府。節度使王鐸諱統諸道兵以討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見五二卷七。節度使高崇文在蜀暮年謂

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

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綱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目有

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垪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

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治杭州府。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綱以白居易

為翰林學士目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綱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書亭予之也。吉甫心跡未為純臣。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法然兩位宰相。訪裴垪以人物。上

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綱目固不得而遺之。

綱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目牛僧孺、皇甫湜、李宗

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

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日覆策而不自言，

上不得已，罷垵，貶貫之巴州。今四川，保寧府巴州。刺史涯、虢州見上卷第六。司馬於陵、嶺南見上卷第十。節

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大各從辟於藩府。唐末，黨禍起於此。目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

庶子。目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

「昔姚南仲為僕射，唐宗廟，為右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

幸者。」坦尋改右庶子。綱秋七月，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目坦到官，值歲饑，穀

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見五三卷四。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

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綱以裴垵同平章事，目上雖以李吉

甫故罷垵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

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垵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垵為理

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垵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

唐末黨禍始此

盧坦不抑米價

裴垵不私故人

均厚遇之。其人乘閒附○乘空求京兆判司。自曰：「公才不稱去聲，此官均不敢以私

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有獨賞之。

綱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宣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戒之

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綱

鄭綱罷，以李藩同平章事。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綱循默，

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裴裴均嘗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致堂胡氏曰：「

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裴裴均嘗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致堂胡氏曰：「

能爾。觀其告靈宗正心之言，則物能爾。觀其告靈宗正心之言，則物自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綱二月，成德軍名，治直隸。定府。節度使王士真武俊子。卒。子承宗自

為留後。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綱

閏月立鄧見上王寧為皇太子。綱夏四月，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綱上欲

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李絳曰：

「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渴，軍旅之事，恐

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軍名，治山西各府。節度使盧從史

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

將軍。綱秋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

臨賀尉。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樸陽見九卷尉徐晦獨至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與別權德

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

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

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

臨賀，肯負國乎？」綱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見五三卷六。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

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名，治德州。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綱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等使。綱十一

月，彰義即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卒。目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

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事，少誠死，少陽遂自為留後。

卷五六

徐旌不  
賈楊臨

唐紀

憲宗皇帝

綱庚寅五年春正月盧龍治直隸永平府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見五十二束鹿

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綱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綱貶元稹為江陵見四六卷四士曹目河南

今河南河內府，唐東京也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

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繫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

之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

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上不聽罷致堂胡氏曰元稹論事忠直訃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

稹經挫折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仇敵，雖真自毀，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鑿歟。綱二月以吳少陽為淮西見上卷蔡州。留後綱吐

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目盧從史陰與王承宗

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垪引與語為去聲言君臣之義

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

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垪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

元稹貶

吐突承  
權誘執  
慶從史

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瓘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上戲也。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見上卷。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

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爲昭

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上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

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爲驩州見上。司馬。綱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

爵加劉濟中書令。綱九月罷吐突承瓘爲軍器使。承瓘討承宗無功，裴君年絳等罷之，中外相賀。綱以權德

輿同平章事。目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

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綱冬十一月裴垍罷爲兵部尙書。裴垍風疾，上甚憚

惜之。綱十二月以呂元膺爲鄂鄂州，今湖北岳州，今湖南岳陽州府。觀察使。目元膺嘗欲夜登城門

已鎖守者不爲去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僞，雖中丞亦不

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綱以李絳爲中書舍人。目上每有軍國大事必

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

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

憲宗爲  
獵李絳罷

李絳真  
忠臣

志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在西女府城南，唐苑中。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綱辛卯，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綱二月，李藩能爲太子詹事。目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綱以李絳爲戶部侍郎。目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



李絳不  
進羨餘  
東庫移  
西庫

梁悅報  
父仇

韓愈復  
議

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綱**夏四月，以盧坦

判度支。**綱**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張珩，張琇，書報父讎，此亦父讎也，不書父何？復父讎義也，而璉，琇，兄弟皆死，

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出禮，父之讎明與共戮，入，楛弓，子豈問於孔子曰，厚父母之仇，知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

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識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

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

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

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

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

百，流循州。今廣東惠**綱**冬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

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

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

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言不大治兵也。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

也。」

不可謂安。見十一卷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屬平近接涇

隴。見五三烽火見四四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

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

吉甫專為悅媚，一如李絳真宰相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

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

」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

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

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對

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

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

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綱**太子寧卒。**綱**大稔。**目**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

錢者。**綱**王辰，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目**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

李絳不私同年

延英論治道

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

年許李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今陝西延安府鄜州。坊坊州，今延安府中部縣。專作威福。明日上以

詰乙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

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

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

善。遂促遷義方之官。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

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

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綱五

月，詔蠲淮浙租賦。以淮，浙，去歲水旱為災，故也。自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

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

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綱秋七月，立遂。遂州，今四川遂寧州，遂寧縣。王恂為皇太子。

綱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緒之卒。目魏今直隸大名府。博今山東東昌府。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

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

李絳  
魏博  
符契  
若

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上曰善。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乞明旦卽降白麻。見上卷。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

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心。」上從之。

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輿感恩流涕，士衆鼓舞。綱十一月遣制誥裴度宣慰魏

博。目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

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民錢以賜之，宦官以為太

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

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

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魏、博、相、衛、磁、洛，俱見五二卷一。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

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

庫，何為？」十一月遣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見四二一年，

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見上卷竟州府。鄭州，今也。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邑。

歎曰：「偏疆見九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綱（華陽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予，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得而復失之。雖種宗御

癸巳，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綱賜田興名弘正。書賜名何？不田興也，前書諸吏奉

軍士歡 聲如雷 使者相 留去色 偏疆者 果何益 憲宗能 用善謀

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下之也。綱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見上卷入知政事。

**綱**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

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

故，不諳其才。見五卷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去

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

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朋朋

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

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

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東漢黨人之禍，見前帝延熹二年，至靈帝建寧二年。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

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以吐

突承璀為神策中尉。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監軍。至是，

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見上卷中尉。夏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秋，閏

七月，彰義即淮西見上節度使吳少陽卒。少陽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綱**

召還吐突承璀

罷李絳

東漢之所以亡

以烏重胤為汝州今河南汝州刺史。綱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綱乙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目吳元濟縱兵侵掠及

東畿東京洛陽，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綱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

錫為連州刺史。目王叔文之黨見上卷音註，十年不量移見上卷，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

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

州府今廣西梧州。禹錫得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禹錫親在堂，萬無母子

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

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待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

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

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

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勝升

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

柳宗元  
欲以柳  
易播

柳宗元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

盛英河陰轉運院

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部其百官執

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所同斷音錄於

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

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也，曲而十易也，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

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

亦猶是已。」**綱**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綱**盜焚河陰轉運院，**綱**李師

道見上卷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聲

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

莫先糧儲，今河陰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今河南府。焚宮

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民錢。匹穀

二萬餘斛，人情恇也。臣恐。懼多請罷兵，上不許。**綱**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



裴度知

裴度擊武  
裴度傷首

淮西行營。目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即阿跌光顏，其兄光進，賜姓李氏。勇而知義，必

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

小州，中，光、蔡也。○申州，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光州。今汝寧府光州，即汝寧府淮西節度治也。殘弊困劇極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

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綱六月，盜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目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

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

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見上卷末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

為元濟遊說。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

石，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

金吾見十六卷第七，又四八卷第七，十二衛。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王士則承宗叔父，元和四年自歸京師，拜神策大將軍。告承宗遣

卒張晏所為，捕得鞫之。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上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

去。綱以裴度同平章事，目或請罷度官，以安恆。恆州，今直隸冀定府。見上三，謂平憲宗謂成德漢王承宗。鄆盧鎮李師道。之心。

李光進  
弟友

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河南河北跋扈見卷八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綱秋七月，靈武鄆州，見四九卷第五。節度使李光進卒。目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

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捧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媼。媼，光進之妻，相謂為媼。光

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綱八月，李

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目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納兵數百人，謀

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

而遁。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疾手聲捷勇，謂

之山棚。彭元膺設重購。以財求也。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

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中嶽高山也。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中嶽寺。在嵩山神蓋峯下。僧圓淨，捕獲伏誅。元膺鞫

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

窮治。綱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目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

綱鑑易知錄 卷五六 唐紀 憲宗 四一

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

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

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謂

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綱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王承志縱兵四掠，

幽滄定。俱見五三卷第六。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

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見同上謂王承宗。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綱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綱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三月，皇太后氏

崩。綱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鏹判度支。見上。綱鏹始以聚斂得幸。綱五月，李光

顏烏重胤敗淮西兵于淩雲柵。拆綱六月，唐今河南開封府鄧今河南開封府節度使高霞寓

大敗于鐵城。詳處所。綱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為唐鄧節度使。綱八月，韋貫

之罷為吏部侍郎。貫之，數請先取吳元濟。綱葬莊憲皇后。綱九月，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大水。綱

失四千七百戶。綱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綱公綽初赴府，有神策見上

李光顏  
不受美  
妓

皇甫鏹  
聚斂  
高霞寓  
鐵城之  
敗

京兆爲  
警憲師

汝曹須  
作意

李愬釋  
丁士良

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見四八卷

爲輦連上轂師表轂者天子之車輿也京師乃天子轂轂之下故京兆尹爲輦轂之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也

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

猶言當著心此人朕亦畏之」**綱**十一月義成見上卷第八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

以王涯同平章事**綱**貶袁滋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目**袁滋至唐州今唐縣元濟

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今江西

刺史以李愬代之

**綱**丁酉十二年春三月淮西文城降柵**目**李愬謀襲蔡州見上卷四淮西表請益兵詔

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侯丁士

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劊枯剖也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

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

據文城今汝寧府西平縣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

輕。去聲。○不持重也。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

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耕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

氣復振。**綱**夏四月。淮西鄆城降。一柵。一城。降當事耳。何以書？附要也。文城降。而後知有李祐。鄆城降。而後蔡兵盡萃於洹曲。皆愬之所以成功者也。故特書之。

**目**官軍逼鄆城。今河南開封府鄆城縣。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

數柵。元濟以董昌齡為鄆城令。而質至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

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鄆城歸路。昌齡

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元濟謀主。守洹曲。元濟悉發親近

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綱**五月。罷河北行營。**目**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

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見上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見上卷第十行營。

**綱**李愬擒淮西將李祐。特事也。得祐而事可得矣。**目**愬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

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時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

召龐虔侯。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

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內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

於順死賢

李愬擒

變多諫。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牒移文也。愬稱得賊謀謀今之者。言祐

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下欲平此賊邪？」

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

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除散

兵馬使。○**綱**秋七月。以孔幾送為嶺南節度使。○**目**先是明州今浙江寧波府歲貢蚶蚌屬。蚶

蚌屬。水陸遞夫勞費華州今陝西華州府。刺史孔幾奏罷之。至是嶺南治廣東廉州府擇帥宰相

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幾為嶺南節度使。

**綱**以裴度兼彰義即淮西。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目**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

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

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

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

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縉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

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

諫進蚶與拾者可

裴度請督戰

去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綱**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綱**李愬攻吳房，

入其外城。**目**李愬將攻吳房，今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

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是謂往亡日。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

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綱**冬，十月，李愬夜襲

蔡州，擒吳元濟。檻同。鑿。音。故。文。城。柵。降。書。○。擒。淮。西。將。○。書。○。入。其。房。外。城。○。書。○。夜。襲。蔡。州。○。擒。吳送京師。

元濟，書賜爵源國公。**目**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見本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

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解，

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

千為前鋒，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顯去其後軍出不

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愬卒據其柵，「命士

卒少休，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

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

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見上卷第四。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

往亡日

李愬平淮西

兵非出奇不勝

李愬夜襲蔡州

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鏜

匡入聲，大韻也。

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

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

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

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

內城也。

拒戰。時董重質

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

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執

元濟檻

載因車也。

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

見上第四，三小州。

及諸鎮兵相繼來降，自元濟

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

鞠鞠之場。

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

初愬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懷恨，愬獨喜。

勝於

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

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

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

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

李愬論  
用兵



知實不可斷

李愬具

李愬具

賜李愬

賜裴度

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綱**（南湖丁氏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焉。大忌敵者，恆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態也。而彼獨

拜迎裴度以敦其讓，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愬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况愬之壽略，尤有克肖乃父者乎。**綱**以李鄘同平章事。**綱**裴度入蔡州**目**裴度

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鞍韉，出迎。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以受弓。

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

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見上。度以蔡卒爲牙兵，或

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

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

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綱**十一月，上御

門受俘。李愬軍所降。斬吳元濟。**綱**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今陝西，行都。

**目**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

多，使如李晟。愬之父。渾瑊。朝長將。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綱**以李祐爲神武。見上卷。

將軍。**綱**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晉州，今山西。

憲宗多  
心驕故

李師道  
由宦官  
逆

綱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至并獻三州。目淮西既平李師道憂

懼幕僚李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俱見五三卷第六密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三州以自贖師

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見上宣慰。綱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

起承暉殿。於是憲宗驕侈之心始放矣故備書。目上命六軍脩麟德殿龍武見上卷統軍張奉國大將

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

於是浚龍首池在西安府治東北唐東內苑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綱李臈罷為戶部尚書。目初

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見上。臈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

失承璀歸引臈為相臈恥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

是罷。綱以李夷簡同平章事。綱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至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

官爵。目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

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

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見上卷輪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上許之。

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大將譚談忠

亦說劉總盧龍節度使，劉濟子，元和五年，試父，濟及兄觀，遂領軍務。曰自「元利以來，劉闢見上卷第七。李錡見上卷第九。田季

安見上。盧從史見上。吳元濟阻特也兵馮馮○○依也。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為也，然

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

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侵○漸進也。北來，趙今直隸真

，謂王承宗。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

專意歸朝廷。綱五月，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目李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

上曰：「師道頑愚反復，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

怒，決意討之。五月，以光顏鎮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義成節度治也。謀討師道也。綱秋七月，以李

愬為武寧軍名，今江節度使。綱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綱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

使。目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綱八月，王涯

罷。綱以皇甫鏞程异同平章事。目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鏞鹽鐵使

程异，曉其意，數朝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相，制下。

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嗤○笑也。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

李夷簡  
自屬於  
裴度

裴度恥  
與小人  
同列

程印不  
敢知  
筆

方士為  
刺足

疏曰：「鑄錢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

退天下謂臣無恥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

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

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由

是鑄益無所憚程印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

故終免於過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易繫辭首章之辭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

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

耳」**綱**冬十一月以柳泌秘為台州刺史**目**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方外之士宗

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山名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多

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

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

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批**（致堂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徒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

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爲言。宜其不能開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爲乎？憲宗徒以罪辯，賢其羣臣，而不備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永鑿哉。

**綱**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韓愈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

韓愈之言不誣

國迎之，終始目，書迎佛骨二，而凶極之禍，無不立見者，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國喪書，懿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以國喪書，事佛求福乃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

**目**先是功德

使上言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

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

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

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南北朝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

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

恩假如其身尙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殿名一見賓禮一設賜衣

一襲上下皆具衛而出之於境不令平惑衆也况其身已死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

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

韓愈諫表迎佛骨

事佛求福得禍

韓愈作  
原道篇

劉父

諸將  
論

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

衡，耕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尙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

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

作原道篇行於世云。綱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田弘正、李愬屢

敗平盧見上卷第八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去聲遠城水也。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

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以拒官軍，務爲寬惡，使士卒人人自便，軍

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必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

濟平帖授行營副使張進，緜令斬悟。進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

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

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

欲與諸公還入鄆州？見上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

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

劉悟斬李師道

河南北 盡遵朝 廷約東

裴度窮 忠智之 意

惟慎海 命最爲 順

絕。卽行。天未明至城下，子城門已洞開。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

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見五四。以聞淄青見五二。等十二州

皆平，自「廣德」代宗年以來垂六十年，蕃鎮跋扈見七。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

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見上。郾用兵以來，帝之憂勤

機略，因侍晏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綱**（致堂胡氏曰）莫述十德，請付史官，諛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當忠

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即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綱**以劉悟爲義成見上第八節度使。滑州。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綱**橫海軍名，治直隸河間府滄州。節度使烏重胤奏

曰：「河朔河北也。蕃鎮所以能旅拒衆以相拒也。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

刺史縣令之權也。曷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安祿山。必不能

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見五一卷，今河間府第五。景景州。三州已舉牒移文也。各還刺史職事，應

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

處之得宜故也。**綱**昔昇卒。**綱**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綱**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

甫鑄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鑄專以培克取媚，人無敢言者。

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鑄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鑄乃不敢言。

○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

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丙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

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

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

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

平未可期也。」綱秋七月，宣武節度治河南開封府。使韓弘入朝。綱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目楚與皇甫鑄同年進士，故鑄引以為相。綱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

弘請為宣武節度使。綱魏博見上節度使田弘正來朝。綱以田弘正兼侍中，遣

還鎮。綱冬十月，貶裴潏。鄰為江陵見上。令目柳泌至台州。見上驅吏民采藥，歲餘，無

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治浙江紹興府。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鑄李道古保護之，上

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大下之害者，受



卷五六  
服金

崔寧論  
玄宗理  
亂之由

可謂至  
言

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下真有神仙，復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所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司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一上怒，貶麟。崔羣罷為湖南治湖廣衡州府觀察使。目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上尋罷羣罷（華陽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不能易也。）

再人後起，不能易也。

綱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書賦也，曷為不書？賦，罪唐之法。君臣也。弘志賦通舉朝恬然。

宦官試  
立始此

憲宗服  
金丹多  
禪起

憲宗不  
立始

柳公權  
筆諫

不能究數以正其誅，而卽位如常時。  
○綱目止曰暴弱，所以深罪之也。

（賀善贊曰）

憲宗志平僭傲，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權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宦闈，一任進卒，綱目終憲之

高非是無識斷者，未信信慈黃道，身陷大難，豈不重可惜哉。○唐宦官，試皆立始此。

目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

里。今瀘州。州府澧州。

王憚

爲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

昭

釗曰：「殿下但盡

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

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

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

及憚。綱貶皇甫鏞爲崖州。

今廣東瓊州府。

司戶以蕭儉段文昌同平章事。綱柳泌伏誅。

貶李道古爲循州。

見上

司馬。綱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

此帝母也，不以尊帝母書。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正弔闈之失也。

目后，郭曖

見五二卷第六。

之女也。爲廣陵王

見上卷第六。

妃。「憲宗」卽位，羣臣累表請立爲后。

「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

乃尊爲皇太后。綱二月，赦天下。綱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目上見公權書

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

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綱夏五月，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

書知制誥不書，書蘇原明矣。於

是復見，日復見何？病之也。是為病之？前書貶元稹，為江陵士曹宦官也，此書以稱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宦官也。前以忤宦官貶，今以尊宦官用，一元領上，前後相反，如二人馬，此綱目所以架病之也。蘇源明，見五

目江陵士曹元稹見上。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

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

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

氣自若。武儒衡，以扇揮。六月葬景陵。在西，府蒲城縣，金轅山。以崔羣為吏部侍郎。○秋，七月，令狐楚罷。

八月浚魚藻池。西安府，禁苑中。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魏博節度使代之。王承元平宗弟為義成見上節節度使。幸

「華清宮」。見五一。卷一。

### 卷五七

#### 唐紀

穆宗皇帝名恆，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二十歲。○承

辛丑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見五五。卷上。諸道各均定兩稅。見五三。卷三。

蕭俛罷。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如胎五世孫。同平章事。以王播為鹽鐵使。盧龍

幸華清宮

武儒衡以扇揮

池大宴

牛李黨  
釁成

治直京水  
平府節度使劉總見上卷

第八。棄官為僧。幸於定州。

以張弘靖代之。綱夏四月。貶錢徽李宗

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府開縣。

今四川夔州

令十、字之誤。微成

目翰林學士李德裕。吉

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

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治四川成都府。

節度使

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祝

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

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士曰。今歲禮部殊

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

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

朋黨。更耕

相傾。陷。要入聲。以。勢相傾也。

垂四十年。綱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

朱克融為留後。目幕僚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不服。雍白弘

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伯之孫。劉總舊將。

為留後。

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綱貶張

錢徽不  
泰私書  
二字各  
分明黨

弘靖為吉州

今江西吉安府。

刺史綱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

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書綱曰書起復八皆誤也。惟田布無誤焉。

目初田弘正自魏

今直隸大名府。

博徒鎮成

德

今直隸真定府。

自以久與鎮

鎮州即真定府。

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

見四卷

三。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俊稜夫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

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

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

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

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

今真定府

刺史牛元翼

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

愬父

以此劍立大勳吾又

以之平蔡州

見上卷第六。

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

行示也。

於軍報曰「願盡

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

弘正

為魏博節度使討之綱詔諸道討

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

今真定府

節度使庭湊圍深州綱九月詔兩稅皆輸布

絲纒

目自定兩稅法

見五三卷三。

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

李愬素服流涕

牛元翼帶寶劍

兩稅皆輸布

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買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玄宗年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畿十餘爐，

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家，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

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綱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目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綱以裴

度爲鎮州見行營都招討使。綱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目翰

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

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

度上表曰：「河朔河北也。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

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

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

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尙存，則逆賊縱

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種翰林，而恩遇

如故。綱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治山東青州。執政請救，克融勸州府。使討庭湊，上從之。

綱王寅二年春正月，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綱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庭湊圍牛

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

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

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

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也。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

「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

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

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

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

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

韓愈宣慰成德軍

王庭湊責

韓愈諫成德軍

治山東青州。執政請救，克融勸州府。使討庭湊，上從之。

見上

見上

也

迎也

見五四

指成德軍

元

李師道

田弘正

元和十年，田弘正入朝，憲宗以弘正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物故，魏人猶以故官繼襲，故兒弟子孫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

朱紫條 王承元 弟。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元和十五年，王承宗卒，其下欲立承元，承元時年二十，不許，表請承帥，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讓義成。

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磨之使出，謂愈曰：

「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見五五卷一。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

不可棄之耳。尙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

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罷（遂昌尹氏曰）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更憲誠繼之，朝廷不能討，因授節度，

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止，皆死於賊。綱目比書於冊，則唐室紀綱，爲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始與韓真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傲切實，至今感嘆，猶有生氣，寧自預知不死，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目

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

命度入朝。綱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目初聽爲羽林。見五五卷一。將軍有良馬，上爲太

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見上卷第九。缺帥。上曰：「李聽不與

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綱二月詔留裴度輔政。綱王播罷。綱夏四月詔免江州

逃戶欠錢。從江州鄭史李切之青也。綱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夜元稹罷爲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

今江西九江府。

韓愈與 領真 無異

裴度有 將相全 才

李聽不 厭其馬



刺史。有李賞者，苦于力，為元稹結客刺裴度，事皆無驗，度及稹皆罷相。綱以李逢吉同平章事。綱冬十一月，太后幸一華

清宮，上畋于驪山。見下綱十二月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綱癸卯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至

是遂以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治浙江杭州府。觀察使

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綱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

節度使。目翼城。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

藥頗驗，署為牙推。官名。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上聲。愬

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

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

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

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

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治廣東廣州府。

綱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目公綽過鄧縣。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二吏

鄭注奇 才 傑 晚 相 見 之 依

牛李之 怨愈深

柳公綽  
吏不諱

張  
蘇  
丹

一犯賊，一舞文。舞弄文法也。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

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綱**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目**愈爲京兆。見四八卷二。六軍

見五三卷九。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綱**秋八月，以裴度爲

司空，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使。**目**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綱**九月，

復以韓愈爲吏部侍郎，李紳爲戶部侍郎。**目**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

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

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

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治江西南昌府。

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綱**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目**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

慮澹則血氣利，嗜慾勝則疾疹。疾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妄

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獲。旣而疾作，命太子

監國，是夕上崩。敬宗卽位。**綱**二月，貶李紳爲端州。今廣東寧遠府。司馬。李逢吉等語之也。**綱**尊皇太

劉栖楚  
敦言

八關十  
六子

今日  
落於  
溫

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綱**幸中和殿擊球。**目**自是數遊宴擊球，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綱**三月，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書不拜何？美栖楚也，若栖楚，可謂敦言矣。

**目**上視朝每宴，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見二三卷三。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

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

池，塢墀，池上地也。見血不已，響聞閣外，上命中使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

楚辭疾，不拜。**綱**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目**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

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逢吉遣從子訓賂鄭注

，結守游，且黨有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繼、張栻、程普範、李治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朝，故號八關十六子。

**綱**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綱**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綱**夏今陝西延安夏衛。綏今陝西延州。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

匹，却之。**目**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三月，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請論議罪也。如法，詔釋之。祐

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見上卷第六。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綱**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用其言，而厚其罪，要當辭而不受可也，書賜處厚，錦器是實之也，更有君子焉，可以貨取乎，蓋交談之耳。

**目**翰

崔發擒  
曳中使

金雞

李勃等  
救崔發

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綱十一月葬光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堯山。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宦官所弑。壽十八歲。○帝昏童失德，自損其身，宜哉。

綱乙巳，敬宗皇帝「寶歷」元年春正月赦。目先是，鄠戶○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令崔發聞五

坊見五五卷六。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葉。拖也。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

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唐百官志，赦日椎金雞於仗內，竿長七丈，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長七尺，盛以絳繩，集百官父老囚徒於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乃釋之。

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庭上擊也。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

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

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

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

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

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

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

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目**牛僧孺

罷為武昌節度使，**綱**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

乃升鄂岳見上卷一。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戈襄陽見上三，山南東道。節度使柳

公綽服綦鞵見上卷，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地位名，高於夏口見三二。此禮太

過。」公綽曰：「奇章公僧孺封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

之。**綱**二月，浙西見上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箴善法見四。**目**上遊幸無常，昵銀入比

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辰辰，書斧屏風，以絳為質，故曰丹辰，天子南嚮而立於其中。六

箴箴，諫誨之辭，古者君有過，臣子作箴以誡之。。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

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夫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

「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房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綱**秋

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綱**造競渡船，**目**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

計川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綱**八月，昭義節度治山西潞安府使劉

...

柳公綽  
服綦鞵  
候牛僧孺

李德裕  
獻丹辰  
六箴

王播  
羨餘  
絹百萬

張璠  
詩李驪  
山溫湯

驪山若  
此之凶  
叩頭之  
信言安  
足

張璠  
詩裴度  
評裴度

悟卒。綱冬十一月。幸驪山溫湯。目上欲幸驪山溫湯。見五十一卷左僕射李絳諫議

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

驪山而為犬戎所殺。見三卷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見八卷玄宗幸驪山而祿山亂

湯。見同溫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見上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馭

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綱十二月。以劉從

諫。悟之子為昭義留後。綱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目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

惡之。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今河南河南府

綱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目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

之藩鎮。見上上數遣使勞大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

閒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蓋裴度二字也天上有口被驅逐。」謂攜突元又長安城中有

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

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左右忽

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

量度識

官官試立再見

「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

識量。綱三月，罷修東都。自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

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靡介

舍，介舍也。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

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敕罷之。綱秋九月，李程罷爲

河東。見上。節度使。綱冬十一月，李逢吉罷。綱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帝于室

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唐世，宦官弑立，件，再見於此。自上遊戲無度，

狎暱。銀入聲。羣小善擊毬，好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偏急，宦官小過，動

遭唾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

飲酒，上酒酣入室，史耕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

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唐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

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

神策。見五十五。飛龍。見五十五。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明日江王卽位。更

此之猶如

中外翁然相賀

名昂是為文宗（華陽范氏曰：孝度位為上相，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官者易上而不謂其官，害二綱，於是大罪，以度之勤德，

處之猶如此，而不賢者乎。綱尊母蕭氏為皇太后。○以韋處厚同平章事。綱出宮人，放鷹犬，省

冗食，罷別貯宣索。自上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

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見上鷹犬，省教坊見上。總監冗食千二

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見上之物，悉罷之。敬

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

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

為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初名涵，更名昂，稱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為宦者所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歲而崩。○帝優游不羈，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

綱丁未，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綱上雖虛懷聽

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

位。上再三慰勞之。綱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秋七月，葬莊陵。西府

綱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再法見十卷三。綱自「元利」憲宗年號之末，宦官益橫建



文宗策  
實士策劉

曹節侯  
覽復生

劉賈下  
第李郃  
登科耶

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賈焚對策，極言其

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

「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謂宦官刑餘之人之賤，親骨鯁見九卷之

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

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見二四卷七侯覽見二四卷四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

寄，闈寺宦官也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

「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丙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

唐初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在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

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

賈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

官。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賈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賈

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賈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

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賈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賈直。」不報。綱冬十二月，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宰相卒，其官，亦賢也，終唐世三人焉，崔祐甫、李泌、韋處厚，皆是無官者矣。**綱**以路隋同平章

事。

**綱**己酉，三年，秋，八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目**徵李德裕。見上為兵部侍郎，裴度

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滑

州。見上卷第八。**綱**九月，命宦官毋得衣去聲紗縠，綾羅。**目**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

史自娛。前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於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

地清素，故有選尙。選擇而尙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綱**冬，十一

月，禁獻奇巧，及織織麗布帛。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擠李

德裕之黨，稍稍逐之。**綱**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目**度以老疾辭

位，故有是命。仍詔二五日一入中書。**綱**秋，七月，以宋中錫同平章事。**目**上患宦

官彊盛，「元和」憲宗年號「寶歷」敬宗年號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

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綱**九

宗閔  
排擠  
僧孺

文宗  
成  
羅

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治湖廣黃節度使。目初裴度往淮西討吳元。奏李宗閔為判官。

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綱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

川治四川成節度使。目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去年十一月南詔寇成都陷其外郭遂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南詔見四九卷末。

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在成都府。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在南詔。日召老於軍旅

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

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綱辛亥五年春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今江甯廬州府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今四川夔州府開縣。司

馬。目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今福建漳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

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今福建漳王文宗上怒漳王申錫皆坐貶申

錫竟卒於貶所。綱夏五月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綱秋九月吐蕃

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目吐蕃維州今成都府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

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

牛僧孺以為不可。上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

李德裕  
總邊樓

牛僧孺  
州不受維

德裕怨深彌益

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綱 王子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為太子。綱 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朔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

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

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

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今江州州府。批（司馬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其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必先消伏

斯之時，閣寺勝君於內，藩鎮興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丞弼，進則偷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竊名，罪孰大焉？

德裕為兵部尚書。目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

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棕謂曰：「德裕有文學，而

不由科第，常用此為謙慊也。歎○恨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

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棕乃詣德裕告之。

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踏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批（致

此太平之象

杜棕除  
文鏡

堂胡氏曰

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焉聞大夫之命，驚落泣下，豈有是哉？杜棕，宗閔之黨也，故爲此語以陋文鏡，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削去，誤矣。

○癸丑，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

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

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

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

宗閔失色。夏，六月，以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

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

誠可尙，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

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

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愀，悲也。然而止。李

宗閔罷。秋，七月，以王淮同平章事，兼度支。見上。鹽鐵轉運使。八月，詔諸王

出閣，始停進士試詩賦。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義，見五二卷一。議

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見四七卷九。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

給舍非  
美官而  
何

殷侑經  
術似鄭  
覃

停進士  
試詩賦

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

玄宗年

之末，建中

德宗年

之初，所以悉爲安祿山

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

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

「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

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綱加盧龍治直隸永平府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目初，以志誠爲吏部尙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使授節度使，朝廷不得已，加

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河北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

息苟也，乃作罪言自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也。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博也，太和三年六月，

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奉兵馬使何進，通判留後，以拒命，遂以進爲魏博節度使。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

傷府兵廢壞，見四八卷六。作原十六衛見五四卷八。曰：「貞觀」太宗年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

臣，外開折衝，果毅，見四三卷十一。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

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

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見一卷四。爲帥，亦不

杜牧罪言

杜牧原十六衛

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徵兵。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

暴交梓卒，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

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部表

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

剗○，邊兵外作，尾大左傳：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比。中乾○，成燕

偏重燕，今直隸順天府，范陽節度治也，謂安祿山鎮范陽，成其偏重之勢也。而天下掀軒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

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嗚呼！文皇帝宗十六衛之旨，其誰

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見五五。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

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溫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風十卷。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

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

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盟津見二卷。滑臺見三四

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彭城今江蘇徐州。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

咸陽見五四。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

杜牧戰論

文士書  
近以而  
實不至

李德裕  
不肯用  
李仲言

久爲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

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

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戎，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

士，跳謂身而來輕身而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

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

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一跽治天下，而先自（致堂胡氏曰）治者，舜舜三王

不起乎？而和牧之，以伐和之，則不知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

爲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無務，良觀之治，亦不厚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言近以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綱九月以

鄭注爲右神策見上判官小見注之。冬十二月，上有疾，目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

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綱甲寅，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

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目初，李仲言流象州今廣西柳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

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

守澄薦於上，上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實置之翰林，李德裕以爲不可，上曰：



「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

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擇而罷。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

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元。今陝西漢中府，山南西道治也。是日以仲言為侍讀，

尋改名訓。綱令進士復試詩賦。綱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目德裕見上，請留京

師故也。綱十一月成德節度。見上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目元逵改父

所為，事朝廷甚謹。綱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目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

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今浙江杭州府，鎮海節度治也。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

之。每歎曰：「去河北見上。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罷（司馬溫公曰：）君子小人之不

之不可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斗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上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彌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綱以王璠為尚書左丞。璠注深

李訓亦與之善，共嚮之。

綱乙卯，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綱浚曲江。見五二及昆明池。見十四

淺及昆明池

有朋黨 去朝中朋黨難

令漢士 賦漢詩

目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綱夏四月以李德裕爲賓客分司。綱以

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目注舉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

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綱路隋罷爲鎮海節度。上使綱以賈餗

同平章事。目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宗閔鄭注故上之。綱

貶李德裕爲袁州。今江西袁州府長史綱五月以仇士良爲神策中尉。目初宋申錫獲

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

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上

之立也。仇士良宦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

澄之權。綱六月貶李宗閔爲明州。今浙江寧波府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目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蛇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

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爲兩省官。

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虞州。今江西贛州府

司馬而以李固言爲相。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

訓注以爲己任

綱注謀

訓注書

見四九 卷二。次清河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

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綱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玪。江州刺

史。目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玪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

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連。」至是

以注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玪貶江州。今江西九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

李從程子宗閔。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綱陳弘志。見上卷第十。伏誅。綱李固言罷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目初注求鎮鳳翔。今陝西鳳固言不可，乃出固

言鎮興元。見上八。而以注為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

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綱以舒元

與李訓同平章事。綱冬十月，殺王守澄。目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見

一卷。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

陰狡。於是「元和一號」之逆黨。試過之略盡矣。綱加裴度兼中書令。目李訓所

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

李訓取  
順人心

李玪斥  
邪注殺

朝者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

天子惑之也。綱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右同平

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諫等。目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

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

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塗鎮邠寧。見五二王

璠鎮河東。見一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

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

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中庭後石榴夜有甘露，因

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

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

行餘璠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見四五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

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莫起，執兵者甚眾，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

訓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眾，見十二疾趨北出，羅立言

甘露之變

風吹幕起

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命左右神策見上五。

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

等皆繫兩軍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

等謀反擊獄」命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敍

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

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轉去聲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

言餗元輿孝本徇行示於兩市東西街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數日之間殺生

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今鳳翔府扶風縣知訓已敗復還鳳

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

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分官寺為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

脇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名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

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措

今孤楚  
草制

用小人  
以去小

紳賴之。毘（華陽范氏曰）

文宗愷宦官之狀遂而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費爵之柄，出於人生，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誇計，

道巡邊使還京師。目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

州，德宗靈，靈州，故城在陝西，靈州，故城在陝西，靈州，故城在陝西。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

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

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

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視不可輕也。今事

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

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綱以薛元賞為京兆尹。目時禁軍即神策軍。

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乙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

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詔平去二聲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

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

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視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

李石  
定詔

薛元賞  
杖殺

良曰「中尉

見上

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

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

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綱丙辰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目昭義節度

見上

使劉從諫上

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

遂誣以反逆傾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謂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

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

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洗

先上聲○謂洗滌其

寃也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儀

揚仇士良

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疑以自強綱夏

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目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

「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

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

劉從諫  
表請王  
涯等罪  
名

今人以  
文害事

不聞王  
者為詩  
鄭覽萬  
於經術  
詩人浮  
薄無益  
於理

魏孝  
納李孝  
本二女

魏謬  
不忝厥  
祖諫

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二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

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

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

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疏，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

故果才，辭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綱閏月，以李德為河中節度

使。自上宮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然。」綱秋七月，以

魏謬同為補闕。自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謬微五世孫上疏曰：

「竊聞數月以來，教坊見上第選試以百數，莊毛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

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謬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

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五而身露於外，故收養宮中。謬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

愛我不忝厥祖矣。」後謬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謬不可曰：「記注兼

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

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



後上乃止。又嘗命蕃獻其祖文貞公魏徵諡文貞笏。忽鄭覃曰：「在人不在笏。」

亦甘棠之比

上曰：「亦甘棠見三卷之比也。」

### 卷五八

#### 唐紀

#### 文宗皇帝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彗星見五卷第五出。自是歲無他異，世法咸，而以大書矣。綱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

此表已三游

大夫。目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緩澣也矣。」時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

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

是命。綱以陳夷行同平章事。綱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目溫晨詣東宮，日中

乃得見。現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

用其言，溫乃辭侍讀。綱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詳三八卷七綱李固言罷。

石經成

柳公權有諍臣風采

李石志  
身殉國

綱 戊午三年春正月盜射石傷李石。綱以楊嗣復李珣見上卷同平章事李石罷為

荆南今湖南節度使。目李石承甘露之亂見上卷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殉國故

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

何從之。綱以李宗閔見上卷為杭州今浙江刺史。綱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目「太

和」文宗年之末杜棕鎮鳳翔今陝西鳳。時有詔沙汰見上卷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

岐山在鳳翔府近法門寺見五六民間訛言佛骨見上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

奏之。棕曰「雲物變色何常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棕曰「野獸

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棕奏紫雲見又

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棕判度支見上卷河中見上卷奏騶虞仁獸白虎黑文

草食白見百官稱賀上謂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

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見一卷

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見一等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

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其餘不足取也」上善之遂詔諸道有瑞

杜棕真  
先從

杜棕不  
奪白兔

皆勿以聞。綱冬十月，太子永卒。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學賢。上日夜憂之，幾至，至是薨。

綱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目鎮河東。今山西太原府。以疾

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去聲賜旁如午。凡物交接為旁，如旁午。前史者分布也。至是

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橐，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

儀者，二十餘年。綱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夜陳夷行罷為史部侍郎。綱以姚

勛檢校禮部郎中。目上以鹽鐵推官姚勛能鞫勛指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

郎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勛檢校禮部郎中，仍充

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太師始為諸之流內。唐因隋制，又置九品，有者銜者，及五品合是合稱，謂之流內。若

有更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

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綱秋七月，以崔郾丹同平章事。綱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

皇太子。目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絳，非之，乃立「敬宗」

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傷太子之死，舊疾見上卷第八。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如字。問坐思

流品

裴度比郭下儀

裴度遺表半橐

文宗自  
比周赧  
漢獻

武宗以  
姪奪位  
殺

數理之  
要在辨  
邪正

政殿召當直學士周焜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焜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露襟，焜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綱庚申五年春正月立穎王漙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自上疾甚欲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矯詔立漙為太弟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綱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文宗恭、

多可乘者，然潛置舉黨，而不知所始，以夫位隆，而不知所倚，篇中所載，非二李之出入，集訓注之好未也，至於太子以景慶而不善暴，太子以矯詔立，而不善矯，綱目尤不滿焉。○即位書遂讓遠也，陳靖先嘗書之矣，於是再見。綱

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琪拱同平章事。綱秋八月葬章陵。在西安府，富平縣天乳山。綱李珣罷九

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目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見上卷第八。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

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

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

姦邪得乘間閉○乘空 間處。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

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

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

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

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證改，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

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綱**冬十一月，以李中敏爲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刺史。**目**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官名，掌執御刀，以當衛者。給事中李中敏判云：

「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

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武宗皇帝

名漼，後更名炎，理宗第五子，文宗崩，宦者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憲三十三歲而崩。帝英敏博達，委任李德裕。而澤，路，平，三苑不教育異志。京國不水，功業未究，痛哉。

**綱**辛酉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綱**殺知樞密劉

牛中敏  
類語

常令改  
事皆出  
中書

杜棕奔  
馬見李  
德裕

詔羣臣  
言事毋  
得乞留  
中受法  
于趙歸  
漢

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珣遠州刺史裴夷直。先是出為杭州刺史，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夷直漏名故出之。驩州見五五。司馬。目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

及宰相意。故嗣復珣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

德裕乃與崔琪崔鄂陳夷行三上奏願開延英殿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乃

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綱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目詔臣下言人罪

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綱上受法錄于趙歸真。道士也。

綱秋九月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目先是僧孺鎮襄陽。今湖廣襄陽府。漢水在襄陽府城北。溢壞

怪民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綱冬十一月崔鄂罷。

綱壬戌二年春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綱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目散騎常侍

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琪奏為集賢殿學士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之

綱夏五月陳夷行罷。綱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綱八月以白敏中為翰林

學士。明書敏中為學士，文無異詞。然分注載德裕，素惡居易之事於下，此乃李林甫，元載，盧杞，之故智也，德裕所為如此，其相業不終，豈不寬哉。目上聞白居易名欲

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李德裕追論維州事

綱癸亥，三年春，二月，崔珙罷。綱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綱李德裕言：「維州

見上卷第六

無靈城

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坐地。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詔執送，悉相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

贈。故有是命。綱夏四月，昭義節度使治山西路安府劉從諫薨，其子稹軫自為留後。

詔諸道發兵討之。目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與

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見五五卷第十一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

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義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宰相諫官多以

為回鶻。見五五卷一餘燼未滅。是年正月，河東節度使劉沔擊回鶻大破之。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

即昭義軍，澤今山西澤州。多由澤州府。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河北三鎮成德治直隸定府，總專治直隸大名

澤潞與河朔三鎮不同

府。虛。直。直。  
隸。下。府。

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

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見五五「敬

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見五七使其跋扈。見五六垂死

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汝子，若又因用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

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三鎮，但

得鎮魏府，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成德節度使

何弘敬，魏博節度使，何進海子。初名重胤，進海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

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用，洛，磁委兩鎮

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爵。苟兩鎮聽命，不從勞沮撓官軍，則積必成

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

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

欲存輔車言連之勢。左傳：僖公五年，謗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註：輔，頰輔車，牙車但能

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盧龍節度使張

李德裕  
論克勤

李德裕  
草詔



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

劉從諫交通不宜實置之東都奏以為湖州今浙江湖州府刺史制削奪從諫及樞官

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劉沔見五六河陽卷一節度使

王茂元合力攻討綱以崔鉉同平章事綱築望仙觀實於禁中書法見三卷七六月內

侍監仇士良致仕目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

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平閑常宜以奢靡娛魚其耳目使日新

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

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批（致堂胡氏曰）對按此思所以繼存

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排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毒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蟲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綱秋七

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見上目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

州今直隸順天府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鞍韉

見五六卷七。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

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策認他中

天子不可令明

李回宣河北

杜悰得大臣

杜悰比魏徵

李德裕誅郭

綱甲子四年春三月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綱夏六月詔削仇士良官爵

籍其家綱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目上聞揚州今江蘇揚州府倡女善為酒令敕監

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

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

選召悰入相勞去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

一魏徵太宗賢相矣」綱八月邢洺磁俱見卷五二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目劉稹年少

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益而將士有功無賞由

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昭磁州守將安玉聞

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即魏安府昭義節度治

也。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和押牙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

料」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

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河陽行營攻討使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

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源上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

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

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晉，絳行將七千人入潞州，雄至潞州

盡執郭誼、王協等送京師，皆斬之。司馬溫公曰：帶買質之石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元

則勳人爲亂，終則賣丰結利，其死固自餘罪，然憲亦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綱加李德裕

太尉，賜爵衛國公。目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

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兵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

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

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有戰陳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

視事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會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列霑賞。二樞密皆以爲

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

謀略，故所向有功。河北三鎮莊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

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去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

憲宗武  
宗得失

李德裕  
河朔  
北使者

二人禍  
權足觀

俗重僧尼  
勒歸

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今直隸河間府滄州。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文宗太和五年，正月肅宗特賜志誠。遂其節度使。李載義，七年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楊

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太和七年八月，加盧龍節度使志誠，為吏部

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歸，朝廷不許已，加志誠僕射。八年十月，志誠為亂軍所逐，志誠將海州殺也。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

有異志。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兵有餘矣，自若之失河可，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預有文告之命

戒殺之亂也，是以兵加而不那。恩厚而愈歸，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有不平者乎。今直隸東

史，流李宗閔於封州。今廣東。慶李德裕言於上曰：「劉侏諫。」見上據上黨。見上十

年太和初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加以回平章事，而許歸。以成今日之患，

上遂貶僧孺等。

乙丑，五年，夏，五年，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綱秋，七月，詔天下佛寺僧

尼，並勒歸俗。綱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綱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批（遂昌尹氏曰）方書毀佛寺，勒僧尼，自書以劉玄靜為崇玄學士，則其崇尚異端，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可羞不感者也，綱曰時渴道士拜之，則是非得失瞭然見矣。綱十

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考異云。為某二字。漢。綱目無比例。綱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

李德裕  
李貶奉  
弘質

武宗服  
金丹愈  
加燥念

道士以  
爲換骨

皇太叔

宣宗隱  
德

毛髮漸

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

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謂執權柄之臣。

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怒愈甚。〔綱〕詔罷來年正旦朝會。〔目〕初，上餌方士

方外之士。金丹，性加燥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

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天下幸

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綱〕丙寅六年春三月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卽位。終綱曰，書皇太叔一而已矣。○稱太叔始此，嗚呼

太弟已非，况太叔乎？〔目〕初，憲宗納李錡。見五五卷第九。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

太叔號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沖

幼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令權甸。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

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卽位，德裕

奉冊，旣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綱〕夏

四月，尊帝母鄭氏爲皇太后。〔綱〕李德裕罷爲荆南見上節度使。〔目〕德裕秉權日

上京增  
八寺復  
度僧尼

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綱**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武宗惑於方士，而廢斥浮屠，宣宗繼之，甫誅趙歸真等，即詔度僧尼，皆不顧理之是否，推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自可觀矣。**綱**以白敏中

同平章事。**綱**六月，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復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爲一代，爲九代十一室。**綱**以白敏中

也，廟有定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不可增也。宣宗開元十年六月，而增之非也，增之而多所改定，亦非也，故書定深議之。**綱**秋，八月，葬端陵。在西安府

**綱**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僧孺宗閔

及崔珙、楊嗣復、李珣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綱**以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初，景讓

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

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

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弟景莊老

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

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綱**冬，十月上，受三洞法錄。

前書受法錄於趙歸真矣。於是復書，病宣宗也，誅歸真者宣宗也，受法錄者亦宣宗也，一人之身半年之間，相反如此，則以長生之說，足以惑其心而已矣。

李母

李景讓  
不屬于

宣宗皇帝

字怡，更名恆，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宦官立恆為皇太叔即位，在位十三年，壽五十歲而薨。○帝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二恩，自是而唐衰矣。

綱丁卯，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目初，德裕引

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綱盧

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綱閏月，敕復廢寺。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綱夏六

月以令狐綯楚之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秋八月，李回罷。綱冬十二月，貶李德

裕為潮州司馬。今廣東潮州府。

綱戊辰二年，春正月，貶丁柔立為南陽尉。目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

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批

（致堂胡氏曰）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寃德裕，而人終不原也，丁柔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而宣宗而

綱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目上嘗以太宗所

撰金鏡書名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

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太宗年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

讀之。綱夏五月，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目初，墀為義成節度。治直隸，大名府。

白敏中  
李德裕

丁柔立  
李德裕  
柔立克  
己正心  
之人  
致太平  
以此言  
為首  
政要於  
屏風

願相公  
無權

杜牧撰  
愛丹遺  
碑

使辟也。○果 韋澳 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

「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

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綱秋九月，貶李德裕爲崖州今廣東瓊州。司戶綱冬十

一月，韋琮罷。

綱己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爲御史。上與宰相論「元稹」憲宗年 循吏，孰爲

第一。周墀曰：「臣嘗守上江西今江西，南唐時。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

年，老穉歌思，如丹尙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綱夏四月，周墀罷爲東川今四川，唐時。節度使綱墀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

鄭顥，皓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

射。夜綱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綱秋七月，克復河湟。見上卷第九。綱冬，閏十一月，加

「順宗」「憲宗」諡號。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

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諡，以昭

功烈。綱李德裕卒。批（華陽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柱，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不及也，蓋度不爲黨，



李德裕  
以燕伐

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己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也乎。

**綱**庚午，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今江南常州府刺史。坐與中人馬元贊交通也。**綱**六月，魏扶卒，以崔

龜從同平章事。**綱**秋，九月，貶孔溫裕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司馬。**綱**自黨項見五卷為邊患，發

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幾見五六卷之子也。既而

幾弟子吏部侍郎溫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

不肯居朝廷矣。」**綱**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綱**辛未，五年冬，十月，以魏謩謩同平章事。**目**時上春秋已高，尚未立太子，羣臣

莫取言，譽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

時人重之。」**綱**冬，十一月，崔龜從罷。

**綱**壬申，六年夏，六月，以畢誠為邠寧見五二卷六節度使。**目**黨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

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

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唐頗，李牧，皆戰國末趙之良將。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綱**秋，八月，以裴休同平

畢誠比  
頗牧

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黨項，降之。○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綱甲戌，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綱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見五四卷六觀察使。

目有敕使過硤洽石，山名在陝州，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

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丙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

「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尙畏之耳，策將安出？」

對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甘文宗太和九年甘露之變也。」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

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

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感本字。」至於盡矣。」宦者

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見上卷第十。如水火矣。綱冬，十月，以李行言為

海州今江蘇，淮安府海州刺史。目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曰：「

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

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其五十一卷二。取帖示之。綱乙亥，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目初，上校獵渭上，渭水之上。有父老十

令狐綯  
計宦官

帖名殿  
柱名殿

數聚於佛寺。上問之對曰：「醜泉今陝西，西府醜泉縣。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

手筆除君奭

當罷，謁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今河內懷慶府。刺史闕上手筆除君

奭。上聽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

處分語

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今河南，南府鄧州。刺史薛

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宰宗縣令才

（華陽范氏曰）前扶桑紀，以繁非日蓋下，小必必罰，而人綱才舉。以一人之智，問天下之務，而不

德哉。綱秋七月，崔敏罷為淮南今江蘇揚州府。節度制。冬十一月，以柳仲弼為鹽鐵轉

運使。

綱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六月，裴

休罷為宣武節度治河內開封府。使。初，上命休憾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

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綱冬十一月，以崔慎由

同平章事。

綱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

建太子  
朕遂為閑人

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玘字聲，仲部之子。尤之。澳曰：「主上

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

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善縣。二月，魏纂罷為西川

節度使。目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

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見五下。諫官論之，上為去聲

之止。暮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纂綽有祖風，我心重之。」

然竟以剛直為令狐之所忌而出之。綱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冬十月，鄭

郎罷綱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古道士多交。綱自取二人為司馬承禎，軒轅集是也。承禎不若道士，子之也，集

亦在所不者，則其罪道司馬承禎，見四七卷，十一。目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

乎？」對曰：「王者屏丙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

求還山，乃遣之。

綱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劉瑑象同平章事。綱二月，崔慎由罷。目上欲御樓肆

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

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

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燥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

罷相。批（華陽范氏曰）：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

之，自太宗，至於武宗，師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以儲嗣爲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夏，四月，以夏侯孜同平章事。○五月

劉瑒卒。綱秋，七月，河南北淮南大水。起山東，而唐遂以亡，變不虛生，信哉。冬，十月，以

于延陵爲建州刺史。目延陵入謝，上曰：「建州，今福建建去京師幾何？」對曰：

「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

消一局棋，一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

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

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

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

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

每藥以敗者六七

里著前萬

長日惟消一局棋，一安能理人

棋宗重之

背疽發於  
宗實

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

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

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

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殿奏事，未

嘗不汗沾衣也。」**綱**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

頗易得，人思傲驕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傲倖者

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尋拜相。

**綱**己卯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逆王權即位。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

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

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祝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

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今江蘇揚州府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

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

入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爲太子。

小太宗

權句構當軍國政事更名灌。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宣宗年號之政，訖

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李玄伯等伏誅。綱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

平章事。

懿宗皇帝名灌，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歲而崩。帝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

綱庚辰，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治浙江紹興府。賊裘甫作亂。目初，裘甫攻

陷象山今浙江前波府象山县。，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今剡縣。縣，今剡縣。開府

庫募壯士，眾至數萬人。綱葬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仲山內。。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

諸道兵討裘甫，破之。綱夏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綱諸將還越今紹興府。，式

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耕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

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武命諸將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何也？」

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

王式論

王式平

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

或謂為烽燧，以訛賊，式大而不可。○烽，遂見四四卷第六節，音兒去聲，候伺也。

何也？」

式曰：「烽燧，所以趣促救兵也。」

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

亂會耳。」

「使燧卒為候騎，而少給兵，

式選性卒，使乘健馬，小給之兵，以爲候騎，蒙怪之不敢勇。

何也？」式曰：「彼勇卒

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之請也。

綱夏侯孜罷，以畢誠同平章事。

綱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棕同平事。

綱壬午，三年，春，正月，蔣仲罷。○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秋，七月，以夏侯孜同

平章事。

綱癸未，四年，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

誠以同列多徇私，不立，稱疾，辭立。

綱五月，以楊少同平章

事。○杜審權罷。○六月，杜棕罷，以曹確同平章事。○秋，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

使。目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

復改。」左拾遺劉蛻

退

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

置戒壇  
度僧尼



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綱冬，十月，以令狐滈豪上為

詹事司直。目初，以令狐滈為左拾遺，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謂專父兄之權。無子弟

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絢用李涿為安南今安南國治交州府。致

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等賄，陷父於惡，絢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

故有是命。

綱甲申，五年，春，三月，彗星出，目彗出於婁宿，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

含譽，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從之。綱夏，四月，以蕭寘置同

平章事。○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

綱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見五三觀察使。宦官多聞治福建福人，宣猷

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見五二遣使分祭其先塋，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

之敕使墓戶。綱三月，蕭寘卒。○夏，四月，以高璩璩同平章事。○六月，高璩卒。以

徐商同平章事。

綱丙戌，七年，冬，十月，楊收罷。

命狐滈  
白衣宰

瑞星為

敕使墓

綱丁亥，八年，秋，七月。以于琮同平章事。

綱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勳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州。徐州，

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

州，不克。初，南詔陷安南。通三年，南詔陷安南，詔見上卷第六，安南見上。勅徐今江南泗今江蘇募兵二千赴

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今廣西桂林府。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勸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

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叛官龐勛為主。

劫庫兵北還，所過擄掠。州縣不能禦，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諭以

救意，道路相望。勛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

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并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

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遂於遞遞中，申狀，乞停尹勸等職任。彥曾

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復命宿今安徽宿州泗州出兵邀之。密至任山，頓

兵不進，欲待賊入館，乃擊之。賊兄去聲，刺探也。調○刺音賊。知之，夜遁。官軍引退，賊至符離

桑維翰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在宿州賊遂攻城陷之賊知彭城開徐無備還趣彭城

彥曾始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勣等

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詔以將軍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

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討之承訓奏乞沙陀西突厥苗裔本號朱邪其地有大磧名沙陀後因以少陀為號以朱

陸三部落使朱邪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勣以李回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

吳迴代攻晝夜不息十二月賊陷都梁城故城在泗州府據淮口淮水之漕驛路絕

承訓軍新興兵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今河南勣乃遣其將攻陷滁除州

今江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利州今江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

糧盡辛讜生章之孫以浙西治浙江軍至楚州今河南賊水陸布兵讜斷同淮流讜募

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鏗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

其勢猛銳胃避之遂得入城

綱己丑十年春二月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在河南綱夏四月龐

勣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彭綱馬舉收泗州殺賊將王弘

廉承訓  
赤心邪認  
隨

辛讜  
泗水

朱赤  
心腹  
名李  
國昌

鄭  
政  
章

立泗州圍解。○六月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綱**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

降引兵進平徐州。龐勛死，賊謀塞皆殺其守將而降。**綱**冬十月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康承訓

為河東。見上。泗州刺史，完守備。以待賊，并開攻之不免。為義成。見上。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

軍。治山西大。府。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為亳州。今鳳陽府。刺史。

**綱**庚寅十一年春正月貶康承訓為恩州。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司馬。路者保衡之言，承訓討龐勛時，

貶之。**綱**三月曹確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保衡始為右拾遺，尚同昌公主，是年八月公主薨，

餘人擊，宰杜景瞻與京兆尹溫，力諫，上大怒，吐之。**綱**秋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州司馬。**綱**劉瞻

罷為荆南。見上。節度使溫璋貶振州。今廣東，瓊州府。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

惜」仰藥。仰首而斃。藥也。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

貶康州。今肇慶府。德慶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己有却

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今廣西梧州府。

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見上。去長安萬里再

貶之。**綱**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綱**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軍名，治山西太原府代州。節

度使

**綱**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出鎮西川，今四川成都府。**綱**五月上，幸安國寺。賜沈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綱**

以劉鄩同平章事。

**綱**壬辰，十二年，春，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綱**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見上

觀察使。**綱**初，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怒其不授，乃

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綱**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書法見五卷八。**目**上遣敕使詣法

門寺。見前。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羣晏駕。」見十卷。者上曰：「朕

死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綱**六月，王鐸罷。**綱**秋，七

月，帝崩。晉王儼即位。**目**上疾大漸。病甚也，問書。顯帝突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

王儼為皇太子。權旬，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綱**八

月，關東河南大水。**綱**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今廣西，平樂府。見前。刺史，尋賜死。**綱**冬，十月，以

蕭倣同平章事。○十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卷五九

唐紀

僖宗皇帝

獻，懿宗少子，爲宦官所立，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歲，而崩。○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怨盜起，不可復支矣。

綱甲午，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賜路巖死。○二月，葬簡

陵。

在西安府富平縣紫金山。

綱趙隱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同平章事，秋，

八月，卒。目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

東西街也。

人率錢顧百

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

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爲鄴鳩

見十一卷一。

之也。綱以崔彥昭同平章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十一月，濮州

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人，王仙芝作亂。

目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

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

綱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爲中尉。目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

宦者

王仙芝  
作亂

阿父

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

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

了由其所立故其未疏子孫至於如此夫風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若僖宗者又可貴焉

蕭傲卒○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渠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衆

應之見上目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曹州冤句今山東兗州曹州界內人黃巢善

騎射喜任俠見十三卷九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

之攻掠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渠秋七月大蝗目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

賀渠冬十二月以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目王仙芝寇沂州見五三卷六平盧渠名治

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

渠丙申三年春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渠夏六月雄州故城在陝西商夏衛故雲州城西南

地震裂水涌出渠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渠詔忠武

軍名治河首開討府許州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

黃巢應王仙芝

大娘

李克用  
起蔚州  
據大同

綱丁酉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今河內府德府，屬牙感於宋州，將軍張自異，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謀西去。綱黃巢陷鄆州見五六綱秋七月王仙

芝黃巢圍宋州今河內府德府，屬牙感於宋州，將軍張自異，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謀西去。綱戊戌五年春正月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山州今河南，汝詔以為

招討使張自勉副之綱大同軍見上卷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綱

振武見上卷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見上卷副兵馬使成恕蔚州今大同府

時河南盜賊蜂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

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

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貫諸軍若輔以舉事代見上卷北不

足平也」眾以為然會代北荐賤饑也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

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

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文

楚繫獄克用帥其眾趣趨雲州在大同行收兵眾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

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

使



李國昌 不愛一 國家負

曾元 平王 芝國 李國 拒命

宰相每 出形 盈路

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

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去聲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綱**二月，曾元

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今津廣，黃州府黃梅縣。斬之。**綱**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俱見上。掠

宋。見上。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綱**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綱**朝廷以克

用據雲中。即雲州。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

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軍名，故址在大同府朔州南。及岢嵐軍。見

一卷第四。**綱**五月，鄭畋、盧攜罷。**綱**以豆盧瑑瑑，盧姓。、琢瑑，崔姓。、崔沆沆，崔姓。、同平章事。**綱**時宰相有

好施者，常以囊貯錢自隨，行施旬也。蓋乙乙。者每出，檻樓亦作監縲。盈路，有朝士以

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

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綱**六月，以高

駢駢，今浙江，杭州府鎮海。為鎮海節度使。**綱**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今浙江，杭州府鎮海。朝廷以西川治四川成都府。

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今名，治山火定州府，東平州。有威名，仙芝黨多鄣見上。人，乃徙駢鎮浙西。

**綱**秋七月，黃巢寇宣州。今江南甯國府。入浙東。治浙江紹興府。**綱**九月，李蔚罷，以鄭從讜同平章

吳越王  
錢鏐

李謙忠

徐雲虔  
諱南詔

事。○冬，十二月，黃巢陷福州。

今福建福州府。

○曹師雄寇掠二浙。

浙西浙東。

○王仙芝餘黨曹

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

在杭州府，臨安縣治南山之東峯，有石徑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鏡。

都將董昌等將兵討

之。臨安人錢鏐，流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己亥，六年，春，正月，高駉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

趨廣南。

○嶺南

西道

治邕州，今廣西南寧府。

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

○初，辛讜遣賈宏等使南詔。

見上卷第九。

相

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痺。

○諫冷淫病。

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

相繼物故，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

○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

今雲南雲南府。

城，驃信

猶漢言侍也。

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牒也。」欲使驃信稱臣，奉表

移文也。

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

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

見前南詔。

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

欲修舊好。

去聲。

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

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

川二黑漆板，夾繫文書，刻字於

李迢腕  
不可斷表

高駢良  
策

侯昌業  
死諫

上，謂之木夾。

遺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綱**夏四月，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綱**秋七月，黃巢陷廣州。

**綱**黃巢上表求廣州。今廣州府。節度使朝廷不許，巢遂發攻廣州。

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瑒將兵五千於郴州。今湖南郴州。守險留後

王重仕將兵八千於循。今廣東興寧府。潮。今廣東潮陽府。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見三九。趣

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救王鐸，以兵三萬守梧。今廣西梧州府。昭。今廣西昭平府。桂。今廣西桂林府。永。今廣西永福縣。

**州府**。四州之險，不許。**綱**致堂胡氏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

**綱**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治廣陵，今江蘇揚州府。節度使。**綱**黃巢陷潭州。**綱**巢士卒罹瘴

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水而下，抵潭州。

今湖南潭州府。攻陷之。**綱**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綱**庚子，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李國昌父。寇忻代。今山西太原府。逼晉陽。即太原府。

**綱**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僖宗一節，謂昌業，以口舌亂朝，而拾遺補。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

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牧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

死諫。

魏廷狀

李國昌  
李克用  
亡達驍

傳宗走  
藥元

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捕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見三一

雞見十三卷第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

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謂不收取而上笑而已綱三月以

高駘為諸道行營都統綱夏六月黃巢陷宣州見上綱秋七月黃巢渡江綱李

可舉唐龍節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胡節度使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

走達捷與韃韃搭韃之別部見四黃巢渡淮綱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今河南綱十一月黃巢入潼關在陝西西女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盧攜目殺

目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

相攜仰藥仰首而飲死綱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唐世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

目鳳翔今陝西鳳博野今直隸保定援其至渭橋見上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

為巢鄉向導以趨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見五七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

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上趨駱谷見二八鳳翔節

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迓巨寇且幸興元今陝西漢中府徵

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晁曰：「道路梗澀，韻本。」奏報難通，請

得便宜從事。」許之。**綱**黃巢僭號**目**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願遂入宮，自

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以其將尙讓為太尉，巢將**颺山**，今江口，徐州，颺山縣。朱溫屯東渭

橋，見五四卷，二中渭橋。溫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今徐州蕭縣。劉崇家崇數，勅答辱之。崇母獨

憐之，戒家人曰：「朱二非常人，汝曹善遇之。」**綱**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

討賊，**綱**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綱**義成，治直隸。大名府，晉縣。節度使王處存

舉兵入援，**綱**黃巢遣朱溫攻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遂入

援

**綱**辛丑，中祜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目**西川，治四川成都府。節度使陳敬瑄，宣遣兵奉迎，

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綱**以蕭遘同平章事，**綱**以樂朋龜為翰林學

士，**目**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見三三。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捨遺樂朋龜，謁田

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兵部郎中張溶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

貴飲酒，溶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

黃巢號 大齊 後梁 祖 朱全忠 朱三非 常人 鄭畋首 倡大義 王處存 入援 王重榮 入援

張  
清  
酒

李友金  
召克  
用

高駢  
東塘  
屯

殺孟昭  
圖

張郎中清濁異流，言蒙不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料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

可。一溶，可懼無所容。**綱**二月，以王澤同平章事。**綱**加高駢東面都統。**目**上遣使

趣駢討黃巢，泊路相望，駢終不出兵。**綱**二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綱**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目**沙陀見上一又李友金入援，至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刺史

翟穰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見上本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

雜胡，穰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李國用勇略

過人，為眾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蹙響應，賊不足平

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韜見上諸部萬人

赴之。**綱**鄭畋傳檄初○徵兵之書天下，合兵討賊。**綱**夏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目**有雙雉，集廣陵。見上三淮南。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

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搜○船之總名。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

為阻，竟不發。**綱**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秋七月，以韋昭度

同平章事。**綱**殺左拾遺孟昭圖。**目**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

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見上卷第七之天下；

天子者，九洲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

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疏入，令

牧屏丙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今四川嘉州。司戶遣人沉去於巖，頤津在四川眉州，東嶼山下。聞

者氣塞綱。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晉惠之篇，書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大異也。於是而書交流如織，大如杯椀，亂亡之徵大抵矣。

音 首患見三。十卷六。綱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自壽州今江南，縣陽府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

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今河南，汝有衆萬餘人。蔡州即汝刺史秦宗

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今汝。縣佐王潮及弟審邦，審邦皆以材氣知名。緒以

潮爲軍正，信用之。綱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自駢與鎮海節度見上。使周寶俱出

神策軍。見上。駢以兄事實及封壤相隣，數爭細故，遂有隙。駢留東塘百餘日，詔

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爲後患，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讓雉集

之異耳。綱 以董昌爲杭州刺史。自高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見上。說昌曰：「觀

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見上。引兵入據杭州。見上。周寶表爲

星交流如織大如杯椀

高駢罷兵還府

出試讓

杭州刺史。冬十月裴澈罷。○鄭畋赴行在。

綱王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二月朱溫據同州。今陝西，西府同州。○

綱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綱秋九月

朱溫以華州。今西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目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

亡遂舉州降。綱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見上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綱十一

月李克用將沙陀越河中。目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行監

復光曰「鴈門」。即代州見李僕射。李克驍勇有強兵素行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

與河東結隙耳。去年六月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重榮節度使鄭從讜閉城設備若以朝旨喻

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一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喻鄭

從讜。克川遂將沙陀。見上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境獨以數

百騎過晉陽。即太原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綱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

使。目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

綱癸卯三年夏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目李克用與忠武。見上將龐從

朱溫賜名全忠

楊復光許召李克用

軍

李克用收復長安



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見五二卷一日三捷，義成。見上義

武。華名，治直隸真定府定州。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詔克用同

平章事。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

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綱六月，黃巢取蔡州。見上節度使秦

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今河南患開封府，東。綱秋七月，以朱全忠爲宣武。治汴州節度使。節度使。

鄭畋罷爲太子太保。○以裴澈同平章事。

綱甲辰，四年夏四月，李克用會許。今開封府汴州。汴徐。今江南徐州。兗。今山東兗州。之軍于陳州，黃巢

退走。綱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兇用等追擊，大破之。尙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

州。綱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還，而兗非有在矣。還何？克用也。爲之，克用之兵，足以破全忠，而不救以私復怨，其猶存天子也。書，書

綱六月，尙讓敗黃巢于瑕邱，賊黨斬巢以降。目尙讓追黃巢至瑕邱。今兗州府

磁陽敗之。巢衆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感化軍節度使，時在徐州。沙陀。見上軍

奪之，并斬言以獻。綱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遣使獻之也。綱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

諭解之。綱李克用遠晉陽。見上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爲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

獨眼龍

李克用  
不

田會政  
殺曹知

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苟安也。得表大恐，但

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

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綱**（遂昌尹氏曰）前書全忠義克用，則其曲固有在矣。至是又見克用之討全忠，守討，

罪非全忠，言之，且見克用才氣之雄。是朝于是，時分別由便之各名目所出也，且謂不也，身自為者，故綱目田書詔諭解之，以見當時賊害不分之失爾。自是而後，諸鎮交攻無所稟受，唐室亦未如之何也。已，是果誰之咎哉？

**綱**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隴西今陝西臨郡王。**綱**冬十一月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

愨。目初宦者曹知愨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愨集壯士，據嶧峨山。在西安府數遣

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

惡之，矯詔使邠寧見五二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

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綱**乙巳「光啓」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權。**綱**黃巢雖平，宗權復熾。寇掠焚

剪其殘暴，又甚於巢。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詔招撫之。**綱**車駕發成都。**綱**王

緒陷汀漳二州。**綱**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見上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

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上。一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今江西九江府。洪今江西虔今江西州。

是月，陷汀。汀，今福建汀州府。漳。漳，今福建漳州府。然皆不能守也。綱三月，車駕至京師。○秦宗權僭號。

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綱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見十四卷十一條。使志禍也

自是河中屢拒，天子再辱，則令孜之罪也，書曰自兼罪之。目先是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解縣。今平陽府解州。兩池。兩池，池。皆隸鹽鐵。

「中和」位宗年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

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令孜乃徙重榮為秦寧節度。治山東兗州府。使以王處

存代之。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見上第四兵援處存赴鎮。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

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素表數上令孜十罪，令孜結邠節度使朱玫，鳳翔

見上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綱秋八月，王緒剛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回王

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

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

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

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

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兄將卒有勇略，及氣

田令孜  
自兼兩  
池榷鹽  
使王

王潮扶  
杖從軍

信宗命  
郡

掃鼠輩  
如秋葉

田令孜  
劫上如  
寶雞

質魁岸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今福建、泉州府南安縣。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篋竹

中擒緒，反縛以徇。行示。遂奉潮爲將軍，引兵圍泉州。**綱**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

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目**十月，王重榮求救

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聚結諸胡，議攻汴州。見上。報曰：「待吾

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

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

「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

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

釋冠蓋相望，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見上。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地名，在西安府朝邑縣

南。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二月，與重榮俱

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利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玫、昌符大敗。

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上如寶雞。**目**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

請上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今鳳翔府寶雞縣。時令孜

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蒲河中王晉陽李

之彊，更與之合。**綱**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即散關，在寶雞縣。**目**玫攻散

關不克，襄王燭蘓平肅宗之玄孫也，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重

榮與玫、昌符表請誅田令孜。**綱**二月，至興元。見上**綱**三月，以孔緯、杜讓能同平

章事。**綱**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燭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秋

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今漢中府沔縣。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之。**綱**八月，王潮陷

泉州。福建觀音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王緒自殺。**綱**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燭稱帝，改元。**綱**十一月，董昌取

越州。今浙江紹興府，○董昌令錢鏐取越州，昌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綱**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燭，奔河中，王重

榮殺之，傳轉去聲首行在**目**中尉楊復恭傳檄關中。京師長安也。曰：「得朱玫首者，以

靜難節度治西安府使賞之。」王行瑜戰胡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

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甯。見上節鉞乎？」遂引兵歸長安，擒玫斬之。

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執燭殺之，傳首行在。**綱**田令孜自爲西川。見上

王存璿  
斬朱璿

三 監軍。令孜自知不為長下所容故也。

綱丁未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

亮為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使綱以董昌為浙東治越州。觀察使錢鏐為杭州治杭州。刺

史綱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今廣東肇慶府。目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綱代北節度使

李國昌卒綱三月車駕至鳳翔綱夏六月以李罕之為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節度使張

全義為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尹李克用表用之也。目初東都即河南府。荐陸贄）屢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

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

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

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

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長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

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去聲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

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

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

張全義  
治河南

張公見  
佳麥良  
繭則笑

責使助之。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綱**秋九月，以張溶同平章事。

**綱**戊申，「文德」元年，春正月，以朱全忠為蔡州今河南汝四面行營都統。討秦宗

**綱**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見上留後。**綱**帝至長安。**綱**三月朔日食，既。**綱**立壽王

傑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目上疾大漸，見上卷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皇弟壽

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中尉劉季迎遣兵迎傑。上崩，遺制太弟即位。更

名敏以草昭度攝家宰。「昭宗」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

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綱**冬十月葬靖陵。在西安府**綱**十二月，蔡將申叢執秦宗權以降。

昭宗皇帝。初名敏，更名晔，懿宗第七子。僖宗崩，宦者復立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弑，壽三十八歲。○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欲救之，其安能乎。

**綱**己酉，「昭宗」皇帝「龍紀」元年，春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事。○二月，秦

宗權伏誅。**綱**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今山東，兗州王綱夏六月，以楊行密為宣

歎。見五三**綱**冬十一月，上更名晔。見四

昭宗有  
恢復前  
烈之志

綱庚戌，「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攻雲州。目克用將兵攻雲州。今山西代州府。克

其東城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見同下。李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綱

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溶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目

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見上。

第三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溶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

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溶與復恭有隙，特觀倚之。溶亦以功

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見二四。裴度。見上卷。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

是人也。」溶聞而銜也。誠○恨也。之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

之，以為不可者十六七。溶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追名，治元，見上第

三又沙陀。見上。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即河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

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溶言是

也。」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

張溶欲倚外勢以擠復恭

裴度比謝安



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儻俛從之。

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為河東見上第行營都招討制置使，孫

揆副之。**綱**昭義軍治潞州，今山西潞安府。亂，殺留後李克恭克用弟。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

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綱**六月，以朱全忠為宣武見上宣義成見節度

使。**綱**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目**張濬恐昭義遂為汴人全

忠所據，使孫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今山西平陽府。李存孝見聞之，以三百騎

伏於長子今潞安府長子縣。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韓歸範，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

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

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常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

罵不絕聲。**綱**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見五一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

潞州。**綱**李匡威攻蔚州。見上李克用養子嗣源胡人，名逢愷，為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擊走之。**綱**冬十月，

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今平陽府趙城縣。官軍潰，會張濬韓建鎮國節度使，治陝西，西安府華州。遁還。

**綱**辛亥二年春正月，孔緯張濬罷。以崔昭緯徐彥若同平章事。○貶孔緯張濬

後唐明宗

李克用板夾鋸孫揆

曹警速

昭宗以

王建監  
成節後  
誠蜀

楊行密  
據淮南  
後誠吳

柳氏  
柳禮法

遠州刺史復克用官爵。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溶繡州故城在廣西梧州府，陸川縣。司戶

目張溶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

並聽自便。華陽范氏曰：全忠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將以請

亂者，由張溶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

必危也。而曹警速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和扁醫和扁也，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扁見十卷第十。

綱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目彗星見五卷。出三台見三卷。入太微天帝南宮。長十丈餘。

批（致堂胡氏曰）：星字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帝庭也，其象著矣，其戒明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

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必雄好亂之人，各勸其芒氣，以掃王室如掃之爲矣。綱冬十月，以王建山令孜爲西川治四川成節度使。

綱王子「景福」元年，春三月，以鄭延昌同平章事。綱夏六月，楊行密擊孫儒，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

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綱癸丑二年，春正月，以柳玘見上卷爲盧州今四川刺史。目柳氏自公綽見五六卷第五，

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玘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

柳比戒子弟

楊行密不效蔡德

李茂貞後號岐復號秦

賜王行瑜鐵分

出之於外。世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慈○玉類○絲，衆皆指之。此其所

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潮取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大歷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病在泉州，刺史王滿，授以軍珍，未及而卒，都將范曄自為留後，發兵拒潮。至是潮攻福州，曄棄城走，潮入福州，自稱留後。

月楊行密克廬州。先是廬州今江西南昌府。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遣使求救

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報也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至是克而

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為效之？」致堂胡氏

曰：父母見殺，人子至痛之情也。取儔服之，怨可釋矣，儻稱其犯而誅之，然後快是白為寇也，行密於是知多道之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材，而尚有一方也。

海節度治浙江，杭州府。使。綱以韋昭度崔同平章事。綱冬十月以李茂貞為鳳翔兼

山南西道節度使。目於是茂貞盡有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即岐州。興元今陝西，漢中府，今漢中府。洋今漢中府，洋縣。隴

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十五州之地。綱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此唐王綱十一月以王

行瑜為太師，號尚文，賜鐵券。行瑜為尚父友，其勛此其也。行瑜之子見五二，卷一，鐵券。見四九卷，第九，一見五四。

敬後鄭  
作宰  
相五

老門生  
天子  
劉隱後  
漢

綱甲寅「乾寧」元年春二月以鄭綰起同平章事。目綰好詼諧多為歇後詩。

譏嘲平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綰

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綰。」吏曰「特出聖意。」綰曰「果

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綰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矣。」累讓不獲乃視事。綱夏五月鄭延昌罷。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尋罷之。

秋七月鄭綰致仕。○以徐彥若同平章事。綱八月楊復恭等伏誅。大順二年九月上復復恭等伏誅

為莊監軍。復恭懼對不肯行。稱疾致仕。十月復恭謀逆走勳元與楊守亮舉兵拒命。景福元年二月還李茂貞討之。八月取勳元復為守亮奔閩州。是年七月茂貞克閩州。八月復恭帥其黨出走。建德之獻於門下斬於獨柳。

閩音郎。○閩州今四川保寧府。獨柳地名其地獨有柳一株因名。目李茂貞獻復恭與楊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

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

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綱以劉隱為封州見上卷刺史。

綱乙卯二年春正月以陸希聲同平章事。○二月復以李谿同平章事。三月罷。

綱以劉仁恭為盧龍治直隸永平府節度使。綱崔胤罷以王搏同平章事。綱楊行密取

濠州今江南鳳陽府自行密攻濠州。拔之。掠得徐州今江南徐州。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為子。其

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

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及長，喜書善射，

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綱夏四月，陸希聲罷。

綱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治瀋陽府。使劉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綱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初，王行瑜求為尙書

令不得。以爲不可。怨朝廷。王珂、王珙、王珙爭河中，行瑜及韓建、李茂貞皆為珙

請，不能得。珙，珙，皆華榮子。珂，李克用之婿，克用表請賜珂節鉞，珙以結行瑜、茂貞、韓建，更恥之行

瑜、茂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奏稱南北司。見上卷第七。互有朋黨，隳紊朝政。

韋昭度討西川失策。初，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拒命，韋昭度，與王建討之，三年不能克，昭度竟為建所逐。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

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請除王珙河中，上許之。三帥皆還本鎮。李克用舉兵

韓建，上表請罪，上謂克用專力討行瑜。綱秋七月，以崔胤同平章事。綱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

為招討使，討之。時上避亂在西女府，寧化縣，石門鎮。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勳詣行在。

徐知誥 唐復姓 李更名

馬步軍 號楚後 三鎮犯

後唐在 宗李存

李克用爵晉王

河嶽

王審知後

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綱**崔

昭緯罷。○冬，十月，以孫屋握同平章事。**綱**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見上第六握王

行瑜伏誅。**綱**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都晉陽，今山西太原王。**綱**李克用還晉陽。淨難節度。

**綱**丙辰，三年，夏，四月，河漲。原**綱**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秋，七月

崔胤罷。○八月，以朱朴同平章事。**綱**九月，以王潮為威武軍治福建節度使。**綱**

以崔胤、崔遠同平章事。○冬，十月，以錢鏐為鎮海見上節度使。**綱**以

劉隱為清海軍名，治廣東行軍司馬。

**綱**丁巳，四年，春，正月，立德王裕為皇太子。○冬，十月，立淑妃何氏為皇后。**綱**十

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目**王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

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而命審知知軍府事。

**綱**戊午，「光化」元年，春，三月，朱全忠為宣武、宣義俱見上節度使。**綱**

以馬殷知武安留後。○秋，九月，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

**綱**己未，五年，春，正月，崔胤罷。以陸扆同平章事。**綱**秋，九月，以李茂貞為鳳翔見上

八  
彰義 治河首汝 節度使。

綱庚申三年夏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目王搏明達有

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迥。迥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

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宦官擅權

之弊。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聞之。譖搏為道弼輩外應

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己。恨之。遺 去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復

相之。貶搏崖州 今廣東瓊州府。司戶流迥弼驩州 見上卷。務脩愛州 見四五。皆賜自盡。於是胤

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綱秋九月。以徐彥若為清海 見節度使。綱崔

遠罷。以裴贄同平章事。綱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目。自宋迥弼景務修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暉 暉

等。陰相與謀立太子。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

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

如此。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

劉季述  
幽上於  
少陽院

綴過並  
地數罪

李振說  
全忠

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增等狀，請太子監國。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  
即扶上與何后同輦，見五二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見四七，畫地數卷二，  
上罪數十，乃手鎖其門，鎔鐵固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崔肖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返。止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見九卷未決。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宦豎見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極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稅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肖謀之。

綱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迎上復位，黜太子裕為德王。綱神策見上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增聞之，遣判官石晉說之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爾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孤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



孫德昭  
李德昭

三使相

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

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

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訖責，已為亂挺所斃。薛齊偓

赴井死，出而斬之。上曰：「裕幼弱，非其罪，為謂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

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以使相。唐節度使，兼平章書著，曰使相。留宿衛。時人謂之二使相。

上寵待胤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綱進朱全忠爵為東平。見上王李茂

貞為岐。見上第八王綱以韓全誨、張彥弘為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中尉樞密，綱

日問書之矣，未有如此日備也。正其備書何，惜之也。曷為惜之，於是四逆既誅，宿降離策，可以從之矣。而謀於武卒，復用宦者，其機一失，激為南北所立之勢。卒之崔胤外召朱溫，而唐遂亡矣，故備惜之。目崔胤

陸扈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扈主右軍，則諸侯不敢

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

軍主。若屬祝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於是復以宦者為中尉。

胤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

以假子繼筠云將之，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不從。綱二月，以王溥、裴樞同

兼全忠  
鎮

韓全誨  
除宦官

此機生  
應則彼機

崔胤召  
朱全忠

韓全誨  
劫帝如  
鳳翔

平章事。綱夏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議天平俱見上第九。護國治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綱李

茂貞入朝。目茂貞至京師。韓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益厚朱全忠。而與茂貞

為仇敵矣。綱六月。解崔胤鹽鐵使。特筆也。是自崔胤始懼。而召全忠矣。故特書之。目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

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上獨召翰林學士韓偓問之。對曰。今不若擇其尤

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

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

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

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胤復請盡誅宦官。宦官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韓全誨

等教禁軍。對上諷諫。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

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遣去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

迎車駕。綱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今河南開封府。自汴州。宣武節度治也。綱十一月。韓全誨等劫

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見一第七。韓建。目韓全誨等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

等勒兵劫之，請幸鳳翔。見上全忠至河中。即蒲州見上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全

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

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與后妃

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還入鳳翔。全忠議

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必為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

騎迎謁全忠，以建為忠武節度使，以兵送之。見上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

而還。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

「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

來問罪，迎扈戶○迎駕還宮。」岐王若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

乃拜表奉辭，移兵趣邠州。見上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李茂貞以

詔命徵兵河東。見上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趣晉州。見上與汴兵戰於

平陽，破之。綱以盧光啓參知機務，崔胤裴樞罷。綱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

若卒，綱彥若遺表薦劉隱，權留後。

朱全忠  
至鳳翔  
而還

李茂貞  
李克用  
明

卷六〇

唐紀

昭宗皇帝

綱王戊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同平章事綱三月汴兵圍晉陽目朱全忠還河

中見上卷遺氏支叔琮朱友甯全忠見攻河東見圍晉陽見同河李克用召諸將議走

保雲州今山西大同府李嗣昭周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

此謀搖人心。」克用乃止會大疫汴見上卷兵引還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

問於幕府見四一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霸國無貧

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如此則國不

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勛進言曰

「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

時晦見三二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無子克

用寵姬曹氏生存最幼警敏有勇略劉夫人待曹氏加厚綱以楊行密為行營

李襲吉  
對強富之

都統賜爵吳王見上卷第八綱夏四月盧光啓罷綱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見十一卷第九，中渭橋。

目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有

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綱韋貽範罷綱進錢鏐爵爲越越州，節制興府。見上卷九鎮北。王。

綱以蘇檢同平章事綱朱全忠聞鳳翔見上卷十一目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

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見上卷第十一角勝也」綱秋八月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目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以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譟故汲汲於

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

短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之上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見五卷四可言宦官諠

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人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

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去人曰「我實

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誤」貽範乃止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志草制貽

範不讓卽表謝明日視事綱冬十月韋貽範卒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

韓偓腕不可斷草制

崔胤酒進錢鏐爵爲越

吳

爲司空，同平章事。自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

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

坦爲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

令京兆見四八卷二捕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解親

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興平五一卷，崔嵬帥百

官迎謁，復以爲相。領三司如故。綱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嵬判六軍十二

衛事。目車駕入長安，崔嵬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禍終不已。

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三公所居曰省，九卿所居曰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

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

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以崔嵬兼判六軍

十二衛。見四八卷七。事批（司馬溫公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

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慙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

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鍊。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愛潤膏受之習，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

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切後天子知還過已，登置在其手，東西其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莫不握兵，唐握毛皮也。蓋其禍皆於明

大誅宦官

味醇

宦者豈無賢才

崔賁一

未全忠 王進爵梁

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宗，而唐之廟社因以邱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圍園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件，鄭衆之辭賞，召爾之直諫，曹日昇之啟忠，馬存志之洱乳，楊復光之討賊，郭遵漢之遺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威福，不擇是非，欲尊雍而禽彌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瑗錫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而國道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音 漢音，雍音雄，彌音，先上聲。〇 崔賁，宦也。巷伯卽寺人，詩小雅巷伯篇，寺人刺幽王之詩，記編衣篇，惡惡如巷伯寺人。披管獻公文公時寺人名，披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衆見二二卷，第八。呂彊見二五卷一。曹日昇，唐肅宗時，賊亂南陽甚急，日昇請與十騎冒雨入城，宣慰賊不敢逼。馬存亮唐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為變，存亮遣神策騎兵射韶。及元明皆死，樞復位僖宗時帥八都將以敗朱溫。嚴遵漢昭宗時軍容使，後隱青城山。張承業見第九。雍，草也，秋獵曰彌。袁紹見二五卷三。

二月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綱貶韓偓為濮州。見上

馬綱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綱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綱梁王全忠辭歸鎮。宣

武鎮也。見上。  
卷十一 大梁  
綱以裴樞同平章事。安全忠  
綱秋八月進王建爵為蜀。治成都府，見上。  
王綱

惟臣忠  
順弟忠

朱全忠  
迫請遜

冬十月山南東道

治平廣襄

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

今湖南

表取弟匡明為留後

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供惟匡凝兄弟委

去

輸

不絕

徽舉兵逼京畿

見上卷

目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節度使楊崇本妻於河中

私焉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

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劫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

綱十一月以獨孤損同平章事裴贄罷

綱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目初崔胤

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

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

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

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綱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

安二月至陝綱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



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

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遂墟。上至華州。今陝西，西

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

曰：「鄙語云：『紇痕入。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北紇，真，胡語，猶漢言千里，其

山冬夏和暖，故云。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今河

西府陝州。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見五一卷。夫婦委身全忠

矣。」**綱**三月，梁王全忠赴洛陽。**綱**遣諫使，以密詔告難去于四方。**目**上復遣閒

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

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綱**夏四月，上至洛陽。

**綱**更封錢鏐為吳王。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王。**綱**五月，梁王全忠還鎮。**綱**六月，李茂貞、王

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法書 茂貞，繼徽，再通京師，王建不忿王室，皆罪人也。其得書封何，全忠強盛，書拜且移。苟能有抗之者

，經戶所不也。朱全忠別不許。**綱**秋八月，全忠弑帝於椒殿。太子祝卽位。**目**帝自離長安，日憂不

測，與何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悲泣。時李茂貞等移檄鳴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

紇 千山頭凍殺雀

更封錢鏐為吳王

朱全忠 試昭宗

朱全忠  
地醫投

李克用  
最爲有  
功

昭宣不  
改元

朱全忠  
殺諸王

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

洛陽，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遣牙官吏太等百人，夜叩宮門

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弑之。立暉王祚爲皇太

子，更名祝。於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

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見二三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

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華陽范氏曰：

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饒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綱冬**十二月，以劉隱爲清海節度使。見上等

**昭宣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弑昭宗而立之，在位三年，全忠奪爲濟陰王，復弑之，壽十七歲，諡曰哀帝。

**綱乙丑**，昭宣帝天祐二年。君立踰年改元，桓也。昭宣於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也。其畏全忠甚矣。綱曰：非元年不書號。於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以表其爲新君

之初年，以正始也。**綱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目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

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在河南府**綱**葬和陵。在河南府**綱**三月

以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

今河南懷慶府河縣。

長

同平章事。目涉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

也，以為汝累。」綱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見五卷。出西北長竟天，長竟天者，彗星也。綱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其大甚也。綱一帝而唐亡。變

彗星長竟天

不虛生，信哉！終綱曰：書長竟天者，彗星也。綱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其大甚也。綱一帝而唐亡。變

哀王溥等三十餘人。目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

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

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

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辰、王溥、趙崇、王贊

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白處者，皆指以為浮薄，貶之。

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

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

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見上卷上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綱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目初，圖棄官居虞鄉。今曰此王

官谷。在平陽府臨晉縣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

清流使為濁流

李振鴟梟

司空圖野失儀

唐末推  
司空圖

柳璨  
國賊

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批**（致堂

胡氏曰）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且猶在韓愈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當蔡魯見二五卷三，伍瓊此蔡魯，伍瓊，周憲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註**，周憲見二三卷四。

**綱**冬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見上卷節度使。**綱**以梁王全忠為相

國封魏王加九錫。見上卷全忠不受。**綱**十二月朱全忠弑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

璨、張廷範。**目**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

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潛、玄暉云與璨、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為

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誅玄暉，令殷等弑太后於積善堂，斬柳璨於上東門，車

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右唐二十一帝，共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梁，唐，晉，漢，周。

###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更名晃，宋州碭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進封梁王。竟修唐祚。在位六年，為子友珪所弑，壽六十一歲。

**綱**丁卯，四年

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稱唐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管，皮，淮南，西川，凡五國，越，湖南，淮南，福建，嶺南，凡五嶽。

春正月淮南

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書曰：作亂而後亂臣。趙鞅見三四卷第。四與管陽之甲。不得以趙鞅藉口矣。

目楊渥驕侈日甚，居喪酣飲

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或單騎出遊，從者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

溫泣諫，渥怒，顥溫潛謀作亂。一日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

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爾。」因效渥所親信十餘

人之罪，曳葉下擊殺之，謂之兵諫。綱三月唐遣使奉冊寶如梁，目帝下詔禪位

於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

官備法駕詣大梁。見上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

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

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去之不寧者數日。綱夏四月盧龍見上卷節度使

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目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在直隸順天府房山縣北四面懸絕，築

館其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

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

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攻大安。虜仁恭以

張徐兵

楊凝式  
知大義

劉守光  
後魏

薛苻蘇  
貽術德  
實功德  
朱全昱  
實梁主

後梁東  
西都  
楚

二  
機  
唐室  
李克用  
館不致失

歸。因於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見上綱梁王全忠更名晁。統稱皇帝奉唐帝

為濟陰王。目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晁。即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讀冊寶已

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王與之宴。舉酒勞去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

文蔚等皆慙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

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見上卷謂曰：「朱三汝本陽山見上卷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見上卷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

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奉唐帝為濟陰今山東兗州府曹州。王遷於曹州。使甲士守之。

綱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今河南開洛陽。唐東都。今河南府曹州。可南府洛陽縣。為西都。長安。唐西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為

大安府。佑國軍。綱梁以馬殷見上五九為楚王。綱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梁王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綱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目時惟河東管見上鳳翔岐見上淮南。管見上稱天祐

西川。蜀見上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

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去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

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綱岐王李茂貞開府。目茂貞治軍寬

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綱**契

丹遣使如梁，自是歲契丹見四六耶律阿保機姓耶律名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見上晉王

與之連和，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王曰：「讎

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留之旬日，厚贈遺之。阿保機旣歸而背盟，

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綱**梁以錢鏐爲吳越王，**目**鎮海見上卷第九節度判官羅隱

說鏐舉兵討梁，謂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即鎮海越見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

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

之。**綱**梁以高季昌爲荆南治潭陽節度使，**目**依政縣名，故州在四川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

蜀過江陵即前州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

「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

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綱**梁主封其兄全昱爲廣字廣東王，**目**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陽山見上故里，三子

皆封王。**綱**梁禮部尙書蘇循等致仕，**目**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夕望爲

梁身梁終  
進士

李克用  
梁丹  
梁以錢  
羅隱說  
錢鏐討

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林甫亦鄙之言於梁主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

綱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

綱戊辰

懷，岐，淮南，稱夏入祐五年，一期平二年。○高祖王魏武成元年。○是歲西司稱元正五國在鎮。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晉王病篤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瑒掌書記盧質立其子

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又謂克寧等曰

「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存勗襲位

綱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

是謂曰

破之潞州圍解

綱李思安攻潞州

今山西潞州府。久不下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

燕州。見

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

者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

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乃大閱士卒以丁會

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以江東

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

晉實云未詳處所。下詰



李存勗 破梁夾 蔡生子當 如李亞

費誓得 列於曲 謨命語 之後

徐溫據 金陵

南唐徐 知誥

旦明日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見四十卷五。將士尙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

源分兵爲二道，填塹鐵去聲。邊城水也。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亡將士萬計。

委棄資械。山嶺。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

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此致堂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卽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設，有亡繫焉，能後從讎訓而無

避。此費誓所以衍於曲命語之後也。若李存勗之戰，君子深不取者，與是類耳。梁置夾寨，距晉限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中存勗於是席執克威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某復音費音祿。費誓周書篇名，晉有徐火爲寇，晉公帶經征之，於費地誓衆，故以費誓名篇記

安，君子美之，垂訓大矣。註會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綱**晉王歸晉陽，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

才黜貪殘，寬租稅，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綱**淮南見上張顥、徐溫弒

其節度使楊渥。李王弟，降演稱留後。溫復攻顥，殺之。降演以溫爲左右，相執押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慕僚職可求爲揚州司馬。**綱**秋，七月，淮

南將吏推楊隆演爲節度使。

**綱**己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五國互鎮。春，正月，梁遷都洛陽。**綱**淮南徐溫自領昇州刺史。

**綱**徐溫以金陵卽昇州，今江形勝，戰艦咸上聲。戰船。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

刺史，留廣陵。卽淮南以其假子元從。唐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賴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指揮使知誥爲昇

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綱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即福州見上卷第九卷武事王綱審知

儉約常躡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貴境內以安綱秋七月

梁以劉守光為燕燕國，隸盧龍軍，今直隸順天府王

綱庚年晉岐梁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解是，凡五國互頭。春二月岐見上卷王承制加楊隆演嗣吳王綱夏

四月梁宋州獻瑞麥綱梁宋州今河南陳德府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恆○碎三德

送○麥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

乞責友諒以惠王友能代之

綱辛未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七年。是歲凡五國互頭。春正月朔日食綱二月梁清海見上節度使

劉隱卒弟巖知留後綱秋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綱冬十月晉遣李承勳使于

燕綱晉王聞劉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見四卷矣」張承業請

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見上卷第九卷少尹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燕典

客欲使稱臣庭見現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乎

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綱十一月幽州即順天府見上卷參軍馮道奔晉綱劉守光

攻趙

趙于錦成德節度王景崇之好，梁初封為趙王，後梁主疑趙，貳於晉伐之。○成德軍，治鎮州，今直隸真定府。

易定。俱見五三卷第六。道以為未可，繫獄得免。

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為掌書記。綱劉守光寇易定，晉遣兵救之。

綱王中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讓。

春正月，晉師及鎮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

大敗走還。綱夏五月，梁主至洛陽。目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

下三十年，不謂太原餘孽，謂李存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

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憐人聲。○悲也。絕而復蘇。綱六月，梁主王友珪

弑其主晃而自立。目梁主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當留

守東都。見上。次郢王友珪，其母娼也，為控鶴。身四七卷一。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

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

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

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珪與統軍韓勅合

謀，以牙兵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

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萬寶，屬朱泚曰：狂賊告恨。不女萬段，見五三卷第九。友珪

朱溫被弑

老賊萬段

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氍毹之瘞。意也。於寢殿遣供奉官丁昭

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宜令友

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即

位。**綱**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為天雄見五節度使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綱**梁遣

兵擊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朱友謙降晉**綱**梁以敬翔同平章事**綱**冬十月晉王

救河中梁兵敗走。

梁主瑱太祖第三子，誅友珪，即帝位及唐兵入都至自殺而國亡。在位十年，壽二十六歲。

**綱**癸酉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自號而國亡。在位十年，壽二十六歲。廣化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

立于大梁更名瑱。友謙復歸梁。友珪遽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

太祖之壻也。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即來均王友貞密

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謂楊師厚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

辦。均王乃遣腹心說師厚曰：「嘗王篡弑，人望屬祝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

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

象先定計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

諤亦自剄均王即位於大梁更名瑊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見五五王遣使

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綱夏四月晉師逼幽州見拔平今直隸永平府營今永平府州綱

六月梁賜高季昌見上第爵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王綱冬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

及守光以歸。

**綱**甲戌首，蛟，吳，稱居天祐十一年，梁訖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璵。春正月劉仁恭劉守光伏誅綱晉王以練紉充夜反，

車去聲。○紉以繩解持之也。劉仁恭父子凱同悅歌軍勝之入於晉陽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械仁

恭至代州今太原府代州刺咸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昭宗幸福二年，時劉仁恭為幽州將攻主帥，李匡勳不克，奔河東

，李克用厚待之，乾壽元年，克用克幽州，二年克用表請仁恭為盧龍節度使，三年李茂貞犯幽，帝如華州，克用徵兵於仁

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因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河東兵大敗，

仁恭驕侈貪暴，天祐四年，為其子守光所囚。**批**遂昌尹氏曰守光死有餘孽，若仁恭所為其子所囚，併書伏誅，何哉？仁恭本幽州偏校，攻其主帥奔敗僅免，藉河東之力，遂得盧龍，既而乘輿播

越，克用召兵入援，傲然拒之。吞啜鮮境，至謂旌節自右驕侈貪暴，罪盈壘積，此固王法所必誅者，豈以其囚於子，而遂未減其罪也乎。**綱**高季昌攻蜀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不克。

**綱**秋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見二七目峽卷三上有堰水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障決之，以灌江陵見上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

李存勖  
斬劉仁恭父子

綱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

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綱**乙亥音岐，吳，稱唐入祐十二年，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分天雄見本爲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

六月晉王入魏以魏世強盛，於桂州置昭德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桂州，恐魏人不暇，遣將氏六萬濟河以膂之，四月魏人求援於晉，五月晉王引大軍東下，劉暉總魏縣，晉王引從軍與邾夾河爲誓，

**綱**秋七月梁劉邾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目劉邾以晉兵盡在

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晉實云未詳處所。西去晉人怪邾軍數日不

出遣騎覘諺，平去二聲。窺視也。之時見旗幟循堞堞，城上女垣也。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邾用兵一

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上城爾晉王曰「邾

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晉將李嗣恩倍道先

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邾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會邾諭

止之周德威聞邾西上自幽州見五四引千騎救晉陽邾知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有蓄積恣

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見五四擒其斥候見上第者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見上略邾營而過入臨清邾引軍趨貝州

**綱**軍堂邑今東昌府德縣。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於莘縣今東昌府莘縣。塹見上第而守之晉王營

開侍中  
清已據臨

劉邾一  
步百計

莘西二十里。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初，劉守光將，元行欽，高行周，及烏行周，俱降於李嗣原。驍健。從李嗣源求

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以也。

之。行周辭曰：「代州謂李嗣原。養壯士亦為大王爾。」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

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八月，梁劉鄩攻鎮定見上。營晉

擊敗之。擊鄩。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目梁德妃張氏卒，將葬。友敬使

腹心數人匿寢殿。梁主覺之，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

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巖等依勢弄權，買

官鬻獄離閒。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

事日紊，以至於亡。

綱丙子，晉，岐，梁，唐，大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蜀通正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以李愚為左拾遺。自梁主聞李愚

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

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

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

高行周不忍負

梁主任趙張以至於亡

李愚不拜衡王

張承業  
治家甚  
嚴

述律后  
知人

抗直罷。綱秋九月晉王還晉陽。目王性孝，雖經營河北，道名，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而數胡還晉

陽省曹夫人。見上。歲再二焉。綱冬十二月晉以張瓘貫為麟州刺史。目張承業

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為麟州今陝西延安府神木縣。刺

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詮改也。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

敢貪暴。綱契丹稱帝，改元曰契丹主阿保機。見上。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

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册。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當以

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

丹。阿保機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說文。述律后曰：「延

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圍？」語○養牛曰牧。養馬曰圍。宜禮用之。阿保機召

於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

各有配偶，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頃

之，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見上。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

遂復入契丹。阿保機待之益厚，至是以為相。延徽寄書於晉王曰：「非不戀英



韓延徽  
之讒

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爾！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後唐莊宗年號。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綱

晉王如魏州。

〔綱〕丁丑，晉，岐，吳，備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置南平漢，凡六國四鎮。春二月，晉新州今直隸保定州。裨將偏將也。盧

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晉王之弟。亡奔契丹。〔綱〕三月，契丹陷新州，晉師攻之不克。

〔綱〕契丹圍幽州。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目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見上。盧

文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

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

靖，猶擒頡利。見四三卷三。又第四。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

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李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

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

兵。四月，命嗣源將兵先進，寶以鎮定見上。之兵繼之。〔綱〕五月，吳徐溫時溫鎮潤州，今江蘇鎮江府。徙

治昇州。見上第六。從徐知誨，爲潤州刺史。〔綱〕秋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即清海軍，治見上第六。〔綱〕晉師擊契丹。

李嗣源  
勇於救

一李靖  
利擒頡頏

張承業  
拾晉陽

張承業  
情庫錢

張承業  
稱唐官  
終身  
七哥何  
言之

敗之幽州圍解。綱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目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

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民

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見上卷及給賜伶人見四五卷而承業斬之。王乃置

酒庫中，令其子繼及及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大王所以養戰

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為子孫

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人盡財散，

一無所成爾。」王奴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

誓為國家誅汴賊全忠。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

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解釋也。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

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承業官特進，見五一卷二。已答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

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

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銜誠○恨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閒閑○乘先言曰：

「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

張承業  
可為內  
侍師

吳徐知  
誥輔政

徐知誥  
以齊誥  
主為

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毗**（致堂胡氏曰：

張承業之志行，雖摛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管養民，吝財，軍興，不涉職也。受元廟託，不效違負也。行法不寬貴賤，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次吏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於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時晉趙高見八卷第四。石顯見十

高，石頭張，漢之禍哉。 **十一月**晉王知魏州。

**綱**戊寅晉，岐，吳，稱見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吳歲凡六國四歲。春正月，晉師掠梁漢。今山東昌鄆。連○鄆，今山東

而還。目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與計事者，皆左右

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

趙張趙徽及張淡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綱**夏六月，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綱**

秋七月，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見上行軍副使，輔政。目吳徐溫入朝於廣陵。見淮南以

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諫權潤州團練。見本事溫還金陵。見本庶政皆決於知誥，

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蠲逋布于稅，求賢才，納

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邱為謀主，先是吳有丁

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邱請蠲丁口錢，除稅悉輸穀帛，知誥

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益闢，桑拓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邱，而徐溫惡

水亭屏

鐵筋畫  
灰爲字

晉王大  
舉伐梁

之知誥夜引齊邱於水亭屏屏在左右語而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如障獨置

大爐以鐵筋同音畫灰爲字時消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用也蜀人

月晉王大舉伐梁伐義目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

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奚契丹室韋俱四九吐谷

渾見五二皆以兵會之并河東見上卷第魏博治直隸大名府之兵大閱於魏州軍於麻

家渡上寶云本梁賀瓌謝彥章屯濮州見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

挑戰見五一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

「元元見三三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

「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

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先登陷陣存審之職也」王爲大之覽響

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圍王

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始以存審之言爲忠綱冬十一月越改國號漢綱十二

月晉王與梁戰于胡柳陂坡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南漢  
胡柳陂

**綱**己卯。晉，破，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乾德元年，呂宣王馬降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漢。春三月。晉以郭崇韜為中門副使。

**目**孟知祥薦教練使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郭崇韜能治劇。極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側

錫。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知祥稱疾辭位。崇韜專典機密。**綱**夏四月。

吳王隆演建國改元。**綱**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目**吳越王鏐遣

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今江南常州府。徐溫帥諸將拒之。戰於無錫。今常州府無錫縣。吳越兵

敗。殺其將何逢。傳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

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閒使告之曰。使

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

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

故將士心附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

熟輒歛。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綱**晉王

以馮道掌書記。**綱**八月。吳與吳越連和。自是兩國休兵息民。二十餘年。**綱**冬十二月。吳團結

民兵。**目**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

徐溫遇  
將

曹筠內  
地而卒

錢鏐悲  
何逢馬

粉盤  
警枕

吳樞  
謂吳結

民兵

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以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一從之。

綱庚辰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岐，蜀，漢，楚，凡六國，吳越，荆南，荊南，幅遠凡四國。夏五月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

目王疾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

見二七 卷六。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見上第 六。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

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殂溥即

位。

綱辛巳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睿 皇馬尊，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讓。春正月晉得傳國寶目蜀主吳王屢以

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王建 也。亦嘗遺去 聲。先王書勸以自帝

一方先王語去 聲。余云「昔天子幸石門明宗乾寧二年，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犯關，李克 日限兵討三讓，王行約，李繼鵬下亂，上如石門讓。吾發

兵誅賊臣有詔申力，討 王行瑜誅之。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見上 四。禪

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

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

魏州僧  
張承業

張承業  
詣魏州

進勅勉進上帝號也。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見僧得傳國寶，至

是，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

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

餘年，為王掬均上拾招力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見上

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

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

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

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

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

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同慟。成疾，不復起。綱秋七月，晉以蘇循為節度

副使。循，故唐少卿，晉王乃悅其諛而用之。目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去年

以河中降晉。遣蘇循梁，開平元年，蘇循等，並請致仕。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

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二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

蘇循拜  
畫日筆

命循爲河東節度治河中，見上第七。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綱王午音，岐，稱唐大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七月，四真。冬十一月唐特進見上河東見上監軍使張承業卒。

書見八卷二。目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主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右後梁二主共十七年。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一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莊宗皇帝

姓李，名存勳，小字亞子，其先出於西突厥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祖赤心，討龐勛功拜振武節度，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拜河東節度，封晉王，存勳嗣立滅梁稱帝，國號唐，在位三年，為郭從謙所弑，壽三十五歲。

，為郭從謙所弑，壽三十五歲。

綱癸未

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莊宗李存勳，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凡五國四鎮。

夏四月晉王存勳稱皇帝于

魏州

見上卷第九。

國號唐

綱目於晉多予辭，此其書稱皇帝如沙陀何？惜之也。綱目予晉，以其不忘唐也。主諱之未滅，而遽自立，綱目惜之，書曰國號唐，所以殊朱邪於李氏也。不書，則疑於漢昭烈。

綱

唐以豆盧

虜復姓。

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綱閏月唐遣李嗣

源襲梁鄆州

見上卷第九。

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綱秋七月唐盧程罷。綱八月梁以段

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綱梁將康延孝奔唐

延孝何以書，志梁所以亡也。延孝奔唐而後，唐有

滅梁之志矣。凡外將必關於成敗之故而後書，是故得李祐而晉李祐見五後淮西之破決，得延孝而後宋梁之亡決，綱目每謹書之。

綱目唐王引兵屯朝城。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康

梁康延孝奔唐

康延孝  
為唐謀  
滅梁

廢帝李  
從珂

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

不為狹，兵不為少，然主既暗懦，趙張見上卷第九擅權，段凝智勇俱無，近又聞欲數道

出兵，令董璋趣太原見五十九卷九音。霍彥威寇鎮定見上卷第七。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

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

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梁東都，今河南開封府，見上卷七。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

唐主大悅。闕冬，十月，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

自殺。唐遂滅梁。目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深以為憂，召郭崇韜問之。對

曰：「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

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見上卷固保楊劉，亦作留，城名亦鎮名，在鄆州北。自以精兵與鄆州

合勢，長驅入汴，汴州即大梁。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

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軻○嗣源假子，本王氏子，

母魏氏，為源妾，故養以為子。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捷奏主，唐主喜曰：「鄆州

告捷，足壯吾氣。」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

追至中都園之，梁兵潰，自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蹶，

至○蹶遂擒之。并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

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

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

我所不爲也。」康延孝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

未知之，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並陳兼程，信宿見七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梁主

多友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

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爲用，

斬之。越二日，至曹州。今兗州府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

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

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短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

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

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見使擅

王彥章  
死節

威福，疎棄敬李敬翔，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

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升手引嗣源衣，

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詔漆朱友貞首函之，

藏於太社。綱梁段凝降唐，賜姓名李敬翔亡緣而。李振趙巖、本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綱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綱唐以郭崇韜守侍中，綱梁河南尹

見四八張宗奭即唐河南尹，張全義，梁入朝于唐。自宗奭來朝，復名全義。唐主欲發梁太

祖墓，斲棺焚屍。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

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鏹產其闕室，削封樹而已。致

堂胡氏曰：朱全忠并弑二主，毀唐宗社，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列數其罪，誣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屍而斃

宗，聽其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綱唐加李嗣源中書令。綱楚王殷馬殷見上遣使入貢于唐。綱吳王楊溥

遣使如唐。綱吳貶鍾泰章為饒州刺史。目吳人有告壽州今江南鳳陽團練使鍾

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見上卷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為饒州今江西饒刺史。徐溫召

至金陵見同。使陳彥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

張全義  
諫發朱  
溫墓

鍾泰章  
對詰不

優名李天下

郭崇韜不拒賂遺

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軍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

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綱**慧星見五卷。見藝出典鬼長丈餘，蜀亡之兆。**綱**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即上爲秦甯節度使。**綱**紹欽因伶人見上卷景進納貨於宮掖，

掖宮旁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附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

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以手擊之也。

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尙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

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疾，莫敢出氣。**綱**唐以趙光胤、韋說同平章事，

豆盧革判租庸見四二。兼鹽鐵轉運使。**綱**唐荆南見上卷節度使高季興本名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

入朝。**綱**十二月，唐遷都洛陽今河南河南。自從張全義之請也。

**綱**甲申七月丙午二年，○是歲岐春正月，岐見五九王茂貞李茂貞遣使入貢于唐。**綱**二月，唐

主祀南郊，大赦。**綱**郭崇韜頗受饋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

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

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民○錢也。

分財賦  
府為內外

時改號  
泰

渤海改  
封南平

唐主不  
失手搏  
之約

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賦財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

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中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恣及是，乏勞去聲軍錢。

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

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舊晉都今山西太原府自有儲積，可今租庸見上輦連上取。」於是軍

士皆不滿意，始怨恨有離心矣。**綱**唐以李茂貞為秦見五九王。**綱**唐立夫人劉氏

為后。**目**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有推抑。宦

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

人在，太后曹氏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

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

共奏請立之。**綱**（致堂胡氏曰）崇韜希宗私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女反崇韜希宗私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女反以自族，嗚呼？豈不足為持轡迷邦者之戒哉。**綱**二月，唐封

高季興為南平今江廣在九王。**綱**唐以李存賢為盧龍節度平府使。**目**初，唐主嘗

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

至是以存賢鎮幽州今直隸順天府。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謂言已出，而反有之也。高季興不食言。**綱**

夏四月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唐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還言：「王衍童上駿。荒縱，不親政務，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見十三可翹也。足

而待也。」唐主然之。綱唐秦王李茂貞卒，遺本以其子繼事，權知軍府事。綱五月，唐以李繼贍為鳳

翔見上卷第五。節度使。綱秋，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見上使。目謙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

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綱冬，十二月契丹見上卷第八。寇蔚州見五九。唐遣李

### 嗣源禦之

綱乙酉，後唐同光三年。蜀咸康九年。漢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春，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治直隸真使。綱三

月，唐黜李從珂為突騎指揮使。目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譏，

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見上卷表從珂為北京後唐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內牙同指

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在陝西玄

綱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目唐主哀毀五日，方食。綱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

貫。目貫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官請托一不報，

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官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

綱李從

綱羅貫



郭崇韜諫殺羅

莊宗不能充其類

官共毀之。唐主怒未發，會往視坤陵。曹太后道甯上聲。尼涼也。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

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

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

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不聽。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寃之。○

致堂胡氏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貫子曰：勸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多也，現為官詣數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

○齊也。九月，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唐主與宰相議伐蜀，以繼

岌莊宗子充西川見上卷。行營都統郭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

高季興充招討使，李繼岌充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丑殺、張筠丑、毛璋、董璋、李嚴

皆為列將，將兵六萬伐蜀。工部尚書任圜聞、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冬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倍道而進，蜀王承捷

以鳳今陝西漢中府鳳縣。興今漢中府沔縣。文今陝西鞏昌府文縣。扶今陝西慶陽府涇州。四州印節，迎降。崇韜曰：「平蜀必矣，

蜀主命王宗弼守利州。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李紹琛晝夜兼行，趣趨利州。繼岌至興州，

蜀諸城鎮皆望風款附。高季興常欲取三峽。見二七卷。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

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今湖廣都司施州衛。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

舟斫斫也之會風大起，舟絙其於鎖，不能進退。季興輕舟遁去。崇韜遺去王宗弼

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城歸成都。蜀都今四川成都府。李紹琛進至綿州。今成都府綿州。蜀斷綿江。在成都府漢州。

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與李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

人，遂入鹿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據漢州。宗弼遣使勞去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

吾即降。」嚴馳入成都。蜀主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降書，以迎繼岌。崇韜繼岌

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出降。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

七十日。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

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見上卷第六。主王審

知卒。子延翰立。綱唐以孟知祥為西川見節度使。綱閏月，唐遣宦者馬彥珪使

蜀軍。目郭崇韜素疾宦者，宦官皆切齒。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

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

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曰：「近聞郭廷誨崇韜子，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諸將皆

後蜀孟知祥

楚鑄鉛錢

討鄴兵 劫李嗣

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延嗣歸，具

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請早救繼岌，唐主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彥珪

說稅劉后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綱**楚見上鑄鉛鐵錢。

**綱**丙戌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以越寶正元年。是歲竄亡，閩建國，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目**魏王

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李從襲等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

之召，從韜計事，從者李環，搗職，瓜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綱**二月，唐鄴都

後唐初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去年改為鄴都，今直隸大名府。亂李趙在禮為帥。皇甫暉，趙進為指揮使，縱兵大掠。遣李紹榮招諭之。**綱**唐李紹榮攻

鄴都不克。○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綱**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目**李

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詰也且明日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

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見

四卷成也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眾，我輩初無叛心，但畏

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見上二。令公李帝河北，即鄴都河北嗣源涕

泣諭之，不從，遂拔白刃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

會趙在禮帥諸校，逆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

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

聽嗣源，紹真出城宿魏縣。今大名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歐陽公修五代史，於莊宗本紀

綱目待  
源甚

，書李嗣源反。自以為得春秋之法。今綱目於源之事待之甚恕，是時倡亂者，張破敗，既不書其姓名。止書討鄭兵，劫

嗣源入都，言兵，則罪均於表，而源之責為輕，言劫，則非嗣源本意，而曰於表兵之所劫持，又不以軍禮為文，而繼書

源奔杜於下。則見其棄衆獨奔之意，皆所以推原本心，以恕待之耳。源亦何以得此於綱目哉。夫以莊宗失道，當信

令官殺賊無辜，軍民怨叛，嗣源入，目不知書，非有篡弒之心，爭帝之意，偶為兵所劫，既趣魏縣。衆不滿百，又試

東身詣闕，復為李紹榮所絕，迫於逃死。進退維谷，因而乘軍帥之。則雖赴火然後入汴之行，始不可過，以理言之，

固可貴以不能死節之義，若此以之逆誅之。彼亦有詞於我矣。綱目朱孔范，討賊子，棄子不恕。而乃書去知此，是豈私於

源得國，而綱目恕之者，原其情也。一輕一重之間，而綱目之情見矣，春秋之法明矣，尚何疑於歐陽氏之說哉。音趙

見四卷第六。綱唐李嗣源奔相州。目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

城南。嗣源遣人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疑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嗣源

在魏縣，衆不滿百。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歸之，自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

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

安重誨  
諫李嗣  
源歸藩

誅心原  
情

綱鑑易知錄

卷六一

唐紀

莊宗

一一

相州。今河內彰德府。

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

天子，庶可自明。」

嗣源曰：「善。」南趣

相州。

後晉高祖石敬瑭

伶人祗莊宗

千匹，始能成軍。綱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目李紹榮退保衛州。今河南衛輝府。奏李嗣

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

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見九卷第十。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

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見上。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

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

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吸。會兵，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今真定府，見上三威德節度。

與虞候將王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

為殿。顧去聲。軍勢大盛。李紹榮至洛陽，勸唐主幸關東，招撫唐主從之。綱唐主如

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目唐主發洛陽，知汴州。即大梁。孔循遣使迎唐主，

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侍之。」嗣源入大梁，唐主至萬勝鎮。詳實云。夫詳處所。

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唐

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曉入洛城。綱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

源入洛陽。目四月朔，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

李嗣源  
不改號

變，帥衛兵擊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俄而唐主為

流失所中，須臾遂殂，左右皆散，鷹坊人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是日，李嗣源

至罌子谷，晉寶上，未詳處所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

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

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嗣源不許。綱唐李嗣源監國，百官三

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綱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為副使。○唐張

居翰罷，以孔循為樞密使。○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綱唐主嗣源立。書郭從謙，試其主，

然後書嗣源入洛陽，書魏王繼岌自殺，然後書嗣源立，皆順辭也，綱曰於嗣源多恕辭。目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

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故稱唐，今

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李嗣獻祖以吾宗

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李克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

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

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見二三，卷三。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

綱于極  
前即位

對百官轉

王延翰  
稱閩王  
還文進  
歸唐

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衆從

之監國服斬衰於極前即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胡氏曰) 李琪之言是也。然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尙有大於此者乎。 綱唐以鄭珣 任 同平章事 綱唐

初令百官轉對目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五日一轉

對令典也。書之美之。 綱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目唐王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

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請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

明殿學士以道鳳爲之 綱秋七月契丹阿保機 見上卷 死 綱九月契丹德光立目

契丹述律后 見同 愛中 仲 子德光 長子名 故立之 綱冬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 綱契

丹盧龍節度 見上 使盧文進奔唐目文進 見上卷 爲契丹守平州 即永平 唐主遣人說

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衆十萬歸唐 綱十二

月閩王延稟 香知燕 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明宗皇帝 胡人，名暹，結繼，爲李克用養子，更名暹源，昇宗

綱丁亥 後唐成二年，○乾貞元年。○是歲後唐，漢， 春正月唐主更名亶目初唐主詔朕

二名不連稱者勿避

嶺協識字甚少

馮道與物無競

棄蘇合而取蝘

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綱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目安重誨以孔

循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珣，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

珣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他日議於唐

主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旣以不學

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輩審之，吾在河

東。見上卷時見馮書記。見上卷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旣退，循不揖，拂衣

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圜曰：「令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

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蝘蝘之轉也。」蘇合出西域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

合香味甘溫無毒。主辟惡，殺鬼，殺物，溫瘧，蠱毒，癩瘡，去三蟲，殺蠱。蝘音閑，孫音

黑甲蟲，一名蝘蜋，一名弄丸，能以上包囊禱成丸，莊子以蝘蜋而笑蘇合。循與重誨日短琪

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綱唐主以其子從厚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綱

二月，唐主以堦石敬瑭。尙承節公王。爲六軍諸衛副使。綱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綱夏

五月，唐任圜罷。綱唐以馬殷。見上爲楚國主。目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姚

彥章許德勳爲丞相。綱冬十月，吳丞相徐溫卒。○唐以石敬瑭爲侍衛親軍都



悟主聽言交美趙風快

有年

收糶稅

南平高從誨

再書有

馮道因事納諫

指揮使。綱十一月，吳王楊溥見上稱帝。綱十二月，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

趙鳳於是可謂善悟才矣，明宗於是可謂能聽言矣。書交美之。目初，晉陽見上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

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

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

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綱有年。

綱戊子，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三月，唐以孔循為東都即洛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綱秋七月，唐收糶糶本稅。綱八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綱冬十一月，荆南見上節

度使高季興卒。目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綱己丑，唐天成四年。○吳大和元年。○是歲四國二鎮。春三月，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夏四

月，唐以趙鳳同平章事。○秋七月，唐以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綱有年。目唐主

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見上卷奉使中

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歷井陘，利。○今真定府井陘縣。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

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

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

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

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山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

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綱**庚寅月天興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爲后

**綱**秋八月唐以張延朗爲三司使三司之名自七古

**綱**唐立子從榮爲秦王從厚爲宋王○九月唐以范延光爲樞密

使綱冬十一月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目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

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雉數○楚辭王逸注有菜曰羹有菜無菜也齊音濟平聲醬屬也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見二九居喪食蒸豚何

代無賢」

**綱**辛卯唐長興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唐以安重誨爲護國節度治山西平陽府蒲州使綱吳以宋齊

邱爲右僕射致仕目吳徐知誥欲以宋齊邱見上卷第九爲相齊邱自以資望素淺欲

以退讓爲高謁歸謁告歸休。猶言請假洪州今江西南昌府葬父因入太華山在江南池州府應天寺啓求隱

居。吳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山入敦諭，齊邱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綱**唐以李愚同平章事。**綱**夏四月，唐殺其太子師致仕安重誨。**綱**秋九月，唐敕

解縱五坊。見五五。卷六。鷹隼，辛上聲。○集解。鷹，急疾之鳥也。**目**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

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李克用。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

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綱**冬，

十一月，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為司徒、輔政。**目**知誥表請歸老

金陵。見上。第六。江府。以知誥為鎮海。江府。寧國。今江南。節度使，鎮金陵。總祿朝政。以其子

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吳都，今江。輔政。以王令謀

、宋齊邱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內樞密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於

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議時事。

**綱**壬辰。長興三年。是歲凡四國三讓。春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才長之何？讓也。然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持書初。

致堂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純德方教化，不意五季之行。夷狄之人，而無斯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

為正，俾部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綱**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鏐寢疾。

刻九經  
版印賣

徐知誥  
作禮賢  
院

吳徐知  
誥鎮金  
陵

錢鑿屬  
元瓌

徐知誥  
廣金陵

五不足  
懼

六深可  
畏

明宗戒  
秦王喜  
為詩

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

也。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

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更名元瓌。

綱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嗣。綱唐以李從珂

為鳳翔節度使。綱吳徐知誥廣金陵城。綱九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

論事，唐主優詔答之。綱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

不調，不足懼三辰也。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食苗

根蟲，食苗節。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

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

而勿問。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唐主優詔獎之。綱冬十一月，唐以石敬

瑭為河東節度使。綱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第六與相

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

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又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

鷹視輕佻撰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

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故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

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治管陽今山西太原府帥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皆曰「今帥臣可

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樞密直學士李嵩樞以為非石太尉不可遂以敬

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規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遠

帑備藏委瓌

**綱**癸巳唐長興四年○閏主十延鈞龍啓元年○皇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閏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唐以孟知祥

為蜀王○三月唐立子從珂為睿王從益為許王**綱**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

營宮城，學將選也，斥徐知誥何？誅意也，知誥欲王金陵決矣。**目**宋齊邱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

陵**綱**秋七月唐以錢元瓘為吳王○冬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綱**唐主亶殂**目**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

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數屢豐

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目**（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靡多，過舉亦不吝。求於漢唐之間，蓋也。後主也。其尤足厚者，与

後漢高  
顯劉知

後蜀

徐知誥  
欲王金

每夕焚  
香祝天

天人交感不可輕

無聲色，外遊遊，不仕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獄，若輔相符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後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而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綱十二月，唐主從

厚立。目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凡三十六日也。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即召學士讀貞觀唐太宗年號。政要，太宗

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

堪憂。」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

可坐而俟也。」

閔帝。從中，明宗第三子，在位四月，為李從珂所弒。

綱甲午，唐閔帝，從應順九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見上

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璠為吳越王。綱蜀主孟知祥稱帝。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唐以

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

兵討之，官軍降潰。會○羽林指揮使，相思博等，降統軍西都留守，王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綱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

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目從珂至長安，唐主以

留守劉遂雍迎謁，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欲自迎潞王，

以大位讓之，樞密使朱弘昭馮質大懼，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

李從珂舉兵鳳

康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

勞去聲之。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請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

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耶？」洪實曰：「公自欲反，乃

請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益憤，綱唐露

王從珂至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諸將及康義誠皆降。綱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

於衛州，殺其從騎。目初，唐主密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以五十

騎出門，謂曰：「朕且幸魏州。」見上馮道入朝，及端門，聞變，乃歸至

天宮寺，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見上第文書，宜速具草。」導曰：

「濫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

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李愚曰：

「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

州。見上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康義誠叛去，俯首長歎數四。

敬瑭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

事當務實 擢髮不 足數

遂趣洛陽避（遂昌尹氏曰）

書唐主出奔，而不言其所往，則是逃竄奔逸，茫無所之也。石敬瑭國之  
懿親，據大鎮，擁強兵，聞難入朝，幸而相遇，正當協力扶持，庶幾或有

可濟之理，既不能然，乃反殺其從驗，是猶奪餓者之食，而引繩以維絕之耳，直  
書於冊，然則非特從珂之，敬瑭亦反矣。李胤一至於此，可勝歎哉！可勝誅哉！

**綱**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

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目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

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

見上章

勸哭，自陳詣闕之由。明日，太后下令廢少

帝為鄂。

見五九

王以辟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於樞

前。綱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子義也，令詢之死，非有不得已者，直以大

義自甚而已。如真而死，從容其矣，故特書死之。

目衛州刺史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

介官舍也。

唐主從珂遣弘贄

之子繼往酖。

見十一

之，閔帝不飲，繼縊殺之。

意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今河內彰德府磁州刺

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

縊也

死。綱唐康義誠伏誅，夷其

族。○五月，唐以韓昭胤為樞密使，劉延朗為副使。綱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

節度使。綱唐以馮道為匡國節度。

治陝西西安府同州。

使范延光為樞密使。綱秋，七月，唐

以盧文紀姚顛以同平章事。目唐主欲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

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實其名於

宋令詢  
以大義  
自裁



琉璃瓶 著挾相

琉璃卷末。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綱蜀主知祥殂，子昶唱

立綱八月，唐詔蜀通布平。租三百三十八萬。綱冬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景

通還金陵。七、留景遷江都上。輔政。

廢帝名從珙，明宗養子，本姓王氏，封嘉王，廢帝而自立，在之二年。石敢唐以兵入各陽，遂自焚死，壽四十五歲。

綱乙未見泰泰二年。○吳天祐元年。○閩水祐元年。○是歲凡五國鎮。冬十月，閔李傲弑其主璠，而立福王繼鵬，更名

昶。綱荆南梁震退居七洲退居何？未詳也，當成高氏之業。而不肯為之臣，所謂高矣，終日不肯致仕，其退居，所以成其高也。終綱日書退居者一而已。目井

南節度使高從誨見上第六。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見上卷第五。以兄事之。楚王

希範見上第七。好奢靡，遊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

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

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

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去聲，以經史自娛魚。省刑薄賦，境內以安。」

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祝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

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六之築室於土洲，震被鶴筆。○擊

荆南梁 震退居 七洲

披鏡鑒 刑書隱 牛士誇黃

鷩羽也，作衣以象之，名曰鷩翬。

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自是悉以

政事屬孫光憲。綱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具詳一卷八。綱十二月，唐以馮

道爲司空，目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

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至。

綱丙申，唐唐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唐唐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春，正月，唐主呂琦爲御史中丞。目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見同上第唐主醉曰：「何不

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

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端明殿學士李崧謂同僚呂琦曰：「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

必結契丹。見上第爲援，若與契丹利親，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猶強

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

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

求尙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自是羣臣不敢復

見呂琦先

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綱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

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目初石敬瑭欲嘗也。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

解兵柄移他鎮唐主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李崧呂琦

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羣臣各為身謀

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且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

曰「卿言殊豁吾意即命學士草制徙敬瑭鎮天平。制出兩班相顧失色

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

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安能束手死於道路」判官趙整勸敬瑭

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

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

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則以河東復授公此

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

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

劉知遠 鄆州 桑維翰 石敬瑭 結 敬瑭 州 桑維翰 石敬瑭 丹塘

即律德 光 素與

劉知遠  
遠識

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塘意遂決，表

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見上唐主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塘官爵。

以張敬達爲太原。今山西太原府。河東軍治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爲副先鋒，將兵討之。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目敬塘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

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見上一道及雁門關。在太原府代州。以北諸州與之。劉

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

俟仲秋，傾國赴援。綱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創太原府。不克。綱九月，契丹德光將兵

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次見七卷三。目契丹主將五萬騎，至

晉陽，陳於虎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塘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

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直犯其陳。唐

兵逐之至汾曲。汾水之曲，汾水見三九卷九。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短而爲二，縱兵乘之。唐兵大

敗。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塘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

晉安寨敬達等遣使告敗。唐主大懼，下詔親征，發洛陽，遣符彥饒將兵赴潞州。

今山西沁安府。

爲大軍後援。唐主至河陽。

今河南懷慶府河縣。

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

在河南，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

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

學士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虜龍上見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

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

即懷慶府。

以晉安爲憂，日夕酣飲悲歌，羣臣

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綱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

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

今直隸幽州府。

薊

計今直隸薊州府薊州。

等十六州以賂之。目契丹主謂石敬

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

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爲大晉

皇帝，築壇卽位，割十六州

幽、薊、瀛、莫、涿、檀、順、新、滹、儒、武、雲、恩、賈、朔、蔚。

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

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以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爲翰林

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

石郎地  
我敬塘  
石地塘  
石敬瑭  
石郎地  
石郎地  
石郎地  
石郎地

石敬瑭  
窮及無

張生鐵

張敬遠  
死節

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致堂胡氏曰

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晉國試君

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唐將楊光遠

殺招討使張敬遠，降于契丹。**○**晉安被圍數月，芻糧俱竭，援兵竟不至。張敬遠

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遠降於契丹。敬遠曰：「吾受明宗及

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

力盡勢窮，諸君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遠，審琦未忍，諸將

且集，光遠斬敬遠首。帥諸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遠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

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遠也。」**○**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

事。**○**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

趙德鈞屯團柏谷，在潞州之南。

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

丹。**○**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將發上黨。

即潞州。

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

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步丹特名。將五千騎

衛送汝至河梁。即河橋，見三八卷一。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

即北返矣。」因泣別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

周瓌使  
三司使  
盧文進  
奔吳

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綱唐主還洛陽。○晉主至河陽，節度使萇長從簡

迎降。綱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目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

晉主，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

是日晚，晉主入洛陽。綱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綱

晉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目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甯以避事見棄，猶勝

冒寵獲幸。」許之。綱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目文進見上聞晉主為契丹

所立，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皆拜辭而退。

右後唐四主，共十三年。

### 卷六十一

#### 後晉紀

高祖皇帝 姓石，名敬瑭，西夷人，唐明宗弟也，為太原節度使，起兵滅唐，受契丹冊命為皇帝，在位七年，壽五十一歲而殂。

綱丁酉，晉天福二年。○南唐烈祖諱昇元元年。○是歲，晉亡，晉，翼漢，蜀，南唐，代，是，凡五國，立越，湖南，南，凡三鎮。春，正月，晉以李崧同平章事，

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目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

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綱吳徐知誥建齊國前年，知誥封齊王。于金陵。目徐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甯府。今江南省治。以宋齊邱徐玠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為內樞使。綱夏四月，晉遷都汴州。目天雄軍名，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會晉主謀徙都大梁。自汴州，今河南開封府。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見二六卷七。也。一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綱吳徐知誥更名誥。綱五月，吳與契丹通使修好。徐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也。綱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晉以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張誼為左拾遺。綱秋，七月，吳徐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為讓皇。目吳主楊下詔，禪位於齊。齊王誥即帝位於金陵，國號唐，遣丞相玠奉册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以景通見上卷第七。為吳王，更名瑋。綱契丹



契丹改號遼

晉詔求直言張允上救論

置詳定院

薛融諫修洛陽宮

父皇帝

兒皇帝

改號遼。目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綱 戊戌。名福二年。○聖德政元年。○是歲見五國，三頌。春二月，晉詔求直言。目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救論。

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

各上封事。密本。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

復降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

猶侈於帝堯之茅茨。見一。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見十二。請俟海內平甯，

營之未晚。」詔褒納之。綱 夏五月，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今江南鎮江府。綱 秋八月，

晉上尊號契丹。目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為冊禮使。

契丹主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其後契丹主屢

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綱 九月，范延光復降于晉。晉

以為天平節度使。綱 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綱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

王權恥使契丹

趙瑩遠棄劉知

馮道謹守歷代成規

晉主遣權使契丹謝尊號權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見四上卷第十禮帳。」屈

膝乃辭以老疾晉主怒停榭官綱十一月晉范延光致仕綱故吳主楊溥卒

綱己亥上，乃福四年。○世王曦，永隆元年。志茂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唐主徐知誥復姓李氏見五九卷九。更名昇

綱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目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

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

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

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

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

起受命綱夏四月晉廢樞密院綱秋七月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治相使目

楊光遠疏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河

南彰德府。綱閩王曦初名延業，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綱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

兼侍中目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

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

寵遇無比。綱冬十二月晉禁造佛寺

綱庚子晉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三鎮。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目延光

請歸河陽見上卷第十。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

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晉以洛陽為西京。從之。光遠使

其子承賞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見五九卷八。爾父子何

得如此？」承賞以白刃驅延光擠於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

遠之彊不敢詰。綱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治山東齊州。使目光遠入朝。帝欲徙之

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謂討范延光。卿左右皆有功。尙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

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綱辛丑晉天福六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夏四月唐遣使如晉。目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

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見五九卷一。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

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

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

唐主不忍言兵

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綱六月，晉成德節度治直隸真定府。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

上表請伐契丹。目重榮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見二三卷四。慢罵六月，重榮執契

丹使瑰葉刺。辣○契丹吏名。上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

又為書遺去聲。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見上卷第四。

留守劉知遠在大梁。自東京見上一。秦甯節度治山東兗州府。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

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非國家之利，不

可聽也。議者以歲輸繪情帛，謂之耗耗才。蠹有所卑，遂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

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

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

盛，國家藩屏。丙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度姦謀。」晉主謂

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綱秋七月，晉以劉

知遠為北京留守。目晉主憂安重榮跋扈。見二三卷八。以知遠為北京晉，以晉陽為北京，今山西太原府。留

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壻。見十一卷十一。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

劉知遠  
報答已  
僧

何市人  
之多

前漢劉  
襲

後周祖  
郭威

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綱八月，晉以杜重威爲御營使，馮道李  
崧屢薦重威，以爲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  
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致堂胡氏曰：晉祖，於楊光遠而出，蒙難輸，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初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  
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翰非我，而劉知遠留，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委任，吏爲  
賢，進退先於杜重威，復引延廣，此二人者，

實漢晉則，繼之者猶日而下，是不可曉也。○綱晉主如鄴都。○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

佐嗣。綱冬，十月，閩王曦稱帝。綱十二月，漢主襲更名襲，目漢主襲弟。○寢疾，有

胡僧謂襲名不利，襲乃自造襲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易乾卦，九五。讀若儼

○綱壬寅。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集貴立。○漢主春，正月，晉以杜重威爲順德節度使。○晉改

鎮州。○定府。成德軍爲州，順德軍以杜重威爲節度使，重威表王瑜爲副使，瑜

爲之重斂於民，恆人不勝。○其苦。綱夏四月，漢主襲殂，子玠立。○綱五月，唐以

宋齊邱爲鎮南節度。○治洪州，今江西。○使。綱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初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招納吐谷渾。○西九和。○酋長白奉福契丹遣使來讓也。

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

懷中，蓋欲消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卽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綱秋七月，晉以景延廣爲侍衛都指揮使。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齊王，高祖殂，馮道背命而立之，在位三年，爲契丹執之以歸，而晉亡矣。

綱癸卯

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殷王王延政天德元年。南漢主茂訖和元年。○吳越王昉，凡六國，三鎮。

春二月，晉主還東京。目晉主之

馮道依遊其間

晉主重貴仍稱天福八年

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見上卷第五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祝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晉主謂契丹將入寇，還東京見上卷大梁。然猶與契丹問遺去聲，相往來無虛月。綱唐主昇殂，目唐主餌方士丹，浸成燥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辯中理者，亦斂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

尙未能去飢，稱人反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唐主疽發背，疾亟。太

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暕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

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綱閩富沙古地名，在建州城內。王延政稱

帝于建州。今福建建寧府。國號殷。目王延政號稱帝，以潘承祐為吏部尙書，楊思恭為兵

部尙書，同平章事。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

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綱晉以桑維翰為侍中。綱唐主暕

立。○漢晉主弘熙弒其主坳而自立，更名晟。綱秋九月，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

既而歸之。書志胤本也。目初，河陽見上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

回轉移也，圖規畫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底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販

易在晉境者，盡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契丹

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綱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為后。○十二月，晉楊光

遠誘契丹入寇。綱唐以宋齊邱為青陽公，遣歸九華。目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

中書令宋齊邱樹黨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忿懟，表乞歸

九華見上卷第七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今池州府青陽縣公齊

邱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色尤甚

**綱**甲辰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鎮斷亡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今直隸平府清河縣權知州事吳巒敗死晉

遣兵禦之**綱**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目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

二王齊王景遂燕王景遂皆唐主弟先是唐主約以傳位二王固辭不許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

請敕齊主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

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始泣諫唐

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歡笑蕭儼曰「恨樓

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見四上卷三景陽樓耳」唐主怒貶為舒

州今江南安慶府觀察使**綱**晉主自將次澶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

契丹**綱**二月契丹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綱**晉詔

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見四上卷一不進劉知遠是時已有無背之心矣明特書不進所以志其始也**綱**三月閩指揮使

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綱**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京見上留守

劉知遠  
屯樂平  
不進

恨樓下  
無井



僧虔

郭威說  
劉知遠  
晉晉

綱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目道雖為首相，衣違兩

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

耳。」乃以為匡國節度。見上卷第九。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

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

月之間，朝廷差治。綱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

節度以備契丹。目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

之，謂所親曰：「太原見上二北京。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

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

色，謂知遠曰：「河東原。創太。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

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綱朱文進稱藩于晉，晉以為閩國王。○冬十二

月，殷遣兵討朱文進，唐遣兵攻殷。綱閏月，閩人討殺朱文進。傳轉去聲。○首建州。

見上。三。綱契丹復入寇。

綱乙巳，晉開運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殺殷，而亡。春正月，契丹至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引還，晉主自將追之。綱

沈斌死  
趙延壽

國亡

殷改國號曰閩。**綱**二月，晉主至澶州。見諸將引軍北上。**綱**契丹陷晉祁州。今直隸保定府

刺史沈斌州死之。**目**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

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父德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

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甯為國家死耳。終不效

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綱**晉以馮玉為樞密使。桑維翰權

人敗績。○三月，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夏四月，

晉主還大梁。**綱**秋八月，晉加馮玉同平章事。玉乘勢弄權，時遣

延政出降。**綱**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綱**晉桑維翰罷。

**綱**丙午。晉開運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唐以宋齊邱為太傅。**綱**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

契丹。**綱**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

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目**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恆

州。見上杜威等聞之，將自冀。今直隸冀定府冀州。貝見上而南，張彥澤時在恂州，引兵會之。

綱鑑易知錄 卷六二 五代 晉出帝 四一

冤中調

王清死

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恆州。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澤沱。見十九卷七而

軍開封。見上一大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

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詔

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見七景延廣戍河陽。見上一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

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

諾，遣清與宋彥筠云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

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至暮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契丹遙

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

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華上解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

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威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契

丹主引兵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張彥澤倍道疾

驅，夜渡白馬津。見九卷第八。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

入援。明日，彥澤自封邱門。大梁城門名。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召范質、草降表，自稱

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見二九 待罪。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姓劉名志遠，更名騫，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初仕晉，鎮忠武軍節度，後封北平王，及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即帝位，在立二年，壽五十四歲而殂。

綱丁未

二月，漢高祖多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漢與并範，南漢，南唐，凡四國，是越，湖南，荆南，凡三鎮。

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

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契丹主，怒張彥澤劫京城，鎖之，百姓爭投。張彥澤罪，遂殺北平。景延廣扼上而死。

契丹封晉主重貴

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自慕容氏和龍宮城，契丹改為黃龍府。○和龍宮。見三二卷第六。

契丹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

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趙延壽請給

上國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殺丁壯。

弊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

東京大梁，西京洛陽。

及鄭

今河南開封府。滑府滑縣。

曹

打草殺

馮道事 契丹經 六主

漢今日東平府濮州。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

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

諸州括借，人不聊生。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遂之矣。綱晉劉知遠遣

使奉表於契丹。目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為北面行營都統，

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見上。財畜，由是富強。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

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

及聞契丹入汴。汴州即大梁。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於契丹。綱二月，晉

劉知遠稱帝於晉陽。目河東治晉陽，見上三北京。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

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見上卷第六。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肇集諸軍，告

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

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

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遂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

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大福十二年。批（致堂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是與漢，為此者於彼，蓋崇漢而後，唐代之，晉

唐漢為  
此考於  
彼

李夫人  
遺諫

北漢劉  
榮

帝犯

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尊廢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然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  
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馬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二勳傳事，將知知遠不得聞，故維翰  
可以當國貴李崧，而後世  
音以當國貴李崧。初桑維翰將被殺，顧謂李崧曰  
：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合維翰死之何也。  
**綱**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

重貴，至壽陽。今山西太原而還。壽至壽陽還何？譏非  
附壽陽縣  
**綱**晉主知遠還晉陽。晉主矣，稱名何？別事  
誠也故不書不及  
實也。至收號漢，則不

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

悉出宮中所有，以勞去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綱**三月，

契丹德光發大梁，**綱**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

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

樂，至此，令平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綱**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

夏四月，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為副使，王章為

三司使。○晉以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綱**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狐林。**綱**契

丹主至臨城。今直隸真定得疾，至殺狐林。村民於林中射殺一狐，因名。今名外狐而卒。國人剖

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人帝犯。巴○乾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見上卷

第五。

不哭後 德

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綱五月，晉以劉崇為北都即太留守。守主知 遠發太

原。綱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綱六月，晉主知遠入洛陽。汴州，百官 不表來迎。綱吳越忠

獻王弘佐卒，弟弘棕宗嗣。綱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綱自知

遠發洛陽，樞密院使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

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即大為東京，改

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綱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

度使。重威拒命。重威自以附李丹，負中國，常 懷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綱漢發兵討之。綱漢以竇貞固、李濤同平章

事。綱冬十月，漢主知遠見上。魏見上第四天 進帝度。勞去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綱十二

月，漢主還大梁。○吳越統軍使胡思進廢其君弘棕而立其弟弘俶。

綱戊申。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 立。○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漢主更名高上。高上綱漢以馮道為太師。綱漢主

嵩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目漢主大漸。見五八卷 十一。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

威入受顧命。見三卷 三。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

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罕○裂 尸於

知遠 忍忘

馮道復 事漢

市市人爭啖淡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漢以王景崇為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巡檢司。三月，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今陝西。

安府長安縣。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漢護國節度治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使李守貞反。夏，四

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軻王

峻討李守貞。六月，漢王景崇叛，降于蜀。八月，漢河東見上節度使劉崇表

募兵備契丹。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攻，崇憂之，故表募兵以備契丹為名也。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目

漢自河中李守貞。永興半名，治長沙。鳳翔王景崇。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

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

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

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於威。自是守貞宗以不勝其致堂胡氏曰：

皆用賂販賊，郭虛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伺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

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實於言愈之長矣。或曰：威以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

也。曰：隱帝幼沖，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音馮道歷仕唐，晉，漢，周，四易主矣。故

李守貞于河中。○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于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荆南

劉崇募兵

馮道勸郭威收人心

馮道老於販國



南平高保融

漢隱帝

仍稱乾祐二年

見百畫

鸞魅見日自消

頭子

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

綱鑑易知錄 卷六二 五代 漢隱帝

第五。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

見上卷第五。承前，高祖第二子，在位二年，郭威舉兵，帝為亂兵所弑，帝二十一歲。見七。

綱己酉大啟祐二年。○見歲七。四。夏。三。漢。夏四月太白晝見現○見四二卷第綱秋七月漢郭從義誘趙思

綰殺之。綱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目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與妻

子日焚威入城閩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王

濤諫曰「鸞魅鸞○鸞鳥。魅○魅怪物。左傳：文公八年，投諸四裔，以禦鸞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

安反仄」威從之。綱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目西京見上留守王

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輪出迎威怒不見即

以頭子頭子猶是之政非常文帖也。沈括曰：唐中書批押事謂之堂帖。家塾廣記曰：郭崇韜，安軍諱，為樞密，始分領政事，不朝白中書。有行下者，謂之宜，中書之效，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命白

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見三三而歸

見家屬已遂出府矣朝廷不之問。綱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

從之。目威至大梁入見勞去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以給

德安也，謂給其儀。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

乏，吏之也。

郭威推  
之意

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二司侍衛使九人如一。加威兼侍中。諸大臣議以執政既

溥加恩，恐藩鎮缺望。郭威推之意亦徧加恩，有差。批（致堂胡氏曰）郭威此舉，其意迫才愛

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綱冬十月，契丹寇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綱

十二月，漢趙暉攻鳳陽，王景崇自殺。

綱庚戌，漢乾祐三年。具歲四國，三鎮，漢亡。春二月，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防禦未有書卒者，卒審交何？漢諸臣也。五字之止，如審者

鮮矣，故特書之。目汝州今河南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

壟。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

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

能爲，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見十五皆效

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綱夏四月，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

故。目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見上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

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

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

馮道頌  
劉審交

安定國  
家在長  
鎗大劍  
安用毛  
錯

周世宗  
柴榮  
漢大風

以外制內其可乎？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視威厲聲曰：「昨日廷議。」

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

曰：「安定國家在長鎗鎗大劍安用毛錐？」筆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從何

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綱**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目**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

之妻姪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綱**五月郭威赴鄴**綱**閏月漢大風**目**漢宮中

數明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戶一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

問以禳祈之術對曰：「王者欲弭災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

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綱**冬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

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書官以殺，勢無罪也。一日而殺大臣三，多將斬之，無逆甚焉。故其亂名臣，即書反，即且不試河？承祐皆信讒邪，多殺大臣，是亦一夫而已耳。故特書殺以為萬世戒，此綱目之變例也。**目**漢主自即位

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衛宿王章掌財賦國家粗安漢主左

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

制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為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太

后弟李業等。漢主遂與業謀誅邠等。弘肇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漢

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寧

軍名，治涇州。見上第目。

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

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

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

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家國。今諸

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

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

廷。」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見上令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威至封邱，今河南開封府封邱

縣。人情恐懼。漢主遣慕容彥超等將兵禦之。屯七里店。漢主自出勞軍，既練。

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

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漢主獨與從官

數十人宿於七里寨。旦日回轡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

弑。威至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

馮道謁  
郭威

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批（致堂胡氏曰：）

道，嘗為威書策，至一或事已成，道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

以是屈威，其說誤矣。綱漢迎武甯節度使劉贇。於徐州。目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

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見上節度使崇忠武。見五九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甯

軍名，治江節度使賈開封。見上第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一贇崇之

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

疾不能起。」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賈帥百官表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及樞密

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一叛。見上也。見詔書處分軍

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一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具

儀注。蒼皇。急避貌，猶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綱漢太后臨朝。○漢以王峻為樞

密使，王殷為侍衛都指揮使。綱契丹入寇，屠內邱。今直隸順德府內邱縣。陷饒陽。今直隸真定府饒陽縣。漢遣

郭威將兵擊之。綱漢以范質為樞密副使。綱馬希萼陷潭州。定都，今黃長沙府。殺楚王希

廣而自立。綱漢劉贇發徐州。綱漢郭威至。○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

贇。以太后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目威至。○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

范質宰  
相器

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見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勸進，進上帝號也。賀至宋州。今河南歸德府。王峻王殷聞，虜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郭威召馮道先歸，太后誥廢竇爲湘陰。今湘陰長沙府湘陰縣。公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右後漢二主，共四年。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邢州秦山人，少賤，隲其頸上爲飛雀，世謂郭雀兒，仕漢爲樞密使。隱帝時，郭昂留守，享擊梁丹，爲衆所推自立爲帝而還。在位三年，壽五十三歲而殂。

綱辛亥

唐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朔，三鎮。

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綱漢河東

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目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

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

今山西太原府，即晉陽，河東軍治也。

少尹李驥陰說崇曰：「

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

見九卷第八。

據孟津

見十九卷八。

俟徐州相公

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諫吾父子，命左右曳葉○拖也。出斬之。」及賈廢崇，乃遣使請賈歸晉陽。周主報曰：「湘

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綱周以王殷為鄴都見上留

守綱周主威，殺漢湘陰公賈於宋州。漢劉崇稱帝于晉陽。是為北見上綱劉崇即位於

晉陽，仍用乾祐年號。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

驥立祠。歲時祭之。綱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目周主謂王峻曰：「

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

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

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密本以聞。以蘇逢吉初隱帝，為

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初漢高祖入大梁，李崧在真定，高祖以崧

辭而不處。綱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甯八節度使。見上綱周主毀

漢宮寶器。目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

綱夏四月，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目周主討河中。見上已為人望所

北漢

周罷貢  
珍食

所以族  
李崧

周主毀  
寶器

周初三  
賢相

南唐文  
雅為盛

白麻不  
及文蔚  
疏及文  
金孟玉  
盤貯狗

周主諷  
孔子祠  
拜其墓

屬視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朝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

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

之謀，多所裨社。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議論慷慨，善譬

喻以開主意。

**綱** 王子唐廣明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漢。春二月。唐設科舉，既而罷之。○唐惜之。 唐主

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夫官文雅於諸

國為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

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綱** 二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唐以延巳、晟

為相，既宣制，戶部尙書常夢錫、萊中大言曰：「白麻見五五。甚佳，但不及江文蔚

疏耳。不及文蔚，疏，諷。不由科第也。 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孟同玉盃同，乃貯狗矢同屎乎？」延

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

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勤，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綱** 夏六月，

朔，周主如曲阜。是歲正月，秦節度使龔容彥超反，四月，周主自將平兗州，是月知曲阜。○秦治山東，兗州府曲阜，今兗州府曲阜縣。 謁孔子祠，拜其墓。孔子



孔子百世帝王師

歐陽廣料邊鎬

多矣。未有並日者，此其書朔何？重子之也。上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故專朔書如。

**目**周主謁孔子祠，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朝聖故宅。將拜，左右曰：

「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遂拜。又拜孔子墓，在曲阜縣西八里，世呼為孔林。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綱

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目唐

武安節度使邊鎬，武安軍名，治潭州，今湘廣長沙府，舊為馬氏也。去年四月，楚將徐威作亂，鎬其君希奪而立希崇。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楚亡，唐遂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

不合衆心。吉水今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道名，在治長沙府。不報，

仍使鎬等略朗州。今湘廣常德府，武平軍治也。自朗來者，多言劉言去年四月，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馬光惠，推劉言武平留後，求節於唐，亦稱藩於蜀。忠順，鎬不為備。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

曰：「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逵及周行逢何敬真潘叔

嗣張文表等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自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

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銀入贖，近也。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攻潭州。鎬棄城走。

唐將守湖南者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綱劉言奉表于周。綱唐馮

延己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今江西饒州府。目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今福建建寧府，開運中。

邊佛子

湯菩薩  
湯有尚

周羅  
田除  
租牛課

利在民  
猶在國

九經版  
成

唐主遣查文徽邊鎬，伐周，拔建州，蜀主王延政降。

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脩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

**綱**癸丑

開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綱周罷戶部營田務，除

租牛課。目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

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

或丁多無役，或容庇秘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在江南揚州府，揚州都也。得牛萬計，

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

敕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廬牛具並賜見現。田者為永業，或言營田有肥饒

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其錢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

朕用此錢何為？綱三月，周主以郭榮為封尹，封晉王。

封子未有其姓者，此何以古？正名也，五帝不立太子。封晉王綱夏六月，周九經版成。成者何？蒙瓜也，先

是而成。綱目於唐書初，於唐書成，音石經見三八卷七。目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較正九經，刻版

印賣。見上卷第七。至是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蜀後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

射也。蜀之僕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蜀主孟昶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

盛綱秋八月唐復置科舉。

世宗皇帝名榮，姓柴氏，太祖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為子，在位六年，壽三十九歲而崩。

綱甲寅周世宗元年正月。世宗睿武文皇帝，竇立冬北漢。五代之君，其始即位，分注書某祖某宗而已，世宗則說周世宗五年正月。世宗睿武文皇帝，竇立冬北漢。法為舉其全諱，書曰：睿武孝文皇帝，尊之也。尊之何，

主疾作，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出兵，人心稍安。綱周主疾篤，詔晉王榮

聽政。○周以王溥同平章事。綱周主威殂，晉王榮立。是為世宗。綱二月北漢主以契

丹兵敗。周北漢才附唐太子死。請兵於丹，自將兵三萬，與契丹連略州。○路州，今山西路州。昭義平治也。周昭義節度使李筠避世宗名改焉。

逆戰，敗績。綱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

誅。目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諫。馮道固爭之，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

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今河南懷州。兼行速進，進宿澤州。今山西澤州。東

平之戰。

後蜀昭宗刻經印請

周漢高平之戰

周太祖  
趙匡胤

馮道歷  
君四世十

馮道浮  
澹取容

北。北漢主軍高平今澤州高平縣。南明日世宗介甲馬臨陳督戰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

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會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

引親兵犯矢石督戰我太祖皇帝郭匡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

何得不致死」乃將二千人進戰太祖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

當百北漢兵披靡米○震時南風甚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是夕世宗野宿得

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徽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北漢主

帥百餘騎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世宗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

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

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時將禁稱我太祖之智勇世宗擢為殿

前都虞候綱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五代之臣書卒未有官爵具者道也而書官書爵

綱目方且准用備書之故唐書為黨書記書為無頭殿學士書同平章事書匡威節度使晉書同平章事目道少以

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

莫測其喜愠滑骨稽訓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敍自敍累朝榮遇之狀時

長樂老  
敘無可  
謂無廉  
謂疑妻  
李氏  
符氏  
符氏

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陽公曰）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况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滅，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

恥者矣，世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正者，家齊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貴戚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率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自斫其臂，見者為之，嗚泣。聞封拜聞之，自其事於朝，拜鄭李氏，而晉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羞。魏州，今河南河

**綱周立后符氏目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

見上

**之子崇訓相**

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况我乎？」反意遂決。及敗

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

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

使歸之於彥卿，既而為世宗娶之。至是立為皇后，后性仁慈而明決，世宗甚重

之。**綱**夏五月，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綱**秋七月，周以魏仁浦為樞密使。**綱**冬

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綱**

常事耳，何以事？魏仁浦，五代之中，兵心驍悍，不取簡選久矣，世宗力行之，此兵之所繙練而莫之敵也，故特書之。

**綱**十一月，北漢主唐殂，子鈞立。

卷六三

後周紀

周世宗  
仍稱顯  
德二年

世宗皇帝

綱乙卯

周顯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制舉令錄法

皇令錄，必尊，重近民也。

目初，令翰林學士兩省

舉令

令錄除官之日，仍罣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綱夏四月周以王

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自五季以來，唐河南，漢，唐開封，多以子弟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議大夫領府，曰：知開封府事異其名也。

目世宗

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

謂南唐李景。蜀幽直隸順天府，謂兵○并州，今山西太原府，謂北漢劉鈞。

論及開邊策，各一篇。

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

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謀。

見七卷第七。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

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辭實擊虛，辭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懼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領南治廣中府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上可平矣。惟河東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見上卷十一，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一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綱秋九月，周始鑄錢。目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鑄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立置也。鑄錢之所。采銅鑄錢。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

「且我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批**（司馬溫公曰）

若唐世宗，可謂仁矣，才愛日身而愛人。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綱**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

軍伐唐。周以李穀為淮南

見上卷

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

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綱唐遣兵拒周師于壽州，周師擊敗之。目唐主以劉貞

彥為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

今江南鳳陽

皇甫暉、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

今鳳陽府

召

鎮南節度使宋齊邱還金陵。

見六二

謀國難。周李穀等為浮梁。自

正陽濟淮，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綱**丙辰

是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皇甫暉，姚鳳，退保清

**流**關

二月周主命我太祖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我太祖可遣

**目**卜蔡

臣胤也，何以不名？綱曰朱胤所修，而蔡牙人也。故為諱，諱文才諱，此也。易為諱之，夫子作春秋，諸侯卒皆名之，至魯先片明卒公薨，葬其葬，我作某公則周諱之矣。

**目**卜蔡

在壽州。

浮梁

成世宗自往視之，命我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

在滁州城西二十里。有唐所置，地險要。

皇甫暉等驚

走入滁州。

今江甯

**斷**短

橋自守。太祖躍馬礮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

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太祖突陳擊暉，擒之，并擒姚



鳳遂克滁州時宣祖

巨唐父弘沒

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

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

滁州帑

備

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

今既籍為宮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

首陽西四交府

使

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莫蔚蔚府僚人趙普至范質以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

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宥訊鞫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

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見四卷第七飾馬鎧鎧仗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

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二月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唐主

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元帥將兵拒周師綱夏四月唐兵攻六合我太祖擊破之

目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見四卷第七二十餘里設柵柵不進諸將欲擊之我

太祖曰「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彼必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

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挑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眾於

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太祖陽為督戰以劍斫斫其皮笠

繁纓飾

斫斫皮

周立二  
限稅起徵

明日，徧閱其笈，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綱**周主還大

梁，留李重進圍壽州。**綱**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綱**冬十月，

周立二稅，起徵限。**目**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時收穫，紡績之

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綱**周以我太祖

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目**太祖表趙普為節度推官。**綱**十一月，周殺

唐使者司空孫晟。**目**唐使者孫晟從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

酒，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命都承旨曹翰與之飲

酒，從容問以唐虛實，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

鞞，鞞本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

之。**綱**周召華山，見四六卷隱士陳搏詣闕，尋遣還山。書召未有書，隱士者，雖武攸緒不書，此其書何

搏以在天下對音武攸緒見四，是以名之。七卷第八**目**世宗召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升，金成肌之，白日升天。○承子共，七響水銀也。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

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劉仁瞻死節

周世宗喪劉仁瞻制

綱丁巳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存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三月周主復

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綱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

使劉仁瞻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古監軍以城降則見仁瞻未嘗降也仁瞻實以

目廿宗耀兵於壽春州即壽州城北唐清淮節度治壽州使劉仁瞻病甚不知人監軍使

周廷構等作仁瞻表預○對舉也仁瞻出城以降於周仁瞻臥不能起世宗慰勞賜

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治下蔡見上又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其以為天平見上卷節度使兼中書令

是日卒世宗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瞻之節綱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

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目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

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世宗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

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乞世宗知而不問

遂昌尹氏曰父有天下尊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理之正也然父有天下或無子之可傳子有

天下或難於尊其父豈非禮之變乎夫尊授天下於舜舜固有瞽瞍存焉然舜不敢尊其父而君之者天下者禮之天下舜不得以私其父也舜猶不敢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而不

舜不得私其父

君之者天下者禮之天下舜不得以私其父也舜猶不敢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而不

世宗不  
父其父

獋大不  
是為起

為政莫  
如敦信

不格者，舜處之有道也。如使舜為天子，瞽瞍至於殺人，則舜固不足為舜矣。柴世宗，繼郭氏之周，而其父至以小忿殺人，則世宗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守禮之序，未如瞽瞍之頑，瞽瞍猶不殺人，而守禮節乃殺人，豈非世宗事父之孝，有愧於世宗乎？使世宗為父築宮，處之嚴密之地，盡其父事之禮，則守禮節移，而不自知愛重，又烏有殺人之事哉。是時郭氏既亡，世宗臨九五，苟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父與凡庶等，且置之別部，俾互羸小，未嘗一至言闕，則身世宗不父其父，而天性之迫亡矣，又胡怪其有殺人之事哉。故雖曰如此，不書元舅，而特書世宗之父者，不于周人謂之也，世宗性名者，惡則主之臣其父也，又其犯去，周主不問者，饒其父已殺人，而猶置之不問，不能迎致京師，而

差養之，使之得其所也。書注若此，周主雖大由辭其責，尚可待哉。

**綱**夏四月周主還大梁。**綱**六月周以王祚為潁州

今江蘇

團練使**目**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

曰「**獋**」

犬不足為

起

「**綱**」秋九月周以竇儼為中書舍人**目**儀上疏「請令有

司討論禮儀，考正鐘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

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

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

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累朝屢詔聽民廣耕，止輸

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

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世

宗善之儼儀之弟也。綱冬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州。濠州今江南。泗州今臨陽府。州。綱十

二月唐泗州降周。周王遣擊唐兵至楚州。楚州今江蘇。淮。大破之。綱唐濠州降周。周王

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目唐團練使郭廷謂欲以濠州降周。命參軍李延

鄒草降表延鄒貴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

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世宗時攻楚州。遣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

百取揚州。揚州今江蘇。世宗聞泰州。泰州今揚州府。亦無備。遣兵襲取之。

綱戊午。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唐漢中節度使。春正月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

之。○二月周主至揚州。○三月唐以太弟景遂為晉王。燕王弘冀為太子。綱周

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目世宗如

迎鑾鎮。鎮今揚州府。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

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見上。惟廬今江南。舒

州今江蘇。未下。覺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

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其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

李延鄒  
不降

張彥卿  
死節

陳覺請  
默四州

唐馮延巳笑解

何意今日自爲小朝

南漢劉鑑立

曹彬不受饋遺

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王奉表

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世宗賜唐主書，諭

以今常罷兵，不必傳位。綱夏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唐主避周

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延巳嚴續，樞密使

陳覺皆罷。初，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竊嘗笑烈祖南唐祖。龔龔，錯。道

貌。曰：「安陸今漢陽府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高祖天福五年，南唐於龍尾李承裕，與晉戰於安陸，兵敗失亡

四千餘人，唐上常畏景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讓師數萬於外，而擊

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

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臣似忠，陛下不悟，

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

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綱秋八月，南漢主晟殂。子鏐敗

立。綱周遣閻時門使曹彬如吳越。綱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還，不受

饋遺去。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藉其

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曷之奉使者乞匄？」蓋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

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綱**冬，十月，

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目**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均欲

定天下租稅，先以元稹軫均田圖。元稹，河南人，唐憲宗朝策試制舉之士，第一，拜左拾遺，出為河南監察御史，後官膳部員外郎，嘗著均田圖獻帝，帝嘉納之。賜

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上聲諸州，均定田租。**綱**十一

月，唐放其太傅宋齊邱于九華山。見上卷。

恭帝。名宗訓，世宗四子，立為梁王，年七歲，世宗殂，梁王立。在位六月，為趙匡胤所篡，廢帝為鄂王，旬日亡矣。

**綱**己未，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是歲凡五國，三讓。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十二律之準。定大樂。**綱**二月，周淮

南饑。志恤民也。**目**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

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綱**三月，周樞密

使王朴卒。**目**朴剛銳明敏，智略過人，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

不能自止。**綱**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

有疾乃還。遂者何？決辭也，乃者終。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履行陣，俱有成，至是，薄髮纓統，取契丹之塞，使文意果張其丹，則幽燕之地可以復，惜

初木為農夫蠶婦  
元稹均田圖

王朴作律準

周世宗實償民不

周世宗自將伐契丹  
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

乎未遂而遽止也。綱目於此書周主自將取瀛莫等州，既致其喜之意，

瀛莫等州，有兵乃還，又收其備之意，然則綱目之情，蓋可見矣。

二卷二發明。 目世宗以北鄙未

復，見六一卷，第十、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

州，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甯軍，治河間府奇縣。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

通瀛，瀛州即河間府。莫，莫州今河間府任邱縣。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契丹之境，非道所

從，言不由正路也。民間皆不之知。契丹甯州，即乾甯軍，陷入契丹，置甯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為

隨路都部署，我太祖為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見四十卷十。相連數十

里，至獨流口，獨流河之口也，在河間府，饒濟縣北，至靜海縣四十五里，其流獨流北，獨流長二百里。泝流而西，至益津，故址在直隸順天府南，

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我太祖

先至瓦橋關，故址在直隸保定府，或東北二十里。契丹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

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

南悉平。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幽州府。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

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悅。

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今順天府固安縣。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



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命北溟發兵撓，周邊聞周師還，乃

罷孫行友拔易州。今保定府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以瓦橋關為雄

州。今保定府雄州。益津關為霸州。今雁門府霸州。命李進將兵出土門。限名，在直隸黃定府獲鹿縣，一名牛家關。擊北漢。

韓令坤戍霸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軍，進敗北漢兵於柏井。鎮名，在東西二。西在柏井，有東西二。西在

清源節度。在府建泉。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詔報之曰：「江南

近服，方務綏懷，卿奉久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見四八卷一。上都與彼抗衡，受而

罪在於朕。」綱唐城金陵。目唐遣鍾謨入貢於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

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為讎敵，今日

則為一家，昔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

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見五十五卷三。為子孫計。」謨歸以告。

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目（司馬溫公曰）或問五代

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計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

度，改明信義，以愛民者也。生宗既成於，馬殷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此關馬氏之業，終為高郵所奪，今有見如此，

唐世宗 不受泉 州貢

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  
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外內雖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命卸羣臣，以正義責諸國，  
王瑋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彭轅以善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諫，江南未服，即御犯大石期於  
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置官，未及規大度，豈待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之近矣。  
**註** 王瑋，世宗遣王景休討克鳳州，擒且節度使王瑋，以為驍衛將軍，嘗且不降也。劉仁贍見上二，  
其德，世宗之近矣。  
**註** 馮道，唐末宋初之信，後諱於周世宗，大驚曰，審如此則道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張美初，世宗在鳳  
州，美鳳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後此美百財精敏，命填請檢三司事，然思其在鳳州所為，終  
不以公忠待之，無偏二句，周書，洪  
武書，大邦二句，周書，洪武書。

世宗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為

梁王。生七年矣。綱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我太祖為殿前都點檢。目世宗欲相

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盡

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

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

八。故雖起刀筆吏，古者書用簡牘，筆設則以刀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吳延祚為

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部指揮使。我太祖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相於

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

李濤能  
見未形

王著終  
日遊醉

「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

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

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諛諧，

見十二卷四。不修邊幅。見二十卷三。與弟澣緩甚友愛，而多諛浪。諛，敬也。浪，放蕩也。諛，風終風篇，諛，浪笑放。無長幼體，世

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著幕府。見四一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

而罷。綱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目世宗大漸。見五卷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見三卷謂

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

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世宗殂。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見上

卷十一。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

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發姦擿擿，見十五卷九。聰察如神。閒暇則

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

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廣順三年正月，貶王峻為商州司馬，以病卒。八月，王殷自鄆都入朝，大

之。顧殺。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

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置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亦作升遐，蚘騷，登遐，曲禮莊子俱作登假，並與遐同，猶曰適遠公爾。之日，遠邇哀慕，焉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綱秋七月，周

以我太祖領歸德今河南歸德府。軍節度使。

右後周二主，共十年。

### 卷六四

#### 宋紀

太祖神德皇帝姓趙，名匡胤，事周世宗，拜殿前都點檢，世宗殂，恭帝年七歲，即位僅六月，匡胤遂篡周，廢恭帝為北王，而自立，在位十六年，壽五十一歲而薨。

綱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蜀主孟昶政二十三年，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北漢

鎮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

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目匡胤，涿州今直隸雁門人，四世祖眺今雁門府，唐幽都今平縣令，

生珽今直隸，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今湖廣岳州府防禦

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及

趙匡胤稱帝，通死

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

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朝從世宗征伐，薦同音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

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

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

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今直隸市定今真定府二州，言北漢今鈞州會契丹兵入寇。正

月辛丑，朔遣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昭將前軍先發，都下謹

也。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

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滿者久

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在河南開封府將士相

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

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

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兒軍使郭延贇寶馳騎入京。

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見

日下復 有一日 陳橋謀 變

十卷 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第之欠伸徐起

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册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

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挾持也。之上馬，還汴汴州即開封府也。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

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汝也。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

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

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贖射也。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

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

手曰：「倉卒猝遣將，吾輩之罪也。」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迪自禁中遶也。

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

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

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

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

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

禪詔陶穀出雜

天下自此定

趙匡胤與休全忠石敬瑭等韓通不受非義之贈

官至，補平聲○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

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

爲周太后，遂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今河南歸德府。國因號宋定國

運以火德王，色尙赤，臘用戊，華山。見上卷。隱士陳搏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

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靜軒周氏曰）諫無近秦，討逆賊羽，故綱目以即

自年位書之，明其正也，自漢高衰微，曹子嬰專，沙洛至於晉，五代增亂，綱目之，往往以神位爲文。曰呼！自與

舜揖遜於賢，而不傳於子，禹傳於子，而不傳於賢，然天與賢明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非自私而傳子，天與故耳。三代

以降，抑以尊舜之多耶？是乃亂臣賊子，假此以欺天下，天下安可欺乎？綱目名正定罪，皆書稱皇帝，廢故上，而略無意

怨，其義自明。迨夫至周，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陳奇之變，必所以大義

謂舜幼卒，避居滎陽，常如喪出，之子於陳城，而讒毀訟獄之來，外後殿位，用幾多正言耶，而無勿逆之罪。夫何受命

而出，因變而返，殊無辭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宋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

罪，周朝諱臣爲之大忌，獨韓通欲謀害之，宋遂逃害，故以全節子之，所以罪周人，挈國與胤之意。然則范

質，王粲，王彥昇等，可勝誅哉，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意明，討賊之旨嚴，是即春秋正名定分之法也。綱目宋贈

周韓通爲中書令

明

韓通心不歸室，臨門遇害，乃宋主之仇讎，曷爲贈之以官，蓋懼隱之心人皆知之，才之

等偷以賣賊，苟無恥，抑不知贈通之時，並無汗顏管傷耶？然不曰贈韓通，而曰贈周韓通者，所以美通始終爲周，而以愧宋之叛主術，其旨嚴哉。

宋主贈逆以旌其忠仍詔

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贖上之。宋主猶怒，故終

身不得節鉞，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宋遣使分賑諸州。○宋主以

三百年精神命在此

關關謙洛聖繪先聖先賢像

吾兒素有大志

其弟光義

即匡義。

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綱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立四親廟，尊高祖朕，為傳祖文獻皇帝，曾祖堯，為順祖惠元皇帝。

。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發為宣祖昭武皇帝。

綱宋主視學

發

漢高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綱目特筆下之，周太

祖廣順二年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綱目特書美之，宋主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分注，言其增葺，字繪聖像，綱目備載美之，亦以見其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至關關謙洛之間。張子載，闕朱子熹，源周子

文運大字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音 敦，類，洛二程子頭顱。

目詔增葺祠宇，塑

素

繪先聖

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顏座端，令羣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常謂侍臣曰：「朕

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綱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

為太后。目后定州。

見上。

安喜。

縣名今廢。

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

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

情 然之貌

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

公羊傳隱公元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

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

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綱宋以范質王溥

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使。目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

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



范質請用劄于李筠起兵伐宋

英睿，乃請用劄。新入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唐人用以多事。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

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

兵擊之。春秋聲罪致討曰伐，大書曰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伐宋者，所以著李筠之忠義，而削太祖違周之罪也，嗚呼設矣。**目**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

者至州。今山西路安州，昭義軍治也。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

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見五十卷章七，說長。結筠同舉兵，筠

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遂起兵，令募府為檄。見九卷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

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今山西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闞邱仲卿

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今山西太原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

梁。即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宋都也。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太行，杭○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直抵懷慶

孟。懷慶府塞虎牢。縣名，在開封府汜水縣。據洛邑，今河南河內府洛陽縣。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一筠不

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

與周世讎，後漢為周所滅。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

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

范質請用劄于李筠起兵伐宋

李筠死節

李守節忠孝兩失

李重進死節

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

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

兵於長平。今澤州高平縣。五月，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宋主自

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下，即日平

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贇。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

圍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

死。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

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進攻

州，守節以戒降。宋主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秋七月，宋主還以

趙普爲樞密副使，綱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勛嗣。綱冬十月，周淮南

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重進，周太

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權，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

青州。重進心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

陰結筠。守珣素識宋主，乃潛詣京師求見。宋主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見五九卷八。

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宋主厚贈守珣，令說重進。緩其

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宋主遣

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見上六卷。左右沮之，猶豫。見九卷第十一。

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聞

於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

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今江都揚州府，淮南節度治也。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

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謀者

數百人。綱唐主遣子朝宋，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綱宋以竇儀為翰林學

士。目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

」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端明殿學士。矣。」宋主曰：「非

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

門，儀見宋主岸幘。論曰：幘，足也。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

李重進 盡室自焚

竇儀 卻立不肯

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綱**辛酉

宋建隆二年。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唐徙都洪州。

今江西南昌府。

**綱**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后

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

戰○也。

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

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

美，光美傳德昭。

太祖子。

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

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

曰：「臣普記藏之金匱。」

見上卷第十。

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綱**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

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

數

朝

以爲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

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

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

丙

左右，謂曰：

由不能自  
臨時亦

杜太后  
宋祖

一日黃袍加汝身

宋主諭諸臣

生死肉骨

南唐李煜

「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對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肉骨也。」

臣語：起多人而白骨。 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

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

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宋主以其

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八月，唐主景昶子煜立於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卒於南都。洪州太子煜時留建康，即金陵，今江南江遂卽位。遣其戶

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

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綱**王戊才建隆三年，卽後主煜凡年〇皇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宋廣東京城，目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

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

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綱**二月，

宋初詔常參官轉對，見六一卷第五。目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

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綱**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目宋主謂宰臣曰：「

五代諸侯跋扈，見二三卷八。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苟也，機也，子曰，其了之愛

人也，以德，知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禮文王指子，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錄案

聞奏，付刑部詳覆之。**綱**冬，十月，宋以趙普爲樞密使。**綱**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

于房州。**綱**武平，見上卷二。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綱**十一月，荆南，見上

節度使高保勳卒，兄子繼冲保融嗣。**綱**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目**

此如我心

大辟不得專決

趙匡胤遷故主于房州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視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很者，誅之略盡，惟張文

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

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

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今湖廣永。成起道出衡陽今湖廣衡。文表

遂驅之以襲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知留後廖料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

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今期州，見上。以滅周氏，保權遣

楊師璠頰擊之，且求援於宋。

**綱**癸亥牙裏復丁有丁也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

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尙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

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

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綱**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

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見六十一。高繼冲以荆南降，**綱**延釗進克潭州。周

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綱**宋天雄節度見六十二使符彥

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南平王

宋初置  
判諸州通

宋初以  
常參官  
知縣事

宋毀白  
起像

卿入朝。目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

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

寢。綱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目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

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

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綱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目符彥卿久鎮大名，見同上。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

之。自是遂著為令。綱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目宋主歷觀武成王

廟，太公廟也。見四八卷十。兩廡，武指白起。見同上。曰：「起殺已降，見七卷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

之。綱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不及。目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見

二卷。詔以為平晉軍。綱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目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四。

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候闕，宋

主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試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為之。遷嘉

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朔言外事，得幸於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



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奮

鐵槌，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曳○拔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

卽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九月，宋貶李處耘爲

淄州今山中濟，有淄川縣。刺史。處耘，與慕容延鈞不協，更在論奪，朝議罪處耘，遂貶。○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

救却之。○目進從征澤潞，見上。遷洛州今河南河南府。訪禦使，充西山見五四。巡檢，御下嚴殺。

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

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之，知其情，因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去

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射○射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出薦汝。如敗

可自投河東。」其人踊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引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甲子牙乾德三年，歲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

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

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

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一矣，已而光義至，設重下茵。」

郭進用人

宋主趙普

商取上

燕商取幽

趙普普奏用人

趙普普請遷官

摩埃中不識天

得也。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至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見上二河某。普

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喻小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持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今順天府

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

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

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

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拙舊

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

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

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

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

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綱夏四月，宋以薛居

正、呂餘慶參知政事。目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

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

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

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輒專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

欲與普齊也。」**綱**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目**故事，皇子出閣，蛤

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貴特殺其禮。**綱**秋，七月，宋頒刑統。判大理寺，竇議所重定也。**綱**九月，

宋攻南漢彬丑森州，克之。**目**宋潘美尹崇珂珂帥兵攻南漢嶺南東廣郴州，今湖廣克之。

獲其內侍韓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劉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

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觸象，又賦斂繁重，有〇越州，今黃西南等府。民入城者，人輸一錢。」

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綱**冬十一月，宋范質

卒。**目**質遺命其子，勿請諡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

名器。見四卷第七。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綱**蜀約北漢侵宋，

宋遣忠武見五九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目**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今陝西漢

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漢中判官

宋頒刑 統 劉鑑極 刑 吾當救 此一方 民

蜀張廷偉說

西討有名

王昭遠自方諸葛亮高亮死節和規定雅樂

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論塞時。莫若通好去聲并州，見上卷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見二七卷九出

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孟遣

趙彥韜等，以蠟書見上行，從微道而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

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見六十卷行營都

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謂全

斌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

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今湖北麻州進。蜀主聞之，以王

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

李昊饒於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

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今四川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今漢中府，擒

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會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今四川，蜀寧江制

置使高彥儔死之。綱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實上定雅樂。

綱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

卷六四

宋紀

太祖

九一

**綱**乙丑本德二年。○是歲宋又司，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見三三克之獲其都統王昭

遠綱宋劉光義曹彬取蜀五州目光義克蜀萬今夔州府萬縣施見六一開今夔州府開縣忠見五六四

州遂州見五六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

峽見二七路兵始終秋毫無犯綱蜀太子玄喆將將兵禦宋至綿州遁還王全斌

進次魏城蜀主昶降目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

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

識至綿州見六一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今四川潼川州蜀主皇駭已而全斌進次魏城

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見

一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

受降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屬祝會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帷於講武殿

衣大紫貂裘帽以祝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

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

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綱三月宋兩川軍亂目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

曹彬仁

後蜀亡

世修降表李家

解紫貂裘帽賜全斌  
王全斌  
宋兩川軍亂

如天下  
弊源在  
此

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

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

侵擾之蜀兵憤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獲蜀

文州見六一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率衆攻彭州今成都府彭縣據之自稱興蜀大王兩川

西川東川俱見上。民爭應之全斌等退保成都宋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唐玄宗年號

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

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

乞命諸州度支見四四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

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

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呂氏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

方鎮之弊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重者方鎮之利也民之所以苦於軍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縱橫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

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綱**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

國公尋卒**目**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侍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

孟昶母

孟昶寶  
毀溺器

封樁庫

講武池

宋求遺  
書

鏡背識  
乾德四年  
午鑄

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太寧軍節

度使。昶尋卒。昶母李氏不肯哭，以酒酌額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

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

傷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去聲○溺小更也。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

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綱**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綱**宋置封樁註庫

**目**宋主平荆荆南高繼沖○命崇。湖湖南馬西蜀孟昶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

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

丹，見六一卷下。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

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常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

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常臨視之。

**綱**丙寅宋乾德四年○是歲凡四國，一頒。夏閏五月，宋求遺書。**綱**冬十一月，宋寶儀卒。**目**初，宋主將

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

背有識手，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前主王衍嘗有此

宰相須  
用讀書

賤王全  
斌宜而  
賞曹彬

囊中惟  
圖書衣

囊中惟  
書數卷

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綱**十二月宋兩川平。**綱**

韃鞬見五九卷三。入貢于宋。

**綱**丁卯，宋景德五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唯以曹彬為宣

徽南院使。宋主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

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祝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

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

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

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衣衾，

又能踐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

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綱**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

使。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

歸，篋怯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

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綱**三月



五星聚

五星聚奎。周顯德世宗年中，寶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儼善步星歷，嘗

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軍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

如其言也。○靜軒周氏曰：有太平之基，必有太平之象，有文明之運，必有文明之祥，伏羲畫卦河，而

非私智  
穿鑿所  
能必

五代以降，賦丁卯否，孔終復泰，理之必然，故五星聚奎以應太平之治，固竇叢之言，信

不運矣，是以世道之隆替，關乎氣運之盛衰，而非人之私智穿鑿所能必也，故特揭而書之。

綱戊辰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廢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二月，宋主立宋氏為后。○按之分注，宋主元配賀氏卒，而繼立

宋賀試  
貢士

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崖握之女也。綱三月，宋主覆

試貢士，目知貢舉王裕，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丙名在第六，宋主謂

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剛安能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

覆試。綱夏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目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今隨德

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馮平藉父勢，常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

紫雲黑  
蛇之祥

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

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

雷德驥  
忠直  
鼎鑑尙  
有耳

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尙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

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

過賞功，豈念舊惡邪？」至是以夏州今陝西雷夏衛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

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

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綱杙，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綱八月，宋遣

李繼勳將兵伐北漢。○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爲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綱

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戈河，進薄博通太原見上。綱冬，十月，宋貶雷德驥爲

商州今陝西，西文府商州。司戶參軍目德驥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

減刑名，德驥憤惋，求見宋主，面自其事，未及引對，卽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

并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主怒，叱之曰：「鼎鑑持鑑尙有耳，汝不聞趙

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髀，專商根肉也。二齒命左右曳菜拖出之，詔處以

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綱十一月，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

漢遂入宋晉今山西平陽府。絳今平陸府絳州。州。綱宋主享太廟，翌日，郊。目初，宋主入太廟，見其

吾祖宗  
當識此

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甯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

**綱**己巳，宋開寶二年。○是歲凡四國一禱。春二月，契丹弒其主兀律于懷州。**綱**宋主自將擊北漢，三

月圍太原。**綱**契丹耶律賢立。○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閏五月，宋主引還。**綱**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目**鳳翔今陝西鳳翔府。節度使王

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

臨劇鎮，王事鞅掌。詩小雅，北山篇，或王事鞅掌，注：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儀容也。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

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而歸邱園，臣之願

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

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閱見十五卷一。及履歷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

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見十五卷八。**批**（新安胡氏曰）太祖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皆所以處藩鎮，狀兵械之道，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

遼景宗  
律賢  
宋罷王  
彥超等  
節鎮

瘧疾一  
朝而愈

會官增

南漢亡

珠結鞍  
勒為戲  
寵

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綱庚午宋開寶三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目昭素酸棗今河南開封府延津

縣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

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宋主愛其言，書於屏几。綱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

其俸。目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

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蔡○較也。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綱

九月，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見上。冬十月，克賀今陝西平樂府賀縣。昭府。等州。綱十二月，南

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進擊，大敗之。遂拔韶州。今廣東韶州府。

綱辛未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去廣城十里。遂克廣

州。南漢主鋹降。綱宋加潘美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綱夏六月，宋誅南漢宦

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目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之罪。鋹

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千秋門外。釋鋹

罪，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

劉張疑  
酒有毒

唐貶號  
江南

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鏐**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鏐**在國時多置醜。見十一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鏐**先至賜以卮酒**鏐**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鏐**。**鏐**大慙謝。**綱**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目**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綱**冬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目**唐主因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去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

李煜殺  
林仁肇

宋計除  
林仁肇  
皆君開  
主通患  
仁肇江  
南人傑

宋用文  
臣分治  
大澤

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驚駭，服宋主之偉度。

**綱**王申宋開寶五年。○是歲凡三國，一譚。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唐以洪州為南都。今江西南昌府。留守林仁肇。目初，

仁肇密陳「淮南治江南揚州府。州府。成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漢南，道遠師疲，願假臣

兵數萬，自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

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

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

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

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閒，諫 醜見 殺仁肇。**批**（靜軒周氏

曰：）唐主可謂下愚不移者矣。既畏宋之侵伐，斯號稱臣事之甚謹，殊不知徒示削弱，何益之有，苟俯目前之安，曷若

自疆其國，春秋立信讖，而殺伍員，戰國趙破開，而殺李牧，楚項羽破開，而不用范增，有史未破開，而設贖道

濟，此皆昏君闇主之通患，不於踵而國為他人所滅矣。仁肇乃江南之人傑，觀其深謀遠慮，迥出人表，苟或用之，則土地

開拓，而國未遽亡，夫何因宋之閒，遂就殺之，嗚呼！抑不知宋之所懼者仁肇耳。仁肇既來，則江南長成已壞，雖久有

其國，烏可得哉。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夫其官。**綱**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綱**秋九月，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目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

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綱** 癸酉宋開寶六年。○是年凡三國，一鎮。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周恭帝。書曰：人者惡之也。

宋初殿試貢士

宋初殿試貢士。欲得乎真才，須精於遴選，宋主前命覆試貢士，此命殿試貢士，則其難倦於求賢之意切矣，豈不曠古而僅見者哉，特書曰初，著予之也。翰林學士李

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

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

宋行開寶通禮

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綱**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目** 初，宋

主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

行之。**綱** 秋八月，宋趙普免**目**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

檣。檣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錢弘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

物十瓶，置於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

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

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

俱見五九 卷第八。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臣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

海物皆瓜子金

海物

市貨鬻都下。三司使趙鼎辨平聲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

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驤之貶商州見上八也。知

州奚嶼序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見五六卷五。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

聞鼓見五三卷二。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使獄鞫菊○推窮罪也。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

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三城俱在孟縣西南。節度使以有鄰為祕書省正字，召德驤為祕書丞，普至河陽，上表

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光義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

太后大漸見五八卷十一之際，臣實預聞顧命見上。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

表，藏之金匱見同上。○時呂餘慶以疾解職，宋主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

慶宋主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

餘慶悉為明辨，時稱長者。綱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又以弟光

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綱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目多遜敏

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

趙普河陽上表自訴

呂餘慶長者



高識處位有

宋主誠曹彬

以劍授曹彬

令平必白己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綱甲戌**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鎮。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

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欲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內史舍人張

洎忌皆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

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

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

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

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

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

南今湖廣荆發戰艦城上聲○東下江南屯戍怨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

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今江蘇池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

於銅陵今池州府銅陵縣進次采石磯在江南太平府，城北采石山下，水者有石曰磯。綱冬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

鄭彥華等拒戰，敗走。目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

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

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

夫，遣使往荆湖見上造黃黑龍船數千艘搜○船之總名。又以大艦載巨竹，緆五○大索自荆

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

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以鎮海治江南鎮江府節度使

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侯林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彥華以戰

艦鳴鼓，沂素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磨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

亦敗。綱宋始修日曆分注云，命宰相日錄時政送史館。嗚呼！所處若此，其心可謂公矣，視彼自觀國史者，豈不多哉。目史館修撰扈蒙請

修日曆，宋主從之。命宰相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綱乙亥，宋太祖神德皇帝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惟北漢，至太平興國四年，乃亡。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

兵于秦淮，進圍金陵。目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講○但在江有，城西南。遣田欽祚

樊若水  
造浮梁

宋始修  
日曆

李雄父子  
人八節死

攻溧梁。今江甯府溧水縣。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

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在江甯府上元縣，治東南，秦始皇鑿。江南兵水陸

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

敗，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

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葦葭，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

守陴皮○城上女牆。者爭遁，溺死千計。綱夏四月，彗星見五卷第五。見東方。綱冬十月，江南主使

徐鉉來乞緩師，不許。綱江南都虞侯劉澄以潤州今江甯鎮江府。降，江南主危迫，遣學

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

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

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辯不已。宋

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

睡翰也。臥息。邪？」鉉惶恐，辭歸。綱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

死之。綱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

彗星見東方

父子為兩家

南唐亡

曹彬  
將不仁  
命違

陳喬  
死

鐘傳  
亦死

曹彬  
旅而還

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

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食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

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

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

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

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勤政殿學士鍾傳千去朝服坐於家，兵及

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煜遂與其宰

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同愷○軍勝之樂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

城之日，兵不血刃，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

必有橫罹離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綱丙子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書中選多矣。未存書振

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彬還書振旅見十師不亡一鏃，所謂萬全之師矣。特筆於策，深嘉曹彬也。目彬俘李○軍所虜囚曰俘。江南主李煜還

汴帝御明德門，令煜君臣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封煜違命侯。帝責張洎曰：「

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泊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泊謝曰：「書實

臣所為，犬吠非其主。」見十卷第八。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

太子中允。**黜**（史臣曰）張洎勸李煜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辨舌佞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幾受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之覆小人也。**綱**二月，

以曹彬為樞密使。目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

見五九卷下。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北漢劉繼元。未平耳。」及還，帝謂曰：「

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

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

幾，乃拜樞密使。**黜**（雲閒張氏曰）分注，載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言也。所謂前言戲之耳，亦非名教中之說，觀者以意逆志可也。曾謂彬之

慮，而有是乎哉？**綱**吳越王俶來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謂錢俶。克毗陵。今江南常州府，去年四月俶受宋命，取江

南常州。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

以見上帝，豈食言見六一卷三。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溶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

親幸宴之，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

黃袱封識，賜錢。

宋十不使相 曹彬 好官不得 錢多 曹彬戲言

黃袱封識 賜錢

復觀太  
平天子  
儀衛

循周漢  
故事以  
安天下

曹翰屠  
江州死  
胡則死

灼艾分  
痛

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綱**三月，以子德芳爲貴

州團練使。**綱**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目**帝以江表底平定，方內大同，欲西幸

以行郊禮。二月，如西京。今河南河南府各縣。次鞏今河南府鞏縣。遂拜安陵。帝父宣祖諡也。至洛陽。四

月，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

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綱**還宮。**目**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

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今陝西西長安府長安縣。耳。」光義問其

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

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殫矣。」**綱**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目**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指

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

縱兵悉取貨財，而屠其民。**綱**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

敗漢兵于太原，契丹救之。**綱**帝幸晉王光義第。**目**帝友愛光義，數別幸其第，恩

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九每對近臣言光義

光義  
行虎步

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綱**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目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

燭影  
斧之說

李贄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屢以後事，左右苦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對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顧命大事也。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惜哉。 **註**音殺音濁，築也，李贄之說，出自湘山野錄。 ○帝享

誤決  
事不樂

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可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也。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帝曰：「

守財豈  
可妄用

汝服此，眾必相傲。」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

獵馬  
戒

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

定折杖  
法

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

開寶  
以來

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

史臣曰

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稱令，名滿大時，俯首聽命，四方列國，以次割平，建隆

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奉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修農興學，慎罰薄斂。

宇無讓  
於漢唐

晉王不  
能逃桓  
公之責

太宗不  
為禮義

執若不  
欺人孤  
寡以下

與世休息。迄於太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靜軒周氏曰）

願命之是非論者多矣，然宋

史及通鑑皆備載之。至綱目一切削去，止存李贛之說，又按凡例，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略述於目之末，以因陋之，此以疑傳疑也，然願命大事，而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是必當時諱之也。胡為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太祖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帝崩而傳位，則大臣亦當相帥同列，稱領遺詔，推戴晉王，則是真偽瞭然在目，而授受明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羣屬所為，果何謂耶？且願命天下之大事也，以願命大事尚莫能明，則天下之事，更有大於此者乎？不然，綱目何不書傳位，而書之若此，春秋隱賦鍾巫而桓立禮之正也。而傳且曰：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用是而觀則雖信傳信，而疑傳疑，按以春秋之法，則晉王不能逃桓公之責矣，此綱目鍾巫神名，春秋隱公十一年十月，羽父謂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是非之漸也。註音鍾巫神名，春秋隱公十一年十月，羽父謂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

○（雲閒張氏曰）

以宋

太祖傳弟之事，失有三人焉。一失於杜后之不公，二失於太祖之不明，三失於太宗之不義，何也？蓋位者，天之位，非人之所得私也。苟以人而不以天，必將起讎召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尚何以安厥位為望哉！觀夫杜后有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斯言也；杜氏闔周之亡於幼主故也。使其不賢，其如長何，信斯言也，則古人委裘遺腹之事謬矣。至若太祖承母之訓似矣。獨不思夫自傳賢之後，必以傳子為正，間有不傳於子，而傳於弟者，未聞其有不亂也。况婦人無專，夫死從子乃其職也。太祖何獨昧於此哉？及夫太宗，則又不顧禮義而為之子，當夫兄之禪已也。蓋曰德昭嫡長，且賢，未聞其有過也。况陛下創業垂統，傳子為宜，臣何功德而敢冒居此位乎？雖違母后之命，正所以蓋其愆也。至於甚不得已，則掉臂而為泰伯夷齊之事，不亦可乎。嗚呼！杜氏以患得患失之心，而保天位。太祖以曲謹小廉，而傳天位，太宗以漏急奸貪而攘天位。天位一壞於三人之手，其不幸孰甚焉。大抵以天下與人，天下之大事也。彼其傳子之常法，尚有願命大臣而為之證佐，况傳弟之異事耶？噫！傳子而有願命之臣者，豈古人之得已哉。無非謹天位，而除厲階；塞禍源，立此福機周密之法耳。今而尊雖出守，豈無一二願命大臣耶？無願命之臣，而獨自晉王者，是太祖有其弟，而不有其子也。使太祖誠有其弟矣，安知後日光義能庇德昭不乎？使太祖不有其子矣，又安知德昭能無缺望之心以生亂乎？誠使太祖知其弟可傳，而其子之不可傳，一以公天下為心，又孰若不欺人孤寡，以取天下為美耶。然權其輕重而論之，則杜氏之失為最，太祖之失次之，而太宗之失為不足道也。

綱以弟廷美

即光美

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

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

郡王

德芳為興元

見上

綱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綱十二月大赦



太宗忍心害理無兄之心所斯

正始誅張齊賢布衣獻策

改元批（靜軒周氏曰）

應非常道也。今太宗於十二月改元，肆赦，又非漢光武元之比，姑諱一月是為明年。何汲汲以殘年為元年，大牧於天下，其忍心害理，莫如為甚，原其心試誇示海內，以為太平我之所啓，興國我之所基，其無兄之心，於斯見矣。故綱目特書之，而實有以誅其心也。

○罷河東兵伐北漢兵也。

○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太宗皇帝

初名匡義，賜名光義，復更名吳，太祖之弟，初封晉王，太祖弱，以昭憲太后顧命，竊立在他二十二年，壽五十九歲而崩。○帝仁如恭儉，好文守成，三年收越，四年滅北漢，天下一統，盛矣。然背陸貞

兄，一弟二奸，俱奪非命，宋后崩，不為成服，其垂心成何忍耶！

綱目廿，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

按書法，謂日非元

年不吉，此二年也，長為書之，改元去年也，去年年注，嘗雜書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矣，而此復書太平興國二年，既正此始，復誅其心也，唐文宗太和二年，綱目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示其不滿之意，今而直書其所得之人，所以美太宗才而得賢也耳，夫豈文宗棄日才而不用者，比綱目進士人之意也，後皆文比。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

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是時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勝，自呂蒙

正以下，盡賜及第。綱目二月，帝更名吳。綱目夏四月，葬永昌陵。綱目秋，九月，容

受賈珠  
權酒酤

立崇文  
院

吳越亡

以孔宣  
襲封文  
宣公

置內藏  
庫

張思訓  
作渾儀

州今廣西梧州府容縣

初貢珠綱冬十月初，權酒酤見十四卷

十一

綱十一月朔，日食既。

春秋：桓公三年，壬辰朔，

日有食之既，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胡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前楚晉號，鄭拒王師之應，然當時四年，宋伐魯丹，師徒撓敗，則其應殆與春秋無異矣，故併及之。

綱戊寅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目初置三館於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

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創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

八萬卷。綱夏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為淮海國王。綱秋七月，以孔

宣孔子四十四世孫襲封文宣見四九卷四。公目宣知星子縣今江西商康府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

嗣，遂命襲封。宣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見四二卷四周顯德世宗年號中遣使均

田，遂抑為編戶。列次民籍也。詔特須見四二卷一。其家綱冬十月，置內藏庫。目帝幸左藏庫，見四九卷

九語去聲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心，何

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見上卷七屬焉。

綱己卯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諸將伐漢。綱新渾儀見三五卷第七又四三卷八。成。目

司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

於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綱二月，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

「上櫛風沐雨，見四七卷一。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

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綱二月，

契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馬嶺，大敗之。綱夏四月，帝至太原。漢都，今山西太原府。督

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綱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

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

無完堞，見上八。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城

寢下，帝釋之。封彭城。今江南徐州。郡公。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綱徙太原民于并。兵

州。綱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今太原府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

民居之。綱常發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圍幽州。見六一卷上。秋七月，與契丹耶律休哥大

戰于高粱河。在順天府昌平州。敗績，乃還。綱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綱初，德昭從帝

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

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

北漢亡

平晉詩  
以榆次  
州縣為并

太宗高  
梁之敗

變兒何至此

太宗貞母貞兒

楊無敵

法定差役

劉繼元長子

望旗引去

封書付業

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諡曰懿。

（靜軒周氏曰）

德昭，從征幽州，帝聞有謀立之事，心滋不悅，而疑之愈，遂令上釋，及昭請太原之役，而太宗以非語詰之，抑鬱弗伸，捐生自刎，以誅心之法論之，太宗可謂上負其母，下負其

兄者。九月，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木姓。帝克太原

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今太原府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綱庚辰，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

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三月，衛公劉錡太宗即位，封張為衛國公卒。錡有口辯，帝之將伐

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

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殿上擊也為諸國降王長

帝大笑。至是卒，追封越王。楊業敗契丹于鴈門，殺其將蕭咄敦入。李契

丹兵十萬，寇鴈門。即代州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陁朔○連山中絕曰陁出，至鴈門代州北口，南

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旗

旌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冬，十月，契丹寇

瓦橋關見上卷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契丹軍退乃還耶律契丹主賢賢圍瓦

橋關第四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宋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見上卷十一月

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今直隸大名府諸將復戰於莫州敗績

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

至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見六一卷十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

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去聲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

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冒以逸自處則邊鄙甯而河北

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天地四方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

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王道無他廣推恩於

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 卷六五

#### 宋紀

太宗皇帝

不肖子  
安在

田錫進  
封事

綱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  
岐王

綱夏六月薛居正卒

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何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過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

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

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

書親賢士脩飭爲善其後帝數朔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綱秋九月罷左拾遺田

錫目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始門署狀云

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見上卷末

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密念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乞脩德以來

遠宜罷交州今安南國  
交州府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

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

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聽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關西

苑廣御池而尙書省湫隘見五一  
卷八郎官無本局尙書無聽事中庭  
見四三卷第  
五九寺見四三卷第  
五三監

祕書將作  
國子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見上卷  
第五是豈太平之制度邪願別脩省寺

以鐵爲枷

見六十一。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扭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

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綱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目普奉

朝請，見上卷。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太宗初爲晉邸

，○見見四。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

普，普因言願備樞軸。樞，戶樞也。軸，車軸也。樞軸猶言鈞軸。見四九卷八。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

權倖所沮。」謂人多遜。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見上卷。及前朝上表自訴。見上卷。等

事。帝發金匱，見上。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

已知四十九年非矣。」莊宗稱，遜于干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綱以石

熙載爲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綱女真遣使入貢。女真之先，唐古肅慎地，元魏時號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至隋末號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

末兩部，後梁末益強，鎮於海國，黑水靺鞨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音蘇靺鞨，音末葛。○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古肅慎，在南者，繫稱於唐，號爲女真，在北者，不稱於丹，號生女真。註地後曰女真，元魏時曰勿吉，隋曰黑水靺鞨，

唐初創其地爲燕丹置黑水府，遼海區，爲上京龍泉府。金爲上京會府，元爲開元路，明置衛清爲開原縣。

綱壬午，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爲樞密副

使。目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西池在開封府城西。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見四卷。

罷秦王廷美

趙普復相女真

趙普自陳

已誤  
容再誤

趙普陷  
秦王

八。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始門使。初，昭憲太后遣

命太祖傳位於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

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歿，廷美始不自安。他

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綱**以寶僞稱郭贄參知政事。目初，帝尹開封，僞為判官，以推官賈琰鹽七。佞諛於

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眾皆失色。帝因重僞之直。

至是謂僞曰：「賞卿之叱賈琰也。」**綱**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目

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察也，得

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

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

駕，見十卷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

遺去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此去詛畫。呪畫。怨

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并徙其家屬，期親於



遠裔。其趙白樊德明等悉斬於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坐與虛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

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

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

廷美為涪陵今四川重慶府涪州。縣公，房州今湖廣黃陽府房縣，○記音云。安置。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

寧國司馬。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六月，繼捧弟繼遷叛走

地斤澤。夏州今陝西寧夏，衛定難節度使。自李思恭度使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

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

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為四州都

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

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

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靜軒周氏曰：觀此可以知宋室邊患之始也，何者？宋

，關北之幽燕，關西之銀夏耳。幸而繼捧仗義，入朝獻地，繼遷跋扈逃匿，窮荒厥後浸強而不可制，遂為子孫西顧之憂，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遼聖宗 耶律隆 緒

成西 夏之禍

趙普 李符

綱秋，九月，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年十二復國，號曰大契丹。綱冬，十一

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

併列國，天下一統，中國之禍所未復者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觀此可以知宋室邊患之始也，何者？宋併列國，天下一統，中國之禍所未復者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議成西夏之

賜王顯  
軍成三顯

宴進士  
于瓊林  
始三  
甲之分

月以李繼捧為彰德今河南彰德府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

制諸部？」對曰：「羌人鷲悍至如鷲鳥之猛悍，但羈縻見一八卷七而已，非能制也。」

**綱**癸未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米德超為樞密副使。酒坊使

弭德超有寵於帝，覬覬○五幸也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見一八卷七乘傳駕大馬以急變聞曰：

「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徵，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

遂出彬為天平見六一卷上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綱**二月以宋琪參知政

事。**綱**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

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綱**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德超以不得樞

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

得線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鞠鞠問，德

超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今廣東瓊州府而死。常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綱**六月

以王顯為樞密使。帝語大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

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賜之。**綱**秋七月郭贄免

假山 血山

趙普詔 君不義

以李昉參知政事。○八月，石熙載罷。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目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出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械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綱趙普罷。趙普輔兩朝，可謂召臣柱選者矣。然以失節之醜而陷君於不義，其大惡蓋自可見，而其功過，有不足言矣。綱曰於其罷而去其官者，惡之也。目普罷爲武勝軍治河南南陽府鄧州。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

得人爲  
泰之初

呂蒙正  
不詰朝  
士姓名  
太平御  
覽  
開卷有  
益

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綱**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說綱目備載此條，則太宗得人之易，泰之初九拔茅，

，茅根也，彙，類也，言衆賢在下，相連而進，在拔茅，而其根自以其類而進之象。

**目**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

「虛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

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

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例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

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

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

政邪？」蒙正佯爲不知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乞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

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綱**以呂文仲爲

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目**帝勤於讀書，自己至中，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

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

遍是書耳。」每暇日，則開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求遺書

綱甲中，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目時三館見上卷十四。所貯遺帙姪，○書卷編次曰帙。尚多，乃詔

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真也。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

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聞出矣。綱涪陵公廷美以憂卒。目廷

美至房州，憂悸忌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諡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

史。綱李穆卒。目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

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綱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見八卷二。許之。五月，

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目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見同上。

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矣。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遂罷封禪。

知睦州。今浙江嚴州府。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

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

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

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若

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太宗哭李穆

封禪以災罷

田錫疏略

可謂達  
君之惡

白日上  
升何益  
於世  
勤行脩  
煉無出  
於此  
希夷先  
生

宴羣臣  
於後苑

批（靜軒周氏曰）

封禪非清朝之令典，乃衰世之妄爲。堯舜禹湯之時，治隆俗，美天下寧謐，然未聞其封禪而致是也。漢晉隋唐之世，生民塗炭，四海未安，然未聞其不封禪而致是也。太宗繼

體天下小康，而羣臣遽有封禪之請，可謂達君之惡者矣。迨大乾元文明札繼被災，乃始求言而寤前詔，則帝之心庶幾不惑焉耳，故書羣臣請封禪，所以惡其佞，書許之，所以著其惑，書乾元文明毀災，以見天變之告戒，書詔求直言，罷封禪，以美太宗之警省，詳書於冊，美惡自見。綱冬十月，華山見六三卷二。隱士陳搏入朝，帝之卽位也，召搏入見。

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

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

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見同上吐納養生之理，非有

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見同上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

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

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老子上篇：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還華

山尋卒。綱知夏州。見上尹憲襲李繼遷。憲與曹光實襲繼遷於地斤澤。破走之。綱十二月，立妃李氏

爲皇后。后蒲州刺史處耘之女。綱賜京師大酺。見十二卷四。二日。

綱乙酉，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今陝西延安府米脂縣。據之。綱

遣知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綱夏四月，江南饑。遣使賑之。綱宴羣臣于

後苑

按舊唐書凡書等語也，然臣所察，唐之美多。宗以四法底節，縱酒為樂，不亦過乎。是時江南饑饉，民不聊生，西夏用師，殆無虛日，宋之君臣，正當兢兢畏，講求治理，尙慮弗及，而太宗以四方無事，賞花曲宴，謂之何哉。綱目上書江南饑，下書宗宴臣於後苑，其義自見矣。

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謂之曰：「春風喧

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

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生，尙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

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綱目徵田仁朗還

五月，副將王彥擊李繼遷走之。麟今延州府神木縣夏州蕃內附。綱目秋九月，廢楚王元

佐為庶人。綱目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

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縱。刃傷侍人疾少閒，帝為赦。天下會重九，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

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憤，被酒，夜

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

師，帝許之，召還，居於南宮。綱目遣使如高麗，目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

之接壤，數為所侵，命韓國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

始宴自此

友想王孝

賞花曲宴自此始

志○恚以也。

汝也。

日四六卷二。

見四一卷，一又四一五卷第八。

庭上聲，○杖也。

蔡，○瘥亦瘥也。

知了，○開也。

去聲。

實懷浦  
父子請  
取燕薊

曹彬岐  
濟之敗

楊業死  
節

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綱冬十二月宋琪柴禹錫免。

綱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目初賀懷

浦將兵屯三交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見六十三卷五令圖上言「契丹主

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即幽州見六一卷第十薊見同上帝信之以曹彬為幽

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

重進為定州見上卷路都部署出飛狐道名在山西太原府廣昌縣潘美為雲即大同府朔今大同府朔州

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綱李至罷上詳謀伐契丹故也綱二月李繼遷降契

丹目契丹以為定難見上二夏州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綱三月曹彬取涿州見上卷

綱田重進敗契丹兵于飛狐綱潘美取寰環○今大同府馬邑縣朔應雲州綱夏四月田重進

取蔚州今大同府蔚州綱五月曹彬引兵退彬見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

關名在涿州城西南敗績帝聞敗召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置代州綱契丹復陷蔚寰州綱潘美副將楊業進

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凍家谷死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綱六月以辛仲甫

參知政事綱秋七月貶曹彬為右驍衛上將軍探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綱以張齊賢知代州



張齊賢  
自請知  
州

張齊賢  
計敗契  
丹

列  
備然

親耕藉  
田

目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綱八月，以王沔、張宏為樞密副使。綱冬十二月，契丹隆緒

二。大舉入寇瀛州。今直隸河間府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遂掠

邢。今直隸順德府深州。今直隸真定府德州。今山東濟南府州。綱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目契丹薄代州。薄，逼也。

城。副部署盧漢賁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眾感慨，無

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濟賢遣使約潘美以并見上卷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

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見六三卷五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內○刃傷也。并之全軍

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

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

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士鐙。登若

掩擊，大敗之，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綱丁亥，四年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為樞密副使。

綱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藉田。見上一卷八赦。綱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

馬周復

恕李時忠

太宗知人

作從閣

目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料以新名，綱李昉罷。目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且為去作大言，使頴上之，且改頴名曰

馬周，以為唐馬周見從復出也。於是頴擊登聞鼓，見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

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

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

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

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綱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謂其為人難，太宗之相蒙正其庶幾矣。目帝欲相呂蒙正，以

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時普鎮武勝軍見上。帝遂留為太保，兼侍

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特政，有未允者，必固稱

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並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

位，普雅重之。綱以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綱

夏五月，作祕閣。目詔就崇文院見上卷中堂建祕閣，分三館見同。書籍置其中，以吏

趙保忠

法可惜  
豎子  
足惜

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

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

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

焉。**綱**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目**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

命繼捧領夏州。見上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當授以官

也。」**批**（呂中曰）復中一再入夏，故其趙保忠之說也。後有夏人，即保忠合大為邊患，

鄭州。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姓。三字利用有罪，賜死。**目**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

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見上卷第八。普復力請誅之，帝曰：「

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

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見上卷二。馬

旋寧今河南開封府寧陵縣。而踣，及出灣易馬，至商州，已磔。見上卷二。於市矣。聞者快之。**綱**秋八月，

鄧今河南開封府鄧州。王錢俶卒，**目**俶薨，輟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命中使護喪葬洛

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為天下兵馬

錢徽福履之盛

制敵之方盡於此

彗星出京井

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

見上卷

四徙大國

宋海陵王改封淮南王，未幾改南陽，復封

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

之盛近代無比

九月契丹復陷涿州

見上卷冬

十一月遂入祁州

見六二卷四

己丑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

見五三卷六

遷其民于燕

見七

目時契丹屢寇邊詔羣

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

見同

以東皆為契丹所

有既失地利而河朔

河北也

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

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峙

峙也

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

創魏州今直隸大名府

以

控

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

言「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

一李昉王禹偁亦多以脩好

為言

帝嘉納之自二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

綱秋

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張遜簽書樞

密院事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綱彗星

見五卷第五

出東井

見三三卷六

八月赦

目司

天言妖星為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作開寶  
寺塔寶

尹繼倫  
河之

尹繼倫  
將略

黑面大  
王

綱作開寶寺塔。目藏佛舍利。見三八卷六。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

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毀血。」帝亦不怒。綱都巡

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目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

發鎮定。但見上卷一。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

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騎也。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

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

今日計，當卷。上聲。兵銜枚。所以止喧譁也。枚形似者，兩步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則不能言。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

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

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以餵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

在直隸保定府清苑縣。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

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

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

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云。綱大旱，目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

失和調變和也。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

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綱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普以疾力求致仕，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

綱夏四月，詔貸江州今江西九江府。

義門陳兢粟。目兢，陳宣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

下嫻內睦，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

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宋太祖年號。初，免徭役，

至兢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戡言於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綱靜軒周氏曰：九世同居之事，一見於張公藝，再見於陳兢，其是而後，寥寥無聞，夫以公藝之同居，忍也。陳

何難哉。故綱曰書義門，所以美陳說，其貸粟，所以美太宗也。其爲世勸切矣。綱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爲夏王。

綱辛卯，二年，春，旱蝗。目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祈雨祭。無應，帝手詔宰相曰：

「朕將自筮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綱閏二月辛仲甫罷。綱夏四月，以

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目初，準爲樞密直學士，

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

忍公治家之良法

義門犬

陳宣都王叔明

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上二。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

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

二府中書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賅。」見四七

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

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綱張宏罷

綱五月，以謝泌泌爲左司諫。泌上脩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

卽日命代以赭者○粟○惡○白，賜泌金紫。見五十一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

如流，故臣得以盡誠。如唐末孟昭圖見五九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

不亂？」帝動容久之。綱置諸路提刑官。綱六月，忠武節度治河東開封使韓公潘美

卒。綱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見上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且以其子德明爲禁內

辨落史，行軍司馬。八月，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

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

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首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綱九

院審刑

趙保吉

唐末孟

昭圖

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目呂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於沔，沔聽察敏辯，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之也。以甘言，既而進退非允，人

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

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

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

帝追還兩詔，沔遂罷。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覲記

其脩舉，知古訴於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度支見四四。判官宋沆枕上。伏閣蛤奏疏，

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為吏部尚書，時

三日之閒，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毀

者慙而止。綱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目初，黃中再典

貢部，多拔寒峻後，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

真貴人也。」至是並拜。綱王顯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綱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西平今陝西行都王。綱女真見上。

李沆風  
度端凝



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入其十一月以舉士安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

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身四書「玉堂之

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編獻玉堂記，

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今江南鳳陽縣。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

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王辰二年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先是旱，大蝗，詔遣使決諸州獄。五月

雨，蝗盡殫。意死至是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糴，名曰常

平倉，遂為永制。秋七月，趙普卒。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

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

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關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

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靜軒周氏曰：「

普卒不日，宜。削也。為能之？附極之事，普實預謀，其罪一也。為政而有患得患失

之心，生罪二也。秦王虛多通之獄，普實尸之，其罪三也。此所以持制其官以承嚴。綱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古。隱士被召不至者，其間必有所處而始終執守之堅也。今太宗治朝，庶可以行君臣之義。故也。召猶不

道論語讀

師置常平倉於京

范杲 飛白 書 玉堂記

北山移文，尚謙詞之。洛陽人，沉默好學，隱居終南。山名，在陝西西安府城南。以講習爲業，從學

者衆，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釋氏也。嘗裂佛經以製帳帷，所

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恚○怒恨也。曰：「常

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

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

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癸巳四年春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

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幕○常府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職

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

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

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神今四川眉州青神縣。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

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今眉州彭山縣。殺縣

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綱三

種放母

裂經製

放母成

子之高

置審官

院

青神

民王小

波

聚衆

爲亂

月，以何承矩為河北通名，治直隸大名府。屯田制置使。河北屯田，地且耕且守，軍有餘而民安。居矣，是亦寬安士字之長策也，故書。綱夏五

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

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迂也。朱拖紫，足以為

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

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

也。綱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綱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綱

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

入，著給事中之職也。綱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同知院事。

綱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

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

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怒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今山東青州府。

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

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綱秋九

太宗不得為學士

左有出幾準

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直隸大名府州。綱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以水災故也。綱以

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

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

之人燬也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

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任

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器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

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

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見四十一卷五走集之所莫不周知

帝器之綱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

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治開封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關西治陝西四府劍南治四川成都府淮

南治江南揚州府江南東西東治蘇州府西治江寧府浙東西東治紹興府西治杭州府廣南治廣州府以京東治東京府為左計西

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

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鐸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

向敏中  
賈用

分天下  
郡縣為  
十道

左計右  
計

出難以經久，帝不聽。**綱**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蜀州，永康

軍

**綱**甲午，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見上卷第七，招安使討之。**綱**

趙保吉寇靈州見西九，以李繼隆為河西見同都部署討之。**綱**三月，李繼隆入夏州

五。執趙保忠赴京師。**綱**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墮墜夏州城。**綱**置起居院。**綱**

右諫議大夫張泌請置起居院，脩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記。見五卷第七

逐月終送史館以備脩日曆。見上卷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

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綱**五月，王繼恩復成

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復陷嘉戎諸州。**綱**秋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目**中

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

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

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綱**以張詠知益州。即成都府。

**目**王繼恩上宮正宿秀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

置起居院

起居注此

別立宣政使張詠知

此人何  
了不能

一言意  
世法

橫剽掠，餘後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視軍校曰：「爾曹蒙國

家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注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

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

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

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尙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

意乃下其估，市價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

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綱九月，以襄王元侃

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定，馮拯整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

南。治廣東嶺南州府。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見上八。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

付神器見二十卷第七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

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丙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

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

三子也。綱（呂中曰）

東漢李膺所以有女中官官外戚之倡者，以立天子之權，蓋出其手，維李周往尚裴度鄭意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實萬世法也。

綱以寇準參

知政事綱冬十二月以陳恕為鹽鐵使目總計使果不便見本頁乃罷之復以三

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恕有心計見十四卷二釐治也去宿弊帝深

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誚讓恕跟

踏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綱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目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

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

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況也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

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

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

咸多其仇抗直綱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綱二月四川都監宿翰

獲張餘于嘉州各州用蜀盜平綱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漢武帝備漢長

陳才未宗備呂蒙正之節而出判河南人君苟以如賢疾能為心。則凡縱其傷民之事將弊斷不至矣。見十四卷第四目帝嘗欲遣人使朔方但反州見上第九。論

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

呂蒙正  
規跡

真鹽鐵  
陳恕

呂端大  
事不糊塗

張洎江  
東士人之冠

宋后弱  
不成服

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

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

。」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竊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

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

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與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

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

博涉經史，善持論，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

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為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

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

脩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目

后疾甚，遷於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

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今江南  
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斥。六月，以李繼



遷爲鄜州今陝西延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綱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恆。

大赦。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

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

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稱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

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

上表辭謝，帝不許。

綱丙申二年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以太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

目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纔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

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

使凡邸一。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均。靜軒周氏曰：「太宗之育惟吉，或名皆

以存身爲言，臣竊以爲不然。蓋太宗所得者太祖之天下，所恃者太祖之鴻基，太宗當思太祖之心，以報太祖之斯無歎焉！

彼德昭德方皆太祖之子，無而天亡，無可推立，幸而德昭長子惟吉尚在，則當册爲諸嗣，不食前盟可也。夫何隱而不授，必待既立已，然後舉而育之。嗚呼！然則以爲觀察使者，非本心，特欲甜天下之舌，意以我之不負太祖云爾！殊不知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綱曰：特舉太祖孫惟吉書之，所以誅太宗之心，深護之也。綱夏四

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綱秋七月，寇準罷。率剛直有餘，而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宜明乎有以誨羣臣之紛紜也。故綱目前其宜而

少年天子 欲置我何地

太子拜 至沆

官太祖 孫惟吉

綱目 太宗之心

以可免例者，其亦尚名實之奇耳。其亦實備賢者之志耳。

**目**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多得臺省清要

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

見上第九

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

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

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

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

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

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見上

**綱**八月，李繼隆副將

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

**綱**九月，秦晉諸州地震，

**綱**大有年。

**綱**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以病罷

**綱**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

樞密院事。

**綱**葬孝章皇后。

自至道元年書問寶皇后崩，至是踰二年而始克葬，則太宗受禮悖義，而無見之心益著矣，故特書以著其失。

**綱**分天下州軍

為十五路。自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

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綱**二月，帝崩，太子恆即位。

端之處繼恩，若獗猛獸，而置諸弁，天下大事不動聲色。

十五路

太宗無兄之心

鼠雀尚知人意

呂端 給  
恩 纒 纒

呂端 詩  
機 纒 纒  
殿 纒 纒

纒 若 水  
龍 龍

，而定於頃刻之間，是誠所謂大事不胡塗者也。  
**目**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

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欺也

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見上立嗣以長，順也。今將

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

福宿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

羣臣拜焉。**目**（史臣曰）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及長，老治，慎，慎，經，經，諫，諫，爭，進，退，知，知，性，有，過，知

死，宋之不成，實治險見上後世不能無議焉。武**綱**夏四日，尊皇后為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

政事。**綱**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見上。行軍司馬**目**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

為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今廣西**綱**

立郭氏為皇后。后嘗徵南院**綱**六月，追復諸王。廷美為秦王。見上復封兄元佐為

楚王。見上廷美不得其死，元佐之無故所棄，皆公議之才容也。帝即位之初，○欺也

**目**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止罷，又曰：「

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

若水  
王且

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移文稱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

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

舍人王且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視也。秋八月，趙鏐李惟清罷，以曹彬為

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輪為副使。冬十月，葬永熙陵。在河內府十二月，追尊太

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帝生母也。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見上節度使復姓名趙保

吉。

### 卷六六

#### 宋紀

真宗皇帝

初名元侃，更名恆，太宗第三子，初封襄王，進封壽王，尋立為太子，太宗崩。嗣立，在位二十五年，懿契丹大舉入寇，向微諶準勸帝親征，諶和寬淵，幾於亡國矣。

綱 戊戌，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目彗見五卷出營室北方北，

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

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今江蘇揚州府泰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見上卷未定讞

上詔求  
直言

除遺負  
釋繫類

王李知  
二子之

特命  
人爲納  
陸

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政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布平負，悉除之。目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

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罷呂中曰（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貴

寇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日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靈寇，與什子之處事何異！昔此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長者，王且李沆而已。

冬十月，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罷。目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

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壞規偉也。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爲納陛。

見八名第  
十九錫至是以疾罷。綱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

爲樞密副使。目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嘗爲帝言皇王之道，帝曰：「

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

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

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泌以爲眞姦邪見五五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

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綱**己亥，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目**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踐阼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像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舍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綱**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目**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利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瓌瑋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瓌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見四一王。諡武惠。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

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悉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

為宋良將第一。**綱**秋七月以王顯為樞密使。**綱**以呂文仲等為翰林侍讀學士

郭昞昞為侍講學士。**目**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祕閣以楊徽之夏

侯嶠及文仲為侍讀學士昞為侍講學士。昞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昞

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綱**

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都部署康保裔與戰于瀛州。今直隸河間府死之十二月帝自

將禦契丹次于大名。見六四

**綱**庚子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范廷召追敗之。○帝至自大名。**綱**二月王顯罷

以周整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目**初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

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綱**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證正

冬十一月張齊賢免。**目**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冬十朝會齊賢被酒失儀

遂坐免

**綱**辛丑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綱**三月以呂蒙正向敏中

王長符  
第一長符  
將  
請  
上  
請

康保裔  
死

真宗  
王旦  
張齊賢  
以

頌九經  
于州縣  
學校

真宗得  
守邊之  
策

同平章事。○王化基罷，以王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綱**夏四月，

以王欽若參知政事。○頌九經于州縣學校。**綱**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陝今

府。西平府諸路經略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

「靈武在靈州見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

軍在靈州西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

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

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

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

以益戍。趙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

寢其奏。**綱**（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不便，蓋不諳邊事之難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議，得守邊之策矣。

**綱**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綱**壬寅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綱**濟知靈州，謀輯八鎮，



濟刺  
指血染

興屯田之科，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成指血染奏求救

兵，不致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

王超屯永興軍。綱夏六月，周瑩罷。綱秋九月，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發和放

耳，長爲不書隱士，而直書召种放，若已出任，然者何讓之也。目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

放乃詣京師，對於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

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

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

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縣名，京兆府屬。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

守京兆。部西安府，見上卷第九終。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詩，

誦北山移文。南北朝齊周彦隱於北山，後唐時山爲海鹽令，稱高入京，復經此山，其種主假山靈之意移之，名曰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綱冬十月，

向敏中免。

綱癸卯六年夏，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初詠知益州，後比永興軍。治政優異，

復自永興徙知益州。見上卷第九。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

杜鎬  
文北止

得無  
西顧  
憂不  
數錢  
不

陸如  
寇準

田錫  
疏

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綱**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目恕久領三司，見上卷第九帝初卽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為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見上無不循其舊貫。事也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綱**秋九月，呂蒙正罷。**綱**冬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目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綱**趙保吉陷西涼，今陝西行部，可涼州衛。殺丁惟清，知西涼府。潘羅支，六谷酋長，時為朔方節度使。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目環，環州，今陝西慶陽府環縣。慶陽府。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

夏乘時滅請

李沈日 盜水旱

李沈識 丁謂 他日當 思吾言

保吉擅河南地見十三卷九。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

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

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綱甲辰，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綱二月，皇太后李氏崩。證曰明德。綱秋，七月，尙

書右僕射俊同平章事李沆卒。目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吁幹○日免也。食王

且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

日四方甯謐，密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

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

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

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

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

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綱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

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見四八卷六，是已。

沈常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沈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

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視倚視治第封邱門

汴京城門名內廳事中庭前僅容旋馬視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

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沈忠良

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邪」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綱以畢士安參知

政事綱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

密院事目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

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

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

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猶言強梁見二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

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辨

帝始不疑綱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契丹主耶律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綱冬十月契丹來議

置龍圖閣

和遣閣始門祇候曹利用報之。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

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十

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陷德清軍。治直隸大名府清豐縣。逼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

遂抵澶州。今大名府開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

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

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畢

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

王欽若臨江州府。今湖廣非州府。人也請幸金陵。今江南京府。陳堯叟閬州。今四川保寧府。人也請幸成

都。今四川成都府。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

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

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陵。謂金陵也。蜀也。所在人心崩

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天雄軍治。準薦

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李繼隆軍射

寇準前  
笑自如  
寇準請  
帝幸澶  
州

上澶出  
頭天若

石 殺契丹將蕭撻覽。目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撻

覽謀以遲明猶察明也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見五十一卷頃之，控弦見十五卷暴至，撻覽躬出

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

兵，既死，虜大挫衄。內○刀傷也。綱以王旦為東京留守。綱十二月，帝渡河，次澶州，契

丹請盟而退。目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

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見上卷第八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同輦見五十二

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

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

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蹕見十一卷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

懾，懾，抽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以扼其吭，吭，胸也李繼隆

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

固以請，即磨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

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

惟可進  
尺不可  
退寸

寇準與  
楊億等  
呼

寇準其  
策以進

一財寇同  
城物情

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也。博○逼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

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

「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

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

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見六一之地，因

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

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利可也。」準尙未許，會有

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

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

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契丹遣其閣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音（陳瓘曰：）時

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行其言盡音慶歷，仁宗年號。靖康，欽宗年號。○（雲閒張氏曰：）謂以曹利用而敵得堅，投鞭

可，不惟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謂康，欽宗年號。○（雲閒張氏曰：）謂以曹利用而敵得堅，投鞭

劫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管宋之君，一以偷安，一以爲念，一以具懷戎，一以不能畏懼，

却顧而狙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史能兵勝於賊，賊勝於兵，決戰於士卒歡呼之頃，立定戰功，以克永世。

豈致篡竊相仍而子姓被俘哉。嗚呼。晉謝安，見三十三卷。晉之宗武，宋之景宗，其失一也。註第八，又第九。

綱帝至自夏州。

增置制舉六科

綱乙巳，二年，春，正月，大赦。綱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互通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綱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綱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綱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綱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籍。」六經之學，五帝之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六略：文略，武略，龍韜，虎略，石公兵法。連籌決勝。見十卷。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

中下三卷，並石公兵法。

連籌決勝。

見十卷。

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

詔中書門下試察其

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綱歸幣于契丹。綱自是歲以為常。綱八月，以向敏中

知延州。綱先是趙德明

見上。

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緣邊安撫

使，受其降。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都部署，兼知延州。今陝西延安府。委以經

略。綱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綱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



學士安  
有古人之風

用例一  
吏職  
寇準願  
矜其功

春秋恥  
城下之盟

注 寇準下  
孤

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不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

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絀，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

五千兩，謚文簡。**綱**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自是往來不絕。

**綱**丙午，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綱**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

除官，同列口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

自澶淵州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

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

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

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

帝愀情然不悅，欽若曰：「陛下知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

注 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願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

陝州。今河南河南府陝州。初，張詠在成都，節益州見。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

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

不可不讀  
謂我公  
北門鎖  
論

契丹中  
京  
增戶  
守戶  
丁門上  
計錄  
會

承天門

「霍光傳在班固前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父見十

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治首張大契丹使過大名謂準

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

可耳」**綱**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

事韓崇訓馬知節簽書院事○置諸州常平倉**綱**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

定難見上卷末節度使封西平

**綱**丁未四年春正月契丹城遼西今直隸永為中京契丹建都遼西，置宮殿博庫府庫城市實以英戶流中京**綱**夏四月

皇后郭氏崩證曰郭**綱**五月僧孔子守塋替○塋戶凡戶**綱**秋八月權三司使丁謂

上景德會勝計錄發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得君，殊不知君心之驕，實基於此，故下書天書見，自是以後明東封西祀浸不能已，實謂有以隆之也，所以小人為君心之蠶耳，故綱目書以著其欺蔽之

**綱**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凡書有者，所未嘗有明百也，書曰，有天書

見于承天門，深病之也，天何言哉？安有文字？然則小人之逢迎其君，真宗之不辨其偽，胥失之矣！**目**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臯州之盟為辱常

快快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見上乃可滌此恥」

王欽若請封禪

封禪當得天瑞

天瑞人力爲之

聖人以神道設教

王西日賜得皆美珠

帝曰：「河朔也。河北生靈始免革兵，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見八

二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

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

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出於洛。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果有邪？聖人以神道設教易觀卦彖傳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耳。」帝沉思久之曰：「王且得無不

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閒空閒處爲且言且黽勉

從之。帝尙猶豫見九卷第十一會幸祕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

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

決，遂召且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且

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

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

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二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

於朝元殿，建道場以貯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鷓尾上，令

陳堯叟以  
等益附  
和義  
孫嶺直  
言  
得天書  
于泰山  
作玉清  
昭應宮  
加謚孔  
子玄聖  
文宣王

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鏤，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

降之書也。一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

之下，且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復命堯叟讀

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見二卷道德經。見四九卷節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

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見一卷羣臣入賀於崇政

殿，賜宴遣官告天地宗廟。杜稷大赦，改元。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

杜鎬益以經義附利，而天下爭言祥符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

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綱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

封禪大禮使。綱六月，得天書于泰山。上欽若詣泰山得天書，授中使馳捧詣闕。羣臣上帝尊號。綱作玉清

昭應宮。本天書也。見八卷二。○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禪社首。見四五卷八。大赦。綱十

一月，帝過曲阜。見同上。謁孔子，加謚玄聖文宣王。綱還宮。帝還，羣臣爭頌功德，

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

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爲

恃！帝皆納之。

以方士  
衛將軍

綱已酉，二年春，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目先是汀州今福建汀州府人，王

捷言於南康今江西贛州府。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鑲遠。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

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為司命天

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綱夏四月，昇州即金陵今江南京府大火，陝西旱蝗。綱三司使丁

謂上封禪祥瑞圖。目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

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今江南京州。兗今山東兗州府。旱連江淮，無為今江南京州。烈

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

言哉？」不省。

綱庚戌，三年春，二月，贖呂端第，賜其家。目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至於人

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

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洛陽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見五。課給其家。

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綱秋旱蝗。綱九月，內侍江守恩有

聖祖

丁謂上  
封禪祥  
瑞圖直

第贖呂端

真宗以前代內臣爲戒

朝廷有人

祀汾陰

孫奭陳十不可者

罪誅。目守恩擅取民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

改，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

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

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綱冬十二月，夏州見上卷饑，目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

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見上卷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

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

慚曰：「朝廷有人。」

綱辛亥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目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見十四卷第六

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正月奉天書

發京師。是月至寶鼎縣，卽汾陰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建寶鼎縣爲慶成軍，大宴

羣臣於穆清宮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

且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

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田上晴，陰陽氣亂沴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時

羣臣爭奏祥瑞，爽復上言：「方今野鵬紹亦作鵬。大鷲鳥一名鷲。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

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

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史傳：莊公三十二年。制居莘，僖公使視應祭區，更寡室焉。神賜之土田，史蘇曰：「據其亡乎，吾

聞之區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綱三月，召陝州隱士魏

野不至。太宗之世，有魏野，並隱也。夷考其行，則野賢於放也，審矣。野不求聞達，居陝今河南河南之東郊，為詩

精苦，帝自汾陰還，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綱帝過

西京，陽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綱太子太師呂蒙正卒。證文

綱壬子，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為意，惟

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

情帖然，遂復拜相。綱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布手粟帛。逋嘗有詩曰：「茂陵他日求遺

也，遺豈自高其行哉！且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為非也，逋之自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

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今浙江西湖在杭州西之孤山在西湖。帝聞其名，賜以粟帛。綱

秋八月，作會靈觀。綱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初，議立后，安仁謂劉

魏野賢於神放

林逋隱

觀會靈

王欽若  
趙安仁

五鬼

王日追  
思李沈  
之先識

瘦

聖祖趙  
玄朗

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見四四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佞容論方

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平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沈倫

見六四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素喜誨誘後進時

以重德推焉綱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

使目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

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脩宮觀以林特有心

計見十四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

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沈之先識見上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欽若狀貌瘦小項有附疣由○瘡時目為癭類○頭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知節以衆

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綱冬十

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目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

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

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夜一籌先聞異香頃之聖祖至朕



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

恩。閏月上聖祖及聖母尊號。綱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綱作景靈宮。

中祖也。綱改孔子諡目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綱十二月立德妃劉氏

為皇后。目氏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六四卷道卒后在櫛。姜上襪。貞兒而

孤鞠。養也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

高宗為王之子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氏崩帝欲至之翰林學

士李迪言妃起於微寒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

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

學士馮氏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

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

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綱癸丑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綱秋七月除農器稅。目知濱州。今

李迪諱  
立對后  
楊億不  
肯草制

除門  
稅

獻天書  
十朝元

講老子  
十太清  
宮

孫顯諱  
祀老子

解疑論

宋南京

宋應  
府

東濟南府呂夷簡家正請免稅河北見上卷第八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

哉？」詔諸路並除之。**綱**冬十二月獻天書于朝元殿。自先是帝享玉皇於朝元

殿判亳州見下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侍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於朝

元殿。

**綱**甲寅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見四五卷第八，又二四卷三，苦縣謁老子見同上于太清宮在亳州，真宗建以祠老子。自先

是詔親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鐸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指封禪祀老子，見四八卷第八，

又四九又四九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邪？帝曰「東封東封泰山祀汾西祀汾陽謁陵寢享老子非

始於明皇且開元明皇年號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亦明皇年號之亂而非之。」作解

疑論以示羣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清宮。**綱**以應天府為南京。自國

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

德軍見六三卷二在宋州見六四卷二改宋州為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

太宗聖像。**綱**二月還宮大赦。**綱**夏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自知節素惡

國中  
出不盡

馬知節  
短王節

日食不  
應

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

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願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

會瀘州今四川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

因而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且質之。且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

與欽若同下御史府。」且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且從容曰：「欽若等當

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

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

戒納之，俟少閒，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

并及堯叟。司空張齊賢卒。諡文以寇準爲樞密使。五日秋，七月，以王嗣宗

曹利用爲樞密副使。○八月，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冬，十二月，朔，司天監奏

日食不應。目羣臣表賀。日食不應何以賀，所以譏諛也。蓋日食不應，羣臣表賀，不精，而失之也，非可賀者也。

綱乙卯，八年春，二月，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綱夏，四

月，寇準罷。目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

王且大度

王且不報寇準

王且密薦寇準

何異周顛斥王

朝元殿火

遇詠乞斬謂頭

謂王且曰：「準剛忿如昔。」且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

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

謂短且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且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

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

準也。」帝由是益賢且。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拜謝。堂

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且，且令送還樞密

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託人語去且求為使相，見五九且驚曰：「將相之任，豈可

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見上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

以為不可及。**註**（雲閒張氏曰：）準以使相求王且，而且不惟深拒之，而且致發其陰私，是何異於周

為伯仁子明之為，而不顧為導與準之所**綱**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朝元殿火，為也。雖然伯仁子明無乃言之過歟。註一 卷九。

○秋九月，王嗣宗罷。**綱**樞密直學士知陳州今河南開封張詠卒。詠臨卒上疏言

「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

張正隨 賜號真靜先生 世以鬼道惑衆

王旦善 處大事

王旦諫 賢死

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諡忠定。」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初，漢張魯子自漢川今陝西漢中府徙居信州今江西廣

信府。龍虎山見三五卷第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去

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綱丙辰，九年春正月，以張晏民為樞密副使。先是晏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

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中書樞密議之。王旦曰：「若罪晏，則自

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晏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

一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去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綱夏六

月，畿內蝗，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

曰：「蝗盡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米幸也。」又

何賀？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

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綱秋八月，知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曹瑋敗吐蕃西羌族名，在北谷渾西

于伏羌砦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備吐蕃。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

李綱知

曹瑋大  
破虜賊

王旦  
目不覽

李迪諫  
土木之  
役  
詔民賑  
貧

瑋者迪曰「瑋知

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無說 羨餘也 兵赴瑋未幾

使謀謀之細作 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忘瑋

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虜遼中沙 勢蹙退保

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任中正為樞密副使

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且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且且

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

典禮無不參預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

委形神皆耗輻也 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謂 雲閒張氏曰之書

中世知其非不知符瑞之為妄也。特以受賂之故。是以中無所主而終不能行耳。受賂見上第六，美珠比其上

志耳。易曰：「比之無首」凶書曰：「慎厥終，惟其始。」丁明其有德於此哉。六及辭書尚書仲也之語篇辭。

諸營建。目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

然之。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官之。未幾得雨，青州今山東青

飛蝗多赴海死。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七

周之炳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燦星若

宋紀

真宗皇帝

陳彭年  
孤九尾

曾不知  
義

綱丁巳天禧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目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綱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目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見上卷第七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同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綱夏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以疾故也許之。綱秋七月王旦罷。目旦疾甚引對滋福殿



王旦萬寇準

王旦許相王欽若

王旦識王旦

王曾偉度

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

且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且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

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綱**八月，以王

欽若同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

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

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

人曰：「為王子明，且遲我十年作宰相。」**綱**九月，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

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謂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木徙，而曾令人昇也

也。對舉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休假聞之曰：「王君介然也。」

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

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愠。同音聲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毋

進對稍忤，即蹙。同聲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綱**以李迪參知政事，馬

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綱**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

可惜張  
師德

真宰相  
之言  
王且下  
與承平  
對節度  
使

王且  
諫天  
書

卒且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

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且以爲如何？」且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

且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

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

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而敏中敏中從容爲且言之且曰

「且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間之且曰

「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

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且且無他語但云「東南

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

節度使帝謂且曰「承珪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

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節度留後也且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

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

薯樹積預○山藥也粥賜之及薨痛悼不已且遺令削髮披緇以斂同蓋悔其不諫天

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綱**（靜軒周氏曰）前書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

國事，日既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職，僅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何耳，徇名書實也。日碩德重望，為帝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相也。白晷微殺，其美珠之賜乎？其討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雷，亦隨表賀，此其所知耳！故綱目特削其官，止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則甘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寵，晚然見於書法之閒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昏之妄，死而引髮披緇，其及改乎？是以子不可不識！

**綱**戊午，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綱**彗星。見五卷第五。

出北斗。**綱**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自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

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府壽州。郡王，就學於資善堂。

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未幾，進封昇見上卷第六。王，至是立為皇太子。**綱**冬，十二月

張知白罷。知白與王欽若議論多相失，遂罷知天雄軍。

**綱**己未，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今陝西西安府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

同平章事。自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府。在西安府。

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

聽，知河陽府孟縣。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待召用矣。時欽

若恩禮衰，商州今陝西商州。捕得道士譙交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十六甲神欽若

王日誠 賢相 王日所 不可不

天書復 相天書復

門生勸

天書凡

寇公有  
掩於門

丁謂拂  
寇準

白敏中  
大謝官  
職

坐與之出入遂免以進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

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書耳」準不懼

（雲閒張時泰曰）抑之入中而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又見，至六年十

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凡四見矣。孫侍制有云：「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凡四見矣。孫侍制有云：「輕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號為剛直，而亦藉此以進者，其意以為真宗意旨惟此而已，其他不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恤人言，銳意甘為而俯首聽命，以就功名耳！正張益州所謂不恥無節者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為然哉！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之不若也。嗚呼！寇公豈有地於益州而亦在地於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補，特中樞之副耳，何足貴哉！」

以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

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

慙恨遂成讎隙綱秋八月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八百六十八人冬十一月帝謁景靈

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大赦自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同舉為永制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夜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

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詔平去二聲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其掩中亦

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綱十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

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綱庚申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

禦西陲也。可選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

懷之綱二月帝有疾不視朝綱三月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

中卒一居平以本，等臣之幸術少優者，僅三人：李沆，畢士安，每且是也。自前此止止三公之能耳。綱夏

四月有兩月並見現西南綱六月寇準罷目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

李迥以為憂一日準請開見十一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

傳以神器見二十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致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

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億被酒漏言謂聞之

曰「即日土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迥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

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今山東萊州府

國公綱秋七月以李迥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綱貶寇準知相州目帝

始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

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

並見西

寇準以  
天書貶

李文靖  
自驗

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

等以其謀告謂，謂卽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

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

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

爲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

使。○周起、曹瑋罷。綱：貶寇準爲道州司馬。目：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

潰。會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今湖南永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自若。

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紂，此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日中何久

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批：（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時，則常

不見，下必以其才復止，上之所重也。見上卷三。綱：九月，帝疾瘳。綱：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

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目：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

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會議

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

李迪  
丁謂

劉筠  
草制  
復留  
制不

楊劉

續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尙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見六一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之，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謂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今江州廬州府筠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綱詔太子參議朝政，目詔曰：「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

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閒

閒。乘空閒。

處。言之，后深納焉。**綱**以馮拯同平章事。

丁謂結  
王欽若

**綱**辛酉，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爲樞密副使。**綱**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爲司農卿，分司南京。見上卷第八。**目**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蓋十聲，誑也。之曰：

「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綱**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卽位，尊皇后

爲皇太后，赦**目**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

太子卽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中書樞密。議太后

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右，垂簾聽政。丁

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誓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

「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

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

丁謂結  
雷允恭



王會正  
色立朝

二公未  
能探其

王且功  
之首罪

房停主  
人恐未  
免謂改  
制草

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王氏曰：一真宗德以

前足戶繼世之賢，祥符以後，不過純諫，且之主也。王氏曰：一魯德以前之札，呂端、張鷟、李沆、蒙止、畢士安、馮準、王旦、皆才力之賢。祥符以後，王欽若、陳中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歐石之幾邪爲

星。以爲有道之胡於德者如此，一學，二公之論固爲當矣！然亦未能採其本也。蓋當真宗、對如妄之時，其意以爲杜臣

德高望重者，惟王旦一人而已。王旦不言其非，何憂乎諫，何慮乎？史氏可畏乎？在廷直言之士哉！此所以暗用美珠以

箱貝也。口舌早時若曰：朕固不違，自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名待制之言。聖臣必將衆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爲之

消默矣。獨一敢者何能爲哉！夫可一受其賂而遂爲入之倡，致使其才取笑於當時，貽禍於後世，遺臭於萬年者，且實

爲之也。嗚呼！且能輔君德於景德之前，猶能收！德之遺孽之及，若王者之罪也。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

爲衡州團練副使，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

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

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

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隊

之初，懼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

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

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

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

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

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

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

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

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六月，內侍雷允恭

伏誅。丁謂任中正，免目，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

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子，何不

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

「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驕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

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

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委○連  
帝也。遂

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暄，奏請待命。謂同  
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

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

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

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說允恭等任中正進曰：「謂假先帝顧

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尙可議邪？」乃降授謂

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洛陽并罷中正出知鄆州。見上綱秋七月朔日食幾盡綱以王

會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使目曾方嚴持重每進

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此臣僚請對多求

進者」曾對曰「惟陛下下卽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眞宗

封岱封泰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

「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

聲眞宗識至其姓名於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

眞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批（雲間張氏曰）彬之贊普璋與夫蒙正之舉夷簡

州司戶參軍目初女道士劉德妙常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見十卷繫德妙內

鞫推窮罪問之日鞠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

足以動人」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今廣東

司參軍謂崖州道出雷州見上第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迎諸境上謂欲見

眞姓名於屏風  
書殿壁曰魯直

別詳內奏才  
見者也  
音前字見四七卷二，謝安見三三卷第六，曹彬見上卷一。內舉不避親，左傳義  
公二十一年，曹公外舉不避親，句甚不夫親，謂舉其子孫瓜果其子郎午也。

寇準  
蒸羊  
逆

蔡密詠  
寇準

鞠詠  
毀白麻

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綱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綱冬十月葬永定陵。在河內府以天書殉。綱十一月，錢

惟演罷。目初，惟演見丁謂富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婚媾。綱寇準之斥，惟演

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

「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

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去劉

美。見上卷第八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在陝西

使知河陽府。見上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

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去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見五

庭毀之。」惟演始亟去。綱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綱給兗州學田。目判園子

監孫奭上言：「知兗州。今山東定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

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百畝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綱帝初御經

筵。目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

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雙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  
右瞻矚竹○臨觀之甚也。及容體不正爽卽拱立不講帝爲去竦然改聽。

仁宗皇帝初名受益，更名祿，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五十四歲而崩。帝之初立，母后臨朝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以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慈，始終如一。然仁柔有餘，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綱癸亥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秋七月馮拯罷目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

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久不能知至是以疾罷綱以王欽若同平

章事目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舊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大

用事如真宗朝矣綱間月故相寇準率于雷州目詔許歸葬西京洛陽 目 (史臣

曰) 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準之幸，力沮衆議，竟成萬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擢衣留諫，而詆司刑，雖有存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實所與，致也。讓政邪謀，集賢府齋

勳望如星，而不令辭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綱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目初張詠知益州見上卷 患蜀

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查，○券也，兩書一札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如今所謂合同。蜀幣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之法一交一緡

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

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卞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

王欽若 獻百官 殺進圖

日食不應

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

**綱**甲子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目**中書奉表稱賀發明見上**綱**秋八月

帝臨國子監謁孔子仁宗即位之初，流臨太學，謁孔子，乃所以爲國之先務，而崇道之誠，爲見焉！其維持國本，振作嚆風，不亦宜哉！故謂日侍長而昌之，深美之爾。**綱**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目**后平盧節度治山東青州府。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

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綱**乙丑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爲樞密副使**綱**十一月王欽若卒**目**帝謂輔臣曰

「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

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爲五鬼見上卷第七。姦邪儉織僞誠如聖諭」**綱**十二月以張

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目**太后微時見上卷第八。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

之故自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

有非才之義奈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者

**綱**丙寅四年夏六月大水秋栢元年，書秋大水，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興怨氣并之所致也。」栢行人非道之徵乎？變不虛生，信哉！**目**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怪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

大水春秋書大水

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辛  
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所理和調之也，  
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  
焉。

仁宗以私恩廢公義

**綱**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明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

太后雖仁宗之母，而仁宗乃太后之君，夫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羣臣北面朝君，然後受朝者乎？仁宗雖全私恩亦遵公義，豈不深可惜哉！

使**目**殊從幸玉清昭應宮，見上卷第六。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

論，出知宣州。今江南國府。尋改應天。見上卷第八。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

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

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綱**

夏五月，楚王元佐見六五卷十一。卒。**綱**秋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目**張知白最器琳，

常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

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

張知白喜

范仲淹以教生徒

趙元昊  
甘肅

劉道  
七廟

魚頭參  
政

綱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尙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目知白爲相慎名器見四卷第七

抑傲倖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諡文節綱三月以張士遜同平

章事姜遵范雍爲樞密副使綱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見五卷一甘州

取之綱夫李氏自繼述謀叛明才恭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知之何浸淫之至於元昊目元昊小字嵬

危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拙曉浮圖氏學用蕃漢

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

州今陝西行都司甘州衛遂立爲皇太子綱秋八月水

綱己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綱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目太后臨朝宗道

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

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

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見五卷三先行宗道以夫死

從子之義爭諱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

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見九卷第七也卒諡簡肅綱張士遜罷目士遜



和鼓

復制舉諸科

以災變相繼出首

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衣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綱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阿堯佐為樞密副使。目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常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以玄宗號時事，以聞。帝然之。綱復制舉諸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罷制舉諸科。目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見上卷第五，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綱三月，契丹流民出。目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俱見五六第五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綱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目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甯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

京師地

范仲淹  
受諫太后

范仲淹  
還請太后

東頭西

孔道輔  
使契丹

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今山東兗州府。○**綱**秋八月以陳堯佐王曙參知政

事夏竦為樞密副使。○冬十月京師地震。**綱**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

河中。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甯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

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願與百官同列，

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既而又疏請太后

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通判。

**綱**庚午八年秋八月姜遵卒。以趙稹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官掖。掖宮旁舍。稹厚

結劉美。見上節。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

聞者以為笑談。

**綱**辛未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其母蕭耨斤治國事。**綱**秋七月遣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

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見八九卷第四。為戲。道輔艷李

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去聲以

禮文相接，今俳屈○戲也。優唱也。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

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綱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目時太后

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

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身十一名

綱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綱真宗宸妃李氏卒。目李氏，杭

州今浙江杭州府。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

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

也。至是疾革，疾○少也。乃自順容婦音名。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

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

公公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

欲離間，諫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

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大內都知羅崇勳

曰：「宸妃所以後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

呂夷簡  
李宸妃

呂夷簡  
李宸妃

薛太后  
李太后  
帝耕藉  
田

太后乃許之。綱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綱

宮中火。延及八詔羣臣言闕失。綱九月復作受命寶。以在寶為符也綱冬十一月夏夏引見上卷第

王趙德明。是封德明卒子元昊嗣。

綱癸酉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七見于東北。綱光芒長二尺司天吉舍譽星。見五八卷第九

見然觀者皆以為彗。綱太后有事於太廟。綱太后欲被服天子竟冕以享太廟。

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妃亞

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綱帝耕藉田。見十一卷第八綱命宰相張士遜撰

謁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藉田記。綱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綱后稱制十一年至是

后崩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遵太后遺誥尊

太妃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實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

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諱隙及

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

范仲淹  
請掩太  
后小故

呂夷簡  
思傾郭

呂夷簡  
先見之  
功

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一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

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綱**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

雍趙槿晏殊罷。一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即張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

爲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

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閤

文應詞見五八卷第九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綱**以李迪同平

章事王洙參知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一迪自太后崩

召還見上卷未幾復相德用初爲殿前都虞侯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

「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聞太后閤始

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簽樞密。**綱**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

**慶**仁宗待劉太后加厚者仁宗待劉太后加厚者目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

勸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見三三卷三親啓視

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

薛伯

詔宰相  
無得進  
用臺官

廢皇后  
郭氏

呂夷簡  
主臺官  
議

厚。綱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冬十月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綱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

目復萊國公諡忠愍。綱薛奎罷目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

輒歎叱陸去聲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

爾」尤能知人范仲淹龐勗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綱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目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

不可壞怪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

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綱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目

時尙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朝與皇后忿爭一日向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

勝升忿批也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

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

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見二卷況傷陛下頸

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教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

孔道輔  
等諫廢

孔道輔  
呼扣鑼大

延一  
兩

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李諫官范仲

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

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去通道輔扣鑼鑼門大呼

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

至中書語去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利可以諫止奈

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

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

黜道輔知秦州見七卷仲淹知睦州今浙江嚴州府祖德等罰金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

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見上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

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罷靜軒周氏曰見上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

年未聞其有失德偏德何為遽廢之耶仁宗愛妾勝諱正妻又感夷簡之語而廢之則於夫婦之道乖焉嗚呼！空

目代以里物款可替否？君子不食也，男克己改，豈可助之，以子不義乎？書而不書，有罪可見後之，不以其言為可知，如

者也。言而不聽，復致譴貶，里何謂哉！綱目備書之不再貶而懲自見。  
綱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

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侯昌朝誦說明白  
帝多所質問綱次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見上卷綱八月有星孛于張翼綱帝以

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尙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綱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綱九月立曹氏為皇后目后彬之孫女也御史裏行

孫沔勉請終莊獻劉太后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綱乙亥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目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

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見逸聖書篇名目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目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見二卷七盡懷緘默乞少霽多○止天

威用存國體一疏入資知衡山縣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

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

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

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

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宮中獄名之幽曠以求

作綱義  
延義  
孫沔  
職



錫羨漢書國幣錫羨，謂天錫餘福，延及後昆也。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尼錄入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

州有德廣永酒務。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貫于宮中。廣古之所以重目宗實，太宗之曾

孫，王元份實之孫江寧今江甯江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

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綱李迪罷見史論中，以國迪，宜罷迪知事。綱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

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綱命集賢校理李

照重定雅樂。綱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圖文應于嶺南。目后居瑤

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意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

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

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

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斂葬，而停設冊，耐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

之罪，竄之嶺南。百廣東廣死於消。綱詔錄五代及諸國後目御史臺辟也。石介為

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

「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

歐陽脩 貽書責 杜衍

英宗

不畏避矣！度錄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

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

也。一衍不能用。

**綱**丙子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

陽脩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圖**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

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

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

險固，而汴汴，今河南開封府，宋都也。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

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

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房家，見十八卷二〇故有新莽之禍。臣

恐今日亦有張禹，壞怪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謂君臣，引用

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集賢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

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爲罪乎？陛下

**圖** 范仲淹 上百官

范仲淹 四論

余靖疏 救范仲淹

尹洙疏  
仲淹

歐陽脩  
賈若

李紘王  
質飲饒  
范仲淹

蔡肇作  
四賢一  
不肯論

聖丹初  
殿試進

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一疏入坐落職監筠

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

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一夷簡怒斥監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

書責司諫高若納曰一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

中是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一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時朝士

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

或以諂質質曰一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一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

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御

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勝朝堂戒百官感職言事者從之

開張氏曰一抑觀夷簡自執政以來無一可觀而能力主廢排斥忠

士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李諮卒○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

同知院事

綱丁丑四年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國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

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閒有異

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一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

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

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

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

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

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綱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

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綱宗同知院事綱冬十一月地震綱京師及定襄

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綱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

綱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綱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

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觀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綱晝方罷今陛下

春秋鼎力也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綱經

今曰西太原府并原府今太原府代今太原府忻今太原府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

以前史前業温臣奏

韓琦言  
不迂而

范仲淹  
服王曾  
王曾社  
稷臣

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

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俳諧，近習

之織人，細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

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目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別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

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為羣牧判

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綱以張士遜章

得象同平章事。王遷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夏，四

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月，趙元昊稱帝于夏州。見上綱十

一月，沂夷，○今山東  
沂州府沂州。公王曾卒。目贈侍中，謚文正。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

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

處，典，明明投餽，傳注：世明上明謂明惠之，下明謂已。在  
顯立者，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

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力宗初，立車臨朝，  
將有制之忌，曾正（史臣曰：）

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視，而有宗德綱十二月，京師地震。綱以夏竦為涇原府。秦

今陝西鞏中  
鳳  
安撫使范雍為鄜  
延  
環  
慶  
安撫使

經略夏州

綱己卯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賈邊  
五月罷

王德用以夏守贇  
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

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  
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  
且得士心

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  
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

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綱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冬十一月盛度程

琳罷綱以王  
知樞密院事  
宋庠參知政事  
綱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

青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

為騎御散直從西征  
安遠諸砦  
皆克捷  
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

皆披靡  
莫敢當  
至是元昊寇保安軍  
鈐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

功加秦州  
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  
命圖形以進

卷六八

狄青保  
安之捷

王德用  
以朕貌

宋紀

仁宗皇帝

綱庚辰，康定元年。春，子月，朔，日食。目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

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

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

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綱元昊寇延州，見上卷一副總管

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雍知安州。今湖廣德安府。綱以夏守贊為陝西經略安撫

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綱除越職言事之禁。從富弼之請也。綱命知制誥韓

琦安撫陝西。議者謂對公開年所生，觀其驚仲並之方剛，實其然矣。目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

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府。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

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在陝西四安府。綱二月，王諤、陳執中、張觀免。目天聖。仁宗即位年號。中，諡使河北大名府。過戈真

定。今直隸真定府。時曹瑋為總管，諡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房

綱鑑

魏公問氣所生

韓琦為范仲淹

曹瑋遠識

讓曰：「何以教之？」見上卷瑋曰：「吾嘗使人覘二。趙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

患。」讓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讓不能對。及劉平敗，

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讓始歎瑋之明識。以晏殊、宋綬知

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以

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贊、王守忠還。元昊

陷塞門諸砦。案同目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

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

渭。延州，今陝西延安府而興州。今陝西吳堡也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麟州，今陝西延府

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見五卷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

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續六月，以夏守贊同知樞密事。秋，八

月，守贊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續以范仲淹兼知延州。見本目延州。諸砦多

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

訓練量敵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

大科得人

張方平  
上平戒  
十策



小范老子不比

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

輪勞苦，請建廳見上卷城為軍，以河中府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同華州今陝西四州之府，華州中下戶租稅

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脩

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小城。通斥堠城之斥堠也。城十二砦。於是羌漢

之民相踵歸業。九月，李若谷罷，以宋綬朝宗焜參知政事。○以晏殊為樞

密使，王貽永、朴衍、鄭戩朝為副使。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見上卷副總管任福

攻其白豹城，克之。元昊之寇三川今延安府宜川，三川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

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在延安。平明，克之，破四十族，焚其積聚

而還。靜軒周氏曰：韓琦料敵之心，至早可見矣。元昊之意，三川宜軍才為界，乃使任福夜取白豹

砦，既陷州今延安府，判官神鼎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

興之以當寇。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政河東，一之粟，北可圖伊見六五。夏

之舊，朝廷從之。命神鼎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

城育衡

伍福白豹之捷

神鼎衡城育衡

當十錢

韓范戰守二策

韓范之是非斷

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本○盛土器，以篋來爲之。

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今延府青澗縣。以世衡州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

賈，通貨利，城遂富實。**綱**冬十二月，宋綬卒。**綱**鑄當十錢。助邊費。

**綱**辛巳，慶歷元年，春正月，詔**延**。涇原見上卷會兵討元昊，不果行。范仲淹等主招納

，朝廷難之。**批**（靜軒周氏曰）當時戰守二策，迄無定論，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爲非議，然以又用事於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

況元昊入寇，邊城陷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其鋒刃刺弱，無德於軍，堂堂中國，將多兵衆，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併力攻之，賊必破滅，而乃縱其猖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國威既休，豈不失策之甚哉！故書會兵討以效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蓋韓范之是非斷矣！綱目之善其明矣！**綱**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目**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遣大元昊，反覆戒諭令去

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

將戒嚴。巡視也。而自行上聲，○邊。**綱**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貶

韓琦知秦州。**目**韓琦行邊至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高平縣。元昊果遣衆寇渭州，今陝西平涼府高平縣。薄○薄懷

遠城，琦乃趨鎮戎軍，治鎮原縣。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見副總管任

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見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

福將行琦令福并兵自懷遠趨德勝砦在平涼府伊州至羊牧隆城在平涼府隆德縣出敵之後

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譯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邀其歸路戒

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

西路巡檢雷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敗走曰北

桑澤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

屯好川縣觀英屯籠給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不

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二日時元昊自將精

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何敵之人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明日也福與懌循好水川西

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

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其敢發福至發之乃

懸哨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

未成列敵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

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去聲

任琦戒

任福於

鮑老旗

仁宗有愧唐靈

宋庠請新范仲淹

相覆壓擇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短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

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鎗中

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英珪傅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

千餘保民垣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奏至帝震悼為之吁呼也食夏竦

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今

府三月貶仲淹知耀州治德在招州通古元昊以致難日持久邊備無虞才為無過故書此而

多矣又不特有罪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

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

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今陝西四府耀州夏四月以陳執

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治陝西四府時夏竦判永興軍治陝西四府執中知軍事議多異

同故分命竦屯鄜州見上執中屯涇州今平涼府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

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

其見輕侮如此皆與呂夷簡不令罷五月宋庠鄭戩罷不令罷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

伍為樞密副使。綱秋八月元昊陷豐洲。故城，在陝西開林新。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改歸判河中，中加突。

○詳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公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討使。目分秦

鳳涇涼環慶鄜延。俱見上卷。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公知渭州。見上。仲淹知慶

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成。知兵

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敢犯法，籍命部將次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

子谷。在延州，延長縣。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

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

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上聲，巡視也。邊以詔書犒賞諸羌

閹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相愛之，呼為龍圖老子。

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詳賊必奪密遣其

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實名，在陝西變為時所止。

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

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見上。金湯。均名，在延安府保安縣。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

龐籍治延州

范仲淹治環慶

范仲淹築大順城

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其材否由是伸。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置義軍保捷軍

**綱**壬午二年春二月，置義勇保捷軍。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

背為義勇字，各營於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

見路義勇為保捷軍。**綱**三月，晁宗愨罷。**綱**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

誥宮弼報之。**目**契丹主即律宗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卷四。以南

上縣地，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木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帝雖許增

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弼得命，

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去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

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綱**五月，以大名府

上一河為北京。方輿記：晉世下，因以節請建都大，示降規矩以復其舊，乃其地名。**綱**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今直隸真定府，○以契丹名德竟，及存志命。

**綱**秋七月，任布罷。**綱**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綱**宮弼還，

復如契丹。**目**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西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

呂夷簡薦宮弼

以大名府為北京

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今山西大。增塘水。

治城隍。防城下也。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

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真宗之大德乎。曹淵。之役。見六卷三。又第四。苟

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

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

「何謂也？」弼曰：「晉高祖。」五代。欺天叛君，末帝。李從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

故契丹令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物。忍去聲。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

今中國提封。提舉四方之內。總其封及。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

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十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

也。塘水始於何承矩。」太宗淳化四年，何承矩為河北屯田。開塘首種積田，民賴其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

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

也。」弼曰：「晉以盧龍。」治直隸永。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

富弼却  
求婚

富弼啓  
謁國書

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

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

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

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

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

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

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

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

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出降，齎濟平送不過十萬緡，豈

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

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

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今直隸河間府藁縣，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

見國書，脫書辭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哺種平聲○中時時入見，



呂夷簡  
鍾虛杞  
故智

富弼卸  
字獻納

死拒以

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

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批**（雲閒張氏曰）

昔如其之陷顏真卿，讓史者每為之太息，夷簡仍為而踵其故智邪？嗚呼！真卿死於希烈，

以排忠良，今又以陷公，君子原情定罪，不肯置夷簡於虛杞之下。

注 卷十二。

**綱**九月，暨

也。

契丹平，目弼至，契丹不復議

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去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

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

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

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

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

「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見四一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

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乃留贈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

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

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

河名，在直隸保定府新城縣，宋與契

處。自是通好如故。**註**（雲閒張氏曰）

鄭公之使安丹，甘忠義之言，遂安歸朝，至今讀之，令人慨慕，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公在焉。乃若去節之於鄭公，將以死之，適以生之，將以支之，適以舉之，至九原可幸，蓋當思夷簡而愧之。

**綱**元昊寇鎮戎軍。見上副總管葛懷敏會兵

禦之，敗死。元昊遂大掠渭州。

見同上

**綱**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

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

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

見上

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

帝思堯臣之言，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

見同上

之事，置府涇州。

見上益屯兵二萬，以琦、仲淹、和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以文彥博帥

秦州，滕宗諒帥慶州，張亢帥渭州。

秦慶渭俱見上

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

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

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

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

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寒心破膽之謠

王堯臣 范仲淹

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

富弼不獻家

富弼不獻家

立四門

仁宗詔罷黜

綱 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目**復普州今山西平陽府人，舉進士不第，退居秦

山，在山東臨沂府秦州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

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綱**以富

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目**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

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

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

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綱**癸未二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自開男邦定國元率上書父太子皇帝，更名詔書，而了**綱**二

月立四門學。**綱**二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目**先是夷簡感風眩，詔

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

詔曰：「古謂髭香髭，上曰髭，下曰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

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罷相，改授司

徒同議軍國大事。**綱**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叟參知政事，富弼為樞

言路開  
而正人  
得泰之  
初九

歐陽脩  
朋黨論

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召夏竦為樞密使。○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

為右正言。

宗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為右正言，則言路開而正人得。○大易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類，君子居則小人見，小人居則君子見。○觀德之所進，則為一論，發不切中，非之可貴哉！禹而書之，意有在矣。○蓋言君子同德而進則

言也，今以衆君子而任言者，泰之初九，見其得泰之初九者乎。○六五卷三。

○增置諫官以脩等為之。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

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

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

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

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滂滂。

○詩小雅，小旻篇，滂滂訛訛。注：滂滂，言相和也。○此音紫。

不傾，脩

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

見上卷第十。

脩及尹洙、余靖皆

以直仲淹見退，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為：「君

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

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

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

歐陽脩  
何處得  
來

王拱宸  
引絕學  
說

良醫不  
得盡術

而共濟，始終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

矣。一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

得來？」綱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大興軍，鄭戩代之。綱夏，竦全京師，

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目初，召竦諫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

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

以求治？」中丞王拱宸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中書何以厲

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宸，前引裾。居衣後者。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

言者論益力，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今

南鳳陽府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今山西太原府。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

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

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

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

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利扁，

見五九節  
八音注。

難貞效矣。一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尙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

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

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

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見茅茹見六五卷三音注。

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距見十五卷第九。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

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綱自正月不

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乙見十三卷五。是日雨。綱呂夷簡罷目，先是陝西轉運

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良，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

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禹不獨生於漢

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

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以病以來，兩府中書，

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尙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

仕。綱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目帝方銳

石介作慶歷聖德詩

孫沔劾呂夷簡

元規藥石之言蔡襄劾呂夷簡

范仲淹  
上十事

歐陽修  
請立按察

一筆句  
之  
一筆句  
之

意太平數明問仲淹以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

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

令，減徭役。」悉採用之。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

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

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繼以韓琦為陝西宣撫

使。○九月，任中師罷。冬十月，以張昞溫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自先是

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

法，於內外刺官中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

無<sub>一</sub>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

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

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品之等首被茲選。昞之河北王素淮南州存。沈

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

才者，一筆句之。弼曰：「一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

河北雨  
赤雪  
趙師民  
諫龍  
講

趙師民  
勸講  
儀

下學  
教授  
科舉  
新法

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綱十二月，河北雨去赤雪，河東地震。

綱甲申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

「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

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

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

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綱三月，詔天下州縣

立學，行科舉新法。目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明言興學校，本行貫，詔近臣

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

以豎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

十著具十四。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

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

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

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貞十四舊嘗充試者，百日



作太學  
開孔子

胡瑗立  
經義  
專二齋

而止。試於州者，今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見四八卷八帖試明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綱夏，四

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目判國子監王拱宸、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

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

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手至肅曰肅。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初，海陵今江南揚州才發。人胡瑗為湖州今浙江湖州府。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

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巖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

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

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靜軒周氏曰：善治天下者，莫大乎育賢才，而崇

科舉新法，則育賢才之道著，是月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哲之義，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為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豈不從可見哉！

綱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綱六

月，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目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

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招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

夏疎使  
女奴陰  
習石介

大封宗  
室

呂夷簡  
慮患補  
過

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見十三無漸規模

闊大論者籍籍語類也。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

簡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

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見四九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

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見上邊綱秋七月大封宗室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者常用富弼議封秦

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禧爲穎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燕爲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綱八月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王廷美子德聞爲東平王開元元份子允讓爲

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通判綱許公呂夷簡卒綱諡

文靖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閒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

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成郭后之廢遂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

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

最久雖數綱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綱（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

之逮且晦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綱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

者相音收之桑榆見去遺矣註二十卷二。綱九月晏殊罷綱目殊剛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爲世推重

綱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目衍務裁  
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閣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去歐陽脩曰

杜衍封還內降

「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  
還也」綱冬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綱契丹以雲州今山西大同府為西京綱十二月

契丹西京

冊元昊為夏國主元昊帝其國中自若

綱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

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目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眾

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俱去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

怨衍增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

樂娛賓賓集賢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

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

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

陰主之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

王益柔席上傲

一舉兩  
盡

仁宗自  
壞萬里  
長城

尹洙撰  
起古文

兵大事何限，俱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

今湖廣之陸  
府景陵縣

酒稅，而除舜欽召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

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

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

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

今山東

仲淹知邠州。

今陝西西安

弼知鄆州。

縣。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罷（雲間張氏曰）

仲淹之重西夏，富弼之使安丹，其謬甚微，豈惟當時之罕

及，亦後世之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之聽讒人而逐器三公理！視予三公無罪可徵，特指其與

五卷第七

綱三月罷

樞密副使韓琦。目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

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

今江蘇揚州府

河東轉運使

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

有可罷之罪。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

羣邪益忌脩，因傅附致脩罪，左遷知滁州。

今江南

○知慶州。

今陝西慶陽府

尹洙博學有

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脩復

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

綱罷科舉新法。目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

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汙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

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綱夏五月。章得象罷。得象上章去。目以

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爲樞密副使。綱冬十一月。罷

京東安撫使富弼。目滁州。見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

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

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

「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今江西贛 稅介

子孫羈緝管他州。

綱丙戌六年秋八月。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綱丁亥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育。幹出判大名。育且知平州。 綱以夏竦

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目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利。則政事脩。竦前

夏竦報  
石介

給筆札 詔坐對 陳執中 不學少 張方平 夜半條

在關中，即西安府。見上三水輿載。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綱**以文彥

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目**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綱**帝出禱雨於

太乙宮。見上六。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綱**冬十一月，貝州見六二公四。卒，

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綱**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證文

**綱**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執王則，檻見五五卷九。

送京師，誅之。以彥博同平章事。**綱**夏元昊卒。**目**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

氏所生也。養於母族訛龐，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諡元昊曰「武烈皇帝」，

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太后。**綱**二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目**帝幸龍圖天章

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

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中書樞密。歸而

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

嚙勸，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乞旦。明日也。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

上備邊恤刑二事。**綱**夏四月，册諒祚為夏國主。**目**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

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以節。其三大將使各有

所部分，以披也分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

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册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雲閒張氏曰：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何命於人國也哉？於時即當興師問罪，宋襄見四卷第

卷第六，煦煦子子，線文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日度以與夏竦

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

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具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

遂以代度。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殿中

侍御史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

殿趣此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

出知河南。綱六月，明鎬卒。綱河北京東俱見上大水。綱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為貴

妃。

綱己丑，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綱二月，彗星見五卷。見綱夏五月，加知青州富

生襄陳餘之仁義

文彥博薦明鎬

何郯劾夏竦

富始  
終勞  
富鄭公  
齊州教

禮家

粥  
聚民食

幸後苑  
觀刈麥

彌禮部侍郎辭不受

彌始終勞謙，其志可尚。或又丹有功，加官而不受，全其荒敏有巧，加官而固辭，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類竊寸功矜已誇人者，豈不為富窮之罪人哉？直書不

國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

今山東青州府。

富弼勸所部

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

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

給也。

仍書其勞，約他日

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

邱上聲，○。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

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

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

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

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彌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

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帝幸後苑，觀刈麥，

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

穡之不易也。」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帝以昌朝

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

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



後昌朝以山南東道治州廣襄陽府。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

「將相待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綱秋八月，陳執中罷。上足以求罷出知陳州。綱以宋庠

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綱庠初執政，遇事輒

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

終身不為也。」綱汰諸路兵。綱九月，廣源州今南國諒山府，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今廣西南寧府。綱罷武舉。

謂，此特異之者，所以著其失也。綱冬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綱時張貴妃寵冠貴後庭，堯佐

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

吳奎等力爭之。評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

靈二使。綱閏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

綱辛卯三年春，二月，宋庠免，以劉沆沆上參知政事。綱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

物。自無為軍。治江廣南無為軍。如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

胡瑗定雅樂

唐介等  
諫除張  
堯佐

胡瑗定  
雅樂

草木之  
異焉足  
奇

唐介獨  
執言  
唐介効  
文彥博

唐介直  
聲聞天

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綱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

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堯佐復除宣徽使，知

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

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府。日造閒金奇錦，緣

闈侍通宮掖。掖宮旁舍。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

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

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幸

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

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

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今廣東齊慶府陽春縣。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

其疏入，改英州。今廣東韶州府英德縣。而罷彥博知許州。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

今日東甯州府諸城縣。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

事之有無，卒莫能辨。綱夏竦卒，○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綱為樞密使，梁適參

知政事，王堯臣爲樞密副使。

綱王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今河南汝公范仲淹卒，**目**贈兵部尙書，諡

文正。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見上、慶見上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

其卒也，哀號如父。**目**（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以忠爲本，其所志則

自我者，常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誠心也。仁宗晚年大用之，而仲淹已卽世，豈天未試乎治天下歟？**綱**儂智高陷邕今南甯府，橫今南

諸州，遂圍廣州。今廣東廣詔鈐刑轄陳曙等發兵討之。**綱**以狄青爲樞密副使，**目**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

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

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請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面

猶存。帝嘗敕青傅敷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

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

州今陝西延，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綱**秋七月，儂智高陷昭

州今廣西平，九月，以孫洸爲廣南安撫使，**綱**以狄青爲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

范仲淹 本朝第一人

尹洙 授狄青

范仲淹 左氏春秋

狄青 面涅

狄青 高平

梁適諫  
納梁適  
高梁適  
任請  
青

不問可  
知為瑗  
弟  
孫胡渣  
淨未盡

狄青  
法

智高目智高寇擾日甚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

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

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

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治廣州諸軍皆受青節使綱冬十月

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目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

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

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致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

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復，胡瑗，為世通儒，至於論見不合，而常相避  
自，要平渣滓之未盡也，人之全者豈得見哉！  
綱儂智高陷賓州

今廣西柳州府賓州。復入於邕綱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行示目尚行

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洸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

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會

於崐崙關府城東。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

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洸靖相顧愕眙

熾○髻  
視也。諸將股票莫敢仰視。

狄青平  
安南

○癸巳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岷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

平。目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見上者還言軍未即

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願去夕次岷崙關黎明見五十四

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促諸將會

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初青諱於帝以蕃落收軍歸並正從左右翼擊之縱

宗

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生擒賊五

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在左州口入大理在雲南大理府遲明猶黎明也

青按兵入城歛屍築京觀賈○程戶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左傳宣公十二年收晉尸以為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

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

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

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

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綱夏五月高若訥罷

狄青不  
敢誣朝  
廷

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使。皆平廣綱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

糾繩才，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

以能託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

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位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

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唐章濬廉靜，慙，不肯見高

今豈薦識面臺官邪？」綱秋七月，龐籍罷。○八月，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

### 卷六九

#### 宋紀

#### 仁宗皇帝

綱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爲溫成皇后。二月，孫沔罷，貴妃

卒，帝憂悼甚，追冊爲皇后，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

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

及知杭州。今浙江綱京師疫，國內出犀角二，令太醫相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即

呈身御  
史識面  
臺官

孫沔不  
肯讀冊

不貴異  
特而賤  
百姓

王貽永  
權羅祿  
過盛

黑王相  
公日食  
用牲

衍聖公

鐵面御史

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綱以田

況為樞密副使。綱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目貽永尚真宗女鄭國

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姻輔政者，恆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去權

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

班廷中，契丹使語去譯亦通者曰：「黑王相公德用而黑，見六七卷十一。乃復起邪？」帝聞

之，遂拜樞使。綱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綱在秋莊二十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

脩者，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讓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卒以諸侯之國，用牲于社，春秋譏之。朔堂堂中國天子，不知脩者，而乃效尤！豈不誠可惜哉？綱曰：特揚而書之，所以榮讓之耳。綱

秋，七月，以程戡堪參知政事。綱梁適免。○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溫

成皇后，祔其主于太廟。

綱乙未，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綱無擇所言，不惟不敢讓先聖，而且為先聖

有封於聖門也，多矣。目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見六四卷十四。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

諡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綱夏四月，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綱人君用骨

軀之臣，朝廷享清平之福，清公一言見用，則眾心並進，而羣陰自消。孔子所謂一言興邦，不其涼哉？目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

文富並相

人情賢於夢卜

將相皆得人  
宰相差  
諫者得其人

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註亦誤也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

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

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綱六月陳執中免目知諫院

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益孫抃復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

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綱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目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

對曰「惟宦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彥

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

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見六七知之語六翰林學士歐陽脩曰

「古之命相或得諸夢見二卷第七卜見二卷第九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

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防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綱以張昇在開封府為御史中

丞仁宗以昇封為御史中丞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綱以張昇為御史中丞則是宰相審諫皆得其人矣綱曰儲君深不之也目昇指切時政無所避



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

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分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

為去聲感動。綱秋八月，契丹宗真死，子洪基立。以太弟重元為太子，改元清寧。綱冬十二月，修六塔河

目時河決大名。今直隸大名府。館陶。今山東館陶縣。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商胡河穿

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分也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

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脩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綱丙申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是時仁宗有疾，人心違逆，易矣。豈不共可畏哉！故綱目特表而出之，蓋予之也。綱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

樞密副使。綱以唐介知諫院，目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

「介頃言臣事，見上卷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

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綱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

于英州。見上卷。六塔之役，宣贊公是之，文忠公非之。予是，稱四月矣。竟無成也，而徒損人，夫國用者，則二公說見，予於是可占矣。綱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目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許，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

文彥博長者

陛下乃孤立 六塔河

建儲疏

范鎮  
書執政

待命  
髮盡白

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和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接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見四八卷一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此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今山西太原府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殿中侍御史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

大水社稷壇

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綱六月大

水社稷壇環詔求直言。綱彗見五卷第五出紫微垣宋徽見三卷一。綱秋八月罷狄青判陳州以

韓琦為樞密使。目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墜馬足不得行。

又其家數朔有光怪會大水青避於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

陽脩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今江蘇揚州府陸辭

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見五九卷十判陳州今江蘇陳州府。

綱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目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

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

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見上綱十一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綱以包

拯知開封府。目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去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

河清拾遺記黃河下有一青童穉婦女亦用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閻羅也老」。

綱丁酉二年春三月祔今直隸保定府祁州。公杜衍卒。目衍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

黑王相

笑比黃河清

歐陽脩  
知貢舉  
大學體

歐陽脩  
知貢舉  
體

安敢自  
附梁公

置廣惠  
倉

開歲一  
舉士

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諡正獻。

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帝切於求士進士舉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

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

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

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

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俟脩晨朝。聚謀於馬首。街司邏卒不

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二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

卒。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密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

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倖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

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

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諡武襄。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

下。沒人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

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冬十二月。詔開歲一舉

士置明經科。

綱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見上判河南封

潞。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

謁。婦人請謁也。昌朝竟出判許州。見上卷第卜。綱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

世為副使。綱以包拯為御史中丞。目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

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

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

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綱秋

八月，王堯臣卒。

綱己亥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見上卷發明。目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

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

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綱夏四

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目給田十頃。自置。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南

包拯請立太子

劉敞論用牲非禮

封崇義公柴詠

河南處  
士邵雍

道是在是  
矣李之才  
易學源  
流

請也。綱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

綱田況罷。

綱冬十一月，汝南

今河南汝南府。王

允讓卒，追封漢

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王。目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

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

卷九。故卹

同。

綱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薨，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

卷九。故卹

同。

綱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薨，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

書處士子雍也，雍躬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樂於己，不以孔孟之道，見屬於人，誠蠱之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明王侯，高尚其志者也。迨夫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泥塗軒冕之心著矣。若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歎後卒老衡茅，終身不仕，而其名譽道德，推事當時，惡在其能仕宦也，故書美之。

目雍

河南南府。

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

數年。既而踰河

汾

黃河，汾水。見二。

涉淮

淮水在江南。

漢

漢水，在湖廣襄陽府城北。周流齊

魯

今山東兗州府。

宋

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

李之才受易對河南穆脩

見上卷。

脩受於种放

見六五。

而放受之於陳搏

見六五。源流最遠

之才攝共

恭。

城

今河南衛輝府輝縣。

令，雍時居母憂於蘇門山

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

謁，勞

去聲。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

綱鑑易知錄

卷六九

宋紀

仁宗

七一

邵雍受易於李

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

雍山是探蹟宅索隱蹟、雜也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

旨伊、義卦圖，為先大之學，文王卦圖，為後天之學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即河南中雅敬

雍恂相從遊為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雍遺

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今江蘇鳳陽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

不之官。

綱庚子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綱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

支判官目安石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拱攜其所撰以示歐陽

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治江都揚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

安石獨否調大知鄞今浙江縣皮府縣通判舒州今江西南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

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

復言於朝召為羣牧見上判官改度支見四四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

召王安石

文彥博歐陽脩安石

聖人計  
微之  
禍日明  
小人輩  
禍之始  
發月新  
照圖了  
新唐書

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

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

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

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

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

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靜軒周氏曰）好之初六曰：繫于金甌。貞吉，有攸主，且內，羸豕孚

蹄躑，傳曰：一隊始生，靜正則吉，進則內。故以羸豕孚蹄躑，虞君子，使深露之備云。故之聖人，於一陰皆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故謹微之意，至於如此。宋自

用安石，變史計制，每流四海，其樂至於宣靖而已。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變俗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志，熙豐、

其進實基其嘉祐。綱目內其召用而待其於冊者，以明小人輩禍之始。此正帶之初六，羸豕蹄躑之戒耳。其謹微之意，益深

切。○甌，音你，蹄躑，音揮逐。○甌所以止車，以金爲之。乎，必也。蹄躑，跳躑也。此易卦初六爻辭。

新唐書**目**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脩、端明

殿學士宋祁，看平聲。削也。脩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

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志表，祁撰傳。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爲



樞密使○以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概為樞密副使。

**綱**辛丑，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目**弼以母喪去位，詔為

去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

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綱**夏四月，陳旭罷。**綱**以包拯為樞密副

使。**綱**六月朔，日食。**目**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例稱賀，同

判尙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

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

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

也。」帝從之。**綱**以司馬光知諫院。**目**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見上所言

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

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

「此何書，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見六十四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

曰武。「仁者，非嫗女去聲，計小煦慈愛，姑息苟安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

司馬光  
諫食  
不滿分

司馬光  
上三劄

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見二二卷八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一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二，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

司馬光  
進五說

王安石  
制誥

學法古  
人所難

王安石  
以蘇轍  
比谷永

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洩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綱以王安石知制誥，目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濟平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次○涸池也。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綱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堯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目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綱聞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目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導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見十七卷第八又十八卷二，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其中宗時用、郝處俊唐高宗時賢相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

三人同心輔政

遇事取

司馬光請建太子

夜半寸紙

英宗器識遠大

乎？「改命沈邁為之詞。王石以母綱以歐陽脩參知政事。自時韓琦為首相，法令

典故間曾公亮文學之事，間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

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綱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目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

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

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

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議國老門生天子見五九之禍，可勝言哉？」帝

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

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江今

四九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

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

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

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見上

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綱王寅八年春二月，孫抃罷，以趙概參知政事，吳奎爲樞密副使。綱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自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諡孝肅。綱秋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

今直隸鹿

德府

郡公。自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

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

「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

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微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

英宗戒舍人

行李推費數廚

仁宗深仁厚澤

曹太后賢能

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音官別有所奉，遂得燕然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

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贊音資之富，費，是也。天子富，有四海，故云。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

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音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

滿三十人，行李蕭然。行李，使人也。左傳：公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後世遂以行李，為行李。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綱**癸卯八年春三月，帝崩。常暴疾崩。鉅鹿公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敕音呂氏

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上，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宗實宗培

寬以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之至於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之不殺為政，財以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綱**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目**帝得暴疾，詔

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

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

「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簡音柅音曹氏音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

宮省肅然。**綱**立皇后高氏。后侍中瑤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綱**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綱**秋，七月，帝

疾瘳，**目**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

呂誨上書兩宮

韓琦

韓琦

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聲入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見上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見十卷第十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葬永昭陵

在河南府

英宗皇帝

初名宗實，更名曙，濮安懿王允讓子。仁宗無嗣，養於宮中，後立為皇下，遂封鉅鹿郡公。仁宗崩，遂即位，在位四年，壽三十六而崩。○帝之初立，同曹太后臨朝，未幾宦官譴間，兩宮不和，賴韓琦致陽俯調護而安，然後體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惜乎享國不永也。

**綱**甲辰，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尙書右僕射。目帝

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

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

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目（呂氏中

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濃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以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綱**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目初，莊獻太后臨朝，仁宗即位，莊獻劉太后稱制，十一年而崩。守忠與都

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

祝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

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諫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

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

韓琦萬  
聲命撤  
廉望公  
韓魏公  
德望才  
智兼優

韓琦出  
空頭敕  
一道



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見

三卷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

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綱**詔日開經筵。**目**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

先帝時，無事常開經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

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閒，閑日御講筵，」

從之。**綱**九月，復武舉。**綱**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目**韓琦言：「唐置府兵，

見四三卷最為近古今之義勇。見上卷河北治直隸大名府幾十五萬，河東治山西太原府幾八萬，勇悍

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夏丹控禦之地，事

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見同上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

西五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

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

聲，諒祚西夏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諫光曰：「兵貴先聲為其

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

詔日開經筵

司馬光與韓琦辨刺義勇

義勇軍  
之與  
陝西

詔議濮  
王典禮

此萬世  
法

司馬光  
奮筆立

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閒鄉兵刺爲保捷，見同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

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

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閒

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綱**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爲樞密副使。○以內侍

爲陝西諸路鈐轄。

**綱**乙巳，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見上。邸見四八。立爲皇子，聞近臣中

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卽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回，襄請

罷，遂命出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綱**王疇卒。**綱**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

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

太子史皇孫。見十五卷第七。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見十九卷四。此萬世法也。」

旣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

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去聲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

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

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

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

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見十卷之後，援立

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用，

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

有天性之親，顧復福，顧於視也。復，反覆也。詩小雅，顧我復我。之恩，然陛下所以負辰見三卷端冕，子孫萬

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

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

光手臺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

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

請下尙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

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五月，以陳旭爲樞密副使。○

七月，富弼張昇罷。○**目**嘉祐仁宗年號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

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

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

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尙書。

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

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尙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

疾力求解政，遂以使相。見上鄭見上國公判揚州。見上未幾，徙判汝州。今河南汝州○昇請

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馬光

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於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見上○以文彥博爲樞

密使，呂公弼爲副使。**目**彥博自河南。見上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

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

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見三卷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

京師大水

司馬公略水災疏

此天下所以失人心之始

「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治陝西四安府。遂召為樞密使。綱八月，京

師大水，詔求直言。目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怪官私廬舍，漂人民畜休夫產，不可

勝升計。帝下詔責躬求言。司馬光上疏略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

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邱，今夏疫癘

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

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

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升為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見二二卷三在殯，

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見十卷第六數人，屏丙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

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

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綱丙午，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目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

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見上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

契丹復  
號遼

呂誨等  
劾韓琦  
呂誨等  
劾歐陽

呂誨等  
繳納御  
史敕吉

脩爲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脩爲之也

綱契丹復改國號曰遼。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目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

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仁宗之土未乾，于遽

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

開邪議。以枉道說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

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

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

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

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見十八卷第七開陵立廟以王子宗樸

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

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閣

門以告見五一卷二告身。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

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見九卷久之，命出

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見上純仁通判安州。見上卷大防知休寧縣。今江南徽州府休寧縣。時趙鼎

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

州。見六四卷第五。瞻通判汾州。今山西汾州府。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

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今江南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

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

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今河南汝誨等

旣出，濮議亦寢。此伊川程氏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

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人寇邊，環慶十一。經略使蔡

挺擊走之。綱秋，九月，詔宰臣舉館職。目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

不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

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卽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

趙鼎等 乞同貶 傳堯俞 義不獨 留 韓維 司 馬光 請 與俱 貶 呂公著 乞補外 程氏 議 喪王

失矣

三月，彗星

見五卷

見西方

目如太白

見四二卷

長丈有五尺，又孛於畢

宿

如月

見六七卷

經略使蔡

登瀛抱  
三歲  
實舉

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遺例除者，半是

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

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

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去

語曰：「寧登瀛，見四二卷二。言富為學士也。不為卿，寧抱槩，僉去聲。削版曰槩。言富為學士抱槩懷也。不為監，冬，十

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見上卷宣撫使。**綱**詔禮部三歲一貢舉。**綱**十一月，帝有疾。

十二月，立子頊旭為皇太子，大赦。目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

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撼○點頭以應也。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

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

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

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

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綱**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臣**（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



位，及其行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誅其不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覷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綱**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吳奎為樞密副使。○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綱**二

月，立皇后向氏。皇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軍名留後經之女。帝為潁王時，納焉。

至是冊為后。**綱**始命公主行兒見舅姑禮。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綱**三月，歐

陽脩罷。脩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為是。及誨等斥

而脩薦之奇為御史，衆因口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脩弟薛良孺

有憾於脩，誣脩以帷薄見十一卷不根見三卷一之謗，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

奇，之奇即上章劾脩。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

州守。今泮廣節之奇監道州見六七卷三。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見上卷**綱**以

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

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

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

要地耳。」帝然之。**綱**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綱**光力辭，帝曰：「古之

始命公主行兒舅姑禮

蔣之奇劾歐陽

吳奎進治說三篇

司馬光  
不能爲  
四六

韓呂不  
知王安  
石之

曹公亮  
不知王  
安石之  
欺閉  
吳魯諫  
用王安  
石

韓呂萬  
世罪人

泰終否  
初

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

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

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綱**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目**終英宗之世，安石被

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吏稱揚之。帝在穎邸，見六五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

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

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

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

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上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

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今江南京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起視事。

**批**（雲閒張氏曰：）王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著兄弟不知之也。使其知而薦之，則韓呂不推爲諸公之罪人，而且爲萬世

之罪人也。**綱**夏四月，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秋八月，葬永厚陵。在河南府**綱**京師地震。

**綱**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用安石罷韓琦，此泰之終否之切也。**目**琦執

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覲諫一希以閒琦，琦求去益

魏公再  
決大策

趙抃一  
琴一鶴

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入對，帝

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祝國者王安石何如？

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

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

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

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

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升之舊名也，避帝吳奎陳升之罷。升之舊名也，避帝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亢為樞密副使，抃自知

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耕省府及命下，大臣

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

蜀，即成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去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

朝政有未便者，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恆褒答之。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冬，

十月，張方平罷。方平以守將種九諤襲虜夏監軍鬼名山，遂復綏州。

趙高請  
存綏州

何異唐  
人維州  
之讎

見五七  
卷三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

見六七  
卷末。

楊定等，詔韓琦經略陝西，竄種諤于

隨州。目種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

邊覺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高言：

「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

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

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治陝西四安府。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

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種

諤，乃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今湖廣德安府隨州。批（靜軒周氏曰）：和諤擅開邊釁，不為無罪，曷為

氏，宋之逆豎，法固當討。綏州，宋之故地，義亦當復，但其專輒為可惡焉。雖然，種諤啓釁，為朝廷耳，豈因已利而為之

者邪？當時議者以棄綏誅諤，嗚呼，亦過矣！此何異唐人維州之議歟？綏州，宋之故地，不幸陷於賊穴，在宋之臣子，所

必取者；得而復棄，誰之何哉？向非韓琦排眾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由可決耳。吁！維州之議，見五七卷第六，又五八卷三。綱十二月，夏王諒祚卒，子秉常

# 卷七十

## 宋紀

綱鑑易知錄

卷七〇

宋紀

神宗

九三

神宗皇帝

名頤，英宗長子，初封穎王，擢立為太子，英宗崩，即位，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歲而崩。○帝勵精求治，不御田遊，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誤用王安石變更成法，以壞天下，亡宋之禍，實自帝始。

綱 戊申，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大抵元年者，人君繼統之首，春者，四府之長，正月者，歲之首月，朔日者月之首日，日食於此，天

成嚴矣。願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君弱臣強之象於茲兆乎？天道昭昭，何畏也已。

○帝不受朝，詔宰相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

「天下儆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

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

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

用。」綱 趙槩罷。○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

多。時議比之劉寬。見四七 婁師德。卷二 以老求罷。綱 以唐介參知政事。綱 夏四月

詔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

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

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

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御講席，羣臣退，帝

趙望比 劉寬婁 師德 王安石 越次入 對堯舜 法堯舜

二子何足道

初封太祖後

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

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

必有傳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

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

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

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

以終身乎」**綱**六月河決恩今山東東阿府恩縣冀今直隸冀州府冀州瀛今直隸河州**綱**秋七月以陳升之

知樞密院事**綱**京師地震**目**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也河北地亦

大震**綱**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今陝西平涼縣郡王封太祖後則其於天理民彝不可得

宗行之此亦從厚之深意也。書以子之宜也。**目**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願無以稱」去聲○報稱也。乃下詔封太

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敞資言「禮諸侯

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

若崇德昭德芳俱太祖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

始祖也。謂大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式德芳之孫也。綱冬十一月，郊。目執政

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

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

當辭祿。見五二卷第十。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

頭會勝箕歛。謂計人數出穀以箕歛之也。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

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見十四卷第七。太史公書之。在史記平準書中。以見其不明耳。」

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

兩府。中書樞密兩府不敢復辭。綱十二月，邵亢罷。

綱己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目初，弼自汝州。見上卷第八。

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扶也。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

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附會當如

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

頭會箕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

賢奸並進

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穎二十  
年口不  
言

災異非  
關人事

小人惟  
喜動作  
生事

王安石  
泥古迂  
闊

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賈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賈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儉經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記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其高，



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狷，猶〇。狷，急也。必欲求賢相，呂公著

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

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

「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帝深納之。（雲間張氏曰：安石懷好以聖宗之意，久矣。又非諸賢所能易也。嗚呼安石，天且不覺，況人哉！）綱創制置三司條

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目王安石言：「周置泉府，見三卷二之

官，以權見十四卷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見五三劉晏，卷三粗

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

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

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

臣共擇一人治水，尙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

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

乃立制置三司見六五卷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

職行新  
王安石  
附會周  
官泉府  
之說

安石薦  
呂惠卿

安石領其事初泉

今福建泉州府。人呂惠卿自真州

今江南揚州府儀真縣。

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

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

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簡詳文字事無大小安

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

簡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

安石以威脇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

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

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視公以大政宜恢

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視（靜軒周氏曰）

小人之狀言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人君苟不用之則已苟或用之則天下悖亂矣。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又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安石以財利之事警惑神宗，創條例司議，行新法，末流至於靖

康而不止。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蓋綱目書此，亦不得已焉耳，亦傷時之意耳。○旱綱參知政事唐介卒。目

介簡仇抗○南也。敢言居政府數朔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升

其憤遂疽發背而卒諡忠肅綱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王安石排羣議而用之也。綱罷知

劉恕諫  
王安石

唐介憤  
王安石  
而卒

治亂如黑白

開封府滕甫。初，甫同脩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

相附者，松栢、蔓草、非

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

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

滕甫名

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

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也。深

察農田水利賦役，明道必有所處

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第八。遣使察農

田，水利賦役于天下。明道在當時而與其列者，必有所處也。惜乎不能知其所以處之遺焉。自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

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仇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

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自官

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

誥錢公輔。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

置賣鹽場

治陝西

今浙江杭州府

見六六卷第八

種中  
文乃  
新

此乃  
腹之  
疾心

天下  
生必  
斯人

見  
諷先

公輔知江寧府。今江西南江寧府。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將執政，士大夫多

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

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

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司馬光字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

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

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

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

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皮附也。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

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述，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

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見三十卷第四。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

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

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

乃出誨知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去聲。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

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

仁宗嘉祐六年四月，御史呂誨等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旭知定州，誨等亦補外。

次

直 呂誨鯁

論歐陽脩

見上卷第九。

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王安石嫌呂公弼不

附己，乃白用公弼弟知開封府公，著為中丞以偪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

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

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綱秋七月，行均輸法。目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

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盈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

洗〇五倍曰蓰。

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

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

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見十四卷第五。平準。見十四卷第七。專行於

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

夫錢民也。

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

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令先設官置吏，簿書

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

蘇轍諫  
行均輸

法行均輸

願陛下  
圖不見  
怨

純仁  
衛書解

純仁  
范純仁  
石劾王安石

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

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綱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目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

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聖書五了之訣篇辭。願陛下圖不

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唐杜牧阿房宮賦：使天

下之人，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

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別○遠也。小臣咨訪闕失，純仁

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味遠，願加深察。」

及薛回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輔助之政，今乃

挽小人培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

舊學，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臣，

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句致事大者，不

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儉。織佞所乘，宜速

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

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誅也。」恤誘

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

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今山西平陸府蒲州。尋徙成都今四川成都府。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

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閣以事左遷知利州。今江南和州。（靜軒周氏曰：「直斯之際，

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歷觀四月以來，賢臣之被黜者六人，隳甫以見忘安石而罷出鄉鄉，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輔，呂誨以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嗚呼！信一小人如是其毒，棄衆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綱

目皆書罷，而不夫其官，實有所歸矣。）**綱**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目**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今山西澤州。令民

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譯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

恤，凡孤殘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

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大正句讀。大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

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

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

賢臣被  
理者六  
人

明道治  
晉城

呂公著  
薦明道

室欲求言，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當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

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神宗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盡其心志，則諸賢並進，而世道必爲之泰矣。又豈漢唐之君，所可及哉？**綱**罷條例

司檢詳文字蘇轍，**目**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人使於四方求遺利，轍以書

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爲河南府。今河南河南府，宋西京也。

**推官**。**綱**九月，行青苗法。**目**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

足，令民自隱度，鐸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

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見六六卷五廣惠，見上卷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

願預借者給之，令平出息二分，隨夏秋稅，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

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

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據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

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恣平物價，使

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

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平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

青苗法

青苗錢

是亦先王耕斂補助之意



舉每州選通判幕員職官一員典幹管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

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見上錢百萬糴河北常平

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

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

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

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

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之兼

并之家得以乘急要遊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

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

意行焉安石青苗之法向非廣淵之啓禍勢必見沮於子由矣。傳子於廣淵恐乎誅。綱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目王安石薦

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穢巧非佳士使王安石

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復謂之剛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

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煙入聲衆心」帝曰「惠

常平廣惠變為青苗

王廣淵啓青苗之禍司馬光諫卿

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

察之。江充

見十四卷

李訓

見五七

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

「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

悅。**綱**冬十月，富弼罷。目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

退。章數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

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

今江蘇懷遠

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

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門去聲。悶，鬱也。易小

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

不亂，不可得也。**綱**以陳升之同平章事。目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

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

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

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

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

王安石  
不曉事  
又執拗

高於六  
百里之  
策

王安石  
持絳絳  
為始

置筆物  
置梁上

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綱**城綏州。目初，夏主秉常寇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復上誓

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見六八卷一。以乞綏州。見上卷十一。詔將許之，鄜延。見六八卷三。宣撫郭逵上

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見六卷第四。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

賜以誓詔，遠命機宜文字趙高。附等如夏，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

砦，從之，改名綏德城。**綱**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目初，陳升之欲傳會

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

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

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由是二

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

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綱**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

貶為忠正節度副使。目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

物，不獲，取置諸除梁上，安石憂去。以母憂去職。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

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今浙江寧波府。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

浙東治紹興府，卷八。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

司。見六五。自京師逮見一卷。赴秀州今浙江嘉興府。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調去為忠正

軍。卷二。節度副使。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批**（雲閒

張氏曰）安石置此物於梁間，正欲揭已之清譽，以釣名於一時也。無擇取為公用，毋乃非其私之甚乎？此其所以有搖牙切齒之毒也。神宗置此第一等小人于具瞻，其始禍當淺淺哉？**綱**增置宮

觀。官。目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

遂增置三京。東京西京南京 見六六卷八。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限員。**綱**以張

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國大抵姦邪當路，正道莫行，橫渠辭歸者音易豫卦，六二介石，不終日，言其

目載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洮水之西，為西夏所據。洮水在陝西臨洮府城西南。之地。年

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

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

六經。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

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去雲巖。故城在陝西延安府宜川縣。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

月吉，月朔也。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

橫渠治

橫渠見

王安石

續漢書  
居南山

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帝初卽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移文稱疾。屏居南山。在西安府城南。

張方平  
極論新  
法之害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罷判尙書省張方平。目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方平羣以喪去，服闋。開服終日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尙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卷上及陞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武然。未幾，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見上

韓琦請  
疏青苗

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目河北。治直隸大名府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

陸下脩 周公遺 法公遺 趙抃請 俟安石 出 韓絳勸 帝留安 石

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去聲琦奏曰：「如桑弘羊，見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脩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為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謂「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一皆不報。」屬趙清獻，素號剛直。今欲安石之出者，則知新法之禍，乃清獻不能剛果之所致也。惡在其為剛直哉？劉琦謂其囊括拱手，但係依違信矣乎。

綱以司

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綱目書光固辭不拜者，所以著其制行之也。

目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

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辨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

石曰：「光外託劇。」

劇，劇切也。

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以事，所與盡害政

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

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

見九卷第六。

趙卒奪氣，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

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

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

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

見四卷第七。

以私其身也。陛下誠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

之散，使者恐其逋，

布平聲。

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

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

見上。

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民之贏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

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

與異論者立赤幟

青苗之散

此事之必至

范鎮

始以策  
試進士

葉祖洽

蘇軾擬  
策答進士

還刑法  
科

「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

辭收還敕誥，知退進銀臺司。見上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

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綱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目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河北路。王安石欲

沮琦，即從之。綱二月，始以策試進士。目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

「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

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

「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

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

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

請絀之。綱置刑法科。帝以學者多下通律，意遠立刑法科，或言試刑法，世指爲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貶知審官院孫

覺知廣德軍。目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

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今江南揚州府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見六五時呂惠卿用事，帝問



孫覺條  
之妄

呂公著  
疏

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見上民之貸

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見一賒見二貸，

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

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盈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

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

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

呼押配之擾。安石遣覺行上視巡視也。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

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治江南廣德州。綱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脇

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

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呂惠

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

容盜入室而禁其取

言韓琦欲因人心，知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見三四、貶知潁州。見上卷 [綱]

趙抃罷。抑其濫署之於安石，則啓其新法之端於前，得抑其新法之弊於後，是猶容盜入室，而禁其取也。得乎？其罷也，宜矣。 [綱]安石持新法益堅，

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

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去聲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

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

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上聲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

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見上抃長厚清脩，爲政

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綱]以韓絳

參知政事， [綱]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目]定少

受學於王安石，舉進士，爲秀州。見上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知諫院。李常

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

「舊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

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

趙抃人  
中表儀

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選〇例遂拜

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

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灰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

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閣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

舍人。綱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卿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

事。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僥倖

小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

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

安石爲大之愧屈。戢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戢又上

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

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

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

矣。」陳升之從傍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

數日  
諫一空

李定母  
死不為

輸青苗，斂散取息，傅附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

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見上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

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安石既積怒言者，

而顥等以言不行，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戩知公安縣。見七子詔

知上元縣。今江南江甯府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西路提刑。

顥固辭，乃改簽書鎮寧。見六二卷八。節度判官數日之閒，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

請以姻家謝景溫為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綱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

呂惠卿兼判司農寺。綱遼立賢良科。綱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

目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

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見上卷第八。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

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

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良，罷通判真州。見上○監

察御史陳薦言：「李定頃為涇縣。今江南甯國府涇縣。主簿，聞母仇求氏死，匿不為服。定自

辯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王安

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

「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且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

安，求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綱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自壽昌父

巽守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時妾劉有娠腹懷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

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治

東廣州與家人訣，棄官入秦即西安府，誓不見母，不還行次。舍也同州今西安府得焉。劉氏時

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

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見上居數

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綱云開張氏曰：定不孝，何預

安石亦忌之，何邪？蓋壽昌之正，李定之邪，相反者也。若右壽昌，必左李定。李定一夫，則安石之爪牙矣。綱秋七

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為樞密副使。目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

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橐以不安石，安石先白之。

宋壽昌 純孝

王安石 忠孝

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府

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中丞言薛向

總利權無績效近者除天章閣待制於待從為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

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樞密副使綱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目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郎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

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

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

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

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

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五卷

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

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辭幾一

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

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

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

見十四卷第五。

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

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

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

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

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

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

見六三卷第六登遐。

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

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

何

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

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

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臺諫固

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

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

讀怨謗也。

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

蘇軾試  
問十策

陸佃新  
政之對

劉庠不  
肯屈事  
王安石

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

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見二九卷苻堅伐晉獨斷而亡。見三三卷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見三卷燕噲專任子之而敗。見六卷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

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見七卷八月，

夏人寇環慶。見六七卷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奉命居河東九月，以曾布為崇政

殿說書，判司農寺。目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

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山陰。今浙江紹興陸

佃嘗受經於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

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

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

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

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見上質究矣。」既而承之

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綱以劉庠知開封府，目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



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

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綱**曾公亮罷，**目**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

以開諫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

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

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

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字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

已，於是聽其罷相。**綱**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爲樞密副使。**綱**策賢良方正之士，

**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目**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今山西太原判官呂陶對曰：

「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開諫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

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

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

理。台州今浙江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

上與介甫如一

稱呂陶曾有理

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

疏言：「臣所薦孔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

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見卷七罷翰林學士司馬光。目光求去，

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

皆毀其素履，謂生平之所履也。易履，卦，初爻素履往，元咎。中營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

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

有不信者矣。」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見上冬十月，陳升之罷

文字王韶，請築渭見四一、涇見十七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見四九諸部下師中

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言：「渭源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至秦州見上，良田不耕

者萬頃，百畝爲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益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

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見六七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

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

亡。王安石主韶議，為去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今江南安慶府。尋進韶太子中允。初，師中

仕州縣，見四八卷一。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

公何能為？今知鄞縣，見上卷第四。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見三一卷第八又第十。他日亂天下者，

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綱翰林學士范鎮致仕。目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

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

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欲欺罔，以興造邊事，

事敗，則置而不問。石既主韶議，以密辨軾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佞閹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土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參其狀。安石又為謫舜卿而命韓琦。韓琦附會實其事。反為

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難上聲。拾也。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仕。以此

二人，比說也。況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

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

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戰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

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心腹，以養中利之

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情然曰：

王安石  
疏手

王安石  
眼多白  
甚似王敦  
敦師中  
先識  
范鎮疏

究其名

改諸路

宋初四

立保甲

老臣所

行募役

「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

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綱**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

祖懲五代之弊，用起營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戍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其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疆圉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練，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禮遇，悉從驕惰。又將官

並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經管，**綱**立保甲法。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幹諸，都監，監押，設官重復，盡破廢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尊也。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

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七。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勇過人者，亦充保丁。

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苦捕所獲，以賞格從。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器械，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改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去部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孱弱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伸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

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目**於是諸州簿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今直隸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

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捐

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

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綱**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綱**行募

役

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  
議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  
輸錢，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  
備水旱久闕，謂之免役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

司馬光言「上

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  
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  
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不敢指天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  
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  
錢以輸。何民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

聽

卷七一

宋紀

神宗皇帝

辛亥四年春正月，韓絳使種諤諤復以諤為開延鈴轄，知青澗城。○鄭襲夏人襲夏人於敗之，

遂城囉羅兀在延安府米脂縣西北廣惠倉田見六九廣惠倉田卷三本絕戶業以賑濟者

定科舉法

罷詩賦

試四場

殿試分五等

王安石罷千古罪人

也。王安石請粥之，以為河北河東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綱二月，更

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綱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

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然士

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

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

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

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士各

占治易詩書周禮。周公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其殿試，則專以策。分五等。第一

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

學究出身。綱（雲閒張氏曰：）方石定科之法，最為得之。觀其言曰：「十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無皆所未習，此科舉敗壞人材，致不知

古。其識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十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者，此所以為千古叛經之罪人也。」綱二月，夏人陷撫甯諸城，詔安置種諤于潭州，

今湖廣長沙府。韓絳免。罷知鄆州。綱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綱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知縣姜潛，到官才

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

「民不願矣。」卽移疾。移文稱疾。去山陰。見上卷第十。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

康軍。治江西南康府。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綱夏

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目光在永興。見上卷第十一。以言不用，乞判西京。見上卷第八。留臺

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見上卷三。公直不如范

純仁。見上卷第四。程頤。見上卷第八。敢言不如蘇軾，見上卷第九。孔文仲，見上卷第十。勇決不如范鎮，見上卷第十一。今陛

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

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

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綱以鄧綰爲侍御史，判

司農寺。綰初，綰通判寧州。今陝西咸陽府。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

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

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以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

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

司馬公  
四不知

鄧綰語  
王安石

笑罵從  
怡笑罵

身疾喻  
朝政

丁腕以臂  
經指

「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縮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名殿校理，檢正中書

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尋同

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縮以威眾，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

用術乖方，妄投藥劑，齊去寢成風痺，脚冷遂艱行步，非祇憚蹶職戾音例之苦，

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蓋以身

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醒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

「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司馬亮勉之。」遂卒。罷罷知開封府韓維，保甲法行維

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

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平有之，亦不足怪。」帝言：「

民言合而聽之，則理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

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



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

見六九卷第七

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

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

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乃出

知襄州

今湖廣襄陽府

六月，知蔡州歐陽脩致仕。脩以風節自持，既連破汚穢，

減○穢○爾○也

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

今山東青州府

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

石力詆之，乃徙蔡州。

今河南汝寧府

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

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

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綱貶富弼官，徙知汝州。○綱弼判亳州。

見上卷第五

青苗法行，弼謂

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開詔旨，鄧綰乞付

有司鞫。

勅○推窮罪也

治乃落弼使相。

見五九卷中

以左僕射移判汝州。

見上卷二

弼行過應天，見上卷第

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

平頃知皇祐

仁宗年

貢舉，或稱其文學辟

舉

以考較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

知人固難

王安石惡留歐陽脩

富弼有愧色

老成人不可不

漢唐黨禍

張璠作

方平惡其為人。檄文也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

也。綱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是時

之行，流海內，雖經國論保中，而無一、政同條，而論者謂其致此，言誦，中繪，摯，繪，摯，行，便新去救正人而貶謫。嗚呼！只有限之才，悉無窮之運，正道之不行，共有統於此時者也。時賢士多引去，

以避王安石。繪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

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

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

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奏言：「陛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為

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

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漢見五六卷三。唐見五七卷二。必起矣！」因陳率錢助

役十害。繪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璠取

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大以詰之。璠辭不為，曾布請為之，

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

以自辨，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

自朔 日當

王 夢

難以伸其說。一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

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

二三年閒，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

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

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僂辯者，取之為可用；

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

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

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二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

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

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

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環亦落職。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

書目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

市 鑄 版 當

王 方 稱  
商 鞅 爲  
士 鞅 之

鮮 于 儁  
三 難

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

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見四九卷第，鑿五升喜。版鬻於市，遂

傳達於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

雱實導之，常稱商鞅即商鞅，見五卷第五。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

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先上足赤足也。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

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臬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

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命王韶主洮河見上卷。安撫司事。冬十月，以鮮于儁複爲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見六一卷三。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儁時爲

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帝是儁議，諭

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儁副使，兼提舉常平見上卷第八。儁既爲副使，部

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

之哉？」蘇軾稱「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批**（雲閒張氏

曰：(注)載多曰：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此最善處，昔苗之法者也。子瞻稱其爲三難，不亦當乎？

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見六八卷西北廊甚湫隘見五一卷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

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爲三等，始入太學爲

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

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

綱王子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羅去聲察謗時政者比卽商鞅誹謗之禁耳。然則宋之所以不卒者，幸也。綱二

月以蔡挺爲樞密副使，挺知渭州今陝西華陰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

然譎智深險，在位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

伶歌之，傳達禁中，帝聞而愍之，故有是命。綱三月判汝州富弼致仕。弼至汝

州見上兩月，卽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洛陽養疾。」許之，遂請

老復授司空使相見上。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

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綱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

法行市易 富弼即 犀窺也

此卽商 鞅誹謗 之禁

老玉關人

易之說見上卷。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見十四卷第七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

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

而不售醜音二音 賣物也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鐸其田

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

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綱夏五月，行保馬法。自王安石

建保甲見上卷。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王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

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現馬給之，

或官與其直價也，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

償。二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

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綱王安石求去位，帝不

許。綱秋閏七月，以章惇為湖北察訪使。自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

獄趙鼎上言：「峽洽 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峒洞酋刻剝無度，蠻眾願內附。」辰州今湖廣辰州府布

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

事。綱八月王韶擊吐蕃

見六六卷

敗之，遂城武勝

建爲鎮

目初韶言措置洮河

見上

只

工師造屋之略

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脩？」王安石曰：「主者

善計，自有忖度。

譯

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

歐陽脩五代史

朝廷不與計財。綱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自是歲，有詔求脩所撰五代史。

而脩卒矣。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

識之下，率爲聞

去聲

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

必以是非詰之。

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脩遊隨州

今湖廣德安州，隨州。

得唐韓

愈遺藁，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蹟。

坐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

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諡文忠。綱貶唐垆

宅○蹟雜也，易繫辭上傳，探蹟索隱，鈎深致遠。

綱

爲潮州別駕。目垆嘗上書言：「秦二

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

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

校書。安石復

院

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

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

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

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荆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

中不出。荆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

荆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陳之乃搢笏。見二一展

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見六四安石遲遲，荆訶曰：「陛下前

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

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

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

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藥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

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唐玄宗朝廬杞。唐德宗朝帝屢止之，荆慷慨曰：「若略不退懼，

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今廣東潮

別駕。唐荆言事而貶，是為削去其官誅，心也。荆初附安石，神宗悅而用之。然其心冀（靜軒周氏曰）得美職耳。迨夫授官不協，遂背安石，是亦反覆之小人也，故特削去其官。雖然

，過則憚改，聖人之格言。荆能力劾安石，不懼艱險，是蓋小人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觀其六十

餘條之筆，而折廷爭，其志為可矜耳。故又嘉其悔悟而不書有罪，此綱目筆削之至公，褒貶之深意。凡若此類，非君子莫

能備之。  
**綱頌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



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冊計畫，隨陂原平澤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以里額稅數為限，舊管收整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故。均攤才展，致益薄額，七越額增數，皆禁。若春園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地，溝路車牽，皆不立稅。凡田方之，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帖音以原之陂，音坡，不，有莊限，有甲張，有戶帖，其分額，行產，典賣，割移，官給以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註平也。於，音廷，泥，源也。遺音盧，土黑而疏者謂之墟。不毛地，不生草木者，曰不毛。陂塘之陂，音草，澤障也。

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做焉。

神宗初紛議舉，致其冊，至於方田均稅之法，粗為可觀。然亦不見其所謂計一也。誠曰特書之者，猶為彼善於此。

九

月少華山

在陝西西安府華州。

崩。其下地裂，墜民數百戶。

冬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

癸丑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見四二卷。

目獲木佗。

謂斬駟之孫。○隋斷。見六六卷第九。

妻子。二月

置經義局。自訓詩書周禮。我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顥

預其事。安石不可。夏四月文彥博罷。自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

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眾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

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及

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

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

果實亦官監賣

置經義局

爾於官何利焉？彦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治山西太原府節度使判河陽今河南臨

徙大名府今直隸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置律學，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

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圖六月知南康軍周敦

頤卒。圖敦頤，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營道縣名，今發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今江西南昌府分寧主簿，有

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去南安今江西南安府司理。

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版也，將

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今

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知南康軍見上。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

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

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向以其學為知道，使二子顥

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見周茂叔敦頤後，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

月吟風弄吟風弄月

封樞夜談

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

此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峯。在江西九江府城北。下前有溪。在九江府城南。合於湓江。在九江府城西。取營

道所居濂溪。在道州城西。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綱大蝗。綱秋九月，初策武舉之

士。綱吐蕃木征復入河州。見上。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岷州衛。容。岷州故城在岷州衛。洮。見四五卷第十。豐

見四五卷二。四城帝御殿受賀。所勝于帶，賜王安石。准額。綱收免行錢。京師百物有行，宜司所須俱以資辦。綱冬十

月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今湖南辰州府沅州。綱行折二錢

綱甲寅七年春二月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目遼以河東。見上。

路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見六五卷四。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

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

詔忱如遼遂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見同上。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

判相州。見上。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曾公亮條代北

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郵。彼見形生疑必謂

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

濂溪先生

收免行錢

行折二錢

致丹契 經事有 七

招高麗見六五朝貢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熙寧四年五月，高麗王徽遣其民官侍郎金佛等，由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穆實傳。一也；取吐蕃之

地，建熙河熙寧五年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志。軍，升鎮北軍，爲熙軍，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

三也；鞬保甲，四也；築河北治直隸大名府。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

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

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爲

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

怨於吠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

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

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

累世之好去聲，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

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樞○紆累朝之宿

憤矣。一彌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綱大旱，詔

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是時新法害民，天怒既久，大旱之來，是誠逆氣之所致也。神宗能求直言，胸中之惻隱，頗萌矣。迨夫權罷新法，即日大雨，則天人感應之理，安

爲陛下  
始謀者  
大誤

橫罷新  
法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

可謂哉？然不曰旱，而曰暵，所以譏其偶值天變，姑且罷之，非真能革去者也。嗚呼！吾誰欺，欺天乎？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於色。

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

洪水為患，湯大旱七年。

但當脩人

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謂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

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

「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聞之也。翰林學士韓維言：「

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即命

維草詔行之。初，光州

今河南汝南府光州。

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

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

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

江京城門。

會歲饑，征斂苛

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

暄，音暄。

暄，音暄。謂土蒙霧也。陰而風曰。請此風。一終風，且旋。又一終風且曠。一霧，音蒙。

扶攜塞道，羸疾愁苦，

身無完衣，或茹

汝，音汝。

才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

負也。

木，賣以償官，累累

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閣

門。

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

見六五卷。

且云：「旱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

鄭俠報 王安石

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以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

免行錢，二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齎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

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譁呼相賀。是日果大

雨，遠近沾洽。圖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目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

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

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

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始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

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韶逐木征

大喜，以木征爲營州節練，使賜糧名趙思忠。○營州，見六十卷七。目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目安

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儂○乘空慧少年超擢用事，天下

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閒○乘空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

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

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

太后至

傳法沙

護法善

立手實

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岐州，今陝西鳳翔府。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

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

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

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江寧府。見六九卷。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見四八卷第五。留之。安石感其意，因

乞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

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初榷見十四卷蜀茶，五月，罷制科。三司使

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司吏。六月，作渾儀。見三五浮漏

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今直隸保定府曲陽縣。尉利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物價，使民各

以田畝屋宅，資貨畜休去聲產，隨價自占。見十四卷二。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

以三分之一充賞。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鈔

之民不聊生。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之民不聊生。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取唐相  
轉爲兩

王安國  
俠善

乙卯，八年，春，正月，蔡挺罷。竊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祕閣校理。

王安國于田里，目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太宗嘗姚崇宋璟俱玄

李林甫文宗盧杞德宗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

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爲謗訕，令

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汀州。今福建汀州府。御史臺吏楊忠信謁

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俠監安上門。而臺中無人也。」取

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在政府，常與惠卿爭辨，而王

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

惠卿遂令奉禮郎舒亶往捕，遇於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

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

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見六八卷上。京罷政，出知亳州。見上安國

奪祕閣校理，放歸田里。初，安國仕西京。見上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

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



恐無才者不能

文帝加有才一等

王安石復相

沈括報

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

間，見十一卷五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

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見三五卷第十佐苻堅，以叢萃爾小國，

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

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

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

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祕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

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恨之。綱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目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

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顯處

石復用，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謂與惠卿爭論度費，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

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綱二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

制誥沈括報之。**目**劉忱與蕭素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見上分水嶺土

龔田間高處

為界。及忱與之行上

視也無上龔

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

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

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

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

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

李榮在山西大同府城北

為分界。今所爭乃

黃崑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

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

絕好夫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

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

龐堂。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綱夏四月。以吳充為樞密使。○閏月。陳升

之罷。綱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宮。目王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

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

使學者歸。」遂頒於學宮。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

夜呂惠卿給事中。

沈括  
故蹟得  
邊界

沈括  
契丹圖  
王安石  
上石  
新義

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既頒，

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去註，一切碑廢而不用。又黜

春秋之書，不列學宮，至詆之為斷。黜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

陵今江南。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云。黜（靜軒周

氏曰）嘗觀安石存心詭譎，學無所解，其自幼有以變俗之志，而欲禁而非，矯世變俗之為，前行新法而害民，此

於學宮。新義既頒，天下傳習，主司以之而取士，學者以之而進身。其惑世誣民，充塞正道，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說苑曰：有司者不可不學春秋。蓋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一正之大法，存褒貶之至公。安石棄而不用，特以誅亂討逆，而

心常厭惡云云。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其罪可勝誅哉？他日又作字說，穿鑿附會，流於佛老。是乃援儒入墨，非特當世之罪人，實萬世之罪人也。雖然，浮言蔽目，不能損其真明。聖賢之道，昭著於上下，貫徹乎古今，又豈安石鄙夫所能損益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自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相州見。治力。樞馬皆驚帝

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願命定策元勳，一贈尚書令，謚忠

獻。後追封魏王。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出宮殿成婚，琦處危如（史臣曰），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歌為詩，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綽正笏，不動聲色。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界。遂自遂使爭議疆事不

決。帝問於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

禮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見上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

王雱 王呂 怨益深 新義既頒 一時學者 無敢不傳習 主司純用 以取士 先儒傳註 一切廢而不用 又黜 春秋之書 不列學宮 至詆之為斷 黜朝報 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 後罷居金陵 今江南 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 多穿鑿附會 其流入於佛老云 氏曰 嘗觀安石存心詭譎 學無所解 其自幼有以變俗之志 而欲禁而非 矯世變俗之為 前行新法而害民 此於學宮 新義既頒 天下傳習 主司以之而取士 學者以之而進身 其惑世誣民 充塞正道 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 說苑曰 有司者不可不學春秋 蓋春秋 聖人筆削之書 寓一正之大法 存褒貶之至公 安石棄而不用 特以誅亂討逆 而心常厭惡云云 經曰 非聖人者無法 其罪可勝誅哉 他日又作字說 穿鑿附會 流於佛老 是乃援儒入墨 非特當世之罪人 實萬世之罪人也 雖然 浮言蔽目 不能損其真明 聖賢之道 昭著於上下 貫徹乎古今 又豈安石鄙夫所能損益

割地界

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綱八月韓絳免。絳以疾求罷，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綱冬十月呂惠卿有罪

免。目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

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弟在強借秀州。今浙江嘉興府

華亭。今江蘇松江府華亭縣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

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見上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府

綱慧星。見五卷第五。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目替出軫。名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

之未協於民者，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

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

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囹。謂口不道

，而惟務爭辯也。其書，堯典○帝曰：吁！訟訟可乎。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目（問

雲張氏曰：手實之法，始於惠卿。當惠卿得志之日，曾無一人論其非者。及其免卿，多指小人，乃乘其敗而奪免

之。夫何！綱日止書曰罷手實法，若不預綰然者，善從之者，非綰之本心也，

綱十一月交趾。大舉入寇，陷欽。今廣東廉州府欽州。廉州。綱十二月

此固睿  
秋誅心

周春秋誅心之法也。

綱十一月交趾。

今安南國交州府。

大舉入寇，陷欽。

今廣東廉州府欽州。

廉州。

綱十二月



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絨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

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絨奉國節度使，諡曰忠明。○章惇招降五溪蠻。○北提刑

李平招降之。五溪蠻，見一卷四。遂城下涿州。○見名會漢，今湖南永寧。軍民宣慰使司。○二月，以郭逵為安南交。招討使。

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見五四。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

生民，今出兵欲相拯也。○整教。濟安石怒，自草敕榜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高○府

為招討使。宦者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既而高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高「孰

可代憲？」高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即林邑，見四

占臘。○亦名廣臘，交南屬國。○合擊交附。○綱。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既出守陳

第八。而張若濟之獄。○見同。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

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

石盡棄所學，降尚縱。○宗。橫。○宏。之末數，方命。○方命，方命也。注：方命，逆命而不行也。蓋謂則行

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

忿，患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

石歐 呂惠卿 王安

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大安石。安石曰：「縮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

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坡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今河南河南 八月，能粥高祠廟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見六六闕過伯高。

晉盛氏縣。 於商邱。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

「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覺然驚。

託摯為奏曰：「闕伯遷商邱，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始。見六四微子，宋始封之

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見同又有雙廟，在歸德府乃唐張巡許遠見五一

五孤城死敗，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

實傷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

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神廟皆皆罷粥。綱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

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目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

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見五九判江寧府。見上卷第尋改集禧觀使

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福建泉州所誤也。

寫福建子三字

乞留三廟

張方平託摯擊

微子廟在粥中

充亮

司馬光  
充貽書吳

病論  
至齊育

官者節  
制諸軍

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謂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

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

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洵洵，民

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

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

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光○心下為膏肓，膈也。左傳成公

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為治也。攻，

灸也。達，針也。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

「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

欺，而賢京，故召用之。綱十二月，郭逵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在安南國。李乾德降。綱詔

宦者李憲節制秦鳳。見六七卷熙河見上卷諸軍。第六。

綱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綱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

亦不悅。數朔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府。綱秋，七月，河決澶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河南邵雍

九月，河南今河南河南府邵雍卒。目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現圭角時。

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見二十卷五。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

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康節字，內聖外王之學也。」雍

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

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

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

祐宗年中賜諡康節。批（靜軒周氏曰）雍夫嘗出仕，乃布衣耳。何以書？蓋賢也。然何為特書此

，而無一毫富貴之心。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君子稱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以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其學豈

傑之才，聖賢之學耳。豈他處士者之可比哉？綱目書曰：河南處士，明不足以盡其美。必曰河南邵雍，卒表其為河南之大

，豪傑出於右者，其才之深矣，此皆綱目之特筆也。綱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目載自崇文歸見七十卷六，終

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至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疏食寺，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

堯夫內

明道為

有得則

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附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名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於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綱**戊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目**初，固與王安

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今直隸真定府。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綱**秋九月，以呂公

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目**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曰：「堯舜

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為陝西轉

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見上卷第四。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

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

文俗吏得大用。**綱**冬，復置大理獄。

綱已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目顥自知扶溝縣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召判

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

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脩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

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

本末，昔在言路，謂為御史見七十卷四。時有論列，皆意忠厚，辭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

未為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見十七卷四。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

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

目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六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

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溶川杷非溶

河之具，熙寧六年十月，外郎水監王令圖，以河北流閉已久，請開脩直河。王安石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具

非所患，哉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遣知制誥熊本行上視，察賢也。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

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覲記帝欲得臺端，因論中丞

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會太學生

蔡確皆  
以起獄  
奪人位

杜太后  
作則於  
始源深  
長

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見十卷繫遂劾絳爲子有所屬，視請出知亳州。今江蘇鳳陽府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

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爲得

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

相，一遵何約束。」見十一卷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太皇太后者，仁宗之后，太尉彬之孫也。觀其訓神宗之言，宛然乃祖不嗜殺人

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份入見久之，乃許。及

見少頃，后謂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見六一卷第十

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

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

不受教。」綱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軾自徐今江蘇徐州。徙湖今浙江湖州府。

客，差也。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易，繫辭下等，与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

蘇軾以詩託諷

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

亶傷也。排也。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

逮見十卷第六。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謀

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

聞軾以作詩繫獄非得仇人中傷之乎君，抑也。見四上卷第五。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

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脩起居注王安禮從容

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

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也。怨望也。今一旦致於理大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賈射教也。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古怨於眾恐言

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木名植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

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也。舒

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勃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

蘇軾詩

鮮于侁

不忍欺  
君負友

劉几定  
雅樂

王安石禮

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今湖北黃州府。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誥皆坐謫。張方平司

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幸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

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

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今江蘇揚州府。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

出廣陵。即揚州。併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

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

願也。」至是以舉史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綱庚申，三年春，正月，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諭月卒。綱夏，六月，詔中書詳

定官制。○詔祕書監劉几等定雅樂。綱秋七月，彗。見五卷第五。出太微。大帝南宮。垣，詔羣臣

直言闕失。目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

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

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

一指蔽

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

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開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

泰山華山。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

封府。**綱**九月，定百官寄祿格，**目**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

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

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

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

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故城在陝西，夏衛城南。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

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慶，今陝西，慶陽府。使上半西夏以王常，都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

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綱**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

著為副使，向尋免。時同列質向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諸民舍馬，向能奉命，始知民不便，故改議。御史舒贊論其反覆，無大罪，字無細用。

**綱**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目**京

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

二人不  
地科名

華河堤

廟立侯

孫固諫  
伐夏

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俱相仁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

云。綱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燾參知政事。目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

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強占去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堤低自大名今直隸大名府至于瀛州。目河復大決澶州見上。小吳

埽拆之開岸。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立之言「宜自北京即大名府至瀛州

今直隸河分。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綱五月立晉程嬰公孫杵臼比西廟于

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縣。目報其存趙孤也追贈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綱夏人幽其主秉

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目知慶州見上俞充知帝有用

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謀今之細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稅秉常以河南地

見十三卷第九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與師問罪此千載

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見上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見上卷一副總

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

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



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酈生，高帝立六國後，見九卷七。爾。」固曰：「然則孰

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

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

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視無其人，

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

遵裕出環慶。見六七卷。劉昌祚出涇原。見四。王中正出河東。今山西太原府。分道並進。冬，十

一月，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即靈武。而還。

綱王戊午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夏，四

月，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亶，華語，錄曰：制，事近海快。綱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

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此正小人彙征之時也，安禮獨如宋王何。目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確既相，屢興羅織

小人彙

見四

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

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

壞怪」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

無以爲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

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兵錢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汝食」必

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

爲己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憲宗元和十年正月，吳元惟裴度

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闍宦官寺也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

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

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以曾鞏爲中書舍人目鞏能文章爲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

專典史事至是命爲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

王安禮  
諫伐夏

訓辭典約而盡

朝景景靈宮

永樂城

永樂之敗

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爲人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綱**呂公著罷。**綱**秋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

獻景靈宮。**目**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於景靈宮。凡八。凡神御

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

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春祀，夏禴，秋嘗，冬烝，與大夫禘。禮，自

續下祭祀，時謂弗飲。其神宗之謂乎？**綱**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目**神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今陝西

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名蓋及。俯視也。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磧，田也。絕，爲寇諤遂上其

策於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今延州府。米脂縣。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

往廳延。上見。議之禧至廳延，上言：「銀州不如永樂。」下見。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

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

命括移府並塞。依也。塞，在。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見二八。以諤跋扈，

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

若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說。曲珍守之。**綱**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若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回禕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禕，禕遂與李舜舉、李稷往  
 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禕兵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  
 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  
 當也。」禕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眾繼之。珍銳卒敗，奔還夏人乘之，珍衆  
 大潰。會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且據其水砦。珍城中乏水，已數日，渴死者十  
 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種諤怨禕，不遣救師。會夜  
 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禕舉稷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走免。將校死者  
 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熙寧以來用  
 兵，得夏葭蘆。今延安府葭州。吳保。今延安府保德縣。義合。在延安府。米脂浮圖。在葭州西。塞門。在延安府安塞縣。六堡，而  
 靈州。見上。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  
 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禕等官，而貶括為均州。今漢陽府均州。團練副使，隨州。見上。  
 安置降珍為皇城使。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  
 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禕也，王安禮諫曰：「禕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

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綱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今陝西臨洮府蘭州。貶李憲為熙河見十五都總管。綱夏，四月，

遼大雪，目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綱閏六月，司徒韓公富弼卒。目遺表大略

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自多士，畏

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

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甯與羌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

關陝之閒，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

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

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

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

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諡文忠。綱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

知院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為尙書左右丞。綱冬，十一月，太師

文彥博致仕。目彥博自河南洛陽也，彥博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見六

四月遼大雪 富弼 弼

九卷

香山九老圖

洛陽耆英會

孟軻配食孔子

封孟子為鄒國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大詩祖道見十六當世榮之至是

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唐白居易稱香山居士，與胡果等為高年不仕。

於東都履道坊，作尚齒會。人繪焉九老圖，內惟狄兼善，年長六上。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日利。梵

得法，建幡告遠，故佛僧寺為利也。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

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善諷故事與焉。

綱甲子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目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揚

雄見十九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是

而止知鄆州今山東兗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今山東兗州公至是

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況見七卷為蘭陵見同伯揚雄為成都今四川

伯韓愈為昌黎今直隸永平伯從祀廟廷嗚呼！孟軻配享，其舉當矣！然封荀況揚雄，母尸不可乎？彼

否乎？揚雄賦反騷以誣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是皆荀況嘗曰：亂天下者，必孟子子思也。其於孟氏之道，同乎？

叔孔孟而反正道者也。以二子從祀孔廟，不亦謬乎？綱秋七月王安禮罷綱冬十二月端明殿學

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目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

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俱閣三館見六四卷祕

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繪情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

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

興軍見七十卷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見上卷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

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淵入摘幽隱，較計毫釐上

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

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

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綱**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皇太

后權同聽政。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

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時岐王顥均嘉王頊均日間起居，太后既垂

簾，命二王毋輒入。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去太

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

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說意。

歷十九年而成

耶蔡確

高后垂  
嚴初政

高后不  
顧私恩  
罷免行

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鈎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

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

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綱帝崩，太子即位，赦。

綱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批（史臣曰）  
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勸情圖治，將大有為，未幾，

王安石入相。安石爲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合幽薊，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常。遂以偏見而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發逐元老，擯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

綱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綱德妃，  
，願日赴惜哉！

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脩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

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見上卷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

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見上卷因上言

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

且不能寐，自是驚悸。是○心動也。馴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

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栗而退。綱罷免行錢。綱司馬光自洛

入臨去夏五月，詔求直言。綱光居洛。西京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



衛士以手加額

新法告冀激成

彥博題作序

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也避嫌不敢

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

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

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去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

者千數密綱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書曰未至卒者傷目顥嘗曰「新法之

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

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

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

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

之氣盎於面背同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

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

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

聖人之明  
道復於  
孟子之  
後

三旨相  
公

改之當  
如救焚  
拯溺

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買買茂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

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

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去情也

哉？**綱**王珪卒。**目**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

率諂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

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綱**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夜兼門下中

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綱**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目**詔起光知陳州，見上卷第七過

闕，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今山東登州府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

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

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

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整○援溺，况太皇太后以母

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眾議少止。**批**（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上事

而言也。況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多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眾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邪。

賜孝子 徐積粟 帛

**綱**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目**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見四三卷第 七溫清從胡瑗

見六八卷 第七。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食粟飲水，雖瑗遺去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

徐積遇 石不踐

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丙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

實衣償 金

書，經夕還之。借者給奉上聲欺也。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

徐積訓 諸生

授楚州今江南淮 安府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

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

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

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綱**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尙書左丞。**目**公著知

揚州，今江南揚 州府被召侍讀。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

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懽呼鼓舞稱便。**綱**罷

保甲法。**綱**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目**熙甯末，侁已嘗為京東轉

運使，至是復用之。司馬光語去人曰：「今復以子駿字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

保甲 羅保甲

此一路福星也

罷市法  
罷馬法  
罷市法  
罷馬法

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仇既至，奏罷萊蕪。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綱葬永

裕陵。○罷方田法。綱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綱罷保馬法。明呼

！民之憔悴於虐政，可謂極其至矣。今能於保甲，方田，市易，保馬之法，次第而罷之，其卓故鼎新為可見焉。殆見天下之疾首蹙頞者，皆變為含哺鼓腹之俗耳。苟或折宗不改賢母之政，一遵祖宗之法，天下何由而亂邪？  
綱起

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目恕博通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

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

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

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上見

第六  
抑觀高旨聽政之初，起司馬光，呂公著，程顥，貶庶問，邢恕，罷保甲，嗾殺，方田，市易，養馬諸法。皆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者也。孰謂女后當國，而無足

稱者哉？  
○（雲閒張氏曰）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初封延安郡王，後立為太子。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五歲，而崩。帝幼沖嗣位，高太后臨朝，任用賢相，庶事脩舉。迨後熙豐，小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始無虛日，以致禍亂，而金狄

之弊萌，徽欽之禍兆矣。

綱丙寅，哲宗皇帝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目右司諫王覿上疏言

綱目得  
奸惡之  
正

惟國事  
未有所  
託

中國相  
司馬

「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

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

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太后不

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見上綱以司馬光為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書蔡確有罪免，所以

予其黜小人，下書以司馬光為尙書左僕射，所以予其用君子。綱目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

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猶言牛紙與呂公著

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

朝覲。見三卷第五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

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綱以

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尙書左右丞。○以李常為戶部尙書。綱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目惇與司馬光爭辯役法於太后簾前，

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今河南汝州以安燾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

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躡遷，至封還誥命。

謂免苗  
役法  
司馬公  
請行差

二書輕  
重略等

正如  
長征而  
復民

差役當  
熟講緩  
行

憲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綱罷青苗法。復常平法。綱二月罷免役法。目司馬光請

悉罷免役錢。見七十一卷上。一募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見七十卷。一五。

本錢，於是詔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見同卷。以下許著為

準，餘並除之。光復請直降救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定差役法見六。四卷十五。其人小願身自

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

於上，而上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

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

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皇分為二，及唐中葉。中世也。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見四八卷。第六。

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

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

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韓琦刺陝西義

勇。見六八卷三。公為諫官，爭諍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

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

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閒○乘空迎合

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

「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

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

縣京畿之顧役改廳役爲。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

不可之有？」綱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子淵在熙豐熙豐元勳時，閒提舉脩隄低

開河，糜爛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隄壓埽見上節。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

陶劾其罪，黜知峽州。見上卷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

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綱夏四月，召程頤爲

崇政殿說書。目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

元豐閒，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

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

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洛陽國

蔡京獨  
如約

蘇軾至

司馬光  
呂公著  
共薦伊

伊川以  
聖賢之  
宗輔之

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祕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願即上疏言「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

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闈宦也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

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

久必能養成聖德」哲宗以啓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

悔而反成黨禍惜哉綱韓縝免綱王安石卒目安石性彊忤至〇很事遇無可否自信所見

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

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附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

衆不能訕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終神

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坦也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

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

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批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可宰制。併方仰其有爲。庶

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展。使天下之



人喜然費其一生之心，卒之羣蟲鼎虐，流  
於四年，至於崇寧之際，而禍亂確矣。

**綱**以呂公著為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詔起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目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

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

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綱**詔舉經明行脩之士，目司馬

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

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

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

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綱**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目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崇福宮，人臨去聲。

太后手詔勞去聲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

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力非人力所堪者去上聲之，

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

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見上第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

詔舉經  
明行脩  
之士

命釋題  
學制定

改試為  
課置尊  
賢堂

鑄解額  
置待賓  
吏師二

立觀光  
法置春  
秋博士

錄人之  
過不宜  
太甚

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綱命程頤等脩定學制。目太學自蔡確起大獄。見上節連

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何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

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脩定條制。頤大

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線猶相尚也。之地，而月試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也。殊非教養之

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鑄解額。鑄謂刻定之士，由綱而解額，貢曰解，額，猶數也。以去利誘，省繁文。師儒之官，不貴以史讀之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史師齋。待賓齋，所以待行能可敬者。史師齋，則通於治道可為吏之而法者。皆之。立觀光法。蓋以處來學之士。

易觀卦四爻：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如是者亦數十條。綱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今江南滁州。綱置春秋

博士。綱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目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右

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見六二以禦魑魅。卷七中丞劉摯復列

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見六六卷八。再貶建甯軍節度副使，建州安

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

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太后深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

治道去  
太甚

立十科  
舉士法

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綱**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目**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旱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一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二知勇過人，可備將帥；三公正聰明，可備監司；四經術精通，可備講讀；五學問該博，可備顧問；六文章典麗，可備著述；七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八善治財賦，公私俱便；九練習法令，能斷請讞。見十六卷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告身較命。○告身，見五一卷二。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綱**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綱**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公司馬光卒。**目**時兩宮

詩語  
如夢中

所為事  
不可對  
人言

若此  
事必無

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見卷二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病革，也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

太師溫今懷慶府溫縣國公，諡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及如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

葬，送者如哭。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於充

州府。今山東兗州府。鄉民間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

則康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

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

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

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

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產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

元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閒諫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

「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熙豐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

司馬公  
自旋乾  
功轉坤  
之

奇才  
奇命

徹御前  
金蓮  
送歸院  
學仲遊  
貽書戒  
蘇軾  
在聖公

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綱**以蘇軾為翰林學

士目軾自登州

見上

召還，十月之閒，三邊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

反覆開導，覲

記○冀也。

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為何

官？」對曰：「常州

今江西南常州府。

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

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

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

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

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

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閒，殆猶抱石

而救溺也。」軾不能從。**綱**張璪免。罷知鄭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目鴻

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

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見六九為奉聖公，不預

他職添給田百頃

百畝為頃。

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

弟宗翰泊輔

見六七卷七。

子也。

綱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尙書右丞。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三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燦星若

宋紀

哲宗皇帝

棄堯轉  
而得蘇

綱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廣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實質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若棄堯轉而得蘇合也。當時

學者，一音光轉蘇合，見何幸焉！註六一卷六。目時科舉罷詞賦專川王安石經義。見七一且雜以釋氏之說。凡

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

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

舉子不得以申韓。見十三卷一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

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見同經義綱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博累表乞致仕故也。綱以

處士陳師道為徐州。今江南徐州。教授。目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



經日不炊，晏如也。熙甯神宗年號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

是以蘇軾薦授是職。**綱**復制科。**綱**李清臣免。**目**時釐釐也。正熙豐之政，清臣固

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今河南懷慶府孟縣。**綱**五月，以劉摯王存為尙書左右丞。○六

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罷門下侍郎韓維。**目**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

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見上卷十一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

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見七十三卷三**綱**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

頤。**目**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

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

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

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

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

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

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

王存抗  
聲簾前

蘇軾玩  
侮程頤

元祐三

承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

頤出管句陽洛西京陽洛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

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今直隸河北也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

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尙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

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體上陰伺閒隙而諸賢

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丁也議惟呂大防秦人摯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

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

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罷（靜

軒周氏曰）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哲旨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為之時也。然

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諍此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求其不羈小人之禍蓋亦難矣。觀於此可以占世道之升降耳。直書於冊深惜之也。

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

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

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公著退語去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

君子自  
相攻訐  
惡蘇交

胡宗愈  
君子無  
黨論

呂公仁者之勇

常安民貽呂公著書

前世已然之禍

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綱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見七一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己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見漢帝建元二年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見唐中宗神龍元年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綱以呂大防

呂范同  
心戮力

講學以  
治心養  
性為本

范純仁為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為門下中書侍郎，王

存胡宗愈為尙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目**大防朴厚，存純仁務以

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并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

祐之治，比隆嘉祐。仁宗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

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

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

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慶歷，仁宗柄任，各舉所

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

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見七一并錄歐陽脩朋黨論見六八

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今江南鎮江府。而宗愈居位如故。**綱**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綱**己巳，四年春，二月，東平見五九公呂公著卒。**目**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

奠，贈太師，封申國今河南汝甯府信陽州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

去聲  
哭

呂公著 石經義 立經義 詩賦兩 罷明法 科罷明法

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歲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傳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去聲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易繫辭上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綱**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之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綱**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目，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敍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

范祖禹  
諱龍講

范祖禹  
先事之  
戒

蔡確  
車  
蓋亭賦  
詩

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綱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目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與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俗作乳媪，裡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閒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甯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綱安置蔡確於新州。目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今湖廣德安府。嘗遊

車蓋亭

在德安府西北。

賦詩十章，知漢陽軍。

治湖廣漢陽府。

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

其用郝處俊，上元閒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

見四五卷上。

以斥東朝。

太后。

語尤切害，於是

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置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

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

今廣東道。

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

年號。

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

別駕，新州。

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

安置確至新州，未幾卒。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呂大防言

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穎昌府。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存，確所舉也，故亦

出知蔡州。

今河南汝南府汝寧府。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

琦。

許將為尙書左右丞。秋

七月，安燾罷。

以母喪去位也。

冬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為門下中

書侍郎。

綱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

見上卷第五。

之俘。

詔以米脂等四紫界之。

夏

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

俱見上卷六。

安疆

在陝西慶陽府白豹城東。

以四書還夏

四若還之夏得地益驕。綱文彥博致仕。目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

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仁宗建儲之議見六九不可信，太后命付史官。彥博益

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見六二。山南西道治陝西節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備禮冊

命，宴餞於玉津園見六九。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謁，見彥

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路公見六九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

「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

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綱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

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尙書左丞。綱夏四月，孫固卒。目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

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

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綱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

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目初，潤甫以母喪終

制，除吏部尙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見上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

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王五石黨。呂惠卿

蘇公  
蘇公  
蘇公

嘉公  
嘉公  
嘉公



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

見上卷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見上卷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

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飛語。見四九卷七以搖在位。

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

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

見四九卷三造作諸法，新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太后及帝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

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

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

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

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利之，調停之說遂已。此（靜軒周氏曰）古之聖賢，不戒於

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進，慮其羣陰連類而進耳。故易曰：剝致其道，至堅冰也。潤甫乃呂之黨，其心非謂謹之徒，今而召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社生民休戚之寄。是以燾燾等交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蓋用一小人，退衆君子，抑何可以畏天下哉？

調停 蘇轍諫 用安石之黨

聖賢戒 於一陰之時

揚康國  
論蘇轍

王黷叟  
宮納諫

日食大  
水

綱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

巖叟簽書樞密院事。目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

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張儀蘇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

縱橫，宗安掉闔，見六卷三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

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

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

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

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

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

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

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易泰卦象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否卦象傳：內

小人而外君子。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

宮深然之。綱夏五月朔，日食。綱六月，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綱翰林

學士承旨蘇軾罷。目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覲攻之，遂出知杭州。浙

江杭州府。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神宗年號末在揚州。今江南揚州府聞先帝厭代作詩

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

易知宣州。今江南甯國府君錫知鄭州。見上卷呂大防請并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見六九卷四尋改

知揚州。綱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見上卷第六目摯性隋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

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

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皆附大

防。章惇諸子，故與摯子遊，摯亦閒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

記○後福遂罷摯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

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見上卷四綱中

書侍郎傅堯俞卒。目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

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甯神宗年號初，自知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入京，

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

鄭雍 楊 呂 附 大 防

傅堯俞 不設城

傳堯俞  
金玉君

蘇轍阻  
伊川

蘇氏兄  
弟相繼  
擯願  
始備六  
禮立后

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

雍曰：「青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欽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

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

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諡獻肅。

綱王中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目頤服闋，闋○服終日闋

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尙書省。擬除館職。館閣之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

之，遂差管句崇福宮。見上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

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見上卷第十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甯

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道易售也。昔者，頤在經筵，而

蘇軾以不近人情語，茲者願直祕閣，而蘇轍以恐不肯靜沮。則是蘇氏兄弟，相繼擯願，何也？蓋由程子剛正不阿，羣而不黨，是先有以見絕於人云爾。殊不知以君子而遇君子，則道同志合，其利斷金，心字意契矣。小人而遇君子，則心背神馳，疾如芒刺，勢猶冰炭矣。故大書

既而罷之，以致其惜之之意焉。綱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目后洛州人，今直隸廣平府

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

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

高太后  
遠識

梁燾薦  
士錄  
桃李  
向人開  
不

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

給事中及中書舍人

與

禮官議册后六禮

奉迎，發册，告期，納成，納吉，納采，問名。

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帝御文德殿

册爲皇后太皇太后語

大

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

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綱五月王巖叟罷

出知歸州

綱六月以

蘇頌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

鄭雍爲尙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

震綱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尙書兼侍讀

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學士。未幾，又罷知定州。

綱癸酉八年春二月蘇頌范百祿罷綱夏六月梁燾罷目燾以疾罷燾自立朝

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見四七乘時而

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

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

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

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綱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尙

數郡同日水  
崩  
太皇太后高氏

女中堯舜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目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

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

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綱八月，京東西

河南、北、淮南水。綱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明發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數郡同日而水，其異甚矣。蓋水乃陰物，而小人乃陰類，太后既崩

，哲宗親政。熙豐小人，次第而復起。卒致天下浮亂，澆不能救，豈不深可惜哉！上書水而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者。然後可知天變不虛生，乖異不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目比事書之，其旨如此。觀者不可不知也。目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稱。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平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

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綱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

等復入內給事。目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侍劉瑗

院

院

院

范祖禹  
政宗親  
疏

天下  
再壞  
人豈

蘇軾  
名同  
進附

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閒○乘  
空閒處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

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

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閒，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

為言，以事離閒，諫不可不察也。雖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怪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

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

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

於近習，不可。」弗聽。綱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目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

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太后，見六  
七卷第八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

上賓，諫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

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時羣小力

楊畏首  
叛呂大

鄧潤甫  
首開紹

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或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見同上。上之曰：「望陛下稽放。」

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綱**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

**軍**自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於天怒人怨，四海分崩而不止也。**目**呂大防為山陵見五三卷一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

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

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

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

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治直隸真定府。

**綱**甲戌，紹聖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目**潤甫

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

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

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

不納。**綱**葬宣仁聖烈皇后。**綱**三月朔，日食。**目**不盡如鈞。**綱**呂大防罷。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案時言，



李清臣發策進士

蘇轍諫之元祐

范純仁救蘇轍

首効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綱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

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

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

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

絀同黜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甯元豐之

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

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

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見十四卷，權酷見十四卷，均輸見十四卷之政，民不

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何漢室乃定。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

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

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

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

司馬光蘇轍壞，皆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

楊畏覆

拔畢漸  
考第一

改元祐  
為紹聖

范祖禹  
講官第

陳瓘議

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祭○怒少止也。竟落轍

職，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

悉下之，而以主熙豐熙豐元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

是遂變矣。**綱**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布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涉江甯，過京留拜承旨。**綱**夏四月，以張商

英為右正言。初商英為開封推官，諫罷新法。呂公著惡之，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感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綱**貶蘇軾知英州。見上

**綱**詔改元曰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綱**罷翰林學士范祖禹。**目**時帝

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見上卷十一祖禹在邇英，

見六七卷第九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

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綱**以章惇

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目**惇見上卷第九之被召也，通判陳瓘貫從衆

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

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

綱鑑易知錄 卷七三 宋紀 哲宗 一九

章惇使  
林希與  
書詰

林希鄉  
舉於地  
復免役  
罷十科  
舉士法

天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

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

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

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見上瓘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

為中書舍人。瓘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

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今四川成都府過闕，惇欲使典書詰，逞

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

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高太后讀者無不憤歎。一日

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瓘復免役法。瓘以蔡卞為國史脩撰，下

石塔也。從石從丁防所，求安石舊作。瓘閏月，罷十科舉士法。見上卷瓘以安燾為門下侍郎

。日錄文飾為落事實，甚改正史。江府。瓘言者謂其附會劉摯。見上也。汝礪將行，

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

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瓘五月，詔進士專

罷制舉  
置宏詞

元豐四  
凶

此非盛  
德事

李清臣  
復與章

習經義。○罷制舉，置宏詞科。綱劉奉世罷，自奉世做見九之子也。為人簡重，有

法度。常云：「一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

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

知成德軍。見上第綱鄧潤甫卒，綱以黃履為御史中丞。目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

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

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

者矣。綱六月，除字說之禁。綱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

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目黃履與商英上官均來

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

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

贈諡，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祕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

分司南京。見上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

苗死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

三十人將悉竄嶺表。今廣東道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

若從停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

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

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

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今江西南安慶靈仙觀。見上綱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見上卷第七又七二公第五綱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目監察御史常安民言：

「北都見六八卷三北京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見七一卷第七者，其事君可知。今

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

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綱十二月，重脩

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目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

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今湖廣永州府澧今湖南澧州府州。遷卞為翰林

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期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

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吏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

神脩實錄

常安民 卿 料呂惠

復免行 錢 會 體實惠

佞史 謗

復保甲法

常安民  
首發蔡京之姦

范純仁  
申救諸賢

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脩神宗實錄，徙安州<sup>見上</sup>居住。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sup>見七二卷第八又</sup>  
**綱**夏，四月，置律學博士。○冬，十月，鄭

雍罷。○以許將蔡卞為尙書左右丞。**綱**贈蔡確太師，諡忠懷。<sup>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窆，確子渭，</sup>

<sup>京婿也。於喪大闋訴，遂有是命。</sup>  
**綱**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目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

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

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

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

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至是，復論

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怒，御史董敦逸論

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sup>今江南</sup>酒稅，安燾救

之不克。**綱**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sup>商英，黨章惇，以政安</sup>  
**綱**十一月，安燾罷。<sup>燾救常安民，章</sup>

<sup>，出知鄭州。</sup>  
**綱**貶范純仁知隨州。目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

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

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

上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言迭為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不復者也。 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唐末牛僧孺，李德裕之黨禍也。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 數十年淪胥，相陷也。詩小雅：無淪胥以敗。 不解，豈可尙違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

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見上卷第八。

綱丙子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女真見六五伐紇石烈部阿疎，阿疎奔遼。

發志女真漸強，蓋明陵中國之始也。 綱秋七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目時劉婕妤見四二專

寵內庭，章惇蔡京職拾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見上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

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授昭今廣西新州見上別駕，賀今平樂府英州見同安置。綱九

月，廢皇后孟氏目劉婕妤好，同后朝太后於隆祐宮，或撤婕妤好座，懟不復朝。泣訴

於帝，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姊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宮中，相傳厭燻入聲魅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

從政等即皇城司鞠菊○推之，捕逮見十卷宦者宮妾二十人，榜掠備至，獄成，命侍

從政等即皇城司鞠菊○推之，捕逮見十卷宦者宮妾二十人，榜掠備至，獄成，命侍

廢皇后孟氏

聖教之弊自曠  
原始  
復罷  
春秋

被貶諸賢

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敦逸秉筆，疑未下。內侍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高太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綱**冬十月，雷大雨。去聲**雷**。以龔原為國子司業。**目**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綱**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綱**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復罷春秋

科。**綱**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維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

率**目**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

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安置於循

今廣東惠州府。新**雷**。今廣東雷州府。化州。今廣東高州府。水州。今湖廣永五州。劉奉世安置柳州。今廣西柳州府。韓維落職

致仕，再謫均州。見上卷第六。安置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



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遠州居住  
王攸賓落職致仕張耒朔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高府李之純杜

純李周並追奪官秩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時熹已卒大防行至虔州

今江西 贛州將信豐今贛州 贛州縣而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初軾貶英州未幾惠州安置徙昌化軍治廣東瓊州府儋州

范祖禹自賀州見徙賓州今柳州府 賓州劉安世自英州見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

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

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

光議役法不同見上卷 第九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

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

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

覆福於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綱降太師致仕文彥

博為太子少保言者論其朋司馬光 詆長先烈故也綱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

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嗚呼元祐宰執與夫太師諸賢非捐貲則告老致仕 章惇存此可也而傷害必改其強者何也蓋章惇

不范名不范  
避純之避純  
純之避純  
純之避純  
于仁嫌好仁

在范道  
道純仁  
道純仁

許將諫  
元祐

薛昂林  
自毀  
資治通鑑  
板

用事，非絕蔽陽光，不能盡之集。是知追貶元祐諸賢者，音後，音線。○雷，雪之始。者也。時大雨雪，必先微溫。雪非爲引用蔡卞諸賊之地哉？學也。比而觀之，其義見矣。  
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詩

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目布初附章惇**，觀也。記希幸。

惇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

其力，惇忌之，處於樞府。由是稍不相能。不相善也。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見四六貶謫

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

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綱**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目**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

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

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司馬光等變亂典刑，改廢法度，其章疏

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

府，中書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

類。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

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綱**夏五月，潞公

文彥博卒。**目**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

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

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

復太師，諡忠烈。綱秋八月，彗星見五卷第五。見西方。綱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

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綱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見上。綱編管程頤于涪涪

州。目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

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河南尹

李清臣即日迫遣。綱復立市易務。見上卷第八又七一卷三。綱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見上。

### 卷七四

#### 宋紀

#### 哲宗皇帝

綱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目咸陽縣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秦郡也。民段義於劉銀

村脩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

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

復立市  
易務

傳國類

屬至此  
已亡  
深著蔡  
京愚感  
哲宗之

章惇蔡  
下請追  
廢宣仁

一百匹授右班殿直批（雲間張氏曰）

傳國類者，秦之前以金銀爲方寸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爲之，在六璽之外。李斯篡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

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篡逆，就元后取之，莽敗，王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更始以永赤留，赤眉立劉盆子，盆子奉上光武。後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中。孫堅入洛討卓，見井中有五色光，遂取璽，還又爲石勒所得，冉閔滅勒得璽，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其後謝尚得之於幹。以晉懷帝永和八年，建康。晉元興三年，又爲桓元僭逆所得。元敗，劉裕得之。齊蕭道成篡宋，復得璽。蕭衍篡齊爲梁，又得之。其後僭竊隨，而歸之於齊。又其後陳得之於梁，隋得之於陳，而秦王世民，又得之於竇建德妻曹氏。厥後，唐昭宣帝四年，遣使奉冊賀宋梁，則是溫得之矣。又云，晉得傳國寶者，乃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魏州僧得傳國寶，以爲常玉，特鑿之。或誠其傳國寶，乃詣行臺獻之。後梁主又爲盜竊之以迎唐，而石晉滅唐，唐主從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嗚呼，璽至此蓋已亡矣。由天後之得國者，各自爲之。故晉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開又更作二寶，今編曰大書元祐元年，存，正月，得秦璽於咸陽者，何哉？所以深著蔡京愚感哲宗之罪也。噫，秦璽之文如此，宜其享國長久，何致二卅而亡乎？假令其璽之真，亦智者之所不貴，况其偽者乎？故綱目不推月之，而又地之者，譏其愚也。若

**綱**三月，下文彥

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安惇爲御史中丞。

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苛。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於帝曰：蔡卞備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綱**章惇、蔡卞

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

高太后

不果行，**目**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

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

見十四卷十

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至是，惇、卞自作詔

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

向氏

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

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

之郝隨知之密語惇下明日惇下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擱也其奏於地事得寢綱夏四月林希免希慎章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厚意論免之綱秋

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目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

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於化州見上卷第九安世於

梅州今廣東潮州府程鄉縣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

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

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試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時事

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漢文帝時賢臣陸贄唐德宗朝賢相不是過也綱京師地震

綱己卯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目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見上卷第九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

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朔論事帝親擢為

右正言露章不封也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

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

鄒浩章劾章立劉妃

范祖禹比賈誼陸贄子茂生

黃履救  
鄒浩

田畫賈  
鄒浩

王回勉  
鄒回斂  
錢為鄉  
浩治裝

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

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

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見上卷三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

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

善地。」不聽。初，陽翟宅○今河南開封府禹州。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

謂人曰：「志完鄒浩也。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

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謂廣東道。

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

「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

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

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羅去聲。○巡也。者以聞，逮見十卷第六。詣詔獄，眾為

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

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

曾颺  
玉山主人對客

鄒浩比  
讓褚遂良  
置書詳  
理局

二蔡二  
惇之謫

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批（雲間張氏

曰）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而遂諫官，而君臣之道虧，即大綱絕矣。歐後汴宋淪於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鄒正言孤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她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而禍之所以易招也。噫！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而徒殺身於國亡之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再入，而徒叩頭於册命之日，鄒浩不諫哲宗於廢后之時，而徒盡言於立她為后之際。是智氏之豫讓，李唐之遂良，汴宋之鄒浩，其皆失於此乎？

綱御史中丞邢恕免。恕揣帝稍厭章惇，因屢白惇短。惇遂傳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綱閏月，黃履罷。綱置看詳訴理局

目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熙豐，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閒者，咸

為去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

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

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上天下怨疾，有蔡京，一惇章惇，之謠。綱子茂卒。

綱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佖即位，太后權同聽政，赦哲宗無疾而崩，其可駭也。惇賊當國，生能，後

世之疑乎？觀分注曰：惇抗聲，惇默然，其情蓋可見矣。目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

皇帝見十八卷八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

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由王必

曾布叱  
章惇

韓忠彥  
陳四事

推鸚日  
食疏

小人譬  
之蝮蝎

竊

當立。」太后曰：「中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

佻，批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

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

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於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

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批**（史臣

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安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黜惇舊法，拔去未盡，已而威錢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規復章、夏，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蔽矣。**綱**尊皇

后劉氏為元符皇后。**綱**二月，立皇后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環之女。**綱**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黃履為尚書右丞。**目**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

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綱**三月，詔求直言。**目**以四月朔

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今江西瑞州府。推官崔鸚。煙上聲上書曰：「毀譽平聲者，朝廷之公議。

故責授朱注州府。今廣東瓊州府。軍司戶司馬光。福聖四年二月，追貶司馬光，朱匡軍司戶。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

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賞繆謬罰濫，佞人徜徉，

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羊○自得之貌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



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見二三卷八〇。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

共持暗因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

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教授。綱召龔夬字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

綱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夏四月朔，日食。○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綱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目純仁時在永州。見上卷四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見四八卷一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

韓忠彥薦賢

范純仁  
得一識  
面爲文  
行爲流

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

見同水

如何用人醫之？

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

見七一

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

見六八

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尙齒，昭

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

責。」既又遣中使趣促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

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

見同水

移廉。

今廣東

徙永上更三赦，復提

舉玉局觀。

首

未幾，卒於常州。

今江蘇常州府。

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

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

規讜論，挺挺正直也。左傳襄公五年周道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目初，哲宗嘗悔廢后事，嘆曰：「章惇壞我名節。」

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見上卷還居

禁中。（靜軒周氏曰：）徽宗踐阼五月，觀經目之所書，如詔求直言，召龔大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

后，下書追復文彥博等三十三人官，凡前人妒賢之心，一毫無有。詎不謂之賢哉？故綱目備書，所以予之

也。嗚呼，使徽宗慎終如始，不爲變更，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爲有宋盛德之主。惜哉！

有罪免。目下專託紹述見上卷之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

綱蔡十

章惇猶在蔡卞

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至是，龔夫論惇卞之

惡，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

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今江南江府。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今江

直池州府。綱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從惇忠彥之言也。綱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目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綱秋七月，太

后罷聽政。○八月，葬永泰陵。綱九月，章惇有罪，免目惇為相，專圖復怨，引蔡卞

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屢興大

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淖，泥也。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

陳次升、龔夫、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府。綱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

一國子監目頤既受命，即謁告。謁，請也。休假曰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

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

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綱安惇，蹇序辰有

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目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

伊川受一月之

宗哲

刑章擢極

豐稷去  
豐稷京

曾肇勳  
曾布

中置看詳元祐

哲宗年號。

訴理局。見上

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

去聲

足剝皮斬

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

之意，傅

附

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

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

治湖廣武昌府。

副使居潭州。

見上

綱蔡京有罪免

削林希官，徙知揚州。目中丞豐稷論京姦狀，帝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

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

治陝西西安府。

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

今浙江杭州府。

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

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今江蘇揚州府。

綱以韓忠彥曾布為尚

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目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

同省，始與乖異。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

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

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

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

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

由是邪  
正雜進

赤氣互  
天

任伯雨  
論天變

位計，思之可爲慟哭。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  
布不能從。綱十一月，詔改元。目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綱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爲尙書右丞。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佶太早立之，在位三十五年，爲金所虜，諡五十四歲而殂。○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雖平，反復不省。屏忠任奸，約金滅遼。羣爲金欺

，虜帝北行，封昏德公，殂三國域，哀哉。

綱辛巳，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亙天。目是夕，有赤氣起東北至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枝。侵○華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綱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公范純仁卒。目純仁疾革，載○卷口占見三九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

忠恕  
用不盡  
一生

任伯雨  
論章惇

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見上一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

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

「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

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

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綱**皇太后

向氏崩諡欽聖  
憲肅。**綱**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神宗陵也。**目**陳氏帝生母

也**綱**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是為天祚皇帝  
收元並統。**綱**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目**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承先帝變故倉卒猝輒逞異志

見上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

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

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

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

章惇問  
舍於民

半歲百  
八疏

建中號  
其紀乃

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見上卷。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去官舍，遂

傲酒去屬民屋，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傲券甚明，乃止。至景惇問舍

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今浙江卒嚴州府綱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目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

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方。時曾布欲利調

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

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

德宗坐此任楊炎盛致播遷之禍。建中四年，十月，涇卒過京師作亂，李懷光為一，德宗如建中乃

其紀號今號建中，乃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見四四員外郎綱

夏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

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

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

宣仁高太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

曾布憚  
范純禮

非有射  
鉤斬祛  
之隙

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

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

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

三。見上卷綱罷左司諫江公望。自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

其人，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神考宗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石鉤斬

祛祛，帶，鉤，祛，衣袂，乾時之戰，管仲射和公中鉤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

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

詔旨，亦稱思建皇極開書，皇建其有極，謂君立中道，而為四方之所取正也。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

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變之，奈皇天后土何？常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

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

加諸至親，遂坐罷。綱秋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棨節同知院事，

陸佃為尚書右丞。綱冬十月，李清臣免以忤曾布免。綱罷權給事中陳瓘。目瓘議論持

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晷庵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



陳瓘一  
就書決去

復召蔡  
京

曾布謀  
引蔡京  
自助

告以將卽真。璣語去子正。釐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

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行，將投

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

爭辯移時，至箕踞。見三三 諍語成，璣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

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覺 改容信宿。見七卷 出璣知泰州。今江南揚

**綱**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尙書左右丞。益，初知澤州，凡送臣在境內，如劉浩、范純仁、劉本世，錄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用事者悅之。

**綱**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日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擇人主微指，先事順

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見三二 訪書畫奇巧，留杭。見上 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

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

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

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辭譽京。遂起京知定州，

今直隸定州 改大名。今直隸大名府 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

承旨。**綱**再詔改元，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綱**以鄧洵武

鄧旬武  
薦蔡京  
愛莫助  
之圖

河東十  
一郡地  
震

為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愛莫助之，詩大雅承民為辭。言心或愛之，而恨其不能存以助之也。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讀。綱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綱王午崇甯元年春正月河東

治山西太原府。

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者字，人畜死者甚衆。

綱三月命

童貫製御器于蘇杭

詔籍元符黨人

勢如大病向愈

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目童貫置局於蘇今江南蘇州府杭，今浙江杭州府造作器用，曲盡其

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

科於民，民力重困。綱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目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

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夫，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

民，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

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遂罷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見上綱復追貶司

馬光等四十四人官。綱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目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

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

純禮，劉奉世等，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預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

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

嘗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

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

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

合 森 不

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見上卒。綱以許將

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尙書左右丞。綱閏六月，曾布免。綱布與

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曾布擬壻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

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

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江今

南鎮江府。綱秋七月，以蔡京為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目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

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

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綱焚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蔡

用熙：條例司故事，即都名。綱嗚呼！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終於徽宗蔡京。京

置講議司，自為是舉。講議：蔡子原情正罪，不言置神宗安石於徽宗蔡京之下。綱章竅罷。○復罷春秋博

士。綱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見十八于都城南。大抵學校之設，無非所以明人倫，辨邪

京以好而欺君，以邪而害正，以惡而陷善。凡人之所不為者，京一切為之。然其

書左右丞。○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

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目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

立黨人  
碑于端  
禮門

復罷春  
秋博士

定邪正

馮解論  
復孟言  
為非

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方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甯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綱冬十月，蔣之奇罷。綱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綱時元符皇后名氏閣名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既而昌州名判官馮漸名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詹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見上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

逃也。別○送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

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

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

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見上司戶參軍黃履邠州。今直隸保定府邠州。團

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

擢馮辨鴻臚寺主簿。綱以蔡卞知樞密院事。綱十二月，追諡哲宗子茂為獻愍

太子，竄鄒浩于昭州。目初鄒浩召自新州。見上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見同獎歎

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

人妄出一緘，兼○也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氏殺

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僕其事，遂

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今廣西平樂府。

綱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

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惠州，張舜民商州，馬清吉

陳瓘先見

州，豐稷  
台州。

**綱**溫益卒。○以蔡京為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后

劉氏為皇太后。學名**綱**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綱**夏四月，詔毀司馬光

等景靈宮繪像。見七二卷  
第五。**目**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

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蘇軾、蘇轍、蘇頌黃庭堅、秦觀

文集。**綱**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尙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

院事。**綱**除故直祕閣程頤名。**目**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

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

言：「頤以邪說詖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

徒。頤於是遷居龍門。山名，在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見十三卷二可

矣，不必及吾門也。」**綱**詔童貫監洮西。見七十一卷六。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見四卷九卷州

貶韓忠彥等官有差。韓忠彥為德州團練使，安撫為同州團練使，皆在為質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出有差。**綱**秋

八月，張商英罷。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御史斥其反覆，罷知香州，詔入元祐黨籍。**綱**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目**蔡京又

自書姦黨為大碑，頒為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今陝西，西玄府長安縣。石工安

令州縣  
立黨人  
碑

伊川選  
居龍門  
之南

安民不  
忍刻薄  
人碑

鑄九鼎

圖熙豐  
功臣于  
顯閣

此成敗  
之所以  
不同以

石以王  
配享安

復封孔  
子後爲  
行聖公

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

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綱**甲申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二月，令天

下院鑄冶金銀，悉輸內藏。**綱**夏六月，圖熙甯元豐功臣于顯謨閣。**綱**（雲間張

氏曰：揆觀功臣圖形於閣，有自來矣。在兩漢則有宣帝之麒麟，明帝之夢臺。在李唐則有太宗之凌煙，嗚呼！功臣得

既往，而勉之於方來也。今也，徽宗作此顯謨一閣，而圖諸熙甯元豐功臣者，意安在耶？豈不曰，熙豐開有功之臣，莫加

於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彼司馬二蘇，歐陽，韓，富，周，程，張載之徒，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繪

之於閣。正欲使我後嗣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國日以富，兵日以強，而傳之萬世不替矣。噫，徽宗用心若此，宜乎媲美

漢唐之君，而焜耀今古。夫可漢唐之君，生榮死哀，而有宗制之稱。徽宗委身沙漠，而有昏德之號。蓋漢唐之所圖者，與

王之業。徽宗之所圖者，亡國之事，此成敗之所以不同也。**綱**以王安石配享孔子。目辟雍見上。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

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尙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

都人縱觀。**綱**置書畫算學。**綱**重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百九人。**綱**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見七二卷第八，又七一卷四。

鄧洵武爲尙書左右丞。**綱**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師文，蔡京姻家也。**綱**冬十二月，復封孔



子後為衍聖公。卷末。綱是歲大蝗。○安惇卒。

綱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

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中書樞密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

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

府。綱以童貫為熙河見七二卷六蘭見同州湟見上秦鳳見七二卷二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綱二月以

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尙書左丞。○閏月鑄夾錫鐵錢。

○三月以趙挺之為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夏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

禁。○六月趙挺之罷。綱秋七月置四輔郡。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

詔以頴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為南輔，升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為拱州，為東輔，鄭州今開封府鄭州為西輔，

澶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綱還上

書流人。綱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綱九鼎成，奉安於九成

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

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

夾錫鐵錢

置四輔郡

九鼎成

九鼎方名

大晟樂  
北方寶  
罪忽破

應奉局  
花石綱

徽宗與  
隋煬帝  
陳後主  
一律

北曰魁鼎，時制新樂亦成，賜明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於大慶

殿，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

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推不得至綱

冬十一月，以朱勗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

其子勗，俱給事蔡京所。京竄也，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

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見

相銜於淮汴，二水名見四號花石綱，乃命勗領應奉局，及綱事，勗指取內帑，如囊

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

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

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

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鬪。山輦石，程督

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篙工舵師，倚勢貪橫，陵轢

州縣，道路以目。

徽宗在市井兒，爲此縱試逆天之事。其與隋煬帝，陳後主，一律也。知煬帝之顛，研於字

於三君哉？無乃自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婞彘唯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三君兼有者乎？  
音書見一卷十  
註一胡氏。

綱內戊午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見六十卷三。綱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

彗星長竟天

中書侍郎。綱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目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

毀黨人碑

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

太白晝見

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見四五卷一。赦除黨人一切

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直言以詔求，因星變也。毀碑以半夜，畏蔡京

也，嗚呼！婦制其夫，則家道不可成，臣制其君，則國體不可立。綱二月，蔡京有罪，免目京懷姦植黨，託紹述之名，紛更

蔡京動以惟王不會為

法制，貶斥羣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喻會計也。周禮：司

會歲有會，膳以歲終，田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

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

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

免京為中太乙宮。見上。使留京師。綱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

遺退具人瞻皆小

極惡，無所顧忌，趙挺之深好極計，依違取容。一月之間，退一小人，進一小人，則是進退其瞻，皆小人也。安望所謂輔導正救之益哉？目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然挺之

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畢其說。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

帝臨朝語去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

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輩所宜將

順。」見四九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委笑而已。**綱**二月，罷求直言。○許夏人平。○秋，

七月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綱**劉逵罷。○蔡京

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

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

覆，引用邪黨，出知亳州。見上卷四。**綱**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吳居厚罷。以

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爲尙書左右丞。○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

中、鄧洵武爲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爲尙書左右丞。**綱**以蔡攸京之長子爲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綱**立八行取士科目。入行者，孝善事父母、友善於兄弟、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

任平聲、恤於朋友。恤，濟貧。忠，盡己之心。和，心無乖戾也。**綱**凡有

徐中行  
不應八  
行科

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

見七一  
卷三

知台州

今浙江  
台州府

李諤文以徐中行應中行聞

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

在台州府，  
黃巖縣。

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

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綱夏五月，以蔡薳

甚為給事中，目薳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

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於是擢為第

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祕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綱鄧洵

武免。○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為尙書右

丞，林摠樞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綱九月，故直祕閣程頤卒。

凡卒故官，錄賢也。程頤既已削其官矣。此猶

書故直祕閣者，頤無故，不于其削也。蓋程子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為憾耳。雖然，其學雖屈於一時，其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貶其責哉？綱目書之，非為程子惜，而

為當世  
惜也。

目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

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

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際謝良

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

皆

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伊川學  
本於誠

程字得一  
先生門四 矜去

吾晚得  
二士

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

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

者視傲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

穎有泚。上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上得一矜字爾。」頤

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

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兒醅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

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穎興扶溝今河南開封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

州。今江南鳳陽府。釋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備力於市，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即發憤

為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見上卷第十還河南，釋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

二士。」謂釋與尹焞也。晒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

上書邪等見上人，編管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

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

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端入聲習三代遺文舊制，令

平  
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祕書省正字。綱冬，閏十月，以林墟為尙書

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綱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目軫上書言：「蔡京

睥睨，睥，視也。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

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白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見七一者

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見擊○舉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

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

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治嶺南州府。綱十二月，黃河清。目乾甯軍

治直隸河間府青縣。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甯軍為清州。」有通之世，雖遇異而為祥；無明道之世，雖遇祥而為異。綱曰

宋徽書河清，元成書河清，順帝書河清，皆又常也。綱戊子，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于大慶殿。敕：「目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

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

以合秦制。天子六璽。秦皇獨斷曰：璽凡九，各有文刻，皆以玉為之，龍虎紐，一曰傳國璽，一曰神璽，以鎮國中，藏而不用。一曰受命璽，以封禪禮神。其所謂六璽者，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

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四夷。之數，曰：皇帝行寶，皇帝之寶，皇帝信寶。與受命鎮

六寶六璽九璽 受八寶于大慶殿 黃河清 綱十二月，黃河清。目乾甯軍

方軫劾蔡京

黃河清

受八寶于大慶殿

六寶六璽九璽

國通曰八寶嗚呼！秦爲無道之國，古今以敗亡爲戒者，莫不以之爲首稱。苟秦制之合理，何爲二世得秦？世而亡？然則徽宗之作是寶，無非蔡京劫運之謀也。觀夫得秦壞于咸陽，義且見矣。注上一。

綱二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目夢得初用蔡京，薦爲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

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

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

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悅，以爲起居郎，遂

進學士。綱夏五月，童貫復洮州明，今陝西鞏昌。北州衛。詔川貫檢校司空以玉帶賜蔡京。綱秋八月，梁

子美罷。九月，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尙書左丞。綱皇后王氏崩。諡曰靖和。綱冬，

十二月，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 卷七五

#### 宋紀

#### 徽宗皇帝

綱己丑，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目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

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



引衣碎  
落衣碎  
首衣碎

林據不  
識甄盜  
字

徽宗始  
有北伐  
之意

孟瑒易  
數

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引帝衣，請  
畢其說。衣裾居○衣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後帶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

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

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

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平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

州。今江西廣信府。酒稅綱夏四月，林據有罪，免。集英名臚唱貢士，據當傳姓名，

不識甄盜字，帝笑曰：「卿誤邪？」據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

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今江西南久之，自揚州今江西南揚州府。徙大名。今直隸大名府。道過闕，為帝言

「頃使遼，四年冬林據使遼，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據遂恣情下逐，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

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綱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

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昂附蔡京，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

加咎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綱五月，流孟瑒于遠州。目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

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人聲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綱六月，

郭天信  
深以蔡  
京爲非

陳朝老  
詣闕上  
書

豈庸庸  
之醫所  
能起  
是病以  
蚊負山

管師仁罷。綱蔡京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

十上，京遂罷爲太乙宮見六八卷六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爲非，每

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爲去之恐，故罷京。綱以何執中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目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

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

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

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田上聲○陰陽氣亂曰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資

緣員○連絡也攀附，致位二府中書樞密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文負山莊子應帝

王篇：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多同祇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綱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

師致仕，留京師。

綱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

院事。目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見七一卷四起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

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遂留居政府。

立詞學兼茂科

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

以加？」

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也。

恨

之。綱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見五

出奎婁。

二宿名。

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公弼等論之也。

綱余深罷綱六月，

以張商英為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

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

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

商書說命篇：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二字賜之。綱薛昂免。〇秋，八

月，以吳居厚劉正夫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尙書左右丞。〇冬，十月，

立貴妃鄭氏為皇后。綱鄭居中罷。以弟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綱辛卯，政和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綱秋，八月，張商英罷。綱商英

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

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初，何執中與蔡京同

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會商英與郭

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

商霖

軍節度副使綱九月，王襄免。綱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西夏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諜。諜平去二聲，窺視也。之乃以鄭允中充賀

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

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綱冬十月，羈雜管陳瓘于台州。目

瓘以忤蔡京竄州。蘇州。今湖廣州。瓘子正彙在杭，今浙江杭州府。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

蔡疑，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見十卷第六。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

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

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

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蒞

○鞫推鞫罪也。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

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今江南揚州府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哲宗年

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

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今浙江台州府。何執中起遷

人石<sub>介</sub>賊。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賊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

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賊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

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

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

分乎？」賊慙，揖瓘使退，執中怒，罷瓘。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瀝其處心發露

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瓘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祕書丞，賜姓趙。目

燕即幽州，今直隸順天府遼寧也。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

道盧溝，河名，在順天府西南。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

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見七三卷九。恨遼人切骨，而天

祚遼主耶律延禧，號天祚皇帝。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見四九卷五。涉海，結好去聲。女真，與之相約攻遼，

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

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

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

馬植請  
結女真  
圖遼

童貫以  
李良嗣  
來賜姓  
趙

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綱**王辰二年春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綱**夏五月，詔蔡京

三日至都堂議事。**目**京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求帝親書以降，謂

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

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

之，而亦不能止矣。**綱**六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綱**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以

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名職，悉倣機廷之號，脩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率

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宥。**綱**冬十一月，

受元圭于大慶殿赦。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執政皆進秩。**綱**以何執中爲少傅。○十二月，加童貫

太尉

**綱**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

**綱**以何執中爲太宰。**綱**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綱**二月，太后劉氏

受元圭于大慶殿

御筆手詔 書楊 更定官名

自殺。翟氏宗子以不謹，帝與輔臣議，將殺之，帝即自縊死，諡昭懷。綱夏四月，鄧洵仁罷。綱以薛昂為尙書右丞。○閏

月，改公主為帝姬。○秋八月，以何執中為少師。綱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

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目濮。今山東東昌府濮州。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

棄妻子，結草廬田閒，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

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

好。去聲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

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踰年而死。洪州。今江西院人王仔昔初隱於嵩山。在河南，河南

自言遇許遜。許遜人，晉初為旌陽令，點石成金，足通賦，尋棄官歸，精修山中，年一百三十六歲，舉飛昇，宋封妙濟真君。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

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

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寔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綱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大

神降詔百官。○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綱女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

目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盛京有府，開縣城北，千五百里，經五國城入海。釣魚，生女真。見六五酋長在千里

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魚頭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

道家之事日興  
天神降  
求道教  
仙經

阿骨打  
雄豪不  
常

阿骨打  
混同江  
之捷

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羸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幸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隨夫醉也。醒怒也。不恤國政，遂稱兵先并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綱**甲午，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綱**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目**遼主聞寧江州陷，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撻不嘉副之，帥兵屯出店河。阿骨打帥眾來禦，未至混同江，見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送○火也。而行。黎明，見五十四卷四。至混同江，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



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女真國號金

**綱**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目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

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為

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

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為諸班勃

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諸班謂國

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綱**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

子赦桓帝長子，顯恭皇帝所生。**綱**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水輿，處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總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貫。**綱**秋八

月有星流出於柳目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

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綱**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今江南池州府。**目**蔡

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見五二卷末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

道義相訓乃持玩好夫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

言者擊逐之**綱**九月金取遼黃龍府**目**金主攻黃龍府見六二卷第五。次混同江見上無

太子碎琉璃酒器

有星流出於柳

金主乘  
緒白馬  
徑洪混  
同江

方士林  
靈素

林靈素  
大言

立道學

上玉帝  
殿號

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者○赤色。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

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刺棘，○是年五月，送道齋。辭刺如金，金留不遣。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

疎，見七三卷九即當班還也師。

綱丙申，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目靈素，溫州今浙江溫州府人，

少從浮屠。僧也苦其師答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見三五卷六閒及王老志死，王

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方外之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

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輔即文華使，鄧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輔者慧

，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女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爲去改溫州爲應道軍。靈

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招呼風霆，開禱雨，有小驗而已。綱閏月，立道學。從

靈素之言也。綱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夏，四月，何執中罷。○詔蔡京一以一朝，總治

三省事。○五月，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秋，八月，以侯蒙爲中書侍郎，薛昂爲尙書左丞。綱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

帝徽號，敕目帝奉捧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政和三年四月作。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

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脩建宮觀，貫塑造聖像。綱冬十月，以白時中為尙書右丞。○十二月，劉正夫罷。

林靈素  
講道經

綱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目時道士皆有俸，每

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百畝為頃。凡設大齋，輒費緡民錢。錢數萬，負下之人多

千道會

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餼。於去聲，飽也。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

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

絕者。時時雜以滑稽骨稽，誤音也。媠語，上下為大闕洪聲去笑，莫有君臣之禮。綱夏四月，

有星如  
月南行

道籙院上章，册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冬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帝言天神

降于坤甯殿。綱作萬歲山。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

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入川總石，堪天道與地道。倘形勢加以少高，常有男之

祥，始命為數仞。八尺曰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至是，又命戶

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今浙江杭州府。之鳳凰山。在杭九府坡。號曰

作萬歲  
山

「萬歲」

定命寶

約金攻

通金好自此始

掖庭大火

綱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目于闐見五十五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

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見上卷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綱以王黼為尙書左

丞綱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目建隆大觀年中女真嘗自其

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今日東登州府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

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

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任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

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

城欲與通好去聲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綱秋七月

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八月以童貫為太保綱九月掖庭宮中大火凡

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死者甚衆。綱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馬熙載范致

虛為尙書左右丞○鄭居中罷○閏月立周恭帝後○冬十二月遼大饑人相

食。

綱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目金主遣渤海見

五卷一  
女真。人李善慶等持國書同馬政來脩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遣政同

趙有開齋詔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諜〇今之  
細作。者言遼已封

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

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綱以余深爲太

宰，王黼爲少宰。〇二月，以鄧珣武爲少保。〇三月，以馮熙載爲中書侍郎，范致

虛張邦昌爲尙書左右丞，綱夏五月，京師大水，綱京師茶肆傭，晨興見犬犬蹲

在榻旁，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

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

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

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綱六月，夏人來，帝貫，諷夏  
人納款也。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

爲太傅。時人稱蔡京爲公  
也，貫爲媼相。綱八月，范致虛罷。綱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

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綱九月，幸蔡京第，綱加蔡攸開府

儀同三司。綱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私宴  
也。則

金人不  
肯受宋  
詔

京師大  
水

李綱直  
言

公相媼  
相

攸黼著灼 矩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見四卷。中，多道市井淫媠韻。謔浪見六三卷五

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

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魚。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

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江南浙，為白屋，不施瓦采，多為村居野寺，及聚珍禽

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

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綱冬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尙書左右丞。綱十

二月，帝數朔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見上曹輔忠貞愛國，而反蒙竄逐，則徽宗之縱

目帝自政和徽宗年以來，多微行也。私出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見五

三。七賜臨幸，自是邸見四八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

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細，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極遊樂而後返，臣

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勿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

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

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

不祥之兆

曹輔諫微行疏

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

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

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

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

退，待罪於家，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

草疏，及貶，怡然就道。綱召楊時為祕書郎，目時南劍平府。將樂今延平府。人初舉

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黃河洛水，在河南河有府洛陽縣。調官不赴，以師禮見

顥於潁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

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暝也。閉目。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

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今湖廣長沙府瀏陽縣。餘杭。今浙江杭州府餘杭縣。蕭山。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三縣皆有

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

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巒，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事至此必

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巒以時對，京因薦之。

吾道南

楊游立

龜山先生

會路允迪自高麗見七一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綱庚子二年春正月，罷道學。綱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目靈素初與道士王允

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必入聲，○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

素厭恐入勝，錫和軒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徒，府上聲，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

橫恣愈不悛也。許○改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

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見上察之，端本廉也，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

楚州。今江蘇淮安府。命下而靈素已死。綱二月，遣趙良嗣使金。時童貫密受旨歸燕，立建議遣，右文殿

約政遠，以取燕之地，○燕見上二，見六八卷第八。綱夏六月，詔蔡京致仕。目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

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閒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

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叉手爲眇。軋，○

祝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

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也。」此邪，此兒欲以

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公致仕，仍朝朔望。綱秋八月，金人

父子各立門戶



金議政  
幣及歲

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目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

金取中京。見六六大定府，宋取燕京。見上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

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見六八夾攻，不然，不能

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

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

歲幣之數，同於遼。」綱以余深爲少傅，綱冬十月，加內侍梁師成太尉。目時帝

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

多擇善書吏，習做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

自言蘇軾出，於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

「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

下，往往遭點汙，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

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

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

方臘作亂

鄧肅進詩諫

花石流弊至是

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見上綱睦州人方臘作亂，睦州今浙江清溪今歙州。

民方臘，世居縣揭村，託左道以惑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獵怨而

未敢發，時吳中謂蘇困於朱勗花石見上卷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

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勗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勗爲名，起

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

矢介甲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誑恤，誘也。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爲兵，

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綱（靜軒

周氏曰：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年萌孽，至是始書於策，臘雖破滅，而宋金廢猶夏之謀，接踵

而起。宋室不支，嘗以徽宗昏淫相繼，爲亡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實起於重和初年，是時徽宗矣德既形

秀州如入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害民，其流之弊，至是其矣。識者可以察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者。綱十一月，余

深罷。○以王黼爲少保、太宰。綱十二月，方臘陷睦歙睦，今江杭見上二州，詔以童貫

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帝得報，始大驚，乃罷其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綱直臘見七

入貢。一占綱辛丑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綱方臘陷

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又陷衢州今浙江衢目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綱二

月方臘陷處州今浙江處。綱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目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河北也。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也。其鋒知亳州

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用東

平府今江蘇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聞也。今之

者覘細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同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

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

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綱方臘寇秀州今浙江嘉興府。官軍敗之沈州。綱遼

都統耶律余覲叛，降金。綱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目二月，童

貫譚榘榘前鋒，水陸並進。臘乃宵遁，還清溪幫源洞一名清源洞。諸將劉延慶、辛興宗

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眾尚二十萬，與

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一窟坤入。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即韓世忠潛

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搏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

宋江以  
三十一  
人橫行  
河朔

韓世忠  
擒方臘

陳過庭  
直言

黑管見  
禁中

黑漢

領兵或洞口京爲己功，許反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賊七萬餘人。

其黨皆潰。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

而縊。意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綱**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蝗。**綱**安置

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目**過庭以睦寇。方臘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

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

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責黃州。今湖廣黃州府安置。**綱**秋

七月，黑管生上見于禁中。管奴氣**目**元豐和宗年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

宗崩，元符宗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徽宗閒，漸晝見，收和徽宗以來大作，屏出，若

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

灑。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挺。宮旁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

大怖。又洛陽見六六卷第八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而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

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

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綱**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綱**方臘伏誅

改昭州爲新州，  
歙州爲徽州。

綱九月，以王黼爲少傅，鄭居中爲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

東西路。綱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

邦昌爲中書侍者，王安中、李邦彥爲尙書左右丞。○金侵遼中京。見上節

綱壬寅，四年春，正月，以蔡攸爲少保。綱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殺其子晉王

敖盧幹，走雲中。金克中京，耶律撤八等謀立敖盧幹，事覺，遼遣人縊殺之，敖盧幹素有入望，由是人心離散，耶律余覲引金、遼、遼上率衛士五千餘騎，走雲中。○雲中，即雲州，見六八卷八。

綱二月，管句構太平觀。陳瓘卒。目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

「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環，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

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

見上節綱三月，金襲遼軍，延禧走夾山。綱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渚延禧之叔

稱帝，遙廢其主，延禧爲湘陰王。綱金克遼西京。見同上綱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

邊，以應金。目朝廷旣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

可，謂京曰：「公謂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

陳了翁其人

鄭居中遠識

肝腦塗地，公實爲之。一由是議寢，及金數其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

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

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閒，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今而不取

燕雲，女真卽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濬自立，

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綱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

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總制种充師道爲右衛將軍，致仕。貫至高陽關，在直隸保定府高陽

种師道諫進兵

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

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耶律濬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

禦之。師道次白溝，見上第遼人謀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師道還師雄

州，今保定府雄縣帝聞兵敗而懼，詔班還也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

所甚惡也。今射石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去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

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利貫

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綱六月，以王黼爲少

宋師白

師。綱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號溫伏誅。處溫僭稱，普通資質，欲挾蕭后納上，此通於金，次為內應，事

覺，后執處溫賜死。綱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制統。綱九月，除朝散

郎宋昭名。目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

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

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

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見上綱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金遣使

兵，悉朝廷從取燕，而許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約。一面刺腹入綱遼將郭藥師以涿今直隸保定二州來降

綱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綱以蔡攸為

少傅，判燕山府。包服入綱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

今直隸永平府。即水平。灤，平府。灤州。三州。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金主不肯，及遣良嗣往，金主云：

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十六州，今乃如此。信義安。石晉路黎丹十六

在，抗辭數四。金人不足，良嗣乃與其長子請皆長，止許六州，帝復盡良嗣送之，且長送平陽三州。日見六一卷第十

綱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於是遼五京皆歸金。且見上綱萬歲山。見上成

更名曰艮嶽。帝自為艮嶽記，以爲壽。政和七年，冬，書自萬壽山，至是年冬而好畝耳。且路黎丹，石晉木也。盛

宋昭極

趙良嗣 如金求 三州

金克遼 燕京

艮嶽

患，宋之社稷，曾去日其忠懇防之心，而徒今日我民責，明日勞民力，自古能治之者，愚  
之甚者，夫何可改宗之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改，誰行善也鳥獸，豈能獨樂哉？

**綱**癸卯五年

金宗完頗嘆乞  
質，天會元年。

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良嗣至燕，與金主

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瀋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

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

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

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與良嗣偕

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靖之故，欲以銀

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以王安中知

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

行，王黼贊於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

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

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

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

見上

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



郭藥師  
不叛故

金南京

左企方  
獻詩金

許金歲  
幣歸燕  
及六州  
之地

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

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

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翦盆分給之。綱金以遼平州見為

南京，命張穀角留守。綱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尙書左右丞。綱三月，遣使如金

目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

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

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

乃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

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遼和金克燕京，嘗以詩獻金

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遼求不已。

良嗣行至雄州見上，第八以金書遞送奏玉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

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民○錢金主

大喜，遂遣銀朮可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見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

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金人

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綱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今順天府密雲縣。順義縣。

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薊今順天薊州。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綱金襲遼，延禧于青塚，護其子女

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綱五月，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目時入

對言於帝曰：「熙甯神宗年號之初，大臣文六藝六經也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

殆盡。元祐哲宗年號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甯之法，一切綱廢革，至紹聖神宗年號，宗甯徽宗年號

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列名首章也，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

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

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熙寧元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

第六見上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綱常勝軍初遼主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以郭藥師為帥，後改為常勝軍，藥師帥所部降宋。

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

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綱以王黼為

太傅，總治二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師，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

不拜以收後燕雲。幸執舊進位，以赴其前。延康優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綱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

帝雅里，延禧第二子。 綱今遣使如夏通書於夏，使執送。或曰，且許割地。 綱六月，金張毅以平州來歸招亡種叛，清

張毅，而遂為金虜，用兵之端。豈非貪利忘害之大病乎。迨至殺毅并金，不惟大刻，抑且士離心矣，蓋各理不明，而有此弊，豈不深可惜哉。 綱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

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上，遂入城言於張毅

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初，毅召諸將領議，皆曰：

「聞天祚見上。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卷一。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

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

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見上。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

又何懼焉！」毅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毅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

留守令召左企弓等，數去以十罪皆縊，殺之。毅乃稱保大號大號。三年，榜諭燕人

復業，恆產為常勝軍所占去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

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毅總練之才，足以禦金

...

張納

王黼勸  
帝納張

禁元祐  
學術

金太宗  
完頓晨

幸王黼  
第觀芝

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令安弼黨與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

事詹度第令羈縻見十八卷第七。之而度促毅內附毅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

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懷後不可悔」不聽

**綱**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事○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

山路宣撫使**綱**禁元祐學術**目**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

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

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雲閒張氏曰）抑觀元祐學術，通天

扶正直，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萬世仰如山斗，所謂無間然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景以元祐學術

○政事授業者，今又再濬其學術。嗚呼，徽宗之世，所謂通天地而開塞焉者也。一有正直之士，衆必勸治蔽揚，吏其不能

容足於朝，非竄逐則安置，朝進實封，暮承貶詔，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每

如仇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宋其殆矣。**綱**八月金阿骨打死弟吳乞

買立更名曷改元天會。**綱**冬十月詔建平州為泰甯軍以張毅為節度使**目**金人聞毅叛

遣闍報母將三千騎來討毅率兵拒之於營州見上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毅

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毅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綱**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綱**金人襲平州張毅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目**闍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

韓見入離離不督闕母攻平州，會張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韓離不乘其

無備，襲之，與穀戰於城東，穀敗，宵奔燕山。見上第八又第九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

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

為都統，閉門固守。綱詔殺張穀，函首以畀。視金人納叛來責，朝廷初不

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斫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

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王安中意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於金。於是燕

降將及常勝軍見上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

乎？」安中懼，因力求罷，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

此興師矣。

### 卷七六

#### 宋紀

#### 徽宗皇帝

綱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界之。視綱三月，金人來索糧。宋趙良嗣所許糧二

殺張穀  
畀金

十萬金人由是不與大怒。綱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謂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報，上意乃安遷潛善爲戶部侍郎。綱夏四月，

起復李邦彥爲尙書左丞時邦彥居父喪纔兩月。綱六月，金人陷平州。○秋八月，譚稱罷復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九月，以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爲

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爲尙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一月，王黼有

罪免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栗論黼爲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綱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京既致

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睡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蔡條音切。綱河北山東盜起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萬。又有張迪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

可數。綱都城有女子生髭音，詔度爲道士。○都城酒保朱氏女，忽生髭下曰髭，上曰髭，長

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綱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廷禧如黨項見五二卷二。二月，至應州今山西大同府應州。金將婁室獲之

以歸遼亡凡九世，共一百二十年。綱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改元延慶，羣臣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是爲西遼。綱夏四月，勒

蔡京致仕蔡條鍾愛於京，擢樞用事，且兄攸誦之，白許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條作私事。帝怒，既條停讀，殺賜其資政，或以憾京，京遂解職。綱復元明官制謂行元豐公田爲舊官，毋領三省事。綱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今直隸順天府。郡王帝按祖宗遠諱，能復全燕之境者，朕上賜以王爵封貫爲

王。綱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

元城取  
則温公

器之真  
鐵漢

有狐升  
御榻而  
坐

節傳  
察死

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卻立。侯威少霽，降○止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奪汗。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去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之，汝○餌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號，元祐年人物曰：「器之，子○用真鐵漢。」**綱**秋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為海濱王，是時以復。**綱**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目**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尙宜速改也。」羅○巡也**羅**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綱**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自平州入**綱**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目**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卒，○持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

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諡忠肅。

**綱**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泲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綱**十二月童貫

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目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

同府蔚，今大同府。州，應州。靈邱，今大同府靈邱縣。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

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

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

」擴還報詰貫，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撤離拇，持書至太

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詈。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

撤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

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

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常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

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

張孝純  
止童貫

支音。小科為枝，斜村為梧，史記項羽本紀，者字守習，莫收支音。

今大王去，人心必密，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即失，河北



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上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

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捧頭鼠竄，何面目復見

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今大同府朔州。克代州。今太原府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

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綱金斡離不入檀薊州。見上卷第九。郭藥

師以燕山見上卷第十一叛降金。藥師帥所部兵封蔡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金盡陷燕山州縣。斡離不既得藥師，命知宋虛實，因以為郡導，懸賞突入矣。

綱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今大名府浚縣。綱以皇太子為開封牧，目帝以金師

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

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

定，命李棣拙先出守金陵。今江西南江府。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

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棣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綱詔

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目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

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

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

李翼死節

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  
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

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  
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成之

特權，貪器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律，賦斂竭生民之財，戎役休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

利源酷靡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充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調見，而疾不審，衆庶怨懣，而疾不知。

追惟已忍，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匹湯勤王之師，宣二邊剪敵之略，永愈昇平仁心之德，滌盡天下百年之餘

孽，無四方忠義之人，來詢國家一日之急。無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卹獎，草澤異材，能

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何處外者，並不

次任用，中外臣庶，陳許直言極諫。

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  
虛中又請出宮

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見七四卷

行幸局暨諸局務。見七四卷

召熙河。第八。

經略使姚古秦

鳳上。見七四卷

師中將兵入援。綱以吳敏為門下侍郎，綱帝東幸之意益決。

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

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  
敏曰：「監國可乎？」  
綱曰：「肅宗

靈武之事，見五十一卷第六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

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  
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

賊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

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

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

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綱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

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帝迎升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史，樂收及致訓之。綱以李綱為兵

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

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勦內姦使君子之

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

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綱立皇后朱氏正副計節度使柏材之女。綱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正仲，帝東宮舊寮也。綱遣給事中李鄴使金目告內禪且請脩好

去聲鄴至慶源府韓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綱太

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目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

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

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

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

陳東上書

六賊異名同罪

陳尸。諸市朝傳。轉去聲，○驛遞。首四方以謝天下。**○**雲開張氏日。嗚呼，陳宋之言，賈傳所

之初。一得陳宋之書，正當乾剛之斷，即以六好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何不出，而師之且大汗脫距，勢自孤不能為害也必矣。况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氣亦少沮，汴宋基圖，孰能搖之？今於陳

東之言，既並納之，又不果行，足見其不能有為也。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位二年，遂陷於金，而汴宋亡矣。帝在長宮，初雖失德，立憲強明，二年入寇，逼之北行，詔與三十年，阻於丘國城，悲夫！

**綱**丙午，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

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綱**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目金幹離不陷相。今河南鄭州，即滑縣見上。塔。黎陽。二

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

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俱見上。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

滑州。今大名府滑縣。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

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

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綱**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棣

同知院事。**綱**竄王黼于永州。今湖廣永州府。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李勳歸田里。黼至

梁方平之

徽宗出奔

雍邱

今開封府

盜殺之

匪封尹彛昌遣武士殺之。

綱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韓侂不濟

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

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

今江南，鳳陽府，亳州。

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小

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及自太原還京，

見上

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

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

石

之中矢而踣

同

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

今江南鎮江府。

綱以李綱為尙書右丞，東京

留汴

留守，兼親征行宮使，京師戒嚴。

整兵也。

綱卒執議

請帝出幸襄

襄州，今湖北廣陽府。

鄧

今河南，南陽府鄧州。

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

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

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其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

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

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

李綱守東京

陳李綱力  
出幸

李綱  
綱  
綱

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見五十一卷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

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

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

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

擐忠也甲，乘輿已駕矣，乘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

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

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

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

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綱白使中匱，以李邦彥爲

太宰，張邦昌爲少宰，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廸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尙書左丞。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綱今幹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

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目癸酉，幹離

不軍抵汴城，據牟驪。陸岡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

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

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

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貫譚種詹度，且言

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去仍遣親王宰相詣

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祝綱曰：「安危在

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爲不謂之曰：

「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

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

帝爲伯父，歸燕雲。見上卷第九。之人在漢者，割中山。今山西太原。今山西河間。今河北三鎮之

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遺還。稅等

唯唯。安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瑞等偕來。凡金人所要

求皆郭某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陸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

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尙何有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事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置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鄆○縣下）渡壕（濠○城下）池也。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追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趙（雲開張氏曰）甚諫李公之掉質也，當汴京受命之日，親自詳行，而使得遂其請，而卒幹瀕不之車。必有攝成金國之言，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涼退之之於石廷湊者也。作一求



李綱比  
顏韓

必不辭，而王才必負其矣。况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韓璠不諳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尚可以相爲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况議乎哉。于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音顏與韓，見五三卷，第八。  
註韓退之。名愈見五七卷二。  
綱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綱都統制

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綱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

之於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綱以路允迪簽書樞密

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綱師道至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問韓璠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

汜水。見四一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

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

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見三四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

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科。帝聞其至，甚喜，

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去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

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

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

神師道  
入援

老科

北河東見上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

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韻。頡韻。杭○謂栢與上下不肯降禮也。詩却風燕燕于飛頡之夏之注飛而上曰頡飛下曰頡

望見師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

彼情歸扼而殲殺也。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內有李綱之得國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可使制挺以肆金幣之堅

楊時直

甲利兵矣夫何欽宗庸。而不能遂二公之願惜哉。綱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目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

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軍逃歸見上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見上當正典刑以為不忠

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切○馴習也。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

車見十一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綱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姚平仲  
金不  
克而遁

太。生師東師疏其罪惡布衣弘炳亦以為言。綱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

而遁。目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

至李綱言「金人貪婪虛舍及○婪亦貪也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

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

李綱必勝之計

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

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助。移文也。取誓書，復二鎮見。縱

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

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見上。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

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去聲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

「遣使趣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見上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

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詳○動敵

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

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

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莫天坡，以神臂弓射石却之。師道復言：「劫寨

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令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

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綱罷，李綱以

謝金人，目幹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泣涕，康王不爲

人以謝李綱

神臂弓

陳東上  
書請復  
用李綱

李綱社  
稷之臣

李邦彥  
等社稷  
之賊

去動，金人異之。乃使王訥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訥至，李邦彥之語曰：「

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視征行營司時

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英領之，

令駐於汴河。在開封府城西。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繼英而入京，帝欲

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綱太學生陳

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尙書右丞，京城防禦使。明此專陳東上書，請誅蔡京六人，

庶乎可謂得好惡之正矣。目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

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

不才，忌嫉賢能，動為去自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

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

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計見十二卷三。付仲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

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帝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

而都人又言願見仲師道，詔趨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奉也。奉○揭簾

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磨聲喏。社○猶云唱若敬言也。而散。吳敏奏東爲士學錄，東力辭以

高宗還

歸。綱除元祐黨藉學術之禁。綱更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還。高宗還，天意也，大其或者爲太祖之

後而說目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次日金遣王訥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

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一鎮。見方退

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綱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

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綱詔割三鎮地以畀。視金、金、韓、葛不引兵北去，京師解

嚴。目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

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

地。韓、葛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異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

師解嚴。罷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

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

備，當速講求。」不聽。綱、李邦彥、免目、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

爲浪子宰相。綱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稅

見種呂先

相浪子宰

許翰  
老種師  
道

吳敏  
薦  
場時

為尙書左右丞。綱宇文粹中罷。綱姚古種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

綱姚古種師中及府州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帥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

下而幹寧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閒，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

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綱種師道罷。

綱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

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見七卷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成金

城之功。見十六卷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上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

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謬也使失利去，則

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激擊之。」帝亦不

聽。綱以楊時兼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種師道

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

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綱金粘沒喝入威勝

軍陷隆府。綱粘沒喝攻太原，見上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老純見上固守不

下平陽府慶山。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

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今山西沁州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降德府今山西

安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今山西。綱貶蔡京為祕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

攸為大中大夫。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綱梁方平伏誅。金人過河，由方平之師，潰於黎陽也。大書伏誅，厥罪正矣。綱王孝迪

罷綱以聶念入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目初，上皇南幸見上。童貫高球等以

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轉去聲，過也。及勤王之師，道路藉藉語聲

也。言貫等為變，朝議以戶部尚書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

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治四川成都府

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上此數人，自可不勞而

定。」帝從之。綱金粘沒喝還雲中，見上留軍圍太原。綱三月，張邦昌李稅免。綱

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臬係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目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

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徽宗末年問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

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

張確死

歐者  
唐恪

李綱  
上皇

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蔡京奏改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

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

布告在位。」聖賢彙征，若可以傾古矣。然而古於不能負者以所落一人在焉，識者畏之。綱宇文虛中免言者之議和之罪，其知乎此。綱詔种師

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韓侂不至北鄙而

還。目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

咎，已黜罷元主利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見上第四保塞陵寢所在，誓當

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見上宣諭使，駐滑州。見上姚古為河北制置使，

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

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韓侂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

關。綱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目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見上於鎮江。見上

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見上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

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



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常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

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

計而慰勞之去聲苟誅責也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

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見四九象簡賜綱

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閒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見四

綱遂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嗚呼李公處微欽父子且即韓魏公音號魏公見六四之高致也。千古令人景仰不亦偉哉。註九卷第六。綱夏四月

太上皇至京師目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丙太上左右車

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

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升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

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卜御

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

所辨」因求去帝不允綱立子謙似為皇太子綱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趙野

誠明疑

李公即魏公之高致

和靖處士

尹母

善養祿

楊時疏斥王安石

免○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綱**召河南

尹享存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目**享洛今河內，河南府，各陽縣。人，師事程頤，紹聖哲宗年號

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哲宗初年號。諸臣議，享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

而出，告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母曰：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

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焯德行，召至京師，不

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尙書梅執禮及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

人胡安國合奏，焯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綱**五月，罷王

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目**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

年，蠱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

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

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管仲商之術，飾六藝六經，以文去聲姦言，變亂祖宗法

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

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上聲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

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

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

為邪說，羣論籍籍。語聲也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

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

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罷**（靜軒周氏曰）

自石鑿注，結怨四法，羣齋肆虐，蹈死循規，是摩折斲之膏，或崇密，日有月累，其弊雖微，而足以釀天下之民，偽作三經，以誑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瀾亂，罔非賊孽而實，實萬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泥章自守乎？當時因

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想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生當，碎遺像，投諸水

火，斯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可也。夫何甫端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由是羣議紛紜，乃致任一薛居州，獨

如宋王何觀乎，此則世運人心斷可識矣。**綱**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

之，古軍潰，**目**太原圍七。見上第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利，今世說與姚古犄角。見四十卷

師中進次平定軍，今太原府平定州乘勝復壽陽，今太原府壽陽縣榆次，今太原府榆次縣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

喝避暑還雲中，見上第七留兵分就畜牧，見上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見上第六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

王安石 萬世罪人 楊時以 道事君 神師中 之殺熊嶺 敗

神帥  
死節  
中

崔駟論  
蔡京之姦

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整正。約姚古及張灝家上。俱進，而輜重載衣物車賞犒

之物，皆不暇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阬，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趣

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見上第七又第八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

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

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

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鏑鎗本字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

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見同

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上於廣州。今廣東廣強府而贈師中少師。綱六月詔諫官

極論闕失。目右正言崔駟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豐皆神宗年號。

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

之說。見七一卷第八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見五三卷十一勳說。陵夷見五二卷五。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効

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

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

遣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也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哲宗初年號之治，天下

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見七三卷七〇之論，以欺人，使

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

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廕犯闕矣。京之術，破壞怪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盡

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綱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明師道老將而召還，李綱書生而往代，則其時常事乖刺亦可見矣。豈非熙豐之黨，有以陰險之乎，直書於冊，失自見

○綱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病上備邊禦

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

以病丐蓋乞也歸。南仲等請棄三鎮見七〇卷七〇。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韜副之

以代師道。又以解整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

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錯國事。」因拜辭不許，或謂綱

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

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見七四卷四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

蔡京姦  
邪類王莽

許翰書  
杜郵李綱

李綱 度 手 賜 獎

天狗星 隕

李綱 諸 兵 諫 路

書裴度

見五八卷一。

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

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

也。緩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

召數四，綱入對。帝曰：

「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埋，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

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

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去感動，陞辭又為

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綱路允迪免，綱謫左司諫，陳公輔

監合州酒稅，目公輔居職敢言，耿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陳也且辭

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

斥監合州。今四川屏風酒務綱天狗星隕。一警如綱彗。見五卷出紫微垣。見六九綱

蔡京于儋州。今廣東瓊州道死。列於潭州，其子孫二童貫趙良嗣伏誅。貫貫於古陽軍，良嗣於綱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會于太原，綱留河陽。今河南懷慶十餘日，練士卒，脩整器甲

之屬，進次懷州。即懷造戰中，期兵集大舉，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

秋高馬肥，收必深入，宗社安，殆未可用防秋兵。見五三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

河東見上。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

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

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見上劉鞬屯遼州。今山西遼州。幕一卷七。官王以寧

與都統制折舌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今山西汾州。范瓊屯南北關。見上皆去太原五驛，

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

多不遵命。於是劉鞬兵先進，金人并力禦之，鞬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

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於文水。今太原府文水縣。小捷，明日戰，復大

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在文水縣，卜子夏營，此，故名。於是威勝軍隆德府。見上汾晉

平陽府。澤澤州。今平陽府。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綱八月復以种師道為兩河

宣撫使，召李綱還。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

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治

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相，止綱進兵。綱亦求

罷，遂代還。綱有粘沒喝、幹崑不復分道入寇。粘沒喝發雲中，幹崑不發保州。○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保州，今直隸保定府。綱徐

欽宗在 綱宗不

節王真死

方笈韓人死節  
張克戩  
節一

劉廷常

處仁敏許翰罷以唐恪爲少宰何真爲中書侍郎陳過庭爲尙書左丞聶昌

同相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綱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

之綱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

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身再立廟。後又再立故名。中太宗御容赴汾水在大原府死

通判方笈及轉運韓揆等二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是上知州張克戩前畢

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綱蔡攸朱勅伏誅

綱以王禹子爲尙書左丞綱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

州綱安國初爲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坐事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卽

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日昃

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閒於帝帝不爲大弊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

「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

不爲所汙去聲如安國者實鮮」上聲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

喪師貲財罷知揚州今江南通州府。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



胡安國  
封還詞頭

靖康四  
道

御封死  
節

呂好問  
策金之

王爲綱遊說。王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解越職論。耿南仲大怒，何處從

而擠之，遂出知通州。今揚州府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告假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

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

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一人服其論，綱罷西南勤王兵。

目金師日逼南道。昧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鄆州張以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總管張叔夜，陝西

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

黃誨由海道使金，以請和。綱金幹不陷真定，都鈐轄劉夔死之。目種師

閔及金幹，不戰於井陘。見上。敗績，幹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身率衆晝夜

搏戰久之，城陷，身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甥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

因挺刀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邈，賊執北去。綱冬十月，安置李綱

于建昌軍。今江西建昌府。綱遣使來。金二酋正相入于汴，等以書，詰責其親，語多自限，射，仍要利地，且求金帛車輅器物，及加其主徽號。綱罷御史中

丞呂好問。前既逐李綱，今又賈好問，則是宋國空虛，無人可憚。目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

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利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

滄今直隸滄州滑見三邢邢州今直隸相見同之戍見上以邁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

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見上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利議

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帝閱其忠下遷吏部

侍郎綱召种師還或卒目師道次河陽見上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

幸長安今長安縣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諡曰「忠

憲綱十一月詔百官議三鎮棄守目先是遣王雲使金軍許以三鎮見上賦入

之數至是雲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從官

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紓○緩國禍何橐曰「三鎮國之根本

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橐

論辨不已因曰「河北見上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

其子可乎」帝悟乃止綱金粘沒喝陷河東見上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

人遂渡河陷西京洛陽詔馮澥使金軍請和綱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綱詔王雲

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磁州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能測哉。假使康王投星

師下哀痛

何輿諫  
棄三鎮

康庭，即必不能延南宋，七百五十二年之許天，其或者錫增藝祖生信，然矣。

**目**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

離不軍，許割三鎮王由滑溶俱見七三至磁州今河內彰德府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

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

過磁州林州彰德府。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堡，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

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

執雲殺之。時韓禹不奔濟河，遊弈即遊偵謂日奔磁城下，蹤亦王所在，知相州

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囊鞭見五六。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

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實不死，王必至

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今彰德府湯陰縣。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

子見四九卷二。吳五起見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

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綱**何處罷，以陳過庭為中

書侍郎，孫傅為尙書右丞。東于戰守，與唐恪取南**綱**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

金。子佩上言對郭京言，不事京，道京是之語，京市人，計無忌，方其能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於六甲法，可

宗澤 謁

汪伯彥 受知康

岳飛 遇

郭京 六

否。擇年命合六甲者。所旬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立謀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一日致太平，直擊擊于陞山乃止。博與河顯尤尊信之。又有劉孝瑛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劫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軍師不出。

**綱**遣耿南仲、聶昌使命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爲絳人所殺，南仲奔

相州。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見上第九。鈐轄趙子清、臈衆殺昌，挾潤人其目而嚮

遂奔相州。見上。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

安。**綱**以孫傅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

會兵入援。**綱**金人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安國及通判林淵等十三人，皆不屈被殺。安國一門無噍類。**綱**

金幹萬不粘沒喝圍京城，要遼帝出盟。目幹萬不自真定。今直隸真定府。趨汴，僅二十日

至城下，粘沒喝自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來會。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

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

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

守禦。**綱**李回免。**綱**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目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

張叔夜勤王

霍安國等死節

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

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見五十一卷四。暫詣

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以圖幸雍。雍，今陝西西。府。帝不答。**綱**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榘為門下

侍郎。○閏月，唐恪免，以何榘為尚書右僕書，兼中書侍郎。**綱**馮翊至白金軍

以為尚書左丞。淵與李才子懷外，金有難，授與俱還。自後凡三遺慶來，堅請帝出命。**綱**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

城。本子曰：叔夜領兵合駐，近，以為牽制，且俾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迄無成功。**綱**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自殿中侍

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

天下兵入援，何榘以為然，密草詔檄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

持蠟詔，以蠟為丸，詔在其中。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

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想人軍民感

動。**綱**彗星出，長竟天。見六十一卷三。**綱**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目金

人攻通津，宣化門，何榘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

下城，毋得窺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

羅康王為兵馬大元帥

慧星長竟天

不用種師道言

康王次東平

諫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塗衆南遁。」金兵遂登城，四壁真皆潰。京城遂陷，帝聞城陷，

勸哭曰：「不用種師道言，扼其計者，種其計者，見上等五又第六。以至於此！」何奩欲親率都民巷

戰，舍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奩及濟王栩詩使其軍

以請成粘沒喝，幹陞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

地而已。」奩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

親往。」遂如粘沒喝軍，奉表請降，奩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批**（史臣曰）金人自臨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彥，京敏，耿南仲，唐恪皆順其計。獨何奩，孫傅

信方和地之也，華入下之意，致其播**綱**十一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春秋紀兵伐而營次

其次，以次爲說。次於東平，譏之也。康王，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既受大元帥之職，又領進入衛之言，父兄受厄，危如累卵，此義所當勇者，兄諸將皆度？兵戎稍振，王首新以大義，帥師解難，以舒父兄之憂可也。夫可惑在自步之邪言，

違宗汝霖之正義，怯懼恐懼，僅**目**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春秋見七

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命直對太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二十餘砦。蔡同

覆水度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直今

對師德

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

帝遣曹輔齋

漢平

蠟詔

見

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

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

紱也

我師爾，君父之望入

君父君

援何啻

試

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

今大名府

次第進疊，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

汪伯彥

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士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

汪伯彥

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從之。綱帝至自金營，

宰相誤

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

秘

金。目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

宰相誤

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

宰相誤

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

宰相誤

又分遣歐陽琦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琦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

宰相誤

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

歐陽琦

時宰怒欲殺琦，乃以琦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今直隸保定州深州琦至深州城下，慟哭

歐陽琦

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

「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武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在西安府華陰縣東。  
師潰，北七致虛，致虛，而無義，委已以聽於僧，宗即誌。

# 卷七七

## 宋紀

### 欽宗皇帝

兩河義民

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皇帝備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自陳過庭至兩河

河北，河東。民堅守不奉詔至。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帝命太子監國，

復如金軍。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真、李若水以爲無虞，

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真、若水等復如金營。粘沒曷唐恪聞之曰：

「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閣哈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曰：「天文帝座甚傾，

車駕若出，必墮虜計。」真不聽。綱河東割地使劉韜自經于金軍。綱韜至金營，

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哈曰：「偷生以

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

變革觀天文



劉齡從容死節

宗澤衛州之捷

不可不求生

大風霖霖雲霧四塞

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

不事二君。見六卷第八。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子所以必死也。」使親

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及沐浴更衣，酌卮支卮，酒器。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也。意○埋也。

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同斂。顏色如生。**綱**副元帥

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今，衛輝府。**目**澤自大名見上卷十二。至開德今大名府開州。與金人十二戰

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檄○徵之也。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

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茂合兵入援。二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

至衛南。衛河之南○衛河，在衛輝府城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

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壘○中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

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

眾，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

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綱**遼耶律大石見上卷建都于虎思西遼王石，引兵東

地，遂建名城，號虎思。**綱**大風霖霖雲霧四塞。見上卷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

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目帝自如金營，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

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金主得帝降表，遂廢

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丁卯，金人令翰

林承旨吳玠帝吏部尚書莫倚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

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京城巡檢范瓊逼上

皇與太后御輦車出宮，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

元祐宗年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邀吸開封尹徐秉哲，盡取諸王

皇孫妃主，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視，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

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棄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金

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吳玠莫倚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

以危言聲入聲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

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

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

李若水賊死

蔡王次濟州

金人議立異姓

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

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

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爾，奈併累若也。」屬何？又罵不絕

口。監軍搥職瓜反破其脣，嘔噴也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

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批。李若水嘗甘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呂中曰）

，亦在誤比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昭，故漢朝之預釋，而言忠義者無虧。」綱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尙書梅執禮等。綱康王構

次于濟州。目王有衆八萬分屯濟。今山東兗州府濟甯州。濮。今山東東昌府濮州。諸州。金人遣甲士及中書

舍人張徵齋。濟平蠟詔見上卷。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

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

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

「大王之兵，度能擊別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綱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

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目吳升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

雍問於升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尙書員外郎宋齊愈

張叔夜不肯署

唐恪書名飲藥死

馬伸獨奮

金立張邦昌為楚帝 吳革死節

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旁上聲）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飲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祕書省，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詳）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綱）二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閣（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目金人奉册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卽位。號大楚，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悉令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是日風霾，（見上）日暈，（連○日傍氣）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王時雍

二帝北行

宗澤飲 帝還二

呂好問 張邦昌

吳拜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綱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目幹函不脇上皇太后與親王皇

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見上去粘沒喝

以帝后太子妃質宗室及何臬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今

封於鄭州。去而歸馮湑曹輔孫觀汪藻郭仲荀等於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

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京師為之一空。宗澤在衛見上。聞二帝北行，即提

軍趨滑，走黎陽。見同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

無至者，遂不果。上皇至燕山，前於延壽寺。帝從代渡河，留於中。綱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目呂

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

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

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

福且省中宗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

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

與光武  
昭烈管  
元書法

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

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見上訪康王，**詔**（雲間張氏曰）：邦昌不存，金人立己之時，今

無及矣。**綱**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漢高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

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北狩，四方盜賊，繼發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高宗苟不早正尊號，以繫

人心，則天下之必孤矣。故書康王即皇帝，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烏可以漢高為比而擬議之哉？上與武，昭烈，皆

元書法同。**目**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

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邪？」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

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見三九卷所宜熟慮他日噬臍，見四七悔無及矣。」

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勸勉進上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

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

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舒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

為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郊，按甲觀

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

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

汪藻  
告中外  
書

濟城火  
光屬天

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見五三卷三防禦使韋淵

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

俟復辟。見上卷第七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

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

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覺，而敷大同左袒見十一卷四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

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左傳僖公十四年，獻公

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

即皇帝位，曾宗澤及權應天府見六六卷八朱勝非來言：「南京見同上藝祖始稱太祖興王

之地，見同上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見七二卷四副總

管劉光世自陝州見七二卷七來，曾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見上卷第七都總管王襄

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

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五月

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是日，元

首用黃

不討張  
邦昌

李綱至  
太平上  
疏

高宗不  
惑羣小

祐皇后在東京汴撤簾綱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為

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韋氏

為宣利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

赴都堂參決大事綱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再貶

寧江今江西九江府金兵復至淵聖欽宗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今湖南長沙府被

命卽帥湖南治長沙府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

見三中丞顏岐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咸沮之帝皆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

攀附見十九卷九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於外一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今江南太平府

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

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閒願陛下以漢之

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見上太宗為法也（雲閒張氏曰）欽宗時李綱為羣小所沮抑，卽棄而不用，故汴宋

終底於滅亡。高宗卽位，召用李綱，而羣小不能惑。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賢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奚可不謹於任用哉？綱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尙書

右丞目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去聲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



「除尙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

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綱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

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論中和誤也。刺地罪也。綱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以諛諛宣王子邦彥等，以主和誤國而竄逐，蔡確等以諛諛宣烈皇帝也。綱而追貶。此亦撥亂反正之綱也，故書于之。綱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于金

軍。目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卷四。其六八御者曰：「界河

矣，叔夜乃嬰然驚顛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闕也而死。朝廷聞叔夜

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至燕山，亦相繼卒。綱金人陷河中府，及解今山西平絳

州。今平陽府諸州。目金婁宿以重兵壓河中。今平陽府權府事郝仲連

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

死。綱節之節，綱百無不子之，今郝仲連實得死節之宜，綱曰合書曰：郝仲連死之。今也不然。豈仲連之死，抑亦綱

以宗澤知襄陽府。廣。目澤兄帝應天。見上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

之，故出。綱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目靖康中，所以蠟書以蠟爲丸，置書其中。冒闡募河

北見上卷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

張叔夜死節

郝仲連死節

張所請  
用兩河  
民

遷京城  
有五利

姚崇十  
事要說

李綱十  
事

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見上卷

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見上卷繼割兩河，見上卷其民怨入

骨髓。謂上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

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

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

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

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

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今江西九江府

綱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綱力

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

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開元元年，冬，明皇欲相姚崇。崇先設難以堅帝意，曰：臣願以十事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一，政先仁恕；二，不傍邊功；三，法行自近；四，

宦豎不與政；五，絕私賦外貢獻；六，戒屬不任職名；七，大臣接之以禮；八，羣臣皆得披逆鱗犯忌諱；九，絕道佛營造；十，監戒機奸爲萬代法。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皆中一時之病。今

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

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

長安

今陝西西安府

爲上

襄陽

今湖廣襄陽府

次之

建康

今江南京府

又次之

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

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升上聲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見五一卷第五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膽○獪亦狡也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

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閒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

李綱非  
姚崇所  
及綱事  
李綱事  
難於宋  
環綱節  
張邦昌

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批（雲開張

氏曰）

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創其偉哉？吏稱姚崇，宋環，為開元賢相。而環之剛直，又過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為宋環之流，非崇之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顛沛流離，幾閱金人之吻，又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綱於此時，自有忠憫之謀，即為處安所出，幸致君臣之好，不終。觀此，則知其事又難於環也，多矣。

綱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綱安置張邦昌于

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目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

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徽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欽宗即位，首擢為相。方國

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

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

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至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

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

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將而誅焉。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宣公二年，經：晉趙盾殺其君夷臯，

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

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見十九卷第九，又二十卷二。邦昌

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

呂好問  
附黃潛  
端善持剛

規模

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例置而不問，何以厲天士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長沙府。」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李擢、孫觀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綱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綱以李綱兼御營使，目綱既受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閒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

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治直隸大名府

河東，治山西太原府。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

東所失者，恆恆州今山西代州。代今太原府代州。太原澤今山西澤州。潞潞州今山西潞安府。汾今山西汾州府。晉晉州今山西平陽府。河北所

失者，真定今直隸定州。懷懷州今河南懷慶府。衛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濟今大名府濟州。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

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

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

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若莫於河北置招

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財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

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

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有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

先務也。一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

可為大將，因奏用之。李綱及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中，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

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召陝西兵者，各帥其兵，重衣化裝，以相慰愛，乍所平召，吏令按牌以遣。

綱子勇，生大赦。

特書曰子虜生者，重國本也。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目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

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

枕戈，言劉現與祖逆友，志在討逆，每枕戈待旦，恐祖生先我著鞭。嘗膽，越王句踐臥薪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彊，則二帝

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

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別置水軍，遣舟江、淮、諸州。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目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挽，引車也。踵道，建

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

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河南、河北，河東。之民怨

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見五二卷第四。雄

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

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

枕戈營

唐人澤潞步兵

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論者以其法精詳。

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呂好問罷知宣州，自侍

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

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

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

以受賢者之責，冒闕齎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今江西南昌府。以恩

封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侯。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

襄陽。見上。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

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

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

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解州。是梏

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

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汴都，即東京也。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

宗澤疏  
諫和議

李綱舉  
宗澤守  
東京



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

京城樓櫓

城上望樓也

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

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

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時真定懷衛

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

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

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

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

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

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汴

汴，今開封府汴水縣。

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

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

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

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靜軒周氏曰：

嗚呼，宋金世變，其勢不俱生，史夏竦造，其勢不兩立。兄退避之與進取，其

運用之妙在一心

崇澤奇岳飛

進有功  
而退無

李綱  
綱車  
之制

洛陽  
恢復  
中原

用兵  
先定  
謀

義有二。進則示之以強，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雪國恥；退則示之以弱，十氣日沮，民心日離，宗社日墟，國恥日忘，是以進有功而退無功也。高宗身負大難，不思報復，苟延歲月，事失事變。雖宗澤累請還京，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對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志不允，明知其無父母之心。此綱日書法之深意也。

**綱**金幹高不卒

幹高不聞帝即位，議廢上皇，以爲好。粘沒喝去之許，令其死，事遂中輟。蓋粘沒喝也。

**綱**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綱**李綱言「熙豐」熙宗，元豐俱宗年號。

開，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綱**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綱**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綱**欒枝曳柴以敗荆。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驪材使曳柴，而爲遁楚師馳之，楚師收績。注：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曳，牽也。荆，楚本號。

莫敖采樵以致絞。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莫

行伍中人

放屈服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明日，絞人爭出，楚大敗之。注：請無以師衛采樵之人，以誘絞人之出。○絞，小國。莫放，楚官名。

皆謀定也。所矍然平

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

據要衝，峙雄立也。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

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綱

秋七月，以王瓌爵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綱以許翰為尚書右丞。綱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綱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

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嫌人同銜齊愈者，竊其章示綱。時方論

僭逆附偽之非，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見上於是逮見十卷齊愈於獄。齊

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綱以范致虛知鄧州。綱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

中即長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見上第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見上示

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

京東京開封，西京洛陽。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

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

李綱諫  
李東南

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

閒諫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

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

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

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兩京行南京爲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註蹕見六卷，乃還汴都。

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

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累

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今南陽府鄧州，見上卷第十南道，脩城池，繕

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今江南揚州府之議，或謂綱曰：「外論

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元

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

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官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見上綱閣給門宣贊舍人曹勛勳以上皇手書至自金。目上皇在燕山今直隸順天府，見上二，謂

夢四日並出

賢奸並相

李綱

閣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

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

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

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

得早相見也。」勛進聞從德道而行。至南京，見上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

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綱八月，以

李綱黃潛善為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

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

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見五卷無

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

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綱更號

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尙書名晉，元字太后，祗諱，清易所以著其名，從之。綱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

李綱提舉洞霄宮，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留見上卷第十。令東京留

李綱之壽李綱  
張浚道事知  
李綱劾

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嚮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

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何廢罷，金兵益熾。

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批**（新安胡氏曰）

李綱為相，朝經兵防，皆已振整。方七上餘日，為江黃所虜，張俊所淪而罷。

汴黃等，是貴矣，淺乃如是，深可惜也。

**綱**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目**東自丹陽

今江南鎮江府丹陽縣。東，丹陽人，去年二月，是黃昏

東為十學錄，其力辭歸。

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

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

金陵。

劄建康見上第四

又不報。會撫州

今江西撫州府

布衣歐陽澈徒步詣府，在見伏闕上書，極詆

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

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

「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次，池。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

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項乏，東具冠帶

出別邸。

此

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

山名，在浙江寧波府。四明，珍饈與府餘縣。

李綱贖尸瘞之。東

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綱**許翰罷，**目**李綱罷，翰言：「

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

陳東從容就死

歐陽澈徒步詣

許翰著  
東遊哀

岳飛新  
擄之捷  
太行之  
捷之

相率刺  
字面作  
八

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朝堂，可乎？」乃為東激

著哀辭而入，止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綱封子勇為魏國公。

綱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治密東廣綱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

鄉。進次太行。杭金人圍之，彥兵潰。會走保共城。恭綱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

人渡江，至新鄉。今河南衛輝府新鄉縣。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鑿與子擊。○毒戰奪其纛

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鏑鎗本士皆死，戰又

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在河南懷

擒其將拓跋拓跋姓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

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

因傳檄州○州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

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今密州府西山遺腹心結，兩河河北豪傑圖

再舉，金人購求財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刺面作「赤心

報國誓殺全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



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互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閒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綱**張邦昌伏誅

詔馬伸如潭州數邦昌之罪賜死并誅王時雍等

**綱**金盡陷河北州郡

**綱**冬十一月帝如揚州

**目**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許景衡亦言建康

見上第九金陵

天險可據帝從

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

見上第八

守臣呂頤

浩繕脩城池至是

謀○今之細作

者言金人欲犯江浙

江浙

詔暫駐淮甸

捍禦稍定即

還京闕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

真宗號

閒契丹寇瀆

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

用成功

見六卷四

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

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爲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

舟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

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閩勅王彥各

察澤諫南幸

宗澤復疏上南幸

王倫使

統大軍盡平賊。曩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

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詩小雅篇。辭鞠告也。盡掃胡

塵。然後奉迎。變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一帝優詔答之。續十一

月。竄李綱于鄂州。今湖廣武昌。此黃汗恐沮東。南幸之謀也。自尋責授單州。見六四。團練使。安置於萬安軍。

今廣東瓊州。府萬州。續遣朝奉郎王倫使金。目倫且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見十三。卷九。往來

京洛。京師。洛陽。閒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

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便。副之。至雲中。今山西大同。府見上二。見粘沒喝議事。時金

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先是淵聖。欽宗。自雲中徙燕山。見上。第八。始

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霽。心入。郡霽。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

里。續以張慤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續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洛陽。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瓌

引兵遁蜀。

# 卷七八

南宋紀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二帝北狩，遂即位於南京。遼部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而

禪又二十五年而崩，年八十一也。○帝雖云中興，然無撥亂之才，初感汗黃之佞，繼扼苗劉之亂，終成

余檢之章。雖有李綱，趙鼎，將有張韓，李岳，信任不堅，黜戮相踵。偷安一隅，忍辱鮮恥，由是常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或曰：高宗生帝，時夢見越王錢鏐入宮，斯言信歟。

**綱**戊申，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大會六年。春，正月，金人陷鄧州。見上卷范致虛出奔安撫

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綱**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目金兀朮自鄭今開

封府鄭州。抵白沙。地名。去汴京。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棋，笑曰：

「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胃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

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洛陽與澤

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

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

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今滑縣大名府滑縣。澤部將張撝揮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

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

張撝死

閻中立死

劉汲死 宗澤對客圍棋

宋爺爺

唐重死

張愨薦

向子韶死節

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

「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

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

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

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批（雲間張氏曰）宗澤對客謝

古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然，澤之器局非業，無愧於女，而高宗亦非有武之量。然一助不能生懷愾之恥，一則不能復

徽猷之體，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識道，則高宗有無武之失德，論其信用差安，疏斥賢輔，則一而已。此皆之所以終

左東，而宋之所 **綱** 金人破永興軍 府在陝西 經略使唐重死之 **綱** 竄內侍邵成

章于南雄州 羅人猶多密意，當時未廷許，何爲阿諛苟容而不急救正之 **目**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

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今廣東

**綱** 以劉豫知濟南府 **目** 豫，景州 今直隸河間 人，爲河北 治直隸大 提刑，金人南侵，豫棄

官避地真州 見七十 張愨薦之，起知濟南 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

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豫豫在邪，其可用者。茲因人薦，起知濟南，觀其易郡之心，則其不忠可

二月，金人陷淮寧 今開封府。知府向子韶死之 **目**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

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

害。事聞，資諡忠毅。淮甯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綱**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宅進復之，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綱**夏

四月，金兀朮入西京，翟進擊走之。**綱**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目**帝初即位，除

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

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今山東東昌府。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

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綱**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

月下詔還京師，不果。書下詔還京師，喜之也。○善不果，惜之也。**目**時宗澤招撫羣盜，河北盜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河東巨寇王

善，悉招降之。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

略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北方流沙曰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

賊所占，大今年寒食節，自五二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

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

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

推楊時為程氏正宗

宗澤請東京疏

敵愾愾○愾，恨怒也。左傳：文公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一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

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綱許景衡罷。目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

聞見十一卷第五。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己，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

之。景衡行至瓜洲，得喝煙入聲。傷暑也。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

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

爾。」綱定詩賦經義試士法。目元祐哲宗年號。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亦哲宗年號。

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

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

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

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綱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

請使，虛中降金。綱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目時

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見上卷第九。欲大

舉趨太原見上卷第九。澤即以為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上見同。軍事，恐彥孤軍不可

宗澤請  
還京師  
疏

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

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州。之

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洛俱見同上。相今河南彰德府。

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見上。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今河南開封府。相今河南彰德府。真定

者不啻試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

致一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綱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

代之目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

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覆

然覺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大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二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

士諡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

過呼過河者三

馬仲劾汪黃不事

趙子砥長虎之喻

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也。聖○載

掠矣。聖（史臣曰）

方二帝北行，宗廟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走當時無或翻歸宗廟之，則又二帝，復傷邪，一指禍開耳。黃潛善，汪

伯彥，能思升，而高宗感於險邪之口，善善而不能，使澤不得伸其志，降憤而卒，悲哉！

綱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仲監濮州酒稅，卒於

道。目仲自湖南

治湖廣長沙府，即澧州，見上卷九。

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

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仲辭不拜，錄其疏

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

移文稱疾。

待命。詔

仲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

見上卷二。

酒稅趣使上道。仲怡然樸被而行，竟死

道中。聞者冤之。仲學於程頤，勇於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

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綱以趙子砥知台州。目

子砥自燕山

見上卷末。

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

我國斂兵以待利。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

遼

主和議，女真

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

委○詞也。

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

穿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今浙江台州府。

綱金主吳乞廢上皇爲

網鑑易知錄

卷七八

南宋紀 高宗 一五三



惟秦檜  
不與從

楊粹中  
死節

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目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以素服見

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封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

未幾，徙之韓州。去燕京一千五百餘里。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惟秦檜不

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綱九月，郭三益卒。綱金將訛里朵朵襲破信

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綱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目侍御史張

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今浙江杭州府。以苗傅

劉正彥為扈戶從都副統制。綱知濮州楊粹中襲破金粘沒喝軍。十一月，金

人陷濮州，粹中死之。目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見上。以濮州小，易之，至城

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蹶先上聲。赤足。足走，僅以身免。遂

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綱金人寇晉甯軍。治山西平陽府。

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折可求叛降金。綱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目撻懶圍濟南。見上。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撻懶遣人啗淡。餌之也。豫以利，豫懲前忿。見同上。

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縊壁城納款。綱金訛里朵陷北

節郭永死

發墓安可  
大聖人

王復闔  
明死節

京見六八。提刑郭永死之。綱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

郎。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綱金粘沒喝陷襲慶府。

目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

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綱以禮部侍郎張

浚參贊御營軍事。目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

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北兵民。

綱己酉，三年。金天會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目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汴京

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三三卷二。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河北河東。忠義延頸以

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彥遂稱疾致

仕。綱金粘沒喝陷徐州。今江南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目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

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

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綱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沐陽

府沐陽縣。兵潰。金粘沒喝遂入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泗。今鳳陽府泗州。二月，詔劉光世將兵沮淮

帝奔鎮

汪黃方  
聽浮屠  
說法

軍士誤  
斬黃鍰

帝如杭

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粘沒喝至楚州。即淮

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大長軍。今鳳陽府大長縣。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即被

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在揚州府。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

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今江南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僧也。克勤說

法罷會食，常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

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鍰全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

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鍰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

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今揚州府儀真縣。橋時事起，倉卒

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

中煙焰燭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黃江二賊，欺石誤國，至於如此。

之稱，其理何足謂？於是出而告金兵，乞罷屠屠說法，無異平日。諱了曰：安其色而為其蓄，樂其所亡者，其二賊之謂歟？且身勇詢之報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吏卒綱不立置，王彥不致仕，用馬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

如是之復獵也。嗟！然則高宗之長奔何益者，無乃其自取乎？

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見十一卷二。以為江北聲

綱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院事，守鎮江。帝至鎮

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今江南揚州渡江

以據姑蘇見四卷將若之何不如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

爲江淮制置使與行在見上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

東軍馬駐江甯今江南江甯府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今江南蘇州府命朱勝非節制平江

秀州今浙江嘉興府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今浙江嘉興府時呂頤浩從

行卽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卽鎮江府又命張

俊以兵八千守吳江今蘇州府吳江縣綱金婁室陷晉甯軍徐徽言死之綱婁室破晉甯

軍見上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

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

州卽平陽府觀察使諡忠壯綱帝至杭州敕綱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

己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

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利州今江南利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

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見二卷第五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

詔上書

徐徽言死節

罪李綱人以謝金

馬擴應詔上書

旬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

今湖廣武昌府。

襟帶荆湖，控引川廣

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

駐蹕金陵

卽江甯府。

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

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

見九卷第十。

遷延，候至秋

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

同。

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

一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金人焚揚州而去。

綱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目潛

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

游。

論二人大罪二十，至陛下蒙

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甯府，伯彥知洪州。

今江西南昌府。

綱以葉夢得

張澂爲尙書左右丞。○三月，以朱勝非爲尙書左僕射，

兼中書侍郎，命張浚

駐平江。○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

使綱扈

戶。

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

公專，請隆祐太后臨朝。目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

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等恃恩用道，妄作

亂苗劉之

威福陵忽諸將，諸將嫉之。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執康履等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逼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出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朱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卽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晉聖仁孝皇帝，以顯甯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

**綱**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目改元赦書至平江。見七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吸凌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

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見七四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即引所部

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去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赦至江甯見上

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方也二帝蒙塵沙漠且

望拯整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浚以

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見上令以兵來

會頤浩得浚書上疏請復辟辟也猶遂以兵發江甯會韓世忠自鹽城今江蘇淮陰

由海道將赴行在見上至常熟今江蘇常熟縣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

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類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

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

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見十一一事不可急急則恐

有伺變宜趨秀州見上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

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乃遣苗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湖名在杭頤浩

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逐之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

韓世忠  
以酒醉

張俊成  
韓世忠

世忠  
吳世忠  
世忠  
世忠

皇帝還卽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閒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

遂帥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去聲之。**綱**金以劉豫知東平府。見七六卷。以豫子驥知濟南府。**綱**夏四

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綱**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

彥夜遁。頤浩浚入杭州。**目**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

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卷一。徐敬業見四六卷三。可監也。

一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

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翊遂敗走。勤王兵入

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將南趨閩中。今福建省。頤浩浚入城。世

忠手執王世脩以屬。視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握世忠手

勸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

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於市。逆黨皆貶。**綱**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

澂路允迪盧益免。**綱**以呂頤浩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內爲尙書右丞。



鄭毅登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於御前左右軍部統制。綱重正三省官名，自從呂頤浩之

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

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綱以李昉參知政事，自帝如江甯既至改江甯為建康府，綱冊魏國公

粵為皇太子。綱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自浚謂中興

當自關陝關中，陝西也。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陝西四川也，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

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置幕府。見四一卷於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初，浚宣撫川陝

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

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綱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綱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目粘沒喝

還雲中。見七卷訛里朵還燕山。見上卷帝遣皓如金，遣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

朔，比於藩臣。皓至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

南歸，恨力不能磔。磔，尸也。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

聞，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

天下常山蛇勢

洪皓忠義

韓世忠  
擒苗劉忠

趙鼎  
王安石  
配享神宗

下詔以  
四失罪

張守勳  
思二帝  
母后

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綱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綱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目時久雨恆陰呂

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

甯宗年問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鬪國之謀送生邊患興理財

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怪人材至崇甯徽宗年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

相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

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

味經邦之大略二曰味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

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

后穹廬見六二毳幕吹去莫○音細羊毛雜雜也。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羶羊臭也。肉酪

漿劉勰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

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平對

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

高宗罪之未當

繼縱死節

張浚與劉子羽謀誅范

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批**（雲閒張氏曰）

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己之失，雖曰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宋室之禍，實自王、石、楊開其釁，流毒於

後。趙鼎一疏，可謂逆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謬，莫大於此。綱目書曰：罷王、石祀享神宗朝廷，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綱**金兀朮大舉入寇，**目**帝

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

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綱**秋七月，太子勇卒。論元 **綱**鄭

玘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綱**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

誅。張浚發建康，**目**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俱

辭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今江西南入朝，悻慢無禮，且乞貸苗。劉寺死，帝畏

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

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招瓊、俊及劉光

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

舉以磨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

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迨二帝北狩

林勳上  
政書

朱熹甚  
愛其書

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刀曰：「諾。」有旨

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治廣東廉州府。瓊既誅，張浚乃發建

康。見上第五江甯。綱升杭州爲臨安府。特定府。綱詔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

太后如洪州。上綱。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充留守東京，以樞密院行在，遂有是命。○將發汴，岳飛

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綱廣州。今廣東廣州府。教授林勳上本政書。目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

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

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去田五十畝。其有羨餘田

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

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

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今廣西桂林府。節

度掌書記，其後朱熹希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

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綱八月，李邴罷，以劉玘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綱遣

使致書於金，金人不答。目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

疏胡寅上

策胡寅七

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脩武郎宋汝爲使金師以請和致書於粘沒

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

無地，此所以認認從畏懼然兒惟冀閤哈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

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見十八卷四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

哉。」**綱**閏月，以呂頤浩杜充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罷起居郎胡寅

**目**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欽宗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

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

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

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

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定根本；六選宗

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

罷之於外。**綱**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玠

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隸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守太平也，皆受充節制。**綱**帝如臨安。見上**綱**九月，金人陷南京。今河南歸德府，知府交唐佐死之。**綱**詔周望

張邵不

李邈死

張浚治  
兵興中  
原以圖

趙開理  
財

守平江見上。以屏蔽之。○豫章，今江蘇。○見上，江州，今江西九江府。○**綱**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人，因之**目**邵至維州今山東。朝議以降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怒，乃命光世

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撞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囚於祚山岩。**綱**金禁民漢服，殺故知真定

府李邈**目**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坤。髮制髮也不如式者，殺之。邈故為真定今直隸真定府。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今直隸河間府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搃

擊搃亦擊也。其口猶吮口嚼也。血噴巽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

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謚曰忠壯。**綱**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今浙江紹興府。**綱**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目**浚至興元今陝西漢中府。上疏言：「漢中實

形勝之地，前控六路陝西六路，後據兩川見六之粟，左通荆襄見上之財，右出秦隴

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壁劉子

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

財

力盡矣。銜支○六銖，二十四銖也。銖分兩之一。不可加，獨權見十四名。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共

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胃，意興復，委任不疑，

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音，費量也。悉取辦於開闢，悉智慮，

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財也。費，亦常有餘。初，陝西都稱制曲端，欲

斬節制使王庶。去年十一月，金書室昭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不進，庶自將百騎，馳赴襄樂

兆，乃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

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權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今陝西平都監吳

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

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今江西贛州府。江西州軍多陷。綱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

敗金人于淮陰。目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見上杜充承制

以立知楚州。今江南淮安府。金人聞立棄徐州，今江南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於淮陰。即楚立

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

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

建立准  
陸之捷

節貫兩  
頰

趙鼎上言經營

楊邦又死節

歇定，方拔之，議者謂自燕山遼，燕京，今直隸順天府。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鑿見上卷第九。

戰者。綱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目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

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今陝西。始。經營關中，當自蜀今四川。始。欲幸蜀，當

自荆襄今湖廣州。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

湖南湘州，今湖廣府。而下瞰若盪反，俯視也。京洛汴京，洛陽。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今湖北。為行闕，而屯

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綱金兀朮渡

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又死之。目時江浙倚重於充，而充日事誅殺

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在江南北。，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

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利州，無為軍見六八。王善迎降，遂由

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今江南，甯國府，太平縣。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變以

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今江南。守臣陳邦光戶部尙

書李棡增迎降，充渡江，真州今江南揚州府儀真縣。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

如張邦昌故事見上卷二。充遂還建康，與棡邦光率官屬逐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



以血大書衣襪

呂頤浩之策

岳飛廣德之捷

此岳爺軍

楊沂中高橋之捷

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襪，居○衣後襪曰：「甯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

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乃

得仕。**綱**帝奔明州，**目**帝聞杜充降，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

杭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

去，復還一浙。見七十七卷六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見

上**綱**韓世忠自鎮江今江南鎮江府見上七退守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見上七。遣兵

渡浙江名，在杭州府城東。追帝，帝航于海。**綱**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目**飛率所部自

建康躡金人於廣德今江南廣德州。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孚○軍所虜囚曰俘。首領四十

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斫也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

鍾村，軍無見現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

爭降附之。**綱**金人阿里蒲盧渾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在甯波府。

西門。敗之。

**綱**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帝走溫州。**目**是月

李彥仙  
死節

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浚、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

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今紹興府餘姚縣。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

遣兵與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劉洪道亦遁。金師入

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今台州府天台縣。金人聞帝在章安，以舟師

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白，海中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

安，如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泊於港口。綱金婁室陷陝州，知府李彥仙死之。目彥仙在陝

州。今河南河南府陝州。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見七二卷一。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

聞之，自蒲解。見上卷第六。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鐸金人必

併力來攻，自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

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朔出兵與

戰。既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徵兵之書。曲端以涇原見上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

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道阻不

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淡○餌之也。啗之。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

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綱**滕康、劉玨免。○二月，以

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綱**金兀朮引兵北還。兀朮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遺，陸取道秀州而北。**綱**金

人入東京。汴京**綱**周望棄軍走太湖。在江南，常九府，城東南。金人大掠平江。見上**綱**三月，遣使迎

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太后愛朕，不啻試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

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等奉迎於虔州。見上**綱**夏

四月，張浚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綱**帝還越州。帝發溫州，至越州，下詔親

征巡幸浙西。自杭州尋升越州為紹興府。**綱**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

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目**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

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秀州今浙江趨平江，

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上，以待之。金師至江上，揚子江上也，江在江南，揚州府世忠先

以八千人屯焦山。在鎮江府，城北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

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城西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該平去

也。窺視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

江中破

韓世中  
妻梁氏

鐵鞭貫  
大鈞

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

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浮擊鼓杖也。鼓敵終不得

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

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素流逆流而上也。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

且行世忠蒙蒙艦同戰艦也。大艦威上戰艦也。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

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在江南淮故道今雖湮塞湮，亦若鑿之可通秦淮」

見六四卷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見上第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

邀擊於新城今淮方府左東縣。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

見上第遣孛堇僅○女真部長曰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

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縶貫大鈞

授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縶葉○一縶則曳施也。一縶則曳

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

聞人獻  
焚舟之  
策

金人自  
不取  
復渡江

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

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

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棄去聲。權也。

槳。縱曰棹，橫曰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

矣。兀朮然之，及天霽，際○雨止也。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直渡曰絕。擊之。海舟無

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會焚溺死

者不可勝數。升上聲。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見四十一卷三。世

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

矣。綱遷趙鼎為翰林學士，鼎辭不拜。呂頤浩免。目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

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疏

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見上。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

不可輕舉。頤浩恚鼎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疏

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

南軍節度見六二使醴泉觀見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

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綱五月以范宗尹為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

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綱岳飛襲金人于靜安敗之目兀朮既濟江金

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稅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稅道死邦光歸

於劉豫岳飛邀擊金人於靜安鎮大敗之綱六月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

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山州察之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綱秋七月金徙

二帝于五國城目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於五國城去上京見上東北千里徙

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見上第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二

帝始知帝即位之實綱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太后至越州綱金人

撻懶圍楚州見上第綱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目金遣高慶裔見及知制誥韓昉備

璽緩寶冊立劉豫為大齊皇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即

位都大名府今直隸大名府改明年為阜昌元年綱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

進鎮撫使趙立死之楚州陷綱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

二帝徙五國城

金立劉豫為齊帝

趙立死

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兀朮引兵趨陝西，浚聞其將至，檄收召熙河見七卷

劉錫秦鳳見同孫屋性涇原見七十二卷第五劉錡環慶見同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

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五路兵將，上下之

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屯利見六一卷三閬見六六卷四興見前洋見五四卷二以固根本，敵

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

浚曰：「吾甯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

方銳，宜各守要害見五十三卷三。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見五六卷二。劉錫

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

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

室引騎驟至，輿柴囊土，藉淖闊○泥平行進薄也。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

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

離所部，其將較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

州今陝西西督戰，既敗，退保秦州見上。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見七六卷。令諸

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

律焉。○**靜軒周氏曰**。在秋，前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為與

則此戰為義舉，雖云敗績，而其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前書治兵興元，以詞中原，此書師五路之兵，與人大戰，則其復誅之義，而國之心，表表然者，夫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少貶之哉？觀綱目之所書，則予之意，蓋可見矣。

之戰見三。卷之十。○**綱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

用，撻懶信之。見上。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

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見上。遂

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

多疑其與何桌。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

越海，豈無譏。察也。訶。呵也。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平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

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

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

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胡遣使於

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



高宗以  
一言罷  
賢臣之

劉惟輔  
死節

定差役  
法

之使還也。綱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綱十一月，趙鼎罷。目上欲以副都統辛企

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官。高宗常當厄難之際，以一言

許旨而罷國家柱石之賢臣，可謂不知修者哉。綱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目金人復陷涇原，見上諸州軍。綱日

南至。冬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月，亦然。綱張浚軍興州，見上遣吳玠守和尙

原。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以拒金。綱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婁室卒。目

金人掠熙河，見上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願熙河尙有積粟。恣

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卒○持頭以去。惟輔曰：「死犬，斬卽

斬，吾頭豈汝摔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卽開口不

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綱定差役法。目帝在河朔，河北親見閭閻之苦，嘗

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法，卽至破家。及卽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

五家爲一保，十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

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陰盡，則

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九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燦昇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下。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目時孔彥舟

據武陵今湖南常德府。張用據襄漢今湖南襄陽，二府。李成據江淮湖湘見上卷第八。十餘郡尤悍強連

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久圍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

飛同討許之綱李成陷江州。目未幾復陷筠州今江西瑞州府。綱謝克家罷。○二月以

秦檜參知政事綱二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復筠江州。綱武功

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今江蘇興化。綱懶北遁發音有可錄，雖盜賊小不棄，此公天下之大法也。榮乃漁人，微之微者。武功大夫，職之小者，而能以寡敵衆，擊

敗金人，俘虜五千餘人，頗不偉哉。目榮本梁山樂薄，○樂，波澤也。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

張榮擊走趙懶

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見上卷聯舟入興化。今揚州府

興化縣。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秦州。今揚州府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

師與之遇見，金戰艦感上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

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子馘屬。

獲者，係且人曰俘？截左耳曰馘。五千餘人，撻懶收餘眾奔還楚州。今江南，淮安府退屯宿遷。今淮安府尋北

去，榮告捷於朝，遂以榮知秦州。綱張浚軍閬州。見六卷分諸將守川陝。綱夏四月，

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諡曰以慈感類。綱劉光世復楚州。○五月，作大宋中興玉寶。綱

張俊追敗李成於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綱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

州。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亦屬黃州府。大敗之，其眾數萬皆潰。會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

江西，岳飛與用俱相。札州，今河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

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

州。今江西南彈壓盜賊。綱六月，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隘大路，盡陷於金，

五州，及應州，和信州，龍州之方山原而已。綱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綱先是，下詔曰：「太祖

張浚殺  
曲端

吳玠王  
庶陷曲

相秦檜

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今陝西，平涼府。王，今其封久不

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太祖長子。玄孫令話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

絕絕（雲閒張氏曰）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於太宗也，雖以

見天仲高宗，幹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反丁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於前，而分注備載其實者，於以

烏呼，太宗雖若兄，而天其背負於太祖邪。綱目范宗尹免綱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

端。目浚既敗於富平，見上卷乃思端言，初，端謂金人難與爭鋒，皆謂其利無休也。萬一幸舉，後

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見上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斗起，必不利於公。

王庶又從而閒之。說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

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

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今四川

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命，○火

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

悵恨有叛去者，綱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綱以秦檜為尙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回、范宗伊既上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

贈程頤制略

我有二策，川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高：既有秦檜，則中興之業自此沒矣。**綱**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馬衰，聖人之道不行其傳，桓之身者，

？黜陟活心入夢，高明自符之學，可信不疑，而清鶴之似。自知學問又未，不足見於世，乃總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競走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起寢頹之者，以明上之所興，在此而不在彼也。**綱**

汪藻請脩日歷

長星見

以呂頤浩為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綱**復脩日歷。**目**翰林學士汗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歷，所以備言垂一世之曲。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綱**長星見。現詔求直言。**綱**冬十一月，李回罷。**綱**王

德殲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送行在。**目**青寇宣州。今江南甯國府。進圍太平。今江南，太平府。

劉光世招降之，彘復叛去，聚其黨於崇明沙。在江南，蘇州府，崇明縣。將犯江陰。見上卷第八。光世令

都統制王德討之，德執旗磨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會翌日，餘黨復索戰，謀

謀。今之細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

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見上卷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見上卷餘黨悉平。

**綱**以孟庾參知政事。**綱**金兀朮寇利尙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目**玠

王德破火牛

吳玠兄弟和尙原之捷

自富平之敗，見上卷第十收散卒保利尙原，見上卷第十一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

退屯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扼蜀，治四川成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

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

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在寶雞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

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折音舌。自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成，今鞏昌府，成縣。出散關，見六一卷三。約日會

和尙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

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括，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

起海角，粗，習也。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

餘萬，造浮梁，浮橋也。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博，逼也。

和尙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石號駐隊，兒矢連發不絕，繁如雨

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岔，慎以待之。敵

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鬻，剗本字。其

鬚髯，冉，平聲。○在頰曰髯，在頰曰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

兀朮亟鬻鬚髯而遁 駐隊矢

初置見錢關子

韓世忠平建州

李綱見綱鑑

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

願盡死力，故能成功。**綱**初置見錢關子，見時命張俊屯婺州，今浙江，華府。有司請

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錢鈔也。付樊州，召商人入中，以給

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權，見十四卷十一。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

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人又止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綱**

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目**初建州，建州，今福建建寧府。人范汝為作亂，

破建陽，今建甯府建陽縣。命辛企宗討之，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使，世忠副之，發

大軍由溫台，今浙江，溫州台州二府。路入閩，今福建省。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綱**富直柔

罷，**綱**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界，屬於豫。劉豫，屬於豫。

**綱**壬子二年，金大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綱**韓世忠拔建川，范汝為

自焚死。**目**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

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世忠初欲

盡誅建民，李綱，見七卷第七十。自福州，今福建福州府。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

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汰汝生罪而道之也獨取

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

討江西湖廣諸盜綱帝如臨安從石頤浩之請也綱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綱帝初

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廢至是復之綱三月河南鎮撫使翟宅與爲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

之綱劉豫將遷汴宋汴京今河南開封府以興屯伊陽山在河南彰德府林縣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

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談也興裨將支偏將也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

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乏食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

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綱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愛其才故檜引

以輔政綱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今江西南鎮目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

軍北向乃命頤浩開府鎮江江府頤浩辟舉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見五五

後軍及御前忠銳時分降盜崔增邵青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諫少軍司非樞密宗旨不許調遣崔崔趙延壽二軍從行

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躒楊沂中等皆隸焉綱劉豫徙居汴綱豫至汴尊

其祖考爲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斫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

呂頤浩  
開府鎮江

劉豫徙居汴



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

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綱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目盜曹

成，初陷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復陷賀州。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一據道

賀二州，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

「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在臨武。嶺，在賀縣。置砦。

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

成奔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

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汝也。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

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邵州，今廣西。寶慶府。道貴自郴。郴州，今廣西。西桂林府。桂

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綱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鄞園中興十議，故有是命。綱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見上卷第六。目元懿太子卒。

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

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

岳家軍

岳飛 飛 部將

學宗 賜 名瑗

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今浙江，紹興府，上虞縣。縣丞婁寅亮上書

曰：「先正謂范鎮也。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真宗也。也。」

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見六九卷二。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周書立政篇，今文字。父孫，儒子王矣。宜君宜王詩大雅，假樂篇經稷皇，宜君宜王。注稷種，敬也。稷皇，義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庶為諸侯，嫡為天子。遭罹離

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近也。者，椒寢見十二卷一。昔註椒房。未繁，前星

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

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甯徽宗年號。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濮，懿一弟。宗主親也。子孫以

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太祖陵也。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太祖也，謂太祖。在

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行賢德

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

心之望。一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太祖次子。後朝奉大夫子偁之子

伯琮入宮，命張婕妤見四二卷三。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見四四卷三。亦請於帝，乃復

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利州今江南，和州。防

韓世忠  
降曹成

頌戒石  
于州

胡安國  
時政論

禦使賜名綽。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于常州。今江南，常州府。王德追延壽

至康平。今江南，廣德，建下縣。誅之。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韓世忠招曹成降

之。目世忠既平范汝為。見上。旋師永嘉。今浙江，温州府，永嘉縣。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今浙江，處州府。信

徑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府。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

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以李橫為

襄。襄州，今江廣，襄陽府。郢。郢州，今湖北，廣武府。鎮撫使，頒戒石銘于州縣。目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

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綱翟汝

文罷，目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神，故

不得久居位。綱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十人

目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

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

都擇地必先設險。易坎卦象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

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科弊法，省官吏，皆恤

五者帝  
王能  
事畢

胡安國  
以海國  
音稱秦  
檜

胡安國  
論朱勝  
非

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

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政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

此，願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

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

中入對，以疾力力視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

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

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

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

醉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荀武，字文若，見二五卷第五。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

見上。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

禁門曰闥，刻為連環文，故稱。」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慶浙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

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

昌結好。勝非為相。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勝非為相。苗劉肆逆，苗傳劉正彥。貪生

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

計，帝爲去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詔敕也。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

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

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謂諷帝我聖躬禪立皇

了，及致復位。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春秋，有公十一年，九月，牙人執與勢仲，公羊尚：蔡仲

。其爲知權奈何？祭仲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從其言，則君

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察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是也。按左傳，鄭祭仲爲莊

公娶鄧曼生，昭公忽，宋大夫雍氏女妻於莊公，生厲公突。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

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先儒力排其說據外國春秋

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高宗年之失

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

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落職提舉仙都觀。秦

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用可，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罷（雲開張氏曰）

為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信矣！秦檜以金撻賴，縱其還，朝事多疑之。然亦不能見知其實。

公羊傳  
祭仲廢  
君爲行  
權

知人信乎其難

王居正疾秦檜之詭

王居正先覺

野後惟以言貌惑人，故高、信其忠朴。且初女國輕信游辭，方且為苟文若，况文若為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信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女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昏如此，則知人信乎！難矣！惜乎安國之昏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綱**以孟庾同都督江淮浙荆諸軍事。秦檜免。

榜其罪于朝堂。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

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

當著。衣增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

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

見上。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

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其禮語以是事。

及居正所言，宗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靜軒周

氏曰：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如游辭，尚稱其有才，正如苟文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覺者乎？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夫幾，而復以之為用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

，臣物有遠云爾。苟使檜之此罷，而終兵不用，則中興之業，豈不為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

**綱**彗星見。見赦，求直言。九月，韓世忠大

綱鑑易知錄 卷七九 南宋紀 高宗 一三

韓世忠 大敗劉忠

敗劉忠于蘄其。今湖廣，黃州府，蘄州。忠走降劉豫。目世忠自豫章見上第移師長沙今湖廣，長沙府。

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

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

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

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

破之，忠走降豫。綱王倫還自金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爲也，故特謹而書之。目倫既被留見七七

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粘沒喝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

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闕。止。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綱以朱

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綱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

使。目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

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

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見四二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

廷疑浚殺趙哲見上卷。曲端見上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

相朱勝 非 張浚治 關陝

不安綱冬十一月李綱至潭州今湖廣長沙府。湖南羣盜平。綱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

李綱目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鼎州見下八。

豐見五六荆今神寧鄂州，今德鄂資武昌府。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今湖廣，襄陽，漢陽，二府。相接，乃有恢復

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

福宮。綱召張浚知樞密院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玠同治司事。

綱癸丑三年金天會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目橫屢敗劉豫

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見上第鄧今河首曾陽府，鄧州。隨今在廣，德安府，隨州。郢見同州宣撫使綱金人

陷金州王彥走石泉。目王彥守金州今陝西，漢中府，興安州。金撒離離喝攻之。彥以三千人迎

敵而敗，退保石泉今漢中府，石泉縣。撒離喝遂乘勝而進。綱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

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目金人長驅趨洋今漢中府，洋縣。漢即漢中府。劉子羽

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郿縣東。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今漢中府，鳳縣。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甘，○遺去聲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

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

吳玠黃柑遺敵



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恐敵乃更

募死士由閒諫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而以闕苦隘反。○饒風諸軍不支遂

潰敵入汧州汧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

興元見上之西縣今漢中于羽亦焚興元保退大安今陝西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

興元至金牛鎮在漢中府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

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

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閒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

「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任守仙人關在鳳縣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日在

保寧府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

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

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今四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

金兵由斜谷在鳳縣北去撒離喝既至鳳翔今陝西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

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

楊政諫  
吳玠

據胡牀  
坐壘口

預徙梁  
之積

李橫傳  
機收復  
東京

岳飛平  
羣盜

岳飛仁  
將

有金兵預徙梁梁州，即見漢中府。之積悉。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

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

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

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

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綱**權邦彥卒。○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綱**

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見

復陷。**綱**夏四月，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燮會兵討之。未多，蓋人許年少者，爲之云云。

**綱**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潘致遠覆言，金再遣軍臣以取信，遂寢。王彥復金

州。見上**綱**詔李橫等班還也。師還鎮見上，林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綱**六月，岳飛討江

廣羣盜，悉平之。目時虔州，今江西贛州府。虔吉吉州，今江西贛州府。盜連兵寇掠江廣江西，諸州密專

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雲都今贛州府長寧縣。迎戰，躍馬馳突，飛磨

兵卽馬上擒之，餘黨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見上，密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曾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

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綱秋九月，呂頤浩免。○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

撫使。王瓌、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綱冬十月，李成寇襄鄧。

李橫奔荆南。今湖廣，有荆南府。成遂陷京西。京西，今京西。六郡。綱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綱金兀朮陷和尚原。見上。綱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一年。春二月，席益罷。綱三月，吳玠、吳玠

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自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

深入，且其地兵蜀涼，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見上。右之地名曰「殺金平」。

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

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路入

援，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

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

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數日，玠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

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

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見上。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

吳玠兄  
弟仙人  
關之捷  
殺金平

撞竿碎  
雲梯

吳玠功  
不在韓  
世忠下

飛渡江  
擒賊

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

翔。見上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此（雲間張氏曰）玠志，玠終不得逞，其志者

，以世忠到之於前，當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則凡此綱以趙鼎參知政事，綱張浚至臨安

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綱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事未行，已

而詔王似、盧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

以宿憾卒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見二不臣，遂落職奉祠，福

州今福建，福州府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見四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

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綱夏四月，徐俯罷與趙鼎議不五月，以岳飛兼荆南

制置使。目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

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

「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痛。李成遠遁，然

後加兵湖湘，見上以殄羣盜。」帝以語才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英屬幕府僚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綱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岳飛復襄陽等六郡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

聲大振，捷山，帝喜曰：朕素所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綱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

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准育子，

日出暘谷，浴於咸池。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見十四卷九。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

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

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怨望也。是時蜀士至

於釀強，入聲。釀，入聲。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

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

聰明之下矣望闕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批「雲間張

氏曰高宗出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鼎密一疏，擊其冬歲多疑，且其時病。夫以張浚之得，見十卷第十

音計。綱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表通問，時金人已乞議楊太敗官軍於鼎江鼎江，詔

岳飛移兵討之目王曦遣忠銳見上。統制崔增等討太於鼎江鼎江，師敗皆沒太

綱約白之說

疏鼎上

相趙鼎

召張浚

韓世忠  
大儀之忠

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今湖廣，常德府。社木寨守將許荃註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

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夔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

少者。**綱**九月，朱勝非罷。○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綱**以趙鼎爲尙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目**守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

「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綱**以沈與求參知政事。**綱**冬，十月，

詔韓世忠進屯陽州。今江南，揚州府。**綱**召張浚于福州。**綱**初，浚至福州。見上。慮金齊。劉豫必

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

親征，帝從之。喻樛。樛，謂鼎曰。「六龍」。謂天子也，易乾卦象傳，帝乘六龍以御天。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

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

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

路耳。張德遠。張，字。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

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浚以資正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貫

兼侍讀。**綱**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目**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

韓世忠  
給魏良

解音

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拆自斷短歸路。

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臺上聲良臣有詔移屯平江今江南蘇州府良臣

疾馳去世忠度譯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同眠吾鞭所嚮」於是移

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

兒孛堇見上卷第九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

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

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搃擊也人胸下斫斫斬也馬足

敵被甲陷泥淖開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

人而世忠所遣董旼旼民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今江浦屬縣之鷓鷓鴣口橋解元至承州

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二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

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淮水在揚州金人驚潰相楅藉藉藉溺死者甚衆捷聞

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建炎以

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

中興武  
功第一

趙鼎先

功第一。」綱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目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玘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後宮自溫州。今浙江，溫州府。泛海如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閒。閒。○乘閒處。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戶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見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批（



雲閒張氏曰：昔唐憲宗以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平淮頌，有曰：見此蔡，惟圖乃成；外彼蔡公之所以成，其

不能決自將之謀。噫！是役也，果出於憲宗之獨斷耶？亦惟裴晉公諸賢贊成之耳。今也，金兵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勸，則高宗

秦檜不去，則難乎其有成矣。**綱**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白豫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戮六師。

**綱**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喻樞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

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起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

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

身留領江。今江南鎮江府。以節度之。**綱**十二月，金人圍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岳飛使牛臯救之。金

兵敗走。**綱**魏良臣還自金。粘沒咄言當割建州以直，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輪軍，仍約良臣等再使。待御史魏良臣，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字代之。筋萬諸將力圖撲快，遂不復遣。○江，音

**綱**金兵自淮引還，目撻懶屯泗州。見上卷。兀朮屯竹塹。致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

幣約戰。世忠遣磨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

曰：「張樞密貶嶺南。」謂福州。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

有歸意。會雨。去聲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鼎

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載衣物車。遁。帝謂趙鼎

張浚視師江上喻子才之功

趙鼎  
宰相

李綱  
上疏

守備之  
宜

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丙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咸，上船，戰船，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

戰之

措置所當先

綏懷所當先

謀臣之

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見六六卷第四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力聲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益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莫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閒閒暇，則以利議為得

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猝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

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

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概可

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

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

一尺。往時自南都即南京，今河南歸德府，見七七卷三。退至維揚今江南揚州府，見七七卷第九。則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

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汴東之東之西也。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

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

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維，○儲備也。糗糧，積金帛，敵

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

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

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

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咨，○量見。使軺姍，○小車。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

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視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 卷八十

#### 南宋紀

#### 高宗皇帝

**綱**乙卯五年，金熙宗薨仍稱天會十三年。春正月朔日食。**綱**召張浚還，**目**命韓世忠屯鎮江。見上卷第九。

劉光世屯太平。今江蘇上平府。張俊屯建康。見上卷第九。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綱**

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亶，太祖之孫，合剌也。**綱**二月，帝如臨安。**綱**以趙鼎張浚為尙

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目**鼎浚相得甚驩，人

高宗亦  
成王之  
仁

司馬朴  
洪皓忠  
義

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樛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

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作太廟于臨安。侍御史張致

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

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閏月，胡松年罷。三月，張

浚視師潭州。今湖廣，長沙府。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見五卷據上流，恐楊太見上卷滋

蔓萬，○滋長而蔓延，左傳，隱公元年，無吏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各長沙府，醴陵縣。釋邑囚數百，皆太諜

之細作。者，結以文榜，俾招諸若，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夏四月，封周後

柴叔夏為崇義公。古居成王以上公之禮封微子於宋，堯人殺之於書。高宗此舉，是亦成王之仁也。其之公冊，其美可知。上皇卒于金。卒於五風城，見七八卷

第十。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

朱弁似在燕山。見七七卷末。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

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

在冷山。見七八卷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靴（史臣曰）

鄙分之步國也，特日私幸小吏，月心一偏，鄙斥正士，狎近諛諛，於是蔡京以環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兩作虛無，崇飾遊觀，剽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誣護，怠缺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且，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誇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時，嗚呼！

楊時為程氏正

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

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學鴻詞，主簿，聞時得程氏

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

「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

朱熹謂龜山見同，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

豫章一人而已。延平今福建，延平府，南平縣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

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常曰：「學之道不在多言，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

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洵洵

無甚可訾，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五月，遣忠訓郎何蘓

豫章先生幾虛

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延平先生

胡寅諫何蘓使

先上。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金本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

至一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高宗年號丁未，至紹興高宗年號甲寅，卑辭厚

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

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

阻幾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

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

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

效可考矣。適觀何蘓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

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利，未可遽絕。」

乃遣蘓行寅因乞外知邵州。見上第。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志也。今於胡寅之疏，而反譏之。可謂自矛盾矣。孔子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蓋以此耳。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綱封見上第。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綱趙鼎請以行宮新

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德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

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見上第，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見上第退

張浚自相矛盾  
老宗就資善堂



中興基業在是  
趙丞相  
實相副

岳飛副  
庭之捷

岳節使  
號令如

岳侯忠  
孝人

岳飛小  
圖定畫

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見上卷為利州見同防禦使。

賜名據實（雲間張氏曰）

趙丞相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克當之甚耶！蓋杜光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致天子，致天子非順德，順德莫先於致天子。此舉者，實見諸史冊，厥後多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曰：天惟式教用木，此之謂也。天豈遠其報於太親乎？

六年，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目飛奉命討太見上卷，而所部皆西北

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投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

足道？欲復遣子歸湖洞庭湖見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

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見同，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

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

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見同。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

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一見上卷諸

諸

除是飛來

會「浚許之。飛遂如鼎州。見上卷第八。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

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

誥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

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

舟迎之，斲碎。飛伐君山在洞庭湖中，君力山，昔嘗居此，故名。木爲巨筏，塞諸港講，○水，渠，去聲。○分派也。。漢水岐流也。又以

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上聲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

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

降。衆凡二十餘萬，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

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見上卷第七。。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

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批（雲間

張氏曰）武穆爲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鸞略，加之以敢，又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功成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爲首稱。綱秋，七月，

孟庾罷。綱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自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

張浚中興備覽

程氏易傳 三思齋 范冲舉 尹焞 張孝薦 李綱 蒙古

圖中原，乃自鄂岳見五六卷一。轉淮東淮水之東，淮水在江南，鳳陽府。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

及至，勞去聲。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

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綱十一月，徵利靖處士尹

焞見七六卷八。于涪涪州，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同蘇門人昇預，〇對至山

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奔蜀治四川成都府。至閬今四川，重慶府。普州。

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綱以李綱為江西安撫，置大使，自表浚薦其忠也。綱金

伐蒙古，目蒙古在女真木說，見六五卷一。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

夜中能視，以鮫交魚出南海，其形作鱸，無腿，有尾，今謂之沙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

兵擊之。

綱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綱韓世忠圍淮陽，金兀

朮救之，世忠還。綱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即引軍渡淮，旁符離今縣，故城在江南

，屬陳州。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迪與金將牙

，屬陳州。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迪與金將牙

張俊忠  
韓世忠  
錦衣驍  
馬立陣

非奪喪  
之比

此君素  
志

合亭堊見七八卷九。搏戰扼其吭岡，○咽喉也。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

兀朮與劉猷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

陣向敵遣人語去聲之曰「錦衣驍驍，○馬奇白色。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

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

今江洋治安府。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綱沈與求罷綱張俊會諸將于鎮江見上遣

張俊屯盱盱，○今鳳陽府，盱眙縣。韓世忠屯楚州綱張俊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

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

者世忠遣去聲以巾幟見二八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

通商惠工山陽自注遂爲重鎮綱夏四月起復岳飛曰京湖宣撫副使綱飛以

母喪扶櫬音也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綱許，則非奪人之喪，自奪其喪之比也。子不可以常

俛觀之，里矢織。書法之深意矣。綱六月張俊撫師淮上淮水之遣劉光世屯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岳飛屯襄陽

今湖廣襄陽府。楊沂中屯泗州今江南鳳陽府泗州。綱俊命光世屯合肥今廬州府，合肥縣。以招北軍沂中領精

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綱秋七月以陳

陳公輔  
石疏

公輔為左司諫，**目**公輔召還，見七六卷九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

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

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二經見七一字說見同上。詆

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安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

不治春秋，史記漢書載成敗安危，存亡得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

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見十九卷三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

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見六二卷十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

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綱八月，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目張浚奏：「東南形

勢，莫重於建康，見上一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

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

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今江南蘇州府帝從

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見上卷第四會與金議和，稍復

張浚  
秦檜

其官知温州紹興府。但屬浙江。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批

雲閒張氏曰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試恢復而聽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子不可獨罪也。高宗於檜榜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榜其死，信室失

斷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子子識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庶乎得其當矣。綱岳飛復蔡州。目飛累戰皆捷遣牛

皐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見四三卷七。

則太行。見七七卷九。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

齊。劉豫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今河南汝克其城。綱岳飛遣兵

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今河南，首陽府，唐縣。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見上綱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猷于藕塘，追麟至南壽

春而還。目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

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

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

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

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今直隸大名府，黎縣。以觀變，於是豫僉鄉兵

金蒲盧  
虎諫援  
劉豫

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今江陰，鳳陽府，壽州。以犯合肥。見上猊率東路兵，

由紫荆山在壽州。出見二七口以犯定遠。今鳳陽府，壽州。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今河南，汝甯府，光州。

以犯六安。今江西北，廬州府，六安州。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

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俊，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俊以為然，乃遣沂

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赴濠州。今鳳陽府。以與張俊合，及劉麟進逼合肥，

趙鼎曰：「今賊渡淮，見上三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

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俊，令俊、光

世沂中等還。杲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

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見上襄漢湖

摩，漢陽府。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

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

趨宋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

張俊將渡江

楊沂中  
稱塘之  
捷

擊將軍

斬以徇。行亦曰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眾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猷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見三五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綱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綱趙鼎罷。目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



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

「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見十一卷二。臨安。浚奏：「天下之事，

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

幸建康。見上。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

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

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屬浙江。鼎與浚為相，政

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

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哲宗初年。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曰：「

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御，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雲閒張氏

曰）

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志也。臣嘗考夫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略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秦始。是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令鼎又請高宗回蹕臨安，

里知鼎也。故違張浚之見，而自矜已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忿也。況與鼎好同魚水，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呂祉以順為正，有以致之也。獨不見廉簡賈寇之事乎，於時即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復，擇將任人，復父兄之大難，還祖宗之舊物，不王業偏安一隅，而專其盛然，勒諸鼎銘，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顧不律歟，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孺子，瑣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見其驕惰不恤國事，宰相非人尚可罷之，

况一鏡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罷」者，所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朝廷罷之也。綱目之旨微矣。

音廉簡，見六卷第九。綱折彥質罷。以

小元祐  
忠正德  
文

趙鼎自  
睽已意  
廉簡賈  
寇之事  
陳公輔  
之禁程  
氏之舉

張守參知政事。綱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目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一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去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焯、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綱丁巳七年。

金天會五年。

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綱以

張浚兼樞密使。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焉。

綱何蘓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目何蘓。

見上。

還，始知道君皇帝、甯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

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

今浙江嚴州府。

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

去聲。

墨臨戎。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子墨衰

紵。法言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裏而加紵。

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

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

見二三。

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

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

高宗終  
費何足  
取

岳飛論  
恢復疏

行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議也。高宗無恢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曰致喪三年，抑末也，意何取。

綱以秦檜為樞密使。綱三

月遣王倫如金。目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

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綱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

軍事。張宗元為參議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

太后。○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綱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

浚以張宗元監其軍。目飛自鄂身上海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

儼兵隸之。帝詔德儼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

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

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今河內懷慶府孟縣。陝府今陝西開成府。潼關今陝西。以

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

復，然後分兵溶滑。伊見七八卷二。河東。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

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

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儼兵隸飛，而

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治河南汝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

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擢安，入聲。○拔也。

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浚楊沂中如

何？」飛曰：「張宣撫張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

此軍哉？」浚艱然怒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

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

軍事，步歸廬山，廬山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雲開張

氏曰：嗚呼！天不以祥宋，有賊槍以扼武極之志焉。然觀方注師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

窺武穆。張文忌刻，殘忍人也。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綱目大書岳飛之終喪制，遂還廬山，

則其見幾明決之義昭矣。繼書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則其以私滅公之意顯矣。綱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目張浚薦安國見上卷。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

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

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二宗年以來，頤與兄巖及邵雍、張載，皆以

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曲加排抑，

胡安國  
諫禁程  
氏之學

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摛。其遺

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

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安國辭，遂復與祠。六月，沈

與求卒。綱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目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

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

奏言比者寢閣之命見本頁。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

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師直為壯，曲為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

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

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綱秋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綱召

淮西副統制鄭瓊赴行在，瓊以眾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時以王德為淮西宣撫使，鄭瓊副之。瓊與德素不相下，及呂祉還

朝，德瓊與祉，交誼於高郵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祉沂中為淮西宣撫使，劉瓊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琦又訟德，祉密奏乞罷瓊兵機，書吏漏語於瓊，瓊遂謀叛，渡淮降劉豫，執祉殺之。時有得祉括髮之高歸者，祉妻

呂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綱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目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去聲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制。○白日曰涕，自景曰洟。事無巨細，必以

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事無巨細，必以

武穆先

吳氏死

張浚  
張浚

趙鼎  
張浚

浚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  
 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  
 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亦罷。綱以趙鼎為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綱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目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欲遠竄之。會趙鼎  
 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  
 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  
 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治廣東廉州府。鼎留不下，詰旦。明也。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  
 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  
 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  
 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洛陽。永州。今湘廣永州府。居住李綱。見上。聞之，馳奏曰：「浚措置  
 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綱  
 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目初，焞被召。見上。以疾辭，范中奏給五百金為行  
 資，命漕臣至涪。見涪上。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今江西九江府。遂

退尹尊恬

留不進張浚言焯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即九江。守

臣疾速津送焯至建康。見上。復以疾辭。帝曰：「焯可謂恬退矣！」趣促召入見，命

為祕書郎，兼說書。綱張浚棄盱眙。見上。還建康。綱金人襲汴。汴州，今汴民臨封府，宋舊都也。見上卷三。執劉

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綱十二

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目倫還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

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砌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

迎梓宮於金。

齊，梁陳。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張守罷。目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孫，吳，宋

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

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

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見上卷二。綱二月，胡安國進春

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目自王安石廢春秋不烈於學宮，安國謂先聖

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

胡安國春秋傳

謝良佐  
稱文定

春秋傳  
為高宗  
而作

高宗無  
意中原

趙鼎薦  
秦檜

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

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

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

其身。雖數請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繫也

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去聲。人曰：

「胡康侯女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枯也。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靜軒周

氏曰：春秋，孔子之刑古，示白王之大法，寓褒貶之至公。苟非發明其隱微，何以顯揚其奧旨，左氏有博泛而不切

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以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喚起復讎之志，恢宏攘狄之心。詎可北面而事虜哉

？惜其蔽固已深，終莫能悟也。綱曰：書此，蓋深美之。**綱**帝定都臨安，**目**帝自建康至臨安，見七

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都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

海角，則炳炳烺烺苟安之意見矣。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讎，而偷

安於一昧也耶？直書定都**綱**三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綱**以秦檜爲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目**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

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



晏敦復  
先見

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

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綱陳與義罷。綱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目庶至淮。沿水在江南，鳳陽府。上遂移張浚下，張宗顏軍淮西。

治河南汝巨師古屯太平州。見七八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見上卷第八。泗州。見上緩急為聲援。

以劉錡軍駐鎮江。見三以固根本。綱五月，王倫偕金使來。目倫至會甯。今直隸，古盛京，奉天府開原縣。

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

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蒲虛虎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

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囊大議事。綱六月，賜衍聖公孔珣衢州。今浙江，凡五頃，以田。凡五頃，以

賜孔珣綱秋七月，見五卷見綱王倫復如金。今在許州，通許縣。綱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置一師，三公，三省，六曹，監院寺監等官。綱金以會甯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目會甯，即海古地，金之

舊土，初稱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甯府，改遼上京臨潢府。在今內府，遼寧省。為北京，

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今山西大同。南京大興。今直隸，大名府。中京大定府。見七五則仍舊云。

綱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目大中與趙鼎不主利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

賜孔珣  
田

秦檜薦  
蕭振

秦檜留身奏事

今日如人患癘

秦檜留身奏事者三

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

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綱**趙鼎罷。目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

子諤因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

諤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諤

出二佳士，不書黃。不草制者。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

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

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鼎乃引疾求罷，且言：「臣議論出處

與劉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見上五。入辭，言於帝曰：「臣去

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

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癘，雷，○瘦病也。

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灸也。砭，以石鍼刺病。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

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一**綱**以句飾龍。複制。如淵爲御史中丞。目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

畏首尾

左傳，文公十七年，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多持兩端，

見三十一卷七。

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

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

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

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

人句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

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綱金以張

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與土倫偕來。

先是，王倫使金，從趙鼎受

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

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

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秦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

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且

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迪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

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

句龍如淵爲秦檜謀

韓世忠四上疏忠

廉恥道  
喪三綱  
掃地

開不草  
國書

張議等  
十人  
極言不  
可和

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一不報。魏（靜軒周氏曰）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

不曰來聘，而曰來言。綱目略無隱諱者，罪宋也。高宗忘父母之大讎，信奸臣之欺已，排斥正士，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為名，縱復河朔陝西之地，得不償失，屈辱益甚。期來言而未來歸者乎？宋人廉恥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綱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曾開詔羣臣議

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廣州都鹽倉。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

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

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高麗本宋正朔，耳。」開曰：「主上

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秘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

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

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

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

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江、去聲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

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程、清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

李綱疏

胡誥疏  
抗諫和

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見上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要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慚，同慚，慚含反。〇慚，亦貪也。左傳：愾，亦貪也。公二十四年，狄人固貪慚，王又啓之。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賂宣，：前漢上董仲舒書：削，民日蹙。〇士字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誥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

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法○餌之也。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五見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五代，晉石敬瑭，臣事契丹。孫近傅附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

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  
武臣折衝曰禦侮，詩大雅予曰：有禦侮。 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

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門內，舊有藁夷邸。 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

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百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見七卷 甯能處

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今廣西平樂府。 給舍

給事中及中書舍人。 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今廣東廣都 鹽倉官興。今江西南常州府宜興縣。 進士吳師古。段、又二音 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

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今江西袁州府。 剛中謫和虔州。今江西贛州府。 安遠縣

皆死為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

日何所不至邪？」原言處不可和，上疏者七，參檜絀其說，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綱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

事。各檜既定和議，將揭仇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以籍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 綱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綱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大赦。目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

樓炤草赦文略曰「乃上穹。天也，天形穹窿，故稱。 開悔禍。悔罪日之禍才而轉而祐之，左傳隱公十一年，天其以禮悔禍於許。 之期而大

樓炤草赦文略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

吳師古  
胡銓

張浚疏  
諫和議

岳飛力  
陳和議  
之非

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

永州，見上上疏言：「燕雲見七六之舉，其鑿不遠，虜自宣和徽宗年以來，挾詐反覆，傾

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

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

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

下積愆，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

舜以來，人主奄忽也，又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見五卷。可以削平禍難者

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見上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

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憾也之，及赦至鄂

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河北、河東唾手燕

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啓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

隙，和議成，加例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



溫言獎譽。平聲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見七一卷第其暮。莫客。幕府之擬為賀表，璘愀

然。悚動之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

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綱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儂。鳥兵部侍郎張燾詣河

南脩奉陵寢，目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諫和議，忘讎辱國之罪，且

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內地，檜方自以

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

還，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儂等往，

檜以如圭不先自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綱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

不拜。目先是，資善堂。見上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

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

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利議為非，固辭不拜。綱以王倫為東京

留守。命倫受京綱以吳玠為夬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

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

范如珪  
秦檜

趙鼎  
尹焞

川宣撫使，陝西階成見上卷二。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

掖受命，**綱**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凡建遂、鳳州、渡河而去，移行營於大名府。**綱**以樓炤簽

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綱**炤至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承制以楊政為熙河

見上卷經略使，吳璘為秦鳳。見六七卷經略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見同經略

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綱**罷權吏部尚書

晏敦復，**綱**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誑也。誑○誘之曰：「公若曲從

兩府，引事樞密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

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見上**綱**五月，李世

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緱德曹州人，自是以來，世輔蘇氏九於推選極復，世輔年十七，歸父承旨出入行陣，金人留延安，授承旨父子官。承旨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輔固恩，乃嘗被用邪！會劉豫令世輔馬帥軍赴東京，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以計執金撤萬喝，欲歸朝，金兵追之急，乃縱之。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承旨，承旨即挈家出城至馬邈谷，為金人所及，家

屬三百口，皆走見。世輔角人，夏人問其故，世輔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抉首，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撤萬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揭榜招兵，行至麟州，吳玠遣詣世輔於長安，炤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

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綱**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綱**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

使吳玠卒，**綱**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

使吳玠卒，**綱**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李世輔忠義

吳玠將

孫吳見七卷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

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去聲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

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自富平之敗見七八，金人

專意圖蜀，惟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綱**士儂、張燾還自

河南，出燾知成都府。**目**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祖永昌陵而下，皆追發掘，而哲宗永泰陵至暴露。

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利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

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歲不可忘此賊。」帝黯然深慘。秦檜患之，出燾

知成都府今四川。**綱**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目**世將精神明悟，閑習

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大略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

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

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綱**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

○竟王訛魯觀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之，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大誅，以撻懶屬尊降不問。**綱**王倫如金，金人執之。**目**兀朮言於金

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

吳玠身當蜀衝  
張燾直言

胡世將不改吳玠之規

金人執王倫

之即遣介副使

具言於朝，會孟庚至汴。

時秦檜以孟庚乘其京留守

倫即解留鑰

解留守之職

將使指赴金

國議事，行至中山

今直隸真定府定州

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乃遣副使盛公佐還議歲貢

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於河間

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

見七八金人祕之，目金以撻懶杜充為行臺左

右丞相。八月，撻懶以謀反誅。冬十二月，李光罷，目光初謂可因利為自治之

計，故畧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利不可恃，

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檜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

遂求去。綱：蒙古襲敗金人於海嶺

金胡沙虎，將兵攻蒙古，擄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蒙古，胡沙虎，俱見上三。

綱書之，所以志金亡國之本。

# 卷八一

## 南宋紀

###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為司農丞，附秦檜，力贊和議，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

文殿大學士隴西

今陝西，編州府

公李綱卒。綱卒於福州

今福建，福州府

年五十八，贈

蒙古敗

李綱一世偉人

趙鼎

高宗誓不用張

劉錡順昌之捷

少師，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

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

為遠人所畏服如此。○（朱子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凶危，而不知其

有不可苟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舉力，彈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

曰）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純而小疵，李綱純乎，純者也。觀車變夫定都之議，與夫不能察憎之奸，蓋可見矣。 ○（雲間張氏

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撤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秦檜以

其言不讎。答也，詩大雅抑之。篇，無言不讎。甚懼，謂給事中馮檜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

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浚。向，獨慮君意。張浚。未測上意，然上意不可測。君其為我探之。」

檜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

曰：「甯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綱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

敗金人于扶風。今陝西，舊鞏昌縣。復其城，撤離喝走鳳翔。鳳翔，金人不取，璘方也。事得全師而還。○東京副留守

劉琦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初，錡赴東京。至尚口。見上卷。方食，忽暴風

拔坐帳，錡曰：「此惡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

將佐舍舟陸行，至順昌城下，謀謀之奇報東京已陷，因與知府陳規議斂兵入

城，為守禦計，乃實實家寺中，積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

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

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

錡募壯士五百，夜斫斫也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斃○盡

殺也。之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鞞鞞本

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鞞尖趨

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

大戰。」遲明猶黎明也，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名在陽州，太有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

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

閒暇，軍皆番休更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敵力疲氣索，乃出接戰，敵大敗。兀

朮拔營去，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既

而其皓見七八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燕山見上之重寶珍器悉徙而

直用鞞

浮橋濟敵

洪皓自金密奏

岳飛時  
京西之捷

田晟涇  
州之捷

耕夫荷  
鋤觀軍

夜又長  
易當

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

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綱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目帝則飛

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李寶等分

布經略西京諸郡又命梁輿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

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苦隘反，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

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飛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於京西綱

樓炤罷遣使諭岳飛班師時秦檜方上和議，公遣司農少師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綱閏月金人寇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

經略使田晟破走之綱岳飛收復南河州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目世忠使

王勝等復海州屬江南，淮安府。父老哀招，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

秋毫無犯軍之所過戈耕夫皆荷鋤而觀綱張浚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毫而

遁俊入毫遽還壽春目俊遣統制王德復宿州金守將馬秦降宿州屬江南，陽府。平

德乘勝趨亳州屬豫，前○故城在亳州。時麗瓊見上卷第五。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

至曰「夜又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

至曰「夜又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

壬夜又

進取。後不從而還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今山西潞安府。縛金守臣

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

夜叉。**綱**安置趙鼎于潮州。**目**秦檜惡鼎居越。越州，即紹興府。見上卷第八。信已，徙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

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

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干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

民○錢實也。謫官居興化軍。治福建興化府。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

度副使，潮州。今廣東潮州府。**綱**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目**秦檜薦次翁為中

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

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

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

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綱**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

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目**飛留大軍於潁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命諸將分道出戰，自

以輕騎駐郾城。今開封府郾城縣。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

岳飛郾城之捷



岳飛破拐子馬

岳飛奉詔班師

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

數戰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乖，上子馬萬九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

勿仰視，第斫酌，○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

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

騎突戰，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

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來至，貴將遊奔見七卷雲將背嵬見七卷戰於城

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

興會太行見上卷忠義見前兩河河北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又敗之於沁水，

遂復懷衛州見七卷。斷見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在開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

汴，飛檄或○檄陵臺令行上聲視並麻諸陵，葺治之。綱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

綱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綱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

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見五三相見澤潞見七卷晉見全

揭旗以  
岳爲號

待岳家  
軍來卽  
降

直抵黃  
龍府  
飲

十一日奉  
金字牌

絳見七七

汾見四

隰見同

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

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

見上

以南，金

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

治前對人各府

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

肉，刃傷

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

剛入聲，

亦不

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覲、崔

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乞

威，入聲

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

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

見七五卷第四

與諸

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

淮水，在江南，風俗野

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

還也

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與輜重

載衣物車

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

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

上言：「飛軍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

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

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

見三五卷第卜

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

得擅留。一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漢水在湖廣襄陽府。

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

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汴京日夜望

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

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

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見上卷，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

謝而已。**批**（靜軒周氏曰）：嗚呼！宋事至此，漫不可為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

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佞鬼力，三年克之，則不惟舊都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歸耶可清，而沙漠亦

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歎，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甫班師，河南隨

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嗚呼！困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尸，其欺君誤國，擗髮難數

，是則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違而前進，

則是有跽屈不臣之心，况十二金牌，一日送至，雖寸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於冊，則情之意可見。**綱**八月，貶祕閣脩撰張九成等官。

**目**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今湖南寶慶府。喻樛知懷甯縣，今湖南安化縣。陳剛中知安遠縣，見上卷，凌景夏知辰州，今湖南辰州府。樊光遠閩州，見上卷。學教授毛叔度，今四川嘉定州。嘉州，今四川嘉定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

張九成  
從楊時

秦檜  
萬世之  
罪人

書生叩  
馬諫兀  
朮  
書生至  
言

九成不  
苟安

王忠植  
死節

金封孔  
璠為衍  
聖公

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於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

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

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

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

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綱**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見上卷走還泗。見上卷金人屠宿

州。**綱**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諸大帥皆還鎮。**綱**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

經略使王忠植死之。**目**忠植本河東治山西太原府。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

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離喝犯慶陽今陝西慶陽府。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

將檄文。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今陝西延安府。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

撒離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見上也，為虜

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

「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綱**臨安

火。**綱**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璠為衍聖公。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即璠，遂封之。**綱**十二

予金而  
惜宋

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置屯田於中原，則兵民雜處，且耕且守，民無疑貳之意，兵有就餉之資，而中原浸不可復矣。特書曰：始所以予金而惜宋也。

目金既

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

始創屯田軍，凡女真

金本

奚契丹

東胡種名。

之人，皆自本

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

出師，始給錢米。凡田屯之所，自燕

見上

南至淮

見上

隴

今陝西，鳳翔府之隴州。

之北，俱有之，皆築

壘於村落間。

綱辛酉，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

王德復和州，兀朮自敗後留屯京

汴

毫

見上

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

攻陷壽春

見上

遂渡淮入廬州

今江南廬州府。

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

州

今江西九江府。

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

今廬州府，合肥縣。

趨歷陽

和州，今和州。

遊騎至

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請急擊之，以渡采石

見上卷第四。

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

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

在和州，舍山縣，小峴山西。

既而德又敗韓常於含山縣東，又敗兀朮於昭關，復含山及昭關。綱楊沂中劉

錡敗金兀朮于柘臯，遂復廬州。目劉錡自太平

今江南，太平府。

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

王德和  
州之捷

楊劉柘  
臯之捷

廣新橋

長斧如  
標而進  
此順昌  
旗幟

而廬州已陷，竒乃與關師古據東關。廬州府，吳縣其首。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

捷。兀朮以柘臯河名，在集縣西北。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竒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

陣。河通巢湖。在集縣西。廣二寸，竒命曳葉○拖薪，壘橋，須臾而成。遣士數家踰橋，臥

槍。鎗○犁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用帥中張子善諸

軍俱至。惟俊後期，竒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

「事常機會，復何待！」即與竒上馬先迎敵，折中繼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

進，德率衆禦。見七七卷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

而進。」虜遂大敗。德與竒等追之，又敗於東山。在江南鳳陽府時貽縣東。虜望見，驚曰：「此順

昌。見上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

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此走○遂復廬

州。綱金主親祀孔子。綱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在為○俊

使沂中救之，敗績。刀○建鎮，任歸建康，留備太平，沂中臨安。綱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今江南○

綱金兀朮渡淮北去。○孫近罷。綱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

張俊附 秦檜 岳飛 備楚州

龜山三 經義解 王居正 三經辨 二君有 功聖門

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從給事中范同計，乃有是命。  
**綱**罷二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見上卷 閱

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至楚州，俊欲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不悅。  
**綱**六月，

進秦檜爲尙書左僕射。○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綱**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時沂中賜名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

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綱**八月，罷知溫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

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

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

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

周禮，辨學二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綱**罷岳飛奉朝請。飛以自古雅不能害正也，然能害之於暫，不能害之於久。譬諸陰毒霧安能常蔽白日乎？昔也，龜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邪說盛行。二君之書一出，則王氏邪說遂沮。二君其有功於聖門也多矣。

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恨也。

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兀遺檜書曰：「汝

秦檜力謀殺岳飛

疊陣法

此古東伍令

朝夕以利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利議已

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方多俟高姓高

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見上斬見六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

山陽見上而不守乃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見十五卷第八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

諸州詔班師還鎮吳璘進兵拔秦州見上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視合兵

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

以長鎗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

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

俟其傷則更耕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殺也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

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

不能當也遂進次剡聲家灣時胡蓋習不視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

城謂璘必不敢犯璘先以兵挑之見五一卷三挑戰胡蓋出鑿見上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



吳璘  
吳玠  
駐馬

輕裘駐馬，器○數磨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

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

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見上郭浩復華州，屬陝西入陝州，屬河南矣。詔至，璘

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浩還延安，今陝西延政還鞏，鞏州，今陝世將惟

浩歎而已。兀朮議和，莫時久留於金，乃縶之歸以道意。綱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

議使，綱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目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

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

貴告飛，貴不肯，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雕

兒，紹○大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

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今江南鎮

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見上卷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

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俊親行鞫，鞫，鞫問也使憲

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

秦檜  
詔下岳  
飛獄為  
張俊為  
秦檜謀  
殺岳飛

兒

育淫盡  
忠報國  
四大字

士優救  
岳飛

真須有

告檜，檜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

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

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丞何鑄大理寺周二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

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釘字以背涅之  
○刺，音咸，「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裏，既

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

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

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子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

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

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見上本頁，○逗留  
，見二十一卷第上。爲言，卨喜白檜。卨又使鵬革等

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附會其獄大理卿薛仁

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儂鳥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

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

詣檜，結其買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

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綱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利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

金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

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去聲驢攜酒，從一二

童奴，縱遊西湖。在杭其府城西。以自樂，澹然若未常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願非忠之識過武穆，所謂鳥見弓而高飛，魚驚釣而遠逝，賊檜之勢可畏矣。綱十一月，范同罷。綱利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奉表稱臣于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

界，求割唐鄧。見六七卷第七。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

后，帝悉從其請，命鑄往使，鑄至汴。汴州，宋舊都，今河南開封府。見兀朮遂如會寧。見上卷第八。綱遣使割唐鄧商。見上卷第八。秦

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母之犬豕者，此高宗之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綱遣使割唐鄧商。見上卷第八。秦

綱日大書秦檜臣於金者，所以遺其萬年之臭也。人以南渡為中興，謬矣。綱遣使割唐鄧商。見上卷第八。秦

已暮，而飛之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

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今廣東廣州府。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

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傅附成其獄者皆進秩

酒 跨 驢 攜

此高宗之素志 秦檜殺岳飛

武穆忠孝

却名妹  
辭營第

論太平  
用兵

善以少  
擊衆

謀定後  
戰撼岳家  
軍難

洪皓見上。在金以蠟書以蠟爲丸，置書其中。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

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餽名姝橘美。遺之飛

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

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

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

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同腐。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

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

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

汴京。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見七九卷三。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

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見上。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

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

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見二十卷第八。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

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歸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宣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志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綱**王戌十二年。金皇統二年。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見上卷。爲普安郡王。目封崇國公璩。

見上卷。爲恩平郡王。**綱**詔諸州脩學宮。**綱**何鑄還自金。目初，肅毅至臨安，帝曰：「

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

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

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

稅之，庶彼有感。」勛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

曹鑄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

韋氏。**綱**三月放齊安王士儂于建州。本檜其孫。**綱**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

剛中代之。**綱**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册帝。金遣右丞相使來，以袞冕册帝。**綱**六月，何

鑄罷。本檜以鑄不傳會岳飛。**綱**秋八月，以方俟嵩參知政事。**綱**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

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方安，帝親德別宮。**綱**皇太后韋氏至自金。韋氏，顯肅宮。

劉光世  
不遠韓

綱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在樞密院 綱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 綱遣

使如金，沈與賀正，楊與賀正，金符契丹例，不與兩使使人，故併遣使，使知之。 綱冬十月，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

陵，以懿節皇后附。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 綱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綱進封秦檜為秦魏

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綱十一月，張俊免。目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

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

論之，遂罷為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見上 綱劉光世卒。目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早解兵柄，與時浮

沉，不為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綱徽猷閣侍制

致仕尹惇卒。目惇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

其正者，尹氏子也。」綱詔祕書少監秦熈。希 脩日歷。目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

孳子熈，養之南省。禮部 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

首，熈次之，歷官祕書少監。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熈領國史，自檜再相，凡

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耕 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己功，自領其事，使著作

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綱孟忠厚罷。目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

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罔也。未嘗親附。至是，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

罷之。

綱癸卯，十三年，金皇統三年。春，正月，作太學。以岳飛宅爲之。綱二月，作景靈宮。遺宮自温州，宗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設，吉處。

徽宗，及徽恭，徽肅二后，神御并永安焉。注音温州見七。八卷九。綱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目后開封，今河首開封府，

人，年十四，選入王邸。見四八。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

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

后亦以爲言，帝從之。綱王次翁罷。○六月，程克俊罷。綱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

朱弁還自金。發自書行人洪皓，張邵，朱自弁，還自金，烹不辱也。目自建炎號。高宗年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

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

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見七。距會寧八。見上卷。一百里。屢因謀。見上。者密奏敵情，且力言

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

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

作太學  
景靈宮

洪皓忠  
貫日月  
雖蘇武  
不能過

朱弁義  
不先歸

臥起與  
印俱

力拯整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

忘君雖蘇武見十五卷四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

和公張茂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臨安治今杭州府錢塘縣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

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實復以論

事忤檜出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邵被囚祚山見七八卷七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

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勵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

燕山見上卷一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金復徙之會寧見上及還入見除祕書脩撰主

管祐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

見七七卷末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

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問必死豈應今日覲記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

成兩國之好去聲蚤伸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僕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見同上蘇武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

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



豫且誅也。恤○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

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贊○謂寄生 食芻米也。遺去聲，饋也。以困之。弁忍飢待盡，誓

不為。才○解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

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

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

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

未兆。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

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

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而卒。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冬十二月，

金人來聘。賀正且也，自是歲知之。綱復置三館。自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食，太宗置三館，

見六四卷十三。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仁宗朝。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

才用邪？」

綱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樂平水鬪。水者，陰類。樂平水鬪，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災異雖多，然未聞水鬪者。此綱目之所特書也。目

樂平水鬪

書六經 刻石太 學石太 復置三 館

樂平縣屬江西贛何衝里田隴數千百頃自畝爲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

平地數尺不假隄防房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

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鬪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綱二月

万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高作桑翰放罷綱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綱國學

大成殿成司業高閔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見五二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

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閔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

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

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

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爲大恩論閣下目覩

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

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

欺罔孰甚焉高閔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屯否爻剝之時也。豈泰道之世乎？胡宏責之，何其當哉！綱夏四月初禁

野史綱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

初禁野史

胡宏移書責高

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禁之批（靜軒周氏曰）

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

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誣其惡之不暇，亦愚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於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竄錄，管蔡不能返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兩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昔尚馬逸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刊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絕天下之筆乎？書曰：禁野史者，饒倫之愚也。

**綱**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文會，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綱**閩

福建浙江大水目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燮

理見六七卷六乖盞同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鏐館客張伯鱗嘗題太學壁云「夫差

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見四卷十一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賦配鏐於萬安軍今廣東瓊州府

萬州伯麟於吉陽軍今瓊州府罷皓提舉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太平觀**綱**秋九月徙趙鼎於

吉陽軍目鼎在潮見上卷二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

請正建國公見上卷二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

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見上卷二邪謀密計轉相扇惑

以傲駮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

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見三

水國浙大

趙鼎謝表此老倔強猶昔

「綱」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目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

肉簡牌

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綱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目愿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為「肉簡牌」。

「至是論文會，遂代其位。」綱王倫為金所殺。

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為無罪，故其見殺，而不書金殺王倫，而書王倫為金所殺，所以明具有可殺之道，故金得而殺之焉耳。

以明具有可殺之道，故金得而殺之焉耳。

目余欲以倫為平州今直隸永平府。

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

「金協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綱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高宗與金虜，不共戴天，無時焉而可忘也。綱乙丑十五年，五年。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晏然百肆，則是忘親釋

怨，非人子矣。直書曰初，深貶之也。

綱夏四月朔，彗見五卷第五。

出東方，大赦。綱六月朔，日食。綱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儀夫人，子賢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填，並除直閣。賜三品服，頃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綱秋七月，放張浚。

張母

子連州。目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許氏知之，誦其父感紹聖哲宗年號。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

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

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

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噉臍。見四七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

之遂貶連州。慶廣東廣州府。居住尋徙永州。今湖廣永州府。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

今湖廣長沙府。與郡丞汪召錫共同察之。綱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藉田。見十一卷第八。禮目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

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飾法具如

鄉飲。見四八卷第五。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於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

瑞之奏日聞矣。綱秋九月金劉豫死。

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

李若谷罷三月以段拂參知政事。○何若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綱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桧惡之也。○見七卷三。綱秋八月故相趙鼎卒

于吉陽軍目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膠

米會降旨趙鼎李光。紹興十一年秦檜忌李光安在廣州復置廣州。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

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

行籍田

東方宿名，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

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而比於。」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

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

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綱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

金及蒙古和

召還，責其臨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綱冬，十二月，金及蒙古和。綱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

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見上卷通。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

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去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勃

極烈。見七五卷三。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

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書金及蒙古和，以見欲私者金也。蒙古拒金不屈，則見蒙古之浸盛，金伐蒙古不克，則見女真之漸弱，識者可以觀二國之興亡矣。

綱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熈知樞密院事。綱夏，四月，秦

熈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熈之遺父子共政也，尋加少保。綱五月，放浙東。治浙江，紹興府。副

總管李顯忠于台州。綱目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

奉祠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居住。綱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

樞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兀朮卒。

綱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綱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幹木之子，金主從弟也。

綱己巳，十九年。金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冬，十一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綱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目檜趨朝，殿

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鞫，托鞫罪也。

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磔，裂尸也。於

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綱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偃簽

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賀正也。綱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峽，州，責降

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目光在瓊。今廣東瓊州府。見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

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見七十卷。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

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幾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

堅除名。編管峽州。今湖南鼎州府夷陵州。於是胡寅程瑀。瑀，與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

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

施全忠

李光私

夏二子

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

州。今陝西榆林府寧塞縣。**綱**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至是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

呼後特絕。**綱**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盪喝等。夷其族。亮復忌之也。**綱**秦檜有疾。詔

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檜始朝。

**綱**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綱**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目**

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欽宗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收。伋唯唯。而

退。**綱**三月。金主大營宮室于燕。**目**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同之。密有

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即會寧。見上卷第八。僻在一隅。不若徙燕。即燕京。今直隸

府。隸順天。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去聲諸

路夫匠。築燕京宮室。一依汴京。見上卷第六。制度。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

華麗。**綱**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甯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目**世忠解兵罷

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

用。**綱**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綱王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伏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卷八二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二月金遷都于燕見上卷目金主自上京見上卷至燕京見同上初

備法駕下詔改元以燕列城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

京見同上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見八十卷八為北京而東京

遼陽府西京大同府見同上如舊綱冬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綱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

事綱秋七月張俊卒目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

錡見上卷第四附秦檜殺岳飛見上卷第六為世所鄙薄焉綱以敷文閣待制秦頊檜孫脩

撰實錄院綱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

金遷都于燕

加秦億少傅，封嘉國公。

**綱**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四月，施鉅罷。○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

院事。**綱**改岳州。今湖廣岳州府。為純州岳陽軍州。治岳州。為華陽軍。目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

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今湖廣武昌府，見七卷

三。於我州何與而改之？**綱**金汴京火。金主原有南侵之意，乃謀逸汴，遣完顏長海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綱**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目秦檜於一德格天閣。見上卷第九卷。書趙鼎李光

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

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見十卷第六。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

錫告宗室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

州。今福建汀州府。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贄。贄同。必有姦謀。詔

送汾令衿大理鞠。鞠同。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

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綱**以董德元參知政事。秦檜門人。**綱**冬，十月，徙洪皓於袁州，

未至卒。目皓居英州。見上卷第九。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今江西袁州府。至南雄。今廣東南雄府。卒。卒

金汴京  
火一德格  
天閣

檜病不  
能書

秦檜死

後一日，秦檜死，皓久在北庭。見上卷第七。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

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臣。聞者悼之。**綱**進封秦檜為建康

郡王，加其子禧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目**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淚

而已。禧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預帝還宮，命沈虛中

草檜及禧制，並令致仕。是夕檜卒，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利誤國，

忘讎教也。如○敗也。倫。書洪範篇，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同列

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

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開門

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

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目**（朱子曰：）綱鑑之詞，賢才並用，紀綱

之弊，蓋十八九，庸人少其奸謀，謀以出言計，而帝有李檜，斷自虛庭，實以其聲權交藉口，據其眾說，發其正氣，使和

議窮然以定，而不可破，主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始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

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  
末流之弊，皆君後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不足只償也。  
**綱**黜秦檜姻黨，十一月。  
二十二年，三月，綱鑑上  
**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綱以魏良臣參知政事。綱

寶梁勛  
而下詔

張綱篤  
守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

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擊卒。

綱丙子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二月魏良臣罷。綱三

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綱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綱竄東平進士梁勛。于

遠州。目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州軍而

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

變也。

定議

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

浮誕，不根之言。

以惑眾聽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典

憲。綱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右僕射。

夜

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

事。目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

視

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

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

檜遂信任之。綱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靖康帝卒于金。綱秋七月彗

見

五。

卷第

出井詔求直言。綱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目綱初為給事中，以

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

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綱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月復安置

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

見上卷第九。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

心慕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必欲殺之。檜

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

今江西南昌府。

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

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高居

相位，尤不厭

燻入聲。服也。

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

言。沈該、万俟卨、高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閒者，皆笑其狂。臺諫

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或遠方生患，復

安置永州。

綱丁丑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万俟卨、高平。○夏，六

月，以湯思退為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

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湯鵬舉免。

綱戊寅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秋，七

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金上以通為謀下，議與兵南侵。

綱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初，剛中

張浚上  
疏極言

金讓南  
侵

金營汴

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搜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治四川成都府。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綱**冬，十月，金營汴宮。

**綱**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綱**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

道夫知綿州。今四川成都府綿州。**目**道夫使金還，具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

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

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綱**

六月，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綱**八月，召監潭州南嶽

廟朱熹，不至**目**熹徽州。今江南徽州府。婺源。今徽州府婺源縣。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

疾亟，屬祝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押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

舉進士，為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同安。今泉州府同安府。縣主簿，罷歸，聞延平。見八十一卷一。李侗學於羅從彥，

三人學有淵源

徒步往  
從李侗  
學以居  
敬為主

潛鈔默

一意下  
學力田  
藥生精  
溪先

草堂讀

白水先  
生

得伊洛二程之正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

築室武夷山存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

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

學見八十一卷五。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鈔抄本默誦夜以繼日聞許陵今四川重慶府涪州譙定

受易學於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志○染也」故不有見惟學

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

旦揖諸生歸崇安見上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

祕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

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

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

去聲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給○見七卷一仲

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今福建興化府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

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

不遠復  
三言  
屏山先  
生

范如  
仁宗  
徽名  
朝名  
章臣

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二言，俾俾之終身。不遠復，謂熹之未遠，能復於易也。易復於初，九，不遠復，无咎悔，元吉，繫辭下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存，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學者稱爲屏山先生。**綱**九月

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皇太后聿氏崩。八十，諡曰顯仁。**綱**冬十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綱**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綱**二月，以普安郡王瑗

爲皇子，更名瑋。委進封建王。**目**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

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尙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

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謂普安，恩平二王也。見上卷第六，邸見上卷第七。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

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見六一卷三。提點刑獄范如圭掇端，入聲，○深也。

至利嘉祐。真仁字年號。聞名臣奏章。仁宗無廟，大臣請建儲疏也。凡二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

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加恩平郡王玠開府儀同

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綱**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

倬參知政事。**目**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見八十一卷下。簿。主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爲憂，倬策



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今浙江紹興府教授。檜死，倬知惠州今廣東惠州府。陛辭。

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帶也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情慰諭，目

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

之。**綱**八月，賀允中致仕。**綱**九月，以李寶為浙西浙西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

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上聲乃授官，令於平江今江蘇蘇州府督海

舟捍禦。**綱**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目**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

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

奉祠。**綱**初行會子。**目**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如交子，關子之類，交子，見六儲見

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見七十遂通

行諸州。

**綱**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薨，大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綱**風雷大雨。去聲雪。

**目**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雪，其辰大雨雪。孔

子以八日之閒，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閒，一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

初行會子

汪澈天變疏

姦萌，戚屬無乖刺，辣○戾

而又無女謁。女人請託也。

之私，意者殆為去聲

夷狄乎？願陛下飭

大臣，當謹於備邊也。」

**綱**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目**禮部侍郎金安

節言，熙寧元豐

俱神宗年號。

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

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

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綱**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綱**以陳康

伯朱倬為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以吳拱至襄陽府。**目**先是，陳康伯以

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

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

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安

傳幸闕

福建蜀川

人情洵洵，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

今湖廣襄陽，漢陽

二府

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

見上

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

之拱玠

見八十卷十一。

之子也。**綱**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

立馬吳山第一

喪。目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

馬於吳山。在杭州府治南。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簽

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節。端午為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見

宋主，即面數上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

將親詰之，且索漢漢水，在湖南襄陽府。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

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

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

復曰：「趙桓欽宗名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

綱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綱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

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各路軍馬。綱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綱金主大殺宋

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餘人。綱八月，宿遷今江南淮安府宿遷縣。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

知州事。目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即淮安府。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

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今淮安府安東縣。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

金遼都子沐魏勝起兵復海州

一人金知海州屬淮安府。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

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

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

之，勝殺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見四二卷二。如故。綱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九月，

遂大舉入寇，目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明以言諫之，亮不悅，尋弑之，遂分諸道

兵為三十二軍。九月，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眾六十萬，號百萬，氈帳

相望，鉞見四一鼓之聲不絕，李迪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見八三卷二。入淮東，

遠近大震。綱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綱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

隴。俱見五九卷八。洮見七四卷末。三州。綱劉錡遣兵復泗州。屬江南鳳陽府。綱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人王友直起

兵復大名，遣使入朝。目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變也盟，乃結

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注直隸大名府。

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為十

三軍，置統制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

王友直忠義

朝奏事未幾，自壽春

見上卷二。

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

見上

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

今江南海安府。

以拒之。金人立

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

金東京

見上

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

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

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懼，謀於其舅與九少尹、李石、石勸

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

惡數十事。

劉錡將王權軍潰於昭關。

見上卷第四。

錡引還揚州。

見上金主亮入廬州。

見同上，○機自

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

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

杭

海避敵。康伯

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民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

越州，今浙江

紹興府

趨閩

閩州，治福州府。

者，密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

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

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

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王權退屯采石。見上卷金主亮入利州。見上綱李寶大破

金人于陳家島。在山東萊州府。在東萊州府。在膠州南海口。殺其將完顏鄭家。綱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於阜

角林。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大敗之。綱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殿中待御史陳俊卿上疏，

極言浚忠盡。見五四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今江南京。帝府。浚至岳陽。今湖南岳陽府。買舟，冒風雪

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燄漲。天慎毋輕進。浚

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乘輿見三卷二。遂乘小舟徑進。時長

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綱編管王權於瓊州。今廣東瓊州府。以李顯忠代將其軍。綱金

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綱虞允文大敗

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綱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

一羊一豕投於江中，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

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今江西南太平府蕪湖縣。迎李顯忠交

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

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

張浚赴君父之急

虞允文采石之捷

虞允文 將略

時俊揮 雙刀出

虞允文 識時達

曰「金帛告命，見七二卷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

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傍也東

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謂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

操小紅旗磨數百艘，搜○船之總名絕由渡曰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

也。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

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秋船衝敵舟，皆

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屬河南汝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

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石大敗之。金兵還和州。見上

會報曹國公已卽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見三五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

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率其軍趨揚州，雲間張氏

曰：「或曰：虞文之敗金人也，何其成乎？若是之速哉？曰：允文之識時達權，岳武穆之所不及也。况亮已知雍爲國人所

欲勝，而心實孤焉。况亮以食家婦處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之肥水，周倫之赤壁，劉琦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倫，劉琦，宿將也。允文，書生

書生優  
於宿將

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矜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  
○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謝玄，見三三卷第八。周瑜，見二六

卷第六。劉琦，見上卷一。

**綱**劉琦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目顯忠至

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今江南鎮江府。無備，我當往。

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

在江南江府六合縣。造三牕，暫，入聲。牕，以版蔽水也。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

皆集京口，凡二十萬。允文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

且謁劉琦問疾，琦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

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為招討使。

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雲間張氏曰：）劉琦為將，無瑕可指，世稱張韓劉岳之

之劉，即庶乎得其實矣。張韓劉岳，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綱**金主亮為其下所殺。目亮至瓜洲，居於金山。見七八卷九。

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

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詭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

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

一大功出  
一儒生

張韓劉  
岳



懼，欲亡歸，乃決計於都統制耶律元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

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詰旦明也，元宜等帥

諸將以衆薄也，亮營，遂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

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皆北還。十二月，成

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康，張浚至建康見上。卽具行宮儀物，請

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拜迎道左，衛士見浚，莫不以手加額。浚起復

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金主雍入燕見上卷末。

綱王午三十二年金大正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

棄疾來朝。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自稱

天平節度使，治東平。使以齊州今山東濟寧府。歷城今濟寧府歷城縣。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

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見三三卷二。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金主雍遣使來

聘，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出諭宋國使，且告卽立。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允文還朝，帝慰籍

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見七六卷九。及是，陸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

張浚風采隱然

棄疾來歸

虞允文裴度

允文  
請恢復  
中原

劉錡有  
儒將風

洪邁使

洪邁不  
愧乃父

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

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帝還臨安。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分兵

守利尚原。在寶雞縣西南。金人走寶雞。楊椿罷。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穆。錡慷慨深

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

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借錡

以疾不能成功，恨而沒。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

國送臨安斬之。謂授疾江漕判官，疾疾臨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金高忠

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

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

使。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

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

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圖書不如式，抑

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

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金尚書不可，乃遣還邁。皓見上卷第七季子也。

**綱**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綱**金人復攻海州。見上鎮江今江蘇鎮江府都統張子蓋及

魏勝大敗之。**綱**金追廢亮為海陵煬。恙王。**綱**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存。

**目**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見上不勝其憤，及帝下

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

為去聲草奏請扈。戶〇侍從也。蹕見十一卷二。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

今江南京甯府，即建康也。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

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昀。孝宗之在藩邸，而其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有得於范冲、朱震、尹尊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烏可不以端人正

者，而預養其本哉？注二，尹尊見八十卷三。**綱**罷二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營殿前衛司，吳拱主管侍衛少軍司。**綱**六月，

追封子侂。見七九卷三。為秀王。諡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綱**朱侂罷。**綱**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

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批**（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

交則有餘，撻風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以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弄影辭，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末世之讖，悲夫！**綱**帝朝

高宗付託得人

孝宗直氣凜然

太上皇於德壽宮。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綱**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曾觀幹辦皇

城司。二人宰滄州內知客。尋以天不許，自是月四朝。**綱**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目**監南嶽廟。南嶽，衡山也。在衡陽衡州。

府後山朱熹上封事。密奏也。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

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

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則不可和也。明

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

脩政攘夷之外，孑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

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

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

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

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綱**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目**帝

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

朱子  
封事  
帝王之  
計  
脩攘之

本原之  
地  
張浚  
手書召

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帝

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

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見七六以

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建王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見上瓜洲。見上浩

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於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見上浩

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魏公之遇孝宗，可謂愛知於上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

孝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其魏公之謂乎？綱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目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

可過寶雞。見上北不可過德順。今山東濟南府德州。順州，今直隸順天府順義縣。若兵宿於外，去川口。蜀口

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下余鳳等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

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

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

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今江南太平府

史浩 汴  
張浚  
官岳武  
人 穆孫六

虞允文  
諫棄三  
路

今日有  
八可戰

綱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

元帥，紇石烈志甯副之。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見上節

制諸軍，復令志甯駐軍淮陽。見八十卷三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

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見五十一卷三十二月，詔宰相復兼

樞密使。綱詔吳璘班師。詳議章路，詔璘班師。

孝宗皇帝 名睿，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秀王稱之子也。母張氏，生睿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無子，睿爲皇

太子，受禪。在二十七年，復內禪壽六十八歲而崩。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無繼可乘，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

綱癸未，孝宗皇帝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綱吳璘還河池，金人遂

陷新復十三州軍。目璘得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

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

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見上卷第五。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

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見七六卷二。熙河。見同上。永興。治陝西西安府。三路

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綱以史浩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倚魏公  
如長城

辛次膺  
直言稱

綱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目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先

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棫字敬夫號有軒赴行在見三三。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見上。以動中

原之心用師准壩軟，平聲。○需岸邊地。以為吳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

「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棫以少

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見四一。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

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

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綱二月黃祖舜罷。綱三月以張燾參知政事。

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目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

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悲。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

成閔之貪饕酒○饕貪財也。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

下蹙也。委是之渡江已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綱金人以書來求海泗俱見上。唐

鄧商俱見上州之地及歲幣自漢滿等使，魏大，唐自，市對縣，唐場中盛繁。綱張燾罷。綱夏四

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

幸建康。見上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

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

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

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

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

宏淵亦獻擣虹縣。絳，屬江南風陽縣。靈壁。今鳳陽府靈璧縣。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

州。即鳳陽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

狀，始知不由三省。浩因奏言：「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

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

府。屬浙江。李顯忠復靈璧，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顯忠自濠梁渡

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見上卷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



李邵二將不協

招撫真軍關西將

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

降於顯忠。綱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目顯忠兵傅宿州，城

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顯忠初為真真

關西將軍，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故稱。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

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遂復宿州。中原震動

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

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

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帝率羣臣詣德壽宮

上壽，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綱李顯忠邵宏淵之

師潰於符離，目紇石烈志甯自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

李撤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

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

李邵符離潰

汴州，今河南開封府。

今河南歸德府。

石

汴州，今河南開封府。

京東，今河北大名府。

治而隸大

現

綱

綱

綱

綱

入中節度，錢真為帝。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暈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

鬪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

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

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見八十卷三。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

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見同上。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今江南鎮江府。

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見上第。撫將士，遂還揚州今江南揚州府。上疏自劾。六月，

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綱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今江蘇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

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見九卷第十。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

之。」浚乃大飭守備，帝復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

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劇入肘喻為人所牽制也。掣，引也。劉向說苑：魯定公字子賤為單父令，子賤。

借善書者一人，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殺，單父化盛行。」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

帝覽奏，謂浚子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

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

醴泉觀使，奉朝請。

見十五卷第八。

而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

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

今四川順慶府。

團練副使，筠州。

今江西瑞州府。

安置，而邵

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辛次膺罷。○次膺

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

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

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

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秋，七月，以湯思退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

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浚後無名，使浚自効故也。浚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

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訖石烈士甯以書貽三省密

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

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

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

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緩也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俱見上第八等州乃正隆。金主亮年號渝盟之後，

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殘也瘵。瘵，病也之餘，恐未如

數。仲賢陛辭，帝敕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

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

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綱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綱十一月，盧仲賢還，

有罪除名，遣番議官胡昉如金軍。自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

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夫聲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

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

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聞其擅許

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見七九卷三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

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

陳良翰  
諫遣王翰  
之望

張浚上  
疏力辨  
其失

入朝，因奏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當追使人罷和議矣。綱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目陳康伯等以和金未決，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靜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戲劇？」極劇也。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金主完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

賢奸並相

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

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福

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綱以朱熹為

武學博士，既而罷之。目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見上第今日所

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一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

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綱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尙書左右

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目（靜軒周氏曰：）罷康伯而相

子小人之不能並立也。以思退張浚為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共  
政也，後書罷受判福州，此其險耳。嘗吾無病，謂之何哉？

### 卷八三

#### 南宋紀

#### 孝宗皇帝

綱中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目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

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

張浚視師 金軍退

張浚忠義 著

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

從宜措畫。**綱**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目**湯思退陰謀去浚，令王之望等驛

奏「兵少糧乏，樓櫓城上望也。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見上卷第八。非計。」帝

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見上卷第九。為戒，早決國是，為

社稷至計，乃詔浚行。上聲 巡視也。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

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

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見五十三卷三。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第十。諸軍弓矢器械

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協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

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見上卷第九。契丹遼水

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綱**（靜

軒周氏曰）張浚志矜勝之非，可謂金石。至今以為深遠，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以去年夏，書張浚使

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金

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屢逼，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綱**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目**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見二三卷八。且費國不貲。吝也。浚乃請解督府，

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治山東濟南府德州。使

判福州今福建福清府。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視不當使去國，

皆坐罷。綱秋七月，洪遵罷。綱撤兩淮邊備。湯思退念以和好之成也。綱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

魏公張浚卒。綱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

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

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

聞者聳然，行次餘干今江西饒州府餘干縣。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枸，曰：「我嘗相國，不能恢

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在湘廣衡州府衡山縣。足矣。」數

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

綱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綱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綱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

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

張浚有社稷大功者五

，謂浚以立國基，凡以琦以保全，當多難以安江左，中似以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壽之敗，其喪師堅利，亦不下高平。誰，豈可以一書而掩其大德乎！

音 曹彬，見六五卷第四，嘗過也。左傳：且吾不以一書掩大德。



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祀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

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

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輿櫬。見二九卷三。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見三一卷三。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

婦人也。」不聽。綱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綱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

辭不行。乃以揭存中為同都督。綱冬十月，賀允中罷。綱詔輔臣晚對便殿。目詔曰：「朕每聽朝

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閒入對便殿，庶

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綱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

死之。楚州陷。目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協和金僕

散忠義等，遂議渡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與紇石烈志甯分兵自清河口。在江南淮水。府清河縣。以犯楚

州。即淮安府。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

泗州。即陽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經〇覺境。突也。

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甯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

魏勝淮陽之敗

魏勝死

張觀等  
伏闕  
書

魏杞  
正禮  
而敵國  
還

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

兵為殿，顯夫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以楊存中都督江淮

軍馬。綱湯思退以罪竄永州。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今廣永

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

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等，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

王十朋、虞允文等，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今江西廣信府聞之，憂悸而死。綱復以陳

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

書院事。綱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

中簽書院事。

綱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為高麗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使司。二月，

陳康伯卒。綱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綱魏杞還自金

始正敵國禮。目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見七八卷二意，北朝用兵，能信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

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帥府罷兵分戍。思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

藉甚厚。綱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綱秋八月，立鄧王愔。奇為

皇太子，大赦。愔帝長子。綱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事。綱錢端

禮罷。太子愔夫人，端禮女也。不得已，引嫌奉祠。綱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尙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全大定六年綱丙戌二年，春三月，洪适罷。○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五

月，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費簽書院事。綱秋八

月，林安宅免。○冬十一月，甯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十二月，以葉顥知樞

密院事。綱以葉顥、魏杞為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

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目先是帝猶鞠戲。鞠，鞠之戲，見十四卷。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

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

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綱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目議者言：近以宰

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

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綱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治紹興府總管，曾觀為福建總管。中書舍人洪邁

綱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綱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於後苑。綱夏五月，太傅

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目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

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

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

此孫武子，戰時孫臏也。史記孫子謂田忌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覆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

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

心怠矣。」尋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綱六月，皇后夏氏崩。諡曰安恭。綱秋七月，太

子禧卒。諡曰莊文。綱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闕丘，雷葉顛魏杞免。以郊祀而雷出非時也。綱以陳俊

卿參知政事，劉琪拱同知樞密院事。目琪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

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

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虞書：達四聰，言廣四方之聽，

劉琪知高帝

以決天下。而左右私昵。銀，入聲。○昵，親近也。商書，官不及私昵。

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

羨餘利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

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

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

帝稱善，遂拜樞副。琪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觀望琪言，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業者，無如琪也。

綱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一月，以蔣芾為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

王炎簽書樞密院事。綱秋，八月，劉琪罷。目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

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琪。陳俊

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綱冬，十月，起復蔣芾為尙書左僕射，以陳俊卿

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綱大閱於茅灘。目帝親御甲冑，指

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綱十二

月，召建甯布衣魏掞。目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

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

大閱茅灘

淮鹽兩  
屯田

下邪正爲要。一招除太學錄。時將釋奠。見四二卷四孔子揆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

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

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

遂罷爲台州今浙江台州府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綱己丑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目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

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和州今江南和州各屯三萬人預

爲家計仍藉教之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

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

且以陰制州兵頡頏見七六卷第五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

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壁○舉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見上必

爭之地待敵至而後決戰使民各守其城相爲犄角見七六卷第八以壯聲勢帝意亦

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綱二月以

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綱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

陳俊卿  
諫騎射

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

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綱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日以射弩

弦斷目傷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

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

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懾於千萬里之遠，尙

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綱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綱秋八月以陳俊卿

虞允文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綱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

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

人。每接朝士及牧守，州牧郡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

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綱庚寅六年，金大元夏四月，罷吏部尙書汗應辰。綱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

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贊石池，以水銀浮金鳧，符○堯，才魚

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尙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

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

水銀浮  
金鳧魚

材館錄

金大元

符○堯，才

魚，如鳧

符○堯，才

魚

民○錢

錢二

百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見上卷然水銀實非買

應辰家也。綱五月，陳俊卿罷。目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

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

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旨，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同

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見上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

夷，泛使不可輕遣。綱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目求陵寢地，及更

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

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

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

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

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搢，插也，謂插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

左右以笏搢也。標，擊也起之成大屹銀，入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

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去聲再成，界

范成大  
歸全節而



河山而如舊緘。

○函

音遽至，指鞏。

今河南河內府鞏縣。

洛。

今河南府洛陽縣，皆汴宋陵寢地也。

以爲言。旣云廢祀，

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

謂棺也。

亦當並發於

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

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

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

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

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

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

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

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

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

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卜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

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

二事皆無成功

南軒老  
成謀國

家法遠  
過漢唐  
作敬天  
圖

越次立  
光宗

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觀南軒備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綱以梁克家參知

政事。綱冬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目遣雄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

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

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綱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目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

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

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綱帝作敬天圖。目帝謂輔臣曰：「無逸

周書篇名，見三卷二。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尙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

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

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綱二月，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

愷爲魏王。目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己，越次立之，

而進封愷爲魏王，判甯國府。夏江南。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

於文王世子禮記篇名。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

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谷、國子司業，兼太子

侍讀。前書作敬天圖，以見孝宗俯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兼陶之，以見孝宗教了之法明。修身教了，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遵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目

說妻胡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

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說，說曰：

「宦官執政，徽宗朝童貫。自京黼蔡京，王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

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

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綱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

安尹。綱五月，起復劉珙為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目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

禮，祠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

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以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見六十卷第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

孝宗  
之子  
之法

張栻  
試用  
張說

劉珙  
起復  
疏

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

體國，其敢噤禁口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

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

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見二卷第四士卒方飢

寒竊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略如此，而乃外招

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

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匈奴掃穴，

在反掌閒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

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升言者，惟陛

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疏之言，則知其才識之高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之？綱秋，

七月，加王炎樞密使。

綱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

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綱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

劉琪聖賢之徒

說欲伸前命，故出棧知袁州。

今江西袁州府。

棧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

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進賢退不肖，宰輔之職也。今九文進張說之不肖，而退張試之賢者，則願

倒是非矣！其如札業何？嗚呼！文文所行者此，世有虧於向之事業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付子戒焉。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

衡等四人。目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

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詔教也。帝詔翰林學士王曠炎上草制，權給事中姚

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綱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

密院事。綱秋七月，以曾覲為武泰節度使。綱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目帝命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入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

報，而甲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

封雍國公。

綱癸巳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復

伏鄭聞

簽書院事。綱冬十月，梁克家罷。○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

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復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綱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贈太傅諡忠肅命鄭聞代爲宣

○摭綱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綱秋

八月張說免帝廉知其狀問也綱以楊倓說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鄭聞卒○十一月以

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綱十二月

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夏爲四川宣撫使

綱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六月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使○秋八月

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中議使九月葉衡罷綱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公諡忠

○節綱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綱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綱六月召朱熹爲祕書郎

不至目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

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見上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

熹操行耿介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

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

金設學養士

朱子不應改官之命

見上卷

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

治江西南康府

再辭不許

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

政多所全活閒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老峯

下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隱此洞中嘗養一白鹿以自娛故名書院概自南唐

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綱湯邦彥有罪流

新州邦彥至金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綱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

事○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綱丁酉四年

金大定十年

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綱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綱戊戌五年

金大定十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

取士

廓然請禁安石之說得安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頤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頤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然知愛惡而不能善愛惡之道者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目未

幾祕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

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程氏學也飾怪驚愚外

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

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綱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

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綱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目時曾覲王抃

陳俊卿  
過闕入對

李顯忠  
父子破國  
家殉國

朱子疏  
略

便便甘昇便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今福建

赴建康今江南江甯府，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

等事。且曰：「去國十年，乾道六年俊卿罷，判福建。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

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覬抹之門，十才一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

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怪朝

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綱**以范成大參知

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

卒。**目**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見八十卷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

遭廢黜，符離之役，見上卷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

像閣下，卒諡忠襄。**綱**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

臣參知政事。

**綱**己亥，六年，金大定十年夏旱，詔求直言。**目**知南康軍。見上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

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



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平聲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嗚呼文

公一疏，切於時病，深中孝宗之膏肓也。孝宗讀之大怒，是何說。疾忠諍之甚邪？宜！凡希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綱** 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年。春，二月，魏王愷卒。愷，惠憲，二子。愷，愷早卒。

**綱** 右文殿脩撰張栻卒。張栻，得道學之

正傳，爲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顛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深予之也。

目 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差歎。

吾道益孤

聖門有人  
希顏錄

朱子之  
學銖積  
寸累而  
成語孟  
子說圖  
太極圖  
說

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榦穎悟夙成，父浚深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榦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榦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榦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榦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舉手欲揖。榦急掩其牕櫺，陸，○聽隔于也。覲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紀倫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榦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榦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見七一卷說，洙泗言仁錄洙水，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卽泗水。分洙。泗水，出兗州府洙水縣，經曲阜，禮檀弓上篇。曾子謂子夏：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子夏所居。

諸葛武侯經世紀年行於世。

洙泗言  
仁錄  
南軒先

周必大  
臣一時詞

學以關  
洛為宗  
恐懷渙  
然冰釋

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去聲。而為也。有為而

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綱**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

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目**必大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

時詞臣之冠。貫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

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

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

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綱**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鈐卒。證忠

**綱**辛丑八年，金大正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目**祖謙，夷簡見六八五世孫也。自其

祖好問見六七始居婺州。卷二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

應辰、胡憲遊，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張橫渠先洛二程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

立崖異，少卞急。張氏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

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祖謙，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

務。易繫辭，上傳，夫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

東萊先生

募商蠲

朱子行其所學

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

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綱：八月，趙雄罷。綱：以王淮爲右丞相，兼

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目：淮旣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

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綱

九月，錢良臣罷。綱：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目：浙東治紹興府大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

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

征。及至，則米已輾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丙徒從，所至人不及知。

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是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治也革之。

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孝宗

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倉名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

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

朱子社

六百石還府見現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俗作米三

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

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

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

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溼惡

不實還者有罰

**綱**王寅九年金大定二年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

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綱**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目**

朱熹行上略○巡視也部至台今浙江台州知州唐仲友謂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

王淮同里且爲婣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

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批**○

靜軒周氏曰君子知有王法而不知有權勢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爲婣家孰不以授朱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嗚呼！是知君子立心介

然獨立固肯自貶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矣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

不欺何  
用求福  
陳賈請  
禁道學

綱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罷綱以黃洽

為御史中丞目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攬均上摭職拾取也。細故嘗奏

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

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

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

哉」綱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目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

之於是吏部尙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

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

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

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

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

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

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

尤袤諫斥道學

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茂以程氏之學，為陳賈

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

近立此名詆即警子○毀也。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

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日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

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

行，人情庶不壞。怪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

亂。」**綱**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

進讀陸贄奏議

**綱**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年 十六年夏五月，宴講臣子祕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

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大略曰：「自古人主讀

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馬帝 後主陳之君，竟亦何補？

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

詰。大略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問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

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綱**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雍之先洛陽人，父忠

每事以 德宗為 戒 願正先生

兼山先生

日月五星聚軫

孝宗致長三年

自我作古

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洽州，今湖北鄂州府夷陵州。乾道

孝宗年中，守臣薦於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

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

八十三矣。**綱**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綱**八月，日月五星聚軫。建隆間，書五

星聚軫，未有書日月五星聚軫者。日月五星聚軫，其異甚矣。在不脩綱目則為嘉祥。綱目既脩，則為災異。不踰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綱**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綱**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

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綱**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綱**太上皇

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目**太上皇崩，帝號慟辟踊。見四四卷第五。

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見二九卷第五。魏孝文。見二六卷第九。實行三年喪服，何

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

深衣。白。見布色。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見四九卷三。光所以譏之自我作

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見十卷第七。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

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綱**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



大理寺  
空

平生所  
學惟此  
四字

務。目左諭德尤表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綱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綱

大理寺，元書：稱之曰大理，由是出於唐下之稱，功貢有是事明矣。綱曰：書此，非下之也，實所以罪當時之意云。

綱戊申十五年，余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目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

疏劾王淮帝曰：「即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綱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月，葬永思陵。綱夏五月，王淮罷。綱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州。目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爲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

林栗論  
采熹

胡晉臣  
首劾林栗

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通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見七二卷二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見同上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王璩見上卷三兩郎。卒。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

綱鑑易知錄 卷八三 南宋紀 孝宗 一四五

朱子投  
進封事

無筭卒，追封信王。綱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目熹既歸，投

匭見四八卷進封事密本也。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

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

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慙敗精

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

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綱己酉十六年金定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目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

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見上卷。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

政事之體，至是即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為太后。○世宗在

金諸帝中，最為賢主，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

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綱黃洽罷。綱以周

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綱同知樞密院事。目帝自高宗

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論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

小堯舜

皇甫坦  
戰李后

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高宗所居宮也。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號。高宗年傳位親

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太后之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綱蕭燧

罷。綱二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

后為壽聖皇太后大赦。先是東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從中慈宮，帝傳立太子，塗裝服退等重華宮。綱立皇后李氏。綱后安陽

人，慶遠今廣西慶遠府。節度使道之女也。追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

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

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

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

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綱二月，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譚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

是近臣等進言者。綱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綱周必大罷。目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

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能

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 卷八四

南宋紀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尋立為太子。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而崩。○帝四十受禪，遭后悍妒，亟欲立子，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親父，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喪，不能執禮，一旦仆地，大臣從權，擁立禪子，閉居五載，與

后俱亡，光宗真萬世之罪人也！

綱庚戌，光宗皇帝紹熙元年。金章宗孫，明昌元年。春正月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綱二月，殿

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目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

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

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

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俱真宗年號。之間，道臻皇極。見七四卷五。治保太利。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易乾卦象，傳保合太和。

至於慶歷嘉祐。俱仁宗年號。盛矣！不幸而壞。怪於熙豐。熙豐，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邪說，鍊棄正士，招徠

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年號。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俱哲宗年號。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

崇觀。崇觀，大觀，俱徽宗年號。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

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

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

本朝學術最為近古

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

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

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

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

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息也）之所。一帝下

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進

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

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

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雲間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名，從古有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淪，九

注擊，幾於爲此，非人也。天非日，星則剋亡。五行激，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自古迄今，可書有熄明，有誣妄，抵毀之者，譬諸塗毒，毒毒蔽於頃刻，一遇颶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介，似此，林一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除倒，倒施毒毒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颶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論焉。臣敢以爲文公頌。

**綱**夏四月，以伯圭

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僉）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

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綱**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

王介廷  
試策

劉光祖  
颶風一掃

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綱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

卒事而還，帝有疾。目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說三宮，請皇及帝并后也帝疑之，

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

「太上合給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

心銜鹹〇仰也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見七三卷五

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

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敘〇濯也手，宮中視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

遣人送食合同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

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

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

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光宗不朝壽皇  
李后悍妬

朝重華不果

吳家軍

陳之疏皆切時病帝始朝重華宮

**綱**王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目**帝自有疾重華

溫清見四三卷七。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

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見衣後號泣而諫者帝開

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綱**夏四月以邱密為四川

制置使**目**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玠吳玠後也。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

西邊二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密往

密陞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利州安撫使。利州見八二卷四。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

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綱**六月以陳騏達同知樞密院事**目**騏疏三十

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常路則私

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

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綱**冬十一月日南至冬至越六日

帝始朝重華宮**目**十一月丙戌日南至冬至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等上

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



祝

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

日而還。都人大悅。綱是歲諸路大水。

綱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騷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

事。趙汝愚同知院事。綱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目亮才氣超邁，喜談兵，

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光宗年初，上中興

五論，不報。退居婺見上之永康。今金華府永康縣。益力學著書，嘗圍視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唱

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在杭州府城西。耳淳熙光宗年中，更精名同，詣闕上書，

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見六卷卷四。之所壽皇赫然震動，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

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

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用

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見四卷十卷

嘗曰：一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體於分寸，以積

累為上，以涵養為正，睥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錢塘城可灌

陳亮學推王通

謝深甫  
勳朝重  
宰宮

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

心腎，自謂差非。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

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甯

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

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

「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今江南江甯府。

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見上。安撫使吳挺卒，邱審使總領財賦楊輔

等權總其軍。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六月，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

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釋○見四三卷第七溫清。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

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商書，設命篇，啓乃心沃，朕心注啓聞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澆我心而厭沃也。剴切，彌縫軫，密

人無知者。綱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瑞禮同知院事。綱九月，羣臣請

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

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

陳傳引其  
帝進引其

夏尊孔  
子為文  
帝

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

挽留帝入，傳良趣趨進，引帝裾。見上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之，傳良痛哭於庭，后

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

祕書郎彭龜年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

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上皆上疏自劾，乞罷黜。

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內侍押以謝天下。太學生

汪安仁等一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

往朝。綱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綱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

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

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綱以朱熹知潭州。今湖南使使者自金還，言金人

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綱甲寅五年。金明春，正月，壽皇有疾。綱葛邲罷。綱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

上二莫欺  
中己幸與  
帝與行  
幸與行

彭龜年  
伏地扣  
額

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  
 購求遺書，綱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諸帝問疾，重華宮不從。自壽皇  
 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在杭州府城兵部尙書羅點請先  
 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言，止緣初郊遺豫，壽皇嘗  
 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閒，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  
 譏。諷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  
 「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  
 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見上雖有此心，何以  
 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  
 扣額，血流漬。恣，公，○階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  
 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池，○墀，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  
 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  
 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

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

請逐之。綱五月，壽皇疾大漸。見五八卷末。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目陳傅良以帝不往。

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

上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

甯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

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

引辛毗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丕欲從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饑，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不怒，入內。此册引其裾，不乃徒其半。以謝彭龜年

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綱六月，

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目壽皇崩，年六十八。趙

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

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踞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

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

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綱尊

羅點引  
辛毗事  
以謝

留正伴  
於庭

地臨朝  
仆

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綱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目尙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感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一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議立皇太子監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皇太后旨去。綱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目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祝工部尙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秘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蛤門事韓侂託、胄、侂託、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護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

且云：「**庀**胃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

報**庀**胃，**庀**胃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去聲陳騏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

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禫祭。除服祭也。翌日，甲子，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

梓宮。見二三卷三。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

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憲分，太后曰：

「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

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

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

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

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

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

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

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批**（雲開張氏曰）嗚呼！逆悼，父疾不問安，父病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悍疾，既云有疾何與處，招搖玉津乎？跡其所爲

趙汝愚請立嘉王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

汝愚之力也

當正復

徐誼遠

帝宗首  
舉大儒

，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為盟，當時金人若輿問罪之師，則宋人豈能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責戒之聊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綱**立皇后韓氏。皇后，琦

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宮適兩順意，遂歸嘉王邸。至

是，立為后。**綱**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綱**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帝手札遣使

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綱**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綱**以陳騏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

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綱**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閣門事。韓侂

胄汝州防禦使。目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

言功？」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

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

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

及聞侂胄缺，望也。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

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綱**貶內侍陳源等十人。前御史章誼。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閒之罪，詔皆貶官。

**綱**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宗新服，嚴命而首舉大儒，可謂慶矣！綱曰：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



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目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

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

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母和公夫人，文姜齊襄公妹也。按魯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彭龜年莊公不能制其母

秋傳有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諷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此，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蒙，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亂為之。詩以刺之。○濼音洛，濼音酌，笱音笱，駘笱詩齊風篇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之篇。解笱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見上

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見上朝禮尚缺，近習已

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見四卷第七若

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者，

為建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

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

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今逆順之際，竊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

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

行權不  
失正之  
根本

辦事當  
論其心

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

虞書負罪引慝，言舜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罪惡也。

之

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

見上

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

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

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

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綱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

之詔，綱筮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燕官賜坐以賜。

綱內批罷左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

謂

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

見上

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

攢宮

攢，攢孝宗梓宮。

不合侂胄因閒

諫

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見上

正謹法

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終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

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綱九月，羅點卒。目點孝友端

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

人，亦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

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綱以京鏜湯簽書樞密院事。魏侂引冬十月，內批

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綱韓侂胄日夜謀

去趙汝愚，知閣蛤門事劉敞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

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今廣東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敞

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

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伏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

其黨劉德秀屬祝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

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

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

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

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說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

歸養。綱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綱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

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

韓侂胄  
謀去趙

以感誠意  
帝心感動

曠冠闊袖戲帝

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

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

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冑大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

帝前，因乘閒開，○乘空閑處。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憫卿者

艾，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

汝愚因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

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諸敕。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

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

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

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

既去，侂冑益無所忌憚矣。（雲開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特制文公之罷，以內批羣

亦以內批，則知帝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斯役耳。噫，帝宗閣姦，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進侂冑罷繼年，

弱。而侂冑窮兇極惡，如此帝不斬宋之國脈，而召玉津之禍乎。綱十一月，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綱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

履實進

龜年進韓侂胄一官。目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

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

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門。」見上 兵經

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

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爲非，是不聽。由是侂胄益橫。綱陳騏罷，以余端禮知

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目騏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

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兀樞陳騏，知樞密院事故稱。

亦欲爲好人邪？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閒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

亦無所倚信。綱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工部尙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

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

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甯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性逆，趙汝愚奉太皇太后李皇后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歲而崩。○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屏斥忠良玩兵，致寇竄定以後，金

人犯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江南危懼，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日虹貫

一網打盡

鄭澁草制詞

綱乙卯甯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見三九卷六以李沐為右正言二

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遂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

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

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

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今福建福州府謝

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降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

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澁頓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

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

一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

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

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感中外洵洵

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

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

精忠貫於天地，乃不受黜黜探，不而去。天下後世其何謂？知臨安府徐誼，素

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各訪之。誼隨事裨悲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

及豫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

為黨，皆斥之。**批**（靜軒周氏曰）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胄之謂也，日者人君之

，其意豈不明？日切歎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脩省之心，而侂胄小人反挾私忿，以枉報復，官李沐之奸邪，誣汝愚之謀逆，寧宗不察，是非罪其相位，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胄而卒。為侂胄所制，詎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

臣不密，則失身，見四大卷第五評註。**綱**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目**祖儉上書訴趙汝

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胄。有旨祖

儉朋比罔上，送韶州。今廣東韶州府。安置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

又投祖儉瘴鄉。瘴鄉之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祖儉嘗曰：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

也。」竟死吉州。**綱**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

甫簽書院事。**綱**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目**宏中與周端朝、張衡、道林仲麟、蔣

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

大學生 六人伏闕上書

大君子  
劉德秀  
乞考核  
真偽

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福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年號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衛仲，膠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傅信州人，天下號爲六君子。綱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自程顥、程頤、傅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傅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喜、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宗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



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

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

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

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府、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

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僞，空虛短拙

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綱加韓侂胄保

甯節度使。綱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綱韓侂胄忌

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監察御史胡紘宏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

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初，汝愚嘗夢身分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稟因條奏其十

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今湖廣永安置，誼惠州今廣東惠團

練副使，南安軍今江西南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

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廣衡，病作，衡守錢整承侂胄

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計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日繳還復官之命。

**綱**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鏗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

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綱**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註知貢舉。**目**翥與

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

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批**（靜軒周氏曰）是時，以偽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嚙噬狗苟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鏗為丞相謝深甫之偽參政

，鄭僑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舉，此皆侂冑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為如何哉，天下不治從可知矣，故綱目詳書以著其失也。**綱**夏四月，余端禮罷。時諫侂冑擅權，屏斥正士，端禮

警蹙不懷志，稱疾求罷。**綱**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目**初，翥

要退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冑遂薦翥而罷思。**綱**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

黃黼。**目**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

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合給事巾及，中書舍人。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

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該姚愈等，

上疏力爭，諱以為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

黨政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

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見上之道。」

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黃黼，言治道在黜首惡其意，蓋指侂胄也，於時前後左右皆侂胄之黨，而黃黼則一薛居州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綱八月禁

用偽學之黨。目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

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

屏丙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

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徽宗四年號。

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

權住進擬，目的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

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

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今江西撫州府。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

「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綱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目以其嘗擊朱熹見上卷九。也。綱十二月，削祕閣

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目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

樂用偽學之黨

樂中行自承偽學

朱出草  
封事數  
萬言

遇遜之  
同人

脫粟飯

雙雞樽  
酒未為  
乏

此孔孟  
正脈

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也。密奏。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之明丞相趙

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耕進迭諫，以為必且賈古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

之遇遜其名之同人其名。熹默然取橐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祕閣脩撰。

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

謁熹於建安今福建建甯府。熹待學子惟脫粟織忠藜而已，言不精鑿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去聲。

人曰：「此非人情。雙雞樽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胃然以

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娘去聲。作罷為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

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探蔗職。拾。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

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

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退，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妹，乞禡駝。尊也。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

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屬湖廣永州府。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

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見七二卷二。張氏正蒙見七二卷二。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

季通告老友

蔡元定貽書訓諸子

西山先生

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今建甌府建陽縣西山絕頂，忍飢啖法齋齊上聲。○菜名。以

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元充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

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袤、楊萬里父薦於朝，召之不起，會僞學

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

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輿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

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

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十里，脚爲去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

鄉名，在永州府宜遠縣。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

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

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

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太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

妙。著洪範解洪範見卷十二。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

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批**（雲閒張氏曰）

文公之罷官季通之黨逐，備書於冊，適足以遺宗萬年之臭，流朱蔡百

世之芳，然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毀之者，乃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乎損。

**綱**丁巳三年，金承玄二年。春正月，鄭僑罷。**綱**夏，閏六月，貶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州。**目**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帝宵大喜，即日降旨，除三

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今湖廣慶府。居住**綱**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慈烈。**綱**十

二月，籍僞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目**知縣州。蜀四川成都府。王沈行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

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

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

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

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

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

顥周南吳柔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翬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

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

僞學五十九人

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為利州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路轉運叛官。

綱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密樞院事。綱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

豫國公。綱詔嚴偽學之禁。綱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

之同知院事。目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

流涕，敍其知遇之意，衰遲之失，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

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閤人皆守門隸也。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開

暫入。未及閉，遂俯低樓樓○典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綱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曦。炎上目帝未有嗣，京鏗等請擇宗室子育

之。詔育燕懿王德昭太祖長子。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尋賜名曦，封衛國公。

綱以趙師翬摯為工部侍郎。目師翬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

貢珍異，師翬最後至，出小合同日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

綴批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

由竇尚書風膝執政

粟金蒲桃小架

北珠製  
十冠

犬障  
蔽

劉光祖  
涪州學

豆飯藜

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去聲。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

未有以應也。師審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去聲。求遷官，拜工

部侍郎。侂冑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閒氣象，但

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吠豪。叢薄木曰林草曰薄。視之，乃師罷也。侂冑大笑，聞者莫

不鄙之。

**綱**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韓侂冑，使蔡連，誣告趙汝愚等，定策時有吳謀，遂奪彭龜年等三聘

等官，而擢連進義副尉。**綱**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目光祖撰涪州浮州屬四川軍慶府學記，

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

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

房州見六五卷二居住。**綱**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官。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嘗朝也，嗚呼，寧宗之於光宗，亦猶光宗之於孝宗

也。身數如此，何足怪哉。**綱**九月，加韓侂冑少師，封平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綱**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綱**

三月，故祕閣脩撰朱熹卒。目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



朱子所著書

天子所編次書

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

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持立不顧者，屏丙伏邱壑，倚阿巽懦者，更

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押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

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載，歎也。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

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信州道上，信州今江西廣信府。欲送僞師之葬。

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

易才義啓蒙者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七

一卷通書西銘見七二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

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升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

洽陳淳季方子黃灝蔡沈輔廣駁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

位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覺○明也。萬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

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先生。程二子。張

黃幹知

吾道之託在此

以弘名

隨力到  
處及物  
即功業

張洽自  
少用力  
於敬

非聖賢  
事業

南來喜  
得陳淳

載號，橫渠先生。子繼其統，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幹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去聲

人曰：「直卿錄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去聲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質布，色

白，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衾，殊惟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遠故名。及所著書授幹，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

憾矣。」熹歿，幹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燾初見

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燾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燾，俟有

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燾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

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

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

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

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

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

而學焉。及熹至漳今福建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善得陳淳

一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

以果名

萬世仰其餘澤

綱目承

呂祖泰 精誅韓侂胄疏

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福建泉州安溪縣主簿方子端敬純篤初

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利緩中要果決方子遂

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

不爲物所漬志耳灑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

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沈元定子也著書傳（靜軒周氏曰）子朱子，聖人未發之精蘊，諸儒未集之

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諱邪弗果大凡非朱子之不幸乃才察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

流春榮而秋瘁耶 ○（雲間張氏曰）抑考宗之初嘗召文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韓侂胄攻高學以內批罷之今綱目於其卒也何不以其官書而書曰故祕閣脩撰蓋宗朝嘗以文公爲學政

殿說書文公辭不至因以祕閣脩撰在論然則綱目不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而書曰故祕閣脩撰者承其志也 夏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 綱許及

之罷綱秋七月以自強書簽官樞密院事自強韓侂胄 八月太上皇崩年五十一 綱京

鏜卒鏜不行韓侂胄風旨又高其德 綱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

于欽州牢城目祖泰祖儉其七從弟也性疏達尙氣誼論世事無所忌諱先是

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諸去聲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

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

見五三  
卷二。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

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

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

師旦以潛邸嘉王邸也。見四八卷一。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

果識師旦乎。椒房見十二卷一音註。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

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

之不爾。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

州屬廣東。廣州府。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預聞

乎。」乃獨奏言。祖泰有常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

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屬廣東。廣州府。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

擊刑在面。朝廷。了無懼色。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絀誡削。

遂貶必大為少保。綱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諡曰。綱十

二月，葬永崇陵。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五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甯宗皇帝

綱辛酉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春，二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殘者。

綱秋，七

月，何澹罷。目時吳挺

見上卷三

子曦

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

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

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邪？」遂罷

奉祠。綱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綱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目

曦至興州。

今陝西漢中府沔縣。

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

矣。綱八月，張釜罷。綱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目皆附韓侂胄者。

松壽

弛偽學  
黨禁

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

見上卷三

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

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

聽。

乘鈞之批，乘鈞見四九卷第八鈞軸。

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乃蠻襲西遼，滅之。

西遼見七、六

卷一

○目西遼王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伐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

古為太上皇。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絕。

綱壬戌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綱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

貶謫者官。目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鏗創謀，而

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鏗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

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藉

藉

田

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

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

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

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綱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月課  
責聊以塞

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綱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目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綱加韓侂胄太師。○是歲大蝗。

綱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春正月謝深甫罷。○張巖罷。○帝視太學。○以袁說友參

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綱

夏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目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

強至印空名敕割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使一

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撻拂者言之或問

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見二卷四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

必題其緘也。○函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自強每稱侂胄為恩

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專政自強表裏之功為多。綱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造戰艦咸上聲戰船。八月增置襄陽騎軍。綱九月



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綱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目金為北鄙阻礙卜等部所擾

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有勸韓侂胄立蓋

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見六四黃金萬

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見二十卷七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

歸附而浙東治紹興府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祝元老大臣備兵

為倉猝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

矣批（史臣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背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釐俟時，委任得宜而

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知兵凶戰危，為國招難，以陳自強為謀主，蘇師且

為腹心，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諫起釁則遠竄，邱宗論首禍則不納，妄用毒，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

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闔之柄，是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

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卻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蹙國之策，未幾玉津

之誅，且函首畀金矣！夫侂胄稔惡既深，而受禍益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綱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綱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 綱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尋封劉光世為鄂見八

韓侂胄伐金定讞

岳飛封鄂王追

王贈宇文虛中少保。**綱**秋八月張孝伯罷。**綱**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

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目**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勅國用司總

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

動。

太白畫  
見

**綱**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綱**太白畫見。見四五卷一。**綱**夏四月以錢

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綱**以皇甫斌知襄陽府。蜀湖廣。**目**尋以斌

為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綱**竄武學生華岳于建甯。**目**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

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兼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今福建建寧府。**綱**五月金以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金主璘聞朝廷將用兵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於汴以誦之。**綱**秋七月

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綱**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韓侂胄，曠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綱**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白於金主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綱**以郭

倪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目**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綱**九月劉德秀罷。**綱**遣使如金。韓侂胄

密辭不拜。**目**初韓

邱宗諫  
北伐

邱宗諫  
齊切誅手

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

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侂胄不

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

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綱**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春，二月，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綱**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

曦副之。**目**松移司興元。今陝西漢中府。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今漢中府鳳縣。西軍六萬

屬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與，松始至，欲以執

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惕○挑也。

以去，松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綱**錢象祖罷。○夏，四月，以薛叔似

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綱**追奪秦檜王爵，改諡繆醜。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綱**金復命僕散揆會兵河南。**綱**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目**曦既

得志，與其從弟晁賢上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

源獻階成。見七九卷二。和即下鳳縣。即鳳縣。四州於金，求封蜀王。**綱**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

詔伐金。目韓宰胄聞已得泗州。屬江南鳳陽府。乃議降詔，略曰：「天道好還，見三七卷第八中國

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謝朕生靈之

資，朕刻也，前漢董仲舒傳民日削月朘。奉溪壑之欲，國語：叔魚生，其母曰：虎日豕豕，鷹肩牛腹，溪壑之欲，是不可厭。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

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傷也。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鰲。泊及也。行李見六九卷第六之繼遣，

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

名，師直為壯。見八十一卷第六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

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綱郭倪遣兵攻宿州。屬鳳陽府。大敗。目時建康今江南江寧府。

都統李爽攻壽州。屬鳳陽府。亦敗。綱皇甫斌敗績于唐州。今河南南陽府唐縣。目時江州今江西九江府。

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今河南汝寧府。亦不克而潰。會綱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

貴和。柄，宗孫，魏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器，太祖九世孫也。綱六月，鄧友龍免以邱審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審代之，駐揚州，於是王大節皇甫斌李爽等皆去。綱以

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綱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自立。安全，崇宗孫也。廢純佑自立，改元應天，去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順宗。綱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揆分兵為九道。綱金人胡沙圍楚州。

也。廢純佑自立，改元應天，去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順宗。綱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綱金人圍楚州。

今江甯府。

綱十一月，以邱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綱金人陷京西州軍。

招撫使趙淳焚樊城。在湖廣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而遁。綱金僕散揆陷安豐軍，遂圍利州。目揆引

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部屯驤揚兵，卜蔡。漢縣故城，在陽府壽州。聲

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葉以備之，揆乃遣蹇不等

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揆遂下安豐軍。治鳳陽府壽州。進圍

利州。屬江屯於瓦梁河，以控真。今江甯揚州府儀真縣。揚州府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

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南大震。綱金人入西和州。今陝西鞏昌府，西和縣。十二月，入成州。見

吳曦焚河池。見上退壁青野原。綱金人陷真州，寇六合。見四十卷三。郭倪遣兵救之，敗

績，倪棄揚州。見上走綱金人入大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吳曦還興州。目時興州。見上

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金人遠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宜。嗟口

金完蓋綱以金主命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

如晝，翌日，曦召幕。幕府僚屬。幕府僚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見七七卷第九。今宜從權

濟事，王翼楊榘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謂吳玠，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

揚兵下

潛渡八

天赤如

萬人破  
水櫃

香豆敗  
駝馬

羊鼓緩  
道兵

元太祖  
鐵木真  
稱帝

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綱邱密遣

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還軍下蔡。韓侂胄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諭密募

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去息兵。揆不從。密復遣

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利州退屯下蔡。

見上綱薛叔似免，以獵為京綱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目時諸將用兵皆敗，

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

戈矛，嚴立成行，味爽日微明也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

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

糞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

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升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鐸金兵至者日衆，難

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

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綱程松自興元見上逃歸

綱蒙古奇渥溫姓鐵木真名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兒，母阿爾果火，生二子而實居，夜寢，雙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又

兒，其季也，曰孫子孫番衍，各自爲部，厚於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跌里，溫帶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亦烏部，泰亦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亦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亦烏部，地處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吉主也。因悉歸之，泰亦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與會帥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略之。鐵木真乃大會關部於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於流海山，與蔑里乞計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占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斝白旗自號爲成吉思汗，可汗音極寒，猶漢言天子。

**目**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綱**蒙古滅乃蠻。

**綱**丁卯三年，金泰和七年。春，正月，罷邱密，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目時金已有和意，密

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

侂胄大怒，罷密**綱**以陳自強兼樞密使。**綱**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

之。目曦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承和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能脫，徒死無

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陽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

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綱**二月，以知建康

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時羽檄交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綱**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

楊震仲  
死節

下蔡。目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

人樂為去聲用。綱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轉去聲首臨安。目監興州見上。合江

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四屬

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不視事，乃屬視夢錫以書致巨

源，延之臥所。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

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

曦。好義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

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二月丁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

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斫酌○斬也其首，馳告

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先是，

韓侂胄聞曦反，大懼，召知鎮江府屬江南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

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即當不次推賞。」書未

達，而誅曦露布見五四卷第四已聞朝廷大喜。傳曦首至臨安，詔誅曦妻子，奪曦父挺



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廟祀（雲開張氏曰）抑觀曦之伯父玠，以豪俠立功於高宗時，惟張瑄劉岳，不足多讓

安丙說時違格

，至其子孫不肖，反蒙正惡之辭，可哀也已。若夫丙者，不顧橋制之嫌，以成平賊之績，可謂識時達變者歟？

目韓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今浙江興府蕭山縣）丞召赴

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若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胄矍然

驚顧。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綱三月安丙

使興州（見上）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俱見上）及大散關（見上）綱夏四月程松

以罪竄澧州（屬湖廣岳州府）綱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陷大散關。綱五月太

后謝氏崩（諡成肅）綱李好義襲秦州（屬陝西鞏昌府）與金將朮虎高琪戰，敗績。目好義還

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州（今湖北荊州府）鄂（今湖北武昌府）都

統制（史臣曰）曦之誅，實賴巨源李好義之謀。好義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毒，宋知喜為

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目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

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授通判，心

益不平。乃愬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窮罪也。其黨皆抵罪，時

方信孺使金軍

安丙殺楊巨源

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州

見上

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

送閩州

卷三。

獄至大安龍尾洲。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

腕流涕。

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階，奈何惟與通判而已，宜其心之不平也。又况信處而吏叛臣之黨，誣罪而殺之，果何義。

秋七月，大旱，蝗。目蝗

飛蔽天，食浙西

治杭州

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

中王黼如金軍。信孺至濠州

今江南鳳陽府。

紇石烈子仁下之於獄，露刃環守之，

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

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

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

汴州，今河南開封府金部也。

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

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利與戰，俟再至決之。」信

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

民○錢實也。

信

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

去聲

動。宗浩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

兩匹，犒師銀一十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

方信孺以口舌折強敵

史彌遠誅韓侂

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信孺固問

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

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

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梅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見八一之孫也。

綱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僕侂胄罪惡于中外。

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中外憂懼。

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

后楊氏素怨侂胄。見上一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

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

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先白錢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

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批，罷韓侂胄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

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

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

玉津園見上卷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冑聞遂下詔暴侂冑罪惡於中外論

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冑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

闔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

之飾其僭紊極矣綱治韓侂冑黨竄陳自強于永州今湖廣永安府斬蘇師旦流郭倪

等于嶺南治廣東廣州府貶李璧等官綱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綱立榮王曦為皇太

子更名壽壽尋更名詢綱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綱以錢象祖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目

初韓侂冑欲內納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章極論其姦因辭官屏丙居時事

不挂於口侂冑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

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綱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綱王由還自汴三月以

韓侂冑蘇師旦首昇秘金目綱至汴金主遣也持書求函韓侂冑首以贖淮南

輿還言於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

林大中遠識

函首昇金

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

二敵死首，固不足惜，與之，適足以弭其憤耳。

遂以侂冑及師旦之首，付王昶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畏金也。

綱臨安大火。

綱夏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目王柁以

復秦檜爵諡。

韓侂冑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

來歸大散關。及濠州。○林大中卒。綱秋七月，召邱窋同知

樞密院事，未至卒。目窋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

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綱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

事。機倫並用，可謂得人，文無美辭，而美自見矣。目鑰持論堅正，忤韓侂冑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

卿，侂冑閉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

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

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

否，不市私恩，不避怨。綱金遣使來，和議成。綱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

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綱金主璟卒，衛王永

天性

濟立。目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

欲傳位焉。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卽

位。綱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論忠定後，追封福王。綱錢象殂罷。

綱己巳，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存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

節簽書院事。綱夏，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綱蒙古入靈

州。故城在陝西，夏衛城南。夏主安全降。夏，自是命衰。綱冬，十二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目畏吾兒

唐之高昌也。見四四卷四。

綱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冬，十二月婁機罷。目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

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栗取，至是以老罷。綱蒙古侵金。發密夷

不書，此何以書？著蒙古之漸強，明女真之漸弱也。目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鐵木真。問

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

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

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胡侵掠金西

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

綱辛未，四年。金大女三年。春，三月，臨安大火。綱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綱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遵頊，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綱蒙古攻金西京。今山西大同府。

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綱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

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在直隸順天府城北。大掠而去。

綱壬申，五年。金崇節元年。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目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

真德秀  
天變疏

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夫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象宜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綱癸酉，六年。金至正元年，九月以後，宣宗詢真祐元年。春，正月，宇文紹節卒。○三月，樓鑰罷。綱故遼人耶

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書故遼人，予義也。遼為金滅，不共戴天。苟能倡義復君之地者，亦綱目之所不。

綱夏四月。

以章良能參知政事。綱五月，金主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秋八

月，胡沙虎弑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綱冬，十月，

蒙古大敗金將朮虎高琪於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以高琪為左

副元帥。

綱甲戌，七年。金真祐二年。春，正月，章良能卒。○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

四月，及蒙古平。綱五月，金主洵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目金主以國蹙兵

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即燕京，今直隸順天府。乃遷都於汴。見上第五。蒙古主聞之，怒曰：「既

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也。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遣兵圍

燕京。綱罷金歲幣。目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

其略曰：「女真金本號。以韃鞨搭○蒙古別號。鞞，徒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鞞

鞞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

攻燕，豈不能絕直泚曰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鞞鞞遂能如劉聰。見三一石勒。見三



一卷七。

之據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

見六一卷六。

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

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羣策

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恕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

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情○帛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尙存，則用

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

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

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

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

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綱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綱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春二月，雷孝友罷。綱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

霸州，屬直隸順天府。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綱秋

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綱冬十一月，以眞德秀爲江

東轉運副使。目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

公論國之元氣

東四川大地

金主不許罷學

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日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編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綱丙子九年，金員祐四年。春二月，東西兩川，東川，今四川瀘州，西川，今四川成都府。地震，**目**馬湖，今四川馬湖府。夷

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綱夏四月，遼王留哥降蒙古。蒙古以爲元帥，合哈齊府。

綱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春二月，金尙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目尙書省

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見上設

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綱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

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珪，覺董居誼勸兵禦之。綱五月，趙方遣統制扈戶

再興鈴，冊轄孟宗政等救棗陽，今湖北棗陽府棗陽縣。金人敗走。綱太白經天，見四二卷。綱秋，七

張柔降  
蒙古

金烏古  
論德升  
等死節

月李全率眾來歸。全，金，灤州，北海，農家子，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嘉定七年冬，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抄掠山東。詔李珣等節制京東忠義軍。綱八月，金以河南為中京。綱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今山東青州府。莒今青州府莒州州，取之。

綱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綱夏，五月，金中都經略副

使賈瑀與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紫荊關。馮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綱道潤素與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伏甲射石殺之。張柔檄吸召道潤部曲，

告以復讎之意，眾皆羅拜，推柔為長。柔乃會兵趨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而蒙古兵自出

紫荊關，柔遇之，遂戰於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

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夫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

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會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至其二親於

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願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

降。蒙古以柔為河北治直隸大名府。都元帥。柔之所處，即徐庶之事也。其賢於王陵遠矣。歎後終臣於蒙古，而又為鄉道以滅金，則其害於義也，可勝言哉。

綱徐庶，見二六卷第四。王陵，見九卷四。綱秋，八月，蒙古木華黎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

升等死之。目木華黎圍太原，

今山西太原府，河東治也。

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

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意而死。

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

今山西平陽府。

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

「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

汾州，

今山西汾州府。

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

今山西潞州府。

城破，皆力戰而死。綱冬

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綱己卯，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

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鳳州，

見上第五。

入黃牛堡，吳政拒戰，

死之。綱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知隨州，

屬湖北德安府。

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

之。目完顏訛可圍棗陽，

見上。

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苦擣其虛，

見五卷第六。

則棗陽之圍自

解。乃命國及扈冉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

見八卷第六。

又命其子范

監軍，葵為後殿。綱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目希夷嘗從朱

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惇頤、程顥、程

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諡，乃上言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綱三

趙方戒  
諸將

耶律楚  
元庚午  
歷午

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綱夏四月，曾從龍罷。綱復以安丙

為四川宣撫使。目興元見上卒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

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

耳。」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見八四卷路安撫使，民心始安。綱六月，安丙

討張福，誅之。綱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綱冬，

十二月，趙方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目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

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

毋攻城，第潰會其保甲燬也。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綱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秋，八月，太子詢卒諡曰景綱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目丙遣

去聲夏人書定議同舉伐金，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

師赴熙見八十卷秦秦州，隴陝西鞏昌府。鞏即鞏昌府。鳳翔今陝西鳳陽府。委丁熿欲節制，且傳檄吸招諭

陝西五路官吏軍民。綱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綱冬，十一月，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目楚材遼東丹王突欲見六一卷第八世孫，金尙書右

綱鑑易知錄 卷八五 南宋紀 寧宗 二五

承履之子貞祐金宣宗年號。三年，為中都見上節。行省員外郎中都陷見上節。遂降於蒙

古。蒙古主鐵木真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

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邪？」蒙

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歲於太玄見十九卷三。時從征

西域去年九月鐵木真伐西域諸國。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

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史○背胛。以符之，然後行雲間張氏曰：楚材，八世祖遂之宗室也，後人不能復譬

而降，金豈直二其心哉？忘君父之大學者也。其既降於金矣，則楚材乃金之臣也，又不忠於金，而降於蒙古，則是自祖及孫，懷二心，而忘君父以事讐者也。何無愧心歟，而以懷二心之說害蒙古哉。

綱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利為皇子，更名竑去。帝以國本

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見八二卷三。故

事。於是立貴利為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太祖長子之

後，希驢虛之子也。母全氏，家於紹興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

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

近屬，亦未有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

灼羊胛以行吉凶

理宗實與初名甚

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去聲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俱以來。」

天錫渡浙浙江，在杭州府城東。舟抵越即紹興府。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

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

與莒與芮瑞也也。日者卜筮之人。嘗言二兒後當富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

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誇也。其

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

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

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

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發貴和，乃太祖十世之孫。德昭之後，帝以國本未立，特命選之。此天下之至公也。直書皇子定名分也。名分定之於此。然後史綱遠不可挾私

以弊之矣。此綱目謹謹於微之意也。綱秋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繪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也。載○歟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

皆思之，方少從張栻見八三卷第七。學，初知青陽縣原江南池州府。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

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今湖廣襄陽漢

趙方名

綱目謹



陽，二  
府。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

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

陳曠該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

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丙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綱**九月，立宗室貴誠爲沂王

後。**目**貴誠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人殿

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爲沂靖惠王後。沂王名楸**綱**冬，十一

月，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目**丙在四川以

攻爲守，武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

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綱**十二月，鄭昭先罷

**綱**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目**初，鎮江都

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於朝。旣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

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去聲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

今日人事，尙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懌。**綱**夏，五月，追封子竝爲濟國公，以貴誠

賈涉遺  
彌遠書

史納  
美彌  
動人  
息

爲邵州

今湖廣密慶府。

防禦使。

目竝好鼓琴。

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竝而厚撫

其家使囑

竝動息美人知書慧黠

閉入聲。狡也。

竝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

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竝心不能平嘗書楊

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

「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

崖

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

日非新州

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

則恩州

今廣西慶府易江縣。

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竝而竝不知真德

秀時兼宮教諫竝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

可慮也」竝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

返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

慧日閣屏

丙人語

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

爲沂王後者；邸見四八卷一。

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

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府學教

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

翰墨譽

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

「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何如」

慧日閣  
屏人語

鄭清之  
事理宗

天眷理  
宗之先  
長星見  
西方

角端  
耶律楚  
材因事  
納忠

清之曰：「其人之賢，更耕僕不能數；上聲。○擯栢曰：僕禮儒行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言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然

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擯○點頭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蘗見十四卷第十

誑之失，言於帝，覬記○希幸也。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竑，以構臣當國不能愷言，而輕

自招也哉。雖然此亦天眷理宗之先兆也。○○六月，俞應符卒。○○秋，八月，長星見現西方。○○蒙古耶律楚材

謂其主曰：「女真金本號將易主矣。」○○九月，以宣繪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

事。薛拯整簽書院事。○○冬，十二月，以李全為保甯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目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

爵可以得其心，甯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蒙古鐵木真入西域，屠蔑里

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蒙古主鐵木真入西域，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博

逼也。回回國，其主委國而去，蒙古主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

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

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械○曉也。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

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

忻都而還

角端之獸，考之經典，實之子史，雖無其實，然用此材以是而諫蒙古者，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綱**癸未，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春三月，蒙古木華黎死於解州。

**綱**木華黎自河中

今山西平陽府。

帥師還至解州

屬平陽府。

而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溫俱

探里班曲律

四怯薛

赤達魯花

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撥班里曲律，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

怯薛，出官則為輔相焉。**綱**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綱**蒙古主以

西域漸平，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綱**六月，程

卓卒。**綱**淮東制置使賈涉卒。**綱**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綱**初淮西都

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朔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

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彌，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

撫制置使，兼知楚州。

見上三。

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

莫

徐晞稷雅意開闔，及聞

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綱**金主珣卒。子守緒立。○蒙古攻夏，夏主遵

頊，傳國於其子德旺。

**綱**甲申，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

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陞府藏充寶，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綱**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

子貴誠，更名昀。

云

尊皇后爲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目八

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

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

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

見上第九。

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

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

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

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

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

見三五卷下。

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

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

皆處斬。」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

哀畢，然後召竑。竑至，則昀已卽位矣。遂稱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

王。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

竝爲濟王，出居湖州。

今浙江湖州府。

九月，詔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

學士，辭不至。目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

俱奉朝請。

見十五卷第八。

伯成簡辭不至。綱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目

初以德秀兼侍讀，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

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讎，知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

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

是自知潭州。

今湖廣長沙府。

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

納之了翁常開禧

帝宗年號。

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枬

南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耜老出知嘉定府。

今四川嘉定州。

尋築室白鶴山。

在四川邛州城西。

下，

了翁，邛州蒲江縣人。

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

及書。

從之。由是蜀人盡知

義理之學，及爲潼川

今四川潼州。

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楊爵

定諡，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綱追封希璠爲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

希璠爲榮王，生母全氏氏，綱夫人，而以爲與有禍之。

綱冬，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 卷八六

## 南宋紀

理宗皇帝

均，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璘之子，寧宗崩，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歲而崩。○帝四十年間，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元滅夏滅金，威鎮海內，帝以中材之主，能保邦沒身，幸也

然於終其位理學，亦發矣哉。

潘壬起  
兵謀立

綱乙酉，理宗皇帝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誅討平

之。史彌遠矯詔殺之，追貶為巴陵郡公。目湖州。

見上卷十二。

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

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

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

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

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王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王

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

見七三卷六。

乎！眾許諾，遂發軍

資庫金帛會子。

見八二卷三。

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偽為李全榜揭於門，

數

上聲

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

魏洪相  
繼言故  
之冤

討論雍  
熙故事

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

討王于變姓名走楚州今江南淮安府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見三三卷二史彌遠懼甚急召

殿司將彭王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王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

斬之彌遠忌竝詐言竝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竝縊

於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見四五卷三郡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

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竝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

因曰「陛下初膺大寶見四二卷第八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

淺亦名醫溪在湖州府治南合茗溪前溪餘不溪諸水警然有聲故名之變非濟邸見上卷第十沂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

聞冊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可討論雍熙太宗年號追封秦邸秦王廷美舍

罪卹孤見六五卷三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

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盡置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

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卒

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脩學以掩前失」**魏**（新安胡氏曰）



理宗非  
樞廣比  
許國速  
亂李全之

宋一大家。最正，諸君最賢，傳授最明，自理宗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馮衍綱遠之計，非若隋之煬帝，必以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目許國至鎮。

李全妻楊氏郊迎。也。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

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見上卷第八。還楚州。見上卷第十一。上謁，國端坐

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

浙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

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共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遣劉慶

福還楚為亂。至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頰，

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絕

城走。明日，國縊。意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卒，○副也。

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

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

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三月，葬永茂陵。○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

彭義斌  
致書趙

彭義斌  
死節

政。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目許國既死，李全牒登○移文也。彭義斌

於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

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

全自青州攻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不克，乃攻恩州，今山東東昌府恩縣。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

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

漣，漣水，今淮安府，安東縣。海，今淮安府海州。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

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見八十三卷三。諸將襄陽，今湖廣襄陽府。騎士戰河南，神州，中國曰神州。可

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今江蘇揚州府。趙范亦以爲言

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綱六

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綱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

徇，行定曰。真定，今直隸真定府。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綱竄大理，評

事胡夢昱，欽。于象州，屬廣西。目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

太子及秦王廷美，見上。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

雖管而卒。綱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目帝以九成見八一正色立朝，有中興明

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議

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藉籍田令。綱以梁成大為監察御

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目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

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欣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

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

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暨忌等駁德

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

復交劾之。鐫箋○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

且謂成大為成犬。綱冬十一月，以薛拯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綱以李

知孝為右正言。綱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祿。目胡夢昱貶時，魏了

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故

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慶湖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

三  
成犬

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靖州屬湖居住，德秀落

煥章閣待制，罷祠。梁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

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見七八。江浙江南浙之士，不遠千里，負

書從學，乃著九經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儀禮，孝經，論語。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

既歸浦城今福建建甯府浦城縣。脩讀書記見八三。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執此以往。」

綱丙戌二年金正大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諡。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目詔

贈陸九齡直祕閣，諡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諡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

官，各有差雌。九齡，撫州金谿今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

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卒。

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以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淵，

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

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

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

今湖廣安陸府荊門州。政行令脩民俗爲去聲變，卒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於鵝湖。山名，在江西

廣信府鉛山縣，上有湖，言熹子畜鵝於此故名，朱陸二子講學處，號鵝湖書院，在鵝湖山下。辨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見八三卷六。九淵爲

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

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兄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爲梭山先生。九

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煥、舒璘。燮端粹專靜，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

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

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簡篤學力行，爲政設施，皆可爲後世

法所著禮書，行於時，煥定海。今浙江黃巖縣。人乾道。孝宗年。中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

淑諸人，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

兩首無

詩禮講  
建昭勳  
崇德閣

贈朱熹

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遂

爲高郵由今江南揚州府高郵州。教授，終於舒州今江南慶府。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磷刻苦磨厲，改過遷善，

從張栻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務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徒步往謁之，乾道中，

爲徽州今江南歙州府。教授，作詩禮講解，仕終宜州今江西袁州府分宜縣。通判務理宗分信義州，既正明七，無可言者，獨褒表

先哲一事，差強人意，故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

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皓，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

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自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

閒諫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

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見上。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

覲賢上。立。綱八月，衛涇卒。綱徐晞稷罷，以劉瑋爲淮東制置使。○冬十一月，盱

眙見上。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瑋，以衆降金。

綱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春正月，以姚翀充爲淮東制置使。綱贈朱熹太師信國公。目

熹先諡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

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信州，今江西廣信府。國公。」踰

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

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理宗今號。中，改封徽即徽州府。國公。綱夏五月，李

全以青州降蒙古。○六月，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

東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綱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覲歸。目時諸將爭掠

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

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綱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綱八月，蒙古以

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綱冬十二月，蒙古鐵木

真死于六盤山。在陝西平涼府鞏德縣。少子拖雷監國。目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

六，廟號太祖。凡四子，長曰朮赤，性卞急。蹇疾也。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歹，戴上聲。性

慎密，為眾所畏。三曰窩倭闊台。四曰拖雷，鐵木真死，拖雷監國。綱蒙古入西和

州，知州事陳寅死之。目蒙古兵薄博○逼西和今陝西鞏昌府西和縣。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

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也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  
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  
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綱** 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二月，金將完顏陳利尙大蒙敗古兵于大昌原。目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將完顏陳利尙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  
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閒，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綱** 冬，十二月，以薛  
極知樞密院事，袁紹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

**綱**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奇生溫窩闊台元年。秋，八月，蒙古窩闊台立。

**綱**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春，二月，復起趙范趙葵節制鎮江。今江蘇鎮江府。滁州。今江蘇滁州府。軍馬。范，

方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是，俱復視事。**綱** 夏，五月，以李全爲彰化。今平涼府涇州。保康。今湖廣隴陽府保康縣。節度使，京

東鎮撫使，全不受命，遂罷知揚州翟朝宗。目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爲兵，不限  
南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  
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



於射陽湖在江蘇府山陽，鹽城，揚州，寶應三縣界。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今江南蘇州府。洋入

平江府。蘇州府。嘉興今浙江嘉興府。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諜平去二聲。窺視也。畿甸，且欲銷朝廷兵備，

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及全

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敷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

擣鹽城，成趙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

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於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

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步五四。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

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去聲罷朝宗，命通判趙

璫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綱冬十月，

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目李全反謀益急，執政多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

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

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綱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

會師擊敗之。綱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綱立皇后謝氏。

如待小兒啼則與果

目后天台今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鰲雄○黑，黑翳意○蔽，一目，父渠伯早

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己功，命選謝

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詣父舉，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

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眾以為后妃

之祥，樛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軫良已，唐蛻起瑩白如玉，醫又藥

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

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

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綱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江

南谿州，今江蘇。綱夏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將國安用從，全妻程氏走山東，降於蒙古，蒙古以為邵元帥，行省山東。綱秋八月，蒙

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綱九月，太廟火。○冬十二月，新作太廟。

綱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孟琪琪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目初，琪父宗

政知棗陽，見上卷。招唐鄧見上卷。蔡今河南汝州壯士三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

山鵲燈

趙范兄弟收復淮安

忠順軍

秦陽平

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琪代海琪分其軍爲三衆皆帖然琪又剋平堰燕○平水於

東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

丈漑既○ 漑也田十萬頃百畝爲立十莊二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足琪又命忠順軍

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棗陽綱以史嵩之爲京

湖制置使知襄陽 封府。綱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聖河南開 封府。使其將速不臺圍

金汴京今河南開 封府。綱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於三峯大

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金遣曹王訛可爲質至于蒙古請和夏四

月蒙古退軍河洛綱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國安用降金

金封爲克王行東京尙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綱閏九月見五卷 第五。出于角綱

冬十月金盱眙見上 三。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爲昭信軍綱蒙古拖雷死目拖雷見上

四生六子長蒙哥次朮兒哥三忽都都四忽必烈五旭烈六阿里不哥綱十二

月皇太后楊氏崩證曰恭聖仁烈，外朝以日 易月，宮中行三年喪。綱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目蒙古再

遣王檝榘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爲可遂復誓之舉獨趙范

金完顏 陳和尚 死節

趙范乞  
之鑿宣和

不善曰「宣和徽宗年號海上之盟約金史攻送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鑿。」帝不從。

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綱金

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綱癸巳六年金天興二年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今河南衛輝府與蒙古

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今河南歸德府白撒伏誅綱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

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為太師尙書令都元帥以城降蒙古綱夏四月金崔立

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有逆觀者萬狀甚於徽欽之時。綱六月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金主守緒走蔡州。

見綱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從非律楚材之請也綱秋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

察兒伐金會攻蔡州也綱九月金人來乞糧不許綱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

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

討者未嘗不切責之今乘我疲弊來攻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

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辱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

我亡必  
及於宋

金強伸  
死節

爲我亦

所不堪  
者他日  
與成大  
同傳

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綱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金主徽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戰而置之，獲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綱封史

彌遠爲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綱彌遠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

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封會稽郡王，奉朝請。見十五卷八。越八日而卒。彌遠爲相凡

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

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檢小人王也。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

殆盡。帝德其立己，惟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綱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

罪免。綱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既而臺臣交劾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

澤貪淫伎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

諸賢，而成大尤心術險險巖希○危。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雖知孝亦鄙

其爲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綱詔收元

綱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擢

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綱曾從龍宣繪免。綱以洪咨夔王遂爲監察御

史曰帝親政五日，卽召咨夔爲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賅。該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賅損，皆落職。」十二月，薛極免。目極與胡榘、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綱甲午，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

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尙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綱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綱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爲藉籍田令。目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爲遊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今浙江嘉興府。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藉田令，恃寵不檢，日縱遊諸妓家，至夜，卽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在杭州府城四。中燈火異常，時語

去 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

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理宗弟，至微也。魏田之令，志願始也。理宗知貫道之無損

志願始  
理宗甘  
心用小

，有素矣，知而用之，則量理宗甘心於用小人也。南宋之亡，豈無自哉。綱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目史嵩之

遺使以孟珙所獲金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於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於

太廟，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

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詔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

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具狀，必欲

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

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

矜功自侈，謀身詭祕，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

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亦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

來之憂。帝嘉納之。綱五月，賜黃榦、李燔、李道傳等謚，錄其子。目詔榦、燔、道傳及

張天綱  
忠義

趙范趙  
奏請復  
三京

邱岳  
范

喬行簡  
疏興兵

陳宓密樓防徐瑄胡夢昱等，阨於權奸，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諡復官，錄

用其子。綱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院事。○

詔復故濟王竑官爵。綱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金故

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目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東

汴州，今河南開封府，西京洛陽，今河南河南府，南京應天，今河南歸德府。

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

范移司黃州。今湖廣黃州府。

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

鋒銳，甯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

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

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杲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

告。休假也。

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

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

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

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



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

今江南廬州府。

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

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

見上第五。

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

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邱門，約立祝火，

倉猝中就馬上抱立刺殺之，遂以城降。

（靜軒周氏曰）請復三京例，以無駭詞，三京，宋之故土也。言故將何

必度其事勢，吾之兵甲精歟？倉廩盈歟？人才足歟？府庫充歟？然後舉事。猶慮弗及，況蒙古以方張不制之虜，新興訂盟

，豈宜遽叛，則是中國生失信於夷狄，而曲在宋矣。又安能不致蒙古之靈擾哉？他日下詔罪己，方悔前愆，嗚呼！晚矣，故直書以著其自取之失也。

**綱**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

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

見上四。

以淮西兵五

萬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

陽潼關，

見四一卷三。

何待耶？」

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

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命西上，又命揚誼

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遣軍正將張迪以

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

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綱**八月，朱揚祖還自河南，先

恢復必度事勢宜速叛

是遣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至是還，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綱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會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目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去造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見二二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誼僅以身免。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蒿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才子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葵才子削一秩，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似當益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綱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綱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了翁，大儒也。綱曰：特書曰召者，所以著理宗用賢之美也。目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於

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二句易繫辭上傳之辭。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

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

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綱**冬

十月，陳貴誼卒。**綱**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批**（靜軒周氏曰）大學衍義，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

功，脩、齊、治、平、之業，誠有國者之所當講也。理宗於萬幾之暇，特詔德秀進講是編，自非留心於聖學者，曷能以臻此哉？其與玩物志者異矣！**綱**十一月，蒙古使王楫來

目蒙古使王楫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閒，無寧日矣。**綱**安南入貢

**綱**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綱**詔孟珙屯黃州。目珙留襄陽

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人，分屯淩。淩，地名，在河南。樊城，見上卷。新野。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

唐鄧。見上。開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入對授主管侍衛

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見上。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

人才，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見十二卷四。當言戰，不當言和。」

賜賚甚厚，珙至黃，增障。皮○城上。女牆。浚隍。城下池也。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

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安二砦，以居

獨慨然  
以斯文  
自任

諸軍。綱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德秀卒。目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真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史彌遠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誣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止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爲多。綱六月，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目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見上卷第六。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卽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從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

至十三疏不許綱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綱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

海等侵蜀。武木鯁歹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

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綱冬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

淮京湖軍馬。目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

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摺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

故事陸辭御書唐嚴武見五二卷四詩及鶴山見上卷十二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

見四一卷七於江州今江南九江府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綱曾從龍卒

以余嶸橫同簽書樞密院事。綱蒙古闊端入沔今陝西漢中府沔縣州今陝西漢中府沔縣殺知州事高稼進

圍青野原利州見上卷第九統制曹友聞將兵救却之。

綱丙申三年春正月蒙古將武木鯁寇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目統制李復明死之。綱

二月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目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

以外之重二歲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綱以陳

韡老為沿江制置使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韡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綱三月襄陽將王旻等

李韶訟魏了系

略罪己詔

作亂，以城降蒙古。自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

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

任。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蒙古實爲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大之罪。綱夏四月，魏了翁罷。目了翁乞歸田里，不

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見上卷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

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

知國家人才，燁葉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綱下詔

罪己。目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

罪己。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侂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

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

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屬饑金之

寢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濟可

噬乎？」啗臍見四七卷六。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見二九卷四。相

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

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一綱

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葵兼知揚州，兼田一綱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戩之參州政

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一綱八月，趙范有罪免。論失襄陽之罪也。一綱蒙古陷棗陽軍德安

府。一綱初，蒙古破許州。聖河南開封府。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

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鐵木真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闊端南侵，俾樞從。至是

破棗陽。見上卷第八。忒木鐸欲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今在廣德

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

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燕，今在

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姓樞

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樞乃一綱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一綱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在陝西

州。今四川成一綱冬，十月，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

劉銳等死節

程朱性理之書

江漢先生

幼子下  
拜受

銳等死之。目關端兵離成都，入文州。見六一卷三。趙州劉銳通判趙汝彙，向乘城固守，

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大以藥，皆死。家素有禮法，

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彙被

執，戀上聲。切肉塊也。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綱封陳日叟景為安南王。綱十一月，以喬

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譚分道拒之。○

孟頫引兵敗蒙古忒木禿于江陵。綱蒙古將察罕寇真州，知州事邱岳敗之。綱

復成都。

### 卷八七

南宋紀

理宗皇帝

綱丁酉，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埴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二月，以鄭性之

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李鳴復罷。綱詔經筵進

講朱熹通鑑綱目。治錄目錄司馬公暎等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所代顧末。舉事稱違，胡文定續書也。其事固備，不足以示後來鑒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民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

紹經筵  
世講通  
鑑綱目  
綱目有  
道於治



益於治道也，不少誠為人君之常講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岐者矣，直書於冊深予之也。

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贈少師諡文靖。

綱夏五月，臨安大火。臨安大火，自己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

濟王之寃，進士潘枋方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賢上彌遠之

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

枋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寃矣。綱六月，

鄒應龍罷。○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事樞密院事。綱蒙古校儒

士于諸路，目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

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

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見七九卷一為奴者，亦

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

衡量立鈔鈔鈔也。法定均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綱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

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目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今湖廣黃州府孟珙帥師救却之。

遂攻安豐，見八五卷三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城上望樓也杲隨陷，隨補完，蒙

蒙古校士諸路

杜杲守安豐

古令拔都魯斫酌也牌杈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

者用小箭射石其目都拔魯多傷而退曾池州今江南池州府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

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

其遺履長尺有咫止〇八尺曰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

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綱戊戌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綱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

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今湖廣武昌府〇尋非督視淮安西路光祿黃夔施州綱夏六月李堉卒綱秋七月

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綱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綱蒙古察罕帥兵

號八十萬圍廬州今江蘇廬州府期破廬後造舟巢湖見八卷第四以窺江左於壕池也

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

霸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

層俄砲中垣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人練舟師扼淮河

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

杜杲守廬州

蒙古建太極書院

西制置使。綱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鄂州。今湖北武昌府。荆門軍。見上卷。綱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目時濂溪。見七一卷第五。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河北也。楊惟

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茂乃收集伊洛。二程氏。諸書

載迭燕京。今直隸順天府。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游深著太極圖，見七一卷第五。及周子祠以一程額

師。張載、楊時、游酢、朱熹、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

是河朔始知道學。

綱己亥，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

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目嵩之既相，一時

正人，多以不合逐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

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綱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似簽事樞密院事。綱三月，

孟珙復襄陽。目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樊城。見八五卷三。襄陽。見上卷第八。因上奏曰：

「取襄不難，固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

繼，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輕理，如獲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

孟珙復襄陽

襄樊為朝廷根本

忠衛軍  
先鋒軍

陳垣

孟琪大  
興屯田  
甯武軍

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蔡州今河南汝寧府息今汝寧府息縣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郢州見上降人置先鋒軍。綱冬十二月，觀

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目與之晚出番滯禺魚，今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屹銀入。然有大臣

風與張九齡廣東韶州府曲江縣人唐玄宗朝賢相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即廣州府公。諡清獻。綱孟琪

遣兵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今四川夔州府。綱以陳垣昭對國子司業，目垣史彌遠

之甥也。紹定理宗年號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

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垣曰：「好

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

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

為得師。

綱庚子四年春正月，彗見五卷第五。見營室。綱臨安大饑，綱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綱

二月，以孟琪對四川宣撫使，琪遂大興屯田。目琪條具上疏事宜，遂拜四川安

撫使，知夔州。琪至鎮，招集散民為甯武軍，以降人回鶻魂入。愛里八都魯為飛

飛龍軍  
南陽竹  
院林兩書

褒崇五  
賢詔

鴟軍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子歸今邵隆州府歸州尾漢口見四

十卷爲屯二十爲頃田百畝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

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見六一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

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

其法於所部行之綱夏四月召史嵩之還綱以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綱秋

九月喬行簡罷辛綱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

院事范鍾參知政事

綱辛丑眉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頤程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

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目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

頤張載程頤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

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

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者啓沃見八四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

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見七二卷爲

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南汝伯。載郿郡府郿縣。伯

顥河南伯頤伊陽伯。綱三月，趙以夫罷。○秋八月，求遺書。綱冬十一月，蒙古主

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目窩闊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

宗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為嗣。至是，六皇后召耶律楚材問之。楚材曰：「

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利林。城名本唐回鶻

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端平二年城之，周闊五里許。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綱成都將田世顯

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目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見上

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

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同輓音威上聲。○載囚車也。送隆之至漢州府。城成都。命諭守臣王夔降，隆

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

所屠。綱十二月，余天錫卒。綱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議私也。至淮上，守將囚之。明發

行人所以通兩國之好，國之安危繫焉，今既囚之，則是失交鄰之道，啓兩國之爭，其不可也必矣。

綱壬寅二年春，正月，游岳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簽

陳隆之舉家數百口死

孟珙分  
古軍象蒙

書院事。綱以徐榮叟參知政事。綱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目蒙古也可那

顏耶律朱哥自京兆今陝西西安府取道商今西安府商州房今湖廣鄖陽府房縣以趨三川四川，東川，漢川也，西川，今四川成都府。

府，東川，今四川瀘州，遂攻瀘州屬四川。孟珙遣一軍屯江陵今湖廣襄陽府江陵縣。及鄂州今湖廣武昌。

昌府。一軍屯沙市城名，在荊州府城東南。一軍自江陵出襄今湖廣襄陽府。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

州屬四川重慶府。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今四川重慶府開縣。梁棟以

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行示也。由是諸將稟命惟謹。綱蒙古燕京

幕府之長。分及之。樞一切砌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之蘇門山名，在輝縣西南。作

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周子程二程，子頤，頤，頤張張子邵邵子司馬司馬公六君

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綱夏五月，趙葵

罷綱。六月，徐榮叟罷。○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院事，杜範同簽

書院事，定子尋罷。綱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今江南揚州府。滁和二州，俱屬江南。州。綱冬十

月，蒙古陷通州屬揚州府。屠其民。綱十二月，別之傑罷。

法。孟珙軍。姚樞棄門。官。蘇。六君子。

綱癸卯三年春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目初玠家貧落魄朴○不得志貌。無行亡

命見二五卷三。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見四一卷第七。俾帥舟歸沂素○逆流而上也。淮入

河抵汴見三四卷十一。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

麤人斥為噲伍韓信黜後，平常怏怏，蓋與絲灌等，因過樊噲門歎曰：生乃與噲伍也。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

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

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時蜀地殘破兩川東川

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擧也。守宰蕩無法度蜀

日益壞玠至大更耕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

隨其材而任之遂於利利州，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閬郾○閬州節度使府。城大獲山以獲蜀口蓬州屬四川順慶府。

城營山渠州今順慶府渠縣。城大良平嘉定今四川嘉定州。城舊治瀘州見城神臂山其他因

山為壘綦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綱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目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鞞合蠻專政

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諫不聽憤悒成疾而卒或譖



耶律楚材名言

余玠城釣魚山

畫地為山川形

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復過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人以為名言，至順

元文符年號。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公。（宋子頁曰）

元承大亂之後，天縱人理，幾乎混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

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綱**余玠城釣魚山，徙合

州治之目播州

今四川遵義府。

冉璉

津

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閩帥召辟，

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捩物而坐曰踞。以望。

白土也。

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丙人曰：「某兄

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悲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屬事也府。城乎？」

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

莫若釣魚山。在合州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

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璫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綱**甲辰四年春五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目**初，範爲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卽棄官去。至是不屑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綱**三月，以金淵簽書樞密院事。**綱**夏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

載其所上之策，今而分注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一時猥進而不足紀。所上之策，或一時浮靡耳，而不足錄耳。不然綱目何以但書留夢炎及第！分注皆別而不書哉，厥後夢炎用事，背國降元，則其素乏風節，已可見於此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綱**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綱**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傑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目**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疾亟，嵩之謁告，謁請也。休假曰告。許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

徐元杰  
起復之

黃愷伯  
等劾史  
嵩之

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嵩之憾之。帝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祕，曩者開督府，以利議墮，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禍，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屬祝貂璫，當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實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遊士之籍。綱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目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

正論乃  
國家元  
氣

杜範首  
上五事

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爲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立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綱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目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總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綱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目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常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笑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哈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見八五。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策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綱

孟珙 江陵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目珙至江陵今湖北廣利州府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

疽去如，水浸下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

至三汊去，無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

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

其高下，為渠蓄泄，三百里閒，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

上之。

綱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右丞相兼

樞密使杜範卒。綱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目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

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

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

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

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渙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丙汰

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閣上書訟冤，詔

蠻煙瘴 關在朝

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民○錢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

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

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於應辦，試恐

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

與改絃易轍，戮力并力也。王事以收桑榆見二十卷二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

相傳亦嵩之致毒云。**綱**冬十一月，以陳譚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偁

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忻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綱**丙午，六年，蒙古定宗貴春正月朔，日食。**綱**二月，范鍾罷。○夏六月，以陳譚參知政

事。**綱**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請立貴由，乃即位於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綱**九月，寧

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目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

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見十三卷第論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愜。謁

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士，面色凜然，無敢

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歲於易學。

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忠襄。

史稱其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故卒而具其官爵以予之，蓋京湖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要衝，誠宜擇人以制置也。今乃以落魄無學無

術之似道爲之，多見其不勝任也，故下書蜀古選京湖江淮之境此其驗耳。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臺諫及翰林學士李韶等論之，遂命致仕。

○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丁未，七年，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院事。○游鼎罷。○

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陳韓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韓兼知潭州。

戊甲，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貴由年四

十三卒，廟號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

皆不服。○秋，七月，王伯罷。

己酉，九年，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趙葵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夏，五月，陳韓罷。○冬，十一

月，應繇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史宅之卒。

庚戌，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

，曾伯知江陵府。

**綱**趙葵罷官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

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見六卷第五以自慚后稷所讀何

書敢以趙抃仁宗朝賢相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

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綱**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目**玠帥蜀慷慨自

許數年之閒邊境稍息寢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從繼史勇，○獎勛也。其進兵於

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今陝西漢中府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無功而還

**綱**辛亥十一年蒙古憲宗蒙哥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目**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

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

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

欲他屬視將置之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於闊帖兀阿蘭

之地追尊其考拖雷見上卷第五為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

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見十八卷七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

沒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兀良合台速不臺見上卷第五



之子也。**綱**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目**詔凡軍民

在漠南見十七卷一。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見上忽必

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

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

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

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閒諫之者矣。不若

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綱**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綱**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綱**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

槐簽書樞密院事。**綱**蒙古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目**忽必烈從姚樞

之請，置經略司於汴。見上卷第五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見同上

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姚樞諫行言德，足以慰其行道之心矣，其知出處節義何。**綱**蒙古號西域僧那

摩為國師。

**綱**壬子十二年春，二月，蒙古主蒙哥徙諸王子邊，殺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竄

姚樞失出處節

失烈門于沒脫赤。綱夏六月，閩浙大水。綱蒙古分漢地封宗屬。目蒙古主以中

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金南京今河南開封府。關中。今陝西西目擇其一。姚樞曰：「南京

河徙無常，土薄水淺，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

寡，河南懷孟。見六四卷二。地狹民夥，胡果反。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

綱癸丑，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禔為皇子，封永嘉郡王。目帝在位歲

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見八五卷末。子孜為皇子，賜

名禔，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綱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

諭使。目初，利州。見上三。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

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見同上。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去聲。旗

幟精明，舟中皆戰掉。調上聲。四支乘掉也。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

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

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

衆，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

儒者乃  
有此人

余玠斬  
王夔

余玠蜀之長城

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姓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見上余晦為宣諭使

綱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

綱 甲寅二年夏六月詔籍余玠家財目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恣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

孫遂認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

玠立功西蜀不為少矣使玠誠有私藏亦當付之八議况無乎籍之非義也分注徵之累年則其子冒認明矣理宗於國勢日促之際而待功臣如此則凡欲立功者孰不為之解體哉此舉失矣 綱 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綱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

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目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其行於西

余再五  
來上流  
而色不  
變

廉孟子

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

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

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

急，帝乃召晦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頓重兵，置司夔州。見上以固荆蜀輔車之

勢。左傳：僖公五年，輔車相依。注：輔，頰輔車，牙車。帝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代晦。綱秋九

月，殺利州見上西路安撫使王惟忠。目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

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燬成其事，

遂斬於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亦死。綱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目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

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

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之。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人較射，連發三中。

衆驚歎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以京兆即關中見上分間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

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

強扶弱，境內大安。

綱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從起居郎年子才之言也。綱二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

為京兆提學。目衡懷慶今河內懷慶府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

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事之，謂衡

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

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卜筮之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

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故城在直隸水府西姚行得程

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見上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去聲

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苟在下之任也。」凡喪

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浸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

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嘉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

化之。綱三月，以王埜野簽書樞密院。綱雨土。綱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綱

正月迅

易疏義  
王弼

進學之  
自小學入

三不吠

理宗親  
天親  
第一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目大全鎮江。

今江南鎮江府。

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婿，夤緣

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

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

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宋臣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罷監察御史洪大

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天錫之言事忤官董宋臣，盧允升，故罷，遂及方叔清叟。

八月，王埜罷。以董槐為

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

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綱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今四川重慶府。

綱夏四月，加

賈似道參知政事。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

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

臣敢為得人賀。」綱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官，竄太學生

陳宜中等于遠州。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時帝

年寖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弄威權，

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

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

六君子

八字書  
朝門

全邪佞不可近，大全益怨之，乃入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綱秋七月，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磻盤簽書樞密院事。綱九月，監察御史朱熠煇乞汰冗冗本吏，不報。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真宗年號慶歷仁宗年號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綱冬十一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目時閭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閭馬丁當國勢將亡」。綱蔡抗罷。

綱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淵自

荆湘置制使召

淵未至卒。綱蒙古罷忽必烈開府命阿蘭答兒行省事於京兆見上或讒忽必烈

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蘭答兒行省事於京兆見上劉太平佐之忽必烈聞之

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盪王妃

王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

白而止。綱夏六月馬天驥罷。綱秋八月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

不哥守和林。綱冬張礪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

綱戊午六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綱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目

光祖為沿江制置辟璧。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今湖廣荊州府以汪立

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綱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綱秋九月蒙古主蒙哥入劍門見三三卷六冬十一月陷鵝頂堡諸城。綱林存罷

○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綱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

蜀。目詔光祖移司峽州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六郡鎮撫向士璧移司紹慶今四川重慶府彭水縣。士璧遂



進師歸州屬荊州府與光祖迎戰房州即房縣見上三蒙古少却綱蒙古主蒙哥入閬州見上

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綱己未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沿江制置使史之謂之

似道尋棄督江西二廣人馬綱二月蒙古主蒙哥圍合州慶重慶府王堅力戰禦之綱三月以呂文德為

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文德及蒙古史天澤戰于嘉陵江在合州敗績綱以朱熠

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綱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餘眾

解圍北還綱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

登外城堅率兵逆戰猶黎明也遲明也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

宜早降一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

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位○楸小棺也

負之北行合州圍解捷聞詔加堅甯遠軍節度使綱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

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今湖廣武昌府綱以戴慶烜可簽書樞密院事綱蒙古陷臨江

臨江府今江西臨江府知軍事陳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今江西瑞州府綱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

出內府銀幣犒師。**綱**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綱**以吳潛爲左

丞相，兼樞密使。**目**潛既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憒

繼王，設爲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

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泰來

等羣小噉擗，擗，踞也。時小雅：噉者皆憎言噉。噉者，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沈炎實其爪牙，

而任臺臣，甘爲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

等羈雞管州軍。一帝不聽。**綱**卽也就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今湖廣漢陽府以

援鄂。**綱**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綱**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見上**綱**閏月，

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時蒙古兀良合台圍潭州。**綱**賈似道乞利于蒙古，忽必

烈引還，鄂州圍解。**目**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

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走鄂，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

京往，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

謀立阿里不哥，乃許之。遂拔砦而去，遣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

賈似道  
乞和于  
蒙古

兵。綱十二月，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綱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兀良合台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

夏貴等殺其殿。願去聲。卒于新生磯。綱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目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

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雲閒張氏曰）嗚呼！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鎮以來，蒙敵朝廷，屢以退

戍，一聞其至，則心戰膽栗，恨無以容身。適會蒙古自石他而直瑛，且潛窺其邊去，或殺其殿兵，或殺其俘卒，掠為已

功，以聞於朝，而其稱臣納幣之恥，則掩而不聞焉。是以蒙古之心，以為可既納幣稱臣以求和，今又殺俘我軍士，是何詭

譎而轉展無信邪？故蒙古加兵之心愈堅，而宋人之國愈不可為也已。故曰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

綱白氣如匹練，亙天。徽宗之時，書亦氣亙天，皆非寧國之嘉祥也。觀綱目之所書，始可謂微宗見七

以知天道人心相與之機矣。四卷四。綱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目忽必烈北還，時諸王

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於開平。寶佑四年。九月，蒙古主蒙哥以建城市，俗宮室，一二會之所，忽必烈以

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綱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目默肥鄉人，金

賈賊為國招敵 白氣如匹練 天

綱開平 旭烈 第五。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廉希憲趙良

於世立無

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

邸，王邸也，邸見四八卷一。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

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

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

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綱吳潛罷，目初，賈似道在漢陽。見上以

潛移之黃州。見上為欲殺己，銜也。鹹○恨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禪。見上為太子。潛密奏

云：「臣無彌遠之才，史無是種詔立理宗，廢皇太子為濟王，尋殺之。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

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奏。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說潛獨不然。章

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頗○不測。請速召賈似

道正位鼎軸。猶言鈞軸輔軸，見六五卷一。帝從之。遂罷潛奉祠。綱（史臣曰）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他者，能為斯言哉。

詔百官郊勞。去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

達甯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

綱

亮剛直

蒙古初定官制

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己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

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綱蒙古

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其簡以斷事宜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闡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做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

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兼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書院事○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副之○戴慶烜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

和林見上○五月饒虎臣罷○戴慶烜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綱蒙古以

王鶚諱為翰林學士承旨目鶚金正大金哀宗守緒年號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

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今直隸保定府蒙古主在藩邸召

對甚禮重之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唱王

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綱熒惑入南

斗見三八卷五目留五十餘日綱六月立忠王禕為皇太子目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

熒惑入南斗理宗家教甚嚴

賈似道  
福華中  
經道

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補平聲○復申時○

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

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綱**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

來脩好。去聲賈似道幽之真州。**目**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

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脩好，以郝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

國信使，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於真州。今江南揚州府

儀真縣。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

誤國。」又數朔上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

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羅去聲○巡也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

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

矣。」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

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蒙古遣使以脩好來，其意善矣。賈賊不虞宋之將亡，危

如朝露，反拘其行人，果何義哉？噫，南宋之亡也，理宗啓之，而賈賊促之也。於蒙古乎何尤！

**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冬十二月，蒙古

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

### 卷八八

南宋紀

理宗皇帝

辛酉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目帝手詔曰：「虎闈」

威字

齒胄，

一制凡入學均齒

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

見四二釋

菜

文王世子，好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謂立學之初，既興禮樂之器，則幣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菜，蘋藻之屬。

之事我朝俱未嘗廢

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

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

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

祖謙尙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二月，朱熠罷。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

書院事。○以俞興爲四川制置使。○蒙古聽儒士被俘見上卷者贖爲民。五月，

人心  
正聖道一  
大明

許彪孫  
死節

許彪不  
草降表

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綱**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

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衡等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才言罷，狀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綱**六月，潼川今

川瀘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屬四川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目**初，賈

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己，令呂文德以上摭職人拾其罪，逼世

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論計邊費。

興遣史下整整訴於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盧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

古。蒙古以整為夔今四川夔州府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

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

屈，合門仰藥仰首而飲藥也。死。**批**（雲閒張氏曰：劉整之叛，信有罪矣，然原其所自，亦非其本心也。乃似道追之也。嗚呼！賈道曠良將以資敵人，是猶撤

藩籬以延登入室也。欲求貨資之不覺得乎！**綱**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今廣東惠州府。**綱**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

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綱**賈似道殺湖

南制置副使向士璧。**目**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滅○鐵亦污也。鐵亦。一時闡臣，且怨士璧

嘗侮己，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沃漳州。今福建漳州府。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



是趙葵見上卷第九史巖之見八卷六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

逮見十卷第六至行部責償，幕屬幕府僚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

其妻妾徵之潭見同趙葵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今江西廣信府謝枋得以趙葵檄文也給

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民錢，餘

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見五卷第五」二卵而棄千

城，豈可聞於鄰國？」見五卷第七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見上卷第九出知和州屬江南。

堅鬱鬱而卒。綱冬十月，沈炎罷。○蒙古主忽必烈擊阿里不哥于昔木土，敗走

之。○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江萬里

罷。

綱壬戌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賜緡錢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綱呂文德復瀘

州。綱劉整率所部入朝於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爲江安軍。綱蒙古脩孔子

廟。二月，皮龍榮罷。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綱臨安饑，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

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

謝枋得上書買

馬光祖請榮王賑

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飢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

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

祖遺吏分給，活飢民甚衆。綱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璣，以京東來歸，詔封璣為

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目璣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

志。至是，召其子彥簡於開平。見上卷第十。脩築濟南。今山東青州南府。益都。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等城壁，遂以

漣。漣水，今江西南淮海州。今淮安府海州。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李全見八卷三。詔授璣保信甯

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

使其子璣饒通好去聲於璫，事覺被誅。綱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馬

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璫於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

而還。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綱封陳光昺。炳為安南王。陳日煚傳位於其子光，煚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煚為安南王，加日煚為安南大王，然光煚是遣人請降於蒙古。

，蒙古亦加封冊。○綱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賈似道使劉宗申守循，以毒之也。綱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

事。○秋八月，蒙古陷濟南，李璫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略使。○九月，蒙

古以阿朮為征南都元帥。綱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

事。○蒙古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綱**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今

東壁慶府  
新興縣道死

**綱**癸亥四年。蒙古中統  
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綱**二月詔買公田置官

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目**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以楮  
作幣富民困於和糴思

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治杭州  
西府。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

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毖張希顏上

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

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

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云

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之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

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

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

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嘗銀為簡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

徐經孫  
條具公孫  
田之害  
陳茂廉  
不負徐  
公

置榷場  
于樊城

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

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今浙江嘉興府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

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利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

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

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促似道出視事似道復具陳

其制帝悉從之綱三月蒙古始建太廟古建太廟於燕京命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夏六月論買公田

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權貨之場權見于樊城見上目劉整

言於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

場於襄陽見上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見上卷第九請於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

人無信安豐見上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獲貨物文德不許或謂

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去聲文德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

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在襄陽府城東南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堡小城壁軍壘蒙古又築堡於白鶴小山

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陣○軍中吹角掠襄陽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

呂文德  
國之

增  
公田

兩宋

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靜軒周

氏曰：自置權場於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權場，文德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得書，所以志其失襄陽之漸云。

**○**綱蒙古以

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綱甲子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二月，增公田官于平江。

今江南蘇州府。

諸路，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衝平江。

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

**○**綱何夢然罷。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

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綱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

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目彗星。見五卷第五。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

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

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公田

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

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由是公論頓沮。**○**綱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汴宋之將亡也，故太學生鄧肅歸田里，南宋之將亡也，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於遠州，彼儒者之獲無辜，固不暇惜，而當時國家

自底滅亡，亦可悲矣！○註 鄧肅見七卷六。

**○**目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

燕古都

作銀關

理學復古始

貴塔撫見上。以罪黥配李於漳州。見上。規於汀州。今福建汀州府。蒙古阿里不哥自歸于上

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等伏誅。楊棟免。○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太

保，參領中書省事。蒙古入都于燕。劉秉忠請定都於燕。見八卷一。蒙古主從

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見同上。九月，竄建甯府。屬福建。教授謝枋得于興

國軍。枋得考試宣城。今江南甯國府。及建康。今江南江甯府。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姦擅

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橐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

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作銀關。賈似道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

於楮多，乃更造銀關。關見七九卷二關子。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界見六七卷第五，交子會見八二卷三會子。自製其印

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幣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

楮益賤。冬十月，帝崩。太子禩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上帝廟號曰理宗。（史臣

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名崔與之，吳潛，皆弗究於用，而吏輩遠，丁大全

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其由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習亂，國是靡定，自

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

度宗皇帝

名昀，孝王與內之子。初封忠王，理宗無嗣，立為太子。在位十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荒於酒色，拱手權奸，喪師失地，殆無虛日。賈似道方且粉飾太平，天怒人怨，以至滅亡。

綱乙丑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

度宗即位之初，而首歲，首月，首日，遽將日食，天變告此，強敵吞噬之象也。○可畏哉！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院事。

○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

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逆已事而退立曰竣。徑

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

馱○鎮名在湖廣荊州府枝江縣。

急朝中大駭，帝與

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

馬廷鸞簽書院事。秋，八月，蒙古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

事，衡辭，不許。安童木華黎

見八五卷十一。

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更

耕事，召許衡於懷孟

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見上一。

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童

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

事。

綱丙寅，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春正月，江萬里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

度宗答  
拜買似

包恢政  
聲赫然

儒教太  
宗師

以身掖

挾持

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

不知所為，卜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

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綱夏四月，姚希得

王燾罷。綱五月，以王燾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綱恢

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

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綱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

中書省事。綱初，德輝在史天澤幕。見四一下蒙古主在藩邸。見四八聞之，召見，問曰：

「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

執皆武弁。使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

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謂蒙古

主為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

政。

綱丁卯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立皇后全氏。綱后，會稽

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

人，理宗母慈憲夫



淮湖之民尤可念  
四賢配享二子從祀

人姪孫也寶祐

理宗年號

中父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

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

帝異之語

去聲

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也宜配祭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

妃。綱帝釋菜

見上

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目

又升顓孫師於十哲，追封雍新安伯。

綱

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儒重道之心切。帝釋菜孔子，而以四賢配享，二子從祀，可謂父作之，子述

之，善繼而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厭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蒙古亦視宋為衣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

綱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目衡

陳時務四事。

一曰立國規模，二曰中書大要，三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

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大學脩身為之本。

一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見上

綱二

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目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

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

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

在杭州府城西。

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

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綱決

我斷不  
陳自強

蒙古城  
白河口

於館客廖料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

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都守者，貢獻不可勝升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

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猶言無極。莫敢言者。**綱**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

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爚尋罷。○夏

六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綱**以葉夢鼎為

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目**利州四川保寧府廣元縣路轉運使王价子慤求遺滓，夢鼎

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宗

朝，自強附韓侂，得相，低曹誅自強，竄永州。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

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

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益

力，帝不許。**綱**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見上**綱**蒙古阿朮劉整謀入寇，遂

城白河口。**目**劉整言於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恐使宋得竊築為

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

整經略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在襄陽府南。顧漢東白河口。在襄陽府東北。曰：「若築壘於此以

斷。短。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以蠟為丸置書其中。告文

德文德怒且罵曰：「汝曹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見同上。城池堅深

兵儲支十年令。平聲。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

者竊笑之。

綱戊辰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留夢炎罷。綱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

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

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大欲謫

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綱秋九月蒙古阿朮劉整圍

襄陽。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

長造戰艦。威上聲。習水軍則事濟矣。」茲乃造船五十艘。搜船之總名。日練水軍雖雨

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還統也。城以逼襄陽。綱冬十一

丹粵金

戰船畫地為習水

武銳軍

月常挺卒。○行義役法。○十二月，包恢罷。

綱己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目兼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

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大築城壁，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

銳軍，脩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綱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目夢鼎扼

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上疏乞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綱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綱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目蒙古括諸路

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往經畫之。天澤至，築長圍，起萬山。在襄陽府城四。包百丈

山。在府城南。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賢上山南。虎頭山。見上。為一字城，聯互諸堡，以

立久駐，必取之基。綱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蒙古主命國師八思巴，

仰蒙古新字，頒行諸路，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綱三月，蒙古軍圍樊。見上。遂城鹿門。見同上。京湖都統張世傑

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圃，敗績。目世傑柔。見上卷。之從子，從柔成。見上。杞。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有罪

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於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綱以江萬

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五月，光祖罷。綱秋，七

張世傑  
赤灘圃  
之敗

長圍一  
字城  
新古行  
象古字

夏貴新  
城之敗

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城，敗績。綱冬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

都指揮使。目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見上為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因疽

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總禁兵。

綱庚午，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綱起復

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綱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綱蒙古廉希

憲罷。目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西晉八思巴。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

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綱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目宮中飲宴，名曰排當。

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

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

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綱蒙古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綱二月，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

辭，不許。目時阿合馬勢傾中外，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

廉希憲  
受孔子  
戒

排當

文天祥  
不呈制

賈似道  
作半閒  
堂  
與羣妾  
圖蟋蟀  
圖多寶

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

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蒙古主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

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綱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

祥，目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

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亟求解職，還祕書監。似道

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綱冬，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目時襄樊圍

急，似道日坐葛嶺。見上起樓閣亭榭。謝○上高曰臺作半閒閑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

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

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

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

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

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綱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

救襄陽。綱十一月，蒙古城萬山。自是襄陽道絕○萬山，見上第五。綱十二月，陳宗禮卒。

綱辛未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春二月大饑。目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

州。今江西撫州府。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彊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綱夏

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今四川嘉定州。諸路綱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見上。而遁李

庭芝自劾請代。不許。綱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目衡上疏論

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

自代者。衡奏曰。一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

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一乃拜衡集賢。名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

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一此吾事也。一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

有尙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

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

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

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

人之道。綱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目取

許衡教弟子法

黃震教

齊齋或教之力。千古一人而已。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綱王中，八年元平元年春，正月，元罷尙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綱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

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目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

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

州。今湖廣武昌府。庭芝闖語去聲。視也。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卽其地造輕舟百艘，出

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

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隘上聲。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

「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

順流發舟百艘，夜漏下三刻，起碇訂，鑛舟石也。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顧去聲。之。

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紼。瓦，粗大索也。

攢棹同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雲備貌。以避其鋒，黎明，黎黑也。將明而猶黑也。抵襄陽

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

屍遡流逆流也。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鏑○鎗本字。六箭，



精軍驚  
以爲神

體星椿

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見上赴范文虎於郢求援。

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薩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過椿即鋸

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

點視所部軍泊息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

一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見六五。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緮，

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見五十三。既出險地，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

以爲異。兵來會，喜躍而進，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

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

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檀門

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預對貴屍至襄陽城下。

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皮，城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

葬順塚，立雙廟祀之。綱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龍榮

二張顛

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

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今湖廣衡州府。居住龍榮恐不為雷

應所容，未至，飲藥卒。**綱**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

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目**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

禮成，幸景靈宮。見七二卷第五。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

帶御器械，請如開禧。宗年號。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連上聲。人步挽車曰輦。還宮，帝曰：「平章得

無不可？」**顯祖**給。臺上聲。誑也。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

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

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綱**冬十一月，馬廷鸞罷。**目**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

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

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語孔棘，念天

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闈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

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綱亡，決於此矣，蓋不待匡山之極而後見也。**綱**十二

涕泣出  
賈嬪為  
尼

南宋之  
亡於此

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目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

促行，扶病至。嵯屬浙江紹興府。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

扁也。篇〇小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

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癸酉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目樊城被圍見上。四

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去聲。富又數射石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

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砲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字〇郭也。

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具〇傷也。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

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

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鑱同以鐵，緝見上。上

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緝，燔其橋，襄

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博〇通也。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

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

范天順  
牛富死

王福死

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繞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度

將也。傳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綱二月，呂

文煥以襄陽叛，降元。目襄陽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

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上聲，○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

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

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

具以向襄陽。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里海涯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

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

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乃出降。且陳攻郢見上之

策，請己為前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

都督。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

至此。」綱三月，詔城清口。清河口，在江寧府清河縣。目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

帙於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

口 詔城清

人心猶印板然

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

利地築城備之。**綱**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目**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

守中書令，兼判密樞院事。劉秉忠薦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為

太子贊善，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

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

是，立為皇太子。**綱**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晉為沿江

制置使。立信，知江陵，晉兼建康留守，晉多獻寶玉於似道，故有是命。**綱**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

忠于循州。**目**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山范文虎怯懦逃遁。見上乞斬之。

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闔，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

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見上」父子文虎聞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

節不屈。見上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

忠挾資多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置重典，則人

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今廣東惠州府。拘管。**綱**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魯齊之  
道通於  
萬世

目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見上元主以問翰林學

士王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

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

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

廢墜。從之。詔（雲間張氏曰）：嗟夫！魯齊之任元，猶蘇合之遺糞穢耳。雖然，仕宋毋乃不可乎？曰：

哉？乃不得如孔孟之周流四方！列聘羣國耳，噫！魯齊之於道，雖塞於一時，實通於萬世。君子幸焉。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

書院事。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奔為沿江制置使。庭芝

兼知揚州，貴知廬州，亦兼知黃州。

綱甲戌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天子儀衛曰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

入朝。綱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目伯顏事宗王旭烈。見上卷第十。於西域嘗入奏事，

蒙古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綱二月，趙順孫罷。綱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焜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目帝崩

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眾以建國公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

汪立信  
移書賈

今日之  
計其策  
有三

公熯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綱封兄昱為吉王，弟昞為

信王。昱母和法妃，皇弟命賈容。綱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

后。綱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

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

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玩愒皆貪也，左傳：玩歲而愒日。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

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

出之江干。水涯曰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

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

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見五十三卷三。處輒參同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

數。○邏卒見十三卷五。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見十三卷五。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

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

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

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

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銜壁輿櫬也。君將受死，故使大夫衰絰，士海櫬而從之。

觀○左傳：僖公六年，許男而縛：銜壁，大夫衰絰士，輿櫬注，終也。於後惟見其面，以壁為贊，手縛故銜之。與其舉也。櫬，棺也。

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香入習目盲也。賊

狂言敢爾？」蓋立信一日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繼以朱禕祀孫為京湖

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繼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在杭州府臨安縣。崩。水涌安吉今浙江湖州府。臨安

即杭州府。餘杭今杭州府餘杭縣。民溺死者無算。繼元以博羅權為中書右丞。繼元太保劉秉

忠卒。目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

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

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

諡文貞。繼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目阿朮自襄樊既下，奉命

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且曰：「臣久在行閒，備見宋兵之弱，失今

不取，時不再來。」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

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

下詔數上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



海涯呂文煥行中書省於荆湖博羅權阿峇海劉登塔出董文炳行樞密院於

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見上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綱九月元呂

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權趨淮西綱冬十月元伯顏攻郢州張世傑

時將兵屯郢力戰禦之伯顏遂潛兵入漢今湖廣漢陽府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綱十

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目李庭芝在淮南今江南揚州府庭芝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聞秀

夫名辟擊○舉也置幕見上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

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給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

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綱

以王爚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爚固辭不許綱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

在湖廣黃州府城西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朮襲青山磯在湖廣武昌府城北遂渡江綱元伯顏拔陽

邏堡夏貴棄師還伯顏遂會阿朮趨鄂州即武昌府綱朱禕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禕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綱鄂州降元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以州軍降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

戊怨鄂遂引兵東下伯顏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綱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

淮東號小朝廷

邊居誼死節

以孫虎臣總統諸軍，**目**鄂旣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綱**詔天下勤王。**綱**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綱**陳奔以黃州叛降元。**綱**李庭芝遣兵入援。

### 卷八九

#### 南宋紀

恭宗皇帝

名焜，度宗次子，在位一年，元伯顏入臨安執之北行。二年殂，而南宋遂亡。

**綱**乙亥，帝曩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葬永紹陵。

**綱**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綱**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

今江西九江府。

叛降元。

**綱**元中書

左丞劉整死于無爲軍。

今江西南昌府無爲州。

**綱**知安慶府

屬江南。

范文虎叛降元。**目**文虎遣人

夏倚死

仰首而飲藥也。

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綱**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

夏貴引兵會之。**目**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

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

見四十卷十。

相銜，百有餘里。

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

禁兵，進次於蕪湖。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

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分注云：似道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嗚呼！天下皆為元有。

而賈賊猶以議和為望，其愚益可知矣。**綱**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賈似道至江上，以立

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

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

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見上卷第九。以至於此

。」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

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會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

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

高郵。見八六卷三。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鬻似道復請利子元伯顏不許。**綱**似道自

蕪湖遣還元俘。見七九卷一。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見八七卷九。如元

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見同上。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伯

汪立信  
忠義

江南無  
一寸乾  
淨地

賈似道  
以荔子  
黃柑遺  
伯顏

趙昂發妻雍氏

趙昂發死節

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

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綱以黃萬石爲江西制

置使。綱元陷池州，權守趙昂發死之。目池今江南池州府。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

去。通判趙昂發攝州事。昂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

屢諷之降。昂發忿氣填膺，瞠撐○直視貌。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

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爲守，守兵皆歸於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

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

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

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之其家，賞與弟姪僕婢悉遺之。元兵薄薄○逼也。

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

氏同縊。意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

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文華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綱元主封其子那木罕爲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目元太宗高麗台。長

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貴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為北平今直隸永平府。

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綱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率目天澤

至真定。

今直隸真定府。

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

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尉諡忠武。追封鎮陽王。綱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

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目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

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上聲。戰船。一千五百艘抄。船之總名。橫亘江中。

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見上卷末。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

新進。出己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檝同。夜。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

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磨戰艦合勢衝虎

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砲。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華

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

乘舟。衆見之。謹歎。諱也。曰：「步師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小舟掠

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見四一。三。收軍。

孫虎臣  
過妾

夏貴殊  
無鬪志  
諸軍晝  
夜嚴備

舳舻見上一。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

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犄見二十卷六之，殺溺死者不可勝升計。水為去聲之赤，軍資器

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

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

「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

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歌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

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於是鎮江今江南鎮江府甯

國今江南甯國府隆興今江西南昌府江陰見上守臣皆棄城遁。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和州屬江無為軍見上。俱相

繼降。元綱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元軍略行取饒州今江西饒州府。

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

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

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皮○城上女牆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

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聞襄樊破，見上卷第八鑿池芝山在饒州府城北。

唐震江  
萬里死

唐震擲  
筆不屈

止水

江萬里死

賈融義 不容誅 王煥小 王不 張世傑 衛兵入 王起文 衛兵勤 王起文 衛兵勤

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

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今福建延平府萬頃，索

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恣屍如壘。翌日，

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

國公，諡文忠。**綱**行宮留守趙晉棄建康而遁。**綱**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煥去位。

**目**似道至揚州。檄文也。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

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煥請擊蹕。見十一卷二。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

不治報徑去。己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今浙江鄞波府，則於平江今江蘇蘇州府。」

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治福建福州府。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綱**

雲開張氏曰：賈融義上表遠都，義固不容諫矣！其書王煥去位者何？蓋位者君之所與，當以死守而

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見上。**目**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

異。陳官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綱**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目**勤王

詔至贛。贛州府。天祥奉梓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

李芾遣兵入援

三人異名而同

郝經續後漢書

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

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

之事。」聞者爲之感動。**綱**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目**芾性剛直，忤賈似道

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治湖廣長沙府。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目**

靜軒周氏曰：「是時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爾。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頗不善哉？綱目詳書於策，所以示中國復讎之義，爲臣子徇國之勛也。其垂訓大矣！」

**綱**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

書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綱**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目**元主復使經弟行

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道病，元主敕尙

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諡文忠。經爲人尙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撰續後漢書

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荀宗道後亦至國子祭酒。**綱**賈似道

有罪免。魏分注，太皇太后之言，似道若無罪者，而大書曰：有罪者何？正天討也，書有罪免者何？失討賊也。**目**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

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

意其已死，卽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



汪立信  
卒于軍

汪立信  
忠臣之

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鑑開元兵日迫，託故徑去。綱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目立信

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

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祝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

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岡○咽而卒。後元軍至建康。見上金

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見上卷第九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

「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

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賈似道，姦臣之首。汪立信，忠臣之魁。忠臣不用，姦臣

顛倒，而國事決不至此。大書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以表其死於王事也。何其光明俟偉矣哉！綱元博羅權入漣海州。見上卷三月，陳宜中

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目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

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見十三卷第五部伍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石，火箭入

宮，斫酌○斫也。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上綱元伯顏入建康，目建康都統

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

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臨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通布布

敵，已扼其吭。見上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

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見上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

四出。知廣德軍今江南廣德州。令狐榘以城降元。詔諭元呂文煥、陳莽、范文虎使通

好去息兵。綱以王爚、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綱削章

鑑官，放歸田里。目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

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其官，放歸田里。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

滿朝歡。綱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目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

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戚配翁應龍於吉陽軍。今廣東瓊州府崖州。罷廖瑩、中王庭、劉良

貴、陳伯大、董樸等官。綱元軍入常州。目知常州。今江南常州府。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

等以城降元。綱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潛說友叛降元。綱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

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目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

二星隕  
一星隕

詔榜朝

張濡殺  
元使

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綱有二星鬪于中天，一星隕。綱趣注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既殺者，叛入江州。綱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目元兵既近，臨安戒嚴。也整兵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則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尙在。其在朝文武官，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綱元禮部尙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目元主遣禮部尙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

至獨松關

在蘇州府，吳江縣東北。

張濡部曲

上殺忠範

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

昌○傷也。

死。濡俊

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

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

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綱元阿里

海涯入岳州。

今湖廣岳州府。

綱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綱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

陵。

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

朱禛孫高達以城降，荆南

府。

州軍皆陷。

元授高達安知政事，禛孫至上都死。

綱以高斯得

簽書樞密院事。綱以福王與芮為浙東

治浙江紹興府。

安撫大使，開府紹興。綱元阿朮

寇揚州。

見上。

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綱加李庭芝參知政

事。○五月，劉師勇復常州。綱賜婺

務州。

今浙江金華府。

處士何基、王柏贈諡。自基少師

事黃幹。

見八四卷上。

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

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柏年三十，始

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遊。基遊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

自勵。凡六經

易，書，詩，春秋，禮，孝經。

四書及濂洛關閩

見六四卷二發明。

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諡基

王賜何柏贈基

宋信爲  
衣冠禮  
樂之國

張祖傑  
魚山  
之傑

曰文定贈柏承事郎<sup>綱</sup>靜軒周氏曰

是時宋頽危亡，自救不暇，本非可以行清平之事也。而何某王伯贈諡，乃見於兵亂顛危之日，此可見宋仁厚之心，崇

儒之念。雖至於區區亡國之頃，猶能如是。則其爲衣冠禮樂之國，顧不信哉？綱曰特揭而書之，蓋予之也。或以爲譏則過矣。

<sup>綱</sup>以張玘爲四川制置副使。<sup>綱</sup>籍

呂文煥陳奔范文虎家。<sup>綱</sup>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sup>綱</sup>時知慶遠府

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

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

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

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sup>綱</sup>六月朔日食既。晝晦

如夜。<sup>綱</sup>成都今四川成都府西川治也。安撫使督上咎聲。萬壽以嘉定今四川嘉定州諸城叛降元。元以萬壽領四川行樞密院事。

<sup>綱</sup>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sup>綱</sup>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sup>綱</sup>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山下。世傑敗

績奔圖山。<sup>綱</sup>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見上次於焦山。七六

令以十舟爲方碇。碇石也。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

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射者千人。載於巨艦。見上分兩翼

放買  
道于循  
似循

翁合効  
似道

夾射。石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鷓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綱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目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竦、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今浙江紹興府。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見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見五四卷四。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屬福建。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褻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

建甯朱熹講道之闕里

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

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甯實朱熹講道之闕里朱子嘗居建甯府建陽縣之考亭學者號爲南州闕里雖三尺童子

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味以禦魑魅見六二卷七遂

詔責授高州今東高州府團練副使循州今廣東惠州府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

縣屬浙江紹興府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甯

之開元寺侍妾尙數十人虎臣至悉屏丙去撤轎蓋暴僕行秋日中令昇預對舉也

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見上卷一又二

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

泉州今福建泉州府洛陽橋在府城東北跨洛陽江一名萬安橋宋邵宇築復建遇葉李見上卷三自彰州放還見於客邸底〇舍也

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綱復皮龍榮官綱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燾爲醴泉

觀使召宜中于溫州今浙江溫州府目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燾謂二相陳宜中留夢炎宜一

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於焦山燾

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

劉九臯  
等伏闕  
上書

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令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堪幾敗邪？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旣而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官中擅權，其略以爲趙潛、趙與鑒皆棄城遁，官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見二卷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博○通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初，官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敷之。書上，官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之奏，謂燾與官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視國勢危亡，



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綱元以伯顏為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綱元

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

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在江南阿里

海涯取湖南。治湖廣長沙府。萬戶宋都將夕及呂師夔、李四等取江西。綱以陳文龍同

簽書樞密院事。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綱天祥至臨安，上疏

言：「本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見五七之弊，然國以

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陸沉，言中原淪沒也。痛悔何及？

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長沙，以廣東益

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今江西南昌府。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番陽。今江西鄱陽府。以淮西益

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鄂，今湖北。隆興取蕪。其○今湖北。黃下。番陽取

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

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諫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

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信國公之謀略，且條理詳盡，可謂才出之流

文天祥 四鎮之策

信國公 不世出 之高識

宋事不  
可勝記。  
○**綱**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凌。見上九月，元兵省泰州。屬揚州孫虎克自

殺**綱**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怨兵**綱**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

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官牛在溫州，以新老牛，太自**綱**元阿里海涯圍潭州。志

沙李芾力戰禦之。**綱**李芾至潭元遊騎已入湘陰。今長沙益陽。長沙諸縣城中

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備芻糧，柵江脩壁，及元兵至，芾慷慨

登陴，見上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

義勉將士，死傷相藉。諫○核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行

也**綱**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綱**似道舟次南劍州。今福建延平府黯淡灑，虎臣

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以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

至漳州。今福建木綿庵，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

妾於別館，即廁上拉。擊○折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今福建捕虎臣斃於獄。**綱**元

阿朮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綱**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

盡，死者枕藉，兩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綱**元伯顏渡江，

李芾守潭州

黯淡灑

木綿庵

李庭芝守揚州

分兵東下。

伯顏分兵爲三道，水陸並進，明會寇安。

綱文大祥遣兵救常州。

今江蘇常州府。

不克。

綱十一月，以陳文

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院事。

綱元將阿剌罕

隸

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

天祥入衛。

綱阿剌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

子死之。

遂陷廣德軍。

見上

四安鎮。

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於平江。

綱元將宋都解李恆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于撫州。

今江西撫州府。

死之。綱元伯

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言

通判

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

綱伯顏至常州，

會兵圍城。姚言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回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

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

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棧。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言等守志益堅。伯顏乃

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言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

「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

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言希得之。

子安節，堅

見上卷

之子也。綱以謝枋得爲江西招諭使，短信州。綱初，枋得聞淮西

趙淮死

武定軍

密佑死

姚言陳炤死

去此一步非死

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見上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

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

江州。見上一。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

而返，遂改知信州。見上綱元軍破獨松關。見上守將張濡遁。綱獨松既破，鄰邑望

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大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

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帥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

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

綱元董文炳入江陰軍。見上綱左丞相留夢炎遁。綱十二月，詔許賈似道歸葬，

返其田廬。○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綱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

許。綱陳宜中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見上乃盜殺之，非朝廷意，

乞班師脩好。去聲岳見伯顏於無錫。今江蘇常州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

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

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吳越王錢弘俶納土，李氏南唐李後主煜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

得於小兒失

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尙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綱以陳文

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綱元伯顏入平江張伯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綱復遣柳

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綱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

及呂師孟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敕呂文煥平

誦好去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

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裒少然為之岳等至

高郵見上嵇家莊為嵇聿所殺綱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綱黃萬石叛降元

都統米立死之綱立初從陳奔守黃州今黃州府小府見上卷末。奔降立潰綱圍出萬石見上署

之帳前元軍略行取曰江西立迎戰於江坊同防也。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

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

「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

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綱丙子二年五月以後，即寧皇帝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見上湖南省澤鎮撫大

官銜一牙牌書不盡

米立死

李芾死

尹穀為冠禮子行

沈忠死節

曾如驥死節

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陷。自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

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馬曰：「國家平時所

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

而上。知衡州今湖廣衡州府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

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輩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

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類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

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去之。金曰：「

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字。軍所虜。囚曰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

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去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

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意林木者相望。元且，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

降。由是湖南州郡皆降於元。寶慶今湖廣寶慶府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

明殿大學士，謚忠節。○（靜軒周氏曰：李芾外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且臨門俱死，不虧處手，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田芾素以忠義獎勵人心，

故臨雖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甫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世之偷生苟免者，可以少知愧矣。故特以全節子之。

**綱**陳文龍黃鏞遁。**綱**以吳

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見五五卷四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綱**諸關兵皆潰。**目**知嘉興府。屬浙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今浙江湖州府。知州

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隆絕不通。乃山太湖

見七八卷九。經武康。今湖州府武康縣。臨安。此縣名屬杭州府。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

其使。元兵至，良淳率眾城守，夜就麥。謂入舍。草舍也。陣。見上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

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吐去之，閉閣

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怠，赴水死。**綱**遣監察御史

劉岢。節奉表稱臣于元。**目**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

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岢奉表稱臣，上

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

平。**綱**常楙遁，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綱**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

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目**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

趙良淳 死節 徐道隆 死節

張世傑  
斷下彪  
舌伯彪  
元伯彪  
元伯彪  
元伯彪  
元伯彪

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

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

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綱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綱元伯顏軍皋亭山，太皇

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綱伯顏至長安鎮。在杭州府海鹽縣西北。陳宜中違

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皋亭山。在杭州府東北。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文天祥張

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

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

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於溫州。見上第五。之清澳。亦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

兵入于海。綱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與定海。今浙江甯波府定海縣。元

石國英使都統卞彪。標說世傑降，世傑大怒，斷短彪舌，磔磔尸也。之於巾子山。在

海縣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綱吳堅文大祥如元軍，伯顏執

天祥，遣堅還。綱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

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



兵平江。今江南蘇州府或嘉興。今浙江嘉興府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

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尙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

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謂請

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石爲宋大臣，責任

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兀台唆都館伴羈縻身十八卷七。之。綱駙馬都

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務州。今浙江金華府。目楊淑妃秀王與樾從行。綱以家鉉翁

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綱元呂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目

枋得與元戰於安仁。今江西饒州府安仁縣。矢盡而敗，遂奔建寧。今福建建寧府山中，妻子皆被執。綱二

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目伯顏承制，以臨安

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

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吸○移文也。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鵬飛命

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

州市。在杭州府城西北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

謝枋得安仁之敗日中有黑子

呂文煥表略

浙江湖  
三日不

徐應  
節德  
死

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刺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改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綱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岳節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謝使。如元謝堂逃歸。綱元人以文天祥北去。目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尙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綱浙江潮三日不至。目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夕席。○夕日。三日不至。綱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綱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綱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目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震、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襄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標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綱文天祥自鎮江

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目天祥至鎮江，見上與其客杜濬虎等十工人夜亡

入真州，見上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持二閫少隙，不能合

從宗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今江寧府彼必悉力以

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今江南揚州府通州泰今揚州府泰州兵攻灣頭，以高郵今揚州府高郵州、寶應今揚州府寶應州

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也。輕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

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薄也。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

京口，即鎮江。淮西兵入金陵，即建康。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

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

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

諱也。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諱平去二聲。諱也。天

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

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

祥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

苗再成 說文元 祥

祥乃變姓名，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綱元以阿刺罕董文炳行省事于

臨安。目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刺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治杭州 峻

都鎮浙東。治奉興府 會江西都元帥宋都尉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

遣塔出移軍，與李恆呂師夔會阿刺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綱閏月，

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目陸秀

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見上 宜中來

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見同上 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

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羣為

福建。僻處中治福州府 察訪使先入閩中，撫諭士民，檄或曰發兵 召諸路忠盡同獎王室。會太

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去聲 其兵江中，遂入閩。時

黃萬石降元。見上 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汀今福建汀州府 建今福建建甌府 諸州方謀

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劍見上 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

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綱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

夜擣瓜

姜才不  
作降將

不克。帝北行至瓜洲。

見八二卷六。

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

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

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甯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

見

苗再成亦謀奪

駕不克。○（靜軒周氏曰）

是則又自蒙上車籠頭，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入籠，還復亂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萌立誓殺，志舉事，雖夜擣元事，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

誠多。故維曰：皆以下之也。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

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升福州爲福安府。以

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

皆驚仆。○進封廣王爲衛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劉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

前司。○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詔江西制置使趙潛招

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目**詔以趙潛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

今福建邵武府

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

今江西饒州府

李世遠、方興等進兵浙東。

見

吳浚爲江

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海道至淮，糾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

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綱文大祥至自溫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使呂武招蒙傑於江淮，杜謙舉兵於溫州。綱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綱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

事。綱罷直學士院陸秀夫。秀夫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綱元將唆都陷衢州。今浙江。今廣東。江東西

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綱六月，元軍入廣州。今廣東。綱秋七月，文天祥開府

南劍州。見上。綱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

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目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

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既而阿朮

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見上。上會福

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即揚州府。將東

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少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

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何將也。

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

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

李庭芝  
姜才死

李姜節義

苗再成死節

熊飛起兵

熊飛死節

秀王與禔死節

朱煥請曰：「揚白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批**（雲閒張氏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許遠雖死，而唐室為之再道，巡遠之功居多也，庭芝姜才，既死。而唐室之不復興，豈李姜之才力，未優於巡遠歟！曰：巡遠之死未敢必乎？唐室之復興，李姜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復，忠臣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計焉。

**綱**八月，元軍入

真州。苗再成死之。**綱**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太后以疾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趨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綱**九月，元軍分道寇閩。阿朮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

塔出及呂師夔李恂等以騎兵出江西。**綱**東莞官○今廣東府民熊飛起兵。

會趙潛從韶。今廣東韶州府廣州今廣東廣州府州。**綱**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

賞等將一軍趨贛。見上以取寧都。今贛州府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

起兵來會。**綱**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在廣東南雄府城北，江西南安府城南。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趙潛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綱**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今浙江處州府

秀王與禔等逆戰于瑞安。今浙江温州府敗績死之。**綱**元軍入建寧府。原福建邵武軍見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目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目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

陳文龍  
死節

此皆節  
義文章  
馬堅死  
節

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二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時元軍侵福安，王程壽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元。綱帝至泉州，今福建泉州府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

走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十二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綱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

之。目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軍，今福建興化縣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使部將林華伺

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

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綱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今廣西桂林府阮鑑其民，都統馬塋忌死之。堅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廣西州

郡皆陷。綱帝次惠州，今廣東惠州府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 卷九十

#### 南宋紀

端宗皇帝 名昀，唐宗長子，恭宗之兄，在位三年，為人所逼，年十一，崩於嶺南之綱洲。

綱丁丑，端宗皇帝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今福建漳州府汀，今福建汀州府守

黃去疾及吳浚降元。綱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綱二月，元軍入廣州。見上卷十



元軍引

桑信道 時管等 死節

一。遂陷廣東諸郡。**綱**文天祥誅吳浚，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

以大義斬之。**綱**元軍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綱**時北方有

警，元主召諸將班也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見上卷者，命李雄統之。**綱**元以西

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綱**三月，文天祥復梅州今廣東潮安府程鄉縣。**綱**元將李雄殺潛

說友。**綱**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正從子也，舉。**綱**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

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綱**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綱**吉今江西贛西贛州府

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今贛州府。**綱**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今贛州府。秋七月，使趙

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綱**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

諸路，遂復邵武軍。**綱**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

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

檄諸路，陳瓚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傑遣將復邵武軍。**綱**八月，元李恆

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鞏拱信、趙時賞等皆死之。**綱**李恆

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今興國縣。天祥不意恆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

時鄒淵

馮

聚兵數萬於永豐

今吉安府水豐縣

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

會

恆追天祥至

方石嶺及之。淨信以短兵接戰，恆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

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

銀入

不動，恆從間

諫

道就視之，創

昌。○傷也。

被體而死，不仆。天

祥至空院

鐙

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

爲天祥擒之，恆逼求俘

孚。○申所。肆囚曰俘。

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

是得與杜濟、鄒淵乘騎逸去，至循州

今廣東惠州府

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

莫

僚客將

皆被執，時賞至隆興

今江西南昌府

奮罵不屈，有繫累至者，輒磨去云：「小小僉廳官耳，

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

被執者皆死。恆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九月，帝遷潮州

今廣東潮州府

淺灣。○元將塔出等引兵入大庾嶺

即楊嶺見上卷十一

○元主詔塔出與李恆、呂師夔等，

以步卒入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張

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

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也。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

陸秀夫  
然正  
笏死

血  
流有  
聲

張  
珩死

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

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收淚

衣盡溼左右無不悲慟者綱元峻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綱元峻都至興

化瓚閉城拒守峻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

獲瓚車裂見六卷之屠其民血流有聲綱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州綱元將劉

深襲淺灣帝奔井澳都目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綱

十二月帝有疾目帝至井澳颶具風具壞怪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

兵士稍集死者過半綱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目帝復

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見七二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釋事不可為遂不返

綱戊寅三年五月帝昀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為平原郡公綱元軍入

重慶今四川重慶府張珩覺死之西川治四川成都府州縣皆陷綱二月元峻都陷潮州屠其民綱三

月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目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今廣東惠州府乃趨之行收兵

出海豐縣屬惠州府遂次於麗江浦綱都統凌震復廣州綱帝遷崎在廣東高州府安州縣州在廣東高州府安州縣

綱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目淵子起兵據雷州。今廣東雷州府元

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潤洲，遂有是命。綱夏四月，帝崩，衛王卽位。目帝

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

以一旅一成，見二卷一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

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連上所向，有龍拏茹

空而上，旣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潤洲爲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

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

秀夫裨悲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去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恩遽流離中，猶

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綱（雲閒張氏曰：）或曰：秀夫常顧沛流離之中，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何其迂耶？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中臣策利，惟求一箇是而已。凡興亡何代無之？秀夫豈以是而室夫其道哉？綱六月，帝遷新會之匡山。目時六軍所

泊，居雷州化雷州今廣州府化州犬牙處，而匡山在新會今廣東廣州府新會縣。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非。○戶扉。潮汐席。○早曰朝夕曰夕。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劫張世傑以爲天

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

陸秀夫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匡山

有星隕  
廣南

張弘範  
執文

文天祥  
存子  
不死

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綱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恆副之，將兵入閩廣。綱秋八月，有星隕于廣南。綱有星隕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報烈為五，既墜地，聲如鳴鼓。時頃止。綱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綱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會軍中大役，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綱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險號永福。綱冬十一月，凌震棄廣州遁。綱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命。綱天祥屯潮陽。今廣東潮陽府潮陽縣。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見上。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返。五坡領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藥名，性極毒，多食能死人。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

唐廷忠

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綱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目楊璉真加

利宋攢宮所帶梓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諸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括

中諸陵骨雜牛馬枯骼格。○後勳為鎮南浮屠均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

家具行貸得百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去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

暴僕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高宗以下隨號

收殮。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駭葬蘭亭山在紹興府城西南，王右軍建蘭亭於此。後又移宋故宮冬青

樹植其上以識至聞者悲之。

帝昺度宗少子，端宗之弟，陸秀夫立之遷崖山，在位一年，元張弘範攻，秀夫負帝赴海死，而昺亡。

綱己卯，帝昺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是歲宋亡。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崖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目弘範山潮陽港講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見四十五卷五。將知帝所在乃至日山

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

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恣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芾撈○以背結大船白○注中千餘作一字

張世傑  
崖山之

一字陣

陣，訂。〇鎮舟石也。海中中艦外艦，艦舳見四。十卷十。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〇〇〇〇奉帝居

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匡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

世傑之師相遇，博〇薄逼也。之且出騎兵，斷短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

載茅茨，慈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咸上海。〇殺船。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

不熱，屑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

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上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

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

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在廣州府香山縣東。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見四七卷。四青史。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去匡山士民曰：「汝陳承

相，宜已去文丞相，天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

口，世傑兵士茹汝乾干糧十餘日，下掬躬〇兩。手曰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瀉。同。兵士

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恂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恆

守匡山北，綱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匡山，世傑兵潰，會陸秀夫負帝赴

文天祥  
祥丁

黑氣出  
山西

風雨昏  
霧四塞

正為趙  
氏一塊  
肉

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福而死宋亡。國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廢，以○附船者岸曰廢。」

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恠乘早潮退。

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

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

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

元軍薄上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短維

繫舟繫舟也。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釋不得出走。

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恭宗皇帝辱已

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弘

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

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開關至此

者，正為趙氏一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



張世傑  
露香祝

國滅書  
死之三

不食八  
日猶生

見上  
二。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嶺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見同上。風大

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陀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

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

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店里。蘇釗我

出海洋，為其下所殺。史臣曰：夫自強，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涉擾建矣，而後上戶才長，猶能六

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暗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愚果足以陶經黎庶之心歟！所而宋之遺 ○靜軒同氏曰：戰

且山，予世傑也。書兵潰惜之也，凡國滅書死之，亡國之善詞也，以為國雖亡，不為斯人罪耳。終綱自書死之七十五而國

滅書死之者，周之亡也。書錄通金之亡也，書完顏忽斜虎，宋之亡也，書陸秀夫，皆亡國之善詞也。然其亡可以不善於死

之下？而善於舟覆之下？可見世傑不死，猶與復！至其死而宋遂亡。則其愧愧於中國，不盡絕人

之心為可見耳，書其亡可，所以紹帝易於北也。帝及北狩，其亡也，至此而亡矣。故特為而書之。 綱冬，十月，文

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目耳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

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必然出涕曰：「

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  
護送天祥赴燕。元都，今直隸保定府。道經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  
館人供張。去廣〇俱，便具。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

從元帝  
高宗爲  
忠

父母疾  
不可爲

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sub>端宗年號</sub>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尙可謂不王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旣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

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右南宋九帝共一百五十三年，合兩宋一十八帝共三百二十年。

元紀

世祖文武皇帝

名忽必烈，太祖鐵木真第四子。拖雷之第四子，憲宗蒙哥之同母弟也。滅宋正統，在位共三十一年，壽八十歲而崩。○帝繼宋而上中國，混一寶元開上傳之統緒，自古以來未有也。

綱庚辰，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春正月，都元帥張弘範卒。綱三月，帝如

上都。綱見曰：子以作事謀始，始焉不謹，後必難制，是時元都燕京。宗廟係焉。百官居焉，縱使上都，乃祖宗之地。既上都，則都於燕而彼當為行在，安可復如上都乎？四海甫平，即事遊幸，既不能謀之於始，遂使後世子孫，循其故轍，習以為常，淫淫至於亡國而不止悲夫。

綱遣使窮河源。綱始於開闢，其遠徙不常，有非人力之所能致。元人必其原，無從也，不然大禹施功，何自積石始乎！綱秋七月，以

郝禎耿仁為左丞，目阿合馬貪橫益肆，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為蒙蔽，掎斂日

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綱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許衡致仕。目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見八八卷四。路總管以便

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綱翰林

學士承旨姚樞卒。諡文獻。綱九月，帝還大都。綱冬十月，以阿剌罕為右丞相，復大

發兵擊日本。綱十一月，行授時歷。郭守敬等所造也。綱平章政事廉希憲卒。目大德。成宗年號。開

贈太師恆陽王諡文正。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

為名言。綱十二月，昭文館大學士寶默卒。目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

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浙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

一寶漢卿。默及李俊民。」又曰：「如寶漢卿之心，姚公茂。福之才，合而為一。可

謂全人矣。」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

綱辛巳，十八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刺氏崩。目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

右匡正，與。預有力焉。宋亡，幼主。宋恭宗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

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

矣。」帝以宋府廩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

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

京，不。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綱三月，許衡卒。目衡

病革。戰。○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甯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

撤而卒。年七十二。衡嘗語去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

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

公，諡文正。批（雲閒張氏曰：嗚呼！魯齋學孔孟者也。人謂孔孟之窮，臣意魯齋之窮，又浮於孔孟焉，何也？蓋孔孟有列國以高其志，於是海內皆元，魯齋不過元主上

卷 特悲遇之？觀分注載其語子之言，則其不滿厥志可見矣。綱目於其卒，而不書其官者，以見終不得行其道也。綱帝如上都。○秋七月，阿剌罕卒于軍。

八月，諸將棄師於海島而還。○閏月，帝還大都。綱冬十月，焚毀道書。帝方信

桑門釋氏也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見四九卷第為老子所著

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批（靜軒周氏曰：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罔，於焉毀之，特因

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桑門之說，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嗚呼！道真既知其偽，

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桑門之說，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嗚呼！道真既知其偽，

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桑門之說，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嗚呼！道真既知其偽，

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桑門之說，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嗚呼！道真既知其偽，

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桑門之說，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嗚呼！道真既知其偽，

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桑門之說，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嗚呼！道真既知其偽，

二君非誠於不惑

焚毀道書

人止懷怨阿合馬，以大銅鎚碎其腰，立斃，著屍身清囚，送棄市。

綱夏四月，養吉刺帶罷。以和禮霍孫為右丞相。綱詔戮

著

俱藍國

不違親  
還榮而

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

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於獄，誅之。綱以張雄飛為

參知政事。○秋八月，帝還大都。綱九月，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伊藍九遠，自泉外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為庭壁三注招之。遂

遣使賈密及黑猿一綱遣使括雲南金。定其賦稅。用金為則。綱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目中書省掾硯史

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

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綱冬十月，復以耶律鑄為左丞相。綱以

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目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

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見八十一卷八。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

子，召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甯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

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治紹興府。學校。綱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

祥。目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有狂人自稱宋主，有

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葦覆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

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葦城葦，遷瀛國公。見上卷第十一。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為

文天祥  
從容就  
死

忠義之  
集一著  
於詩附

所式有  
甚於生  
事固不  
可以成  
敗論

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

「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

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

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曰：『友仁。』孟曰：『取義。』惟其

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

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

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

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

見上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初

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

可悉數。上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田**（史臣曰）自古志士，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

理之正，知人心之安爾。生德祐亡矣？文天祥在兩宮王，崎嶇苦海，以圖復，兵

敗身死，終不可屈。而從容就死，此死如歸。是其所成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許有壬曰）宋義士三百

**綱**以扎散為平

章政事。綱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目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尤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綱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目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正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旣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尙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爾。」同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綱始海運。

綱癸未，二十年春，正月立弘吉刺氏爲皇后。目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



弘吉刺

混探民  
開女子

解教之  
國其刑  
必平

立規措

爲后。遂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尙公主。」故元世諸后，多

其族焉。**綱**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三月，帝如上都。**綱**復命高麗王瑋存上聲。

及阿答海發兵擊日本。**綱**夏四月，罷探民間女子從宿或之請也。**綱**六月，增給官吏俸。○

冬，十月，帝還大都。○耶律鑄有罪免。

**綱**甲申二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目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朝赦。」上納之，遂止

下輕刑之詔。**綱**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謂遼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疑其反也。**綱**三月，帝如上

都。**綱**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假道安南今安南國，擊占城。見上**綱**八月，帝還大都。**綱**九

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爲右丞相。盧世榮

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撤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十二月，宋太皇太后謝

氏卒于燕。

**綱**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以阿必失合爲平章政事。**綱**二月，立規措所步立措置

官，吏以善賢爲之，從盧世榮之請也。**綱**帝如上都。○復以襄吉刺帶爲左丞相。○秋八月，帝還大都。**綱**

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

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世榮罪，言親屬之，一一伏罪，遂命誅之。

十二月，太子真金卒。目太子

初從姚樞，質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

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輒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

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

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

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元本書。

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

成帝不絕馳道。天子所行道曰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肅宗立為太子，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改絳紗衣為朱明服。

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雄，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

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邪？」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

善其說，令諸子博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

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

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尙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

會資戒

趙孟頫  
王魏之  
不同

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綱**集僧四萬，作資勸會。

**綱**丙戌二十三年春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目**先是，文海為集賢名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

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

室趙孟頫，號及張伯信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批**（雲閒張氏曰：）文海薦宋宗室趙孟頫，

帝推凡之。嗚呼！春秋於父兄之歸，則曰：不其難大。今宗與凡正不其難天之歸也。孟頫仕元且無恥，其親身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君子非之苦孟頫之事。其天屬人合，又王魏之不可者也。孟頫字子昂，雖其言詞德惡可取。**綱**

帝如上都。**綱**秋七月，免左丞相，襲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感於統制院，使**綱**冬，

十月，帝還大都。

**綱**丁亥二十四年春二月，以麥朮督丁為平章政事。**綱**閏月，復置尙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

設儒學  
提舉司

行至元  
鈔

謝枋得  
遺書程  
文海

謝枋得  
遺書留  
夢炎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尙爲祭酒。綱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目時江南諸縣

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

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鈎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

院，以給有才藝之士。綱帝如上都。綱三月，同至元鈔。子哥以交鈔，及中統，元鈔行之既久。物中鈔經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

一貫，千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

綱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目初，枋得

遁入建陽。今福建建寧府建陽縣。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道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

枋得方居母喪，遺去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

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

能言之。孰信破趙，生得李左車師事之，左車謝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收軍之將，不可以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

極，閣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

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

一人如瑕呂飴甥。姓瑕，名飴甥。食采於陰，又曰塗治男，見左傳僖公十五年。程頤杵臼。見四卷第六。廡養卒。見八卷第六。亦不可得。

置徵理司

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綱**秋九月，帝還大都。**綱**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鈎

考諸路錢穀，**目**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

徵理司以主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

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

涸。○饕，貪財也。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

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

不允。**綱**遣瀛國公趙彞學佛于吐蕃。見五四卷第五

**綱**己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三月，帝如上都。**綱**以中書右丞相伯顏知樞

密院事，將兵鎮和林。見八七卷**綱**以伯答兒為中書平章政事。**綱**夏四月，福建參知

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目**初，天佑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

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也。曰：「

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見上卷第九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

謝枋得死節

宋恭宗學佛吐蕃

不食  
十餘日  
不死

是即  
是即  
之志

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見上王莽篡漢，龔勝餓死。見十九司馬子長。司馬遷字云：死有

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馬遷報任安書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

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今浙江嘉興府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見六四

惟茹。汝也。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贊宮也，見上。所及瀛國所在，再

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

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見上卷第七。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

輕。至。○車前頓曰軒，後頓曰軒，後涉馬，扞傳，輕居前不能令人輕，房後不能令人軒，才無所重輕也。而以天時人事，惟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

論樂毅。見六卷第九。申包胥。見四卷第十。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

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

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

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註）靜軒周氏曰：枋得之死，或以才速為嫌，當時魏

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方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博浪、豫讓、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為義士之大伸

乎？迨夫兵敗而還，棲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而弗克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

君國既亡，職分當死。然慈親尚在，則於義未安，於情未忍。故前書微之不至，則其守義之心，可見執者恃強強迫之辭。

執之至燕，則其不風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絕食而死。是即夷齊、恥食周粟之心耳。嗚呼！枋得全節，表表於世。又

齊恥食  
周翠之  
心

安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

五月，以忻都爲尙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張天祐爲中書參

知政事。○冬，閏十月，帝還大都。十二月，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謂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會誦之，仍給所費。

詩爲

綱庚寅，二十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河北治直隸大名府十七郡蝗。綱秋，八月，朔，日食。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安童罷。綱大水。江南北流者，四十萬餘人，凡發粟

五十八萬張之。

綱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葉李以罪免。集賢百學士趙孟頫，說：御徹里切之也。綱

二月，罷徵理司。綱以完澤爲尙書右丞相，不忽朮平章政事。世祖去桑哥，而生完澤，不忽朮亦得親視之。

之節，使其司持然；燕中原英士，何以過之？直書於冊，其美可知。綱帝如上都。綱夏，五月，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

綱楊璉真加。見上。○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

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

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見上。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

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綱復徵劉因。見上。爲集賢學士，辭不至。

司罷徵理  
深得親  
賢遠仗  
之體

劉因不召之臣

目因以疾固辭，帝問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致之。劉因以道自尊，世祖能志之，可謂兩得矣。綱下桑哥獄，逮其黨要束木誅之。綱罷尙書省，命右丞相

完澤等並入中書。○秋，七月，桑哥伏誅。○九月，以咱渣喜魯丁爲平章政事。○

冬，十月，以雪雪的斤爲平章政事。

綱壬辰，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爲福建行

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蛙綱三月，麥朮督丁罷，以鐵哥刺真並爲平章政事。

綱帝如上都。○秋，八月，帝還大都。綱冬，十二月，改封梁王甘刺麻甘刺麻爲晉王，

鎮北邊。

綱癸巳，三十年，春，正月，右丞相安童卒。綱二月，以楊璉真加子諳普爲江浙行

省左丞。尋以江南民怨，楊璉真加不已，罷之。綱帝如上都。綱夏，四月，劉

因卒。延祐中諡。帝曰於劉因卒，其時而月之者，高其節也。不銜之者，以示元不得而臣之也。與昔三月許衡卒倒同。綱秋，七月，以月赤察兒知樞密

院事。○九月，帝還大都。綱冬，十月，彗出紫微垣。見六九卷二。目帝憂之，夜召不忽朮入

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朮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

不忽朮對銷變之

僧子



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

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易言對大象海雷

詩曰：「敬天之怒。」詩大雅板之篇，敬天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

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

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

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綱以伯顏為平章政事。

綱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綱與世祖，同語 梁寅曰：元之有天下，殊力經營，雖不臣

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敢諫，官使忠直路交，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究其用。府賴以

為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下事警誘之風，宜有食委之實，而重之謝之文。守永保萬邦

，比隆三代。無綱葬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加築為陵 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大

赦。○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曰皇太皇。」○五月，以玉昔帖木

耳為太師，伯顏為太傅，月赤察兒為太保。○六月，復以帖木兒為平章政事。綱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目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今直隸

宋使臣  
家鉉翁

不以漢  
人為相  
不置諫  
官

春秋

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

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子金幣，皆不受。尋卒。綱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綱冬十月，帝自上都。目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見二三八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勸遠略也。宜趣位還京師。帝悟，遂還。綱十一月，以何瑋爲參知政事，伯顏察兒參議省事。綱十一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目伯顏深沉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諡「忠武」。

### 卷九一

#### 元紀

####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也。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歲而崩。帝承混一之後，憂國愛民，眞守成令主，未歲寢疾，沉詔諛之詞，乘帷幃之制，赤子貼危，寇氛四起。其不速亡國者，蓋夫世祖猶可觀爾。

綱乙未，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二月，帝如上都。綱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目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

趙孟頫  
論  
夢炎

李賢於  
夢笑

冀州河

李元禮  
諱太后  
山李五臺

對曰：「夢炎，臣之父執。父同志友也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

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邪？」

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

於夢炎也。觀孟頫論夢炎人品，要亦為己而設。及世祖右葉李而左夢炎。於時不知孟頫之頗，曾不為之咎乎？

夏閏四月，蘭州屬西陲清河屬西陲清回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非瑞也，見七四卷第十發明。

早饑。○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立皇后伯岳吾氏。

○丙申，二年春二月，以不忽朮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為平章政

事。三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帝還大都。

○丁酉，大德元年春正月，以也先鐵木兒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太后幸

五臺山。在山西太原府五臺縣。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

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

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各○踐踏也。

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

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

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去度，譯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

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

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見八四卷三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

先皇后之懿範，次以肅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見上卷末之望如此，則不祈福

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部有隙，取禮

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

怒，敕完澤不忽朮鞫，朮，○推罪也。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

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朮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

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

復元禮職。綱秋七月，祿星出奎。○九月，帝還大都。綱冬十月，以吳元珪爲史部

尙書。目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

悉皆謝絕。綱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士田，三畝，及受其獻者。

李元禮  
可賞  
祿星出

綱 戊戌二年春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目初太子真金卒朝議

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促詹事正所以

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諧都刺世祖時參知

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

於徵索蔓萬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去赦布平中外通聲負尋拜右丞綱帝如

上都○夏五月以何榮祖為平章政事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定歲課

三十取一○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綱彗星見五卷第五見目出子孫星下

綱己亥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綱以哈哈刺哈孫為左丞相綱二月帝

如上都綱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目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

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

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綱秋九月帝還大

都○冬十二月以阿魯渾薩里為平章政事綱命兒子海山鎮漠北目洲山帝

兄答刺麻八剌之長子帝以甯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海山即軍

定歲課  
一三十取

梁德珪  
認諫

弘吉刺  
德有賢

中代之。

綱庚子，四年，春，二月，皇太后弘吉刺氏崩。目后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

意甚謹，及尊為太后，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諡徽

仁裕聖皇后。綱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以不蘭奚為平章政事。綱五月，昭

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朮卒。昭魯國公諡文貞。綱秋，閏八月，帝還大都。

綱辛丑，五年，秋，八月，彗出井，入紫薇垣。綱九月，禁酒。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綱壬寅，六年，春，正月，詔收富民獲持璽書。目帝詔臺臣曰：「聞江南富民侵占

去聲民田，致貧者流徙，卿等亦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獲持璽書，衣倚以欺

貧民，官府不能詰。乞治，宜悉追收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綱二月，帝有疾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太廟寢殿災。○冬，十月，帝還大都。

綱癸卯，七年，春，二月，以阿老瓦丁木八刺沙並為平章政事。綱汰諸司冗。冗本字。

員。目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

員，定為八府。綱三月，遣使巡行上天下。罷職汗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罷免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綱復以鐵哥為平

八府

禁酒

章政事。○帝如上都。**綱**蘭谿今浙江金華府蘭谿縣處士金履祥卒。目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怕

見八九及何基見同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丙居金華

山中。嘗以劉恕見七二外紀恕作記司馬氏通鑑見同。以前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

乃斷短。自尙書旁采子諸史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篇。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

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見七

六卷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謝其在河南汝寧府上蔡人，見七四卷上。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

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應帝年中賜諡「文安」。**綱**夏閏五月，

右丞相完澤卒。○秋七月，以哈刺哈孫為右丞相。阿忽台為左丞相。**綱**八月，地

震目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怪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

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出三

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甯。耳米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

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院

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

通鑑前

仁山先生

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

復謝病歸。**綱**九月，帝還大都。○復以木八刺沙爲平章政事。○十二月，彗出紫

微垣。

**綱**甲辰，八年，春，正月，地震。○二月，帝如上都。○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立

海山爲懷寧王。

**綱**乙巳，九年，春，三月，帝如上都。○隕霜殺桑。**綱**夏，四月，大同今山西地震，**目**有聲

如雷，壞怪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綱**六月，立子德壽爲皇太子。**綱**

秋，七月，命兒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今河南。**目**答刺麻八刺次子，海山母弟

也。**綱**以段貞八都馬辛並爲平章政事。○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綱**賈古胡

獻寶珠。**目**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

尙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

曰：「舍之不可渴，熨畏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

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

三月  
綱

給曲阜  
林廟灑  
掃戶

押忽大  
珠



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綱九月帝還大都。綱冬十二月太

子德壽卒。

綱丙午十年春閏正月以徹里河散並為平章政事。綱二月帝如上都。○冬十

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有疾。

綱丁未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入朝。綱帝崩。廟號成宗，國

語釋曰完澤篤吉帝。綱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刺哈孫

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目后以已嘗謀

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

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王

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俱去聲之謀斷短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

時右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官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名掖之門內旨日數至皆

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

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綱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

哈刺哈孫迎懷弟

立弟爲  
皇太子

創加孔  
子號曰  
大成

賜諸王  
孝經

阿忽台等執阿難答歸於上都綱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

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大赦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張雨

宣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弘吉刺妃來會於上部。  
綱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爲皇太后○加

哈刺哈孫朵兒朵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刺海爲左丞相牀兀兒乞

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政事○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以

牀兀兒不蘭奚並爲平章政事綱秋七月封秃刺爲越王以手擒阿忽台左遷右丞相

哈刺哈孫爲和利林見上卷第八左丞相以力謀秃刺之也以月赤察兒爲和利林右丞相進爵淇

陽王綱以塔刺海爲右丞相塔思不花爲左丞相塔失海牙教化法忽魯丁別

不花並章政事綱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嗚呼！歷代加吾夫子之尊號者！至元武宗可謂至矣。謹矣。不可以有加矣！後有欲尊吾夫子者，殆恐不及元人此舉之爲當也。

綱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

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

王遣使闕里見二二卷六祀以太牢牛曰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爲聖教之遵天地

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尙資神化祚我皇元綱八月賜諸王孝經綱

賜諸王老經者，歷代未嘗見諸冊也。元人此舉，架得以孝治天下之旨。特書於冊，美可知矣。

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

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摹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綱以塔海為平章政事。○九月，帝自上都。綱冬，十二月，徵處士蕭奭，為太

子右諭德。奭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

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

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

至是，徵也。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誥，篇名，商受詔誥，其下化

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

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

固辭而歸。卒諡貞敏。靜軒周氏曰：凡徵處士不起者，則其不至，受職而後還者，則其

以病辭歸，此何以不書辭歸？而直書為太子右諭德，若真仕於朝者，是蓋不滿之意也。奭既不仕，則亦已矣，況前舉召不

起，今而扶病至京何耶？原其心，不過向之辭為儒學提舉，未親侍也。後之授為國子司業，亦未親侍也。迨至太子諭德，

則志得意滿，雖疾不辭，奈何禮貌既衰，疾作解職。又豈誠於恬退者哉。綱曰：削去其辭歸，其不滿之意可見矣。

武宗皇帝

名海山，答剌麻八剌之長子，成宗姪也。初封懷王，總兵北邊，成宗崩，諸王立之，在位四年，壽三十歲而崩。○帝慨然，欲親治政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賜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蕭綱書  
語語為  
獻

綱曰不  
滿蕭綱  
之意

河岸伐

綱戊申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目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閒閑乘空閒處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

身不知愛而惟麴麴本蘖蘖。○牙米也，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商書若作酒醴，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

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

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

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伸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

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

康國公。綱三月帝如上都。綱以脫脫木兒爲平章政事。綱夏六月隴西今陝西臨北府雲

南地大震。綱加宦者李邦甯大司徒兼左丞相。目邦甯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

國公宋恭宗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浙江平章辭曰「臣以闒腐

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

也奈何辱以寺人闒宦也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

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綱秋七月以答思不花爲右丞相乞台

李邦甯

普濟為左丞相。綱八月，諸路水旱蝗。目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

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既而省臣言夏秋之間，鞏

昌今陝西鞏昌府地震。歸德今河南歸德府暴風，濟甯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泰安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真定今直隸真定府大水。民居蕩析，

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

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

「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綱九月，帝還大都。綱冬，十

月，以西僧教瓦斑為翰林學士承旨。綱十一月，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脫左

丞相。○閏月，太傅哈刺哈遜卒。諡忠獻。綱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以赤因帖

木兒為平章政事。

綱己酉，二年春，正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復置尙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

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

王熊參知政事。綱置太子右衛率帥○太子官屬府。目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

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

以四僧  
為翰林  
學士

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

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

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去署行，語

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五，飛龍在天。遂止。

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約議者，勿啓。」**綱**九月，帝還大都，**綱**冬，十

一月，以阿散為尙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李孟愛育黎拔力八年達之傳也。大德十

一年，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自懷州至大都，誅阿忽言等，執阿難答歸上都，遣使至北迎。武宗還自歸國，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變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勿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目**初，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見上自取。」帝

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

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見二十卷六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孟

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昌，**綱**

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

事集賢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綱立皇后弘吉刺氏○二月甯王闊闊出謀

反流于高麗○以樂實為尙書左丞相○三月帝如上都○夏五月荆襄大水

山崩○秋九月帝還大都

綱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崩廟號武宗，國語稱曰：布律。綱皇太子罷尙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

樂實保八王，流忙哥鐵木兒于海南。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

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尙殺，非帝王

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

徒布在百司，若孛羅鐵木兒、闕里吉思、烏馬兒等，姦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

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仁宗速改其兄之不善，其賢武宗出矣。故特尊皇太子者美之也。綱以鐵木迭兒

為右丞相，完澤李孟並平章政事。綱召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召先朝

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尙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

爽、劉敏、中王忌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

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賢路，重名爵，節財用，興

仁宗賢  
於武宗  
遠交  
召先朝  
舊臣

宦者行  
釋尊禮

仁宗不  
罪李邦  
甯

李孟長  
者之言

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綱二月，罷康里脫脫爲江浙行省左丞相。綱三月，皇太

子卽位，大赦。綱寧夏地裂。綱遣宦者李邦甯釋奠。見四二于孔子。綱邦甯既受命

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鐃存去入地尺許，無不

拔者。邦甯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甯因漸悔，累日。○初，

帝在東宮，邦甯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閒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

子和世疎珠音徽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

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甯漸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

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甯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

士，尋卒。綱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目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己任。見當

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

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見上深見吏弊，既卽位，欲痛剗。產除

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

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



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綱**增國子生為

三百人。**目**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朝課諸

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朮等，皆蒙古元

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

以次補伴讀，著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

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

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給，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綱**冬十一月，復以阿散

為平章政事。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也。武宗舍子而立弟，為皇太子。遂嗣位，在位九年，壽三十六歲而

崩。○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不事遊畷。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動密

，於終以禮。有司奉太辟每慘惻秘時，其又文為治，一遵世祖之憲云。

**綱**王子，仁宗皇帝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目**帝諭省臣曰：「翰

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

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敕博

史萬世論

陪堂生 伴讀

郝天挺  
請檢惜  
名器

後請久  
任內外  
官

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綱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以阿散爲左丞相，張驢爲平章政事。綱六月，敕左右勿僥倖乞加官。自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語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衷適也。是以朝廷名器見四卷第七。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顯去聲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夕改，啓倖長奸之弊。」綱秋七月，帝還大都。綱冬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爲平章政事。自帝欲以伶人曹咬住爲禮部尙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綱**癸丑，二年，春，二月，鐵木迭兒罷，以秃忽魯爲右丞相。○立皇后弘吉刺氏。**綱**

**彗**見五卷 第五出東井。**綱**丞相秃忽魯言：「頻年亢旱，民黎艱食，而又隕霜雨。」去聲沙，天

象示警，皆由臣等燮理見六七 卷六不職所致，乞罷黜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

其勿復言。」**綱**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以烏伯都刺爲平章政事。○六月，京

師地再震。**綱**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

並從祀孔子廟庭。書詔以諸賢從祀者，崇道統也。**綱**秋八月，帝還大都。**綱**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目**初，世祖時，議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爲言，乃命定其條制。詔

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

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綱**京師大旱疫。**目**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

鉅夫舉湯禱桑林事。月二名 四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

**綱**甲寅，延祐元年，春，正月，詔求遺逸。○二月，杜忽魯罷，以阿散爲右丞相，趙世

延參知政事。○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秋八月，

帝還大都。○地震。○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爲右丞相，阿散爲左丞相。**綱**冬，詔吏

天歲一  
開科

上  
從  
紀

陳吏野

升齊積  
分注

山移  
規模  
蛇然爲  
之代明

加宦官  
大學士

坐臧罪者黥其面。○十二月，復以李孟爲平章政事。**綱**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目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綱**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綱**二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

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方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官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發**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賜進士，元自混一，至是歷三主四十餘年所未嘗行，至仁宗而始行之。則其與漢、唐、宋、元之意，真可見矣。是以皇慶延祐之始，號稱治平，良以此見。若仁宗首，誠乃光祖宗德，垂法

世，而屹然爲一代之主。**綱**張驢罷。○夏，四月，帝如上都。**綱**五月，成紀縣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山移

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

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常用不用之

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綱**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發五年

**綱**秋，八月，帝還大都。○以趙世延爲御

書教自今宦者，不得授文階。至是年五月，僅踰勳而書加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曾謂學士之職非文階乎。

仁宗  
所為

郭守敬  
天文水利

史中丞○冬十月，以郭貫為參知政事。**綱**十一月，見上卷第九。慧見紫微垣。**目**初，武宗既立，帝為太

宗子，和世疎也為周王，出鎮雲南。仁宗此舉，即宋太宗之所為也。其有負於武宗也多矣。**目**初，武宗既立，帝為太

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疎，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曩定宗社

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

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也，彼失其信，天實鑒之。」

至是，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徵邀寵，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

失烈門譖王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綱**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

二年。

**綱**丙辰，三年，春，三月，帝如上都，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綱**太史令郭守敬卒。**目**

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

之。王禮曰：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綱**夏五月，以伯鐵木兒蕭拜住並為平章

政事。○秋八月，帝還大都。**綱**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目**帝在東宮，

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閒諫之者言

魏子昂  
於千古

國史不宜令孟頫與。預帝曰：「子昂孟頫字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

傳之後世，此屬叟叟也。何也？

復厚賜之。

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元世祖，固不足言矣。若其脩史至張弘範歸軍山之日，其視秀夫張世傑

爲何？如人矣。嗚呼！悲哉！綱目記其時月，而大書之者，魏子昂於千古也。

**綱**十一月，周王利世疎逃居漠北。○立子碩德八刺

爲皇太子。

**綱**丁巳，四年，春，三月，帝如上都。**綱**夏，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

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

頃之，帝露香禱於天，旣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

**綱**五月，以赤因鐵木兒阿卜海牙並爲平章政事。○六月，鐵木迭兒罷，以阿散

爲右丞相。○以烏伯都剌復爲平章政事。○秋，七月，李孟罷，以王毅爲平章政

事。**綱**賜衛士錢帛。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想守邊鎮逾

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

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綱**八月，帝還大都。帝在御

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

馬祖帶  
諱飲酒  
宮及居東

寫金字  
佛經

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

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尙闕，誠使

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

乞令中書集議，或二日，或三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綱九月以

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復爲左丞相。綱初，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

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

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

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

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燻入人望，因

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綱嶺北地震二日。

綱戊午，五年，春，二月，寫金字佛經。○夏，四月，以千奴史弼並爲平章政事。○帝

如上都。○秋，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以亦剌赤爲平章政事。

綱己未，六年，夏，四月，帝如上都。綱以鐵木迭兒爲太子太師，綱鐵木迭兒家居

趙世延  
論鐵木  
透兒

法者天  
下之公

未逾年，復蚤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當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綱**揚州火徽日民廬名二萬三千三百餘楹。**綱**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綱**庚申，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崩。廟號仁宗，國語稱曰「善願萬皇帝」。**綱**伯答沙罷。**綱**太后以鐵木

迭兒為右丞相。**目**帝崩方四日，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

省事，乞失監有罪，應杖。太后又欲答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

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下也。」徽政院使失烈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

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之後，議於宗親元老，

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綱**二月，太子以黑驢趙世榮並為平章政事。**綱**鐵

木迭兒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以蕭拜住及朵兒只其奸，惡故報之也。**綱**三

月，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加鐵木迭兒太

師。**綱**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目**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己，讒構於



李孟耳  
命狀然

却七寶  
帶

請服袞  
冕享太

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古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綱**以拜住為平章政事。○夏四月，帝如上都。**綱**近臣獻七寶帶，却之。**目**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綱**阿散罷。○以拜住為左丞相，乃刺忽塔失海牙並平章政事。**綱**平章政事黑驢御史大夫秃秃哈等謀逆。謀廢立也。伏誅。**綱**以鐵木兒脫為平章政事。○六月，以康里脫脫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乃刺忽罷。以廉恂為平章政事。**綱**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目**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視其黨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鐵木迭兒更以他事罔上，繫之於獄，逼令自裁。世延終無屈。**綱**冬十月，帝還大都。**綱**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目**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詩闕頌，對越在天也。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

廟，乃備法駕服充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歔。悲泣氣喘而抽息也。流涕，左右莫不感慟。自

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

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綱**河南饑，**目**帝問其故，羣臣皆莫對。帝曰：「良由

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利，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

心，毋使吾民重困。」**綱**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英宗皇帝 名頌德，八朝，仁宗嫡子，在位三年，為御史大夫，鐵失所弑。年二十一。○帝性至孝，仁宗不廢，使香告天，泣領身代及嗣位，事多明察，然其果於刑戮，并黨世誅，遂為大變。

**綱**辛酉，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目**帝欲以元夕張燈

禁中為熬同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

「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宮掖掖宮旁舍之嚴

邃，歲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

既而喜曰：「非張希孟養浩字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綱**

二月，殺監察御史觀音保等。**目**時敕建西山在直隸順天府城西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

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以歲饑，且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虞書平秩東作。方興，上章極諫。

依部殺  
諫出

罷元夕  
張燈禁

帝怒，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流奴兒干地。**綱**二月，帝如上都。○

以鐵失為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綱**夏四月，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

瓊州。今廣東瓊州府**綱**六月，以只兒哈郎為平章政事。○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

立皇后亦啓烈氏。

**綱**壬戌，二年，春，正月，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綱**二月，以欽察買闐並為平

章政事。○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鐵木迭兒卒。○太皇太后弘吉刺氏崩。

**綱**九月，京師地震。**綱**冬，十月，以拜住為右丞相。鐵木迭兒死，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綱**復以張珪

為平章政事。

**綱**癸亥，二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吳澄為翰林直學

士。拜住為相，卹薦老臣庶乎其得體矣。**目**時約等以年老致任，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

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延祐宗仁

號年，初，詔起為集賢直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住薦，起為翰林直學士。**綱**出

趙世延于獄。**綱**二月，敕寫金字藏經。**目**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

卹孔氏子孫

拜住尊禮老臣

速速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澄拒元人之詔，可謂不惡，而護首矣。道學之奇，豈可無人。

**綱**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大風拔木。

**元行宮正殿災。**帝語去羣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縑。并絲。縑也。素木棉，重加補綴。

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觀英宗不忘先節

敢忘尸祖之節儉，其過於方乃祖於田舍翁者遠矣。**綱**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

右丞相拜住。**綱**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是年六月，追奪鐵木迭兒官爵，籍沒其家貲。鐵失等以奸黨不安，

帝在上都，以夜寐不甯，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

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

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一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

見六六卷四。

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鐵失

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臥

所，時年二十一。

廟號，英宗。國語稱曰格堅皇帝。

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

之孫，晉王甘麻刺長子，襲封晉王，仍鎮北邊。

于北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赦以也先鐵木兒為右

丞相，倒刺沙為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

誅。○以烏伯都刺為平章政事。○十一月，帝至大都。追尊考晉王為皇帝，母

弘吉刺氏為皇后。

廟號顯宗。

秦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顯宗之長子，裕宗之嫡孫，初嗣晉王，及英宗遇弑，以夫庶入繼帝統，在位四年，壽三十六歲而崩。○帝在位，災異迭見，然守成法以行天下無事，僻治平焉。

甲子，秦定皇帝秦定元年。春，正月，以乃蠻台為平章政事。○召圖帖睦爾于

瓊州。

見上九。

二月，開經筵。自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

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

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帝範

見四五卷一。

資治通鑑

見七二卷六。

大學

衍義見六六卷八貞觀政要見六二卷八等書進講。綱立皇后八不罕氏。○立子阿速吉八爲

皇太子。○夏，四月，帝如上都。○大風地震。○秋，八月，帝還大都。○封圖帖睦爾

爲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爲梁王。

綱乙丑，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今江南江寧府綱二月，帝如上都。綱夏，

四月，革大臣兼領軍務。綱參知政事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

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見二七卷五故成

逆謀，乞軍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

旌其直。綱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以塔失鐵木兒爲右丞相。

綱丙寅，二年，春，二月，以察乃爲平章政事。○帝如上都。綱秋，七月，帝還大都。

綱丁卯，四年，春，正月，帝如上都。○夏，四月，早蝗民饑。綱秋，八月，山崩地震。○閏

九月，帝還大都。

綱戊辰，致和元年。文宗皇帝，圖帖時，附天歷元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命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等居

守。綱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綱秋，七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爲立廟諡，世止。稱爲泰定帝。 卍

（王禕曰）

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遂居子位，而仁宗是年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過試，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皆謂管邸非所宜立，

雖然管王於祖有也。於次為長，雖守藩服誓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管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謂管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傳傳英宗之試，管邸與謂乎？故其殿不與請益升附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實錄，皆不得其實

，傳其之謬，烏可信哉。

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刺等

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皇太子阿迷吉八即位於上都，遣

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書，皇太子書，討燕帖木兒，正名定罪也。

懷王圖帖睦爾入京師，以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

右丞，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九月，圖帖睦爾殺平章政事烏伯都刺流左丞朵朵等于遠州。圖帖睦爾

襲帝位。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為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

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

向背之機，閒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見四七卷六。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

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歷，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

心。」大赦，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右丞相，知樞密院，加伯顏太尉。冬十月，圖

文宗改  
盛位俟  
明宗

帖陸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死之。帝不知所終。十一月，圖帖陸爾遷

泰定皇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遣使迎周王和世疎于漠北。

明宗皇帝名和世疎，武宗長子，在位八月，爲文宗所弑。

己巳，大歷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疎稱帝于和甯之北。二月，圖帖陸爾立其妃

弘吉刺氏爲皇后。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爲皇后。亦之孫氏，周王母也。二月，圖帖陸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夏四月，周

王以燕帖木兒爲太師。周王遣使立圖帖陸爾爲太子。○以徹里帖木兒爲

平章政事。○秋七月，太白經天。見四一。嗚呼！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時圖帖陸爾，已嘗無見之慘耳。是故周太宗之孫建成元吉，而太白見彗分，圖帖陸爾之殺周王，而太白經天，變不虛生信哉。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地。圖帖陸爾

入見。庚寅，王暴卒。明宗。胡粹中曰：本兄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喪聲，知奔入帳中取寶

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平章政事。圖帖陸爾復襲位于上都，大赦。

寶在寶位，重貶之也。圖帖陸爾篡位之心，素心也。其迎兄北者，始以罪人之議耳。故行

明。醒一見，兄乃暴卒；既沒其兄，復襲其位，則其悖逆之心遂矣，此固圖帖陸爾始終之論也。冬十二月，以

太子

太子

太白經天

立弟爲太子



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

觴，帝師不為去聲動，惟問子祭酒李朮魯狎沖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加。身毒國賢人。置

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

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栗然。

### 卷九二

#### 元紀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初讓位於兄，尋試之，在位五年，壽二十九歲而崩。

綱庚午，文宗皇帝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平王。綱以阿卜

海牙為平章政事。○以伯顏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夏五月，帝如上都。○

以亦列赤為平章政事。○秋，閏七月，趙世延罷。綱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

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目孔子父叔梁紇廢入為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

人顏子克國復聖公，曾子邲成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

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綱八月，帝還大都。綱冬十二月，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

加先聖  
父母諸  
賢之爵

李朮魯  
神高識

子廟。位列七十。是年七月，既而先聖父母諸賢之前，至是又詔仲舒從祀孔子廟，

**綱**辛未，二年春，二月，以伯撒里為平章政事。○夏，五月，帝如上都。**綱**六月，翰林

學士吳澄卒。**綱**澄泰定閒謝病歸臨川。今江西撫州府。四方從學者，恆數百人，著書至將

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見七。大戴禮。禮記，乃七十子所撰，而漢之二戴，刪其重複

，大戴禮，小戴聖。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諡文正。**綱**秋，八月，帝還大都。**綱**詔皇子古刺答納

出居燕帖木兒家。更名燕帖古思。**綱**冬，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刺海為子。賜居第，贖產。

前書詔皇子出居燕帖木兒家，此書詔養燕帖木兒之子。爲子則其寵渥倒置，而紀綱爲之大紊矣。安有己之子出居於外，而人之子反養之於內乎！文宗但知燕帖木兒助己之功，而不知其所以敗壞國家之故，知有好臣，而不知有公法也。

**綱**壬申，二年夏，五月，帝如上都。○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綱**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國

語稱曰：札牙篤皇帝。**綱**冬，十月，酈王懿璘質班即位。**綱**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崩，燕帖

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王。時年甫七歲，首司庶務，咸啓皇

后取進止。**綱**以撒迪為平章政事。○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綱**酈王薨。廟號宣宗。

**綱**太后遣右承闕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于靜江。**綱**明宗子妥懽帖睦爾居廣

西之靜江。今桂林府。酈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

宣宗

吳澄  
禮記

權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

順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在位三十五年，為明太祖所滅而元亡矣。

綱癸酉四年順帝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死。綱夏五月京師地震。綱六月妥懽帖睦爾

爾即位于上都。目初妥懽帖睦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天子儀衛迎於良鄉。于直隸順

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

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

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綱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

太傅左丞相。目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

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

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綱秋八月立皇后伯牙吾氏。后燕帖木兒之女。綱奎章

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綱目，於虞有書其官，書謝病歸者，表其見諍明決也。綱冬十月封撒敦榮王，唐其勢

子。襲封太平王。綱十一月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秦州，山山崩地裂。

秦州，山崩地裂。

虞集見  
幾明決

於封伯顏之日。所以兆其狀后殺王之虐也。天道之驗，可畏哉！

林梁雨

天雨毛

不果柳林

綱甲戌，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今河南開封府雨血去著衣皆小。綱河下海牙罷，以脫別台

為平章政事。綱二月，天雨毛。目彰德今河南彰德府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

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綱水旱疫民饑。○夏四月，帝如上都。綱秋八月，赦

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自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及諸路旱蝗，

民饑。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

死者衆。嗚呼！人君即位之初，而災變之多者，未有甚於順帝也，雖欲不亡得乎。綱帝還大都。

綱乙亥，至元元年春二月，帝收柳林不果行。目帝將收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

「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中國曰赤縣神州之民，供

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見十三奈宗廟社稷何？」遂

止。綱夏五月，帝如上都。綱六月，唐其勢反，伏誅。秋七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

目時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

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忒憐忒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仇火帖木兒

鄴諺王撒撒禿發其謀六月晦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

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答里王晃火帖木兒所阿魯渾

察執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殺。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

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葉○拖也。出斬之，血濺薦○激也。后衣，伯

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

宮。伯顏尋殺之於開平民舍。綱九月，帝還大都。○冬九一月，以阿吉刺為平章

政事。綱詔罷科舉。目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見九上卷四。

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

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

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

有壬力爭諍之。伯顏怒曰：「汝諷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

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邪？」

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怨望也。伯顏曰：「舉

詔罷科舉

許有壬 舉 諍 科 舉

子多以賊敗。」有王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王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王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王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二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王為班首，以折浙辱之。有王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諄有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王以為大恥，移疾移文稱疾不出。**綱**十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綱**丙子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邁來的為皇后。○夏，四月，以帖木兒不花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秋，九月，帝還大都。

**綱**丁丑三年春，三月，立皇后弘吉刺氏。○夏，四月，帝如上都。**綱**五月，民訛言采

童男女

民間訛言，朝廷刷取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

○**綱** 彗星

見五卷第五。

見

凡六十有三日，自昴房歷一十五宿

而滅

○**綱** 秋八月，京師地屢震

○**綱** 冬十月，金華

今浙江金華府

處士許謙卒。謙受業金履

祥

見上卷二

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

去聲

醯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

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

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

為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

跡入華山

華山在華州城北

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諳悉，內外殫盡

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

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

白雲先生。卒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

在司上

，余履祥，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

道益著，同時休甯

今江西鄞縣

陳櫟

歷

婺

源

今鄞縣

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

於時云。

○**綱** 戊寅四年夏四月，帝如上都。自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

為學之五味

惟為學之無間斷

不教人以科舉之文

白雲先生

獅豹等物之形。**綱**秋八月京師地震。**綱**帝還大都。

**綱**己卯五年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帝還大都。**綱**冬十一月詔以伯顏爲

大丞相。**綱**伯顏矯詔殺郯談王徹徹篤。**目**伯顏構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

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卽遣之。帝爲之  
不<sub>下</sub>。

**綱**庚辰六年春二月伯顏有罪黜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恩州道死。**目**伯

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

子脫脫宿衛偵見五一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

沙刺班同侍禁近實屬視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脩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

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

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

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

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左傳隱公四年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大義滅親



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閒閑○乘空閒處自陳忘家徇國之意，

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

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辨論，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

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升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去脫脫，

脫脫亦泣下，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螻蚋

凹○物○堂上物深處也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

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

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

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遣怯薛見八五卷十一一月可察

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伏上入草詔，數上伯顏罪狀，出

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奏乞陞辭，不許。旣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

置南恩州今廣東陽春縣屬府，行次江西隆興驛在南病死。綱以馬札兒台爲太師，右

丞相塔失海牙爲太傅，知樞密院事。探馬赤爲太保，御史大夫汪家奴爲平章。

廢上選  
后詔

增敬諫  
帝放弟  
后皇弟

政事，脫脫知樞密院。綱彗星見。凡三十日夏五月，帝如上都。綱六月，詔廢文宗廟

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尋崩。放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諸途。目詔曰：

「昔武宗升遐，見七十一卷第十一太后惑於憮慙，疑邪也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

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

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

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

考飲恨上賓，謂崩也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傅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至順元年四月，皇

皇后八不沙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嬖不荅失里怙其勢

焰，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阼，賴天之靈，權奸

屏丙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

廟之主，不荅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

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

撤廟主，嬖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

科舉復行

金宋三史

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尙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於中道。**綱**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月，馬札兒台罷，以脫脫爲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爲左丞相。**綱**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旣輟，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復行之。

**綱**辛巳，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以鐵木兒塔識爲平章政事。○秋八月，帝還大都。

**綱**壬午，二年，夏四月，帝如上都。○秋九月，帝還大都。**綱**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綱**癸未，三年，春二月，詔脩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脩遼金

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脩三史。延祐仁宗年號天曆文宗年號之間，屢詔脩之。以義例未定，

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傑奚

斯爲總裁官，脩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

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脩端之說。著

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欽宗為宋史，建炎高宗以後為南宋。

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

詔遼金宋各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甯宗

室，問曰：「朕甯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甯宗雖弟，其為帝時，

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

下當拜。」乃拜之。綱十二月，以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綱徵清

江今江西臨江府清江縣處士杜本不至。目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在福建建

崇安縣。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

官。使者趣促至杭州。今浙江杭州府稱疾固辭。既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

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翰林待制，立脩撰孝光著作郎，或

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

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綱甲申，四年，春，二月，以賀惟一為平章政事。既而以為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可。惟一周辭，詔賜姓名曰太平。綱三月，

以納麟為平章政事。○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為右丞相。

綱秋，七月，溫州今浙江溫州府地震海溢。綱八月，帝還大都。

綱乙酉，五年，夏，四月，帝如上都。綱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夔夔卒。目初，夔夔知經

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夔夔取比干圖以進。一

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

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

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

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

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綱秋，七月，以

鞏卜班為平章政事。○八月，帝還大都。綱九月，遣使巡行上天下。目時諸道奉

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

宋徽宗  
獨不能  
為君

夔夔  
比干圖

蘇天爵  
比包拯

監太廟  
上

起江兵  
賜符  
公鎮

方國珍  
起兵

糾舉無所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凡百四十三人。郡人稱天爵為包拯。見六九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綱丙戌，六年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盜竊太廟神主。○秋，八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阿魯圖罷。

綱丁亥，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是日大寒而風，朝官仆者六人。○二月，山東地

震。○目壞。怪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今山東兗州府其平州。又震，河水動搖。○夏，四月，帝如上

都。○綱六月，復以太平為平章政事。○秋，九月，帝還大都。○鐵木兒塔識卒，以朵

兒只為左丞相。○冬，十月，沿江兵起。○綱十一月，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綱戊子，八年春，三月，帝臨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陞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

身，及省。醒親奔喪等制。○綱帝如上都。○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秋，八月，帝還

大都。○綱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諡文靖，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

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宗慶歷。宋仁宗年號。乾瀆。遼道宗年號。乾瀆。

風烈。○綱冬，十一月，台州。今浙江台州府。方國珍兵起。○綱以太不花忽都不花並為平章

棗陽童子暴長

政事

綱己丑九年夏四月以欽察台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綱棗陽童子暴長目

棗陽今湖廣襄陽府棗陽縣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大腹也左傳宣公二年

輶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綱秋七月朵兒只太平俱罷以

脫脫為右丞相綱八月以伯顏為平章政事

綱庚寅十年春正月以搠思監為平章政事○夏四月帝如上都綱六月有星

入于北斗綱大如月震聲如雷綱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月方國珍攻溫州

綱辛卯十一年天完主徐嘉輝治平元年夏四月詔脩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為河間鹽運使

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目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

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室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

遵與大司農禿魯行上聲巡察也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濮今山東

沐梁見上大名府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

有星入北斗

井深

河南北  
童謠

劉福通  
李二徐  
壽輝等  
兵起

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河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

遂出遵河開今直隸河間府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尙書充河防使。

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

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雜興功凡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

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

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

而汝穎之兵起，綱帝如上都。綱五月，穎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

起，綱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

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永平。今直隸永平府至是，山

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穎州屬江南劉福通

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



中國主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

兒逃之武安。今湖廣長沙府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密樞院禿赤以兵擊之。

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皋。即平皋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有平皋城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四縣俱屬河南汝寧府諸縣尋

犯舞陽葉。攝〇二縣俱屬南陽府縣陷汝寧府，光及。今汝寧府光州息。今汝寧府息縣二州，眾至十萬。蕭縣。屬江南塗州李

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羅田。今湖廣黃州府及

羅田縣。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屬黃州府及

黃州路。綱秋八月，帝還大都。綱冬十月，饒信等雨。去黍。目信州。今江西廣信府及邵武。今福建建邵

武府。雨黍。粟屬，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土宜高燥，以大暑而種，故名黍。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建甯。今福建建甯府雨黑子。大如黍菽。也。豆衢州。

今浙江衢州府。雨黍，民多取而食之。綱徐壽輝稱帝于蘄水。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十一月，有

星孛于西方。

綱壬辰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破漢陽。今湖廣漢陽府諸郡，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

走，二月破江州。今江西九江府總管李黼死之。綱以月魯不花為平章政事。綱定遠。今江南鳳陽府

定遠縣。郭子興等兵起，破濠州。今安徽鳳陽府目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

徐壽輝稱帝

饒信等路雨黍

李黼死

郭子興破濠州

蔡不諱  
死節

死猶植  
立不仆

崖等舉兵，自稱元帥，牧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徼遊賞。由是民益恟恟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綱**三月，

徐壽輝破袁今江西袁州府瑞今江西瑞州府饒信俱見今江南徽州府等州。**綱**詔省臺官兼用南人。**目**自世

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綱**

台州見上節路達魯花赤見八五卷十一秦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目**先是國珍入

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遜招降之。至是，朝廷方征徐州，命

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秦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

國珍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秦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

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中前議。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覺其心異，手斬

之。即前薄博○逼也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秦不華暈稱人反。目怒而張目也。叱

之，奪刀殺賊。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

章，封魏國公，諡忠介。**綱**隴西今陝西鞏昌府隴西縣地震。**目**凡百餘日，城郭頽圮。務○也陵谷變

遷，定西今鞏昌府安定縣會州今鞏昌府會州縣尤甚。會州公宇牆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

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甯州。**綱**夏四月，帝如上都。**綱**五月

徙瀛國公見九十一卷八子趙完普等于沙州。**目**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

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尙完普及親屬於沙州。今陝西行都司沙州衛安置，禁人交通，從

之。**綱**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董搏霄率兵復之，

遂復徽州。○八月，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擊走之。**綱**右丞相脫脫

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芝離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綱**帝還大都。**綱**冬十月，霍

山，卽南陽霍山，一名大柱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崩。目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殞石數里。**綱**十一月，江

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綱**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彭早住趙均用奔濠，遂據濠城備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郭子興與孫德崖，又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無而早住死，均用奔自專。

**綱**癸巳，十三年春正月，以哈麻為右丞。○夏四月，帝如上都。**綱**五月，泰州張士

誠兵起于高郵，由自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目**士誠，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

士信舉兵，陷泰州。屬江南揚州府。遂據高郵，今揚州府高郵州。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

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李士聲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淮南。高郵行省強齊往，

星吉死

張士誠起兵高郵

至崇如  
鐵大科三  
魁不頁  
所學

哈麻進  
西番僧

橫撲兒  
法

皆即兀  
該

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

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葉倒槌碎其膝而髑實之。時論大科三魁，若

李黼見上、秦不華見上及齊，皆不負所學云。六月，立子愛，獻識理達臘為皇太

子。赦。○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等會兵擊

徐壽輝于蘄水見上。破之。綱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

號演撲兒法。又進僧伽筋璘真，善祕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

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

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現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祕密大喜樂禪定。

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

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

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

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綱郭子興

引兵入滁州。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屬江。城稱

王。

冰五色

綱甲午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在河南開封府城西。冰五色。目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

方解。綱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帝還大都。綱九月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

擊張士誠。綱冬十二月以定住為左丞相。瑣南班哈麻並為平章政事。綱詔削

脫脫官爵安置淮安。哈麻衝脫脫喉，御史劾其出師三月，略無寸功也。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綱帝製龍舟於

內苑。目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

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

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

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征○鉦也。夜則神人自

能按吏耕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

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

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

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篋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

製龍舟於內苑

宮漏

十六天

韓林兒  
稱宋帝

燕州雨  
血

明太祖  
起兵

陶安獻  
言

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綱**乙未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春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綱**三

月，竄脫脫于雲南。華臣猶論其貴輕故也。○**綱**薊州。屬直隸順天府。雨。帝如上都。○**綱**夏四月，以

定住為右丞相，哈麻為左丞相，桑寄失里為平章政事，雪雪為御史大夫。哈麻弟

○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綱**六月，明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綱**時四方割據

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壬辰春，明太祖皇帝，姓朱名元璋，濠州人。避

兵濠。濠州，見上六。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

見上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今江南江甯府。患無

舟楫，而巢湖。見八一卷四。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

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

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料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見二九卷下。遂進攻太

平。見同上。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

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

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綱〕冬十一月，荅失入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

亳州

〔綱〕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

漢縣故城在鳳陽府壽州。

〔綱〕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

〔綱〕丙申十六年春正月，元哈麻雪雪有罪伏誅。〔綱〕天完主徐壽輝據漢陽。

今湖廣黃陽府

〔綱〕二月，張士誠入平江。

今江南蘇州府。

據之。

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

〔綱〕三月，明太祖帥師克金陵，改

集慶路爲應天府。〔目〕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

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力不能支，死於兵。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

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

集慶路爲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

今江南鎮江府。

〔綱〕廣德。

今江南廣德州。

皆下之。〔綱〕方國珍降于

元。

命爲海道漕運萬戶。

〔綱〕是月，有兩日相盪。

盪。

〔綱〕夏六月，彰德。

見上。

李實如黃瓜。〔目〕先

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綱〕秋八月，彗星。

見上。

見。〔目〕彗出張宿，色青白，

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綱〕冬十月，星隕大名。

今直隸大名府。

化爲石。〔目〕從東

南流，芒尾如曳。

〔綱〕

掃帚。

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形

明應天府

兩日相盪 李實如黃瓜

星隕化石

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綱**丁酉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綱**三月明太祖兵克常州。**目**先是徐達攻常州。

今江南常州府。進薄。博○逼也。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擒之。由是

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輸糧犒軍，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

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綱**夏五月，元

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綱**明太祖取甯國等路。**目**徐達常遇春率

兵取甯國。今江南甯國府。攻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將楊仲英開門請降，

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取江陰。今常州府江陰縣。徽州。今江南徽州府。池州。

今江南池州府。皆下之。**綱**六月，有龍鬪於樂清江。**綱**秋七月，元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

五日。**綱**八月，張士誠降于元，元以爲太尉。○明太祖取揚州。**綱**九月，天完將陳

友諒襲殺倪文俊。**目**友諒，沔陽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

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硯○官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

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今湖廣黃州府。友諒因乘覺襲殺之，遂併其軍。

張文貴死節

天完將陳友諒



桃杏冬  
天完將  
明玉珍

自稱平章。綱冬十一月，汾州今山西汾州府桃杏有花。綱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

成都。目玉珍隨州屬湖廣德安府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於青山，結柵自固。

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今四川成都府，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

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綱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綱戊戌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目

先是，闕固守安慶今江南安慶府。友諒引軍薄博○逼也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

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

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

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鏑鎗本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

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

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綱

宋氏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

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下壺人，似過之矣。嗚呼！明其人豪也哉。綱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

余闕死

余闕一  
門死節

余闕較  
勝下壺

行諸將

無面推  
見白氣  
冲天

空中如  
有兵戈  
之聲

明取婺  
州開郡

明太祖  
餘諸將

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目濟南今山東濟南府城陷，貴入據之。時搏霄方駐於南

皮今直隸河間府南皮縣。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猝至，而營壘猶未

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猝搏

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冲天。是日其弟昂霄亦死。綱大同路治山西大同府夜聞空

中有聲。目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石中天，遍地

俱見。現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綱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隆興今江西南昌府。綱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見上。奉其主韓林兒居之。綱山東地裂。綱六月，宋將關先

生兵破遼州屬山西。遂大掠塞外諸郡。綱冬十一月，元左丞相搠思監有罪免，以

紐的該為左丞相。綱十二月，明太祖取婺州今浙江金華府。目胡大海兵攻婺州，久

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拔之。改婺州路為甯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

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

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太祖既撫定甯越，欲遂取浙東，未

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北入建康，即金陵見七卷八。

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被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升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綱宋關先生破兵上都，焚宮闕。綱太白經天。見上卷第十一。

綱己亥，十九年春，三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於明。太祖曰：「先是，

太祖遣使往慶元。

今浙江審波府。

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

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今浙江溫州府。台今浙江台州府。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爲質。至太祖曰：「古者

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旣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

方國珍附明太祖

却質子

却獻

高光有  
所不及

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帝王之興，識見自爾超卓異常，觀我太祖之待國珍，則知漢之，高光有所不及矣，嗚呼！休哉。

**綱**夏四月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均用殺之

**綱**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今江西廣信府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

**綱**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見上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安豐見上

**綱**九月明太祖兵取衢處州今浙江衢州處州二府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

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啟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

數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今處州府青田縣劉基龍泉今處州府龍泉縣章溢麗水今處州府麗水縣葉

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

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

華復薦王禕王天賜至皆用之

**綱**冬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

江州今江西九江府自稱漢王

**綱**庚子二十年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是歲，天完亡，凡二國。春三月彗見東方

**綱**夏五月漢主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

陳友諒  
稱帝國號漢

禮賢館

日令二人進講經史

綱辛丑二十一年秋八月明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目先是

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會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見上太祖乃下令

諸將曰「陳友諒賊弑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今江南太平府犯我建康即金陵今又以

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

壯其八一。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逆流也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

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既而友諒偽相胡廷瑞見

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隆興見上建昌今江西建昌府王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吳

宏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歐普祥各率眾來見甯州屬南昌府陳龍及吉安今江西吉安府孫本立曾萬

中皆來降乃改隆興路為洪都府綱冬十一月黃河清目自平陸今山西平陸縣三門

磧道○○伊底村峯在平陸縣北南黃河中流下至孟津見二卷第十卷五百里皆清凡七日非瑞也見七四卷第十發明綱大饑

綱壬寅二十二年春二月彗星見目未幾長星復見於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

數十丈綱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綱六月彗出紫微垣見上卷第七卷

長星如十丈數

黃河清

明玉珍  
稱帝國

明太祖  
鄱陽湖  
之捷

綱 癸卯二十三年。

夏王明玉珍天統元年，吳王張士誠元年。○是歲并宋漢凡四國。

春正月，明玉珍稱帝于成都。

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綱 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

見上。

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明太祖率兵擊走

之。綱 三月，彗見東方。綱 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明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

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立。目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

咸上聲。戰船。

來攻

洪都。

見上。

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

竹盾。

閩上聲。

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

築，城壞復完，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

急，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

師遇鄱陽湖。

在江四饒州府鄱陽縣，跨南昌，饒州，南康三府之地，即彭蠡也。

之康郎山，戊子，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

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晡。

補平聲。中時。

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

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

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

不敢戰。是夕，明舟渡淺，泊於左蠡。

里。彭蠡之左。

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

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見上太祖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失，貫晴及顛虛

頭骨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

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既而明太祖復進兵

圍之。**綱**張士誠自稱吳王，元遣使徵糧，不與。士誠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部戶侍郎博羅帖木兒徵糧於士誠，士誠不與。**綱**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綱**甲辰，二十四年。漢主陳理德壽元年。○是歲漢亡。春，正月，明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

主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目**時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魏

進上帝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

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昶為左司都事，諭

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

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

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二月，以武昌圍

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待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

赤氣千里 明太祖 吳國號

漢文  
錦金

日旁有  
一月一  
星大  
都雨

明太祖  
求遺書

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

取。城中民多飢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

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見六四卷七何異？以一

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

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

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綱**三月，明太祖定官制。

**綱**乙巳，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綱**夏五月，大都雨去聲。 **鼇**見十四卷十。 **目**長

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綱**秋七月，元皇后弘吉刺氏崩。**綱**九月，元以方

國珍為淮南左丞相。分省慶元。 **綱**冬十二月，元立奇氏為皇后。改奇氏，為肅良哈氏。

**綱**丙午，二十六年，是歲宋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綱**夏四月，

明太祖兵取淮安諸路。**綱**五月，明太祖求遺書。**目**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

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

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



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綱〕秋八月，元以陳有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綱〕九月，

元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平章政事。〔綱〕明太祖取湖州。今浙江湖州府。諸路。

明太祖立宗廟

〔綱〕冬十二月，明太祖立宗廟社稷。自時羣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

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

昔堯之時，茅茨慈，○以茅蓋屋曰茨。土階，采椽不斲，取木為椽不斲削也。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

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魚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

縱，亂由是起。吾常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

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

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見八六卷七。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

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

節儉是寶

於丹青愈

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綱**丁未，二十七年。夏，主明昇，開熙元年。○是歲寧張士誠亡。春，正月，絳州陽府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

聲如空中戰鬪者。**綱**三月，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

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史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

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

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復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

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

制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悌，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

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

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

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

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

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綱**秋，九月，明太祖兵克平江。見上。執

吳王張士誠以歸。徐達常遇春執士誠，送建康士，誠自縊死。冬十月，明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

定中原。太祖既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

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明太祖定

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歷。明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明太祖兵徇山東

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沂州，屬山東。進

取嶧州。今定州府嶧縣。及益都。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於是萊州。今山東萊州府。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

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

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

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

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諡曰惠

宗。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

為崇禮侯。

右元十帝共八十九年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上虞朱國標聖懷鈔

周之燦星若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鳳陽人，先世句容人，建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

編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王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

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明太祖

朱元璋起兵濠州。

今江南鳳陽府。

太祖之先故沛。

今江南徐州沛縣。

人徙江東句容。

今江南江甯府句容縣。

為朱家

巷。宋季，大父再徙淮。

淮水在鳳陽府。

家泗州。

屬鳳陽府。

父世珍，又徙鍾離。

今鳳陽府臨淮縣。

太平鄉，母

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

文宗年號。

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

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

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

朱家巷 太平鄉 赤光之 祥 紅羅之 紅羅障

死。貧不能殮，藁葬之。仲與太祖昇預○對舉也。至山麓，鹿○山是也。綆梗○索也。絕。仲還取綆，留太

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上聲○圻裂也。起成高壘。地故屬

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為僧。逾月，

僧乏食，太祖乃遊江淮，崎嶇今鳳陽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今河南汝穎今江南鳳陽兵起，

劉福通、芝麻李、徐壽輝、趙均用、彭早住等。騷動濠州定遠今鳳陽府定遠縣。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

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

予倡義耶？」大吉。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

悅之，取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屬鳳陽府。馬公女為己女，遂

妻去聲。焉。即高后也。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屬江南芝麻李與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芝麻李即芝麻李道去。

趙均用、彭早住帥餘黨奔濠。子興屈己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稱王。太祖

雖在甥館婿館也。每有大志，十三年春，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

等皆往歸焉。十四年，秋七月，徇行定曰。定遠，下滁今江南陽今江南。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

乃以七百人屬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

皇覺寺

伽藍下

太祖附

太祖歸

太祖與

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恂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行取曰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

寨者太祖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

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衆

降軍聲大振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

曰「金陵今江南京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左傳宣公三年成然後命將

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

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莫○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稱幕下掌書

記畫饋餉甚見親信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克之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

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

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

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

見而憐之令高后有之爲子何世隆來降未逾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

州既而早住中流矢死均用益自專銜誠恨也子興欲殺之太祖賂其左右子興

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太祖威名

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

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

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虹縣屬鳳陽胡大海來歸太祖一見語合用為

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

和陽今江南可圖」子興使張天祐等將兵前行與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

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子興屬視太祖總和陽兵入撫定城

中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

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眾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

攜而去人民大悅三月郭子興卒太祖并統其軍虹縣今鳳陽人鄧愈來歸懷遠今鳳陽

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

鈔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不脫衣冠而田間夢神人呼之曰「一起起」主君

智伏除陽二子

撫定和

常遇春

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爲先鋒。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而巢湖在江南廬州府蕪縣西。水塞軍帥俞通海料、永安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大喜曰：「

此天意也，吾事濟矣。」六月，太祖帥諸將渡江，乘風舉帆，頃刻達牛渚。磯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

牛渚山下水渚，有石曰磯。在太平府城北采石山下。太祖先抵采石磯，下去牛渚磯僅一里。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

能卒登常遇春飛舸，歌至，太祖磨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見前諸軍從

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拔之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

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謂曰：「吾欲取金

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

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

機密輒與議焉。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瑨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太平，瑨

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擒瑨先。太祖釋不殺，瑨先

詐曰：「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

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瑨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乃爲

常遇春  
挺戈躍

陶馮所  
見略同

不殺陳  
瑨先



書招其軍，明日皆降。八月，諸軍進克溧水。溧，今江蘇府溧水縣。將攻集慶路。即江甯府。瑳先之為

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為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

集慶，私謂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侯一人。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

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

還。諸軍進攻集慶，瑳先遂與元福壽合拒戰於秦淮。在江甯府上元縣治。東南秦始皇鑿。諸軍失利，瑳

先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瑳先不虞

其圖己，青衣兵自後攢槊。槊，長矛也。殺之。瑳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在江甯府

十六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攻集慶路，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

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

環上而寢，悉屏。丙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安寢，達旦，

疑懼者始安。進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在江甯府東北。直抵

城下，諸軍拔柵。柵，障也。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督兵力戰，死之。遂克集慶路。太

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

縱陳瑳先還

復攻陳兆先

智安降

克金陵

韓福  
康茂才  
來歸

克鎮江  
克廣德  
聘秦從  
前

取甯國  
諸路

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改集

慶路為應天府。太祖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張士誠康茂才來降。士誠屬泰州

南揚州府。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據高郵。由今揚州府。稱誠王。時據

平江。今江南蘇州府。來降。茂才，贛州人。初結義旅，為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

使都元帥。成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奔金陵。至是，率眾來附金陵。既定，太

祖欲發兵取鎮江。今江南鎮江府。慮諸將不戢士卒，為民患。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

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

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

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六月，命鄧愈等將兵攻廣德路。今江

南廣德州。克之改為廣興府。秋七月，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之，

涇陽人，初仕元。鹽孔居鎮江。既至，太祖親迎之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

簡，出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

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甯國。

今浙江嘉興府

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守將楊仲英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其妻

子，自刎死。尋遣諸將取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徽州，今江南徽州府池州，今江南池州府皆下之。秋八月，張

以康茂才為營田使

士誠降於元。九月，太祖取揚州。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太祖諭之

曰：「比因兵亂，隄防低房頽圯，瘠也。毀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脩築隄防。今軍務

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

若所至紛擾，無益於民，則非付任之意。」冬十二月，太祖取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命知

開郡學

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

聞絃誦之聲。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諭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

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安殺人，輒喜不自勝。為將者，能以不殺

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十九年春三月，方國珍以三郡來附，國

珍台州，今浙江台州府人。戊子冬起兵，後降於元。至是以溫州，今浙江溫州府台慶元，今浙江寧波府三郡來

獻，且以次子關為質。太祖曰：「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為？」乃

厚賜關而遣之。秋九月，太祖兵取處州，今浙江處州府冬十月，遣使徵青田，今浙江青田縣劉

取處州

方國珍來附

取婺州

陳友諒  
漢王諒

我為天  
下屈四  
先生

此天子  
氣

趙天澤  
在藏基

基龍泉今處州府龍泉縣。章溢麗水今處州府麗水縣。葉琛丑森。及浦江今金華府浦江縣。宋濂以胡大海薦也。時朱

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禕許元王天錫太祖皆徵用之。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稱

漢王友諒沔陽今湖廣安陸府沔陽縣。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慨然往從之。

壽輝稱帝於蕪水今湖廣黃州府蕪水縣。國號天完後據漢陽今湖廣漢陽府。至是友諒徙壽輝都江

州今江西九江府。自稱王。二十年春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

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

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

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

去。投上也按罪曰劾。上狀自劾有過也。嘗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今浙江紹興府。遊西湖在浙江杭州府城西。有異雲

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

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無知基者

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至是基趨建康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太祖嘉納之留基帷幄預機密謀議夏五月陳友諒攻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城陷守將

花雲死

花雲妻 郜氏

花雲侍 兒孫氏

江中斷 木 蘆渚 運 雷老 實

太祖平 漢

花雲被獲，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遂奮躍大呼起，

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縛雲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口。方雲之

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郜告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去聲。家人曰：「城且破，吾

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

雲就縛，郜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瘞意○埋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

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祝屬漁家鞠養之，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

夜宿陶穴中，天曙樹○曉登舟渡江，遇漢潰會軍奪舟，摔卒○持頭孫氏及兒投之江，

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淡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

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遂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

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

自稱帝國號漢。二十一年秋八月，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

昌今湖廣武。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請降，太祖遂至龍興。

今江西南改為洪都府。二十二年秋七月，陳友諒作大艦咸上聲。攻洪都，空國而來。

鄱陽湖之戰

陳友諒中流矢死

韓成死

劉基急呼難星

周顛告太平

以兵圍城，守將朱文正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之，即解圍東出，與太祖兵遇鄱陽湖。鄱陽湖，即彭蠡也，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南昌，饒州，南康，三府之地。之康

郎山友諒聯舟縱戰，望之如山。太祖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郭興曰：「彼

舟如此，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明日，東北風起，令諸將乘風縱火，

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明日，復聯舟

大戰，敵兵大敗。友諒斂舟自守，不敢戰，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

還武昌。太祖磨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顛，頭骨。而死。其將張定邊乘

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初，鄱陽湖之戰，太祖亦

屢瀕於危。一日，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太祖冠袍，對賊衆投水中，圍乃解。又

一日，太祖方與友諒鏖戰。與平聲。盡死。殺人口。戰。劉基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速更耕舟。」

太祖急更之，舊舟已為敵砲碎矣。先是有周顛者，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太

祖，必曰告太平。太祖厭之。一日命覆顛以藥積，薪毀之。火息，啓視顛正坐晏然。至是，征陳友諒，太祖問：「此者何

如？」顛應聲曰：「好。從行至皖城。還上。今江南安慶府懷寧縣。苦無風，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

無膽不行。便無風。一行不三十里。果大風。倏忽達小孤。竟如其言。二十四年春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勸進上。帝號也。不允。乃於是月朔。即

吳王位。陳理既還武昌。太祖復進兵圍之。久不下。乃親往視師。遣其降將羅復

仁入城。諭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

取。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悉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

進。太祖觀之。曰。此與孟昶唱七寶溺裝去聲。溺。小便也。器何異。宋太祖滅後蜀見蜀主七寶裝溺器命撞碎之。陳氏窮

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張士誠自立為吳王。即平江。見上。治宮室。立官

屬。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荒淫。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

人者。皆諂佞。惟事蒙蔽。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

九四。十誠行。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

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干癘。別二十六年夏五月。太祖命有司訪求

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太祖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

毀錢金 林張士誠 稱吳王

論十七字

訪求古今書籍

伐吳諭  
將佐

伐吳先  
攻湖州

為未可。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

昇、呂珍之徒，皆齷齪齷齪，音○急道。齷齪，音○急道。不足數。王蔡葉三參軍，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

奉主上威德，聲罪致討。三吳今江南蘇州府為東吳，鎮江府為中吳，浙江湖州府為西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曰：「

汝合吾意，事必濟矣。」秋八月，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

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妄虜掠，毋妄殺戮，毋發

邱壘，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山名在蘇州府城西。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

受命出。太祖復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

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輩皆相為手足，士誠窮蹙天

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

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

姑蘇，取之必矣。」冬十月，徐達師至湖州，士誠發兵來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

昇及張天驕遂舉城降。朱文忠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籍土地錢穀出降。文忠



朱文忠  
軍法

立宗廟  
社稷  
定文武  
科取士  
法

王弼破  
吳軍  
十條龍

張士誠  
妻劉氏  
死節

明鑑易知錄 卷一 明紀 太祖

一四

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宰○裂尸也。以徇。行示也。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

攻平江，士誠諸將多降。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遂進兵圍其城，達

遇春等四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震恐，十二月，羣臣咸請太祖定宮闕制度。太祖

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

二十七年春二月，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夏六月，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

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

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眾乘之，遂

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潭。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博○甲也。錦衣，出入

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逾三日，士信方在城樓上

督戰，忽飛砲碎其首而死。秋九月，達遇春率眾渡橋，進薄博○逼也。城下。士誠軍大

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

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

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模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

北定中原

平方國

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日暮，士誠距戶經

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慰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

盾見上。昇見上。至舟中，送建康。士誠臥舟中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

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改平江曰

蘇州府。浙西吳會皆平。冬十月，太祖既掃除羣雄，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

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說諭齊魯河洛燕薊計。秦晉之人

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歷太祖遣兵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覆，公俟克

杭州，即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至是，太祖命湯和等帥師討國珍於

慶元見上。國珍遁入海島，太祖復命廖永忠帥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國

珍惶懼，遂及其弟國珉、兄子明善率家來降。和送國珍於京師，浙東悉平。徐達

常遇春引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是年戊申年也。正月，李善長率羣臣奉表勸進，

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

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長復固請，乃從之。○谷霖蒼曰：「明太祖起兵漢梁

十餘年，間終齊

高祖從龍多帶蕭王佐命半南陽

馬后高識

比豆粥麥飯尤甚

尤難於長孫皇太后長孫皇后其性猶保難相

天物，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塗，伽藍卜吉論者，嘖嘖莫不謂天之所授也。然子以厚德宏仁，實則命世之器，非夫羣雄草竊所能開干而觀視者。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濟湯相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即在虹縣，常遇春，藍玉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綉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頽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水，豈盡地脈使然哉？

**編立妃馬氏為皇后**。紀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

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為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燕婁，享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餼飯也。餌餅也。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長孫皇后，當隱太子，太宗兄建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為寬解，卒免於患。尤難於長孫皇后也。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勇心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編立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為左丞相，章溢為御史中

命廷臣  
東宮官

定衛所  
將兵法

平國

以太牢  
祀孔子

承。編命廷臣兼東宮官。禮部尙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

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不相善也。

遂成嫌隙。江充之事，漢江充搆昭太子，在武帝庚寅二年。可為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

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太子官屬，魯事論德贊善，率更令等官。以李善、長章、劉基

等兼之。」編二月定郊社宗廟禮。編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編自京師

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

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冊束，通以指揮

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

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編湯和等克福州、閩地，悉平。編先是，帝命湯和、廖永忠等取閩，進兵延平。今福建延平府。

先遣使招諭元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攻之。參政文殊、海牙開門

出降，執友定械送京師。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今福建興化府。元汀州路。今福建汀州府。守將陳

國珍納款，於是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編詔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編仍遣

衣冠悉如唐制

定役法

命儒臣脩女誡

却獻竹

作勸示子孫 禁宦官預政典兵

使詣曲阜致祭。編詔衣冠悉如唐制。編命中書儀役法。編上以立國之切，經營

興作，恐役及平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

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編命選國子監

生，侍太子讀書。編三月，以廖永忠為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兩廣。編

命翰林儒臣脩女誡。編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

觀歷代宮闈政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卿等纂脩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

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編蘄州進竹簞，命却之。編諭中書侍臣曰：「古

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見上進竹簞，未有命而來獻，天

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

得妄獻。編夏四月，詔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

禁宦官預政典兵。編六月，兩廣平。編秋七月，徐達常選衣帥諸將入通州。元主

避兵北行。編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今山東中府臨清州。遂入通州。見前卷。元主大懼，集

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召羣臣會議。端明殿元主徘徊歎息曰：「今日豈可復

克元部

將徐達仁

元死節之臣

王禕上

官六部

作徽欽。遂決計北徙，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元

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闕名在順天府城北。北走，如上都。八月，徐達常遇春克

元都。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填壕蒙城下也。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

樓，執帖木兒不花慶童等戮之，并獲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府

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毋得

侵暴，人民安堵。言安然如堵不驚動也。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督郭允中

皆死之。學士危素，厲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

徐達，達以素歸。帝稍開素不仍命為學士。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往取山西。編漳

州今福建漳通判王禕上書，禕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

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

以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而薄，擊肅殺焉，然皆暫

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

一上嘉納之時，尚嚴厲，故禱以為言，編始置六部官，編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

劉基致仕

放元宮人

寺長隱逸

乘輿服御諸物勿飾金

碑元水晶刻漏

建大本堂

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編詔以汴

梁今河南開封府。為北京金陵為南京。編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

李善長留守京師中書都事李彬犯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請基緩其獄。基

不聽亦奏上竟殺彬善長銜諷恨也。之上還善長愬之會基有喪告歸許之。編放

元宮人。編旁求隱逸之士。編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上解巡察也。十道求之。編詔

乘輿服御諸物毋飾金。編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

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

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編冬十月碎元水晶刻漏。編

欽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征也。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

編詔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並從西征。編召劉基至京師。編基至贈其祖父

爵永嘉郡今浙江溫州府。公欲授基爵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顯榮先

人足矣。」編十一月建大本堂。編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

三氏教  
授司書  
尼山書  
院太原

取大同  
聖修元

種耕藉  
田  
無為文  
浮

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編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

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編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帥諸軍取太原。今山西太原原府。

編己酉，二年春正月，詔免中原田租。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南，濟南，唐鄧光恩等處稅糧。編詔免江南田

租。編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大同。今山西大同府。編二月，大將軍徐達帥次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渡河趨陝西。編詔修元史。編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

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

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編

親耕藉田。籍，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以給宗廟粢盛。藉，蹈藉也。音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節。于南

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編三月，敕翰林為文，無

事浮藻。編上謂詹同日：「古人為文，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

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

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

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



取陝西  
取鳳翔

瑞麥

下平涼  
克延安  
平薊北悉

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編**大將軍徐達克河中，遂會諸

將軍進陝西。**編**大軍至西安。今陝西西營於長安。今西安府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

迎降，達遂遣馮宗異取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元將李思齊奔臨洮。今陝西臨洮府。**編**夏四月，淮

安甯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編**一莖。恒○縣也。五穗。遂○麥類。一穗者甚衆，羣臣賀，

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爲國家之瑞，不以物爲

瑞也。」**編**大將軍徐達至鳳翔，遣馮宗異進攻臨洮，李思齊舉城降。**編**五月，大

將軍徐達師至蕭關。在陝西平涼府鎮原縣。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今陝西延安府。以明守之。**編**元將

張良臣以慶陽。今陝西慶陽府。降。將以復其城。**編**六月，薊北悉平，改元都爲北平府。**編**

元也。速復侵通州。見上。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爲

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今直隸永平府。往開平。宋理宗，寶祐四年，蒙古主蒙哥欲建城市，脩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恒州東灤

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編**道三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今盛京錦州府。也。速復以兵

迎戰，又敗之。也速遁，遂帥兵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孚○軍所虜囚曰俘。

其宗王慶生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北平府

遂改元都今直隸順天府。為北平府。編秋七月，副將軍常遇春卒于軍。編遇春還次柳

河川，得疾卒。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眾，尋詔文忠自北平會師攻慶陽。編

八月，大將軍徐達克慶陽。編大軍列營慶陽城下，張良臣數朔出戰，俱不利，糧

餉乏絕，至糞人汁和泥嚙之。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

投井中，引出斬之。陝西悉平，達帥諸軍還京師。編建功臣廟。敷建功臣廟于鄧州，在江寧府治東北。編

廟成，敍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

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

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肖像祀之。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編上曰：「朕觀周禮，闕

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可對

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于中涓，即中人宦官也。中涓也。主居中潔除之人。百無一二，

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

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編九月，詔以濠州見上為中都。編上問羣臣

建都之地，或言關中今陝西西，天府之國，或言洛陽今河南南，天地之中，汴梁今河南開

克慶陽

陝西悉平

中涓者百無一二

以濠州為中都

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即金陵。長江天塹，截去聲。塹，邊城水也。足以立國。臨濠。即濠州。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

詔天下郡縣皆立學。

詔以為中都。編冬十月，詔天下郡縣皆立學。編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

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命徐達等往征沙漠。

編庚戌三年春正月，帝命徐達等往征沙漠。元王保保為西北邊患，上命右

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大將軍，浙西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

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北方流沙曰漠。

蒙古南。上問諸將曰：「元主遲去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今陝西臨洮府。其

出師當何先。

志欲徼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

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

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

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出西安，擣定西，今陝西鞏昌府安定縣。以取王

得。一。梁。雨。

感。鳥。巢。  
分。與。之。  
廣。學。臺。

徐。達。大。  
敗。保。  
保。

李。文。忠。  
克。應。昌。

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

見上

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

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狐豚之遇猛虎擒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

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二月詔羣臣親老者許歸養。上

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嘆因有是命。編夏四月以危素為翰林侍讀

學士已謫素居利州。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為誰對

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

老臣何不赴利州

屬江

南。看守余闕

元至正十八年正月，余闕為元守安慶，陳友諒引軍薄城下，闕以孤軍血戰，城陷，闕引刀自刎，墜清水塘中死。妻妾子女皆赴井死。

廟去」遂有是謫。素踰年卒。大將軍徐達帥師出安定與王保保戰大敗之。

保保奔和林。達出安定駐沈兒峪。

育

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達整衆

出戰大敗保保兵于川北亂塚間擒元諸王國公及平章等官一千八百六十

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

畜

休去

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水以渡遂出

甯夏

今陝西甯夏衛。

奔和林

城名，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為會司之所，後復成之。甯夏五里許。

五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

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帝諡元主曰順帝。文忠與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真，進敗元太尉蠻子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遂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文忠帥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諸王。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國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帥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聞，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尙黑，殷尙白，周尙赤，秦尙黑，漢尙赤，唐服飾尙黃，旗幟尙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尙赤爲宜。上從之。冊封諸王。詔曰：「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棧爲秦王，櫛爲晉王，棣爲

定科舉法

行大射禮 定服色

冊封諸王

殿宮閣  
之政

李文忠  
送俘至  
京師

太祖  
不忍  
行獻  
俘禮

燕王肅為周王，楨為楚王，博為齊王，梓為潭王，杞為趙王，檀為魯王，姪孫

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置相傳官屬，編嚴宮闈之政，著為令。編上以元末

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故宮旁淫

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典，俾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

外，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尙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

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

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女子，進者勿受。編六月，李文忠遣人送

元買的里八刺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編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刺獻俘于

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

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

太宗是待王世充，隋末以王世充為太尉，世充尋自稱帝，弒隋主侗，後逢唐秦王世民，秦王至長安，俘世充獻于太廟。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

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

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乃賜買的里八刺第宅於龍山，封為崇禮侯。編頒平

大明集禮書成

大封功臣

湯和等伐夏

定沙漠詔於天下。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于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

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耶！」**編**秋九月，大明集禮

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所該之日，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獻鎮，海濱天下山川城隍，曰

旗懸，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禮冠，曰婚，曰嫁，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遺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聘，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鐘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

**編**冬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振

旅，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還京師。****編**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于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

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濟陽侯，郭興肇昌侯，顧時濟寧侯，吳楨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察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鐸蘇春侯，王志六安侯，飢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華高廣德侯，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

卷二

明紀

太祖高皇帝

**編**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命湯和等帥師伐夏。**編**元至正十七年，隨州屬湖廣德安府。人

明玉珍起兵，從徐壽輝。

見上卷

陷川蜀。治四川成都府。

壽輝令玉珍守之，玉珍尋自據成

都，遂稱帝，建國號曰夏。二十六年，玉珍卒。子昇嗣，甫十歲，母彭氏同聽政。至是，

昇將吳友仁寇興元。

今陝西漢中府。

上命湯利、周德興、廖永忠、楊璟、葉昇等率舟師由

瞿塘趨重慶。

今四川重慶府。

傅友德、顧時、何文輝等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

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脩好，

去聲

存

事大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兵。數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議，反

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諸將

陛辭，上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

胃

東守瞿塘，北阻金

牛。鎮名，在陝西漢中府南羌州。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

今陝西鞏昌府階州。

文。

門戶既墮，灰○毀也。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

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見禮記文王世子篇，立學之初，釋菜以告先聖先師，釋置也。菜，蘋藻

之。編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編祀帝王三十五。

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

祀，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晉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鄧縣祀神農，會遠祀炎帝，在浙江省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鄆

策試進士於奉天殿  
祀帝王三十五



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禮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編**夏四月，命永嘉侯

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伐蜀。**編**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二月未得捷報，命

亮祖帥師助之。**編**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曰本太初，曰

仰大明，曰民初生，曰日物乎，曰御六龍，曰泰師平，曰石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帝，上以協律善之，悉屏俗樂。**編**廖永忠湯和師至重慶，夏主明昇降。

**編**永忠帥舟師自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明昇與右丞

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

命旦夕，何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

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

日，明昇面縛銜壁。納手於後，惟見其面，以壁為贊，手縛於後，左傳：傳公六年，許男面縛於壁。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

縛，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於京師，朱亮祖兵亦至。**編**秋七月，傅友德兵

圍成都，克之。蜀地悉平。**編**八月，明昇至京師，封為歸義侯。已而投昇於高麗。**編**以劉基所

上書付史館。**編**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

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

宴享九奏樂章

廖永忠高識

蜀地悉平以劉基館書付史

了三事未

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

命仍祀孟子

「基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

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

政可復也。」**編**冬，十二月，賞平蜀將士。**紀**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

彩緞二十表，楊璟、趙庸、朱亮祖不與預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傅廖二將之功。

**編**王子，五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徐達等征沙漠。見上卷第八。**紀**上謂諸將曰：「今天下

一家，尙有三事未了。歷代傳國璽在元未獲，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音

問，今遣爾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徐達、馮勝、李文忠等三路出師，共兵四十萬。

後達等兵至沙漠，以糴運不繼而還。**編**冬，十二月，敕中書命有司考課。**紀**敕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

違者降罰，已而莒州屬山東青州日照今青州府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

於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汾州府考平遙今汾州府平遙縣主簿成樂能恢辨治商稅。上曰：「

恢辨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辨為能。州之考

非是，命吏部移訊文責。**編**命仍祀孟子。**紀**初，國子監請釋奠，禮文王孔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謂但奠

置所祭之物，而無尸及食飲酬酢等事，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也。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

錢唐祖  
胸受箭

之道，其復之。齊禮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醜，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

錢唐與樞入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大醫療其箭瘡，孟子配

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編**癸丑，六年春，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劾，劾之事。**編**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克表家浙江溫州府平陽縣，

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

弓矢鞍馬，寵遇甚隆。一日，上問彥良曰：「法數朝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

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

「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

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編**二月，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紀**上諭中

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

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

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編**夏四月，脩昭

昭鑒祖

置六科  
給事中

江南大儒  
惟一人  
詔暫罷  
科舉

鑒祖訓錄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也。職拾漢唐以來藩王可為觀戒者，書成。賜

名昭鑒祖訓錄。上親為之敘，頒賜諸王。編以左丞相胡惟庸為右丞相，編奪誠

意伯劉基祿。編先是，基言於帝曰：「溫處」見上卷之間，有地名談洋，僻絕巖險，民

多負販私鹽，萃逋逃之衆，宜設巡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

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

豪猾吏，惟庸誑恤誘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負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祖基。民

弗與，則畫建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奏上，請加重辟。謂帝不聽，惟奪基祿

而已。基入朝謝，遂留京師。編秋，九月，詔禁對偶文辭。編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

名儒箋表可為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

省頒為式。編冬十月，更定大明律。命刑尚書劉惟謙基宋廉等更定之也。編十一月，潞州今山西路安府。進人參。

編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

華今浙江金華府。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之，每當耘也。除草耕于割穫之時，親往

觀之，足以自適，而其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今山西太原原府。進葡萄酒，亦令

不以口腹累人  
修孔子

遺賈的  
里八刺  
北還

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

編甲寅，七年春，二月，詔脩治闕里孔子廟。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以訓其

族人。編夏，五月，禮部尚書牛諒奏請致齋之日，宰犢為膳，不許。編諒奏古禮，凡

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上曰：「致齋禮祭義致齋于內故，齋于外，三日而供三犢，所

費大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

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編冬，十月，遣崇禮侯賈的里八

刺北還。編臨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

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還，見爾父母，以

全骨肉之愛。」編十二月，陝州屬河南河人獻天書，斬之。

編乙卯，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編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

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成疾。後疾愈增，惟庸乃遣醫視疾，飲

去聲基藥二劑，有物積腹中如卷石，疾遂篤。至是上遣使送還家，僅一月而卒。基

剛毅慷慨，每遇急難，計畫正就，上甚禮重，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伯溫

五星素  
業居昇  
應昭上  
論用刑

劉基

吾子房也。

甘露降。

甘露降于園丘青松上。

有若明珠，採嘗之。

甘于

飴，羣臣咸歌詩誦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朕德不逮，惟圖脩省，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

甘露降于園丘青松上，有若明珠，採嘗之，甘于飴，羣臣咸歌詩誦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朕德不逮，惟圖脩省，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

惟圖脩省，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

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見上訓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中世也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苟安也。禮』」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

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徒流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

明鑑易知錄

卷二

明紀

太祖

三五

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

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康妻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之意，而

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文王世子公曰宥之，公又曰宥之，及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圜陵圜

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

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為士者以登

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

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

網羅均上 職○拾 聲○撫取也。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

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是○及乎居官，言動一跌失

于法，苟免誅戮，則必離○遭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

是為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

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田激濁揚

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禮小司寇以八辟，開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

，七日議勸之辟，八日議實之辟，是爲八議。

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

世，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輿之地，而率

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四大王，

元宗

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坤入

可追。深山大壑，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

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甯息，况新附之民，

目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

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

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

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

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

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

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

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

判○冰

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



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向。則必以簿書期會，猶言程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

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憲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于聽訟獻年上六入三弊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雖有

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禮記篇名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上聲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曰者，

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鄉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于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詩小雅十月之篇。

今日刑于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語在左傳，隱公元年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

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趙去齊○掉必折尾大不掉。

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持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閒而起，防之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書奏，帝怒，逮。見上。問，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詔改中書行省為承宣布

政使司。

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置通政使司

漢真抽刀剖心

建文帝

編丁巳十年春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編夏五月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

公李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詔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編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編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遣還

鄉命終身不齒。齒猶錄也，禮王制，屏齒猶錄也，禮王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諭羣臣曰：「闈侍之人朝夕左右其小忠小信

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侍人不得預政

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因敕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編秋九月置通政使

司。編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為之。編冬都督僉事濮真征

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編真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殺之真

曰：「大丈夫有赤心肯屈汝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

罪上嘉真忠節追封樂浪公諡忠襄其子瑜尚在極樛即封為西梁侯。編十一

月皇孫允炆文生。

編戊午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編以李文煥費震並為戶部侍郎

編上諭吏部曰：「朝廷黜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非為賢才設今後庶

傅藻上  
宋 齊 秋 本

胡惟庸  
謀逆

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于是以西安府陝西省知府李文煥、寶鈔提舉費震，俱為戶部侍郎。

編己未，十二年春，三月，東宮文學傅藻等，編春秋本末成，上之。編冬，十二月，既

右丞相汪廣洋於南海，道卒。編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為胡惟庸毒死，廣洋

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廣洋欺給。聲謫居海南，

行次太平，上復遣使責之，廣洋自縊死。

編庚申十三年春，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編惟庸等謀逆，誑言所居第井

中湧醴泉，邀上往觀，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知其謀，走衝蹕。必顏師古曰：天子出則稱

行人也。司馬貞曰：書出入者互文耳。道勒馬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搯職捶

亂下，奇右臂幾折，尙指惟庸第，弗為聲痛縮，上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內兵

甲伏屏帷間，即發兵掩捕，搗掠具伏磔聲。惟庸于市，御史大夫陳甯，都督李

玉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惟庸辭連李善長

羣臣請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宋濂孫慎

羅中書

燕王之編賦役

征雲南

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欲并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尙有

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況濂致仕在家當不知

情」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屬四川成都府安置行至夔州見上以疾卒編詔罷中書省

編罷丞相等官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編夏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編

燕王之國北平燕都今直隸順天府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編辛酉十四年春三月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爲十里

曰里長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統為一區孤獨不應役者管溝一里之事城中坊長近城坊長鄉都

外而列于圖後名曰騎審冊成一本進戶部其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增造一次編秋七月

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為參政參議諸官編九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

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帥師征雲南編友德等帥師征雲

南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刺

瓦爾密瓦爾密等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

勢以視進取」師行上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陳恆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甯趨烏撒今四川烏撒軍民府友德等率大兵由辰

今湖廣  
沅州府沅州。今沅州。趨貴州。編冬十二月，傅友德等師至普安。

今四川保  
攻下之，遂進平

曲靖。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告

軍民府。以拒明師。沐英謂友德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

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

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倉皇失措。友

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

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

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衆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

者先之，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明師畢濟，友德麾

兵進薄之。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軍聲

大振。遂平曲靖。友德分遣藍玉沐英帥師趨雲南，而自以衆數萬向烏撒，為郭

英等聲援。把匝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挈妻子入晉寧州。

忽納，若驅妻子俱赴滇池。死。編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元右丞觀音保出降。

石林英白  
江之

雲南平

雲南遂平。紀玉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在雲南府昆明縣。觀音保出降，諸父老焚香出迎，玉

等整衆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

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後雲南悉平，盡玉傳友德班師沐英留鎮。

編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編三月置錦衣衛及鎮

撫司。所隸有大漢平軍。方寸板尉等。皆軍中。皆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違因下衛司推勘。編夏四月，點廉州府巡檢王德亨流廣平府吏

王允道於海外。編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鑛黜之。允道言磁州。屬河南彰德府。臨

水鎮地產鐵，請如元時置鐵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萬斤，上命杖之，

流海外。編五月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尙書。編廣東儒士

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責之。泰江夏人。今江廣武昌府江夏縣。人有學行，故不次擢

用。編帝詣國子學，行釋菜禮。編國學成，上將釋菜。見上。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

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

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

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儒臣

孔子位  
可以職  
位論

雲南平

馬后賢德

終身不復立后侍諸王

秦白斬于與大王戴

乃定其儀從之。帝親錄繫囚。紀上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滅之。

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

喜，悉從之。編秋八月，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服澣濯之衣，每誡諸王妃公

主曰：「爾等生長富貴，當為天地惜物。接妃嬪有恩，被寵生子者，待之加厚。太

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有以器皿衣服相尚者，必切責之。」上常前殿

決事，或震怒還宮，必問：「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言：「陛下有衆子，正好積德，不

可縱怒殺人，致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每從之。至

是病，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辨鵲，在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黃帝

盧醫盧醫，何益使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妾故而殺此諸醫乎？」遂崩。年五十一，

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編九月，詔遷高僧分侍諸王。有僧道衍者，姓姚名廣

孝，蘇州人。幼出家，改名道衍，字斯道。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道士，傳術，能預知

人休咎，又善術數之學。文皇在燕邸，底○邸舍也。凡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廣孝自請于燕王曰：「

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白字加于王字上。蓋謂皇字也。至是，燕王自求廣孝于



上許之。編徵耆儒鮑恂等至，並命為學士，固辭，尋放還。編徵崇德今浙江嘉興府石門縣。鮑恂，

上海今江南松江府上海縣。全思誠，吉安今江西吉安府。余銓，高郵見上卷。張長年，既至，入見，年皆七十

餘，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免卿早朝，日晏

而入。」恂等復以老疾辭，乃放還。編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

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

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編召方孝孺入見，復遣還。編吳沉薦孝孺學行，召入見，

上喜其舉，勳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編設都察院，以詹徽

林駟為監察御史。

編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吳沉承制編敬天忠君孝親三事為書上之，賜名精盛

錄。編秋七月，遣御史錄囚于諸省。編冬十月，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編先是，濟

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鯢鱓。」焚林而田，禍及麇鹿。巧

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鬻獄，借死

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至是下濟獄而死。編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

置文閣學士

吳沉薦方孝孺

此莊士

精誠錄

編甲子，十七年春，正月以孔訥襲封衍聖公。孔子十七代孫也。二月，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

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和佛弟子本義。書主蔡氏。蔡沉傳及古註疏，春秋

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

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

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

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編冬，十月，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

為監察御史。編十一月，以孔希文為曲阜世職知縣。孔子五十六代孫也。

編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編太傅魏國公徐達卒。編達自北征還，

即上將印自去冬疾作，至是卒。年五十四，上痛悼不已，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

王，諡武寧，賜葬鍾山子四長，廟祖，襲封魏國公。次添福勳，次增壽，左都督，次

膺緒，都督僉事。女四，長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編會試天下貢士。編取黃

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殿試，丁顯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

置行人

編丙寅十九年春二月置行人司。編秋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

英錦表 衛刑具

編丁卯二十年春正月詔脩闕里孔子廟。編二月帝耕藉田。見上卷第七編詔焚錦衣

衛刑具。編上聞有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鞠。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

仍送刑部審理。○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有司請并論前罪誅

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乎。」編秋七月有司

請立武學祀太公不許。編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塗也。」太

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

編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以御史凌漢為右都御史。編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

者遇諸途厚遺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上廉

察其得其事故有是擢。編三月廷試進士。編賜任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亨泰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人。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奉旨建坊自此始。編冬十月以

庶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尋遣歸。縉吉水今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七歲能詩文十八舉

文武非 二塗

于鄉，連登進士，上親選為庶吉士，特被寵眷，因上封事。

密錄也。

凡萬餘言，其略曰：

「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恐傷節義之禮。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上嘉其識，擢為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恣橫，無敢言之者，縉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綱**時諸王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問。問乘也。言于上曰：「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劣也。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卿言是也。」

**編**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編**二月，詔公侯各還其鄉，賜賚有差。**綱**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之，故有是命。○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車行于峻阪，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難，而

保天下  
如御車

殺李善  
長

求仙人  
張三丰

劉唐影  
封誠意  
伯

定生員  
巾服之  
制

忽于易也保天下亦知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編庚午二十三年夏四月除百官期年奔喪之制結制，遇難父母伯叔兄弟沒，皆得奔喪，至是止許遣人致祭。編殺韓

國公李善長紀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言者上亦未之究

也至是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當災時帝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親

戚數人上大怒遂賜死編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召其徒邱玄清拜太常卿編

三丰不知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在河廣襄陽府光州，一名太和山。脩煉寒暑一衲約一箱，約一箱也。時稱為

張邈賦。寄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波數斗

輒盡辟擊。除穀數月亦自若隆冬翰。臥雪中道士邱玄清遇之遂為弟子

至是上遣使求三丰不得乃召邱玄清至與語大悅拜太常卿編命劉基孫虞

襲封誠意伯紀初基爵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忤胡惟庸為所害基子璉為江

西參政又為惟庸黨沈立本所脇卒于官及惟庸敗上憫思之故有是命

編辛未二十四年春二月改封豫王桂為代王漢王模肅王衛王植為遼王

編冬十月定生員巾服之制紀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編擢

馮堅為僉都御史南豐今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上奇之。超擢為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

**編**王中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薨，諡曰懿文。**編**秋七月，竄吳從權、張恆于極

邊。**編**岢嵐州屬山西太原府學正吳從權、山陰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教諭張恆給由至京師，上問

民間疾苦，皆對曰：「非職事，不知也。」上曰：「宋儒胡瑗宗子，在湖州設學，教孔，訓人，有法，科條甚悉，備具以身率先從之遊者，數百人。立經義治事，齋以勸實學及興文學，詔下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為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

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竄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編**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為皇太孫。**編**太孫生而額顛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

斷，帝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謝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帝常

有意易儲，除儲副也。太子謝，故謂之儲。翰林學士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帝乃

止。**編**以脩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編**以方孝孺為漢中府屬陝西教授。

**編**蜀獻王聞孝孺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編**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涼國公藍玉謀逆，伏誅。**編**初，胡惟庸之叛，有稱玉與

逆

藍玉謀

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其稱上意。

然玉素不學，性復很愎。關○辰也。又恃功橫暴，有訐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為

意，至是命為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也。」閒奏事，上不從。玉

懼，退語。去聲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

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宦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

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

伏甲將為變。約束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瓛定所告。命羣臣訊狀，其實磔牽○裂尸也。

于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皮○副將也。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

蔓蔓衍過于胡惟庸。編夏四月，太白經天。大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為不臣兵起也。編

秋九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以祀孔子。令有司如式製造。編詔褒浦江義門鄭氏。編浦江

見上。鄭氏十世不異爨，長幼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

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孰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

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去聲之，不食。家以田多，擇為糧長數朔，以事入覲，上識至

太白經天 頌大成樂器 義門鄭氏

鄭氏馬

不聽婦人言

江伯兒愚孝

賢字通志成

之後被人妄許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尙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

編甲戌，二十七年，秋，九月，謫青州民江伯兒戌海南。○見上。○民江伯

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禱于岱岳東岳泰山。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

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賊殺

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編寰宇通志成。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

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

西北至陝西甘肅，縱宗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異不與焉。

編乙亥，二十八年夏，六月，詔禁鯨刺。躄臍鼻，闕割之刑。諫臣面躄別足解。○或黨闕割之刑。○編秋，七月



皇明祖訓成

禮閣下第卷

信國公湯和卒。編九月，皇明祖訓成。編上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立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暗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與羣雄並驅，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開導後人，著祖訓一篇，立為家法。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

編丙子，二十九年春，三月，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從行人詞副 編冬，十月，晦，

皇曾孫文奎生。編太孫允枚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外勿賀。

編丁丑，三十年春，三月，命儒臣覆閱會試下第卷。編初，會試以翰林學士劉三

吾安府紀善白信蹈充考試官，取宋琛。丑孫 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

名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屬福建 陳郊為第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為言，上

大怒，命儒臣覆閱下第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閱卷官所屬，以卷之最陋者

大明律  
誥成

鄉里置  
木鐸

教燕王  
還國

以方孝  
孺為侍  
講

進呈上驗之，果為不堪又字，益怒，謂為胡藍謂推廉。二黨命刑部拷訊，三吾信蹈

贊善司憲三人為藍，侍讀張信司直張諫校書嚴叔載等皆為胡黨，惟侍讀

戴彛不與焉。詔三吾謫戍邊，餘皆棄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編夏

五月，大明律誥成。編秋九月，詔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上命戶部令天下人

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

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遇婚

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關給。

編戊寅三十一年春三月，以齊泰為兵部尚書。編夏五月，上不豫。編閏月帝崩。

太孫允攷即位。編帝崩年七十一，遺詔止諸王入臨。夫聲也會葬燕王入，將至淮

安。今江南湖齊泰言于帝，令人齎敕使還國，燕王不悅。編葬孝陵。編六月，上皇祖

考大行皇帝。大行皇帝，大行者，不反之辭也。諡曰：「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廟號太祖。尊母呂氏為皇太后。編以蹇義為吏部右侍郎，夏原吉為戶部

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與參國事。編秋七月，以方孝孺

齊黃首  
議削奪  
諸濫

寧馨  
和尙  
劉秉忠  
之流

為翰林院侍講，直文淵閣。○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仲為國子

監博士。編逮周王橚至京，廢為庶人。○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

報。于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

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泰謂子澄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

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猝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燕即可

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卒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

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

護衛以句句逃軍為名，異人術士多就之。○初，道衍嘗遊嵩山即中嶽，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佛寺，

遇鄆○今浙江波府鄆縣。人袁珙，珙相之曰：「寧馨○猶言，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

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初，邢臺人劉秉忠，隱居武安山，尋為僧于天冠寺，往來雲中，值元世祖忽必烈，遣人召之，海雲邀

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極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達卜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元世祖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道衍大笑，因此自

負至是，薦珙相術于燕王。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于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

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

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既而密召入邸。世傳二語云：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家，謂此也。冬十月，熒惑守心。熒惑，南方火星。出則有符，亂城疾疫，能兵甲其宿，曰：守心爲明堂大星，天星前後星子闕。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十一月，詔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以圖燕。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置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靈，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見上卷第八。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昂爲北平見上第五。左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卷三

明紀

建文皇帝 名允熾，懿文太子之子，太祖孫也。在位四年，靖難兵破，帝就廢去，正統五年，迎入西內以壽終。

編己卯建文皇帝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誠燕

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為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編二月尊

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常氏為孝康皇后。編封弟允熲為吳

王允燾。為衡王允熿為徐王。編立子文奎為皇太子。編燕王來朝。編燕王入

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

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

興也宜徙封南昌今江西南昌府以絕禍本。」帝覽奏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

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

編三月燕王還國。編燕王歸國即託疾久之遂稱篤。編夏四月遣使執湘王柏

湘王自焚死。編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為庶人

又以湘王柏偽造鈔及擅殺人降敕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

湘王死

曾鳳韶劾燕王

卓敬請封燕王

徐輝祖  
密奏

燕王佯  
狂稱疾

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

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于

大同，廢為庶人，未幾靖難兵起，編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許高燧至京師，尋

遣還。紀太祖小祥，燕王遣三子入臨，去聲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

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开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謂燕殆也，不若

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祭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

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祖弟增壽，及

駙馬王甯，皆庇之。禮乃悉遣歸國。初，世子入京，燕王大憂悔，及歸，喜曰：「吾父

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并力為多，帝曰：「吾悔不用

輝祖之言。臨六月，下詔讓燕，逮燕府官屬，編燕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謂以非常之

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之。見上卷繫至京，皆戮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

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

爐搖顛，戰○四肢寒掉也。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貴

張信見

風雨墜

起 靖難兵

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泰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受命甚憂，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乃往燕邸請見，召入，拜于床下，王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爲祥，王謾罵和尙，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遂令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編秋七月，燕王棣殺北平左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等遂發兵反。紀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

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貴昺，餘無能為矣。」王曰：「是當以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明日，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王曳異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齊等之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擲瓜于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昺，摔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于若奸臣耳。」遂曳葉貴昺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尙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明日，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邱福為都指揮僉事，拜卒金忠為燕紀善。忠，浙江甯波府鄞縣人，精于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

告。遂署為紀善。命寺惟懼用謀策。

王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



燕王七

『朝無正臣，內有好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

公羊傳：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者，君

側之惡人也。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編燕王

棣上書請誅齊秦黃子澄，詔削燕王屬籍。紀燕王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

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計。奸臣齊秦

黃子澄，包藏禍心，扶○齊櫛王○榘王○柏○桂○梗○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柏尤

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甯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為也。心尙未足，

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

親，恆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奸臣跋扈，猶言強梁也。履竹籬也，水厚者，干未至才先作竹籬，候魚加

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賊熱，瘠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

張昂等于北平城內外，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貴曷，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

念臣于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

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觀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好

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

詔削燕王屬籍。編燕張玉攻薊州都督指揮馬宣死之。編燕王以郭資守北

平，出師次通州。屬直隸順天府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

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玉帥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

之，宣帥眾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編燕兵陷懷來，

都指揮使余瑱，都督宋忠等皆死之。編先是，宋忠率兵三萬屯開平，見上卷末。尋

自開平率兵至居庸關。在順天府城北。不敢進退保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燕王令指揮

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

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眾我寡，難以爭鋒，擊

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眾新集，其心不一，

宋忠輕躁寡謀，很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率馬步精銳八千，捲

甲倍道而進，先是宋忠給台上聲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兵所殺，

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為先鋒，眾遙識旗幟，

呼其父子兄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眾倉

耿文炳  
等北伐

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

者，射石秦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

乘之而入，忠匿于廁，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當時諸將校為燕師所俘者

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今山西平陽府

河津上谷今直隸保定府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守將，往往降附矣。編命長興侯耿炳文等帥師討燕。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為不足憂。黃子澄謂

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為

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伐。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

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並進。擢程

濟為翰林編脩，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

期直搗北平。檄明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帝誠諸將士曰：「昔蕭繹舉

兵入京，而令其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

蕭繹，南北朝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都江陵。景統簡文帝，綱立豫章王棟，棟敗之子，

歡武帝太子統之子也。去幾。景復廢棟自立，乃遣王僧辯討景，僧辯啓繹曰：『平賊之復，乃棟何以為禮，繹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蓋謂殺棟也。景敗，棟立水驛，乃即立江陵，是為元帝，在位三年，西歸，入江後繹破之。

註音

耿炳文  
敗真定之

楊松死  
節

六門自晉以來，建康外城，惟設竹籬而有六門。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

父名。」**編**八月，耿炳文與燕師戰于真定，敗績，遣李景隆代將。**編**炳文等奉三

十萬至真定。今直隸真定府。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今直隸河間府。潘忠駐莫州。今河間府莫州。楊松率先

鋒九千人據雄縣。屬直隸保定府。約忠為應，張玉往覘。詳平去一解。覘視也。炳文營，還報燕王曰：「

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

躬擐也。忠。貫。甲冑帥師至涿州。屬直隸順天府。王子晡。補平聲。中時。時渡白溝河。在保定府新城縣。謂諸將曰：

「今日中秋，彼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松與磨

下九千人皆戰死。燕王度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諭諸將曰：「

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領軍士數

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旁砲舉，水中

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眾多溺死。燕王問

諸將帥所嚮，玉曰：「當徑趨真定，彼眾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王曰：「

善。」即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

燕王厚撫張保遣歸

營<sub>呼</sub>虜<sub>駝</sub>花<sub>在真定府南河</sub>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

竊馬歸又令言雄莫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間<sub>諫</sub>道不命彼知

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

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

殲<sub>尖○盡殺也</sub>之兼使知雄縣莫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

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

「王戊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

北移王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

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

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尙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

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sub>勢驕</sub>自相蹂躪<sub>各</sub>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

薛祿引槊<sub>朔○矛</sub>中李堅墜馬獲之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

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一因語

先聲後實勞師逸力

黃子澄  
李景隆

李九江  
膏梁豎子

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闔

門固守。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

黃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

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向用景隆，今破矣。」遂

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濟。虎岸上日語復賜斧鉞，俾專征伐，

不用命者，僇之。召炳文回。九月，鎮守遼東。今盛京江陰侯吳高與耿璘、楊文帥

帥圍永平。今直隸永平府李景隆師屯河間，燕王棣率師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

詔削高爵，徙廣西。轉去聲景隆乘傳傳譯車至德州。屬山東濟南府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

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見上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

梁豎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阬

之也。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山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

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

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

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

誠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王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

在順天府，西南跨蘆溝河上。

王曰：「方欲使九江困于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

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

在永平府薊州薊縣。

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王曰：「高雖怯，行事差

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

平聲

高而詆文，

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臘冬十月，燕兵襲大甯，執甯王權還北

平。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甯今山西平陽府大甯縣。王善謀。洪武中，燕王受命巡邊，至大甯，

與甯王相得甚歡。燕王既起兵，而朝廷疑甯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之，

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甯必矣。」乃為書貽甯王，而陰帥師兼程趨大甯，襲

破其西門。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甯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

非吾弟表奏，吾死矣。」甯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

上聲

甚洽。燕王銳兵

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閩左

凡戍卒皆貧窮之民，其閩里之左者

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甯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甯王，諸騎士卒一

燕王襲  
執密王

李景隆  
敗還德  
州

李景隆  
忌難能

默禱冰  
合

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燕兵益盛，于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寶貨，隨寧王還北平。編李景隆進師攻北平，十一月，燕王棣兵至，擊之。景隆敗走還德州。編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礫。力小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燕世子選勇士夜縋城，砍坎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于是城中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十一月，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狐山。在順天府通州。列陣于北河西，河水難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師擊敗陳暉兵。暉衆跳冰遁，冰乃解。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連破七壘，逼景隆營。燕中軍將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還德州。見上。景隆既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



燕王復  
上書  
加李景  
隆太子  
太師

罷齊泰  
黃子澄

曾濬死

間近傳軍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期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

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去聲。景隆隱其敗，勿奏。**編**燕王棣復上

書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傳檄助天下。**編**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紀**景隆

之敗，黃子澄既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故有是命。

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眾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眾，今帥

師征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于奔命，凍

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關

在大同府廣昌縣。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編**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紀**以

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治兵如故。**編**薊州。見上。鎮撫曾濬

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紀**以練子甯為吏部左侍郎，茹瑺常為兵部尚書。

**編**庚辰二年春正月，燕王棣帥師下蔚州，遂進攻大同。**紀**燕王進兵圍蔚州，

屬大同府。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荆關，燕王

由居庸關見上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眾，墮指者十二三，委棄鎧甲仗。

爭景隆  
之白溝河

燕軍勝  
兆

器于道，不可勝升紀。編夏四月，李景隆與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合軍北伐，

戰于白溝河，敗績。今直隸河間府。景隆自德州進兵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在直隸保定府。

新城縣。英等過保定，期于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帥諸將進駐固安，今順天府固安縣。謂邱福

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為，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

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為吾資耳。爾等

但秣末馬厲兵，以穀飼馬，曰秣。秣，也。左傳：倍公三十三年，東載馬兵，秣馬矣。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燕

王從之。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燕王見兵刃有火光如球擊，金鐵錚錚，揮

作聲，弓弦皆鳴。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

軍三萬為殿，願去聲。星馳會之。己未，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

于白溝河，列陣以待。景隆前鋒都督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豈

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饒勇善戰，鋒初交，

安奮矛率衆，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震攝殺傷燕兵甚衆，燕兵

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陣，得級

視河  
辨東西

後  
磨鞭招

旋風  
折

瞿能  
父子死節

七。燕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邱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燕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即磨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見上一。率張玉等軍齊進，燕王先以七騎馳擊之。南軍飛矢如注，射石。王馬凡三波創，創，傷也。三易之馬，却阻于隄，幾為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磨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衆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斬陳亨于陣，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日薄也。薄，迫也。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嶺，嶺上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睽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旂，達，大將旗也。以全衆擊旂上，取全而達之之義。南軍相視而動，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于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于是列陣大崩。

王省死

鐵鉉守  
濟南

鐵鉉計  
破燕

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

潰會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載衣物山積怒，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景

隆單騎走德州，王戌，燕士進攻德州。五月，李景隆奔濟南，燕兵入德州，濟陽

儒學教諭王省死之。燕兵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

饒。情去騎避也。至濟陽今山東濟寧府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

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

燕王棣帥兵圍濟南，參政鐵鉉等擊却之，遂復德州。先是山東參政鐵鉉，方

督餉赴李景隆軍，會景隆帥潰東奔，鉉與參軍高巍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

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

至濟南，景隆衆尙十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

敗，單騎走。于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爲山東布政司

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燕王圍濟南，久不

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乃議令軍中

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闔。因○城上之王且入，則下鐵板，拔橋，計定，

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然東海之

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元善也。民類皆之意，或謂聚而

殲。殺也。盡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亟下令

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皮○城上者

皆登城，伏堵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下，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

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

王大怒，乃以砲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

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

平，以圖後舉。」于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

振，上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闕九月，詔

將軍盛庸總平燕師北伐，闕於是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闕都督徐凱等

屯滄州。屬直隸河編冬十月，燕王棣帥兵襲滄州，城陷，徐凱等被執，械至北平。闕

鐵板傷馬首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

盛庸等北伐

盛庸等  
東昌之捷

十二月，大將軍盛庸、參軍鐵鉉等及燕王棣戰于東昌，大敗之，殺燕將張玉。燕

軍奔還。○**綱**燕王率兵至汶上。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掠濟寧。今兗州府濟寧州。盛庸鐵鉉躡其後，營于

東昌。今山東東昌府。乙卯，燕兵向東昌，庸與鉉等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燕軍

至，卽鼓譟前薄。薄，逼也。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于是庸麾兵大戰，

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圍燕王數重，朱能率蕃騎衝入，奮力死戰，翼

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于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

敗，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

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之詔也。莫敢加刃，至是奔北，燕王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高

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而去。燕王聞張玉敗沒，乃痛哭曰：「勝負常事，

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

失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

**編**辛巳，三年春，正月，詔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領軍國事。○東昌捷至，詔褒賞將

士召泰子澄還朝，仍領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二月，燕王棣帥師東下。○

復齊泰  
黃子澄  
官

師行實  
兩日

盛庸夾  
河之敗

長營破  
晉

初，燕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至是，燕王因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師南出。己酉，師至保定。今直隸保定府。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見上。吳傑、平安出真

定。見上。燕王與諸將議所向，邱福等言定州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

易，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犄角。額上。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言戎犄之言。

，晉執其以禦上，其牽其足，以而下也。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

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

膽破。」諸將曰：「軍介兩敵，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

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博也。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

「明日遂移軍東出。」編二月，盛庸及燕兵戰于夾河，敗績。庸走還德州。編燕王

師次滹沱河。見上。盛庸軍夾河為營，燕王由陳家渡過河逆之，辛巳，庸軍及燕

兵遇于夾河，燕王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庸軍擁盾。見上。自蔽矢刃不

能入，燕軍預作長纜。纜，小舟。約六七尺，橫貫鐵釘于端，釘末有逆鈎，令勇士直前

吳傑藁  
城之敗

三捷皆  
有風助

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

南軍奔潰。會壬午，復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障天，沙礫力〇小石。擊面。

兩軍睇米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棄兵走，

燕兵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升計。庸走德州，燕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

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編詔竄逐齊泰、黃子澄于外，籍其家，以謝燕。司有

奉行徒，為文具實，使出外募兵也。編閏月，吳傑等及燕兵戰于藁城，敗績。編傑平安，自真定引軍出

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趣促兵渡河，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于藁

城。今真定府藁城縣。會日暮，明日傑等列方陣于西南以待。燕王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

出陣後，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磨兵，四向蹙之，斬首

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傑安走入城，燕兵自白溝至藁城，三捷皆有風助

之。編夏四月，燕王棣上書請召還吳傑等師，帝遣使齎書報之。編燕王兵次于

大名。今直隸大名府。聞齊泰、黃子澄皆竄逐，乃上書稱臣。燕王棣大略言：「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



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

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爲奸邪所蔽。

書上，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羈雜大名，

暑雨爲疹。田上聲。○歐陽氣亂曰疹。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見上攻永平，真定諸將

渡蘆溝橋。見同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

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

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

大理少卿薛嵩殿齎往燕師，嵩齎詔至，燕王讀之，怒問嵩臨行上何言。嵩曰：「

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太祖陵也。暮卽旋師。」燕王曰：「噯，韻是不可給。」帝上聲。○誑也。三

尺兒。」嵩惶恐不能對，諸將請殺嵩。燕王曰：「嵩天子使命，毋妄言。」嵩戰慄，

流汗被體，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去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素愛厚

臣，一旦爲權奸讒構，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爲救死計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

勝升感激，但奸臣尙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

薛嵩使 是不可 給三尺 命薛嵩

燕王語  
直而意

李遠燒  
檣

柳枝插

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惟陛下命之。」崑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

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未

見可勝。」孝孺默然。崑入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朝

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闕五月，燕王棣遣都指揮

李遠燒南軍積聚，闕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短北平餉道。燕王遣指揮

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略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

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

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卽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

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

錦衣獄。燕王聞之，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

州，資糧所給，皆道徐今江南徐州沛縣沛。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

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詣徐沛，

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插柳枝於背爲識，至遠等至濟寧，見上穀亭，盡焚軍

與以來積恣聚邱福薛祿合兵攻濟州即濟南破其城遂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

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威燼盡河水盡熱漕運

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編秋七月遣張安遺夫燕世子高熾書紀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于燕世子中官黃儼素

奸險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時傾世子而是時

河北治直隸大名府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孝儒乃言于上曰「兵家貴間諒燕父子兄

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

立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遺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

書不啓封遣人并安等送軍前中官黃儼者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

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

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啓祝遠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編冬十

月燕王棣還北平編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今江南淮安府額命開書稿名成王將

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額命開書稿名成王將

遺張安  
遺高熾  
書

高熾得  
書不啓  
封

梅殷守  
淮安

梅殷忠義

鄭華死節伯瑋等死肥節河安肥節

火耳灰者

其事，為籍謂之顧命，顧命者，臨死回顧而發命也。

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

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為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畏懦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阼燕師，既而燕王遺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為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燕王怒，決計趨金陵。十二月，燕師發北平。

編王午，四年，六月帝出亡，燕王據冀位。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往援山東。編燕兵陷

東阿，今山東定州府東阿縣。吏目鄭華死之。編燕兵入沛縣，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吏

黃謙皆死之。編二月，燕王棣帥師南下。編平安及燕兵遇于肥河，戰不利，退屯

宿州。編燕將金銘護北軍渡河，期與燕王會于宿州，屬江南鳳陽府。平安率馬步兵四

萬躡燕軍，燕王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入淮。設伏兵，南軍追至，伏

發，南軍還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

將火耳灰者，故燕蕃騎指揮，素驍勇，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持稍。朔○矛丈

八者曰

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

者其部曲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哈三帖木耳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稍突陣，

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兒等被

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燕兵陷蕭

縣。

屬江蘇徐州。

知縣陳恕死之。夏四月，總兵何福都督平安等，師屯靈璧，燕兵攻破

之。福遁走，安被執，遣詣北平。平安營于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扼要

處為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

左右翼緣

延

河而東，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帥後軍來援，

奮擊破之，遂斬陳文于陣。平安轉戰，遇燕王于北坂，王急，幾為安槊所及。

馬蹶不得前，燕蕃騎指揮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

倍。徐輝祖軍至，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是時南軍再捷，燕驍將多敗

沒，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

一帝因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遂孤。燕遣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採。

陳恕死 何福等 敗靈璧之

福乃下令移營靈璧

今江西南陽府靈璧縣。

就糧。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

燕王遣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林間，躬帥師迎戰。福出壁與安合擊。

高煦帥衆自林間突出，燕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盡喪其糧餉。福等入營。

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日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攻靈

璧營。燕王帥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震砲，福軍誤爲己砲，急趨門，

塞不得出，營中紛擾，燕兵急攻之，遂破其營。福遁走安等，被執。參贊軍務禮部

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平安被俘，見燕王，王曰：「肥河之戰，公

馬不蹶，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太息曰：「高皇帝

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五月，燕兵至泗州。屬鳳陽府。守將周

景初舉城叛降燕。燕王謁祖陵，泣曰：「橫罹離○逆權奸，幾不免矣！幸賴祖宗

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燕兵渡淮，守淮河兵

部主事樊士信死之。燕師至淮，盛庸帥馬步兵數萬戰艦咸上船○設船。數千，列營

南岸，燕王令艤舟附船口岸編筏揚旂鼓噪，若將渡者。潛遣邱福、朱能、狗兒等西

陳彭死

樊士信死

崇剛王  
彬死節

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渡，出庸後，漸近營，舉砲，南軍驚走，庸股栗不能上馬。遂單  
舸駁脫去，燕兵盡得其戰艦。渡淮，駐南岸，樊士信死之。**編**燕兵陷盱盱。眈眈，眈，○今

眈眈

天長今鳳陽府

進至揚州今江南揚

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編**燕王至高

郵由○今揚州

遂陷儀真今揚州府

**編**詔天下勤王，**編**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

方孝孺  
請殺  
燕師

鼓蔽天。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為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  
詔罪己，遣使四出，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稽  
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義去聲○塹  
邊城水也，北兵不閑舟楫，相與決戰于江上，勝

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

為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齊二王安在。周王禧  
齊王

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升郡主徐申割地

議。燕王曰：「凡所以來為奸臣耳。皇考所分間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

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

有他望！此議蓋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出

曰：「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奸臣所惑，更爲我語。」  
 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告之。帝出語  
 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  
 師豈能飛渡？」**編**寧波知府王璉津永清冀史周縉募兵勤王。**編**六月，燕兵渡  
 江，盛庸整衆禦之，師潰。會庸單騎遁。**編**燕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會  
 高煦引北騎至，燕王大喜，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燕王帥  
 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却，帝遣都督僉事陳瑄宣帥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乙  
 卯，瑄具舟至江上，來迎燕王，王乃誓師渡江。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  
 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  
 庸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走，餘將士皆降燕。**編**燕兵進屯金川門，谷王  
 穗燕與李景隆開門降。**編**燕諸將請徑薄博○通也。京城，燕王曰：「鎮江今江南鎮江府咽喉  
 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  
 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



率衆降。帝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召方孝孺問計，孝孺曰：「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怪陛下事者此賊也。」不聽。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乃

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尙書茹常都督王佐往龍潭

驛名在江府句容縣。仍以割地請和爲辭，觀虛實以待援兵。景隆至龍潭，見燕王，伏地叩

頭而已。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皇

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

但奸臣至，吾卽解甲謝罪闕下。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景隆常還報命，

帝令景隆再如燕師，言罪人已竄，逐俟執至來獻。且令諸王與偕，旣至，燕王見

諸王相勞。夫聲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諸王曰：「

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好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諸王，遣歸。帝

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湖廣湘州，今長沙府。方孝孺請堅守京城，

以待援。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齊泰奔廣德州。屬江黃子澄

奔蘇州。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王整兵

而進，屯金川門。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

祖率師迎戰，敗績。編大內火，帝遜國去。時朝廷文武俱迎降燕，帝聞金川門

失守，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

升遐，通言登逝，雖驛作發陵；曲禮，君子俱作發假，並與假同。猶曰適遠云爾。時有遺篋，怯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

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預○對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

見而大驚，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

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僧衣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

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博○迫暮會于神樂觀，貫之西房，帝曰：「數也。」程

濟即為帝祝髮。斷截其髮，曰祝。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

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隨亡。帝

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宜各從便。」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見上第驤九。岸為

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檀弓：曠昔之夜，疇昔注：曠發語辭昔

之夜昨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

建文從亡二十二人

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

廖平，金焦，趙天泰，程亨，王良，蔡運，梁田玉，葉希賢，程濟，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馮雀，

牛景，先王資，楊應能，劉仲，鄭洽，王之臣，周恕，史彬，

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約定左右

不離者，三人給運衣食者六人，餘俱遙為應援。黎明見上取道溧陽今江南府去。

燕王立為皇帝。諸王及文武臣詣燕王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燕王固辭，諸王羣臣頓

首固請，燕王乃命駕謁孝陵畢，入城。燕王曰：「諸王羣臣以為奉宗廟宜莫如

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

遂詣奉天殿，即皇帝位。○復周王橚、齊王樽封爵。○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

官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上詰乞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

認后屍應焉。乃出屍于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

侍讀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革去興宗孝

康皇帝廟號，仍舊諡號。懿文皇太子降封吳王允燧為廣澤王，衛王允煙為懷

恩王，徐王允熙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燧、允燧為庶人，允熙改封甌甯王。後皆不

得其死。編殺故文學博士方孝孺。上之發北平也，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

燕王即位

方孝孺死節

斬其悲

成王安

鄉兼其

節

忠臣孝  
子肉有  
何不甘

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

書種子絕矣。」上首肯之，及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屈，繫之獄，上欲草即

位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孝孺斬髮入見，悲慟徹殿陛，上諭之曰：「我法周公

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伊自焚。」方孝孺曰：「何不立成

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降榻勞曰：「

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上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

孺大批數字，擲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曰：「汝

獨不顧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上大怒，

令以刀抉淵入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盡殺之，然後出

孝孺磔擊○裂尸也。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時年四十六，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編殺故兵部尚書鐵鉉，解○燒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

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淡○食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

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上乃令

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上乃令

鐵政屍

昇預○對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

終不可得。上大怒，令內侍用鐵棒旁上聲○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

朝我耶？」語未畢，油沸費。蹙急也。濺薦○激。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

背如故。上大驚，命葬之。鉉年三十七。編秋七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以卽位詔

天下大赦。編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改明年為永樂元年。編執黃子澄、齊泰

至京，皆殺之，夷其族。編以夏原吉為戶部尚書。編八月，殺故左僉都御史景濤。

編初，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上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恆

伏刺劍于衣衽中，委蛇移○安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非○絳衣入。先是，

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去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

而前，將犯駕，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慢罵，抉其

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噴噴也。御袍乃命剝其皮，草積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

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

乃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教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

罪情死

伏刺衣衽

文曲犯帝座

含曲噴御袍

索斷皮

瓜蔓鈔  
死節  
手探舌  
血大書  
成王安  
在四字  
封靖難  
功臣

建文帝  
往滇

族籍其鄉轉相攻染謂之瓜蔓鈔村里爲墟編殺故右副都御史練子

甯子甯被縛至闕語不遜上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

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上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

五十一人編九月大封靖難功臣編以蹇義爲吏部尙書○命解縉黃

徐忠水事侯，張信平侯，李遠平侯，徐時興女伯，論理武重伯，李澤和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德隨城伯，趙雲忻城伯，陳旭忠忠伯，張子信安伯，譚子忠新伯，房寬思思伯，房博富伯，劉才廣恩伯，以李景隆，茹瑺，王佐，陳

尹，有默，桂事侯功，增景隆祿一千石，封房忠誠伯，佐順善伯，南平江府，均馬都尉王，封水卒侯，餘將士，論功有差。編以蹇義爲吏部尙書○命解縉黃

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王文淵閣編徙封谷王穗于長沙今廣長

以黃福爲工部尙書編冬十月甯王權來朝徙封南昌見上編十一月立妃徐

氏爲皇后中山王徐達之女也編建文帝往滇前編初帝附舟至京口今江南鎮過六合今江甯江

陸行至襄陽今湖廣襄陽府至是往滇今雲南雲南府

### 卷四

#### 明紀

太宗文皇帝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舉兵陷京城，建文出亡，遂自立爲帝，徙都順天，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五歲而崩。

嘉文  
帝  
永  
嘉  
寺

○癸未，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復代王桂岷

王梗封爵。○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為順天府。○

命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見一卷第八。○冬，十月，賜貴州總兵官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年豐，百姓安樂，至于外夷，但思有以

備之，必不欲自我擾之，以罷疲敝生民，成言今日惟安養中國，慎固邊方，甚合

朕意。」以是特嘉獎之。○十一月，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

○甲申二年，春，正月，召皇長子及高煦還京。○夏，四月，立皇長子高熾為皇太

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

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為不可。上密諮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問黃淮亦曰：「長

嫡承統，萬世正法。」上意遂決。○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名姚

廣孝，上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嘗賜二宮人，亦不近。尋命廣孝

賑濟蘇湖，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

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

此書  
之賊

黃河清

文獻大  
典

選新進  
士入文  
淵閣

許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遂還戶內，不復見。**編**六月，詔杖饒州

儒士朱友季，焚其所著書。**編**饒州鄱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

專毀濂周子啟洛二程子關張子之說，上覽之曰：「此儒者之賊也。」遣行人押

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編**冬，十月，山西蒲州屬平陽府、河津縣

亦屬平陽府禹門渡在河津縣、黃河清。凡百餘**編**直文淵閣解縉等承制纂錄韻書成，賜名文

獻大典。**編**十二月，李景隆伏誅。**編**景隆僭踰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上初宥

景隆死，惟沒其田莊，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乃執景

隆下獄。景隆見上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曰：「幸是

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遂死於獄。

**編**乙酉，三年，春，正月，詔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紀**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才

識英敏者，入文淵閣進學，於是選脩撰曾棨起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

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

人，人歆其榮。**編**冬，十月，以鄭賜為禮部尚書，呂震為兵部尚書。



建文帝  
至重慶  
善慶里  
建文帝  
結茅白  
龍山

編丙戌，四年，春，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編帝詣太學，謁孔子。編上視太學，

禮部尙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鞞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乃

服皮弁。便，○弁冠也。以白鹿皮爲之。行四拜禮。編建文帝至重慶。今四川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編夏，四

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五月，結茅白龍山。編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新城

侯張輔等帥師討安南。編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

易姓名，上表詐稱陳氏絕嗣，求權署國事。上從之。踰年，故安南王孫陳天平走

至京師，愬實。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國。上遂命廣西都督黃中等以兵

送天平還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事聞，上大怒曰：「蕞爾蕞，小貌。小醜，罪

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

乃命朱能、張輔等帥兵分道進討。編詔建北京宮殿。編冬，十月，朱能有疾留

龍州。龍州，在廣西。張輔等入安南。朱能尋卒。

編丁亥，五年，春，正月，出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使。在王高煦惡之也。尋改交趾。編夏，四月，命皇長孫

瞻基出閣。就學。編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魯瑄、宋禮等

徐后賢

徐后命婦

建文帝  
白龍庵  
災

侍講讀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僚屬編五月安南平編張輔等至安南黎

季犛遁輔軍追敗之生擒季犛及其子澄餘衆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

一縣二百八戶三百十二萬編秋七月皇后徐氏崩編后疾甚上問有何言對

曰「天下雖定然生民未大休息惟陛下矜念之妾不能報陛下恩願無驕畜

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后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蔬食三

年正位中宮愈益敬謹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

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朝夕侍皇

上未嘗不以生民爲言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共圖治理者公卿大

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

富貴澤被子孫矣」崩年四十六太子漢王趙王皆后出編九月張輔等檻

威上聲○載送黎季犛等至京師帝御承天門受俘孚○軍所處

囚車也。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注：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編夏六

月建文帝白龍庵災編程濟出山募葺編秋七月論平安南功封元功張輔等

七人爲公侯伯。餘皆頒賚有差。

雖

**編**己丑，七年，春，二月，帝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編**三月，帝至北京。**編**敕都御

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兩淮。**編**謙等奏潁州隴江南鳳陽府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少嗷嗷。遊○衆口卿等尙從容啓請待報。

汲黯何如人也？漢武帝朝，汲黯奉使過河南，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黯以便宣持，節發倉粟以賑之。即發廩賑之，勿緩。**編**夏，五

月，建文帝還滇。**編**先是，上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利數朔往來雲貴間，

踪跡建文帝，帝東行至善慶里，是月復還滇。見上卷末。

**編**庚寅，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白龍庵。**編**工部尙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建文

帝，忽與帝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

有處。」夜縊于驛亭中，帝復結庵于白龍山，尋復舍白龍庵他去。**編**冬，十月，

帝還南京。

**編**辛卯，九月，春，二月，開濬會通河。衆山東兗州府濟寧州。**編**夏，四月，建文帝至鶴慶山。**編**先

是有司毀白龍庵，是月帝至浪穹。今雲南大理府浪穹縣。鶴慶山其地頗佳，因募建一庵，名

開濬會通河，帝慶

嚴震死

建文帝復至白龍庵

汲黯何如人，建文帝還滇

大喜  
下獄

大喜。六月逮交阯。

今安南國交州時

參政解縉至京，下之獄。

先是縉入奏事，會上北

巡，見皇太子而歸。及上還京，趙王

高

言縉瞰

苦濫反

陛下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上

怒時，檢討王儼亦謫交阯，縉偕儼至廣東娛

魚

嬉山水，且上言請役夫數萬，鑿

漳江

在福建漳州府漳浦縣

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

遂逮

見二卷

縉并儼俱下獄。詔遇民飢，即行賑給。

戶部言賑北京臨城

今直隸

定府臨城縣

飢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雞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

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隋開皇

文帝年

間旱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末歲

計所積

悉

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

後但遇水旱民飢，即賑給之。冬十一月，立皇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王辰，十年春，三月，建文帝納弟子應

慧，因應能，應賢，相變而卒，故也。

秋，九月，殺浙江按察

使周新。

今廣東廣州府南海縣

人舉鄉薦，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京師稱為「冷面

寒鐵」。出為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

作威受賂。新推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奏新專權，上命逮新至京，新見上，抗

冷面寒鐵

聲曰：「臣奉詔擒姦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殺之。已而悟其冤，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帝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尙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

楊士奇、洗先上馬、楊溥輔太子監國。○夏五月，山東曹縣屬兗州府獻騶虞。仁獸，白鹿屬。文是長，千身足不

履，生草食。自死之肉。○秋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先是，阿魯台遣使來納款，

且請得部署女真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分

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處平地，

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至是，封為和寧王，賜金帛，仍居漠北。

沙漠之北，方流沙曰漠。瓦剌種順寧王馬哈木怨阿魯台，朝貢不至。

○甲午，十二年春三月，詔親征瓦剌。○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

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

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于長

曹縣獻

騶虞

封阿魯

台為和

黃淮如

立高岡

親征瓦

剌

漢王雷  
東宮官

榜葛刺  
麟獻麟  
麟修麟  
麟四麟  
麟五麟  
麟六麟  
麟七麟  
麟八麟  
麟九麟  
麟十麟  
麟十一麟  
麟十二麟  
麟十三麟  
麟十四麟  
麟十五麟  
麟十六麟  
麟十七麟  
麟十八麟  
麟十九麟  
麟二十麟  
麟二十一麟  
麟二十二麟  
麟二十三麟  
麟二十四麟  
麟二十五麟  
麟二十六麟  
麟二十七麟  
麟二十八麟  
麟二十九麟  
麟三十麟  
麟三十一麟  
麟三十二麟  
麟三十三麟  
麟三十四麟  
麟三十五麟  
麟三十六麟  
麟三十七麟  
麟三十八麟  
麟三十九麟  
麟四十麟  
麟四十一麟  
麟四十二麟  
麟四十三麟  
麟四十四麟  
麟四十五麟  
麟四十六麟  
麟四十七麟  
麟四十八麟  
麟四十九麟  
麟五十麟  
麟五十一麟  
麟五十二麟  
麟五十三麟  
麟五十四麟  
麟五十五麟  
麟五十六麟  
麟五十七麟  
麟五十八麟  
麟五十九麟  
麟六十麟  
麟六十一麟  
麟六十二麟  
麟六十三麟  
麟六十四麟  
麟六十五麟  
麟六十六麟  
麟六十七麟  
麟六十八麟  
麟六十九麟  
麟七十麟  
麟七十一麟  
麟七十二麟  
麟七十三麟  
麟七十四麟  
麟七十五麟  
麟七十六麟  
麟七十七麟  
麟七十八麟  
麟七十九麟  
麟八十麟  
麟八十一麟  
麟八十二麟  
麟八十三麟  
麟八十四麟  
麟八十五麟  
麟八十六麟  
麟八十七麟  
麟八十八麟  
麟八十九麟  
麟九十麟  
麟九十一麟  
麟九十二麟  
麟九十三麟  
麟九十四麟  
麟九十五麟  
麟九十六麟  
麟九十七麟  
麟九十八麟  
麟九十九麟  
麟一百麟

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六月，帝帥師擊瓦剌軍，大敗之。馬哈木

北遁。上帥師至撒里怯兒之地，前鋒都督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戊申，

上發蒼崖峽，次蘭忽失溫。馬哈木以三萬人來戰，頓山巔不敢發。上遣鐵騎挑

之敵奮而下，中軍將安遠侯柳升以神機砲斃其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

馬哈木遂大潰走，追至七刺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乘夜北遁，上遂下令班師。

秋八月，車駕還北京。逮學士黃淮等下獄。上北征還，太子遣使迎車駕，

緩且書奏失辭，上怒曰：「此輔導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逮。尙書

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揚士奇、洗馬楊溥、芮喜、正字金問等，既而義獲宥，淮等俱

下獄。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言：「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

之罪。」乃特宥士奇，復職。榜葛刺辣○西大有五印度國國獻麒麟，冬十二月，命

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于東華門外書成，上親爲之序。

乙未，十三年春二月，解縉死于獄。妻子徙秋八月，建文帝遊衡山。十月還大

冬十月，賜刑部主事劉寧妻安氏銀幣。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寧者，寧妻安氏

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發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編**瓦

刺馬哈木貢馬，謝罪。

**編**丙申十四年春，三月，徙封趙王高燧于彰德。今河南彰德府。漢王高煦于青州。今山東青州府。

**編**冬，十月，帝還南京。**編**上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于是文武羣臣議奏曰：

「北京聖上龍輿之地，北枕去聲居庸，見上西峙峙，立也。太行。杭，山名，今在東連山海

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

軍民樂于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敕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編**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編**以翰林院脩撰沈度爲侍

讀學士。**編**上愛度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中書習其字。

**編**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橧謀逆，詔削爵爲庶人。**編**上以谷王橧開門迎降

之故，見上卷待之加厚，改封長沙，橧陰養死士，造戰船，隨侍都督張興密言于上，

上未之信。會蜀王椿次子崇寧王悅，得罪于父，逃橧所，橧詭衆曰：「建文君

謀逆，

北京誠都帝王之

我朝王

谷王橧

漢王高  
胸從居  
樂安

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上疏具言德謀逆之事，上嘆曰：「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興嘗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諭德，令遣悅、鯨還蜀。且徵德，德不意敕使猝至，乃就徵。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之，德伏地言死罪。上不忍誅，削德及其二子賦、灼、賦、燭爵為庶人，誅諸通謀者。張興以先發德謀，得不坐。綱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居樂安。綱先是封高煦為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及改青州，又不肯去，曰：「何為置我瘠？」上留居京師，請得天策衛。天子禁軍。曰：「唐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唐太宗初為秦王，高祖以其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當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遂僭用天子車服。上在北京，頗聞之，及還南京，以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不行，今知朝廷將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處置，用全父子之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等事，大怒，召至，詰乞之，繫之西華門內，將誅之。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徙封樂安。今青州府樂安縣。即日促行。



上顧謂皇太子曰：「樂安去京甚近，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編帝巡北京，命皇太子監國。編秋八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卒，以其子脫歡襲順寧王。編冬十二月，建北京宮殿。

一猪尚不肯捨

編戊戌十六年夏五月，胡廣卒。編初，燕兵渡江時，解縉、胡廣與周是脩約同死于難，既而縉使人覘見上廣動靜，廣方問家人餉猪否，縉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況捨性命！」蓋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後縉、廣同直文淵閣，上曰：「縉、廣少同業，任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實懷子也。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遭讒，死舉家徙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而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解氏蒙宥歸，女卒歸解氏。編以吏科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

胡廣女

頌二善  
十學校

編己亥十七年冬十二月，頒為善陰騭質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編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為善陰騭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孝順之

立東廠

建文帝  
入蜀

三殿災  
建文帝  
入粵

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親爲之序。

編庚子，十八年，秋，八月，立東廠。

昌上

編命內官一人主之，刺

威○偵

大小事情以

聞。編九月，北京宮殿成。

編冬，十月，建文帝入蜀。

程濟從編  
遊諸勝。

編十一月，皇太子赴北

京。編太子過鄒縣，

嬰山東兗  
州府。

會歲荒，民飢，乃下馬入民舍，見男女衣皆百結，不掩

體，竈釜傾仆不治。嘆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

會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

讓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

請，賜今年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尙及徵稅耶？」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

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且與六斗，汝無

懼擅發。」予見上，當白奏也。太子至，卽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

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編辛丑，十九年，春，正月，帝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大赦。○夏，四月，奉天謹身華

蓋三殿災，詔求直言。編秋，七月，建文帝入粵。

遊海南諸勝十一  
月，還大喜庵。

編冬，十月，阿魯台入寇。

編上議北征，大臣皆言糧儲未足，且頻年出師無功，宜休養兵民，上不悅，下戶

部尙書夏原吉刑部尙書吳中獄。

親征阿魯台

**編**王寅二十年春三月帝親征阿魯台。**編**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遂決

意親征駕至雞鳴山阿魯台聞之夜遁。**編**秋七月帝至西涼亭下令班師。**編**駕

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地也。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林鬱然謂守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意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遂班

師。**編**九月車駕還京師。**編**冬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寒○猶漢言天了。

阿魯台自稱可汗

**編**癸卯二十一年春二月蜀王椿薨諡曰獻。**編**王天性孝友循禮執法好學不

倦喜接士大夫講道問業諸王中最稱賢。**編**建文帝入楚。程濟從六月遊潯陽七月留大別山。**編**夏五

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編**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太子每裁抑宦侍黃儼江保尤見疏斥儼等素厚趙王流言傳播

謂上屬說意趙王由是孟賢遂起邪心與羽林衛指揮彭旭等連結貫近謀進

皇太子  
營親征  
阿魯台

大陽議  
北征

毒于上，侯晏駕。天子初崩曰晏駕，蓋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執大臣偽撰遺

詔，廢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已定。中護衛總旗王瑜知之，詣闕上變告。見上卷。上

大驚，急捕賊。既悉，得上御左順門親鞫。勅○推鞫罪也。之召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

至，上覽所撰偽詔，震怒。顧趙王曰：「爾爲之耶？」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

必不預謀，此自下人所爲耳。」遂止。按誅賢等。編秋七月，帝復親征阿魯台。編

上聞阿魯台將犯邊，復親征，次于宣府。編冬十月，帝至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

土干率衆來降。編初上次沙城，阿失帖木耳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聞天兵復

出，疾走遠遁，不復有南意。至是也先土干來降，上喜。謂諸將曰：「遠人來歸，宜

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編十一月，帝還京師。

編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魯台寇大同。編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

遂大閱，議北征。編夏四月，詔命皇太子監國，帝發京師。編大學士楊榮金幼孜

從，五月師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謂榮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

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神。意茲寇乎。榮幼孜言宜承天意，赦其不臣

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志也。」**編**六月，帝下詔班師。**綱**師次答蘭納木兒

河，彌望荒塵野草，阿魯台遁走已久。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茫山下，咸無

所遇，以糧盡還。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

「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尙遠，不可不慮。」

乃詔師。**編**秋七月，帝崩于榆木川。**綱**師次蒼崖，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

病甚也，唐書顧金疾大漸。召張輔受遺詔，傳位皇太子辛卯，上崩。**編**八月，梓宮至京師。**綱**楊榮

等奉大行皇帝。見二卷訃至京師，皇太子遣皇太孫赴開平。見上迎梓宮，天子棺以梓木爲之，曰

梓宮。王子至京師。**綱**出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金問于獄。**綱**太子高熾卽位，大赦。

復夏原吉。吳中官。**編**置公孤官。**綱**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上

諭吏部尙書蹇義曰：「此皇祖之制，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

不無望于師傅卿等勉之。」遂加義少保。**編**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亮爲

中書舍人。**綱**初，文皇嘗手書蹇義等十人，授縉曰：「汝可疏其人品。」縉曰：「蹇

義天姿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儂雖有才幹，不知顧義，

解縉論人品

出夏原吉等于獄公孤

賜義  
等銀圖  
齊各一

建文帝  
下江南

方孝孺  
輩皆忠  
臣

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

守，陳英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愆也。撞也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馭制聲一儉厥之，心奏上，文皇以示上曰：「至

剛朕已洞灼，餘徐驗之。至是上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

論評皆有定見。」乃赦其家屬，官其子禎亮。縉九月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

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縉賜義等銀圖書各一，其文云：「繩愆糾

繆，周書問命篇辭，繩直也，糾正也。諭之曰：「卿等皆先帝舊臣，又事朕于東宮，今朕嗣位之初，賴

卿等協心贊輔，凡政有闕失，羣臣及卿等言之而朕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

一 縉冬十月，建文帝下江南。及林家，十一月下波，渡蓮花洋。縉立妃張氏為皇后。彭城伯，張

太孫瞻基為皇太子。縉封子瞻峻。峻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垠。銀為蘄王，瞻璿

善。為襄王，瞻峒。山為荆王，瞻瑛為淮王，瞻壇。壇為滕王，瞻垠。垠為梁王，瞻堯

為衛王。縉十一月，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縉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因下御札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

上奇  
諫舒  
仲成

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及功臣之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編**逮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綱**初上監國時仲成以言事忤旨貶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命都察院逮。見上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躓也。委○美也」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敕獎諭士奇。**編**十二月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 名高熾，文皇長子，在位一年，壽四十八歲而崩。

**編**乙巳仁宗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進大學士黃淮為少保兼戶部尚書楊士

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編**建弘文閣。**編**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

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徵蘇州儒士陳繼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學

錄楊敬為翰林院編修訓導何澄為禮科給事中皆直弘文閣上親舉印授溥

曰「朕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

用此印封識以聞。」**編**二月徵權謹為學士。**綱**上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孝

行標謹孝

閣建弘文

瞻圻守皇陵

救民之窮當如拯溺

恤民甯過厚

行曰：「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驛召至，以為文華殿大學士。**編**趙王高燧之

國彰德。

見上

**編**遣漢王高煦子瞻圻守皇陵。**紀**初，瞻圻恨父殺其母，屢發父過

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及文皇北征，晏駕，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

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亦日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

益厚遇，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見上報朝中事。且曰：「廷議旦夕發兵取

樂安。

見上

上詔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穉子不足誅，發

鳳陽守皇陵。**編**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徐稅糧之半。**綱**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

過地方何如？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稅徵方急。」上遂召楊士奇

等，令草詔免之。士奇曰：「此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

救焚拯

整

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論，乃令士奇書詔畢，

即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卿可語戶工二部，朕已悉免之矣。」左右言地方

千餘里，其間未必盡荒，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甯過厚，為天下主，乃

與民寸寸計較耶？」**編**命皇太子謁祭皇陵，孝陵，留南京監國。**編**出二敕二印，



賜養義楊士奇印敕

建文帝還鶴慶山

漢王廢

賜養義楊士奇。**編**上明于星象，忽夜見星變，召士奇等語曰：「天命盡矣。」乃

嘆息而起。次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

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上曰：「即吾去

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二印，一賜義文曰忠貞，一賜士奇

曰貞一，皆拜受而退。**編**五月帝崩，**編**上不豫，召養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

門，命士奇書敕，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于南京。翌日，上疾大漸。見上遺詔傳

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皇太子未至，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編**建文帝自

閩粵還鶴慶山。見上**紀**建文帝自閩粵還山，止程濟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

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編**六月，太子瞻基即位。**編**太子至自南京，遂

即位。**編**秋七月，尊皇后曰皇太后。**編**立妃胡氏為皇后。都督其榮女也。**編**九月，葬獻陵。

宣宗章皇帝。名瞻基，仁宗太子，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七歲而崩。

**編**丙午，宣宗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編**有言于上曰：

「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若盜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曰：「吾惟推

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二月，禮部進耕籍田。見一第卷儀注。上觀之，謂侍臣

曰：「先王制藉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實心耳。誠念創業艱難，愛

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耜耕矣。誠輕徭薄賦，貴農重

穀，則人咸樂耕，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編夏四月，呂震卒。○

以胡濙榮為禮部尚書。編五月以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禮部左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路預機務。編秋八月，漢王

高煦反，帝自將討擒之。編初高煦既之國，樂安。見上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

崩，上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甚。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遂反，遣枚潛來京，約

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繫青聞于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今山東濟南府。

為應，乃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烜

後軍，諸子瞻塗。慈瞻域，瞻埽。亦瞻翠。亦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

指揮韋賢，韋輿，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遼都署已定，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

家變姓名，間道。微道也。詣京，上變言高煦，尅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丁卯，高煦

楊受勳  
親征

遣白戶陳剛進疏，斥言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上嘆曰：「高煦

果反。」議遣將討高煦。楊榮力言不可。曰：「陛下獨不見李景隆事乎？」建文遣李景隆

言熱立默然。顧原吉，原吉曰：「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

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

征。輔對曰：「高煦驚至○猛而寡謀，外慙撞○直中愜匡○恐也。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

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

行決矣。」乙丑，敕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今江南淮安府。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

居庸關。見上勿令北入胡。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明守皇城，安鄉伯

張安廣、甯伯劉瑞、汴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輔鄭王瞻埈、襄王瞻墿留守北京。

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扈戶從。豐城伯李賢侍郎

郭璫津督軍餉，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車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

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賜書諭高煦曰：「王太宗皇帝之

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為而反耶？朕惟張教失

高煦

國本之貫高。漢高帝朝趙王張敖，相貫高說敖謀逆事，覺敖坐廢。淮南受誅，成于伍被。漢武帝朝淮南王安，謀反。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自詣吏上告，安自殺。自

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于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

圖苟安。今六師壓境，王能悔禍，即操獻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王

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統也城固守，圖僥倖于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

擒矣。又或磨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

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辛巳，車駕至樂安，諸將請即攻城，上

不許。復敕諭高煦，不報，又以救繫計矢射石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于是城中人

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狼無前足，附狼而行，故人狽遠無措者，謂之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

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藏所造兵器，與凡謀

議交通文書，盡焚之。王午，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甯一戰以死，就擒辱

矣。」高煦遂潛從間道，衣白席藁，出見上，頓首自陳，羣臣請正典刑，不許。上令

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乙酉，班師，命中官頸繫高煦父子赴北京。庚寅，車

駕至獻縣。屬直隸河間府。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見上

修師彰德之變

王諫楊士奇  
趙

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

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sub>レ</sub>敢異議。榮言請先遣<sub>レ</sub>敕趙王，詰<sub>レ</sub>其與高煦連

謀之罪，而六師奄<sub>レ</sub>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得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

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敕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

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

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

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上

乃不復言移兵，車駕遂還京。編九月，帝至京師，廢高煦爲庶人，逆黨王斌、朱熿

等伏誅。詞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趙時言者猶喋喋，甜入聲。多言兒。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

京，上皆不聽。乃召楊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

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

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

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

復李時  
勳官

建文帝  
入蜀  
復林碩  
職

中外頌  
聖德

矣，一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編漢庶人高煦伏誅。編庶人鎖繫大

內道遙城，一日上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句。鈎上仆地，上大怒，亟命

力七十斤。預對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乃積炭缸上如山，然

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諸子皆死。編冬十月，復李時勳翰林侍讀。編洪熙中

時勳言事過激，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爪，斷脅不死，繫獄。至是上面訊，釋之，復

召入翰林。編以張本爲兵部尙書，陳祚于謙爲監察御史。

編丁未二年春二月，進張瑄禮部尙書。編秋八月，建文帝入蜀。程濟編九月，詔

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編碩振舉憲法，不少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

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言：「臣往年爲

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任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

忤，惟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

今旣明白，卽馳驛還任，汝無他慮。」遂降敕切責裴，可立曰：「歸必不貸也。」碩

初被逮，衆皆危之，一見遽釋，中外頌聖德焉。編冬十一月，皇子祁鎮生。孫貞妃所出也。

編以薛焄為監察御史。

編戊甲三年春二月立皇子祁鎮為太子。廢皇后胡氏立妃孫氏為皇后。

先是上嘗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

貴妃生子母以子貴。公羊傳隱公元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占亦有之但中宮宜如何處置？」因舉中

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

宗降郭后為仙妃。事在明道二年。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于帝后猶

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

違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

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

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明旦上復召問士奇榮士奇對曰「

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北國休福』。事在建武七年。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

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丙左右諭曰「若何處置

為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中宮今病踰月矣貴

廢胡后

楊士奇  
陳廢后

楊士奇  
易說

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

而恩眷不衰。」上頷

感○點頭以應也。

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

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尙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

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

其議遂定，敕皇后退居別宮，册立孫氏爲皇后。編夏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

通政使顧佐爲左都御史。編上罷朝，諭朝臣貪濁，奈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

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朔疾不視朝，扈從之

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卽顧榮問：「今貪

者誰甚？」對曰：「莫甚于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

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嘆息曰：「除惡務本，顧觀

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爲京尹，能禁防

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

尋下觀獄。編冬十月，建文帝遊漢中。

今陝西漢中府。

建文帝  
遊漢中

楊士奇  
薦顧佐



建文帝  
至成都  
賜虞勿  
受賀

編己酉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

再宿而去

五月帝還瀘寧，六月至夔山中。

編二月江南

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駙虞羣臣請表賀不許

隆獻駙虞

見上

一二云出滁州南

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尙書胡滂等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

所騶虞之祥于德弗類不許

冬十一月千戶臧清棄市

時有囚告左都御史顧佑枉法者上怒召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因命法

司窮治之得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

行事」立命磔

窄○裂尸也

清于市

編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戶部尙書夏原吉卒

贈太師諡忠靖

原吉天性寬平人無

識與不識皆稱爲君子長者呂震嘗在上前短原吉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原

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宣靖難初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嘗有從隸

汙所服織金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

怪

所寶古硯匿不

敢見原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

押之因風爲墨所汙吏懼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

夏原吉  
雅量第

夏原吉  
有古大  
臣風治  
兄鍾治  
蘇

况青天

建文帝  
往陝西  
陳薛請  
講大學  
衍義

咎不謹被汗，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卷，撫案嘆息。

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關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

矣。是以慘沮而不忍下也。」嘗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

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敬慎如此。有古大臣之風焉。歸秋八

月，以况鍾為蘇州知府。鍾靖安 今江西南昌府靖安縣。人始為吏胥，呂震薦其才，授儀制

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煩劇難治，特選鍾等九人為知府。賜以璽

書，假便宜行事，馳驛赴任。鍾至蘇，初視事，陽為木訥，胥有弊蠹，輒默識之。通

判趙忱肆謾侮鍾，亦不校。及期月，一旦宣敕，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

某竊賄若干，某日某亦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

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蘇人稱之曰况青天。編冬十二月，舍

譽星也。瑞星見。

編辛亥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陝西。四月至延安，七月南行入蜀九月至夔。  
編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

下獄。編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暇，命儒臣講說真德秀大學衍義一

書

宋理示，端平元年，真德秀上大學衍，義帝詔德秀進講。

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

乎？」命逮

見二卷

至京，并其家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

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編次七月，帝微行，夜至少傅楊士

奇家。時上頗好微行，

私出也。

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

士奇俯伏地上，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

言，故來耳。」遂屏

內

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必有知

者，伏乞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問車駕臨幸，

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

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偏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冤卒，窺視竊發，

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弓

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為所獲。

上歎曰：「士奇愛我。」遣弘賜金綺。編冬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

贈文靖。

編王子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

今湖廣荊州府，公安縣。○五月至武昌，八月下九江。九月遊皖南，十一月遊天台。

編夏六

月，詔脩各州縣廣濟倉。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南

西北四倉，以貯官穀，令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令遊廢弛，燬

罰金，有司皆掩為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違者從按察使監

察御史劾奏。編秋八月，詔釋故城縣丞陳銘罪，復其官。先是，上聞內官奉使

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甯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郡，盡收所差內官資橐

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輒奮前摔

持頭擊也。甯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于所惡，

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

編癸丑八年春正月，少保大學士黃淮致仕。淮辭歸，上宴之于太泚池，親灑

宸翰送之。編秋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者四。○景星見。編冬十一月，巡撫南直

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

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時時○種也。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

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

宣宗高

建文帝  
往粵西  
王振用

宦官專  
始政自此

編甲寅九年夏五月建文帝至吳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復為命權之遊八月還編冬十

二月有僧自陳脩寺祝延聖壽詔斥之綱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

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

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嘆也」

編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時年九歲綱上不豫百官朝皇太子于文

華殿翌日上崩太子即位綱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太后○封弟祁

鈺玉為郕王綱命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復入閣始參預機務綱三月

建文帝往粵西綱夏六月葬景陵綱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

武于將臺振矯制以降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督僉事綱振山西大同人

初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

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武陽門外近事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

射殿射殿最之紀廣者嘗以衛卒守居庸見上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

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

五人先朝所簡

榮楊溥，尚書胡濬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遺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賢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 卷五

#### 明紀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景泰八年復辟，又在立八年，壽三十八歲而崩。

編丙辰，英宗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詔開經筵。

大學士，士奇，楊榮，楊溥，知經筵事。

編夏，四月，始設

提學。

南北兩京，御史各一員，各省副使或僉事一員，專啟成提督學政，不許撫臣侵越。

編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溟，卜築舊日之浪

穹。

見上卷。

編冬，十月，帝閱武于將臺，紀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

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

太監閱武，紀廣驟陛，今天子自來，願一杯酒耶。」

始設提學  
帝閱武  
將選

編丁巳，二年，春，二月，詔宋儒胡安國、蔡沈、卓德秀從祀孔子廟庭。編夏，六月，京

師旱，**編**時御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

還我土地。」成羣呼喚，不知所起。後有監國卽位及復辟之事，謂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鄉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悉如謠。編秋，九月，召

溫州府。唐浙江。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編戊午，三年，秋，七月，建文帝復往粵西。

編己未，四年，春，三月，加蘇州府知府况鍾秩正三品，仍知府事。編鍾考滿當代

軍民詣闕留者數萬人，詔降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

獻。」名廷芳，臨海人，仁宗朝，先「七邑重逢張益州」。宋張詠，太宗朝，知益州，恩卹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後從永興軍，眞宗朝，復自永興歸知

益州。民卽詠也。至，皆涕淚相受。

編庚申，五年，春，三月，建文帝同寓僧詣思恩知州岑瑛，自稱建文帝。僧及建文

帝被執赴京師。編建文帝好文章，能爲詩歌，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

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今寧波思恩軍民府。知府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

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年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編

十

建文帝  
復往粵  
西

楊士奇  
贈况詠  
詩

建文帝  
被執赴  
京

四人竟是我輩人

是亮忠

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鼎，並直內閣蛤機務。先是王振語去聲。楊士奇曰：

「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謂士奇，及楊榮，楊溥。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

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先生安得爲此言？」吾輩老，無

能效力，常以人事君耳。賑喜，越日即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

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

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編秋七月，

少師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人稱東楊。編九月，僧及建文帝至京師。編命御史廷鞫之。僧

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

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祭也。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今河南開封府，禹州。白沙里人，奏上，

僧論死，下錦衣獄。建文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闕吳亮老矣，逮事建文帝，乃令

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

便殿，汝尚食，食子鷄，棄片肉于地，汝手執壺，據地狗舐之。亮乃云：「非是耶？」

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于是



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庵，散其徒。建文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編辛酉，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

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編冬，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

「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是有召。瑄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士奇爲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

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字賢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

其爲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編冬，十月，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成。編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外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

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爲蹙然。乃

命開東華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編**十一月，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著有思庵集，性理全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

**編**王戌七年夏，六月，少保工部尚書吳中卒。諡榮襄。**編**中以國子生累官至尚書

性貪鄙，其妻甚嚴正。一日迎誥，其妻呼子宣之，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

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耳。」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

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悲也。惠○恨強笑容而已。

**編**以禮部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編**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編**初，宣宗崩上

冲年踐阼，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士奇，榮，溥。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

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

既崩，振益無所憚矣。**編**十二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徐晞為兵部尚書。

**編**癸亥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別詔求直言，下侍講劉球獄，殺之。**編**球

素為王振所憾，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

不為禮。德清銜之，至是球應詔上言十事。德清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講

疏之三章，言別賢否，以清正士。蓋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而球

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

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携一校，推獄門入，球與璘同臥小校前，持

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銀入立不

動。編下大理寺少卿薛瑄獄，尋除名，放歸田里。編瑄素不為王振屈，振銜之。會

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

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文諂事振，證之喉。戰御史劾瑄受賄，故

出人罪，廷鞫竟坐以死。下獄，瑄怡然曰：「辯冤獲罪，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

自娛。魚初，瑄既論死，子庸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忠贖父罪，不許。將決，振

老僕泣于鑿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

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編五

刺太師順甯王，見上卷歡。弟四卒，子也。先嗣。編自贖歡，并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

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編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尋

劉球  
屹立  
不動

薛瑄  
在  
獄  
請  
易

王振  
老  
僕

王振  
枷  
李時  
勉

石大用  
救李時

李賢請  
疏脩大

下張需  
獄

釋之。**紀**振嘗詣監，銜也。恨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察也。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

故許衡號魯齋，元世祖朝，官至集賢大學士，異國子祭酒。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

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教也。枷。肆諸成均五帝太學之名。監生石大用乞以

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孫太后，太后為

上言之，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編**立妃錢氏為皇后。

**編**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大學成，帝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見二卷**紀**先是，大

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大

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脩大學，雖極壯麗，不過一

佛寺之費，請及時脩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至是成。**編**二月，少師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楊。**編**夏，四月，以翰林院學士陳循直

文淵閣，與機務。

**編**乙丑，十年秋，七月，下霸州。屬直隸順天府。知州張需獄。**紀**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

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于法，牧馬官以譖王振，遂被逮，筆楚幾死，謫戍

邊併坐鐸私舉，下于理。

編丙寅十一年春三月，貶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少卿。尋復

命巡撫。謙撫梁。河南。晉。山西。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

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嘗忤振，振意以

為謙，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

請，乃復命巡撫。編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太師，諡文定，人稱南樞。

編丁卯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宣府大。僉都御史羅亨信奏請增置城衛以備

邊，不報。編亨信上言：「瓦剌也先專候釁端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在我為要，在彼為害，

故曰要。增置城衛，士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鄺從楚畏王振不敢

主議，遂寢不行。編以于謙為兵部侍郎。編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

今宣府萬全衛。

編戊辰十三年春二月，脩大興隆寺。編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王振

吉其敝，命役軍民脩之，費巨萬，壯麗甲于京都，上臨幸焉。

于謙撫梁晉

羅亨信請備邊

于謙置都

也先進

三殿復災

山移平地白毛遍生

也先大舉入寇

編己巳十四年春二月瓦剌也先遣使進馬也先進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

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滅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利好也先進先是也先遣人入貢通

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

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姻意也先益愧忿謀寇大同今山西大同府編夏六月謹

身奉天華蓋三殿復災編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

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很恣愈甚且諱言

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

處山崩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淹沒人家

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生荆棘高

二尺始下詔赦天下編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帝下詔親征編也先圖犯

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理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

遷有難色」理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

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

王振主親征

彭德清斥王振

黑雲章

土木之變

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王振勸上親征從之編車駕發京師命

弟郕王祁鈺居守編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詳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

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瑩學士曹鼐

張益等扈戶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命太監金英輔郕

王居守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在直隸順天府城北過懷來城名在宣府至宣

府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編八月車駕至大同

下詔班師編師至大同王振又欲進兵北行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

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曹鼐曰「臣子固不足

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于是井源等報

敗踵至會暮復有雲雲如織傘本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會前軍西甯侯朱瑛

武進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

意明日班師編車駕至土木大軍與瓦剌兵戰敗績帝被擁以去編大同總兵

郭登告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荆關在大同府廣昌縣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編州製大司人

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進軍鷓兒嶺，敵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上木日，尙未哺。補平聲。○去懷來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

重

載衣物車。

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鄭平聲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頭上不

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遂駐上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

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

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壬戌，敵遣

使持書來，以利爲言。上遂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振急傳令

移營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敵奮長刀以砍

大軍，大呼解甲投戈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音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

體如蝟。

位○嬰類，偏身有刺，如栗房。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張輔、龔瑩、王佐、曹鼐

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初，師旣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敵將索衣甲，不

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音見也。先之弟賽



那顏

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賽刊王聞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旁，摧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猶華言然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報至京師，皇太后遣使齎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之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編籍王振家族誅之。邕帝之北狩也，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槌，槌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

王振  
忠誅

郭登高

郭登謀

天意

十人死之。至是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

陳鎰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巒。戀上聲。切肉塊也。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

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百面，珊

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編**皇太后以于謙為

兵部尚書。**編**也。先擁帝至大同，尋復擁帝去。**紀**也。先擁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

約賂，至即歸帝。都督郭登閉門不納。帝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

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

于是廣甯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復不應。初也先來索

賄，郭登曰：「此給古上聲。款也。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

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帝還。會有沮者，既淹久，

寇覺，驚擾而去也。先擁帝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逮洪繫詔獄。帝

出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帝始入也

先營也。先屢欲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謀乃止，且加禮焉。袁彬侍

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雞留在北，至是亦與彬同

侍，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沙漠之北，北方流沙，曰漠。供薪水，勞苦備至。**編**皇太后命

郕王即帝位，羣臣奉表勸進。**編**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

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

武羣臣交章勸進。勸勉，進上尊號也。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編**九月，

也先遣使來。**編**使言欲送帝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

也先。**編**郕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為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編**也

先復遣使致書。**編**也先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上泣言曰：「寇賊不道，勢

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宜急遣官分設招募，京

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通州屬順天府。霸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令在官者悉詣

關支，准為月糧之數，庶幾兩得。」上嘉納之。**編**以陳循為戶部尚書，高穀為工

部尚書。**編**出楊洪、石亨于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編**亨有威望，方

面鉅軀，鬚垂至膝。初，協守萬全。見上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

于謙見  
帝泣言

也先挾  
上皇入

于謙抗  
疏遠

懲焚各  
處要

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編冬十月也先挾上皇與可汗見上卷脫脫不花寇紫

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甯故隸鞏也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

實告之為彼嚮導。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

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見上朝野洵洵

人無固志。侍講徐理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理問計。理曰：「驗之

星家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

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

南渡之事可鑒也。」理妄言當斬金英。宣言于眾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

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芻

粟數萬計恐為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

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齋滿平盜糧耳。獨不見宋牟駝陀岡事乎？」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斡

眾皆是之。編也先軍圍京師。石亨等擊却之也先北遁。編也先長驅至

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湯軍于城西。刑部

下謙以  
忠義諭  
三軍

石亨敗  
敵

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如字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守

城，謙率先士卒躬擐患○貫也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

感奮，勇氣百倍。喜甯數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眾莫敢出，乃以通

政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朝上皇于土城廟也。

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敕也，先曰：「爾皆小官，

一急令王直胡濬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

人辭歸，寇盜四出剽崇○截也掠，攻城益急。既而宣府楊洪援兵至，軍聲大振，時諸

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

持巨斧突入敵中堅，所向披靡震○破也。敵却而西，亨追戰城西，復却而南，彪率精

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寇見彪兵少，逼之。亨率眾乘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范

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眾，于是也。先氣稍沮，于謙使謀謀○今之細作，謀知上皇移駕

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人。也先以上皇北遁，脫脫不花聞之，

遂不敢入關，亦遁。十一月，京師解嚴整兵曰戒嚴。罷兵曰解嚴。楊洪等班師還京，封洪昌平

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編**伯顏帖木兒妻令侍女迎上皇，駕尋值聖節也。先上壽。**編**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刺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脅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為？」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稅亦當進一言。銘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編**十二月，尊皇太后孫氏曰：「上聖皇太后。」生母吳氏曰：「皇太后。」立妃汪氏為皇后。

景皇帝

名祁鈺，宣宗第二子，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入居太倉命，即帝位，在位七年而崩。

**編**天午，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編**上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事遂寢。**編**瓦剌兵入州州，山西入大司總兵郭登擊走之。**編**登以八百騎破

喜甯伏

千諫諫

也先始  
上謀歸太

寇數千，追奔四十里，奪回人口牛馬軍器以萬計。捷聞，進封登定襄伯。編二月，叛臣喜甯伏誅。甯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甯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甯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彼股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甯飲，城下磐抱甯大呼，俊縱兵遂縛甯，送京誅之也。先聞甯誅，與蹇刊王等分道入寇。編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與瓦剌脩好，不許。編貴請遣使與亦幣以款寇兵，而徐為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斃。痕入弊我何似而可言和，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中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謙方專，疏既入，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至始謀歸太上矣。編秋七月也先遣其參政完者脫歡等齎書來請和，詔遣禮部右侍郎李實齎敕報之。編也先以

王直乙  
遣使迎  
復上皇

王直丙  
赤厲聲

曠書不  
及迎復  
上皇意

和議不成，命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會

議，尙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上不允。次日，上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

廷因通和壞怪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尙書王直對曰：「

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上不懌曰：「我非貪此位，

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立已定，孰敢

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爲備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

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宋恭宗朝，元伯顏軍逼京城，太

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如元軍，被執。富弼宋仁宗朝，契丹王耶律宗真，遣使來求開乎？衆未答。王直面赤厲

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

給事中，上命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安入復命，

遂以李實爲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爲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

爲通事，齎璽書以行。時閣超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

上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北行。編李實等辭歸。實等至也，先營地名失八



禿兒既見也先，讀璽書畢，乃引見上皇。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氈毳

吹去聲。

帳服，食飲皆羶。

羶平聲。羊臭。

酪洛乳。

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

侍，實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爲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

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人臣，上皇曰：「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

廷，善圖之。」實等因問上皇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

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奸，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

歸罪于我。」日暮，實等歸宿也。先營酌酒相待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

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帝在此，吾輩無

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

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編脫脫不

花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請和，詔遣右都御史楊善等報之。編李實未至京，

會脫脫不花亦遣皮兒馬黑麻來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中書舍人趙

榮亦請往，乃遣善、榮等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

卽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旣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奏請遣使奉迎，文武大臣上書懇請遣使，皆不許。上問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對曰：「論其和意，似有實情。」上曰：「待楊善歸再議。」編八月，上皇還京師，帝送上皇居南宮。編楊善等至也，先營也。先見善等甚喜，善因請上皇還京，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伯顏帖木兒請留使臣，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乃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也。先令善坐上皇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送至野狐。

嶺，哭良久，始別去。乃命其部將率五百騎護送至京，既入塞，禮部議迎復儀注未定。上皇先遣使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編冬**，十二月，禮部尙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不許。○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

**編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安巡撫江淮諸

王竑救

有事躬  
理至誠

救荒錄

好御史

郡。**編**時淮徐大饑，死者相枕籍，山東河南流民踵至，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給米，被鬻者贖歸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區，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爲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人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上聞徐淮大饑，驚曰：「奈何！」後得奏，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編秋**，七月，詔擇顏子、孟子後裔異一人，並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編冬**，十月，以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太子見深  
爲沂王

金英東  
宮生日  
對

萬里外  
有此忠  
臣

編王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

濟爲皇太子。編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

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

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爲

可易。時有廣西潯州特名守備都指揮黃珖者思明今廣西思土知府則府。庶兄也。

珖老子鈞襲知府。珖欲謀奪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

馳入珖家支解珖父子納囊中瘞也。意押後圃總兵武毅知之疏聞于朝。珖懼乃

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

臣集議且令釋珖罪。予官都督尙書胡濙侍郎薛琦鄒榦會廷議王直于謙相

顧錯愕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

羣臣皆唯唯署議。于是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

聖子黃立奏是。」詔從之。編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編后太子生母也。

編冬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恭預機務。

何文淵  
易儲詔  
辭

廖莊應  
詔上書

○編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吏部尚書何文淵罷。○紀時言官勅文淵貪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祝乃令致仕。○編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有貞初名程，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悵惘，陳循教之更名，無使內臣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行也。遂更名，乃有是命。○編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編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積雪恆陰，詔求直言。○編夏，四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科莊應詔上書，不報。○紀莊言：「上皇被留北庭，陛下屢降詔書，以鑿與未復爲意。今幸上皇臨歸，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論權治道，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以爲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

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視天下之人心矣。不報。編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避也。」委○羣之。編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編綸上脩德弭災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奏下。錦衣獄鞫訊，體無完膚。鍾同先亦有言，故并逮。見二卷之。編以進士楊集爲六安州屬江南廬州府知州。編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九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

編謫給事中徐正成。忠鐵嶺衛編正密請召見便殿屏。丙左右言：「今日臣民

伐南城  
樹

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沂州，屬山東兗州府。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上怒，謫

戍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頗不可也。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常倚樹憩，契

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辟後，正平皆伏誅。

乙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秋，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編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遺太監  
視于謙  
疾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夏，五月，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少保于謙

疾。編謙以疾在告，上遣安良視之，見謙自奉儉，相與嘆息，因以聞。上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給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以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漚，為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有言謙柄用過重者，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可尋一個來換于謙。」眾皆默然。

英宗睿皇帝

編丁丑，英宗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

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尙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

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中外籍籍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白太后，迎取

襄王名瞻，善宣宗弟世子。都御史蕭維楨同百官問安于左順門外。太監與安自內出。

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耶？」維楨集御史議曰：「今日興

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衆謂上皇子宜復立，

惟王文意他有所屬。祝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學士蕭鏊。咨鏊曰：「既

退不可再。」文遂對衆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楨因

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為早擇。」疏進。時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

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軫、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矣。盍圖之。」徐元

玉、元玉、徐有貞字也。亨軫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

十四日，夜會有貞宅。有貞曰：「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軫曰：「一日前已

許鏊舉  
徐有貞



徐有貞  
復辟之  
謀

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輒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步覽乾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輒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輒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戶部侍郎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爲。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博南宮，毀垣壞怪門而入。亨輒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輒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掖上皇登輿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禁，遂升奉天殿，登御坐，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有貞號于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從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景帝聞鐘鼓大驚，問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詔改景泰八年，爲

殺于謙

獄二以意成

天順元年。編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鏊、商輅、尙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始典機務。尋晉兵部尙書兼職如故。編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侍郎。編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嗟嘆良久，遂有是擢。編殺少保兵部尙書于謙。編先是城下之役。見上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也。誠○恨之。徐有貞嘗因謙求祭酒，景帝召謙，辟也。擊○屏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恨謙。及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有貞曰：「雖無顯迹，意有之。」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奏上，上猶豫未忍，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戍邊。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或主和，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

朕心有所不忍

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都督范廣勇而知義。爲謙所任。亨惡之。并斬廣。論迎復功。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張軛爲太平侯。張軛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世襲。○論隨駕功。擢哈銘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召廖莊于定羌驛。賜還官。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左丞。蔭其子入太學。○二月。皇太后詔廢景泰帝。仍爲郕王。尋薨。太后諭郕王歸西內。廢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郕王薨。祭葬禮悉如親王。諡曰戾。○編出左都御史蕭維禎于南京。召南京副都御史軒軛爲刑部尙書。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編三月。封直內閣兵部尙書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編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編襄王瞻堦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嘆。手敕趣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

曹石彪  
徐有貞

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陛下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編**六月，逮徐有貞下獄。**綱**曹吉祥

石亨憾有貞，嗾諸閹巧詆，數為巧語觸上，上殊不為。去聲動錦衣官門，達復劾

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鞫。若之降廣東參政，既有以飛章。無姓名，上章者，若飛來也。謗國是者，

其語復多侵亨，吉祥于是復訴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窮治鍛鍊，無所得，

摘其誥詞，纒禹神功語為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

黔首。黔，黑也，秦謂民為黔首，以其頭黑也。謫戍雲南金齒，有貞去而曹石益專橫矣。**編**以戶部侍郎

陳汝言為兵部尙書。**綱**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

阿比，表裏為奸。**編**秋七月，謫內閣。始贊善岳正為廣東欽州同知。**綱**初，正入直

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過重。」上頷。據

之正退語。去聲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

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

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情，故令早自為計，上不悅。

會承天門焚，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奸邪蒙蔽狀。石亨見之怒，遂指為謗訕，因有是謫。陳汝言故恨正，復中以私事戍肅州衛。陝西行都司。編九月，敕左順閤者，守門官也。

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指石不得輒入。編上頗知石亨等驕恣，然念其功，閒屏

人語。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既又與賢語及奪門

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

必奪？且內府門寧當奪耶？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故對

曰：「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

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為社稷

之心哉？」上大悟，寢鍊之。編冬十一月，逮陳汝言下錦衣獄，籍其家。編給事中

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勞亂法，賊私籍籍，盛極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鍊籍汝言物

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閒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暮，得

賂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俯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

卷六

李賢  
非門論

明紀

英宗睿皇帝

**編**戊寅二年春正月皇太子出閣始讀書。**編**遣建庶人出居鳳陽。**編**庶人建文

幼子也入禁大內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上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

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

之堯舜之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在任自為之」遂

遣居鳳陽聽其婚娶出入自在庶人出禁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熱文太

子建文君遂無後。

**編**己卯二年秋八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編**彪性陰狡兇暴出鎮大同素侮

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稱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

功屢召還彪乃陰使大同千戶楊斌等五十人詣闕乞留為鎮守上知其詐下

彪獄詞連石亨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令以本籍歸第。

**編**庚辰四年春正月石亨謀反伏誅。**編**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

讀建文

義

心

石彪下

石亨謀  
反伊誅

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

私第，語錦衣指揮使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者。」旺敬不知所

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宋太祖趙匡胤，初為周殿前都點檢，奉命率兵禦契

丹，次陳橋，遂謀變，還汴，稱皇帝，尊周主為部臣。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栗，莫敢

對。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

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今

同府朔州。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低以絕餉道，京師

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襄河，會孛來寇延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上命亨往禦之。

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先

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

敗，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見三亨

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于市。其黨童先等俱坐死。二月，詔令冒報迎駕功

陞官者，許自首。去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功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問李

曹等  
及子  
誅

宦官  
子弟  
為天

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不若令其自首免罪。」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皆自首改正。

編辛巳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殺恭順伯吳瑾。僅都御史

寇深、懷寧伯孫鏜。湯兵部尚書馬昂率兵討平之。吉祥、欽俱伏誅。方石亨之

敗也。上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

因日犒諸降丁金帛，倚為腹心。諸降丁亦念由吉祥冒功進，一旦不測，身且隨

後，相與為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

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騰之後。」魏武帝曹操，具先為夏侯氏，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後子，遂易姓曹。欽大喜。

由是陰蓄異志，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欽家，欽慮其洩，筆楚瀆死。上聞，諭欽曰：

「速改過，不悛。」證○罪無赦。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諭之。欽以故大懼，又錦衣指

揮六○杲。稿伺欽甚急。會李來寇甘涼。今陝西行都司，甘州，涼州二衛。上使孫鏜統京軍往征之。

馬昂監其軍，擇庚子味爽。日微明也。出師。于是欽與諸昆季，其黨都督伯顏也先，數

十人謀曰：「縣官見三卷持我急，不發，我為石彪續矣。遂分勒死士蕃漢軍五百



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開則擁殺鏜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爲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酒半夜可二鼓鏜與吳瑾廣義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鏜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罅闕夫聞上上止開門鏜入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鑿鐸率蕃將伯顏也先至東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卽召死士至遂杲門杲出殺之恨杲爲上伺己也寇深素善欽旣乃與言官疏劾之欽亦以此爲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殺之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馳索之賢驚出被執欽持杲頭示賢曰「今日直爲此激變非得已也可爲我草疏進上又執尙書王賢賢乃就翽所索紙爲草疏同翽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啓欽火之欽往來嘯呼擬賢刃者數舍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爽矣旣而征西軍稍集至二千人孫鏜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諾工部尙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東安門逐賊軍銳甚賊衆披靡吳瑾將五騎出覘見三卷賊猝與遇力戰死鏜子軌遇欽

于道奮砍中其膊。搏○肩輒亦死。欽懼夜竄歸。歟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

昌侯孫繼宗兵又集鑿。與平聲○盡戰。軍士奮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遂屠其家。親黨

同謀一時盡死。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磔○裂于市。

編壬午，六年，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編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贈太保，謚文端。

編癸未，七年，春，正月，以姚夔為禮部尚書。編追諡宣德廢后胡氏為恭讓皇后。

編孫太后崩。錢皇后屢為上言：「胡后見四卷第九。賢而無罪，其死也。人畏太后，斂葬

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上從之。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妒忌，上北狩，每夜

哀籲。深○呼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目。上在南城，每不快，后

曲為慰解。復辟之後，待景皇后尤盡禮焉。編秋，八月，少師禮部尚書致仕胡濙

卒。贈太保，謚忠安。編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編時都指揮

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羅

卒，聲。巡也。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逮問，只

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遂下獄。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

楊暄救袁彬

下袁彬

者駕留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猝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乃無辭。」達信之，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攀指也。一達失色，計沮，彬得從輕調南京。

編甲申，八年春正月，帝崩。編上不豫，既而大漸。見四卷第五。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

執筆，口占去聲。占，隱度也，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使書之。一曰：「東宮卽位，百日成婚。」二曰：「定

后妃名分。」三曰：「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斂器服從舊。」書畢，命玉持

付閣臣潤色，李賢與學士陳文彭時捧讀，驚愴。嘆曰：「所言皆關大體，而止殉

葬一事，尤爲盛德。」是月上崩。編太子見深卽位。編尊皇后曰：「慈懿皇太后。

一 生母貴妃周氏曰：「皇太后。」編時周貴妃傳旨，錢后無子不得稱太后，宣

德自有例。彭時曰：「胡后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

定旨名

尊旨名

分固在，若推大孝之心，宜兩宮同尊，得允所請。李賢復議曰：「正宮宜加二字。」

不然，無分別。」因定尊號，稱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編

葬裕陵。編錦衣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還。編言官劾達欺

罔，始繫獄。彬自南京召還復職，適達遣戍南丹，彬能送出城如禮，人以爲難。編

三月，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編夏

五月，以馬昂爲戶部尙書，王珣宏爲兵部尙書。編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尙書，諡文清。編冬，十月，立妃王氏爲皇后。中軍都督，王

憲宗純皇帝。名見深，英宗太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歲而崩。

編乙酉，憲宗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

宗彝，于謙子冕，謙壻朱驥，各回原籍，給還家產。編冕訟父冤，上追復謙官，遣行

人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編夏，四月，荆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流民劉千斤反。劉千斤，名通，正統中，與

妖僧九天業謀亂，天順末，有石和尚名龍，糾衆四散劫掠，通約同舉事于大木廠，聚衆至四萬餘人。編秋，八月，以彭時爲兵部尙書，仍兼翰林院

學士。

編丙戌，二年春，二月重脩闕里廟成，帝製文紀之。編起復大學士李賢，賢固辭，

不許。編賢以父喪去位，詔奪情起復，賢固乞終制，不許。命內侍林興護送賢還

鄉視葬。編夏五月，李賢還京，命入閣視事。編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命入

閣視事，脩撰羅倫上疏劾賢，請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琪，二人皆不

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上惡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編脩尹直引文

彥博待唐介故事。宋仁宗朝侍○文唐介，劾文彥博知谷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帝怒貶介為英州別駕，後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言于帝，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彥博封潞國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編襄陽賊劉千斤

僭號于南漳。今襄陽府南漳縣。命撫寧伯朱永，尙書白圭，督兵討平之。編冬十二月，少保

吏部尙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

編丁亥，三年春，三月，召商輅至京，復為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辦

事。編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脩撰。編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編周太后

弟長寧伯或與眞定今直隸真定府。武強縣民爭田，命韶往勘之，韶至田所環視之，歸

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安有空間可以別

李賢不效文潞

誠謂直  
時震一

此一定  
之禮  
錢太后  
議合葬  
之

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言官交章救之，得釋。先是詔之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編秋七月，追封漢儒董仲舒為廣川伯，宋儒胡安國為建寧伯，蔡沉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編以李秉為吏部尚書。

編戊子，四年，春，二月，固原

今陝西平涼府固原州。

七官滿四，據石城反，官軍討之，失利。編夏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編錢太后崩，命大臣議葬所，眾相見莫敢先發。大學

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見四卷第五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

部尚書姚夔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慈懿無子，且有疾，宜別葬。」彭

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臣子豈忍議別葬。」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

閣諸大臣面議。彭時曰：「合依禮而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太

后有礙。」學士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

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天

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

下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葬于左，而虛

其右，以待後來，指周太后則兩全其美矣。上感悟，明日傳諭，卿等如前議行。**編**秋

八月，命都督同知劉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太監劉祥監軍。

帥京營兵四萬討滿四。**編**冬，十月，以商輅為兵部尚書，仍兼學士。**編**十一月，劉

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編**己丑，五年，春，正月，吏部尚書李秉罷。**紀**秉素剛介，給事中蕭彥莊受屬視誣

劾之，遂致仕。**編**三月，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萬時

貴妃有寵，安遂認為同宗。**編**夏，六月，以姚夔為吏部尚書。

**編**庚寅，六年，秋，七月，皇子祐檉擇生。**紀**妃所生也。初，妃有娠，震○懷孕也萬貴妃知

而恚，惠○怒眼也之，百方謀害，胎竟不墮，至是生。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

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靈宗初即位，立吳氏為后，尋廢立王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編**辛卯，七年，春，正月，定漕米長運法。**編**冬，十月，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

**編**壬辰，八年，秋，七月，隴州屬陝西鳳翔府。大風雨。去聲。薄○雷雨冰也，穀梁傳註：雹者陰脅陽，臣僇之象。**紀**雹有大如

定漕米長運法  
雷大如

山吼三日

牛者五長七八尺六日方消隴州北山吼

許備

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編**癸巳九年春二月吏部尙書姚夔卒

贈太保諡文敬

**編**以尹爰爲吏部尙書**編**命中

官至兵部查西洋水程**編**時上好寶玩有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

獲奇珍異貨無算上乃命中官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尙

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遣都吏往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置他

處都吏檢之不得大夏亦祕不言會言官交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之

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

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尙何追究

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揖而謝之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

後大夏果至兵部尙書

**編**夏五月以商輅爲戶部尙書萬安爲禮部尙書仍兼舊職○冬

十一月帝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

**編**甲午十年冬十一月復郕王帝號**編**上諭羣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阼

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

疾彌甚而留連將死之際也。聞書，顧命篇，病日臻既彌留。

之際奸臣貪

堪

彭時編  
纂宋元  
綱目  
復郕王  
帝號

此位不  
久當屬  
公

劉大夏  
檢舊案  
置他處



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賓。謂崩也。未及舉復，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承先志。郕王宜復帝號。

「其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編乙未，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編命吏部侍郎劉珏許

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編皇太子祐薨，諡悼。編皇太子薨，內官漸傳西宮

有一皇子六歲矣。萬貴妃驚曰：「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召皇子入昭

德宮，徙紀氏于永壽宮。編夏六月，皇妃紀氏薨。諡曰，恭恪。止傳淑也。編妃薨日，天色皆赤，人

疑為萬貴妃所燒。朕去聲，亦作醜。鴆酒，有鴆毒也，鴆毒鳥，以其毛濯酒，飲之則殺人。云。編冬十一月，立皇子祐榿為皇

太子。

編丙申，十二年秋，七月命宋儒朱熹十世孫敦。朕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祠祀。

編命增孔子廟籩豆，佾舞之數。編國子監祭酒周弘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

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尙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重輕，請

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唐玄宗年號。封文宣王，被之竟冕，樂用宮縣。周禮：縣，縣鐘磬也。

增孔廟籩豆數

周禮天子袞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

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

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弊之

制，至徽宗始如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前人之容貌。徧天下，而被天子

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

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敕廷臣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數與

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

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編**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兄去聲調刺直威直探年少黠

聞入譎，上寵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衆，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資緣入

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

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別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永樂中，盡戮

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見四卷第四。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

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探以聞。**編**夏五月，罷西廠。**紀**

商輅疏  
汪直劾

復西廠

商輅等  
致仕

汪直羅織人罪數朔起大獄任用錦衣百戶韋瑛縱肆貪暴臣民悚怵大學士

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陛

下委聽斷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羣小也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

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逞梟有以激之一旦禍興卒猝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

革去西廠罷汪直以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入上命去西廠遣太監懷

恩數夫聲直罪責之謫韋瑛戍宣府編六月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編御史戴

縉言「近年災變洊薦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難治釐治奸

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

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覬記○希進故頌直其自陳

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左都御史李賓難于施行也御史王億言汪直

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上以二人言復西廠直

仍刺事編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為兵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編時越附汪直駭御史馮璿貫排諸大臣輅既致

仕遠等相繼自陳去。編秋七月。以余子俊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少保。編冬十一月，以馮瓘爲大理寺丞，戴縉爲尙寶司少卿，縉尋擢僉都御史。王億爲湖廣按察副使。

編戊戌十四年春二月，命皇太子出閣講學。總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東宮，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竟辭之。太子常呼吉爲老伴。一日太子念嵩里經，而吉適至。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太子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左右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編夏六月，命太監汪直往遼東處置邊務。

編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加吏部尙書尹旻太子太保。汪直爲之請也。編夏六月，遠整飭

遼馬文升下獄

遼東邊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初，陳鉞巡撫遼東，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至遼東，鉞戎服伏道左，文升獨與直抗禮。左右多譽

平聲鉞毀文升，鉞又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見二卷。至京，鉞賂直，言

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奏文升妄啓邊釁，擅禁農器。

乃遣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往訊。直繆致恭敬，深自結納于聰。聰上報，竟如直言。

遂逮文升下獄，謫戍重慶。編上聲秋七月，命汪直行。邊編冬十月，遼東巡撫陳

鉞請討海西，以撫甯侯朱永為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直既至遼東，

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遇直于廣甯，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出塞掩不備，焚

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歲祿，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

戶部尚書已而海西諸部以復仇為辭，深入雲陽、清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

以徇。邊將斂兵不出，鉞隱匿不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彝為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宗彝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編十二月，以陳鉞

為戶部尚書，掌部事。

命汪直行邊 汪直討海西

黃精般

復罷西廠

李孜省用事

編庚子十六年春三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尙書王越率兵出塞襲敵于威甯破之延封敵編夏五月以周洪謨爲禮部尙書編秋七月逮巡撫陝西右副

都御史秦紘寄伯下錦衣獄既而釋之夫聲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擒治不少

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黃絹一匹敝衣數件上

親閱嘉嘆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夫聲紘巡撫河南汪直亦

以事至紘與抗禮不爲夫聲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編以陳鉞爲兵部尙

書編冬十月以國子監祭酒邱濬爲禮部侍郎仍掌監事

編辛丑十七年夏四月命汪直監督威甯伯王越軍務赴宣府相度擊賊事宜

○冬十二月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

編壬寅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廠編先是夫聲有盜越皇城入西內東廠校尉緝獲

太監尙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賚汪直聞怒曰「銘吾所用乃背吾獨擅功」思

有以傾之銘懼潛以直構禍事達于上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

宮頗攬權惡直浸淫上亦漸疎之于是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非國體萬安亦

謂宜罷劉珝不可。上竟罷西廠，中外欣然，珝有慚色。編冬十二月，進吏部尚書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珝，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湯編癸卯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編直與總兵許甯不協，巡撫郭鏜以聞，故有是命。編秋八月，汪直有罪罷。紀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曰：

「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遂罷直，削越、威甯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鉞及戴縉革職為民。召還馬文升，以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諛諧，諛諧戲也，諧和語之言。恆于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日，丑作醉者，虛去聲。醉怒也。酒

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酖罵如故。」又曰：「駕至，酖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

阿丑諛

徐鏞劾

僧繼曉

建永昌寺

林俊効  
繼曉  
梁芳

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尋尙銘亦有罪黜，籍其家。韋瑛謫萬全衛，尋伏誅。**編冬**，十月，以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

**編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編三月**，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編準**爲人平恕清儉，蒞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由是中外安之。**編冬**，十月，建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後府經歷張獻獄。**編僧繼曉**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夤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善世，賜美珠楮十餘，金寶不可勝升紀。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于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剏建永昌寺。大臣諫官皆不言，于是林俊上疏言：「今歲以來，災異屢見，京師地震，陵寢動搖，鑒戒之昭，莫此爲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可爲流涕。而僧繼曉欺罔聖德，發內庫銀建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



也。芳傾覆陰狠，引用奸邪，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庫殆盡。家貲山積，恣尙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飢民之死，莫

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

死不言，以爲陛下仁聖之累。一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貶雲南姚州屬姚安府。

張敞救  
林俊

判官張敞上言：「今二邊未靖，四方灾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

恐陛下不得盡聞。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

哉。伏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讜論無隱。」上以敞回護林俊，貶雲

南師宗州

屬廣西

知州。南京兵部尙書王恕上疏曰：「邇聞刑部員外朗林俊，陳

言過直，干冒天威。後府經歷張敞爲林俊陳情，亦蒙逮問。臣當以二人爲戒，而

復敢進言者，實爲天下國家慮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

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

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敞言之。今悉置之干法，人皆以言爲諱。

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

王恕諫  
罪林俊  
張敞

星隕有聲

復林俊張獻官

御硯懷恩

星變專為內臣壞法

宗社可鞏拱固，天命可永保矣。」疏入，留中。

**編**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求直言。**綱**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

璣，進士敖毓元，俱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疏入，俱留中，尋皆以他事謫

之。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巡撫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夤緣

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

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幾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

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如此。**編**復林俊、張獻原職。**綱**初，林俊之劾繼

曉下獄也，事且不測，獨太監懷恩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

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誣我。」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

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使人謂鎮撫司曰：「

若等諂梁芳，合謀傾林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

御馬監太監王敏請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怒曰：「星象示變，專為我輩

內臣壞怪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汝

外廷無

王恕忠

泰山屢

商輅綱目

矣。敏鬱鬱而死。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

下刑獄，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

上命覃尋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也。」時尚書余子俊

在兵部，恩語之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

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編三**

月，泰山屢震。**編**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府。凡大震者七次，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儲意，而

未宣露。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編**秋九月，大學士劉

羽致仕。以李孜者，左道亂政也。**編**冬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

閣參預機務。

**編**丙午二十二年春，三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編**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

罷，既而黃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朔改。」語多激切，忤上意，遂

令恕致仕。**編**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編**輅字弘載，淳安今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鄉會

殿試皆第一，奉敕纂脩續資治通鑑綱目，卒年七十三。諡文毅。**編**以馬寅為山

馬寅三  
可惜

召王恕  
爲吏部  
尙書

東布政使。綱寅在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抑降志。嘗語去聲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嘆爲名言。綱冬，十月，加大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彭華爲禮部尙書，尹直爲兵部尙書，並加太子少保。

綱丁未，二十三年，秋，八月，帝崩。綱上不豫，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己丑，上崩，年四十歲。綱九月，太子祐楹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綱

立妃張氏爲皇后。壽帝侯，張綱李孜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綱太常卿道士

趙玉芝，鄧常恩，謫戍邊。番僧國師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佞豎汝梁芳，陳喜等

往孝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繼曉尋伏誅。綱冬，十月，召王恕爲吏部

尙書。綱初，太監懷恩以直道屏丙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大學士萬

安諛佞，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召恕，遂有是命。綱十一月，謚生母淑妃紀氏爲

孝穆皇太后。綱上念吳后保抱之恩，命宮中進膳如太后禮。綱大學士萬安罷。

綱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

萬安夜  
望三台  
星  
邱濬進  
大學衍  
義補

帝耕藉  
田

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于內中得一篋。怯○箱也。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

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論

之，遂命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編禮部右侍郎邱濬進所

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編先是，濬以真西山太學衍義。見四卷第十一。有資治道，而

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己

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

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編葬茂

陵。

孝宗敬皇帝 名祐樞，憲宗第三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歲而崩。

編戊申，孝宗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編

文升陛見，現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

自奮勵，知無不言。編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編二月，帝耕藉田。編上耕藉田。一見

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

卷第七

儲書請起用五  
人疏

下湯鼎  
劉鑿賦

劉吉使  
余鷗伺  
湯報  
劉鑿與

稽艱難，豈宜以此澆亂宸聰。一卽斥去。編以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直文淵閣。編三月，帝視學釋奠。見卷二先師編起用，謫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

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編先是，五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

權。上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之間，毒霧

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

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起用之。編加贈前少保

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改諡忠肅。編初開經筵，少詹事楊守陳

上開講，勤政疏，上嘉之。詔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生

而不名。編冬，十月，以耿裕爲禮部尙書。

編己酉，二年，春，二月，以馬文升於兵部尙書。編下御史湯鼎。泰壽州知州劉鑿

獄。編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府，嘗語藉，朝廷不欲開言路。藉卽以其言劾之。

已而安、直皆免官。藉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在，不足慮也。

吉使客徐鵬啗。淡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藉。藉家壽州。屬江南鳳陽府。知州劉鑿與書。

鴻鼎出

鄒智神  
色自若

彭韶不  
為判案

夏彥効  
劉吉

定預備  
倉

何喬新  
執法不

言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鼎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濱危，賴

鼎復安之兆也。鼎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衣獄。辭連庶

吉士鄒智，智身親三木。在頸，及手足，柳扭械也。僅餘殘喘，神色白若。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

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石城。今廣東高州府石城縣。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鏞，侯上言：

「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鼎等，皆以言獲罪，實大學士劉吉誤陛下，

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奏，留中。鏞謝病歸。編夏五月，以彭韶為

吏部左侍郎。編王恕為尙書，得韶為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

編庚戌三年夏四月，定預備倉。編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

得失。編吏部侍郎彭韶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

尙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房微杜漸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

常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減齋醮，魚去聲罷供應，省營

繕。」上採納之。

編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尙書何喬新致仕。編喬新執法不回，每重王恕，不平

事雖十  
害不爲

劉棉花

王華請  
御經筵

邱濬言  
時政之

劉吉，吉銜（改）恨也。之嗾（改）戲也。御史鄒魯，誣奏喬新受餽遺，（去聲）下獄。鞫訊無驗，遂致仕。

歸。編以彭韶爲刑部尙書。編秋八月，吏部尙書王恕上疏乞致仕，不許。編恕時

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

己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卽引疾求

退，上每溫詔留之。編九月，大學士劉吉罷。編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言必

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

仍進秩，人呼爲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編冬十月，命禮部尙書邱濬兼文淵

閣大學士，典機務。

編壬子五年春二月，立皇子厚照爲皇太子。編右諭德王華上疏請帝恆御經

筵。編略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間（諫）旬日始一行，則緝熙之功，

毋乃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易卦，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君子終日乾乾。）而宋儒程頤所謂涵

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始可免于「一暴

十寒之患」。上嘉納之。編夏四月，大學士邱濬上疏言時政之弊。編大略言：「



弊

王恕  
開納事  
例

河決張  
秋大夏  
治決河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甲，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異物。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為切中時弊。**編**冬十一月，詔停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紀**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編**癸丑六年春三月，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為外戚宦官所嫉，又與大學士徐溥不協，乃辭疾歸，後二年卒，增太子太保諡惠安。

**編**吏部

尚書王恕致仕。

恕，與大學士此濬不協，乃長去，詔允之。

**編**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以禮部左侍郎倪岳為禮部尚書。

**編**甲寅七年春二月，河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紀**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周覽形

楊茂仁  
請專委  
劉大夏

西域進  
獅子

勢。上言：「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勢難猝治，當于上流分導，南下再築長隄，低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楊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轉委大夏。水陰也，其應為內官，為外寇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入，興等奏茂仁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府同知。**編**秋八月，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邱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編**冬十月，西域進獅子。**紀**倪岳言：「獅者外域之獸，真偽不可知，縱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域所笑。」詔還之。

### 卷七

明紀

孝宗敬皇帝

**編**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大學士邱濬卒。

濬，字仲深，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莊。

**編**命禮部侍

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參與機務。**編**張秋隄成，召劉大

夏爲戶部右侍郎。編秋八月設江西巡撫于南贛。幹○今江西贛州府。紀時汀漳。今福建汀州漳州二府。

多盜嶺南。今廣東省。姦民附之。故添設憲府於要地以節制焉。

編丙辰九年春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紀華講唐。肅宗朝。李輔國與張后

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以諷上。上樂聞之。特命賜食。編夏

四月以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尙書。禮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尙書。編秋八

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書諫燒煉齋醮之事。編溥等以內官李廣

楊鵬引用劉良輔左道惑亂乃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皆召儒士

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覩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必繫

於彼。正士旣疏則邪說乘間。閉○乘空開處。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

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

煉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甚慘。矧熒惑。見二卷第十。失度太陽無

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遠

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上嘉納之。

七華日  
殿講文華

纂附大  
明會典

罷遊後  
苑

京師風  
霾各省  
地震

熊之爲  
北宜慎  
火

編丁巳，十年，春，三月，命內閣及翰林院官纂脩大明會典。編帝罷遊後苑。紀上

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

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編夏五月，京師風霾，埋○猶雨，土蒙

終風且霾。寤音蒙。各省地震，詔求直言。紀祠祭郎中王雲鳳上言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

辦傳奉諸事，上嘉納之。

編戊午，十一年，春，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

陽謝遷，並太子少保。○進兵部尙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部尙書白昂

太子太保，戶部尙書周經，禮部尙書徐瓊，工部尙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太

子少傅。編皇太子出閣講學。編夏六月，有熊入京城，乾清宮災。紀京師西直門

有熊入城，馬文升謂野獸入城，宜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

曰：「熊之爲兆，宜慎火。」未幾，禮部燬，禁中亦火，乾清宮災。或問孟春此占出

自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見宋紀紹興高宗年中，永嘉今浙江溫災，前數

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也。趙允綬號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

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之七八，予憶此事，不料其亦驗也。編冬，十月，少師華

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未幾卒，贈太師，諡文靖。編太監李廣有罪，自殺。編廣以左道見寵任，

權傾中外，會幼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于廣。廣懼，飲鴆。見上卷第五。死。上命搜廣家，

得納賄簿籍，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

而多若是。」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籍沒之。

編己未，十二年春正月，給事中楊廉上疏，請講大學衍義。見上卷第八。從之。編冬，十一

月，甯王覲錫卒。上高王宸濠嗣。紀宸濠，甯甯濠，舊在大甯，太祖子初封之地，後徙封江西南昌府，仍號甯王。康王覲錫庶

子，初封上高今江西，瑞州府，上高縣。王。至是覲錫卒，宸濠嗣為甯王。

編庚申，十三年夏，五月，吏部尚書屠滹容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

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罷。各以坐變，之致仕許之。編以右都御史倪鍾為戶部尚書，掌詹

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

曾鑑為工部尚書。編夏，六月，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南京刑部尚

書戴珊為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

黃米白

宸濠嗣為甯王

王哲巡  
按江西

一哲上  
哲之

**編**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紀**馬文升上言「祇畏變異痛加脩省勸上積金帛以備緩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計之地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上嘉納之。**編**秋九月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倪岳卒。**編**冬十月以馬文升爲吏部尙書劉大夏爲兵部尙書。

**編**壬戌十五年春二月倡鍾罷以南京兵部尙書韓文爲戶部尙書。**編**夏四月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紀**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時天旱種不入土哲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民有女奴自逃其讐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旣成哲復訊覓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於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久之真盜得始皆愧服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編**癸亥十六年春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謝遷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並加太子太保。

吳寬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編**夏五月。京師大旱。**紀**劉大夏因言兵政之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開陳所言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上覽奏。嘉納之。上嘗問「大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召內閣。略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利。以致太平。」時刑部尙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

**編**甲子十七年春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編**秋七月。掌詹事府禮部尙書吳寬卒。諡文定。

**編**乙丑十八年夏五月。帝崩。**紀**上不豫。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見二卷第八。健等入。

叩頭榻下。上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尙未選婚。社稷事重。可卽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爲令主。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

伍是書

天鳴地

震

劉瑾墓

劉健等  
連疏請  
誅八人

日上崩。編太子厚照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編秋，九月，恆星晝見。編葬泰陵。

武宗毅皇帝。名厚照，孝宗太子，在位十  
六年，壽三十一歲而崩。

編丙寅，武宗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天鳴地震。○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

三邊軍務。編以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太監劉瑾。謹二音。管五千營。編瑾陝西興

平。今西安府興平縣。人故姓淡，景泰中，自宮也。胡勢。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成化時領教坊見

幸弘治初，擢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俳優戲弄。為上所悅。上即位，瑾朝

夕與其黨八人，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底○角觝俳優戲樂也。以娛上。上狎焉。八人者，馬永

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瑾尤狎也。膾○狎給也。頗通古今，常慕

王振之為人。英宗正統中，太監王振用事。至是漸用事。編夏四月，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罷。○

以焦芳為吏部尚書。○召南京兵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編六月，雷震郊

壇禁門，太廟脊獸，奉天殿鴟吻。勿。編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聞上與八人戲

亡度。連疏請誅，略曰：「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倖貴戚，則牢



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或衆所擬議，竟行改

易，若以臣言爲是，則宜傳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往往留中不發，

視之若無。臣等因循玩愒，愒○玩愒，皆貪也。左傳，玩歲而愒日。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語甚

切直。一不報。**編**秋七月，彗。遂位二音。星見。參井，埽太微垣。彗，竹掃帚也，彗星妖星，光芒徧指如彗者也，參井二宿名，太微天

帝星宮也。**編**太白經天。見二卷第九。**編**八月，立妃夏氏爲皇后。慶節伯，夏儒之女也。**編**九月，兵部尙書劉

大夏致仕。以劾劉瑾罪也。**編**以總督官大軍務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尙書。**編**冬，十月，命

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瑾矯詔罷大學士劉健、謝遷，殺內司禮監、太監

王岳、范亨等。下刑科給事中吳紳。山西道御史劉玉獄。戶部尙書韓文具

疏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伏觀近歲以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

劉瑾、邱聚、高鳳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球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

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狎誤入。媾媾。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甯，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

占候，咸非吉祥。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見二卷羣小置之左

韓文勃  
劉瑾疏

彗星見  
參井帶  
太微垣  
太白經

焦芳泄  
謀劉瑾

李東  
獨留

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一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持不從。時內司禮監太監王岳亦東宮舊臣，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韓文等密奏上，上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尙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等亦廉察知岳等密奏事。八人者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微陛下恩，瑾等磔罕○裂尸也餒狗矣。上色動。瑾輒進曰：「害瑾等者王岳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上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陛下所欲爲，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邱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劉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奇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健遷濱行，東陽祖道。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饗行也。欵悲泣氣，咽而抽息也。欵。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

許進遠識

焦芳通 劉瑾黨 建 薄 等 衣 賦 下 銳 鏡 鏡

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殺岳亨于途，擊折

徐智臂，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尙書許進曰：「此屬得疏斥足矣，若峻其

事，恐有甘露之變。」唐文宗朝，鄭注李訓等，謀誅宦官，伏兵殿左，適金吾衛將軍韓約，在左金吾聽事後

十良驚走。詣帝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縱擊宦官，不克。十良等，命神策兵，殺訓注等，及金吾吏卒。既而果如進言。呂狝劉玉俱上疏論：「

劉瑾佞倖，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爲民

瑾既得志，于是內揣合上意，外日以深文誅求微罪，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

上喜，益謂瑾可委任矣。以吏部尙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芳

潛通劉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變紊成憲，臣工杜塞言路，酷虐

軍民，皆芳導之。編逮南京給事中戴銑先上，御史薄彥徽等，下錦衣衛獄。初

劉健等致仕，給事中呂狝充，劉滄商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尙書林瀚聞而歎息

于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正國

法，留保輔，託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題騎緹騎，執金吾，緹騎二百人。逮繫錦

衣衛獄，尋痘狝，及銑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爲民。編罷戶部尙書韓文，

錄文乘  
野宿店

王守仁  
救戴銑  
等疏

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瑾矯旨文不能防，姦落職閒住。濱歸瑾陰遣邏卒伺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文子高唐州山

東東昌府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十二月罷左都御史張敷華。以極言時政之弊，劉瑾

也。○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以許進為吏部尚書，起屠瀟

為左都御史。○謫兵部主事王守仁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上疏言「戴銑等

職居司諫，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

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遽事拘囚，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

非。然莫敢為陛下訟言者，恐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

過舉耳。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苟念及此，

甯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謹○寒疑也。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

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

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疏入，劉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

貴今

州，宣慰司，龍場驛。

驛丞既謫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江名，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慮不免，

乃乘夜佯為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

胥」之句。浙江藩臬及郡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

姓名，入武夷山。

在福建建甌府崇安縣。

中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華時為南京吏部尚書，

瑾勒令致仕。編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瑾時雜構戲玩娛。

魚上候上娛，則

多上章奏請省決。上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

編丁卯二年春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于朝堂，頒示天下。編略曰：「朕以幼冲

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

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

夢陽、主事王守仁、王論、孫槃、黃昭、簡、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

蒞、艾、洪、呂、獅、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收、相、徐、暹。

錄

張良弼、葛嵩、趙任賢、御史陳

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

黃、韶、道、蔣、欽、薄、彥、徽、潘、鏜。

湯

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

覺

楊、璋、熊、倬、朱、廷、聲、劉

奸黨五十四人

章奏悉付劉瑾

玉翰林倪宗正，遞相交通，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敕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編秋八月，進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編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罷。劉瑾惡之也。編以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務。

編戊辰三年春，三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編先是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之策，請開屯田數百里省內運」，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牆，剋期完工。而劉瑾憾一清，罷之。工亦止。至是，又惡其築邊糜費，下詔獄。王鏊言于

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脩邊，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乃得釋。編夏四月，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贈太師諡端毅。編六月，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編時

早朝，有遺書丹墀。池○階上地曰墀，天子以丹漆地故稱。者上命拾以進，則告劉瑾不法狀也。瑾大怒，

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諸監立門東監之，時暑甚，僵偃十數人，命曳葉○拖也。出。至暮，盡送下詔獄。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編逮前戶部尚書韓

文下錦衣衛獄。

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覲納。

**編**秋八月。逮前兵部尙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尙

書潘蕃下獄。謫戍。

劉瑾誣以罪，欲論死，王鏊居庸，力爲之辨乃謫戍。

**編**劉瑾矯詔以劉宇爲吏部尙書。曹元爲

兵部尙書。

**編**己巳四年春二月。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編**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

士以餘姚。

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

周禮徐子元許龍。

上虞。

今紹興府上虞縣。

徐文彪應詔。劉瑾以四人皆

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鞫。

鞫

之。吏部尙書劉宇

阿瑾意，劾有司訪舉失實，鎮撫詞連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東陽力爲

勸解，得少釋。焦芳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旣而旨下，健遷除名，禮等戍

邊，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部官。**編**三月，以錢璣爲戶部尙書。

璣附瑾，故不次用。

**編**夏四月

大學士王鏊致仕。○五月，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六月，進吏部尙書劉宇

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始

辦事。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尙

書。**編**冬十二月，追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尙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

七十五人，誥敕爲民充軍。

從部給事中，李憲言也。

勒謝遷

編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爲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編夏四

月安化

今陝西安化縣

王賓瑄

號

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太監張永提督討之。編一清

與永西行一日歎息泣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

「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願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

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且奈

何」一清曰「公亦天子幸臣今討逆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

京詭言請上閒語甯夏事上必就公問公于此時上寘鑄僞檄吸并述渠亂政

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天下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

益矯瑾行事呂彊

東漢末，宦官之賢者

張承業

唐末，宦官之忠者

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

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

且委曲脫上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卽退瑾必見殺又涕泣頓首得請卽

行事毋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編劉宇罷。編宇附劉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免。編秋八月劉瑾伏誅。編



寘錦就擒，是月望日，張永至自甯夏，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甯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當夜卽命禁兵逮見二卷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

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披衣起，趨出戶，被執，就內獄。明日降爲奉御，閑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初，上尙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襲，袞袍八爪，金龍四魁盃，甲三千，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吏部尙書張綏送都察院獄，于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

林俊  
用魏

張芹  
李東陽

瑾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陵遲之。三日，梟其首，諸被害人爭買其肉啖之。瑾親屬皆論斬，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子編脩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並削籍爲民。編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圮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李東陽奏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永等之功，故加恩典。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于別宮，收召老老臣劉健、謝遷、林瀚、王奎、韓文等，以脩舊政。」又言：「劉瑾雖死，而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如瑾者。」詞旨剴切，大忤左右，不報。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梁儲少保。並武英殿大學士。

編辛未六年夏四月大學士劉忠致仕。編五月致仕兵部尙書劉大夏卒。贈太保 諡忠宣

編江西四川盜起。紀攻破州縣。到處劫掠官民。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橫行

畿甸。京師戒嚴。編秋八月命惠安伯張偉等統京營兵討流賊。編流賊劉六趙

風子等分寇河南山東州縣。編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賊無功。逮下獄。偉革爵。

中錫死獄中。編冬十月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調宣府大同邊兵討賊。○流

賊攻徐州掠淮西。編十二月趙風子破裕州。屬河南南陽府。同知郁采死之。編進禮部

尙書費宏文淵閣大學士。以禮部左侍郎傅珪為禮部尙書。

編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大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編致仕少師吏部尙書馬文升卒。贈太 諡謚

編夏五月趙風子被獲。誅之。編劉六等乘舟往來。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四方 之風

舟覆。賊盡死。編冬十月召大同遊擊江彬等入京師。編彬宣府人。驍勇狡險。時

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于山東。惟殺掠良民以邀賞。班師入京。賂錢甯引

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

黃河清

召江彬 師等入京

院陽宸建

堂以錢衛

廢書

帝位徽

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邊卒縱橫驕悍，都人苦之。上嘗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禁中。千戶周麒常叱之，彬竟陷麒死。于是左右皆畏彬。**編**十一月，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從之。

**編**癸酉，八年夏，四月，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潛號離宮。**編**宸濠懷不軌，術士李自然妄稱天命，謂宸濠當為天子。又招術士李日芳等，謂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編**六月，以王瓊為兵部尚書。**編**冬，十月，以錢寧掌錦衣衛事，賜姓朱。**編**寧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嚮能家，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嘗醉枕<sup>去</sup>寧臥。百官候朝至<sup>補平聲</sup>哺，<sup>申時</sup>莫得帝起居，但伺寧。寧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即中害。時內臣張銳掌東廠，威勢與寧埒也。<sup>劣</sup>等中外號曰「廠衛」。

**編**甲戌，九年春，二月，命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靳<sup>僅</sup>貴為文淵閣大學士。**編**帝始

宸濠自稱國主

胡世寧發憤上疏

江西象生

微行。**紀**上微行黃花鎮等處。近倖朱寧、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

止。**編**三月，寧王宸濠自稱國主。**紀**妄傳護衛為侍衛，改令旨為聖旨。宸濠欲令

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俞諫不可，又嘗去其左右為患者。濠深銜也。懼之。

**編**乙亥十年春，三月，大學士楊廷和罷。以父卒去位**編**夏四月，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

清兼武英殿大學士。○以陸完為吏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彭澤掌都察院

事。**編**秋八月，以毛紀為禮部尚書。**編**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劾奏寧

王宸濠罪，詔下兵部移文寧府，令鈐束其下。**紀**時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

世寧發憤上疏，略曰：「寧王自復護衛以來，正德五年八月革去護衛，去年三月復。騷擾閭閻，鈐束官

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羣盜也。伏乞聖明廣集羣議，

簡命才節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之以大權，銷隙寢邪于無形，敕王

自王其國，仰遵祖訓，勿撓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頗懼，委過近屬以自解。

未幾，宸濠奏胡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賄營內旨，逮繫詔獄，尋謫戍。**編**以河

南左布政孫燧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編**十一月，江西豕生象。

王守仁  
巡撫南

孫懋  
劾江彬

編丙子十一年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贈太師諡文正

編八月大學士楊一清

致仕以掌詹事府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編丁丑十二年夏四月命禮部尙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以毛澄爲禮部尙書

編秋七月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八月帝出關遊獵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至

是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不報彬爲上營鎮國府

第于宣府輦連上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時時入民家益索婦女以進上樂之忘

歸編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諸城上時獨乘一馬鹵簿天子儀衛曰鹵簿侍從皆不及

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去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

北寇數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引去編冬十月帝還京師南南京

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都督江彬自進用以來專事從諛導非或遊獵馳

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

府，又過大同，以致寇騎深入應州，使當日各鎮之兵未集，強寇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見五卷第四。之轍哉！是彬在一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上還京，封江

彬平鹵伯，許泰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編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郊祀畢，復出關遊幸。太皇太后

崩，乃還京。編夏六月，帝復議北征。塞有警，上議北征，自稱威武

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

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不聽。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趨，令草制。

儲對曰：「他可將順，孝經，將順其美，注將行也。甘有美善，則順而行之。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

草制，齒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編七月

帝北巡，先是上旣還京，輒思宣府樂，稱曰：「家裏。」至是復歷宣府，至大同。

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鑾，不聽。編冬十月，帝幸榆林。自上偏頭關渡河，

幸榆林。今陝西會同榆林衛。江彬索金璧裘馬數十萬，南京禮部右侍郎楊廣、兵部尙書喬

梁儲不  
肯草制

帝北巡  
家裏

宇上疏諫止不報。

編己卯十四年春二月帝自榆林還京師。編三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制下南巡。編上欲登岱宗。泰山也。爲衆山之宗，五嶽之長。歷徐揚至南京臨蘇

浙。浮江漢祠武當。山名，初名太嶽，又名太和，在湖廣，襄陽府均州。徧歷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制下人

情洵洵翰林脩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尙書陸完迎謂曰

「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完意蓋以阻言者也」于是舒芬疏先入郎中黃

鞏倪宗正員外陸震聯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

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鳳

陸俸等率部僚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敍等行人司副余廷

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

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是七人跪午門外五

日林大輅周敍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

京師連日陰霾。見上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金

澤以會  
閣下諫  
南巡

制下南



張英  
袁士  
哭誅

帝宸  
宸反

吾衛指揮張英者，肉袒挾兩囊，土數升，當蹕見二卷第五道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內旨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謫外任，黃鞏等七人，俱廷杖五十。徐紱戍邊，鞏震良勝潮俱削籍。林大輅周敍余廷瓚，廷杖五十，降級外補，死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概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劉珪，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編夏六月甯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編先是，朝廷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宸濠，元等方行，而京師競傳以爲且擒治甯王。宸濠偵竊○諺者，日遊偵謂之細作。卒林華者卽兼程逃歸，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罷宴，遂密召奸黨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殺其不附己者，因而舉事。乃夜集鄱陽見一卷第四。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飭兵器以候，待旦急召致仕侍郎李士實入，以謀反告之。士實唯唯。

孫燧  
許

馬思聰  
黃宏  
死

而已。尋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毅然曰：「密

旨安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宸濠，厲

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命縛燧。衆

駭愕，相顧失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

殺耶？」顧燧語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尙何言？」宸濠并縛之。訊逵且

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宸濠喝校尉火信等拽燧

逵，出惠民門外殺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濂，參政陳杲

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并太監王宏，俱械鎖下

獄。思聰、黃宏不食死。劉養正、常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祝意宸濠，至是與李士

實謀，令參政季敷，效僉事潘鵬，師夔，持檄，吸諭降諸郡縣。左布政梁宸，廉使楊

璋，副使唐錦，爲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以李士實、劉

養正爲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兵部尙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婁伯王

春等四出收兵。閔廿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今江西南康府。知府陳霖等遁走。

進攻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繼提督南贛軍務

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先是，福州今福建福州府。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

尙書王瓊，知宸濠且反，謂主事應典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

便宜敕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敕，令守仁查處福州亂軍。故

宸濠之叛，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守仁以往勘福建。出六月初九日，自贛起

行，十五日，守仁至豐城。今江西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億弼告宸濠反，守仁易服潛至臨江

省會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今江西吉安府。爲宜遂行。庚辰，守仁飛報宸濠反。

王瓊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丁亥，守仁集兵糧，傳檄

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

有備，皆非計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

城，即南昌府。以搗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宸濠

見王瓊先

王守仁  
起兵討  
宸濠

王瓊先

張文錦  
守仁

三人以  
忠義激

王守仁  
擒宸濠

果使人探守仁不出。編秋七月宸濠率兵出江西，攻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

楊銳指揮崔文，悉力禦之。編宸濠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滌同內官萬銳等守南

昌。自與拱滌兵。李士實、劉養正、閔廿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

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督，載其妃媵子。世子從總一百四十餘家。出鄱陽，見上

逐○船後。盧○船頭呼羅處○刺音。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戊戌，宸濠趨安慶。今江南安慶府。

張文錦、楊銳、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遂留攻安慶。時九江南康既

陷，遠近震駭。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僉事潘鵬、安慶人申宸濠令

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卷○裂。其尸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

說之，文引弓欲射鵬，鵬走免。文錦卽鵬家盡誅之。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時

朝廷聞宸濠反，乃收交通宸濠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甯、優人臧賢、尙書

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編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攻南昌，克之。宸濠解安慶圍，

還兵援江西。文定等率兵迎擊，大敗之，遂擒宸濠。江西平。編守仁、文定等起

兵會于臨江。

見上。

樟樹鎮。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徐璉引兵自袁州。

今江西袁州府。

邢珣

引

兵自贛州。

見上一南贛。

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

今江西瑞州府。

通判談儲推官

王暉

委

徐文英、新淦。

○今臨江府新淦縣。

知縣李美、太利。

今吉安府太和縣。

知縣李楫、甯都。

今贛州府都縣。

知

縣王天與萬安。

今吉安府萬安縣。

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己酉，至豐城。

見上。

衆議所往，或謂

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

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

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

于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

不若先攻南昌，甯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

可克也。甯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

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令文定等各攻一門，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

味爽。

日微明也。

各至汛。

信

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

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

匿，遂昇擧也。對攻具，至城下，梯緘斤○緘大而登城上。雖設守禦，聞風倒戈。城門有不

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擒拱條及萬銳等十餘人，散遺脅從。城中始

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壕○城下池也。塹鐵牙聲○邊城水也。期在必克。聞守仁率

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

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率大軍

繼之。二十二日，謀謀○今之細作報至江西。守仁乃集衆議，或謂甯王兵盛，憑其憤怒，

悉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

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會矣。守仁曰：「甯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

以威，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

戰自潰矣。是日，撫州今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亦率兵至。二十三日，謀報宸濠先鋒已

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率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

邢珣率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賊

兵乘風鼓譟而前，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

火焚  
足變不移

及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陣，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璉德孺兵合勢夾擊，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今江西建昌府知府曾璵命等率兵至，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陳槐率兵四百，合知府林懋兵攻九江。曾璵率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南康九江兵至明日，并力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文定急斬先却者以徇，行示也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戰，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珣擊其左，璉德孺擊其右，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明日，宸濠朝羣臣，執其不盡力者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復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徐吉等數百餘人，擒斬賊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曾璵、陳槐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將士執宸濠入。

不用婦  
亡人言而

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宸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遂頓首不言。初，宸濠謀反，妃婁氏泣諫，不聽。及被擒于檻，見四卷車中泣語，去聲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守仁為求婁妃尸葬之。**編**八月，帝下詔親征。

**綱**時王守仁擒宸濠捷書未至，諸將各獻擒宸濠之策，上欲亦假親征南遊。太監張永見錢甯賊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于是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劉暉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吸上方出師，駐蹕，見二卷良鄉，今直隸順天而守仁捷書至，且慮有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奏入。上屢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回鑾，不聽。**編**九月，帝至南京。**綱**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鄱陽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同體。軍論功屢遣人至廣信，今江西廣信府止之。守仁不得已，乘夜過玉山，今廣信府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以進。張永已候于杭州，今浙

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既經大亂，繼之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



張永言  
王守仁

張永備  
言守仁  
之忠

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宸濠為脅從今將成土崩之勢然後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

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意將順八。見上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

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宸濠付之乘夜渡浙江在

少中地 越越今浙江 紹興府 還江西編命王守仁巡撫江西擢吉安知府伍文定為江西

按察司贛州知府邢珣為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初江彬張忠等謀欲奪功誣

守仁初附宸濠及其勢敗然後擒宸濠攘功太監張永知其謀語去家人曰

王都御史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至

是永復命先見上備言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之意彬等毀遂不入張忠

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無君可知上召之守仁即奔

命至龍江將進見忠殊失意又從中阻之守仁乃綸州巾野服入九華山在石埭池

永聞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欲棄其官入山為道士

由是上益信之乃有是命編冬十二月宸濠至南京上欲自以為功乃與

諸近侍戎服整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爲凱旋狀，旣入，囚禁之。

編庚辰十五年冬十月，帝自南京班師還京。**綱**先是，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巡撫

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于內。上之

疏入，始議北旋。**綱**十二月，宸濠伏誅。**綱**上至通州，屬直隸順天府。賜宸濠死，燔其尸，餘

黨至京師，磔突○製尸也。誅之，獨押王守仁功未敘。

編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至京師。**綱**江彬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綱**

加蔣冕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以石砧寶爲禮部尙書

兼翰院學士，掌詹事府。**綱**三月，帝崩。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利等定議，奉遺詔

迎立興獻王世子厚燂。**綱**上寢疾，豹房旣而大漸。見四卷第五。丙寅，上崩。皇太后張氏與

楊廷利等定議，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乃爲遺詔，遣太監谷大用，韋霖，張錦，壽

甯侯，張鶴齡，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尙書毛澄，齋金

符往安陸。今湖廣安陸府。藩府迎興獻王，興王，名祐杭，憲宗第四子，正德十四年薨，諡曰獻。世子厚燂入繼大統。**綱**江

彬伏誅。**綱**初，上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楊廷利等議，恐彬爲亂，祕不發喪。

宸濠伏誅

江彬伏誅

以上命召彬入。彬不知上崩，并其子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漢彬罪惡，論磔

于市，籍其家，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珠玉珍寶首飾不可勝升計。隱匿

奏疏百餘本。編夏四月，興獻王世子厚熹至京師，即位。總詔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編命禮部會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總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

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定陶共王，哀帝生親，事在建平元年。濮安懿王，英宗生親，事在治平二年。援之曰：「此篇為據，異議

者即奸諛，當誅。」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

以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

國。其崇號，則襲宋英宗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

稱姪署名，而令崇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上覽曰：「父母互易若是耶？」其再

議編五月，葬康陵。○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梁儲致仕。○以袁宗臯為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遣中官迎帝母興獻妃。○以彭澤兵部尚書編召王守

仁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編秋七月，觀政進士張璉聰上大禮疏。聰疏

曰：「朝議謂陛下入嗣太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王

議崇祀  
興獻王  
禮部

王守仁  
封新建  
伯璉  
聰疏

妃爲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延臣遵祖訓，一奉遺詔，迎取陛下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覺其明然也。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興獻王惟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陛下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悞朕。」楊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編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見帝母至通州，上聞朝廷欲考孝宗，惠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人

之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榮寵，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入，上

聞之，涕泗目出口涕鼻不止。啓慈聖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冬十月，興

獻后至通州。先是，楊廷和見追崇興獻之禮，勢不得已，乃草敕下禮部曰：

「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纘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

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

后，示非廷議意也。至是，興獻后自通州至京師。由大明中門入，上迎于闕內。廷

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

「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和廷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婚禮成，慶

宮闈加之可也。編十二月，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

部時，楊一清家居，遺去聲書吏部尙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

從之。」宇不聽。至是，楊廷和銜誠○恨也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石臨語懃曰：

「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璁怏怏而去。編起林俊爲工部尙書。都御史林

俊致仕家居，楊廷和寓書于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

張生此論聖人不易

陛下大禮未協，過于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為工部尚書。編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大學士楊廷和等乞罷歸。

不報。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諡史皇孫王夫人。衛太子，紀史良妃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即宣帝。」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鉅鹿郡南頓，生南頓令，欽娶樊氏女，生秀，即光武。

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

皇字，與慈壽孝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

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于本生之親，則與正

統魂夫聲也。涵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

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

號。母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

不報。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八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上虞朱國標聖懷鈔

周之燦星若

明紀

世宗肅皇帝

名厚謙，孝宗弟，興獻王祐杭之子，憲宗孫也，武宗崩無嗣，太言與大臣迎立之。在立四十五年，壽六十歲而崩。

**編**壬午，世宗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甯宮小房災。**紀**楊廷利蔣冕

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況迫清甯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

宗神靈，容有未悅乎？」上乃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

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編**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

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

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編**秋九月，立妃陳氏為皇后。祇臚母，陳萬壽之女也。**編**冬十一月，壽

安皇太后邵氏崩。





仗節死  
發在今  
日  
萬世瞻  
仰在此

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上朝罷，齋居文華殿，尙書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孟春曰：「憲宗朝，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見六卷四。

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廷和之子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給事中張翀充、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等凡二十有三人，豐熙等凡二十人，謝贊贊等凡十有六人，余翺等凡三十有九人，馬理等凡十有二人，黃待顯等凡三十有六人，余才等凡十有二人，陶滋等凡二十有二人，相世芳等凡二十有七人，趙儒等凡十有五人，毋德純等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禮部侍郎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珪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諭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八人

吳聲震  
開廷

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

見二

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姑令待罪。總二百

有二十人，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

之。於是編脩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詔上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曰「聖母章聖皇太后」。

一初，給事中陳洸光言事忤旨，出為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

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上悅，復以

洸為給事中。逮繫脩撰楊慎，編脩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御史張原等於詔獄。復

撲之。謫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八月，以吏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賈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九月，詔

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編乙酉四年春，三月，建獻皇帝廟。是為世廟。編冬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上命

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編進費宏少師謹身殿大學士石

席書上廟  
大禮集

珪賈詠。並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編**丙戌，五年，夏，六月，進費宏華蓋殿大學士。起楊一清少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珪賈詠並進少保。**編**秋，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編**丁亥，六年，春，二月，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石珪致仕。以少保席書爲武英殿大學士。尋卒。**編**夏，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鑾入閣辦事。**編**以

新建伯王守仁爲兵部尙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編**初，田州土官岑猛

反，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鏞討之，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已而猛黨盧蘇

王綬復叛，御史石金誣奏鏞輕信寡謀，安攘無術，上怒，落鏞職，命王守仁代之。

**編**秋，八月，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步璠爲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

**編**戊子，七年，夏，五月，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討廣西叛蠻平之。**編**捷聞，桂萼忌

之，論守仁挾詐專兵，禮部尙書霍韜上疏曰：「伏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

州，命下之日，臣竊爲守仁計曰：前巡撫調三省兵若干萬，軍餉支費若干萬，殺

死疫死民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守仁乘此大壞

王守仁  
霍韜訟

極敝之後，雖合四省兵力，支銀米數百萬，剿平報級。亦且曰：「天下大功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聖德，遂令稽啓首來服。若八寨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廣西在萬山之中，土惡水迅，氣習凶悍，八寨賊洪武間所不能平，斷藤峽賊成化初僅得討平，餘孽復熾。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蕩平，百數十年虎豹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恩田州向化之民，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不以爲功，反以爲罪，可乎？守仁擒宸濠，奸臣許泰等欲掩其功，揚言守仁初與賊同謀，又謂宸濠金帛，守仁滿載以去。當時閣臣亦忌守仁之功，不爲辨白。臣謂守仁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劾忠之臣；廣西之功，不白無以勸策勳之臣。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守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鎮臣，遂無所激勸矣。一疏奏，不報。編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謹上殿。大學士編追奪議禮諸臣官。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尙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

林希元  
荒政叢  
言

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注邪議。

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

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利為罪之魁，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

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

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娘夫禍獨深，俱發原籍為民。爾禮部揭示承天

門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一編冬十月，皇后陳氏崩。○閏月，立妃張氏為皇后。

編己丑，八年春，二月，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卒于南安。

後贈侯，  
謚文成。

編三月，前大理寺評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紀其言曰：「救荒有二難：

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

垂死貧民急饋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已死貧民急埋瘞。遺

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權借官錢以糶糴，權興工作以助賑，

權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糶，禁宰牛，禁度僧。有三

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編秋七月，以少保吏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楊一清致仕

**編**庚寅九年秋八月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卒。**編**冬十月改號孔子為先師易像

改號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

為主○十二月桂萼致仕

三途並用

**編**辛卯十年春正月帝改張璉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編**詔三途並用。**編**詔

吏禮二部循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例三途並用務在得人以稱

朕用賢之意。**編**夏六月以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殿夫為武英殿大

學士○閏月雷震午門西角樓。**編**張孚敬致仕。尋遣行人召還。**編**秋九月以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時為武英殿大學士

**編**壬辰十一年春二月進張孚敬華蓋殿大學士。**編**秋七月彗星。見上卷三。見東井

東北行歷天津掃太微垣。見同上。詔羣臣脩省。**編**八月張孚敬致仕。尋召還。**編**以汪鋌

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編**冬十月下御史馮恩獄。**編**恩上疏劾張孚敬汪鋌

方獻夫曰「張孚敬之姦久露汪鋌方獻夫之姦不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

馮恩劾三姦

吳山獻  
白鹿  
陳軾獻  
白鹿

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慧也。獻夫門庭之慧也。乞斬三姦，以應更祈之象。上怒，下恩獄。

**編**癸巳十二年春正月，進張孚敬少師方獻夫致仕。○**編**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

**編**夏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秋九月，以張孚敬攝都察院事。

**編**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為皇后。

**編**乙未十四年春正月，莊肅皇后武宗崩。○**編**夏四月，張孚敬罷。召費宏入閣。○

秋九月，汪鋳罷。

**編**丙申十五年秋九月，進李時少師謹身殿大學士。○**編**冬十一月，少師費宏卒。

**編**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編**時禮部選譯

亦○道○夏之  
言者，曰譯。

字諸生，嵩至即受貨賄，已而苞苴。

要曰苞，籍曰苴，以物相遺者，必苞苴之。

過多，更高其價。御

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

致論列，不得飾辭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脩，勿得疏辨。

嵩懼益為恭謹，以媚上。○**編**進李時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

**編**丁酉十六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編**戊戌十七年秋八月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顧鼎臣為文淵閣大學士。**編**九

月追尊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編**初通州致仕同知豐坊

上言「請復古禮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

「萬物成形于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

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耐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甯」上悅

已而嵩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文皇帝為成祖

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天下。**編**冬十二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李時卒。**編**章

聖皇太后蔣氏崩。

**編**己亥十八年春正月立皇次子為皇太子。○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武英

殿大學士。**編**二月景雲見。**編**夏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謂上御朝受羣臣賀嵩乃

作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付史館。**編**詔詣承天府。今安陸府見視顯陵。帝宗陵也

豐坊請  
獻廟稱  
宗

嚴嵩復  
阿上旨

景雲見

方士陶  
典真一  
名仲文  
致一真  
節人邵  
節人邵  
元真

進陶仲  
文為忠  
孝乘一  
真人

○**編**車駕發京師。**編**二月，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編**典真，一名

仲文。黃岡今湖廣黃州府黃岡縣。人，少為縣掾，碑喜神仙方術。嘉靖初，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

京師，時致一真人邵元節貴幸會宮中，黑眚生上聲，會，妖氣也。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

文代己。試宮中，稍能絕妖，上寵異之。至是，扈戶駕南巡，至衛輝今河南衛輝府，白晝有旋

風繞駕不散，上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

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

恙。明日，敕行在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攜其家於官。**編**夏

四月，車駕至承天府。**編**上至承天，居卿同雲宮。辛巳，詣純德山嶺在降輦連上。稽

首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皇考配，閱陵畢，詔告天下。壬辰，車駕發承天。**編**五

月，帝還京。**編**以翟鑾為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

**編**庚子十九年春，二月，京城黃霧四塞。**編**秋七月，授方士段朝川紫府宣忠高

士。○冬，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編**十一月，進陶仲文為忠孝乘一真人，領道教

事。**編**尋加少保、禮部尙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九廟災

編辛丑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絕時久陽。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電

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也吹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

部穆羣廟。惟獻廟獨存。編御史葉經劾嚴嵩罪。赦弗治。絕交城王絕。輔國將軍

表柚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二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

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之。羅夫聲卒執其籍以聞。下

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既而永壽共利王庶子惟熿與嫡孫懷熹爭立。

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為覆允。永壽莊懷王妃遣人擊登聞鼓。登聞院懸鼓。以達冤人。奏

訴。於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敕正。嵩急歸誠於上。上憫之。乃曰。表柚惟

熿襲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心任事。勿以介意。編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崩。

編王寅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進翟鑾少傅。譚身殿大學士。編秋

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編史科都給事

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汙。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擘御

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其子世蕃同惡相濟。關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

葉經劾

嚴嵩入

宮婢謀  
弒

白鶴翔  
空周怡  
賦下

殺葉經

上優詔慰留之。

編癸卯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伏誅。編宮婢楊金英等謀弒帝伏誅。編上曰：

「朕非賴天地鴻恩，曷除宮變，焉有今茲！朕晨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

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編夏四月，下給事中周怡獄。編嚴嵩既入內閣，

竊弄威權，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於是副封，

不相能。不相善也。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入，下怡獄。已而鑾以二子倖第，削籍

去。編秋九月，殺山東巡按御史葉經。編初，經劾嚴嵩受表柚，惟憶賂嵩銜也。

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諷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

使陳儒以下皆遠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編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為文淵閣大學士。

編冬十月，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為少師。編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

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也。」遂加仲文為少師。

也。力也。一遂加仲文為少師。

其少傅少保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編**乙巳二十四年春三月以嚴世蕃為尙寶司少卿。**編**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

下。**編**冬十一月許讚削籍去。**編**十二月復召夏言入閣。**編**白嚴嵩入相同事者

多罷去。嵩獨相以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上微聞其橫厭之於是詔起夏言

言至盡復其原官且加少師位在嵩上嵩甚恨之。是時嵩子世蕃為尙寶司少

卿通賂遺去聲且代輸戶轉納錢穀多所賒削。前漢董仲舒傳：民日斃月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

懼甚挈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分世蕃長跪泣

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

**編**丁未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尙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尙寶司

事。**紀**世蕃納賄日盛嵩憚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上特命馳驛往還世蕃益

橫。**編**冬十一月皇后方氏崩。

**編**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紀**嚴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怨言持己。先是鄧

學以嚴世蕃論都督陸炳言擬旨命陳狀再詣言請死有所進憂長跪而解。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陳其議復河套言主之而

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疑言以套議問嵩。

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啓釁，言雷同。曲禮：毋雷同，注，聞人之言，而附之，謂之雷同，如雷

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而切責言。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

尚書費案。左都御史屠僑皆謂言誤國。上乃命緹騎見上卷捕銑至京，因盡奪言

師傳，俾以尚書致仕。**編**二月，殺都御史曾銑。**銑**既被逮，嚴嵩復令仇鸞許之。

刑部侍郎詹瀚等阿嵩意，請銑行賄夏言論斬。棄西市。**編**冬十月，殺大學士夏

言。**編**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為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

尚書喻茂堅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入議。見一卷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

責茂堅等阿附言。值居庸關名，在古州順天府城北。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鈔交通律，

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編**十二月，謫給事中厲汝進為典史。**編**汝進劾

嚴嵩及其子世蕃奸惡，謫為典史，尋以大計削籍。

**編**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

李本入閣辦事。**編**三月，皇太子薨。諡曰莊敬。**編**冬十月，以夏邦諤為吏部尚書。

殺曾銑  
殺夏言

調厲汝  
進

俺答薄  
都城

編庚戌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鸞為宣大總兵。編以重賂嚴世蕃得之。編秋八

月俺答薄都城。謫司業趙貞吉于嶺南。編俺答入犯宣府由薊州府。入古

北口。轉掠懷柔順義。遂逼通州。復自北河東渡直薄京師。令人

持書入朝求入貢。言多悖慢。上召嚴嵩及禮部尚書徐階於西苑。曰：「事勢至

此奈何！」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毋足患。」上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

命階集羣臣議。司業趙貞吉抗言其不可。上壯之。予金五萬募戰士。而敕中無

督戰語。不得統攝諸將。因謁嵩。嵩故與貞吉有隙。辭貞吉怒。曾通政趙文華趨

入。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

事？」叱守門者。嵩大恨。已而貞吉單騎出城。徧諭諸營將。諸將皆感奮。仇鸞統

大同軍入援。肆掠畿甸。有詔勿問。俺答大掠金帛子女。而還。鸞率諸鎮兵尾之。

俺答陔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猝與鸞兵遇。縱騎蹂

躪。幾獲鸞。遂循古北口故道出塞。論功。進鸞太保。嵩論貞吉狂誕。謫戍嶺

南。編殺兵部尚書丁汝瓖。編初俺答薄都城。嚴嵩授汝瓖計。謂地近。畏師難掩。

趙貞吉  
怒罵趙  
文華

嚴嵩給  
丁汝璽

三輔

杖沈鍊  
子闕廷

沈鍊數  
嚴嵩十  
大罪

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間歸罪汝璽，詔收之。嵩恐露前畫，給台上聲曰：「毋慮，吾為若地，汝璽信之弗自白。」論死。臨刑大呼曰：「賊嵩誤我！」遂棄市。編冬十一月，以易州屬直隸保定府昌平州俱屬順天府通州屬順天府為三輔，置經略大臣。

編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杖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初，俺荅薄都城，求通貢，趙貞吉以為不可。鍊在衆中，申貞吉指不休。吏部尙書夏邦謨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不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情歸，必大捷。時嚴嵩數病寢格閣邊檄收，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報。鍊乃抗疏言：「嚴嵩受國重任，貪婪慮舍反○婪亦貪也，愚鄙，不聞諮諏郭。方略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為全家保妻子計，以朝廷之賞罰為己出，故人皆計嵩愛憎，不知朝廷恩威，因歷數上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

詔以鍊詆誣大臣，廷杖之，謫田去保安今直隸保定府。編三月，大計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衆。初，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劾嵩父子被斥，至是削籍，并黜其兄



乾楊繼  
盛為史  
道典史

開馬市  
于大同

仇鸞伏  
誅

王宗茂  
論嚴嵩  
大罪八

趙錦請  
嚴嵩請  
以應天  
變

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上察其枉，留之。然亦不問。**編**貶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楊繼盛為狄道縣典史。**編**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

俺答利貨幣。見上書送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上乃許繼盛上

疏，極言其不可。下內閣嵩等議，未決。鸞曰：「豎子不知兵，宜其易之。」密疏

詆繼盛，阻撓邊計。上意遂中變，詔逮繼盛。下錦衣衛獄，貶狄道縣陝西臨洮府典史。

**編**夏四月，開馬市于大同。

**編**壬子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二月，罷馬市。○三月，以少保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徐階為東閣大學士。**編**秋七月，俺答寇薊州，仇鸞伏誅。**編**俺

答寇薊州時，仇鸞患疽，請輿疾督戰，詔兵部尚書趙錦收鸞大將軍印綬，以總

兵官陳時代之。鸞聞命，大恚而死。徐階因奏鸞通敵誤國，詔剖棺戮屍，全家斬

於市，沒其資產。**編**冬十月，謫御史王宗茂為平陽縣丞。**編**宗茂疏論嚴嵩負國

大罪八，上謂其狂率，遂謫。

**編**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日食。**編**巡按御史趙錦請罷嚴嵩以應天變。上怒，命

逮錦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編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坐絞繫獄。初，仇鸞既誅，上忌繼盛言，自貶所月餘遷主事，隨遷兵部武選司員外。至是，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在外之賊爲俺，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謂誅賊嵩當在剿絕俺蒼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其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

壞祖宗  
之成法

竊君上  
之大權

掩君上  
之治功

縱姦子  
之僭竊

覆，先面稟而後敢起橐。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票標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卽先謂曰：『我薦之也。』罰一人，則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也。』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竊君上之大權，一大罪也。人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名曰：『嘉靖疏義。』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之義，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擬題疏方上，滿朝紛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卽叩之世蕃，乃同趙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縱姦子之僭

冒朝廷  
之軍功

引序逆  
之奸臣

誣國家  
之軍機

亂大柄

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置其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冒征蠻功奏捷，遂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鴟襲代，加陞錦衣千戶，效忠、嚴皆世蕃豢養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不肖蒙顯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荅犯內深入，兵法擊其惰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敗於京不可掩，且俺荅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劾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

失天下  
之人心

壞天下  
之風俗

嚴嵩五  
奸

左右嵩  
之間謀

納言嵩  
之鷹犬

爪牙嵩  
之瓜葛

耳目嵩  
之奴隸

濫取於百姓。陛下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

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鑿用事，始一

少變，至嵩為輔臣，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尚巧猾者以為通材，勵節介者以為矯

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

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知陛下

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厚以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遂其

逢迎之功。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諜，選○今之細作。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成事帝曰，龍

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嵩令義子趙文華為之，凡疏到，必有副本。即副封見上第五。送嵩，世蕃先閱而

後進，早為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廠

衛。見上卷第七。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籠絡廠衛，締結姻親，陛下試詰嵩所娶者誰

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

言之也。嵩於進士初選時，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

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奸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

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奸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

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執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為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穆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閤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上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古以三尺竹簡，唐律故云。嵩怒，降朝賓為高郵判官。侍郎于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編**三月，以嚴世蕃為工部左侍郎。

**編**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倭寇浙江，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如浙，緝倭賊犯。浙江文華請禱海神以殺賊，遂遣如浙。陵轢原○也。踏也。官吏搜括財物，公私苦之。**編**秋

郭景和  
不諳玄和

殺楊繼  
盛

七月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求裕吏部尚書李默禮書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炯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禮侍左侍郎閔如霖吏禮右侍郎郭村吳山並直西門撰玄文綱景利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脩諸臣猶及景和景利自疏無功辭願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東漢馬援曰：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上怒曰「景利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乃革爵安置崑山

編乙卯三十四年春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編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

綱初繼盛自謫所累遷至武選司員外常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

困公幾死今相公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齋三日乃上遂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

」又指其三木見卷六第九竊歎曰「奈何不以此囊嵩頭」司業王材詣嵩曰「人

言籍籍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邪」嵩曰「吾行當救之」令其子世蕃

謀之其黨胡植鄔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

先是倭犯江浙浙閩總督張經浙江巡撫李天龍以玩寇殃民逮至京師下獄

張氏乞  
代夫命  
疏

論死。嵩乃以經天寵疏覆奏。附繼盛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嬭去聲。寇遺患。遂下

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將刑。張氏疏言：

「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謂洗雪其冤也雪。一歲四遷。

臣夫銜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尙狃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陛下不即加戮。俾

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斤。斷筋斤二條。日夜籠籠五。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

紡績供給。部臣兩次請決。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不可

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鸛魅。鸛。姓。○鸛山神。魅怪物。左傳文公十八年。投諸四裔。

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奏人為嵩所抑。不得達。蓋殺諫臣自此始。

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編丙辰三十五年春正月。趙文華自江南還京。擢為工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編

文華與吏部尙書李默構隙。知默與嵩異。疏劾之。摘其部選策題。有漢武征四

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節不終。為謗訕上怒。收繫獄拷訊。竟死獄中。

嵩德文華。遂有是擢。編三月。以胡宗憲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浙



閩軍務。編夏五月。命趙文華以工部尚書右副都御史。視師江淮。文華至，而東南之民迎刃矣。 編

秋八月。江浙倭寇平。編冬十一月。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論平倭功也。

編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秋八月。進徐階少傅。李本

太子太保。編冬十月。嚴嵩及其子世蕃。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既編保

安。見上。即子身至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

節。乃爭為鍊罵。嵩以快鍊。鍊亦大喜。嘗束芻為偶人。三目為林甫。字林甫，唐玄宗朝奸相。 檜

秦檜，字高宗朝奸相。及嵩而射石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鹹恨也。之。而侍郎楊順來為總督。故

嵩黨也。遣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性走世蕃。告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

以閒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前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

謝曰。一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

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羊瘡痍也。楷至則與順合策。捕諸白

蓮。敦通叛者。竄入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為申理。嵩竟殺之。

籍其家。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不

三殿災

東芻射三奸

楊順路 檜合謀 殺沈鍊

趙文華  
密進藥酒方

胡宗憲  
獻白鹿  
嚴嵩殺  
王忬

足乎？一謀之楷，復取鍊二子杖殺之，并繫其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編**十二月，

趙文華罷。**編**文華既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稟嚴嵩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

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

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

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拽集出。令門者毋得為文華通。文華日憂

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然嵩意終未慊也。又

文華初賂世蕃金絲幕莫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寶髻計一。世蕃以為薄，恨之。

乃為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上方脩玄，以其疏中有病語，怒削其職，

子戍邊。

**編**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允董傳策並上疏劾嚴嵩

及其子世蕃罪下獄，廷杖，謫戍嶺南。**編**夏四月，浙江總督胡宗憲獻白鹿。

**編**己未三十八年夏，五月，殺山西總督侍郎王忬。豫**編**嚴嵩以忬愍楊繼盛死

銜之忬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為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深憾忬，嚴世蕃嘗求

古畫於悖悖有臨幅類真者以應世蕃知之益怒會俺荅犯大同入潘家口都御史鄢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巡按山西御史方輅令劾悖嵩即擬旨逮繫獄刑部尙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編冬十一月以朱熹原籍

癸精源縣屬江南徽州府子孫朱聖汝世襲五經博士

編庚申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運懋卿益通賄無

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器○冒亦食也五罪懋卿疏辨不問編冬十一月秉一真人

領道敎事少傅禮部尙書恭誠伯陶仲文卒

編辛酉四十年春正月萬壽宮帝齋居官也災紀命大學士徐階工部尙書雷禮興工

重建編冬十二月吏部尙書吳鵬罷編鵬嚴嵩黨也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

罷嵩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勒歸編進禮部尙書袁煒太子太保

入閣始參預機務紀時上漸有疑嵩意密諭徐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

君以論相爲職陛下斷自宸衷則窺伺陰阻之私自塞矣」上從之遂有是命

編壬戌四十一年春三月萬壽宮成紀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袁煒少保

林潤劾鄢懋卿

上漸有疑嵩意

徐階日親用事，東應龍之樓，小兒東樓之兆。

生專山先

嚴嵩加祿百石而已。編夏五月，嚴嵩罷。其子世蕃下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為通

政司參議。編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死或戍，縉

紳皆畏嵩不敢言。至是，徐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

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石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莊，樓俯平田，有米

草覆其上，一注矢拉也。蠟折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諸司每事詣嵩，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

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上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於理，因及嵩

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

上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轉去聲去。而下世蕃於獄，擢應龍，嘉其敢言，鄢

懋卿等屬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於是戍世蕃雷州衛，子

鵠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年最黠。閉入聲

惡，即士大夫所呼為萼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鴻為民。嵩既去，

上念之，諭徐階曰：「嚴嵩已退，伊子已服罪，敢有再言如鄒應龍者，俱斬。」編

六月，大理卿萬案、刑部侍郎鄢懋卿罷。編御史鄭洛劾案懋卿及太常少卿萬

虞龍皆朋比奸賊不職，案懋卿罷，虞龍降調。**編**秋九月，三殿成。

### 卷九

#### 明紀

#### 世宗肅皇帝

**編**癸亥四十二年春三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李春芳為禮部尚書。**編**夏四月，

嚴世蕃逃歸。**紀**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往歙縣。縣屬江南徽州府。

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洩此恨。」徐階聞，

厚為備嚴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

十年，幾不敢講鈞禮。嵩懲夏言禍，見上卷第五。亦頗自恭謹，惟世蕃多行無禮，階既曲

忍，嵩亦不知也。方應龍疏上，階往謁，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為

託，既歸，其子密啓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已。」階偽罵曰：「吾非嚴氏不

至此，負心為難，去聲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亦知上猶眷

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鳩也。案工

徐階深

治館舍，陰賊彌甚。

編甲子，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在袁州府居正、允裕王府講官。編冬，十月，復逮嚴世

蕃卜獄。編先是，御史林潤在袁州府劾鄢懋卿罷去，知讎在必報。會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推官

郭諫臣以公事過嚴嵩里在袁州府分宜縣，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諫臣至，箕踞

坐，伴兩足，以手按膝，形如箕也。不起，役人戲以瓦礫力〇小，鄢諫臣亦不禁，諫臣遂具揭上之。潤潤

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

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為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

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

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

逮捕。逮及也，具人在，直追也。捕者其亡，則討捕之。至京，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祁捕龍文，自

駐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勒兵以待。

編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伏誅。編初，林

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白監司盡散其工匠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

郭諫臣  
具找上  
林巍

嚴世蕃  
伏誅

之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上世蕃父子罪。上怒詔下法司訊狀。已而徐階具疏以聞。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編**冬十二月。詔萬案鄔懋卿並充軍。**編**嚴嵩死。嵩寄食故舊，未幾死。

**編**丙寅四十五年春正月。帝不豫。**編**先是方士王金陶傲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陶田恩。仲文子。偽造諸品仙方。以金石藥進御。性燥熱。帝服稍稍火發。不能愈。

至是諭徐階欲幸承天。見上卷。拜顯陵。見同上。取藥服氣。階奏止之。**編**下戶部主事海

瑞獄。**紀**瑞上言。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

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脩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

視朝政。法紀弛矣。數期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

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

海瑞諫  
服藥疏  
長生求

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脩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脩。夫玄脩，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旣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形去聲行邪云。天賜之有手授邪，然則玄脩之無益可知矣。陛下玄脩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熙物治，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眞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求之終身，不可得已。疏奏上，大怒，命逮緊瑞、鎮撫獄。二月，以禮部尙書高拱爲文淵閣大學士。



編冬十二月帝崩。上疾甚，自西苑還乾清宮，遂崩。大學士徐階等啓請皇子裕王主喪事，宣遺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疾，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皇子裕王載厚卽位。釋刑部主事海瑞於獄，擢爲通政使。

穆宗莊皇帝名載厚，世宗第三子，初封裕王，在立六年，壽三十六歲而崩。

編丁卯，穆宗皇帝隆慶元年春，正月立妃陳氏爲皇后。○詔錄用先朝建言諸臣。楊繼盛、沈鍊等並復職，贈陰諭祭。編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侯，諡文成。○進尚拱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病歸。○以禮部尙書陞以勤爲文淵閣大學士。編二月，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編三月，葬永陵。○方士王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伏誅。○四月，進張居正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

編戊辰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編進陳以勤太子太師、武英殿大

石星疏  
六事

廷杖石  
星化婦  
人劉體  
乾

蔡鋼李  
芳

學士。○召南京禮部尙書趙貞吉爲講官，掌詹事府。編二月，帝耕籍田。見一卷第七。編

三月，立皇子翊鈞爲皇太子。編科臣石星上疏言六事，詔廷杖削籍。編星上言

六事：一曰「養聖躬，長夜之飲不可不節」二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

復。」三曰「勤視朝，總理萬幾，周知民隱。」四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

不下事，干內庭者，稽遲不允。」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讒譖。」疏奏，上怒。

命廷杖，削其籍。編秋七月，陝西民李良雨化爲婦人。編冬十月，戶部尙書劉體

乾罷。編先是，內降戶部採買珍珠金玉等項，尙書高耀卽召商收買，應命及體

乾爲尙書，抗論財用闕乏，請停採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今齋本吏領回體乾

復令齋往，吏被毆逐，將原本送內閣，未及進呈，忽內降著又入致仕去。編十一

月，杖內監李芳，繫獄，禁錮之。編芳數朔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上命緹騎見七卷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尙書毛愷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此禮記王制篇辭。

非惟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李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

芳無禮，第錮之。」

詹仰庇  
前籍茂

**編**己巳三年夏五月逮御史詹仰庇庇杖一百削籍為民。**紀**仰庇言「陛下取

戶部銀，盡以供造熬山脩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架金玉器物之費，使羣小因

而乾干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一百削籍為民。大學士李

春芳等疏救不聽。○六月以海瑞為右僉都御史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編**

秋七月建梅殿大學士徐階致仕。○詔起高拱為武英殿大學士。○八月以趙

貞吉為文淵閣大學士。

**編**庚午四年春正月太子太師陳以勤致仕。**編**冬十月俺荅來請盟通貢市馬

**紀**俺荅孫把漢那吉率其僕阿力哥等來降總督王崇古納之。邊吏譁曰「此

孤豎汝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呂不韋，見秦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

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我歸其孫，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之，如漢

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口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眾，然後

以居耆谷綠。蝨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兵助

之外，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用，事聞廷臣喧然以為不可，御史葉夢熊爭

王崇古  
孫俺荅

之尤力。上曰：「慕義來降，宜加獎厲。」其以也。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

千戶，各賜衣一襲。俺台妻恐中國殺其孫，日夜怨俺台。俺台亦自悔，遂擁衆十

萬壓境，崇古命百戶趙崇德往諭以國恩，要道其縛叛，不信。俺台夫婦感且愧，

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世效屬，何有於叛人。」遂定盟，通真市馬。

**編**十二月，詔進王崇古少保、兵部尙書。**紀**俺台執趙台等來獻，崇古遣那吉歸，

那吉感泣，誓不敢負中國。論功，進崇古少保、兵部尙書，賜蟒玉、世襲錦衣千戶。

**編**進大學士，居正、吏部尙書、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

**編**辛未五年春，三月，封俺台爲順義王。**編**夏，四月，詔小吏得官本十。**紀**高拱言：

「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上，此惟有民社之責者然耳。若倉庫驛遞等官，官甚

卑，家甚貧，一授遠土，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其情可憐。近日效官

得選本省地方，人以爲便，乞照此例。」從之。**編**五月，少師李春芳致仕。○秋，八

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珩從祀孔子廟庭。○以高儀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

**編**壬申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以高儀爲文淵閣大學士。○以

小吏得  
官本土

薛珩從  
祀孔子  
廟庭

吏部左侍郎呂調陽為禮部尙書。三月，皇太子出閣，讀書。夏，五月，帝崩。

上不豫，已酉，大漸。見四卷第五。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見三卷第八。上

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困甚，太監馮保宣顧命曰：「朕

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沖，以屬卿等，宜協輔，遵

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六月，太子翊鈞即位。年十歲。

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見二卷第十。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

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高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

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張居正負氣不相下。

居正乃結保自固，拱慮保專恣，與居正、高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

去拱。編罷大學士高拱。是月，既望，庚午，味爽。日微明也。拱在直，張居止引疾，召諸

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為且逐馮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生母李氏。皇帝旨

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

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屬。」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

張居正 馮保 高拱

馮保 遺詔

張居正  
進帝經  
圖說

張居正  
謀殺高  
拱

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拱即日出朝門，乘一牛車去，

而高儀未幾亦以病卒。居正哀拈然首輔矣。編 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

貴妃曰：「慈聖皇太后。」編 秋八月，帝御經筵，張正居請開經筵，復請更定

朝常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口講以爲常。編 冬十二月，張居正

進帝鑑圖說，上見居正捧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地。居正從旁指

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即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

文帝勞去軍細柳事。漢文帝後六年，遣將軍周亞夫等，將兵備邊，亞夫次細柳原，文帝至細柳營勞軍。歎曰：此真將軍矣。居正因言陛下當留

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

神宗顯皇帝名翊鈔，稱宗太子，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八歲而崩。

編 癸酉，神宗皇帝萬歷元年春，正月，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

事。編 張居正及馮保謀殺前大學士高拱，未遂而罷。編 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宮，

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鞠之。曰：

「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

天日在  
上安得  
有此

願以百  
口保高

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先是，大臣爲戚帥二屯營，南兵不遂，流落都下，爲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卽令廁卒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卽付保鞫，保令辛儒屏<sub>丙</sub>語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卽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榜<sub>也。抄。抄。</sub>掠死矣。儒曰：與大臣狎款，卽令誣拱家人爲同謀，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尙書楊博，博曰：「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sub>晉</sub>持公平察，高公雖阻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不懌，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sub>祝</sub>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己告爲解。」卽共詣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卽疏處之耳。」守禮曰：「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義。」居正憤然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以」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

能相問  
公天  
不非

學策楊  
朱博  
希授

長此天  
可潛  
不若

忘之。守禮識居正字，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為易以字耳！」

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尤政府邪？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請快意殺之。」高

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何以教我？」博曰：「此須得一有力

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言于上。命馮保與葛守禮都督朱希孝

會審希孝。詣楊博問計。博曰：「公第使善調見六卷第五。」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從

來。雜高家僕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則立辨矣。」希孝如

博言，使善調校尉密詣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即告大臣，

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哭曰：「始給華上聲。」我主使

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高家僕逮至，希孝雜諸校中，令物

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見七卷。大晦雨去聲，雹東廠理刑官白一濤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

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曰：「爾使我，乃問也。」

保氣奪，又問爾言高相公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公？」希孝復



詰乞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遂罷審。保密飲去大臣生

漆酒瘖因○瘖也。而密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

故忠臣，何為有此？」隨顧保曰：「高鬚子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忮至刻，必殺

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

罪，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齮齕瘖，痕入聲○齮也。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

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率枉道他去。

編甲戌二年春正月，張居正進講章。編居正上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

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臣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刪定大學一冊，虞

書一冊，通鑑四冊，進呈睿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也。」編三月

帝自駕迎仁聖皇太后，過大內賞花。編上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

后賞宴甚歡。」蓋指慈聖也。張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陛下念

之。」上即起還宮。白慈聖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編秋九

月，刑部請錄囚。編慈聖太后欲停之，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

張居正  
建講章

迎仁聖  
賞花

張居正  
上御屏

劉臺劾  
居正

陛下即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稂莠有俱害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

上為請太后從之。**編**冬，十二日，張占正率大臣上御屏。御屏繪天下疆域及職

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

**編**乙亥，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為禮部尚書，入東閣。**編**張居正請

增閣臣，許之，即日進。四維為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

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編**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御史劉臺劾奪職為民。**編**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

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引為吏部張瀚引為吏部為黨。

斥逐言官，余懋學傳應禎，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

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異順以悅下邪？

則負國竭公，以事上邪？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也持

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一百，遠戍也。之時，議籍籍，居

正不自安，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編**冬十月，進

張居正左柱國太傅加伯爵。○敕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勳，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祐爾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

○編丁丑，五年夏，五月，詔脩慈慶慈甯兩宮，既而罷之。○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歷

二年落成，成之日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

急也，請輟工，從之。○編秋，九月，帝諭停刑。○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張居正上

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大道，刑賞

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刑，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

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為

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田上聲○妖陽氣亂，曰妖。或下為

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

然後概免一年。」從之。○編張居正以父喪欲去位，帝手詔慰留之。○編冬，十月，張

居正復上疏乞終制，不允。○敕謫編脩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

吳中行 居正 張 公饒我

爾殺我 爾殺我

許文穆 贈 二鶴

鄒元標 杖 四賢

沈思孝等<sup>總</sup>居正既父喪奪情吉服視事中行出賢穆思孝父章劾居正忘親

貪位居正大怒大宗伯馬自強曲為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

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為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

曰「卽聖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

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是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

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

何卞生淚叶例○禁卞和得珪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詐，則其左足，文王立，卞和又奉美獻，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戒王立，卞抱璞而泣，淚盡繼之以血，人間之曰：非悲夫

別也，寶子而名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計，不足以悲，王相吏兵人破之，果得寶，因名卞氏璧。英英者何藹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趙相氏璧，趙王生氣蕭蕭相如左璧西入秦，秦王受璧，無意

：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復取璧，大王必以急臣，臣願令與璧俱碎，下往矣，後竟完璧歸趙。

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憂上聲黝，不惜剖心

甯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叶上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錄鎖且禁獄越

三日始簽解發戍為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

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編罷吏部尙書張瀚<sup>總</sup>先是瀚為南京工部尙書

張瀚拊  
齊太息

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張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為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留居正居正亦自為牘風之使留己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大不悅於是有詔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歎臺省劾之勒令致仕編起復大學士張居正入直內閣初居正在喪次凡閣中事令吏齎奏就擬處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至是上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至即日入直

### 卷十

明紀

神宗顯皇帝

編戊寅六年春正月帝冠賈編二月立妃王氏為皇后編大婚禮成上兩宮徽

號仁聖皇太后加懿安慈聖皇太后加昭十八編張居正乞歸治葬許之編居正辭朝上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然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

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然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

賜張居正銀印

張居正開戒壇

河工成

潘季馴拾河

張居正鑄錢大

賜銀印曰：帝資忠良，令得密封言事。**編**以禮部尙書馬自強為文淵閣大學士，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申時行為東閣大學士。**編**夏六月，張居正還朝。**編**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編**秋八月，前少師品拱卒，復其官，予祭葬。

**編**己卯七年春二月，帝患**珍**。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衆。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恣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事遂寢。**編**一月，河工成。**編**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水勢不敵，淮揚咸為巨浸，直逼泗州。見一患近陵寢，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師，乃降璽書，卽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碑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請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富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隄低成，轉漕無患。**編**二月，帝**珍**愈。**編**夏四月，命鑄大錢進內庫，既而罷之。**編**上以內庫缺錢賞資不足，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

李成梁  
忠勇爲  
一時冠

罷浙直  
織造內

隋寶訓  
實錄進

非供上用也。萬曆二年，進錢一千萬，其後歲半之，已非本意。若缺錢鑄進，是以外府之儲取卅內府，大失舊制矣。一上從之。乃罷鑄錢。**編**九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爲甯遠伯。**綱**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爲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餽以金，居正曰：「而上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焉。皇帝也。」却不受。**編**秋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等謂罷浙直織造內臣，從之。**綱**九思王達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織造內臣。孫隆上語，張居正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罷之。」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編**冬十月，**勦**遼總督梁夢龍等擊土蠻，走之。**綱**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上善之。既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成梁率兵擊却之。

**編** 大辰八年夏五月，纂脩大明會典。**編** 冬十二月，張居正請脩累朝寶訓實錄。

進呈紀居正請屬視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

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

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

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

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

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

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

曰「甘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丙異端」曰「飭武備」

曰「禦寇盜」仍敕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者即講畢面

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不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編辛巳九年夏四月弭居正以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紀居正以作舟疏進覽

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一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飢或相聚爲

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

筆札小

淮鳳多  
荒少熟



潛黃不  
如赤子

張居正  
以私憾  
廢遼王

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又言：『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觸賑。惟陛下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捨樂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然之。**編**冬十一月，加張居正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許之。○以宣大巡撫右副都御史吳兌爲都御史，總督薊遼。

**編**壬午，十年春，三月，加薊遼總督都御史吳兌兵部尚書。**編**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從之。**編**夏，六月，張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編**上以細務委張四維，大事即居正。永平章**編**進張居正太師。以遼左大捷，勅

郎余有丁入閣，辦事之也。**編**大學士張居正卒。**紀**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附○贈以貨財，助喪事也。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

贈上柱國，諡文忠。居正性深沉機警，多智數，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治績炳然，惜其**編**

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隆慶二年，十二月事也，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王憲撫頗驕，多所陵轢，居正銜之，而又

羨其府第壯麗，會有吉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醜，憲三綱高瞻矚其府，居正攘以爲第，後復惠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

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尙稱先太師方奪情

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

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

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人比之霍氏之驂乘。車中之汗，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入處其右，以

霍光驂乘，帝即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氏代光驂乘，帝從容肆禮，甚安近焉，故俗專稱張氏成威之禍，始於驂乘。 編發馮保南京閒住，編復吳中行趙

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等官。時潞王婚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以爲言。上

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自此內中張先生稱謂，絕

以爲諱，而籍沒之舉，亦胎於此。編冬十一月，以吳兌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少保。

報 編癸未十一年春，三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吳兌致仕。○戶部請停買金珠不

編甲申十二年春，正月詔奪張居正封誥贈諡籍其家，其弟居易子嗣脩等俱

遠地充軍。編御史羊可弘追論居正罪惡，詔奪其官爵，贈諡復從遼府次妃王

物字誤讀背字

人比之驂乘

買金珠

齊張居正封誥籍其家

氏奏請籍沒其家產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荆州正家湖廣荆州府江陵縣騷

動上曰「張居正誣讎滅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

不忠本當斬棺戮尸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脩張順張書俱

令烟瘴地面充軍有司勘居正家屬其長子欲脩升刑自縊死刑部尙書

潘季馴上言「居正家產奉旨鈔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但其八旬老母衣食

不周子孫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拏之意上乃詔有司保全之編冬十二月以

禮部尙書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家屏爲東閣大學士〇四

川巡撫維遄奏採木之害

編乙酉十三年春正月起副應天巡撫致仕海瑞爲南京吏部右侍郎編夏五

月大旱編詔免災傷地方本年錢糧編六月慈甯宮成編宮建於萬曆二年編

壯麗以居慈聖皇太后尋欲改造因張居正疏諫而止居正沒乃興工費財力

巨萬

編丙戌十四年春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編貶戶科給事中姜

採木之害

應麟等爲典史。○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琬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反令居下，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調外任，上謂閣臣曰：「朕非爲冊封事責言官，惡彼疑朕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置朕於不善之地。我朝建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怪祖宗之法。刑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鄭氏一生子，卽有皇貴妃之封，此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如法。朝陽典史禮部左侍郎沈鯉請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冊立行。○二月，大學士申時行等上疏請立東宮，不聽。○時行等疏言：「國本繫於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於茲五年，正名定分，宜在今日本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尙未周一歲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睿齡漸長，陽德方亨，乞收下禮部速具儀注，擇吉冊立，以慰臣民之望。」上諭少俟二三

沈子木  
文請立建  
祠紀建

停講貞  
觀政要

年舉行。**編**三月以海瑞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編**秋七月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上疏請立建文帝祠祀。不報。**編**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死葬西山不得一孟子〇槐也。麥飯下同庶民近奉明詔祀死事諸臣而建文獨不祀於德意未稱宜敕禮官議立祠祀」不報。

**編**丁亥十五年秋八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卒。**紀**卒年七十三贈吏部

尚書諡忠介。加祭二壇遣行人許子偉護喪至瓊州。海瑞，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葬於濱涯山。瑞

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

十餘金士大夫為具斂百姓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

隙地箚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

**編**戊子十六年春正月命停講貞觀政要。貞觀，唐太宗年號。**紀**上覽貞觀政要謂輔臣曰

「唐太宗多有慙德魏徵大節有虧宜停講」自後去禮記。**編**三月國子監司

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從之。

**編**己丑十七年春三月靈山吏目孫一謙卒。**編**南京司獄孫一謙麻城今湖北麻城

孫一請  
卹囚

史錦請  
開礦

申時行  
注視良久

人，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又散時強弱不均，多有不得食者。又

囚初入獄，不得錢，則驅之濕穢地。一謙一切稱嚴禁，手一秤稱去。秤米計飯，按籍

以次分給，甚均。囚衣敝，為澣紩濯補葺，終其官，囚無凍餓陵虐死者。兵部侍郎

王甲汲聞之，歎異，欲為之地，而一謙已滿考。轉靈山今廣東廉州府靈山縣。吏目去矣。一謙

不之官，徑歸。未幾卒。編房山人史錦請開礦國上聲，○金銀銅鐵玉石曰礦。命下撫按。

編庚寅十八年春正月，朔帝御毓德宮，召閣蛤臣申時行等入見。編大學士申

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至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賀朔畢，進曰：「臣

等久不瞻仰天顏，諸事未能面陳，今幸蒙召見，敢不傾吐。近來聖體常欲攝靜，

但一月間，或三四次臨朝，亦足慰羣情之望。上曰：「朕疾雖愈，行立不便。」時

行請册立東宮，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廷有

疑，但長子孱癯弱，俟其強健耳。」時行等言：「皇長子年已九齡，宜出閣讀書，

及時訓教，乃能成德。」上曰：「朕知之，命司禮監召皇長子，皇第二子至上，手

引皇長子，向明端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言：「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

子肅  
改諡忠肅

成器」上復曰「朕知之。」時行等乃出。編冬十月，兩京九卿科道交章請立東宮，詔切責之。編羣臣合辭請立太子鄭貴妃弟國泰，特疏懇請。上諭曰：「皇子體弱，稍俟年月，長幼之序，豈有搖動？鄭妃嘗請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又來陳奏，朕不喜激聒。」括且看十四年至今，未有一日之不激聒者，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顧於此時激朕加疾，離間父子，以成已賣直圖報之逆志耳。子乃朕子，豈肯越序更置，爲臣者以言激之，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我朝戚臣，不敢干預國事。」鄭國泰出位妄奏，姑免罪。編十一月，改諡故少保于謙曰忠肅。

編辛卯十九年春正月，閣臣進累朝寶訓實錄。編加恩申時行太師，許國少師，王錫爵少傅，王家屏太子少保。編冬十月，大學士許國等合疏請建東宮。杖中書黃正賓，削給事中羅大紘。五籍。編先是，建儲事既奉上旨，申時行與同官約遵守，肖需一歲，每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故是年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者。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時行方在告。休假也。許國乃曰：「小臣尙以建

申時行  
具摺  
避罪

李獻可  
刑籍  
為民

王錫爵  
密疏  
請宮

儲請吾輩一不言可乎？  
「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上。時行聞之大愕，別具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中，而是揭與諸疏同發禮科。羅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削大紘籍。」  
**編**十二月以禮部尙書趙志皇，吏部左侍郎張位，並為東閣大學士。

**編**壬辰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皇長子出閣讀書，削籍為

民。**編**獻可既削籍，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家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嘉禎等言：家屏忠愛，不宜廢置，請召還。上怒，憲成削籍，嘉禎

謫羅定州州判。

**編**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大學士王錫爵密疏請建東宮，不允。**編**錫爵上言：「前者冊典垂行，而颺為小臣激聒所阻，陛下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囂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當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



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尙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册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帝章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宗廟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宗仁與其曠日持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思採擇，然尙望陛下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諭。**編**冬十一月詔皇長子皇三子同行出閣。**禮**紀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陛下有子而均愛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編**中平午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紀**禮部侍郎馮琦進儀注，上以未册立，免侍衛儀仗。**編**夏五月，吏部尙書陳有年罷，以孫丕揚爲吏部尙書。**編**大

學士王錫爵致仕。編以沈一貫陳于陞，並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編謫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復削籍。先是，憲成以請召還王家屏削籍，尋起爲吏部文選郎。至是，復以言事被謫，給事中盧明陔遂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

憲成削籍，謫明陔中立。按察司知事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初中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擢。沈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爲

人下。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宋徽宗朝，大儒福建延平府，時建縣人。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亦文選之流，譽謬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

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

後更相傾軋，文入聲，○傾陷也。軋以勢相傾也。垂五十年。

編乙未二十三年秋七月，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罪

時馨削籍。文炳劾時馨倖進，嚮爵下廷議，孫丕揚代時馨辨。時馨削籍，時馨

貪黷初知喻，府新縣。調嘉魚今湖廣，武昌府嘉魚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爲敝衣冠。從

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

始黨所自

始黨所自

始黨所自

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光祿寺卿李三才，授趙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逮故浙江海道丁此呂、蔣時馨，既斥，不揚謂釁由此呂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不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應含反，婪，尔貪也。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不揚遂與思孝交惡矣。

孫沈交

孫沈交

**編**丙申二十四年秋八月，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紀**時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

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牴，誤。**編**閏月，吏部尙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編**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紀**命戶部錦衣衛

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詔、工楊應文言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

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

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報。**編**命戶部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

**編**九月，詹事府錄事曾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麒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

張位主開礦之謀

給店租防

呂坤乞救人心疏

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從太監王虎請也編冬十二月遣太

監張忠往山西曹金任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訊先是奸人王君錫奏開易

州礦下戶部議尙書林材上言「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匪鳥煤也

寇之數也遂逐君錫及張位秉政以爲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

民採之便上遂從其言礦使之害幾遍天下

編丁酉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上言「建昌採木之害」

不報編上進應文上言建昌採木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私

毒流百姓不報編二月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關防編夏四月刑部侍郎

呂坤上疏請收人心不報編坤言洮今洮州之絨山西之紉浙直之段

絹積於無中若服有定制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飢渴瘴

疫死者無論一木初仆千夫難移遭噏蹉跌死常百人偷減其尺寸少其數目

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

初意哉誠敕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勛進獲

馮保入店

利之說，而皇店開。

承勛言，歲可獲四千金。

朝廷有內官之遺，而事權重。且馮保入店，為屋幾

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編** 戊戌二十六年夏五月，吏科給事戴士衡全椒。

今江浦縣。

知縣樊玉衡，削籍謫

成。先是，呂坤為山西按察，輯圍範圖誌，鄭國泰重刻之，增刊后妃首漢明德

皇后。

即帝馬后。

終鄭貴妃，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逢迎掖庭，語侵貴妃。」樊

玉衡前疏皇長子册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

聞之，泣訴於上，二臣謫戍。**編** 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編** 秋七月，戶科給事

包見捷上疏諫開礦，不報。**紀** 見捷上言：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

實奪取之閭閻，搥擊入山者十二載，虎狼出柙者半天下。科臣趙完璧、郝敬道

臣許世造、姚思仁交竟言之不報。**編** 奪保定巡撫李盛春等俸。**紀** 以天津店稅

銀解進遲延，故罰。**編** 冬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

**編** 己亥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宗權

角。樞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凡上獨取利，下無所得，率名權，有如道路設木為權也。

京口。

今江南鎮江府。

供用庫官暨

百。州。

祿權儀真。

今江南揚州府，儀真縣。

**編** 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復浙

虎狼出柙 半天

大理 探石

包見捷  
疏一月三

江市舶

白○海中  
大船。

命太監劉成權稅浙江。編千戶陳保請權珠，命內監李鳳採珠。

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編夏，五月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為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編謫戶科給事包見捷，為貴州布政司都事。編見

捷疏論礦店滋蔓。萬又疏論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店

危，礦市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上數。內使切直，時論避。委○是之謫貴州布政司

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編秩，八月逮荊州府

推官華鈺。玉貶荊州知府李商耕。荆門知州高則巽等，編以稅監陳奉誣劾也。

初，奉由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抵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輒擊石，勢莫可禦。道

府諸臣身犯其衝，殫力防護，獨華鈺以公事至夷陵。今荊州府夷陵州。奉疑之，又惡其禁

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書算，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今湖廣襄陽府。商人聚徒鼓譟，

李商耕治其參隨，開鎮荆門。今湖廣安陸府，荊門州。增設稅課，而荆門故非巨鎮，往來商船

頗少，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編九月，戶部進大珠龍涎香。

編庚子，二十八年春，正月，大學士沈一貫請皇長子冠婚，不報。編二月，命太監

李三才  
請停礦  
稅疏

暨祿兼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稅。○內監魯坤、周彰、德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  
**編**馬陽巡撫李一才上疏請停礦稅。不報。**紀**三才疏言：「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爲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沿江則邢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爲無忌，旨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陛下愛珠玉，人亦愛溫飽，陛下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陛下欲爲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  
不報。**編**秋七月巡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暴激變不報。**紀**時陳奉道承

天見卷第八四。之金花灘勒居民黃金，拷及婦人，并拘鍾祥。今安陸府鍾祥縣。知縣鄒堯弼遠近

大震。綱八月，命內監邱乘雲往徵四川成都龍安鹽茶，重慶馬湖名木。綱冬，十

月，諭內閣來春冊儲，下工科都給事王德完錦衣獄。綱德完上言：「臣入京數

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阽危不保，臣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

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臣羨袁盎却坐之事。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乃妾，妾上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且人羈乎，文帝說，夫人亦說。祈陛下眷顧中宮，止瑩虛受，

漢文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瑩受其言。臣死且不朽。」上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

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

綱辛丑，二十九年春，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謫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為民。

綱武昌民逐奉，奉列兵殺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騎三百餘射。石死數人，傷二十

餘人，奉踰月不敢出。衆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公署門事聞，謫禹聲堯

弼為民。沈一貫論奉激變，不報。綱夏，四月，督理直隸儀真等稅御馬監暨祿疏

請寬郵。綱祿言臣徵廬鳳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各撫按皆云：「重疊不敷，題

淺袁盎却坐之事



五寬  
上郵  
凡請

請寬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始信撫按為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實徵解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時權使苛

暴，獨暨祿請寬卹。凡五上。編六月，殺蘇州亂民葛成。編太監孫隆採稅浙直，駐

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參隨黃建節等數人，撫按詰亂民有葛成獨引服，不及

其餘，下獄論死。編秋七月，大學士趙志臯卒。編九月，以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

士沈鯉、朱賡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編冬十月，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編

先是，沈一貫上言：「陛下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禮，必備其儀，推

念真情，不如早諧伉儷。陛下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

為樂。漢皇太后，禮皇帝云。吾但當含飴弄孫，餘無他也。乞令先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

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即日行之。至是，上以

典禮未備，欲改期册立，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上從之。乃立皇長子為皇太

子。暨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編皇太子冠。編福瑞諸王俱冠。

編壬寅三十年春正月，增東宮官屬。編二月，册皇太子妃郭氏。編上偶不豫，免

詞義  
論

馮琦言  
礦稅之  
害

徐申力  
白富家  
冤

賀急召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并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其五爰，涉其大號，謂涉故其號令，如干之出，而不之也。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

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即日奉侍，且頒天下。刑部謂弛獄須再請，

亡何而旨格矣。聞編夏五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害，不報。今江西饒州府

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也。相誣劾通判陳奇，逮下獄。雲南稅監楊

榮肆虐激變，顛。潘國帥人不勝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馮琦疏言礦稅之

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釀疑去禍，欲割惑。置也。割刃其腹矣。陝以委官

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劫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

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應天大風，拔

富家樹成穴，魯保誣以盜礦，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

保不能奪。編秋九月，詔授揚州富民吳時脩子弟各中書舍人。紀以時脩獻銀

十四萬兩也。

楚潘相 許

編癸卯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底等相許章下禮部。初楚

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雙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

族人如絳拂奴產子壽兒及弟如言妾尤金梅所出並入宮長為華奎次華璧

儀賓汪若泉嘗許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寢華奎既嗣楚華璧封宣化王

華越素強禦忤王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宗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

風癘祝○陰痿之疾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為身臨肉○臨寢擊也時抱妃兄王如言

子為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絳舍人王玉子為華璧皆出於妻王氏口王氏如言

女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楚王劾宗人疏亦至

事下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

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

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

華越罪不勝升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今湖廣武

昌府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時正域右宗

妖書事  
起續憂危  
茲

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傑祭酒黃汝良皆

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語。謂不相齟齬。齟齬。給事中姚文蔚。畏劾郭正域故王護衛

中人脩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永清姚文蔚刺及沈一貫

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皇各劾郭正域夢皇并及沈鯉上卒以王

為真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焯讀等請復勸

假王不聽時票菊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編冬十一月妖書事起命錦衣

嚴鞫之無激生光自誣服事得解時有飛語者若飛來也曰「續憂危竝宏議」

宋寧宗立沂王禛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竝竈宗崩史綱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的為理宗廢皇子竝為濟王理宗立綱遠矯詔殺竝萬曆二十六年有授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名曰憂危竝議蓋為皇長子憂危也茲名續

憂危竝議者亦復憂危太子云凡三百餘言謂東官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萬後日改易之意其

特用朱賡賡者耕也內外宮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

李汝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

王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為之主沈一貫右鄭左

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建文時燕王舉兵向闕號靖難兵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

清流領袖

此事何必張皇

先生輩容我乞郭侍郎耶

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於衢巷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朱賡得於私宅以聞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謗人無自名理不問上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豎汝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正域沈鯉門生也鯉聞告密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懌正域放歸待凍潞河之楊村聞問不絕一貫益側目給事錢夢皋直指正域并及沈鯉御史康不揚佐之於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媪媪十三人陳汝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尙文江夏布衣王忠康不揚捕高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醫人沈令譽下獄考訊無所得羅去聲邏巡也校且環逼鯉第迫脅不堪皇太子遣內監語閣臣曰「先生輩容我乞郭侍郎」會都察院溫純上書訟之陳矩亦力持之鯉得安上命錦衣嚴鞫妖書一貫朱賡請寬疑獄最後錦衣百戶崔

德緝順天黜生皦生光鞫之。生光性險賊，善脅人金，坐譴戍大同，赦歸，終不悛也。○改猶脅鄭國泰家，方廷訊時，丕揚等皆欲坐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爲誓，

御史沈裕厲聲折浙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

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刑部尙書蕭大亨必欲窮究

之，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廢，謂卽此可以具獄，廢以語一貫，事得稍解。

**編甲辰**，三十二年夏，四月，皦生光磔宰于市。**編**提督東廠司禮太監陳矩上妖

書獄，移皦生光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裂尸也。矩素清直，妖書

事保全善類爲多，生光磔于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

甚憐之。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今浙江溫州府趙士禎，後士禎疾篤，自言

之肉碎落如磔。**編**秋八月，戶部尙書趙世卿上疏，請停礦稅，不報。**編**時大雨，都

城奔壞。世卿上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稅貂璫常掘墳墓，奸子

女陛下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見三卷第六於枯魚之肆矣。」

索元元  
於枯魚  
之肆

陳類保  
全善類

莊子外物篇，莊周貸粟子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輪中漚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不報。

詔罷礦稅

隆宋時 下獄

**編**乙巳，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紀**時主察當屬。視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尙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入，留中。**編**秋九月，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紀**先是，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陛下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陛下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陛下責以不許繹騷，而繹騷更甚。陛下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瘖民，方能肥己。」疏留中，至是，乃有是詔。

**編**丙午，三十四年春，正月，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紀**時命停礦，稅監梁永堅執以為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潼關。見一卷第九。委官不宜罷，益樹黨布虐，巡撫顧其志捕惡

黨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檄吸時隆取絨氈千五百，時隆不予，遂誣時隆劫稅，

閣置申救，不聽。**編**三月，雲南礦務太監楊榮被殺。**紀**榮久於滇。見上八。恣行威福，

杖斃數千人，榜掠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危，指揮賀世勳，韓光大

倡衆殺榮，焚其署，徒黨輜重皆燼。事聞，上怒，不食。曰：「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

罪其首事，罷中使不遣，以稅課歸四川稅使邱承雲，世勳下獄死。光大成

邊。編夏六月，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罷。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

一貫奸貪，一貫連疏乞休，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於牌，每

入閣，則拜祝之。或譏鯉為詛，阻去，去。上命取觀之，曰：「此非詛咒語也。」妖書事

起，危其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

都日，猶有讒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為去解，乃已。居相奪歲俸，良訓調外

編丁未三十五年夏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為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復諭朱賡召舊輔王錫爵辭不至。時顧

憲城見上。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摸稜摸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是武后時，蘇味道為相，依阿取

為工賢否混淆，引張禹、胡廣為戒。禹，漢成帝朝相，廣，漢初。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

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

為輦金奧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編秋



王安石  
用匪禍  
宋

過去  
現在  
來

七月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編貶參政姜士昌廣西僉事。總督漕運李三才上言：「廢棄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為甚！」參政姜士昌齎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代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宋神宗用之。用廉也驅逐諸賢，竟以禍宋。一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辯，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興安典史。

### 卷十一

#### 明紀

#### 神宗顯皇帝

編戊申三十六年夏五月，謫禮部主事鄭振先、普安州判。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二，指沈一貫、賡廷機為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遂謫編秋。九月起孫不揚太子少保，吏部尙書。編冬十月起吏

寒暑別  
門  
蹤

京民訛  
傳警至  
葉向高  
四訛傳  
上言

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編**十一月，朱賡卒。**編**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禍不蔓。萬延賡卒，李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曆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編**以李化龍爲兵部尙書。

**編**己酉，三十七年，春正月，北敵在邊講賞。**編**京民訛傳警至，街市喧動，安定德勝二門百姓爭入城避難。大學士葉向高上言：「今日事本無實，但敵人窺伺，民心驚惶之狀，亦可槩見矣。」計鎮去京師甚近，敵騎動輒數萬，我邊軍皆飢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會邊而入，抵國門在呼吸間，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都下人民以辦役破家，誰肯效守。兵部戎政兩署止，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真堪倚任，但軍務控，孔億，總○不暇也。難於肆應，況化龍抱病，豈能臥治。伏望陛下將所推兵部兩侍郎，先行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致臨時失措。至戶部庫銀止存八萬兩，即使盡發，所濟幾何？臣誠不知計之所出也。」**編**二月，御

言語妙天下

等言語如天下。

○君房捐之字。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

漢元帝朝，長安令，楊興謂待詔買捐之曰：居房下

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

元翰亦奏辨繼芳俱不報。紹初給事中

銜賦○恨之因嗾載繼芳職撫職元翰貪婪虛含不法事。元翰奏辨且劾繼芳爲王錫爵

等吐氣也。夏四月吏科糾擯去諸臣。紹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

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

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編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

編冬十二月工部主事邵輔忠劾總督漕運李三才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等疏

救俱不報。紹輔忠論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廢書，枚卜功臣，惟古之從，注今圖總

憲四岳薦鯀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

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

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

方稅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增爲之斂跡三才多取多與牧採物情用財如流

科道互相攻詆

偶有  
寒河  
地隔

地震如

大水

大旱

朱一桂  
等勅  
東林

水顧憲成之左右，譽平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為遊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果三

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

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宗橫宏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

絀理之。編薊鎮地陷，遼東地震，甘肅地震如雷。編江西福建大水。編溺死民人

各十餘萬。編是歲山西大旱，山東旱蝗，真定保定等府大旱，赤地千里。

編庚戌三十八年春正月，葉向高請補閣臣，又請東宮講學，皆不報。編夏五月

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勸李三才不報。編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二

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為古醇儒，當行勸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

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案爭之，紛如聚訟。

編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前大學士王錫爵卒。○總督漕運李三才罷。編夏四

月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御史王紹徽，喬應甲等俱降調。編五月，給事中朱

一桂，御史徐兆魁上言，京察盡歸黨人，不報。編一桂兆魁疏言，顧憲成講學東

林，見上卷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

京察盡歸黨人不報。**編**秋九月皇貴妃王氏薨。**紀**妃雖生皇太子，失寵目眚。上生

聲○日病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尚閉，挾潤入鑰而入。妃手太子衣而泣，曰：

「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

**編**壬子，四十年，春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挂冠出都。**編**夏四月，大學士葉向高

上疏乞休，不報。○秋九月，李廷機出都。**編**冬十月，葉向高請福王之國。**紀**報明

年春舉行。

**編**癸丑，四十一年，春正月，禮部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不報。**編**二月，御史劉廷

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編**夏六月，錦衛衣

百戶王日乾下獄。**紀**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寵劉諸人，請妖

人王子詔咀阻去聲。皇太子刻木像聖母陛下，釘其口，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

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參疏，與日乾奏同上之。

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詩**張○註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見上卷但妖

書匿名難詰，乙今兩造操去聲，○造至也，兩造謂兩爭者俱在法司，其情立見。陛下第靜俟

葉向高  
密揭

福王之國洛陽  
挺擊事起

勿為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劾日乾，下之獄。踰年而挺擊之獄興。其冬十月，禮科給事中<sub>其</sub>詩教劾東林。顧憲成紀詩教上言：「今日之事，始於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編以吏部左侍郎方從哲、禮部左侍郎吳道南並為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編甲寅四十二年春二月，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編三月，福王常洵之國洛陽。編秋八月，大學士葉向高致仕。

編乙卯四十二年夏五月，挺擊事起，詔法司嚴刑鞫審，磔張差于市。編是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

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計州屬直隸井兒

峪方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啾啾鏡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

實情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黠閑人聲猾按也情境叵測不可不詳

鞫重擬「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阿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

柴草氣憤於四月內來京欲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

二人給台上聲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拏棍子一條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

夜氣忿失志顛狂遂於五月初四日手拏棗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

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石箭放彈投軀

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

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強非風顛人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飢死卽置

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磨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

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

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我跟着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

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汝先衝一遭，撞見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等救得汝，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又招有柏木棍，琉璃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名犯姓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願陛下縛凶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邪？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而所供霸州屬順天府武舉高順甯等，今竟匿於何所？變豈無因，驚甚非小！乞陛下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於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爲移文薊州踪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顛二字定爲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先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



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脩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與我三舅外父逼遣我來」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陛下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異○泄，豈刑部主事王之案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邪？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甯無結局。」疏留中。閤臣促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見三卷第十。

奉襄大典

襄成也。葬曰襄事。

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

升

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奸徒張

差持梃闖

詔去聲。

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

不深愛，已傳內宮，添人守門防護，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

主使之入，即著

均

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回文以上。王

申，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語多涉戚，揭鄭國泰

鄭黃妃弟。

國泰出揭自

白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戚等語，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望，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陛下，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祕即陛下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陛下。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即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惟熒惑聖聰，久稽姪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遁，或陰斃張差，使滅口，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審處以消後禍。」不報。癸酉，駕幸慈甯宮，召見百官，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昨忽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邪？」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

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邪？」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顛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問羣臣曰：「爾等俱見否？」衆俯伏謝，仍命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於市，尋刑部審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答從之。尋斃龐保、劉成於內庭。王之寀爲科臣所糾，黜閒住。補何士晉於外。編秋八月，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檄催福建、廣東稅課。○九月，江西湖口稅解火。大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報。編丙辰，四十四年夏四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曄樓居。御史金汝諧請罷稅使，不報。編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一年。編萬壽節加

加稅監  
歲祿  
賜魚  
緋魚服

齊楚浙  
三方鼎峙

大清太  
祖高皇  
帝

稅監河南胡江江西潘相通灣張曄天津馬堂四川邱乘雲南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緋魚馬緋衣魚也，唐制，給隨身魚袋，三品以上賜紫，則給金魚，五品以上賜緋，則給銀魚。

編丁巳四十五年春三月京畿旱編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案職爲民戶部郎

中陸大受等被斥編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爲相無所短長吏部尙書鄭繼之

主察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佐之初之案以倡爭挺擊一案爲韓浚所糾大受

議論與之案合至是並罷時上於奏疏概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

罷去不待旨也於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雄立也之名齊爲

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勢甚張湯賓尹

輩陰爲之主賓尹負才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竣，已事而退立曰竣。韓浚以

問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爲重處之浚驚愕不語編

夏六月江浙旱蝗○秋七月山東山西旱蝗○大學士吳道南罷以父喪去位。編九月

湖廣飛蝗蔽天夏旱秋潦。編江西大水○冬十一月隆德殿延禧宮災○福建大水

編戊午四十六年春正月我大清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編夏四月大清遣所

王命印  
死節

頗廷相  
死節

子相  
黑日掩  
黑日掩  
張節  
節張節  
死節

部詣撫順市潛以兵踵至襲之城陷守將王命印死之執遊擊李永芳用漢字

傳檄明清河勝北關歸順遼撫李維翰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大清兵佯

退明兵直前遇伏萬騎突出承胤及副將頗廷相遊擊梁汝貴等皆死之一軍

盡沒京師震駭命起舊將李如柏總遼鎮兵杜松屯山海關徵劉綎訂柴國柱

赴京調度編以前遼撫楊鎬為兵部右侍郎經略遼東編閏月日中有黑子相

鬪編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編秋七月大清兵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援遼

遊擊張胤死之編大清兵從鴉鶻魂入關入圍清河儲賢拒守旃請戰不許大

清兵冒版挾潤入牆墜灰東北角登城旃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降大罵赴

敵而死自二岔汾河至孤山並遭焚燬惟參將賀世賢於髮陽邊外血戰斬

首百五十四級編賜經略楊鎬尙方劍諭飭諸邊編鎬至河東髮陽寬奠之兵

已去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等以徇議徙寬奠民人於遼陽會朝鮮王遣其議

政府右參贊姜洪立等統兵萬人從征議乃止編八月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

為遼東巡撫設援遼餉司

遼楊鎬  
進兵

識者知  
爲敗徵  
楊鎬分  
道出師

杜松死  
節

麻岩死  
節

己未四十七年春正月趣促經略遼東楊鎬進兵。上以四方援遼兵馬大  
 集，楊鎬奏報稽延，恐師老財匱，下廷議。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  
 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趣鎬進兵。時蚩尤旗長竟天，彗見東方，星隕地震，識  
 者知爲敗徵。鎬乃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廷等議，以二月十一  
 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編二月，楊鎬遣總兵官馬林、杜松、李如柏、劉綎分道出  
 師。編鎬誓師，分爲四路：林、松、李、如柏、劉綎分道出  
 靖安堡出邊，趨開原、鐵嶺，攻其北；松、李、如柏、劉綎分道出邊，趨瀋陽，  
 攻其西；如柏、李、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由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綎、松、李、如  
 柏、劉綎分道出邊，趨寬奠，攻其東。是月十九日出  
 師，值大雪，兵不前。師期洩。編三月，明師與大清兵戰，敗績。編杜松欲立首功，越  
 五嶺關，先期抵渾河，旣渡，遇伏，松血戰突圍，力竭而死。兵無存者。馬林改由三  
 岔堡出邊，抵二道關，聞松沒，結營自固。大清兵乘勝來攻，林敗，遊擊麻岩死之。  
 劉綎獨從，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大清兵詭作杜松兵，披其衣

劉廷弼

滿廷弼 袁慰庭 李長庚 出督遼 餉

熊廷弼 經略遼東 宗文

甲爲嚮道誘入重圍衆潰縋沒于陳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撤回獲全

是役也楊鎬軍機不密諸事宣洩大清軍處處爲備故敗文武將吏死者三百

一十餘員軍士死者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事聞京師大震編召陝西總督楊應

聘爲兵部左侍郎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右侍郎○起前御史熊廷弼爲大

理寺丞往遼東宣慰軍民編徵李如柏聽勸以逗遛獨全也以如柏弟都督李如楨代

將諭經略楊鎬戴罪視事編詔以山東巡撫李長庚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編夏五月大清兵入撫順以偏師躡各鐵嶺撫安堡編

六月大清兵由靜安堡入遂克開原編西部亦以三萬騎由亮河入圍鎮西堡

於是瀋陽鐵嶺軍民皆奔潰編以熊廷弼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賜尙方劍經略遼東延弼即日就道編起秦甯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京兵部尙

書黃克纘協理戎政改差御史張銓按遼編以科臣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編

秋七月大清兵由三岔堡入攻鐵嶺克之編八月逮前經略楊鎬編鐵嶺旣失

熊廷弼率八百人抵秦甯是月三日受代上度廷弼已受事乃遣縋騎見七卷四逮

王安忠  
直  
序止礦  
稅

鎬。編熊廷弼奏李如楨罪，請亟調李懷信代將。編是月，大清兵破金台，失白羊骨寨，北關遂亡。編命李懷信赴遼。○命少詹事徐光啓兼河南道御史，訓練俟調諸營，予薊遼總督汪可受回籍。編釋罪弁。秘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往援遼。

編冬十一月，大清兵入龍潭口，築城撫順邊外。

編庚申，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編五月，大清兵略地花嶺。編帝不豫。編召大學士方從哲於臥榻前，諭以東事告急，卿宜加意籌之。編六月，大清兵深入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拒却之。編秋，八月，帝崩。編上疾大漸，召閣臣方

從哲，諭曰：「朕嗣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致成痺疾。秘脚冷溼病，氣不生也。」

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惟皇太子在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功在社稷，萬世不泯。特諭卿知。」從哲出，皇太子不得入，兵衮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而不召皇太子，非上意也。」安素忠直，東宮多賴其調護。是日上崩。編皇太子令停止礦稅。編收稅內監張擘馬堂、胡賓、潘相、邱乘雲等並撤回。編皇太子令發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神宗太子，在位一月，未及改元而崩，壽三十九歲。

編八月太子常洛卽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上宣大行皇帝

見二卷第十。

遺命，欲

孫如游  
諱尊鄭  
貴妃

尊鄭貴妃爲皇后，命查例禮部尙書孫如游疏言：「祖宗朝，其以配而後者，乃

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後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謙

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遺詔於逝後，豈

先帝彌留

見六卷書用。

之際，遂不及致詳邪？王貴妃誕育陛下，恩典尙爾有待，乃令他

人得母其子，恐九泉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所

樂。書之史冊，傳之後世，有悖典禮，且昭先帝之失，非所以爲孝也。臣不敢奉遺

命，一從之。編以汪應蛟爲工部尙書，董從儒爲工部右侍郎，鄒元標爲大理寺

卿，劉光復爲光祿寺丞，周曰庠，朱一桂並爲太僕寺少卿，朱國祚爲南京禮部

尙書，馮從吾爲尙寶，司卿李宗延爲光祿寺少卿。○以袁應泰爲遼東巡撫。編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劉一燝，韓廣杭並爲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編

帝不豫。乙卯，上有疾，傳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

後奉先帝旨委託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爲皇貴妃。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減。己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起，支離牀褥間。辛酉，上不視朝，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罷疲，軟，不能動履之旨。乙丑，給事中楊漣上言：「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陛下哀毀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賊臣崔文昇反投剝伐之劑，其肉寧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陛下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邪？無心之誤邪？有心則藥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陛下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刑部主事孫朝肅徐世儀、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請冊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庚午，上召閣部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朝，產不有，止存一女。」隨傳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傳皇五子出見。辛未，上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敦入聲。語復趣促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從哲等以冊儲原旨，期宜

李可灼  
進紅丸

紅鉛

改近。上因顧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則自指曰：「是朕壽宮。」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宣可灼至。軫○候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藥進。遂進紅丸。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己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復何狀。可灼以如前對。閏九月，帝崩。閏乙亥朔，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中外籍籍，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言：「先帝之脈，雄壯浮大，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癥，幾何不速之逝乎？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遽起矣。御史鄭宗周疏請寸

左宮選在移請  
右宮選在移請  
左宮選在移請  
右宮選在移請

斬崔久昇以謝九廟。於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給事中楊漣語尙書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閣豎汝梃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見四卷第五。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大聲意欲何爲？閣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官舊侍王安給選上聲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卽叩頭呼萬歲。遂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羣臣請卽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卽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丙子，尙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

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乳哺步而襁差上聲負之哉！卽貴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見上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聞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皇長子同宮。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漣叱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己卯，選侍尙無移宮意。楊漣上言：「殿下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爲名，病體之所以沉錮，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抱痛，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疏上。漣復往趣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理，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

遷侍移殿  
居仁

憲世揚  
勅方從

律之趙  
于

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皇長子使人諭漣出，命收諸侍李進忠、劉遜等，遷侍移居仁壽殿。

編庚辰，皇長子由校即位。編給事中惠世揚劾奏大學士方從哲。○**世揚**上言：

「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哲兩可

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居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為鄭氏

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倖之故，欺抗先聖，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

李選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請封貴妃，封妃不得，占去居乾清，是視登極為兒

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

從哲何心，必加曲庇。秘律之趙盾。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欲殺趙盾，宣子出亡，趙穿弑靈公，毋固，宣子未出竟，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雖亡不越境。許世子，春秋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胡，傳按左氏，許悼公惑，許世子止之，反不討賊，非子而推。許世子。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寸有疾，汝藥先嘗之，父有疾，先嘗之，蓋謹慎也，藥不先嘗而誤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廣此冀試之萌，堅水之漸，春秋之所謹也。何辭弑君之罪，無君當誅者三，詔責以輕

詆大臣，有傷國體。○**編**御史馮三元疏論遼東經略熊廷弼。○**編**三元言廷弼無

明鑑易知錄 卷一一 明紀 光宗 九五

姚宗文  
顧慥  
疏劾  
廷弼

謀無八欺君者三；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編科臣姚宗文御史顧慥等疏劾遼東經略熊廷弼。編初宗文爲戶科給事中，以父憂去職，謀起復不得，求廷弼代請，廷弼不從，由是懷怨。後夤緣得吏科，閱視遼東兵馬，廷弼復不爲禮。有遼人劉國縉者，以兵部主事贊畫遼東軍務，主募遼人爲兵，所募萬七千餘人，逃者過半。廷弼聞於朝，國縉亦怨，兩人相比，傾廷弼。宗文還，卽疏劾廷弼，又駁其黨顧慥、魏應科、郭鞏等交章攻擊，必欲去之。而御史張脩德、科臣魏應利亦前後疏論廷弼。編詔熊廷弼回籍聽勘。編兵科楊漣疏言：「頃者傳聞遼左村屯日劫，人民日擄，城堡日空，邊疆日壞，經略熊廷弼以此日被入言矣。議經略者終難掩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幸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術。爲廷弼者有二策焉：全副精力，報效知君父遇之恩，一策也；如以封疆必不可支，病驅必不可起，當繳還敕書，求賢速代，又一策也。廟堂之上，當焦思遠計，外料敵，內料己，求一的當之說，或循資，或破格，擇一的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東事其有瘳抽乎！於是廷弼上疏。

自辯前後凡數千言。并請敕馮三元、張脩德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怪勿使後人代受其過。又疏繳還劍敕，有旨熊廷弼解任，回籍聽勘。臘冬十月，噦詩宮災。龜先是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卅餘年，天下側目之隙，但以篤念皇祖，渙然冰釋，何不輔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夙有舊恨。」此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見上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有幼女，歔歔見七卷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陛下正劉遜、李進忠法外，其餘槩從寬政。」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冲時，選侍氣陵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



東 經略遼 袁應泰

事 往勸 朱童蒙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於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

不體悉。其李進忠等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可傳示遵行。至是，曦鸞宮災，上

諭選侍皇妹俱無恙。編詔改萬曆四十八年為泰昌元年。編兵部尚書黃嘉善

罷。命刑部尚書黃克纘攝兵部事，兼理戎政。編葬定陵。神宗編以巡撫袁應泰

經略遼東。編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勸遼事。編御史馮三元張脩德給事中

魏應嘉復論熊廷弼。廷弼復疏辨。上諭閣部科道。魏應科馮三元張脩德與熊

廷弼互相奏擾。就著首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具奏。兵科楊

漣等言：「從來奉旨行勸，就令各地方撫按官勘報，或遣官會勘，未有即以言

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就令勘得逼真，誰肯心服，乞收回成命，毋傷從來勘事

之體。」上乃改命朱童蒙往。編徵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淮。確何宗彥

入閣。編特簡禮部尚書孫如游入閣辦事。編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楊漣疏請

加恩李選侍及皇妹。編漣上言：「臣初請李選侍移宮，蓋以正體統而尊朝廷

也。移宮之後，有倡言選侍徒跣。先上聲。赤足。踉蹌。蹌，踉○行不正也。欲自縊。意。者皇八妹失所，遂

投井者。事關他日不白之案。望陛下於皇弟、皇妹時。時塵念。李選侍量加恩數。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疏入。上優詔答之。大學士方從哲乞歸。許之。

## 卷十一

### 明紀

熹宗哲皇帝

名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壽二十三歲而崩。

編辛酉，熹宗皇帝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漣命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敕。閏二月，兵科朱童蒙勸遼還京。童蒙還奏略曰：「臣謹看得舊經略熊廷弼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騁其偏鋒，亦能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而遼陽、顏場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奉集、瀋陽今盛京、奉天府三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曾幾何時，而金湯金城湯池鼎峙，恃以無恐。迄今民安於居，賈安於市，商旅安於途，使後之人因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懇，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人之所留。是其精

朱童蒙  
勸遼還京

熊廷弼  
在遼  
功存

江秉謙  
論失  
藩

力在於此，其得謗亦在於此也！抑且督工脩築，劾期責報，縉紳子衿，役無割免。又束縛悍弁，斥逐庸吏，能無騰謗聲乎？言官得之風聞，臚列入告，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辯，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廷弼功在存遼，臣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袁應泰、撫臣薛國用，按臣張銓，據實奏聞有旨。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編是月辛酉。大清兵克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皆死之。編大清兵攻瀋陽，世賢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降人內應，城遂破。世賢世功俱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石柱土官秦邦屏等皆力戰而死。御史江秉謙上言：「自楊鎬失律喪師，開鐵開原，鐵嶺兩縣俱屬奉天府淪沒，其情形危急，誠有百倍於此時者。乃熊廷弼受命田間，倉皇赴召，單騎出關，收拾餘燼，城守經年，敵終不能躡。音入。何前此垂危之遼敵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略，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決不敗壞至此。然昔之論廷弼者，猶曰風聞及查勘已明，而讒構復起。時廷弼復甯壞朝廷之封疆

張應泰  
死節

何廷魁  
死節  
崔儒秀  
死節

必不肯消胸中之眦。軀域甯甘心以遼陽與仇敵，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

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敵邪？編以劉宗周為禮部主事，王之寀為刑部

主事，高攀龍為光祿寺丞。編大清兵克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皆

死之。編時應泰已撤奉集威甯諸軍，併力守遼陽。今奉天府遼陽州。引水注壕，壕，城下池也。沿壕

列火器，兵環四面守備甚設。戊辰，大清兵薄博，通也。城，應泰身督兵出城迎戰，軍

敗。應泰退宿營中，已巳，大清兵掘城西闌暫入，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

敗明軍，遂渡壕大呼而進，戰良久，大清兵來益衆，明兵敗望城而奔，殺溺死者

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張銓等分陣皮，城上女牆。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耀、胡嘉棟督餉

郎中傅國，並踰城遁。庚午，政城急，應泰督諸軍大戰，又敗。薄暮，譙樓城門上樓。火，城

中降人內應，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應泰知事不濟，歎息謂銓曰：「公

無守城責，宜亟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應泰死且不朽。一遂佩劍即自縊。意

銓亦以不屈死。守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死。監軍崔儒秀自縊於

都司堂上。事聞，贈應泰兵部尚書，予祭葬，官其一子。編夏四月，遼東巡撫薛國

用以病免，以參議王化貞為巡撫。**編**遼東死節諸臣張銓崔儒秀何廷魁尤世

功秦邦屏等，各贈官恤蔭有差。**編**立妃張氏為皇后。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編**詔徵前遼

東經略熊廷弼赴京，御史馮三元張脩德魏應嘉各降調。姚宗文革職為民。**編**

命何宗彥入閣。諭辦事進劉一燝韓爌。忱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編**

秋七月封乳母客氏為奉聖夫人，以其子侯國興為錦衣衛指揮使。**紀**客氏故

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廢。雖○寡婦曰廢。生子國興，至是客氏封夫

人，授國興錦衣指揮，御史劉蘭疏諫，以為恩禮所加，權勢歸之，不報。**編**復命熊

廷弼經略遼東。**紀**廷弼至京，賜敕書尚方劍，起行日，賜大紅麒麟一品服，又賜

宴都城外。**編**以兵部尚書王象乾建節薊鎮，行總督事。○遼東撫標諫兵遊擊

毛文龍克復鎮江城堡。**編**八月內侍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紀**忠賢初名進

忠肅甯。今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少點。閑人聲。按也。慧無藉，好酒善啗。淡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

擊弦，射石多奇中，目不識丁，而有膽力，猜很自用，嘗與年少賭博不讎，走匿市

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悲甚，因而自宮。見七卷。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

封客氏  
為奉聖  
夫人

魏忠賢  
用事

孫暹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遊，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皇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夤入宮辦膳，其介紹介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朝日譽平聲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媪攬○母也。客氏私，忠賢亦通焉。光宗卽位，冊太孫爲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崩，東宮暫居慈慶，楊漣疏參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朝於王安，力營救之。忠賢深德朝，結爲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卽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詈，而囂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榻御前，聽上命。客氏久厭朝儂噴○輕也。薄，而喜忠賢，慙陷○果決也。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見二卷第四。之患成焉。初，上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帝，帝會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詰責，令其自新，忠賢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將甘心見九卷第四。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卽欲起攘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忠賢遂嗾獸給事霍維華劾安，客氏從中附和。

之於是矯旨革安職，而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為南海淨軍，勒令自裁。安既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闇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探上意為奸。忠賢自掌東廠。**編**九月葬慶陵。光宗陵。**紀**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擇田二十頃，

百畝為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魏忠賢侍衛有功，命工部以陵工成敍錄，御史王心

一奏言：「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強入忠賢之勤勞，於禮為不順，於事為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怒責之。**編**冬十月，降吏科給事中侯

震暘于外。**編**初，客氏已出宮，復召入，震暘奏曰：「陛下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

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中涓也。中官也。羣小煬灶借叢，王聖寵而

煽江京李閏之奸，王聖，漢安帝乳母，與宦者江京李閏，扇動內外。趙嬈鏡寵而媾曹節王甫之禍，趙嬈，漢靈帝乳母，與宦者曹節王甫，共

相交可為寒心。」上怒降之。時御史王心一倪思蕙等相繼疏劾，皆謫降。**編**吏部

尚書周嘉謨罷。大學士劉一燾回籍。刑科給事中孫杰，劾嘉謨一燾，奉王安之意，致誤討賊也。**編**十一月，以都察院

左都御史張問達為吏部尚書，刑部左侍郎鄒元標為左都御史。**編**遼東經略

王聖趙  
嬈之證

熊廷弼駐劄右屯。**廷弼**奏言：「頃見兵部上疏，欲臣提兵出關，臣敢不出？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西人視以為輕重，東敵視以為進退，兵將視以為勇怯；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略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出關？又不知臣駐廣陵，撫臣應駐何地？乞敕兵部速議，無使擔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為敵所笑。」既而出關，駐劄右屯。**編**四川永甯宣撫使奢崇明叛，**廷弼**崇明性陰鷲，佯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子奢寅有逆志，會以遼事急，徵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以兵至重慶。今四川重慶府。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汰其老弱，發餉，餉復弗繼，龍等遂鼓衆反，殺可求。已而賊逼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爨元，悉力捍禦，賊圍城久，歲且盡，會有俘民脫歸者，言賊旦夕須旱船，一決勝負。

**編**壬戌二年春，正月，四川左布政使朱爨元大破賊兵，成都下。奢崇明及其子寅走，詔以爨元為四川巡撫。**編**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



呂公車  
礮石

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簞箠拂○兩旁  
遮蔽。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

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俯視城中，燮元曰：「

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

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軛者。

牛駭返走，乘勢縱擊，敗之。裨將皮副將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賊中，遣

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燮元即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

燮元方臥成樓，呼與飲。乾象衷甲佩刀，燮元不之疑，就榻呼同臥，酣寢達旦。乾

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縋而出，後賊營舉動，纖悉無不知者。乾象之力也。踰數

日，又使牙將周斯盛詐降，誘其來，設伏待之。崇明果自至，伏起，獲其從騎數人，

崇明跳身免。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營走。乾象等來歸，成都

圍解。賊歸重慶，事聞。以燮元為巡撫。大清兵渡河，先是，王化貞上疏請戰。

廷議賜化貞尚方劍，便宜行事。化貞遂令總兵劉渠移軍振武，而廣寧今盛京，錦  
州府廣寧縣

。遂空矣。二月，大清兵下廣寧，監軍高邦佐死之。大清兵至振武，總兵劉

高邦佐  
死節

謝文第  
論熊廷  
弼正化  
貞誠

渠方集陣，先鋒孫得功，乃王化貞心腹將也，未戰遽呼曰：「兵敗矣。」率所部  
走降，渠略陣，馬蹶被殺，西平守將羅一貫死之。得功入廣寧，諭軍民降，封府庫  
以待。化貞臥方起，參將江朝棟排闥入，曰：「城中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  
索所坐馬，已爲左右竊去，倉皇乘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之，曰：「爾不得出。」  
將縛之，朝棟後至，揮刀與鬪，乃得出。廣寧旣失，化貞所招敵騎，大肆殺掠，難民  
西奔者，十不存一二，棄老幼於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十人走閩陽，適經  
略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哭。廷弼曰：「公不召募敵騎，不撤廣寧  
兵於振武，當無今日。此時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  
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總督王象乾驗放入關，初按臣方震孺在廣寧，  
臥未起，聞撫臣王化走，亦單騎出奔，各道臣前後相繼走，惟監軍高邦佐沐浴  
衣冠，望闕再拜，從容自縊。意其僕高永從死焉。編詔遼東撫臣王化貞逮問。經  
臣熊廷弼回籍聽勘。編御史謝文錦疏言：「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鐸三方，廣  
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邊報緊急，移駐閩陽即廣信地。分兵應援，未爲

失策，迨至軍民奔潰，會與輔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死敵，惡得無罪？王化貞專制一方，初意敵騎外助，遼人內應，僥幸奇巧，不覺墮計，乃復守備不設，浪兵催戰，棄廣陵而奔，罪更何辭？然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兵部相忤，繫謂手縛足，展布無由，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兵部爲主，言聽計從，雖欲不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於刑辟者，皆尙書張鶴鳴致之也。一有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逮問，熊廷弼回籍聽勸。編以孫承宗爲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編三月，以王在晉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在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編夏四月，會勘遼東經撫熊廷弼與王化貞並坐斬，詔從之。編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熊廷弼、王化貞獄，成奏言：「王化貞全不知兵，用敵而反爲敵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叛逆如孫得功者，日侍左右而不悟，及敵騎尙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安所逃罪？宜服上刑，熊廷弼才猷氣魄，等睨詰○邪視也。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繫非小，及再起經略，卽繳有控扼山海之旨，識

孫慎行  
勅方從  
哲疏

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微有可觀，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仗義誓師，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及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榆關，卽有蓋世之氣，亦不足贖喪師失地之罪矣。若引從前經略觀之，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如厚誅化貞，而少寬廷弼，罪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一從之。編起楊漣爲兵科都給事中。編禮部尙書孫慎行劾前大學士方從哲罪。編慎行上言：「皇考賓天，緣醫人進藥不審，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夫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尙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見上卷第八。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臣謂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殺之實。宜直書云：「方從哲漣進紅藥兩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乞將從哲速嚴兩觀之誅，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有旨會議具奏。編五月，授毛文龍總兵官。編秋七月，貴州水西上目法邦彥叛。編以太常寺少卿王三善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編詔李可昇著着法名究問，崔文昇仍

發遣南京。總吏部尙書張問達，戶部尙書汪應蛟，會議孫慎行疏論，方從哲弒逆二字，何忍加之。但李可灼進藥之後，適會皇考賓天，臺臣王安舜疏請嚴究從哲，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失之太輕。從哲已認罪自請削奪，爲法任咎矣。若李可灼應拏解法司究問。至崔文昇先進大黃涼藥，及可灼進紅丸，又不詳察可否，應與可灼並正典刑。上曰：「李可灼本不知醫，希圖僥幸，委應重處。方從哲票擬太輕，然心跡自明，何可輕議。可灼著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大小臣工，不得再生事端。」

編以李若珪、楊漣並爲太僕寺少卿。編八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並致仕。編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劾元標從吾強入聲醜欵也。金講學比之妖賊。元標從吾致仕歸。編冬

十月，脩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鄠曼、太僕寺卿滿朝薦並謫歸。編震孟上言勤政

講學之實，中云：「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疏入，魏

忠賢不下，鄭鄠復疏趣促之，曰：「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圜之義，不經御

覽而留中，必有藏伏奧援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權璫場竈，

相顧太息，無可如何矣？」忠賢深惡之，承上觀劇，戲也。摘震孟疏中傀儡，紙上。

木偶人也，列子周穆王時，巧人有伏師者，爲木人，能歌舞，此蓋傀儡之始。登場語，激怒上。時朝薦亦言之力，俱謫歸。十一月，

以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

辦事。編以楊述中爲川貴總督。

編癸亥二年春正月，安邦彥復糾奢寅父子，與雲南土司安効良等，率衆數萬，

并力攻陸廣。紀先是，貴撫王三善以倉儲空虛，欲因糧於敵，又諸軍視賊過易，

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列營三十里外，一軍屯陸廣，向大方奢社輝。初土司安效良死，妻奢社輝，撫

其幼子，安位職，安邦彥，其族人挾之叛。一屯鴨池，向安邦彥巢穴。至是，賊攻陸廣，明楷奮勇接戰，衆潰。

溺水死者數千，明楷陷賊中，賊乘勝赴鴨池，義兵退屯威清。三善收兵入城，土

司苗仲見我軍不利，復肆劫掠，自龍里至甕城，屍橫四十餘里。編秋八月，詔開

內操。編開內操，鉦。鉦，○鉦也，鑄也，鑄似鈴，鑄似小鐘，鑄以止鼓，鑄以節鼓，○鑄音撓，鑄音濁。鼓之聲，喧闐。田官禁御史劉之

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卽宦官詩，小雅有巷伯篇。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

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

詔開內

趙媯

見上

禁旅近於唐末等語。魏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

益驕橫，設內操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光

宗選侍趙氏與客氏忠賢魏賢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于庭，再

拜投繯，而絕裕妃張氏方妊，任懷膺册封禮，客氏譖於上，絕飲去食，閉禳道

中，偶天雨，匍匐掬掬○兩手簷溜留去，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

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為上言之，乃矯

旨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鑿裕妃飢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

為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容憚之，后方妊，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

狀，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編冬十月，以楊漣為左僉都

御史，協理院事。編貴州巡撫王三善自將兵六萬，擊安邦彥，大敗之，邦彥遁走。

編三善直趨大方，沿途殺賊，降者相繼。編十一月，王三善入大方，奢社輝及其

子安位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編時三善以元凶未窮，當用勦為撫，而述中一

意主撫，議遂不合。三善駐大方日久，食盡，述中弗為援，安邦彥日夜聚兵日益。

令其黨陳其愚詐降，三善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纖悉盡知。

**編**甲子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爲賊黨陳其愚所殺。**紀**其愚從三

善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墮地，三善知有

變，將帥印付家人屬。祝令護持先去，卽抽襟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

奪其刀，賊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事聞，楊述中回籍聽勸，旣而

監軍御史傅宗龍獲陳其愚誅之。**編**三月，以蔡復一爲川貴總督兼巡撫貴州，

賜尙方劍。**編**廢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戶。**編**夏五月，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

理刑。**編**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紀**漣言：「忠賢原一

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旣而敢爲大

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蛇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

出傳奉，徑自內批。怪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忠賢急於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一

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



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數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

毆聖母之人，

閩臣，沈淮黨，護李選侍。

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

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脩如

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諂，

弘

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

極

交構陷之，削籍去，

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

見上卷

忠賢一

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點陪貳，致一時名

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

超上聲

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

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

阻賜環，長安謂陛下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

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謀

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陛下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

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己，屬

視

其私比，矯

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以護挂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陛下倉猝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讎王安，而實敢於讎先帝之老僕，與陛下老犬馬，略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腰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見上二肅密。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源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前慈柳外皇親家人。欲扳攀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閤臣力持，椒房之戚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牆，取其溫煨而香，辟除惡氣也，故后家稱椒房。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今直隸順天府良鄉縣。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窰，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坏哀土，漢張釋之，傳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長陵，高帝陵也，坏，手掘之。

也，不敢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爲喻。

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

遵道以侵占

去聲

牧地細事，而徑置囚阱，草菅

竅，漢賈誼傳：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

士命，使青燐

鄰

赤壁

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

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

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

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

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傳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褻

王言，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今天下後世視陛下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

原以察奸等爲之，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傅應星

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爲之，投罟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

如近日之逮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傅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

已，勢不至於與同文之獄

宋哲宗朝，蔡京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下文彥博子及甫於同文館獄，遂錮，劉擊梁燾子孫於詔南。

刊黨錮之碑

宋徽宗朝

，蔡京追憾元祐，元符末，羣賢藉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蘇軾，程頤等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義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

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

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見七卷第八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

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

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宄之人，識者每爲寒心。昔劉瑾招納亡

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屬直隸順天府警

蹕見二卷第五傳呼，清塵墊店除也。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

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

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曾射石，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

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

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鬮見五卷第五，忠賢不足盡其

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旣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

卽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邪，舉朝

內外，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且如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

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

貸熊廷  
罪等死

部署  
左

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陛下威靈尙尊於忠賢邪？疏入，忠賢亦懼禍，泣訴上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爲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廠，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乃下漣疏，切責不少貸，諸臣無不憤激。繼漣中奏者不下百餘疏，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編**秋七月，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封光宗選侍傅氏爲懿妃，李氏爲康妃。**編**九月，大學士孫承宗請貸楊鎬熊廷弼王化貞死許之。**編**承宗出關視師，請寬曩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死罪遣戍，效用。上許待以不死。**編**冬十月，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編**大學士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狼狽。見四卷第八去國。**編**削吏部左侍郎陳于廷，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籍。**編**趙南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廷代署，西臺以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冢宰，漣以注籍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責之，并責楊漣。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一時盡去，部署爲空。**編**十一月，加援遼總兵官毛

復逮汪  
文言

文龍左都督，賜銀幣。時文龍廢

**編**以崔景榮為吏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李宗延掌

都察院事。**編**以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編**十二月，復逮汪文言。

是年三月，刑部擬  
流參左光斗，魏大中，

誦引故內臣王安，及中書，汪文言，遂逮治，文  
言受杖革為民，至是御史吳夢賈，復論之也。

**編**乙丑，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為御史。**編**呈秀為高攀龍所糾，乃微服叩賂

魏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

動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

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編**罷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

卿劉宗周籍，起用阮大鍼等十一人。**編**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

**紀**大化奏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俟汪文言逮至鞫之。**編**削御史周宗

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愼言籍。**編**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愼言

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大約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為之

證。**編**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疏論誣擊紅丸，移宮三案。**編**霍維華上疏論三案，

其略曰：「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

霍維華  
上言三  
案

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臣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宮者，所以

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神祖册立東宮稍遲，諸臣羣起而爭之，然篤愛震

器，易繫辭序，封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巫蠱，漢戾太子，以巫蠱獄死，事在武帝征和二年。之謀，

則九閭遂歲密，乃藉一風癩之張差，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無閒，王之寀

陸大受同惡相濟，開釁骨肉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風疾，而悠悠之口，致

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爲受鳩，見六卷第五。加從哲以弑

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生平，伏

乞嚴諭纂脩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魏忠賢矯宸翰弁之，編五月，

命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編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

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漣、鄧漢盧、化鯨、夏之令、王之寀、

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已而忠賢矯旨命顯純復訊之。於是周朝瑞、

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焉。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

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

報納請  
書院下

決熊廷  
弼魏忠  
賢客氏  
印

泣邪」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

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贓，文言

蹶起曰：「天平冤哉！以此饑淺清廉之士，有死不承。」**編**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

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編**初，獄上，擬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

謀，謂不可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

漣等不肯承，而顯純筆楚甚酷，無生理。左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

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害于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卽送法司，或無

死理。」於是靡焉承順，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見者無不切齒流涕。**編**八月，御

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編**訥上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

衡，俱削籍。**編**副都御史楊漣卒于獄。**編**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于獄，其子學泚

伊學泚，扶樹附，朝夕號哭，未嘗入寢，至勺水不進而死。**編**決熊廷弼于市。○僉都御史左光斗卒于獄。**編**

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顧大章

下獄卒。**編**冬十月，皇子生。榮妃任氏出。**編**以兵部尙書高第經略遼東。**編**十一月，戍趙



天鑿錄

同心錄

點將錄

遼周順昌

南星于振武衛。編以崔呈秀為工部右侍郎。網時殿工與魏忠賢借督工，無日

不與呈秀屏。丙人密語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鑿等錄。忠賢奉為聖書，天鑿錄

首列東林葉向、高韓廣等十六人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等六人，又列

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等十七人。同心錄者陳宗器、韓維、黃尊

素、李應昇、賀煊。期等十八人，點將錄者。首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二才，及時雨葉

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變、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

智多星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

卓汪文吉等七十二人。

編丙寅六年春二月，遼東經略高第以病免。編以王之臣總理遼東，薊鎮天津

登萊等處軍務。改統略為編以寧前道袁崇煥巡撫遼東。編逮前吏部主事周順

昌下獄，殺之。網順昌，吳縣。原江蘇州府。人時緹騎見七卷出魏大中，被逮。見二卷過吳順昌

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特緹騎趣大中行語，侵順昌，順

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邪？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

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卽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五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爲慟。順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懇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決，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詩於是市人顏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邪？」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闕。洪去然而登叢毆緹騎，立斃一人。順昌步詣府署，手書別親友，以是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許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絕口。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焉。編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首奢寅來降。編夏六月，浙江巡撫潘汝

顯乘朝議  
進三朝  
要典

魏忠賢  
祠字備  
天下

禎請為魏忠賢建祠宇，乞賜額。從之。編時汝禎疏先至，而巡按劉之待疏遲至

一日，忠賢怒，削奪之。編閣臣顧秉謙進三朝要典。編秋八月，我大清太祖高皇

帝崩。編九月，我大清太宗文皇帝即位。編蘇杭織造李質奏建魏忠賢祠宇成，

乞命杭州衛百戶沈尙文等永守祠宇，世為祝釐。崇報從之。編祠建於西湖

見一卷之三。之麓，六〇山足也。備極壯麗，閣臣縉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冊，賜額曰「普德

子衿微有反。唇者，則守祠之豎。叢毆之，自是四方效尤，幾徧天下，各曲

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享祀，一如王公，

像以沉香木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為

之，衣服奇麗，髻計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

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去聲冠焉，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編皇子薨。○大

學士顧秉謙回籍。編冬十月，以霍維華為太僕寺卿，毛一鷺為南京兵部右侍

郎

卷十三

明紀

熹宗哲皇帝

陳仁錫講時不

編丁卯七年春正月。我大清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編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

鄭鄭籍擬孫文多榮上聲罪。坐斬。編文多仁錫戚也。嘗作策論嘲瓜平聲時。魏忠賢知

之。因誣文多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天

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火災。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

不避忌諱。忠賢怒。遂命許顯純擬文多獄。詞連仁錫等。因削職。追奪誥命。編夏

五月。大清兵圍錦州。今盛京錦州府。城分兵圍寧遠。今寧州。俱不克而還。編六月。海寇鄭

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芝龍泉建泉州府南安縣人。編秋。七月。以田吉為兵部尚書。霍維

華為薊遼總督。編八月。起復崔呈秀為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編帝崩。編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懼。上召皇弟信王入。諭

以當為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為託。及委用忠賢語。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

迎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

懷宗即位忽天

魏客伏

李園事

獨坐。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崔呈秀以時未可，止之。**編**信王由檢即位。**編**王即位

於中極殿，受百官朝，毋賀。朝時忽天鳴。**編**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不許。

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編**冬十一月，安置魏忠賢於鳳陽，籍其家。**編**初，上神明

默操，忠賢黨與林立，莫發其奸。御史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

勢衰，後工部主事陸澄源、兵部主事錢元愨直攻忠賢，貢生錢嘉徵上數**忠**

賢十大罪。帝嘗農行，弄兵，無二祖列宗，克削藩封，無辜，監磨邊功，傷民，財極其罄。忠賢不勝升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嘉

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上所任，忠賢屈

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為後勁。應元果為問至是，謫忠賢鳳陽司香

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見八卷第四。尋謫戍**編**魏忠賢客氏伏誅。**編**上

諭兵部曰：「逆忠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

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忠賢宿阜

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自經，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

姪任懷尹身下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凸不韋。不韋，與邯鄲姓，美者以居，知其有娠。獻之秦太

子之子其人  
李園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謂使妹說春申君，進之王遂生幽王。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侯

國興，魏良卿等，俱伏誅。編追復太監王安官予祭葬，立祠。編以錢龍錫楊景辰

來宗道李標周濟登劉鴻訓並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罷蘇杭織造。編命削

田爾耕籍籍其家。編戶部員外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

龍倪文煥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為五彪。小虎也。乃命

籍爾耕家，爾耕貪婪，好羅織諸臣，旁并掠慘毒，皆爾耕為之。編釋大理寺少卿

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編罷各道鎮守內臣。編上諭兵部先朝於宣大薊遼東

江之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也。且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

懷宗端皇帝名由檢，光宗第二子，初封信王，熹宗崩，無弟，入繼大統，在位十七年，李白成陷京城，帝自經於萬壽山之壽皇亭，已自成去，大清定鼎，而明室亡矣。

編戊辰，懷宗皇帝崇禎元年春，正月召前兵部尚書霍維華。編維華辭敕命，且

述忤璫始末，薦周道登郭鞏，不允辭。編許顯純田爾耕伏誅。編司法追論魏忠

賢等罪，上命磔鞏○裂尸也。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顯

純爾耕，天下快之。編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編二月，以侍讀學士

顏繼祖  
劾維華

溫體仁直經筵日講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賊。編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編夏四月起袁崇煥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登萊天津軍務。編五月戎政尙書霍維華罷。編兵部推維華署督師事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維華狡人璫熾則附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躡致尙書無敍不及有賚必加卽維華難以自解」乞禡此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尋免官歸。編光祿寺卿阮大鍼罷。編大鍼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四年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鍼廷議以大鍼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鍼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削籍。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太僕寺少卿李蕃罷。編魯生當魏忠賢時迎合中旨倡爲執中之說蕃督學建忠賢祠至是給事中楊繼祖御史王之翰劾罷之魯生蕃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號三李謠曰「官要起問三李」編編修倪元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媚璫奪恩廢廣微尋削籍編六月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編是月大清兵入內地毀錦州杏山高橋三城。編秋七月袁

鄭芝龍  
降于熊  
文燦

張獻忠  
王號八大

李自成  
起

袁崇煥  
殺毛文  
龍

朱燮元  
誅奢安

崇煥入朝。編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問以方略。對曰：「陛下假臣便宜，計五年全

遼可復。」上曰：「五年復遼，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閣臣劉鴻訓等請

收還王之臣，滿桂尙方劍，以賜崇煥，令便宜行事，上從之。編九月，鄭芝龍降于

巡撫熊文燦。編冬十一月，府谷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民王嘉胤倡亂，延安人張獻忠從之。

編是歲延安大饑，喜胤作亂，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旁掠延

安諸郡邑。編起朱燮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編十二月，米脂延安府米脂縣。

人李自成起爲盜。編延安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

遂揭竿爲盜，自成性狡黠，閉入聲。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往投焉。已而參政洪

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編己巳，二年夏，四月，秦晉饑，盜起。編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

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編袁崇煥殺左都督毛文龍。事聞，上意殊駭，念文龍已死，遂暴其罪，以安崇煥心。編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編八月，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朱

燮元，討奢崇明安邦彥，誅之。編時燮元檄吸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甯，扼各路



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異。大長老，歹費

小阿烏繼阿鮮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甯，先犯赤水，謀謀○今之細詳。知之。燮元授

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度賊已抵永甯，分遣林兆鼎從三岔湯入，王

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

出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等皆被創也。言○傷漢兵斬其首以獻。燮元不

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其歸附。而位豎汝子，不能自決，其羣下復謀合

潰兵拒明。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叢箐精，蠻煙熒詞○西羌曰燄。雨，莫

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乏

糧，將自斃。於是焚蒙翳，別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

聚，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嚮導，輒

發窖發粟就食，而賊飢甚。劉養鯤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

恐，乞降。燮元為奏請，詔許之。編冬十月，我大清太宗親率兵入邊，蒙古諸部貝

勒台吉皆以兵會。編李自成稱闖詔去聲。將，紀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

洪承疇  
綏撫  
大書  
和議

如杞入援，兵潰於涿鹿，叛走秦晉間山谷。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

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一爲闖將。九年，官軍擊迎祥。

斬之，羣盜推自成一爲主。編十一月，大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也警兵編始遣乾清宮

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馮元昇覈軍訖，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

軍。編十二月，逮薊遼總督袁崇煥下獄。以禮部侍郎周延儒爲禮部尙書，東

閣大學士。編是月，大清兵北去，京師解嚴。罷兵

編庚午，二年春，正月，大學士韓爌罷。○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廢賜故都督戚繼

光表忠祠。○命洪承疇巡撫延綏。見六卷編二月，我大清太宗遣使持書至，明議

和。編書言：「滿洲國皇帝致書明國皇帝，惟師旅頻興，互相誅戮，天之生民，罹

離○遭禍實甚。言念及此，欲盟諸天地，共結和好。去使兩國獲享太平，不然，何時

止息干戈，以幾治安邪？故特遣使持書議和，惟明示之。」又與錦州將士書，令

其中奏和議，於是班師。編三月，大清兵抵遼河，還瀋陽。編夏，六月，進禮部尙書

溫體仁、東閣大學士。編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見上編洪承疇

與總兵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編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

陷。編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

紅娘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

其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兵科給事中劉懋上

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十賊也。邊盜倚土寇為嚮導，土寇

倚邊盜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今陝西西鄉縣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類仍愚

民影附，流劫涇原今陝西平涼府富平縣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

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飢民也，而真賊飽掠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

聚眾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斗粟金三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

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奈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

納賦之一金，至於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民

不驅為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於司道，半折於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

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編山西流賊破蒲州，潞安編冬十月

寇患成  
于此

王嘉胤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復陷府谷。○十二月。盜神一元破甯塞據之。殺參將陳二槐。圍靖邊。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編**辛未。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請罷理財加派等事。不聽。**編**執御言

理財和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為訓。上曰。一

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

一**編**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編**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編**命御

史吳牲。齊平。齋。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編**二月。神一魁圍慶陽。今陝西慶陽府。**編**宜君

今陝西延安府宜君縣。賊趙和尚等各分犯。不知其數。**編**三月。賊帥孫繼業茹成名等詣總

督楊鶴降。**編**賊六十餘人來降。鶴受之。設御座於固原。今平涼府固原州。城樓上。賊跪拜

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編**夏五月。我大清太宗定官制。設立六部。**編**神一魁降于總督楊鶴。**編**一魁降。

鶴責數。上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數萬金賑濟。時

宜君雒川。今延安府雒川縣。盜蜂起。鶴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雒賊亦求撫於國事。從

之。其賜從飢民，各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省臣劾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

楊鶴，匡○恐也。怯玩寇，上切責雲中等，平盜自贖，時言官交論鶴，鶴疏引咎。編六

月副總兵曹文詔擊斬王嘉嶺于陽城，賊復推王自用為首。紀自用號曰「紫

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埽地王闖塔塔天

破甲錐那紅娘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編秋

七月，逮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邊。編八月，我大清太宗親

統諸軍入邊，至舊遼河而營，蒙古貝勒各率兵來會。編九月，以洪承疇總督三

邊，張福臻巡撫延綏。○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

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編給事中吳執

御，劾大學士周延儒疏留中。編執御論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奏章一

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

可以罪案也。陛下習見延儒摘發細事，近於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延儒特借此

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劾疏凡三上，俱留中。編冬十一月，命太監監軍。

吳執御  
周延儒

洪承疇  
邊

張獻忠  
降於洪  
承疇

高弘  
圖籍

**綱**王應朝往關甯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韶西協。**編**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烏兵餉。**綱**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去聲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銜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羣相壅蔽矣。**編**張獻忠率衆降于三邊總督洪承疇。

**編**王中五年春正月延綏賊陷宜君復陷保安舍水。**綱**賊偽爲米商入宜君遂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山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於秦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上言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蓋當事之無定見如此。**編**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剿費并以勸農從之。**編**二月削工部右侍郎高弘圖籍。**綱**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合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

洪承疇  
清蕩請  
寇

馬鳴世  
請安

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去，疏七上，竟削籍。編二邊總督洪承疇等擊賊，大敗之，斬賊首可天飛，擒其黨郝臨庵，獨行狼誅之。先是，延西諸寇承疇偕曹文詔先後清蕩，而鐵角城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軍聲益振，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陝西原任迪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即關中，今陝西西安府，項羽三分關中，王秦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故號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二府俱屬為關中藩屏，陝西榆林今陝西榆林衛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於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為飢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

財賈，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敕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

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編**夏四月，湖廣流盜自興國。今武山府興國州。

入江西泰和。今吉安府泰和縣。吉安等處。**編**秋八月，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于長子。今山西潞安府長子。

賊奔沁。鈔去。今山西澤州水沁水縣。**編**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編**冬十一月，

罷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編**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遊擊鄭芝龍

擊走之。○張獻忠復叛。

**編**癸酉六年春正月，副總兵左良玉敗賊于涉縣。屬河南彰德府。西，斬其渠。**編**進副總兵

曹文詔都督同知。**編**文詔連敗賊於忻代。今山西太原府忻州代州。間，斬首千五百級。**編**二月，

詔吏部薦舉潛脩之士。**編**諭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垂為法。

**編**大學士周延儒罷歸。**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

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宜侵輔臣，上召廷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

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

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多官，皆為內臣邪！」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為



王志道  
為法度  
惜

內中軍

溫禮仁  
無所平

陳奇瑜  
平延綏  
盜

紀綱法度之憂，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

惟因內臣任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妄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

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脩，沽名立

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編夏五月，命太監陳大金等監紀各

路兵將功罪。編上諭兵部流寇蔓萬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

大金閻忠印謝文學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

復以閻忠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今山西汾州府平陽縣。知縣賈甲鏞以逼迫苦供億

墜井死。編六月，海盜劉香老犯長樂。今福建福州府長樂縣。編秋九月，總兵張應昌敗賊于

平山。編應昌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編冬十月，帝論因編上素服御建極

殿，召閣臣商推溫禮仁竟無所平。罪人，辭少從疑也。陝西華亭今平涼府知縣

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為去救，人皆冤之。編十二月，

延綏巡撫陳奇瑜擊賊，大破之。賊首皆被誅，延水盜悉平。編時秦賊已盡入晉，

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川延綏見上賊首鑽天哨加夫開山斧獨據永甯關。在延安府延水

縣境，黃河出口。

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奇瑜謀取之，乃佯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水，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會，伏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編**是年陝西山西大饑。

**編**甲戌七年春正月，山西巡撫戴君恩誘執降盜王剛等誅之。**編**降盜王剛王

之臣通天桂等，至太原挾賞，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而奇

嵐。見二卷第八。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飢民投賊者愈衆。**編**李自成張獻

忠走盩厔。質。縣名，屬陝西西安府。鄠縣亦屬西問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文詔等先後勦

諸賊，斬獲甚衆，羣賊悉奔入商維興平。今西府商州平三縣。大山中，自成獻忠奔盩厔，問

**編**謫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于外，**編**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山西提學僉

事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縲縲。繫也。其羽，朝

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易坤卦，四爻括。囊无咎，注括囊言結口，而不出也。而大臣終無一

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陛下所樂聽者讜言，而

袁繼咸  
諫世祺

袁繼成  
投冊疏

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切責

之。編三月，山西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編總理太監張彞憲

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編袁繼成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

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齋冊之令，陛下從之，特在別釐，治奸弊，非

欲羣臣詘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爲幸，

嗟乎！一人輯瑞，瑞，音五瑞，言徵瑞也。諸侯之瑞玉，使之表朝也。萬國朝宗，諸侯侯見天子曰朝，文見曰宗。諸臣本觀天子之光，先

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端方張時，義子乾兒，干昏夜拜伏，自以

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恥，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爲太息

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已張彞憲，亦奏辨謂覲官恭謁，乃尊朝廷，繼成復上

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

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

以爲安事，創彞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

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編夏四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豐。今廣東惠州府海豐。

監製  
卷六

條  
卷六

制實制  
卷六

編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編總督陳奇瑜受李自成降，復給牌回籍。編奇瑜圍

自成于漢中。今陝西漢中府。車廂峽會連兩四十日，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

大窘，自成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自是復縱橫不可制矣。編

秋七月，李自成陷澄城。今四方府。圍郟陽。今西安府郟陽縣。自成聞洪承疇兵至，解圍去。

轉寇平涼。今陝西平涼府。邪州。今陝西平涼府。編江西饑，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編九月，賊

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新蔡縣。東至河陽。今河南府孟津縣。連屯百餘里，別賊萬餘，連營

維南上園鄉。今河南府開封府開封縣。編陝賊陷扶風。今陝西馬邑縣。編命吳甡巡撫山西。編冬十一月

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制虛各八策。編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

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

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駕馭。」疏入，上令確奏伐交實計，

其撫降戎，儲邊才，留秦晉餉，館監教習，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繼

陳既而元璐再陳同敵之術，且請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編逮陝西

巡撫練國事。以秦寇猖獗。命李喬巡撫陝西。編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勸。編十二月，進

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保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編總督兩廣熊文燦遣守道洪雲蒸等招劉香老被執。編文燦令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老被執。文燦奏雲蒸等信賊自陷上以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命巡按御史確覈以聞已令文燦戴罪自効。

編乙亥八年春正月謫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于外。以再溫體仁庸汗誤國也。編河南賊分三

道。一趨六安，一趨鳳陽，一趨潁潁。編張獻忠掠廬鳳安慶。編夏四月廣東左布政王世德及福建

游擊鄭芝龍合擊劉香老誅之。編芝龍合世德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

脇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也」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

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張一傑脫歸尋以世德爲雲南巡撫加芝龍參

將。編六月免陝西巡撫李喬官。以庸懦玩愒也。以甘學闈巡撫陝西。編秦賊搖天動襄

陷西利。今陝西華州府西華縣。編秋七月秦賊陷澄城八月陷咸陽。編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

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專制中原。承洪

洪雲蒸死節

略剿西北，象昇勳效東南，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

**編**進文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尋忤，溫節罷歸。

**編**冬，十

月老回回襲陷陝州。**編**帝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編**除典禮外，惟以

青衣從事，以示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編**十一月，秦賊一字王等部

衆出關，鈔掠諸路。**編**一字王部衆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漳關見一卷第九。出犯

閿鄉，靈寶。寧河府寶縣。大隊東行，塵埃漲天，闊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

居外。左良玉與總兵祖寬兩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遙望山頭，不敢邀擊。賊鈔掠

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食。**編**十二月，張獻忠合諸賊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

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編**丙子九年春正月，以劉宗周爲工部右侍郎。**編**授淮安武舉陳啓新吏科給

事中。**編**啓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

道』。惟陛下停科目，以誦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知行，取以除積橫之

習，蠲災馬錢糧，蘇累困之民，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

司，便宜行事，庶幾死怨平，而寇氛靖。」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

授武舉  
給事中  
天下有  
三大病

陳毋隱啓新本庸人時政府覘見三卷知上意必有闢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上

書跪正陽門曹化淳實聞之於內立致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啓新既得進

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故政府恨之不見信任工

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一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

比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

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編總理盧家昇大敗張獻忠于滁州編

獻忠合羣賊圍滁州屬江象昇大敗之賊竄河南編總兵陳永福敗李自成于

朱仙鎮編自成出河南攻固始今河南汝南左良玉遇自成於蕩鄉相持六日永

福援之敗之於朱仙鎮在河南開封府城西自成走登封今河南開封府登封縣密縣屬開封府尋自成誘別部

賊入河南當官兵而自帥麾下奔漢南循南山險阨見上遵商雒見上而行復出陝

西官軍敗績於羅家山字馬無算自成自虜屬陝西延安府至延綏見上編二月

山西饑人相食編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過天皇于西甯州編過天星合九條

龍等八營西掠蘭河南擾會寧洪承疇檄吸左光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

奔賊復自萬安走鹽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降。陝西巡撫甘學闢受其降，

安插其部數萬人於延安，尋沿河劫掠如故。編二月，賊九條龍張胖子從南漳

柳池陷穀城官山，逼保康。千一八掠無遺。編南陽沔陽唐王聿鍵行奏南陽有母烹其

女者。編陝西巡撫甘學闢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編夏四月，延綏總兵俞翀

霄引兵逐李自成，被執。編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邊副將張天機力戰，

却之。賊沿河犯朝邑，將閩綏德，翀霄引兵逐賊，陷賊伏中，翀霄被執，綏延精卒

盡覆，賊分陷米脂。見上延安綏德賊本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去錦繡書遊，銜

駭其親戚，故從亂者益衆。編是月，我大清太宗建國號曰清，改天聰十年為崇

德元年。編六月，命司理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編秋七月，我大清兵至居庸

見八卷遺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

守固關，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防馬水沿河。編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

鎮守昌平。編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

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邪？」編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于盩厔，見上



六。大破之。○**編**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見上於市。**編**八月，老回

回焚開封西關。**編**時羣盜出沒豫楚間，散而復合。**編**九月，我大清兵從建昌冷

口還。**編**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值

凡七卷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督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編**以兵部侍郎王家貞

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編**冬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疏諫用中

官不報。**編**宗周上言：「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

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

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

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

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

右袒也。」不報。已罷歸**編**起復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

國用。**編**總督貴湖雲川廣等處軍務。朱燮元討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魏五

洞叛苗，悉平之。**編**燮元既平叛苗，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

劉宗周  
諫用中  
官

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效之以便徑來滇中沐氏土舍普名

聲亂變元奉命移兵討誅之

編丁丑十年春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六安今皖州府六安州連戰三捷

時總兵秦翼明敗闖塲天於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新米虎賊至英山分營山

險伐竹爲筏謀渡江潛竄大山中應天巡撫國維賊左良玉入山搜捕良

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憚入山險屯於舒城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

已飽掠出境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西歸給事

中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編命陝西巡撫孫傅庭兼

總理河南編夏閏四月以熊文燦爲兵部尙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

湖軍務督勦流寇編河南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編六月大學士溫體

仁以疾罷歸編秋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秦等處軍務以時

冠忠故創設編江北賊陷六合遂圍天長○李自成寇涇陽三原西安大震編官軍敗

張獻忠于黃岡編獻忠復入江北東掠至儀真揚州告急獻忠尋西走入楚編

左良玉  
恃功驕  
變

朱燮元  
平西南

張獻忠  
類傳

八月，以薛或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編冬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混天王、蠡子坤隨之。川兵大敗混、蠡二賊于廣元，斬首千級。編水西安位死，西南悉平。編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隙，郡縣之。朱燮元上書諫，乃止。燮元遂傳檄吸土目，諭以威德，諸部爭約土，獻重器。燮元召將吏議，以為衆建上，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奢氏反藺奢，蘭州，今四川宣撫司。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見三卷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編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

編戊寅十一年春，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鄭云西。張獻忠請降。編初獻忠為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請率所

李自成  
敗走

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置家口於鄂西。今湖廣鄖陽府鄂西縣。文燦為請

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仕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

鎮守河南。任學觀。記○希。得巡撫，且欲薦故丹徒。今鎮江府丹徒縣。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

不足恃，盛稱文更有奇才可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總督洪承疇

大敗李自成于梓潼。今四川保寧府梓潼縣。自成率殘衆數千走溪南，子具入楚，依張獻

忠，不許。至竹溪。今歸德府竹溪縣。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走商雒。見上。至浙

川。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老回回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夏五月宣

大總督盧象昇以父憂罷，詔以陳新甲代之。令象昇，衰服。從事候代。六月，遼湖撫余應桂

以方孔炤為湖廣巡撫。以楊嗣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領兵部事。秋，九

月，我大清兵薄。博○道。牆子嶺總督吳阿衡及中軍副將魯宗文被執，皆不屈死

之。大清兵入密雲。兵部檄宣大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援。總督

盧象昇立遣三帥入居庸，趨都城。陳新甲亦至，受敕印交代。象昇入勤王，中途

聞詔，仍賜尚方劍，總督天下援軍。冬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於陝西，洪

承疇於三邊；於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編以丁啓睿

為都御史巡撫陝西。編大清兵逼京城。旬日始解去。編十一月大清兵克高陽前太傅

中極殿大學士兵部尙書孫承宗死之。丁孫共十人皆力戰而死。編十一月括廢祠鑄錢。編十

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加傳庭兵部右侍郎賜尙方劍督

諸鎮援軍。編大清兵下山東。

### 卷十四

明紀

懷宗端皇帝

編己卯十二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濟南德王被執詔逮山東巡撫顏繼祖下

獄論死。編二月大清兵北旋。編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鳳為河

南巡撫。編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稅。○逮河南總兵張任學。編二

月左良玉大敗河南賊于內鄉。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編夏四月撫治鄖陽。今湖廣府陽戴東旻

免以王鰲永撫治荊陽。編五月張獻忠叛于穀城御史林鳴球死之。編初賊首

林鳴球死節

孫承宗死節

李自成  
函谷之  
數

高迎祥既誅，李自成困川西羣盜失勢，獻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撫以緩誅。初

無降意，及據穀城。

今陝西商州府商州縣

潛句

諸賊為犄角。

見三卷第七

遂復思叛去，舉人王秉貞

為之謀，主至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鈿，以叛降賊羅汝才。

號曹

九營並起應之。

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於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編秋七月，總理熊文

燦總兵左良玉俱削職殺賊自贖。文燦檄

吸

諸將進兵穀城，獻忠焚穀城西

走，與羅汝才合。良玉追賊於房縣。

房縣

西賊設伏羅喉。

侯

山良玉兵渡隘入伏

中賊四合圍之，突圍戰，敗績。一軍盡沒，良玉羅其符印，僅收殘兵數百，走回房

縣。事聞，文燦良玉俱革職自劾。詔撤各鎮內監還京。○大學士薛國觀免。編

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編八月，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

尚方劍。編初，熊文燦與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

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故有是命。編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

見上卷第六

編自成衆散略盡，其部下相繼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蹙之于北，左良玉扼武

關。

今陝西西安府商州

以南自成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無喜救之。

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遂逃入鄆陽息馬深山中。

時河南大饑，飢民所在為盜。自成乃自鄆均今湖廣襄陽府均州。走伊洛二水名，俱在河南府。飢民

從者數萬，勢復大振。編冬十月，楊嗣昌至襄陽，詔逮熊文燦，入京論死。市西。編

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編良玉所部多降將，楊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為請於上，

故有是命。編是歲兩京河南山山西旱饑，彗星見七卷。見諭停刑。

編庚辰十三年春正月，逮湖廣巡撫方孔炤，命宋一鶴為湖廣巡撫。編閏月督

師楊嗣昌奏辟辟也。永州今湖南永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編二月楊嗣昌

駐襄陽，調兵勦賊。編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太平縣屬江南甯之瑪璫

山。編良玉斬賊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止千餘騎自隨，遁走興歸山中，尋自鬻

井竄興房界上，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伏

深箐箐中，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目，陰輸兵情於賊，獻

忠得以休息，收散亡，養夷傷，羣盜往往歸之。兵復振，羅汝才過天星，七股賊

盡入蜀。編風霾見七卷。亢旱，詔求直言。編諭戶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芻糧給畿

張獻忠  
瑪璫山  
之敗

南飢民發帑金六千賑山東。編三月免畿郡料匠等銀。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

編楊嗣昌次荆門。嗣昌立大剿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麾下

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編夏四月罷貲撫王鰲

永以袁繼咸撫治鄖陽。編五月減商州湖廣田租。編上以南京及山東西河南

陝西各處告饑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

編截漕米萬石賑山東。編六月張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入而西，不知所往。編秋七月發

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編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

南飢民。編九月張獻忠羅汝才陷大昌。今四川夔州府大昌縣。編二賊屯夔城山背賊行營

輜重婦女甚衆而諸軍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防兵多遠遁賊長驅

直過二賊合兵趨達州。屬夔州府。謀西渡。編張獻忠羅汝才渡河入巴西。今四川渠州府。編楊

嗣昌命監軍萬元吉監諸軍西行尾擊賊。編冬十月張獻忠羅汝才陷劍州。保

官軍轉戰於綿州。屬四川成都府。二賊渡綿河而西。編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給

京師貧民。編十二月李自成陷永寧殺萬安王采鑿。編自成圍永甯。今河南永甯縣。



陷之，焚殺一空。殺萬安王，連破四十八寨，土賊一斗穀等，羣盜響應，遂陷宜陽。

今河南府宜陽縣。衆至數十萬，杞縣屬河南府開封府。諸生李巖爲之謀主，賊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飢

民，故所至咸歸附之。其勢益盛。編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既誅劉

香老，海氛頗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編是歲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

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

編辛巳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前兵部尙書呂維祺死之。自

成自號闖王。編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甚多，賊引退。賊以大砲

環攻城，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紹禹兵有馳而呼於城上者，外亦呼而

應之。紹禹兵即執副使王昌於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

總鎮其何揮刀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驚墜堞。賊緣牒而上。

叛兵迎之，賊遂入，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縊，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王

培昌已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尙文墜城死，

其屍爲飢民所食，頃刻盡。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飢民。

呂維祺  
死節  
李自成  
闖王

福祿酒

猛如虎  
之敗  
等開縣

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尙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  
 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惶怖頓首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  
 大會以王爲俎維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遇亂兵劫  
 之裸而奔於懷慶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事聞上震怒逮王紹  
 禹磔卷之七之籍其家編副將猛如虎率諸將及張獻忠羅汝才于開縣大戰敗  
 績二賊東走初賊南竄督師監軍元吉欲從間諫道出梓潼見上卷扼歸路以  
 待賊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廬州賊  
 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至是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開縣州府參將  
 劉士傑奮先揮戈而進如虎亦率親兵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連勝之獻忠  
 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前却不進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  
 左軍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關如虎子先捷皆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  
 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二縣名俱屬元吉赴開縣收召殘兵祭陣亡諸將  
 哀動三軍嗣昌在雲陽縣屬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諸將扼歸路之謀矣賊

既度巫山，晝夜疾走，輿房山中。編二月，李自成寇開封，巡按高名衡、周王恭枋

悉力禦之，賊乃退。編詔逮河南巡撫李仙鳳，仙鳳聞之自縊以高名衡巡撫河南。編張

獻忠陷襄陽，殺襄王。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死之。編獻忠羅汝才走宜

城，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偵見七卷第八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

啓關，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光燭天，賊

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味爽也。日微明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克儉

曰：「廣皆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

吾欲斷每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

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

燼，僅拾顱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

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恣盡為賊有。左良玉同袁繼威發兵馳援，

已不及。賊渡江破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陷光州，屬河南汝寧府新野，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編李自成陷歸德。編

三月，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意于軍。編時李自成已陷河南，福王遇害，嗣昌

努力盡此一杯

殺獻忠

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免，遂自盡。監軍元吉部署行營，命猛如虎駐驛。

廣黃州府黃，即黃州。防張獻忠東逞編削平賊將軍左良玉職，戴罪平賊。逮鄒撫袁繼

咸入京。以襄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編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尙書

代楊嗣昌督師討賊。編左良玉率兵擊李自成于南陽，自成北走。編自成屯於

盧氏永甯。寶豐舉人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於賊。自成以其女爲妻，金星薦

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

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編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岳州府知州徐世淳死

之。編世淳合戶被殺，吏民屠僇不遺，血流成溝。編五月，出兵部尙書傅宗龍

于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西兵討賊。編秋七月，羅汝才北走，李自成營。編汝

才不合於張獻忠，走鄧州。汝河南與自成合營。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

軍，衆益熾。編八月，左良玉擊張獻忠于信陽。今信陽府大敗之。編良玉敗獻忠於

信陽，奪其馬萬餘，降衆數萬。獻忠負重傷，易服夜遁，竄入山中。良玉軍聲大振。

編九月，張獻忠奔李自成。編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自陷襄

十八孩兒當主神器徐世淳死

陽楊嗣昌縊死，自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及敗來歸，僅從數百騎，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爲下，自成怒，欲殺之，羅汝才知之，陰選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往，獻忠乃晝夜東馳，與回革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守。編陝西總督傅宗龍與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兵討李自成，敗績，宗龍被執，死之。總宗龍與文岳之兵會，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

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

自成羅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覘

見卷三

官軍至，盡伏礮，銳松林中，陽驅諸賊自

浮橋西渡。宗龍、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家莊，諸軍散行墟落，以求芻牧，賊突起林中，搏官軍。人龍、國奇兩軍俱潰。人龍大威北奔，國奇從之。保定兵宵潰，文岳夜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壘，賊築重圍以困之。夜漏二下，宗龍潛勒軍突賊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翌日至項城。賊及之，被執至城下，賊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所給。」宗龍上聲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刀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斷其耳。

傳宗龍  
死簡福  
陳永福  
射中李  
自成左

大放  
小放  
放

鼻死城下，遂陷項城，屠之。詔復宗龍兵部尙書，太子太保。編冬十月，張獻忠召

六營賊，復出攻舒城。編十二月，李自成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射中自成左目，

自成退屯朱仙鎮。自成羅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復圍開封，巡撫

高名、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於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斬一首者五

十金，戰沒者卹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爲差。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

目，自成屯朱仙鎮。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於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之。

編景歲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

編壬午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開封不克，解圍去。自成攻開封益急，洞車

附城，鑿城專上而空之，廣數尺，實以火藥，然之一烘而裂。曰「小放」，窟城

縱橫數丈，實火藥，然之一發震天。曰「大放」，賊以精騎數千，布圍於外，執汴

津津水人畚木土穴城爲大窟十餘，輦火藥數萬斤，百炬齊然，賊擗甲持矛，

望城崩，將擁入，賊穴城，畚其上礮於外，累累成阜，火藥一發崩天，輒缶皆飛

鳴外，嚮賊之布圍於外者，人馬成血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尋文，賊駭圍

邱民仰

永傑

賀風子

死

去。編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剿寇。二月，我大清兵破錦州，遼東巡

撫邱民仰被執，不屈死之。編先是，錦州今盛京錦州府圍急，民仰與總督洪承疇進至

松山，為聲援。諸將王樸等軍大潰，民仰承疇入守錦州城，誓以同死。至是，民仰

被執，不屈死。事聞，贈右都御史。編李自成羅汝才陷陳州，兵備副使關永傑等

死之。編自成汝才合羣盜八十萬圍陳州，屬開封府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

里，更番進攻。永傑力竭城陷，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

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編夏四月，陝西總督孫傳庭殺總兵賀人龍。編傳

庭檄召諸將於西安聽令，人龍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旗下，而

數上之曰：「爾為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

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見上卷人，初以

諸生効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

待，往往得其死力。朝廷嘗疑人龍與賊通，密敕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

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編李自成羅汝才復攻開封。編先是，賊再

攻不克，士馬多殺傷，羣賊畏憚，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

五月，以鄭三俊為刑部尚書，**編**張獻忠襲陷廬州，知府鄭履祥死之。**編**先是，獻

忠遣英霍，英山、霍山，二縣名，俱屬江南贛州府。遊民陽為貿易者，潛入廬州城，適督學御史以較士

至郡，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衣大青衿，雜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夜漏三下，獻

忠捲甲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學使者及兵備副使蔡如蘅俱走。知

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而陷。**編**以馬士英為

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編**六月，以蔣德瑳、黃景昉、吳甡，幸並為

東閣大學士。**編**張獻忠復陷六安。今廬州府六安州。**紀**獻忠將州民，盡斷初一臂，男左女右。

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兵救六安，再戰敗績，得功歸定遠。定遠縣，屬陳州府。獻忠再陷六安。

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總兵，以

下官。**編**秋七月，詔援開封，諸軍皆潰。會逮督師丁啓睿下獄，保督楊文岳削職。

聽勸。**紀**賊圍開封久，守臣告急，援剿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

潰於覃懷，督師援剿諸軍潰於河上。時丁啓睿、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



河決開封

政方國安，諸軍次於開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訖朝謂五日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睿文岳聯騎奔汝甯，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兵數萬俱降賊。事聞，詔逮啓睿下獄，革文岳職聽勘。編八月，改鄭三俊爲吏部尙書，范景文爲刑部尙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編九月，河決開封，賊浮舟入城，肆掠以去。編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詔山東總兵劉澤清援開封。澤清立營朱家寨，賊攻之三日，諸兵不至，澤清引兵去，開封城北十里枕去聲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城守且不支，恃引河水環壕壕○城下池也。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潰也。至是，河決開封，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入城，勢如山岳，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高名衡、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督師侯恂以舟迎王，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城中遺民尙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掠以去。編黃得功

大破張獻忠于潞山。編殺兵部尙書陳新甲。編初周延儒爲營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僂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也。」城乎不聽。編冬十月。我大清兵自牆子嶺入薊州。編劉良佐再破張獻忠于安慶。編奪馬騾五千。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兵西走。蘄水。編李自成復陷南陽。屠之。編十一月。以趙光忬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編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編宗周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立焚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係。此於僂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爲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爲常例矣。至於營陞謝薦巡

楊文岳  
死王世琮

王鐵耳

下姜琛  
獄

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賊之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上是之。編閏月。我大清分兵南下，編李自成陷汝甯保定，總督楊文岳分巡僉事王世琮被執死之。編自成合諸賊圍汝甯。今河南汝甯府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拒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不支，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鄣矢石，雲梯如牆而立，城上矢石俱下，賊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王世琮於城頭。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却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無遺，尋拔營走確山。今汝甯府確山縣向襄陽掠崇王出橫，塊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編下禮科給事中姜琛。琛于理。編先是，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琛言陛下脩省罪己，又致戒言官，唯祝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陛下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蔽天聽，誰為陛下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編削左都御史劉宗周籍。上召廷臣於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

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為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為中國之長技，命

宗周退。羣臣以次對，上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琛，行人右司副熊開元。初開元，幼儒罪，上怒，下鎮撫司獄。言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廠，

錦衣衛，俱為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起退，尋廷杖姜琛，熊開元仍下獄。宗周削

籍，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不聽。石麒罷。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陽，分兵逼荊州。編偏沅今湖廣長沙府湘潭縣。巡撫陳睿謨棄荊州，奉惠王走湘潭。

自成至荊州，士民開門迎之，賊入荊州。荊州諸縣土寇遙起。編河南巡撫高名衡免，以巡按御史王漢代之。編是歲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

編癸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巡撫宋一鶴、鍾祥知縣蕭漢死之。編自

成圍承天

今湖廣安陸府。

知府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時守城，下城巷戰，將士勸之走。

一鶴不聽，揮刃擊殺賊數人而死。鍾祥

今安陸府鍾祥縣。

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

「殺賢令者死無赦。」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等。」僧謹視

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賊改承天府曰：「揚武州。」巡按李

振聲守顯陵

見八卷第四。

迎降賊，爲列之上班。振聲自以與賊同姓，肩輿出入營中，揚

揚自得，賊欲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總兵方國安等退屯漢

口。左良玉退屯撫湖。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

蕩屠滅，旣而連陷荆襄鄖郢，席捲河南，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爲天下莫與爭，思

據有城邑，擅名號矣。羣賊俱奉其號令，堆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羅

汝才，曰：「代天撫民，復威大將軍。」自成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

俱改易名號。脩襄王宮殿，設官分職，封崇王由楨爲襄陽伯，邵陵王在城，保甯

王紹圯，肅甯王術授，俱降賊，改封伯。僞政府侍郎喻上，薦列荊州紳士，賊下

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僞檄下萬策，自經開元觸牆死。編

張獻忠陷蘄水。見一屠之。編二月，李自成陷邾縣，知縣李貞死之。編自成分

兵為四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革裏眼往黃州，自將其一自成攻邾縣。屬河南汝州。

李貞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傷甚衆，賊百道環攻，一鼓而拔，縱兵大殺

貞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褫

其衣，倒懸於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賊斷其

舌，崩之。母喬氏及妻俱死。編三月，命大學士吳甡出督師以討賊，甡出督師

結五萬金旌功，以大理評事萬元吉為職方員外郎，仍充督師軍前贊畫。編夏

四月，大清兵北旋。編李自成襲殺革裏眼，左金王并其衆。編李自成殺羅汝才

并其衆。編張獻忠陷黃州，副使樊維城死之。編獻忠自蘄水疾馳至黃州，乘大

霧攻城，黎明，城陷，執維城欲降之，維城罵賊不屈，賊刺之，洞胸死。獻忠據府，自

稱西王。編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參將崔文榮、前大學士賀逢聖、楚府長史徐學

顏死之。編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見上獻忠西向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武昌武備

積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絀，楚王有積金百萬，長史徐學

樊維城死節

徐學顏請定王贖

顏請王發金數十萬，以贍軍，不聽。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僉謂宜募士著丈入聲。著土地而有常。居，非遷徙無定者也。適承天見上德安今湖廣德安府潰會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為軍鋒，

徐學顏領楚府兵

以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今湖廣漢陽府。臨江欲渡，武昌大

震，議撤江上兵嬰繞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

在漢陽府城東南，漢水在漢陽府城北。磨盤去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

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

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

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腋死。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北向

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始出葬。

學顏與賊格鬪，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一門死者二十餘人。賊執

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連上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

賊沉去王於西湖，屠修士民數萬，投屍於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

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刖斷手足，鑿毀

文榮死，逢聖死

徐學顏死節

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王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授郡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多齎金寶報使於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編大學士周延儒罷。○進脩撰魏藻德為禮侍右部郎，兼東閣大學士。編六月，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編進孫傅庭兵部尙書，總制應鳳皖。還七豫楚川黔勦寇軍務，仍總制三邊。督七省之印。編李自成大造戰艦。咸上聲。戰船。于荆襄遣老回回攻常德。編自成謀自王於荆，其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兵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符去。哨精卒三千，劉宗敏總步，白旺總騎，毋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檄。聲。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人不得逃逸。逸者追獲必磔。窄○裂尸也。之營兵不許多攜輜落，兵各攜妻孥，生子棄之，不令舉。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為養子，為奴隸，故每破一邑，衆輒增數萬。



每一精兵，則畜役人二十餘，其馱駝載馬騾不與焉。衆實五六萬，且百萬也。雖

拔城邑，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若穹廬。屏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其中縫綿帛數十重，有至

百者輕而韌。認〇堅柔也。矢鏃鉛丸不能入。每戰一騎兵，必二、三馬，數別易騎。終日馳

驟而馬不疲。嚴寒則掠茵薦布地以藉馬足。或刳枯人腹爲馬槽，實以芻菽飼

之。飲大馬則牽人貫耳，流血雜水中，馬習見之。過人則嘶西〇駕。鳴思飲噉淡焉。行

兵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往。雞再鳴並起，蓐食食。謂早食於蓐也，蓐薦席也。韠服〇覓也。馬以疾，百萬之

衆，惟自成馬首是瞻。席卷而趨，遇大川則囊土壅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

橫流而渡曰丸。百萬合營，不攜糧，隨掠而食。飽則棄餘，有斷食斷鹽數月者。臨陣鐵騎

三重，反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陽北，官軍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無不

勝矣。以牛金星爲謀主，日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講書，集衆計之。自成不言可

否，陰用其長者，人多不測也。其攻城，分晝夜爲三番，以鐵騎布圍，步兵內薄。

向城人戴鐵冑，蒙鐵衣，攜椎斧鑿城，得一甓平入，卽還，易人以進。穴城可容

一人，則一入，匿之。畚土以出，以次相繼，遂穿空旁側，池以四五步，留一主柱。

又自成攻城法

巨緬互○大繫計之去城十餘丈牽緬倒柱而城崩矣望風降者不焚殺守一二

日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矣殺人數萬聚屍為燎名曰打亮城將陷

以兵周布壕外縋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聲惟去類惟醫也類種也言無復有活而唯食之種也掠馬騾為

上功次軍杖次幣帛衣服次珍寶其金銀恆散棄之或以代鉛置砲中屠城則

夷其城垣令後莫與為守立投順牌四凡破城四向負牌至村落降者即負牌

過別村否則加兵牌所至日蹙千里性慘酷短斷耳剔目截指折浙足剖心露

渠體日以爲常談笑對之性又澹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於去聲不蓄

奴僕無子以李雙喜為養子嗜殺更酷於自成自成在襄陽以構殿鑄錢皆不

成斬一謀士令術士問紫姑卜之不吉因立雙喜為太子改名洪基以厭厭之

鑄洪基年偽錢又不成時聞秦督兵將至留毛賊守襄陽家口自成率精銳往

河南編秋七月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尙書編督師孫傳庭發兵潼關分道討

李自成編以總兵牛成虎盧光祖為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吉陳永福合兵洛

陽之下池塞檄句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甯夾擊賊大營移宛向洛詔薊遼

孫傳庭 克寶豐 入唐縣

孫傳庭 復郝縣 大敗李

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入衛。土漢官兵，陝西三鎮兵，俱隨督即進討。傅庭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命翼明出商洛為犄角。見上總兵王定官撫

民率綏夏二鎮兵為後勁。**編**八月，孫傳庭次茂鄉。**編**督師孫傳庭克寶豐，誅

偽州牧陳可新，遂入唐縣。賊家口悉伏誅。**編**傳庭次汝州。屬河南偽都尉四天王

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豐。今汝州寶豐縣傳庭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

下。李自成以輕兵來援，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翌日，賊

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

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

唐縣。屬河南南陽府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

滿營痛哭，誓殺官兵。**編**督師孫傳庭復郝縣。李成自將兵逆戰，官軍大敗之。自

成奔襄城。**編**傳庭自朱仙鎮。見上卷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屬

泥也未至士馬俱飢，或勸傳庭旋師就運。傳庭曰：「一軍已行，即還亦飢，奚濟乎？」

要當破一縣就食耳。」傳庭復郝縣。見上縣俱窮民，集騾羊一百餘，頃刻分鬻。見

五。食盡不足給。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傅庭軍。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軍前

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賊披靡。寔賊管逃亡者相屬。寔時傅庭前鋒盡收革

左。革襄城左故部皆致死於賊。而高傑統諸降賊。備悉賊中曲折。自成遣其弟一

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今河南開封府襄城縣諸軍進逼之。自成累敗而懼。挑上築

牆自守。已食盡。賊有飢色。編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

南京。編九月。張獻忠陷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死之。編初。獻忠襲襲陷衡

州。今湖南衡州府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今湖南永州府至是。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構

造宮殿。遣兵南追二王。至永州。熙祚遣水師禦之。遣兵護二王南行入廣西。而

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內應。開門迎賊。熙祚被賊執。賊欲脅降之。不屈。囚之永陽

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於壁。賊再三諭降之。臨以白刃。熙祚大罵不已。遂遇

害。於是全楚皆陷。編督師孫傅庭軍與李自成兵戰。敗績。傅庭還軍潼關。編初

大雨連旬。傅庭軍乏餉。兵譟於汝州。降盜李際三陰通賊。賊率精騎大至。傅庭

問計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

劉熙祚  
死

三堵牆

孫傳庭 楊嘯死

黃世清 死節 李自成 死節 西安 節 節

博賊「易耳。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邪？」廣恩不懌，引所部

八千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牆」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

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高傑、磨衆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

馳走四百里。至於孟津，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於其地置津，故名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數

萬。傳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走河北。賊別將克汝州，自成向潼關。白廣恩擊破

之，傳庭亦回軍潼關。衆尙四萬。冬十月，李自成陷渭南，督師孫傳庭知縣楊

暄死之。給一隻虎陷陽鄉，即自成弟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賊以纛

給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陷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

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虎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賊合

衆數十萬，陷渭南。傳庭沒於陣。楊暄被執，不屈死。賊屠渭南。李自成陷商州，

商洛道黃世清死之。李自成陷西安。陝西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炯、長安知

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秦府長史章世炯等死之。賊陷臨潼。今西安府臨潼縣。關中即西安府。

人心所在瓦解。馮師孔知寇棘，急入西安收保。俄賊至，師孔督兵出戰，城陷被

倪元路  
晉諭秦  
晉兩藩

執不屈死。黃炯自盡。吳從義、崔爾達俱沒井死。章世炯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磔李○裂尸也。死。磁州道副使祝萬齡至學宮拜先聖，從容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撫焦源清及參政日時震俱不受僞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解元席增光舉人朱宜泉俱投井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邱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降於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之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既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王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擁貲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尙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爲賊有，賊分兵徇行口。諸縣皆陷蒲城今西一府，蒲縣。知縣

朱一統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

裕欲先據留都，斷短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

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

帥桑梓之邦，詩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給遺食具器用者也，自成米脂人故云。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

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

為全策。」賊從其計。先是，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

堵，輒相誑惑，人無鬪志。自成遂改西安府為長安，邦打擄巨室助餉。李自成

成分兵略鄜，字今陝西，延安府鄜州，即延中府，今延安府中當縣。知縣華堞死之。以兵部侍郎余應桂

總督陝西三邊收兵，勦寇。應桂遷延不進。上始聞潼關失守，以余應桂總督

陝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濟。

」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以左副都御史方岳貢為

東閣大學士。十一月，李自成陷延安，復陷鳳翔。屠之。總兵王定高傑自渭

南敗，各率所部奔延安。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塞上。高傑聞賊至，以兵

華樂死

榆林  
城死節

渡河而東，入山西。王定奔榆林。今陝西，都司榆林衛。自成陷延安。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

數十里，於米脂。見上卷。祭墓以五百騎，按行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守將誘而殲之。自成

怒，親攻鳳翔，陷之。屠其城。自成陷榆林，兵備副使都任、總兵尤世威及諸

將一城男婦盡死之。自成發大兵圍榆林，榆林諸將力戰，殺賊，賊死者萬人，

賊攻益力，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都任闔

室自經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

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榆林為

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

人屈節辱身者。榆林既屠，賊搗甯夏。今陝西，都司甯夏衛。甯夏總兵宮撫民迎降，三邊俱沒，

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自成陷慶陽，備兵副使段復與董琬、前太常少卿

麻禧死之。屠慶陽，執韓王。自成時，賊遣僞王往關東，靈巖諸路大張僞榜，移檄

河南郡縣，河南西境，賊皆設僞官，官兵守懷慶府。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

儒有罪賜死。張獻忠通好于老回回。老回回為李自成據荊州，獻忠



遣人與脩舊好合兵。自成既入關。獻忠益橫荆岳間。編李自成陷平陽。知府張  
麟鄒然走太原。吏民皆降。編賊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高傑聞平陽陷。擁兵東下。  
澤州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賊遣僞牌徧行山西。其辭甚悖。

### 卷十五

明紀

懷宗端皇帝

編甲申十七年春正月。是歲為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編大風霾。見七卷一。

編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編鳳陽地震。編張獻忠入夔州。今四川夔州府。編

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編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

絳州一路俱陷。自成僞牒。移文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上憂寇。臨朝而歎曰：

「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

頗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上悅曰：「卿若

行。朕當傲古推轂。」編癸酉夜。星入月中。編占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編帝命

星入

大風霾  
鳳陽地

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師次涿州。○命建泰出師，行遣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燿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廷授建泰節劍，賜宴餞之。上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遲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初，建泰承上寵命，恃有家財，可佐軍需，已聞家破，進退失措，遂巡畿內而已。○二月朔，帝視朝。○上平旦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二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賊陷蒲汾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李自成陷太原，巡撫蔡懋德，中軍盛應時等皆死之。○自成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無重兵爲守，蔡懋德遣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砲，勇陷陣死，一軍皆歿，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心，宦官皆齧痕入聲糠犬豚，而借其

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為扼腕。懋

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令監紀賈士璋諱道奏京師，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

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應時策馬赴敵死。趙

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賊屍之於城。編李自成至黎城，今

西潞安府遺將陷臨晉。今山西平陸編帝下詔罪己。諱詔曰：「朕嗣鴻守緒，十有七年，深

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

熾，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諱，懷恨怨也，在傳文公四年，諸侯激王所激，而獻其功。

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平秦豫邱墟，江楚

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懼離，鋒鏑蹈水火，謹備，量平以壑，骸積

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豫預徵有

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田廢生草望煙火而無門，號

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

干天地之利，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

已下諸非

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人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澤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卽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一詔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編議京師城守。編李自成攻代州，總兵周遇吉退守甯武關。編李自成兵趨真定，知府邱茂華叛降賊。編茂華聞警，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伺標發城，畫守禦，劫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叛待寇，賊數騎入城，收帑籍，近京二百里，寂然無言者。編進魏藻德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戶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編藻德辭新銜，允之。有言各官不

可令出出卽潛遁，遂止藻德等不遣。編詔徵天下兵勤王。編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無復多言。」史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二城。徙總兵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編大學士陳演罷。編初，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編李自成陷甯武關，總兵周遇吉死之。編自成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爲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官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被流矢，牙

兵且盡見執馬賊賊於市磔磔，殺也。焉遂屠甯武。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

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編李自成陷大同，總兵朱一樂巡撫衛景燾督理

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文學李若葵俱死之。編二月督師大學士李建

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編上諭閣哈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

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

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

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唐肅宗，十五載，六月，明皇奔蜀，發馬嵬，留太子東歸。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尊明皇曰上皇。景文等遂

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

臣爾！」遂拂袖起。編欽天監奏帝星下移。編詔封總兵吳一桂平西伯，左良玉

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編徵山海總兵吳一桂薊遼總督王永吉

率兵入衛。編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尋同編監朴之秩守居庸。編李自成兵陷保

定御史金毓嗣與其從子振孫等皆死之。編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

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毓嗣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

金毓嗣  
家死

帝下

朱之馮  
死節

徵勳賊  
餉大塚助

帥毓嗣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毓嗣從子振孫，以武舉効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嗣姪也。」賊支解之。毓嗣子嬰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於井。圖李自成陷宣府，巡撫朱之馮死之。圖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謀籍籍，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然火，兵民兢挽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於賊，鄉紳張羅彥自殺。圖帝按籍勳戚大璫，徵其助餉。圖上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怫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勅其二萬。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二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擄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

稱是。周奎鈔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訴清苦，百官共議捐助，勉諭至再，時諭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二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編大風霾，晝晦，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編賊警益逼，有勸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寇，敢有訛言惑眾，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編分營都門，設大砲，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守城。編南京孝陵夜哭。太祖陵也。編風晦，寇自柳溝抵居庸關。編柳溝天塹。見三卷第九。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編李自成兵陷昌平州。順天府。編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鏢宏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



之守鑠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警至京師。先是，上知寇警益急，下吳麟

徵請徙甯遠，疏飛檄趣促吳三桂入關，三桂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

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屬順天府，糧儲上

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以次對，未及半，祕封入，上覽之，色變，卽起入。

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關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經于煤山，

皇后及宮人魏氏、費氏皆死之。諸臣一時死難者四十餘人。賊乘夜自沙河

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堞，城上女垣。凡十五萬四千

有奇。雞京營兵役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皮羸弱五六萬人，內闔數千人，守

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乙巳，上早朝，召對諸

臣而泣。俄聞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見二卷第四。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

皆潰。會降，火車巨砲皆爲賊有，賊反砲攻城，轟聲震地。京軍五月無餉，一時驅

守，率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禎、匹馬馳闕下，汗浹

霑衣。內侍呵止之，國禎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內臣叩

之曰：「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召入，因命內臣俱守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各授錦衣衛千戶。丙午，寇攻城，砲聲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砲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焰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砲乃發。賊驅居民負木石填壕，壕○城下池也。急攻，俄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因單騎馳入西安門，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門，曰：「內守有宦寺百官不得入，奈何？」麟徵排門而入，太監王德化語麟徵曰：「守城人少，奈何？」請增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調兵餉已足，公何事張皇邪？」藻德且出閣，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流涕，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等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欲登城中，貴拒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待其

下，呼城上人莫射。石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爲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兵部尙書張縉彥奏曰：「時勢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闕，欲覘。」見三卷城上守禦，輒爲監視抑沮。今聞曹化淳王化成縋賊杜勳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測。」章上。上手書遣縉彥上城按之，至城內監沮之如故，示以上傳，始登。問杜勳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又曰：「尙有秦晉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秦晉二王旣降賊，如何可上？」化淳拂衣去，因闕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云：「賊勢如此，監視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尙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卒。語未竟，城下砍牆聲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化淳化成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至宮門，傳止之。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

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罷。已召王承恩，亟飭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啓，蓋曹化淳獻城開門也。賊恣殺掠，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昌○傷也。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皆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閤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上卽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監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來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眩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慈懷永王。慈制定王。慈昭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勗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斷。短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

恩對飲，少頃易鞞，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汝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

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聞人辭

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樹晚也。矣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

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

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

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

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

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

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先是大內有祕室，鑿鍵甚夥，相傳竊誠意藏秘記于內，非大變，戒勿啓

跳，披髮，與今無異，誠天意也。丁未，味爽且微明，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

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騾

馬，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

免死於是便門，書順民，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

外舍。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詩懿安皇后所，勸后自殺。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尙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蘇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午刻，李自成氈笠縹縹上聲衣，乘烏駿馬，僞丞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擐患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自成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自成顧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司禮祝印、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尙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

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滅族。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於朝。自成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晉井。井無水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蘇上聲。說也。曰：「我長公主也，若汝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

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搆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胤，

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

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

宋王。太子不爲屈，辛亥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黜蘇上聲。微音黑也。漆殯

先后，加帝翼善冠，滾玉，滲金鞞，后袍帶亦如之。○初，賊犯部城，大學士范景文

知事不可爲，歎曰：「一身爲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

對，己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翼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

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戶部尙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爲別，酌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銘題几案云：「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詔家人曰：「若卽欲殮，必大行。」見二卷第上。殮，方收吾屍。」乃縊。意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避他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歎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爲東宮導去路，死庶可無憾已矣！勢不可爲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藥而卒。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平騰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卽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計帛，奮身絕吭。岡○咽也。而死。協理京營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得勝門。城陷，家彥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僕收其遺骸歸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搶鑄上聲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舉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屏置上加緋服。又取一屏置妻左，亦服緋自縊。屬視婢曰：「吾死亦置屏上。」遂死。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邪？」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亦遂縊。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爲從亡計。」世奇不應。睹二妾已死，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捧敕，北面再拜，取冠帶焚之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屬僕曰：「上如出幸，以此

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復南向拜母，端坐引帛力自縊死。左中允劉理順賊入城，理順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軍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勢急，同守者相繼避去。麟徵遣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一城陷，徒步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不應。同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家人救之，蘇泣而請曰：「明日待視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之。先是，祝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留京師。淵晨至，麟徵酌酒慷慨與別，曰：「自我登第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文天祥零丁洋詩二語於壁，數實爲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恥○奪也。」

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婦人聲寸心，所以

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爲視含夫聲以珠玉

實尸之口中，曰含。殮乃去。右庶子周鳳翔上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勵絕，歸寓

遺書訣父有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岡極之恩，無

以爲報，矢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

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簡討汪偉，先是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

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偉恹

憐熾○不交也。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死。」城陷，偉趨吳給

事甘來所，約同殉難，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偉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

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纒於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旣皆縊

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纒，正左右序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事

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

明且決，不必輕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甘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邪？」遂作書，以後事屬其

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

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

上在，則土木表彬，英宗土木之變，袁彬從。遜國程濟，建文遜國，程濟從。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

漢光武，中興，起有陽白水鄉。起斟鄩，夏后相爲羿所逐，依斟鄩國，寒浞殺羿，滅斟鄩，而於有仍，試帝相，相后方娠，逃歸有仍國，生少康，而中興焉。是我雖死猶生

也。努力免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

死。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

上，從人駭走，賊持刃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築其膝，仆地，

遂遇害。章子之棧，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監察御史陳良謨，閩變，痛飲作

詩爲纆於梁，欲自盡。妾時氏有娠，後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

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爲賊辱，

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纆。良謨別作一纆，與之同盡。監察

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卽戒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死。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謀殺之。城陷，賊獲譔，譔暈，日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衙門，太僕寺丞中佳音聞城陷，投井死。吏部員外許直，都城陷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有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直唯之。既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絕，有客從旁慰解，動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畢，自縊死。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兵部郎中成德，賊報急，卽致書同年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常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官暴露東華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脇視之，不爲動。歸寓，跪母張氏前，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兵部員外郎金鉞，賊攻城急，鉞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

不受國恩邪？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卽辭母往視事，歸至御河橋，聞城陷，鉉望寓再拜，卽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齧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潭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亦投井死。鉉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鏞，從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旣葬，一日復投井而死。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大顯皆自盡。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俱自經死。又菜傭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襄城伯李國楨、賊李自成預○對舉也。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諫○髮有巾曰幘。踉蹌奔起，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藁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死之。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帝

召文炳同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  
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  
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  
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然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也年  
九十餘亦投井死駙馬都督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  
刀鉞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主公先薨以黃繩縛子  
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自剄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帛與親戚  
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  
者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聞變自縊死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  
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錦衣衛千  
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殺屍狼籍於路順天府知事陳  
貞達自盡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  
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長洲生員許琰諱上聞京

師之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望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會稽生員王毓者，聞京師之變，作致命詞以見志。夜肅衣冠，赴柳橋水而死。○賊兵充塞街巷，恣意淫掠，惟殉難諸臣家，賊戒不敢騷擾。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烈者，卽被其拘執於朝，迫協獻金，極刑拷掠，獻不滿意，仍復受刑。受刑不過，陳演仰藥死。魏藻德自勒死。方岳貢不食死。邱瑜自經死。賊毀太廟，遷太祖神主於歷代帝王廟中。賊每障御座，輒目眩頭暈。鑄永昌錢，字不成文。有明制度，任意紛更。識者已知其終於賊矣。編平西伯吳三桂乞師於我大清，長驅而入。夏四月，賊李自成遁走。○初，三桂率兵入援，聞京城已陷，頓兵山海，走大清乞師，而後長驅以入。自成聞之，大驚，脇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復遣唐通齎銀四萬兩犒師。別以賊兵二萬守關。三桂佯受其犒，而出不意，盡殺守關賊，遂復書絕父。四月，自成率精銳六萬衆，挾太子，定王永王及吳襄東行，向永平。三桂擊賊於關門，賊方合圍，大清兵至，自成策馬先走，衆賊奔潰。三桂追賊至永平，又破之。自成奔還京師，三桂壓城而營，自成合十八營拒戰，官軍擊之，賊死者二萬人，自成殺吳襄盡。



戮其家口二十八口。懸囊首於城上。三桂披髮墜鞍，哭於地。三軍感憤，拔刀斫地誓殺賊。丙戌，自成稱帝，卽位於武英殿。丁亥，自成出彰義門西走。三桂輕騎追之，賊馬騾皆重載，自蘆溝至固安，百里內所棄財物婦女，塞路，賊衆半散去。三桂追之，保定賊還兵而鬪，盡失其輜重。追之真定，復拒戰。官軍擊之，殺賊萬餘人。自成中流矢，拔營走山西。三桂以兵逐之，及關而止。遂還軍京師。

後自成復遣兵出潼關，

攻掠河南，又遣將至四川，略保寧一路。三桂追至山西，自成數戰不利，遂走西安。迨我大清兵西伐，自成南奔辰州，將含張獻忠，聲忠已入蜀，遂擁衆居武昌。五十日，謀奪舟而下，取宜徽將發，暴雨烈風，旗幟盡折。自成由金牛，保安，走威。蒲州，沿途恣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通城有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過山，呵騎止山下，自成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不能起，村人疑爲劫盜，取所荷錫碎其首而死。或曰，自成在黔陽乏食，自中抄掠，爲何騰蛟伏兵所逐，村民殺之，李過執兵奪其尸，滅一村而還，結草爲首，以置葬於羅公山下，賊諸將李過爲首，改名李繼，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羣盜俱散亡。

**編五**

月我大清定鼎順天。

